

义妖白蛇全传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义妖白蛇全传

Yiyao Bashe Quanzhuan

欧阳叔等 校点

---

辽 沈 书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字数: 32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25

印数: 1—85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 森 洋 刘中平 版式设计: 顾 季  
封面设计: 赵多良 责任校对: 马寄萍

---

ISBN 7-80507-014-8/I·8

---

精装定价: 7.20元

#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

## 编辑委员会

(按姓名笔画)

### 主 编

林 辰 段文桂

### 副 主 编

左振坤 孙言诚 袁闾琨

### 委 员

王 申	左振坤	孙言诚	杨爱群
林 辰	周 晶	周锡光	段文桂
侯忠义	袁闾琨	唐树凡	

##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辑简例

- 一、编大系有两种方法，或按史序，或以类分。本大系分类选编。
- 二、中国的神话怪异小说，分文言短帙和章回说部两大体系。文言神怪小说，篇目虽多，但字数较少。本大系辑为一卷。
- 三、章回说部体小说，始于元末，但迄今未见元刻之章回小说，故本大系所收之神怪章回小说，以明、清、民国（1949）三代为时限。
- 四、大系不是大全，须经选择。本大系选收作品的标准是：（1）同类作品中的代表性；（2）社会影响的深广性；（3）小说史上的学术性；（4）版本存藏之珍缺性。四者须具其一。
- 五、神怪小说，种类繁多，千姿百态。但提要钩玄，可分为五大类，即：
  - （1）依附于一定历史的史话类；
  - （2）依附于佛教故事的神佛类；
  - （3）依附于道教故事的神仙类；
  - （4）依附于鬼妖物怪的怪异类；
  - （5）托神怪而喻世事的寓意类。



本大系以以上五类分为五卷。

在神怪章回小说中，有几种作品，或影响大，或续仿多，或卷帙浩瀚，故特自上列五类中析出，单列为卷，即：西游全书卷；济公全书卷；四游全书卷。

如上，本大系共为九卷。即：（1）文言卷 （2）史话卷 （3）神佛卷 （4）神仙卷 （5）怪异卷 （6）寓意卷 （7）西游全书卷 （8）济公全书卷 （9）四游全书卷。

六、大系之编，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一旦条件具备，或者我们的后代需要出版中国神怪小说大全时，可将本大系未收之书，辑为一卷。故本大系虚设“辑遗卷”而为十卷。

七、卷以类分。但各类作品的种数与字数，或多或少，不宜削足适履。故各卷分册出版，册数不等。

八、有相当一部分神怪小说，不仅出版过，而且印量很大。故各卷分册出版时，不一定依据学术上的次序，但规划中的书目必须在规划时间内出完。

九、本大系由巴蜀书社、齐鲁书社、辽沈书社、吉林文史出版社四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按统一体例（略如：统一开本、字体、字号、行款、书脊、版式、装帧设计等）分精装平装两种装帧印制。

十、各书校记和校点者的评论等，一律附出单行汇编评论集，不附于各书之后。大系总序言每卷只印在一种书上，本卷印在《百大妖精斗法》一书之前。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 《义妖白蛇全传》出版说明

白蛇化为美女惑人的小说，早见之于文言传奇《白蛇记》——记唐元和二年陇西李弘邂逅白蛇幻化的美妇三日，归家身亡事；又记为凤翔节度使李昕之从子琯，与白蛇幻化的少女留宿一夜，脑裂而死。

而白蛇化为良善的忠于爱情的美的形象，现知最早的小说，要算是《警世通言》的短篇小说《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而形象较为完美的通俗的长篇说部则似以《雷峰塔奇传》为最早。《雷峰塔奇传》又名《雷峰野史》，初刊于嘉庆十一年丙寅岁，书署玉花堂主人校订，实为玉山主人“咨询野老传述，网罗佚失旧闻”而作。民国时，有据弹词《义妖传》改写的小说《前白蛇传》和《后白蛇传》，未署作者。此外虽然还有几篇述白蛇传的作品，但无出此三书之右者。

《雷峰塔奇传》和前后《白蛇传》虽然都是述白蛇与许仙的故事，但人物与情节多有差异。《雷峰塔奇传》中的白珍珠，有情有义，却尚未尽脱妖气，还保存着原始传闻的风貌；《前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则不仅美而多情，其成家立业的才干、友善亲邻的淑贤、为爱情而任辱忍怨的闺范，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反衬着许仙的薄幸；至于《后白蛇传》中的白氏与青氏，主中馈堪称贤妻良母，上战场又是将帅之材，显然是一种

续书。

这三部小说，概括了在民间深有影响的白蛇传的种种传说，同时又是研究中国神怪小说所值得注意的作品；虽然它们都没有什么突出的艺术成就，但却涉及到中国小说史的几个重要的课题：（1）同一故事，或由小说而戏曲，或由戏曲而小说（小说和戏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不同于西方小说史的特殊现象；（2）一部有影响的（尤其是悲剧结局的）作品或传说，总会有人续之，续成大快人心的善终，这又涉及到西方小说史上罕见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却普遍存在的续书现象；（3）一般的说来，神和怪是代表着美善与丑恶两类形象的，但有时也有所突破，鬼妖物怪或不掩丑恶而自逞丑恶，或以美善的表象掩饰着丑恶的本质，或化丑为美而使丑恶发生质的变化，这又提出一个神怪小说研究中的美学问题——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工作，不能也不应该停滞在考版本、证作者、述源流的古堡里，而应当走到多角度、全方位、跨学科研究的广阔天地中来。

这便是我们编此书时的一些思考。

《中国神怪小说大系》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四月

# 目 录

## 雷峰塔奇传

序.....	2
第 一 回 谋生计娇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	3
第 二 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	7
第 三 回 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	15
第 四 回 白珍娘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殒命.....	20
第 五 回 冒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证.....	24
第 六 回 狠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	31
第 七 回 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	36
第 八 回 染相思徐乾求计.....	42
第 九 回 游金山法海示妖.....	46
第 十 回 淹金山二蛇斗法 叠木桥两怪序情.....	48
第十一回 怒狠狠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	53
第十二回 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	58
第十三回 标皇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	65

# 前白蛇传

引言	72
第一回 仙踪	73
第二回 游湖	77
第三回 说亲	82
第四回 赠银	87
第五回 踏勘	93
第六回 讯配	98
第七回 逼丐	104
第八回 驿保	109
第九回 复艳	114
第十回 客阻	120
第十一回 辞伙	125
第十二回 开店	130
第十三回 散瘟	136
第十四回 赠符	141
第十五回 斗法	146
第十六回 端阳	152
第十七回 现迹	157
第十八回 盗草	163
第十九回 救夫	168
第二十回 婢争	174
第二十一回 香迷	180
第二十二回 聘仙	186
第二十三回 降妖	192

第二十四回	虑后	.....198
第二十五回	赛盗	.....203
第二十六回	惊堂	.....209
第二十七回	迷途	.....215
第二十八回	痴恋	.....221
第二十九回	惊吓	.....227
第三十回	京叙	.....233
第三十一回	巧换	.....239
第三十二回	化檀	.....245
第三十三回	开光	.....251
第三十四回	水漫	.....257
第三十五回	断桥	.....262
第三十六回	姑留	.....268
第三十七回	二赏	.....273
第三十八回	降蜈	.....278
第三十九回	指腹	.....284
第四十回	产贵	.....290
第四十一回	成衣	.....295
第四十二回	飞钵	.....301
第四十三回	镇塔	.....307
第四十四回	剪发	.....313
第四十五回	哭塔	.....319
第四十六回	收青	.....324
第四十七回	见父	.....330
第四十八回	祭塔	.....335

# 后白蛇传

引言 .....	344
第一回 脱胎 .....	346
第二回 思凡 .....	350
第三回 假冒 .....	356
第四回 驱妖 .....	361
第五回 封王 .....	367
第六回 产子 .....	374
第七回 归国 .....	380
第八回 报信 .....	387
第九回 征妖 .....	394
第十回 下狱 .....	401
第十一回 订婚 .....	408
第十二回 请母 .....	414
第十三回 照鉴 .....	421
第十四回 降魔 .....	428
第十五回 赐爵 .....	434
第十六回 升天 .....	440

● 玉山主人撰 ● 欧阳叔 校点 ●

# 雷峰塔奇传



## 序

盲史有曰：“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又曰：“天之所兴，谁能废之。”是岂特晋郑之事为然哉。即如汉文之被惑于珍娘，梦蛟之能震乎法海，不亦尤是耳。使许仙不因玩西湖而赠伞，则白氏妖氛焉由纠缠；奎星未下界而投胎，则浮屠之锡杖必不遽止。审是雷峰塔之事，洵足为痴情自肆者之戒，违天逞忿者之惩矣。惜乎世远年湮，几于磨灭。虽古塔屹立，歌咏流传。然皆存其略莫得其详，著于近弗传于远，真令人怅怅也。余友玉山主人，博学嗜古之士也。过镇江，访古迹，咨询野老传述，网罗佚失旧闻，考其行事始终之纪，稽其成败废兴之故，著为雷峰梦史一编。盖省详而不冗，曲而能盛者也。书既成，持示余。余览而叹之曰：“是书也，岂特纪许仙、梦蛟之佚事已哉，盖将使后之人见之而知戒，虽遇艳冶当前不必目还而送之，以启妖气之衅，因此而自惩。即当愚蠢可悲，不必心疾于顽以违所与之天。盖此编信可昭垂鉴戒，流传久远，其有功于世道人心也，不几与盲史并著不朽矣。”是为序。

时嘉庆十有一年岁在丙寅仲秋之月

作于西湖官署之梦梅精舍

芝山吴炳文书

## 第一回 谋生计娇容托弟 思尘界白蛇降凡

诗曰：

素精思世受恩深，酬却生前自赎身。

诞育贵嗣超升去，雷峰塔畔永标名。

话说元朝浙江杭州府钱塘县，有一小生姓许名仙表字汉文。父亲许颖号南溪，经商为业。母陈氏。汉文生才五岁时，父母染病，相继去世，留下些小家业。亏他有一胞姊，名唤娇容，嫁与本县李公甫为妻。这公甫，在钱塘县当一县役，家中颇称过得。汉文父母亡后，娇容即将汉文留在家中抚养。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汉文不觉长成一十六岁，生得眉清目秀，丰神俊逸。公甫与娇容十分爱他。一日，公甫因衙门无事，闲坐忽思：汉文年已长成，须寻一件事业与他去做。夜间便对娇容说道：“汝弟从幼在我们家中，今已长成，须当寻觅一件技艺与他去做，不可虚度光阴。”娇容说道：“妾身父母早年去世，弟自幼多蒙官人抚养照顾，今幸长成。官人若要周全，妾自不胜感激。”公甫道：“贤妻不须烦心，愚夫有个相好朋友，姓王名明字凤山，他现在此县前怀青巷口开药行，十分热闹，等我明早去见他，将汝弟送他行中学习药店便了。”娇容大喜。

一宿无词，到得天明，公甫梳洗已毕，出门一直来到县前王员外药店中。员外笑脸相迎，同入店中，分宾坐定。员外开

言道：“李兄今早到敝铺，有何赐教？”公甫道：“好说。员外知小弟有个妻舅，名唤许仙字汉文，为人颇称谨厚，向在小弟家中，株守斗室，经纪无路。意欲将他送在员外贵铺，学习药道，俾供驱使，未知员外肯容纳否？”员外道：“小弟近因店中货物颇多，正在缺一谨慎帮手之人。李兄若果不弃，足见相知之雅。妙，妙。”公甫见员外应允，忙起身称谢作别。出门回到家中，将员外应允美意，向许氏同汉文细细说明，二人喜不自言。公甫就自家拣个黄道吉日，将汉文送过王家药店来。临出门，许氏不免叮咛几句话儿。到得铺中，员外接入序坐。公甫开言道：“向日蒙员外盛情，今日吉日，小弟特送妻舅前来，乞员外训迪教诲，将来若有成就，感佩员外大恩，没齿难忘。”员外看见汉文人才出众，相貌超群，心中大喜。答道：

“令舅天姿俊逸，将来必成大器，小弟并要借光。”公甫即命汉文过来，拜见员外，员外答以半礼。公甫辞别了员外，出店回家，对许氏道明，不在话下。

这边，汉文在员外店中，员外看他言辞伶俐，做事周详，十分爱他，比别人不同。公甫亦时常来到店中，看视点缀，此话慢表。

正是：

若无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且说四川成都府西，有一座青城山，重岗叠岭，延绵千里。此山名为第五洞天，中有七十二小洞，应七十二候。八大洞，按着八节。自古道：山高必有怪，岭峻能生妖。这山另有一洞，名为青风洞。洞中有一白母蛇精，在洞修行。洞内奇花竞秀，异草争艳，景致清幽，人迹不到，真乃修道之所。这蛇，在此洞内修行一千八百年，并无毒害一人。因他修行年久，法术精高，自称白氏，名曰珍娘。究竟是畜类，未能超升

正果。

一日，在洞游玩，心中忽思：“我在此修行多年，至今未得见世面，不如往别处名山游玩一番。”猛思“浙江杭州，号称繁华之邦，四海闻名，虎丘佳胜，天下传闻。待我前去，观看景致一番，多少是好。”主意已定，遂将洞府封闭，即驾起云头，升在空中。那清片刻时光，遥望杭州不远。不想这日，却正值真武北极大帝朝拜天阙，驾回武当仙山。在云中运开慧眼，忽见一片妖云，从西而来。大帝喝道：“何方孽畜，妄起妖云。”白蛇见是大帝，惊得魂魄飞散，忙跪在云头回道：

“小畜乃是青城山清风洞白蛇精，修行一千八百年，并不敢毒害生灵一丝半粒，至今不能成正果，今要往南海，求见观音菩萨，叩问根缘。不知圣帝驾临，小畜有失回避，死罪，死罪。”大帝微笑道：“你这孽畜，若果真心要往南海，须当发下誓愿，我方放汝过去。”白蛇即跪着发誓道：“小畜若有谎言，勿去南海，异日必遭雷峰塔下压身。”大帝见他发誓，令随驾神将记明，驾回仙山。

白蛇见大帝已去，满心欢喜，遂腾云到了杭州。按落云头，要寻一幽僻的园囿安身。这杭州乃天下最繁华的去处，王侯第宅，名园古刹，不计其数。而城丘东仇王府的花园，更是名胜，台榭环云，拟于上苑。因年久无人居住，是座空园。白蛇看见这园佳丽，心内大喜，遂即闪身进去。不料此园深邃得紧，内中已有一母青蛇精在醉春楼中作巢。此蛇亦修行有八百余年，亦能飞腾变化。那日见白蛇进来，忙出来阻住道：“何方妖怪，擅入吾花园来，不怕我的宝剑利害么？”白蛇笑道：“小青不必逞能，细听吾言。吾乃青城山清风白蛇洞主是也。因在洞中修道一千八百年，未能成却正果，故此驾云来游中华，寻访仙道。今暂借此间花园安身。且你我均是同气，何必瞋怒。”

青蛇听罢，喝道：“此间乃我的仙府，你系外方野怪，何敢恃强占我花园。你若有法力，敢与我斗上三合么？”白蛇微笑道：“小青，你听吾言。你要与我斗法，我念你我均系一体，亦不伤你性命，但赌法力高者为主，低者为婢，如何？”青蛇怒道：“你有多大本领，敢夸大言。”就将身上一口宝剑擎起，望白蛇脸上砍来。白蛇不慌不忙，把腰间双口宝剑拔起，劈面架住。斗不上数合，白蛇本事果然高强，不知口中念些什么，喝声疾，青蛇手中宝剑，不知不觉被他收过去了，只剩两手空空。青蛇大惊，慌忙跪下，口称：“娘娘休要动怒，小青愿作丫鬟，服侍娘娘，乞饶一命。”白蛇笑道：“我不过聊施小术，服你之心而已。既愿作婢就罢了，岂肯害你的命。”青蛇大喜，遂向白蛇拜了四拜。口称：“娘娘在上，婢子小青叩见。”白蛇扶起，同进花园。自此，二妖栖宿在这园中，主婢称呼。

正是：

同声相应同栖止，淡妆巧扮待情郎。

再说许汉文在王员外药店，王员外喜爱他，如同父子。看看过了腊景残冬，又值春光明媚。时届清明佳节，桃李芳菲。汉文正在店中，看那路上纷纷皆是要去祭扫坟茔的。汉文不觉触动心怀。想道：“自从父母弃世之后，蒙姐夫照顾，今已长成，从未曾到父母坟墓看视。今值清明，你看人人皆去祭扫坟茔，我不免禀过员外，明早前往父母坟上祭奠一番，稍尽人子之心。”主意已定，即时入内。正值员外在厅闲坐，看见汉文进来，问道：“贤侄进来，有何事情？”汉文道：“启上员外得知，小侄自幼失却父母，投靠姐夫家中，蒙姐夫抚诲成人。每念奉养既亏，祭奠又缺，适值清明，小侄意欲明早往父母坟上祭奠，稍尽人子之心。未知员外允否？”员外笑道：“你

要去祭扫父母坟茔，乃行孝之事，理所当然，焉有不允之理。”汉文大喜，因谢别员外仍往店中料理药材去了。这员外就叫其家人王瑞前去买办纸钱牲物，明早就往墓上祭扫不提。

汉文这一去，有分教：眼前平定，顿起风波。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 第二回 游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苏获罪三千

诗曰：

红粉青娥映楚云，巧思欲订凤凰群，

芝兰气结同心侣，一朝祸至叹鸾分。

且表汉文，次日清晨起来梳洗打扮停当，王瑞就挑了祭物，临出门时，员外叮咛：“祭了就须回来，不可在外边耽搁。”汉文应声晓得，一直出门，王瑞挑担随后，望西关城外而来。到了墓所，王瑞将祭物摆列，汉文跪下，哭拜一番。祭奠已毕，将钱纸焚化。王瑞收拾祭物，二人一路回来。

汉文心中忽想：“此去西湖不远，乘此机会，前去游玩一番，观看景致，岂不妙哉。”遂对王瑞道：“你将担先挑回去，我要顺道往姐夫家内探视姊姊，随后就来。”王瑞道：

“官人须当早回，免员外在家悬念。”汉文道：“晓得。”王瑞将担先挑回去了。汉文遂望西湖而来。走上一程，到得江边搭船，径到西湖。早见湖光荡漾，翠阁重楼，画舫鳞集，雕栏朱窗，游人纷纷，来往不绝。汉文心中大喜，顾接不暇。正在观看之间，忽见二个女子在桥上，闲看景致。汉文凝眸一看，不觉魂荡神飞。你道这两个女子生得如何？有诗为证：

嫋娜体态低环娇，沉鱼落雁好细腰，

分明王嫋西施女，更胜江东二小乔。

二人主仆打扮，而主者姿容尤胜。汉文此时，犹如向火雪狮子一般，软作一团。跟来跟去，依依不舍。看官，你道这两个女子是何等人家？原来就是仇王府花园的青白二蛇精，这日也来西湖游玩。正是：五百年前的缘债相遇，间离不得。

二妖看见汉文，丰神出众，态度生姿，亦斜波频顾，以目送情。两下里正留恋之际，蓦然乌云四合，风雨骤至，各自避雨分散了。

汉文心中不舍，想道：“可爱两个娇娇，不知何处人家子女，可惜天公降下这场无情雨，不得跟他前去，细问贯籍。如今天色将晚，不如渡过钱塘，到姊夫家中歇宿一夜，明早来寻访便了。”此时也顾不得王员外在家悬望。心头思，脚下走，不觉来到江边，看见一只小船泊住，就叫：“船家渡我过江，小生送钱与你买酒吃。”艄子见说，遂即将船摇到岸边，接了汉文上船。刚才开缆，忽听岸上有女子声音，唤声搭船。汉文举头一看，正是西湖桥上遇见的两个女子，心中狂喜。忙叫船家：“岸上有二位女人，要来搭船，快快将船摇转，渡他过江，多趁些酒钱也好。”艄子见说，带笑将船摇转。

到得岸边，小青扶了白氏下船，口称“小姐慢些。”白氏装出娇态，假意含羞，坐在船边，小青见汉文，微微含笑。汉文忍不住，开言问道：“姐姐，你们何方人氏，高姓尊名，今来搭船要往何处？”小青微笑应道：“奴家小姐钱塘人，家住双茶巷。先老爷在日做过边关总制，单生小姐一人，老爷同夫人相继去世。因清明佳节，同小姐上山祭奠老爷夫人，回来顺路观看西湖景色，却遇大雨。路上泥泞难行，因此特来搭船回家。请问相公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乞道其详。”汉文答道：

“小生亦是钱塘人氏，姓许名仙字汉文，今年十七岁。父母弃世，只有胞姊一人，嫁与本县李家。蒙姐夫过爱，送在怀青巷王家药店安身。今日也来祭扫父母坟墓，顺便闲步西湖，不期天遇大雨，路上难行，特来搭船，亦要回家。”二人问答之间，不觉船已抵岸。大家上得岸来，取钱与了船家，艄子称谢，取了钱，将船摇往柳荫树下泊住了。

正是：

自家扫却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汉文见细雨霏霏，忙自上来，叫声姐姐：“小生带有雨伞一把，借与姐姐遮雨。”小姐回谢，遂将伞递与小青。小青接道：“感谢相公。但是雨尚未停，怎好教相公当头冒雨，将伞借与我们遮雨，我们过意不去。”汉文道：“小姐金莲短窄，行路维难。我们男人行走快。且此处离我姐夫家不远。不妨。”小青道：“多蒙相公盛情，感佩不尽。但恐小婢明日送伞过府，相公若不在，怎生是好？”汉文道：“姐姐不须送去，明日天晴，小生造府来取就是了。”小青喜道：“相公主意不差。”就将住址细细说明，叫声“请了。”小青左手擎伞，右手扶了小姐，临之时又把秋波频盼几回，汉文的魂儿早已被他们先勾引去了，直望至二人去后，方始回头转身。

不表二妖回去，且说汉文心中着迷。一路踱到姐夫家中，许氏看见，问道：“贤弟今日怎得闲暇回来？”汉文道：“弟因今日是清明佳节，稟过员外，上山祭奠爹娘，顺路来家请姐夫共姐姐安。”许氏见说，喜道：“足见贤弟孝心。你姐夫因衙内有事，清早出门去了。贤弟请坐。”忙到厨下烹煮酒菜出来，摆在桌上，姊弟二人同饮，谈些事务。汉文并不提起遇见女子搭船借伞之事。吃完，许氏收拾明白，打发汉文入房去睡。汉文倒在床，中思想二美，一夜翻来复去，再睡不得，此话慢表。



且说二妖，回转园中，白氏开言道：“小青，你看今日，许郎看见你我，依依不舍，明日一定会来讨伞。我见他姿容翩翩，言语温存，是个情人。意欲与他结为夫妇，只是他家道清寒，无可动用，我们又无银两相赠，怎生是好。”小青道：“娘娘主见与小婢愚意相合。若是要赠他银子有何难事，娘娘神通广大，会作法，何患无银可赠。一来夸显我们殷富，方信娘娘是宦家小姐，二来又要他感激，岂不两全其美。”白氏见说甚喜，道：“小青言得有理，待我今夜作法便了。”

到得夜来三更时候，白氏手执宝剑，蹈罡步斗，口念真言，驱召五方小鬼。五鬼闻召，即刻齐到，跪下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指道：“令你五鬼，今夜缴银一千两，违令治罪。”五鬼领命退去，大家相议，即去钱塘县库内，偷出库银一千两，转来交与白氏。白氏收下，遂令五鬼散去，二妖打点停当不提。

正是：

准备雕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

再说那汉文，在他姊姊家中，一夜思忆二女，寝不安席。等不到天明，就爬起来，梳洗明白，换了一套新鲜衣裳，瞒着姊姊，一直出门。来到双茶巷，看见一个老儿立在巷口，汉文向前问道：“尊伯，这里可是双茶巷么？”老儿应道：“正是。”汉文道：“请问尊伯，这巷内有个白总制的府，未知在那里？”那老儿道：“老汉只晓得是双茶巷，不晓得白府。”说完自去了。汉文无奈，只得踱进巷来。举目一看，见一座大花园，十分佳丽。正在观看，忽见小青开门出来。汉文看见小青，满心欢喜，慌忙向前，叫声：“姐姐小生来了。”小青眼笑眉开，连忙叫声：“相公请进。”汉文遂即跨进园门，小青引至聚香厅上，叫声相公请坐，等小婢入内，报与我家小姐得

知。”汉文道：“姐姐，你休要惊动小姐，将伞取还，小生回去就是。”小青道：“相公不知，昨晚我家小姐分付小婢，相公今日若要取伞，叫小婢报禀，小姐要亲身出来面谢相公哩。”汉文道：“岂敢劳动小姐。”口里虽说，身已坐下，巴不得白氏早些出来，早见一刻也是好的。

小青进内，不一刻，忽闻一阵香风荡入肺腑。白氏轻移莲步，步出厅堂，小青跟随在后。汉文看见，慌忙起身施礼。白氏回了万福，叫声：“恩人请坐。昨日若无恩人贵伞相借，主婢几乎不得回家了。”汉文道：“小可之物，何劳小姐过奖。”言罢，叙礼坐定。小青捧出香茗吃了，汉文起身称谢，假意取伞要回。白氏道：“难得恩人到此，岂有空腹转回之理。家厨小酌，勿嫌简陋，聊表寸心。”汉文逊谢道：“过扰贵厨，何以克当。”白氏道：“岂敢。”不一刻，小青摆出佳品，珍肴杂错，筵席丰盛。白氏推逊汉文上坐，自在侧边相陪，小青在旁侍候，殷勤置酒。

三杯后，白氏开言，叫声恩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不幸双亲相继弃世。门无五尺，奴家茕茕幼弱，恐失身匪类，日夜忧苦。昨因上山祭奠双亲，中途遇雨，蒙恩人慨然赠伞，足征盛德。倘恩人不嫌蓬门陋质，自荐为丑，意欲奉待衣裳，未知恩人肯俯就否？”汉文如得了一道赦诏一般，假意推让道：“小姐香闺贵体，宦门芳姿，小生单汉下士，漂零书剑，怎敢与小姐缔结朱陈。”白氏笑道：“结亲若论贵贱，乃世俗之见。奴家自幼颇通风鉴，看君气宇，福泽正长，恩人不必推辞。”汉文道：“既承小姐美情，怎奈小生四壁萧然，徒手难办，怎生是好。”白氏道：“不妨。”就叫小青：“你去房中金箱内，取纹银二锭出来，赠与官人。”小青领命入内，翻身

取出白银二锭，重一百两，放在桌上，白氏亲手送与汉文说道：“官人带回，可作婚礼之费。”汉文喜不胜言：起身接道：“感谢小姐，云天高情。小生回去，央托姊姊、姊夫，前来议亲便了。小生暂别，后会有期。”白氏叮宁道：“官人切不可负心，奴家一片真心。”汉文发誓道：“小生若有负心，天地不容。”白氏大喜，遂令小青送了汉文出去不提。

不说二妖入去，且说汉文。一路回来，满心欢喜。到了姐夫家中，却值公甫昨夜值班看库，失去库银一千两，被县官打了二十大板，着他访拿正犯。若无，三日一比，回来与许氏说知。夫妻二人正在纳闷，忽见汉文进来，脸映春风，面带喜色。许氏叫声：“兄弟，你今早出门，在何处吃的面色红红回来？”汉文笑道：“有一桩美事，禀上姊夫与姊姊知情。因昨日上山祭墓回来，顺路闲步西湖玩景。忽然天降大雨，弟搭船回家，遇着二位女子，一主一婢，同来搭船。弟细问其来由，船中丫鬟与弟说道：“他们住居双茶巷，小姐姓白，今年十七岁，名唤珍娘，丫鬟名唤小青，渡船到岸之时，雨尚未止，弟将伞借与他们遮雨，今早弟去讨伞，留弟小酌，更蒙小姐高情，不嫌贫素，欲与小弟结配朱陈，弟辞以贫，他又赠弟银一百两。今时回来，求姊夫、姊姊为弟主婚。”遂将银子交与许氏。公甫夫妻大喜。公甫接银细看，认得火号是钱塘县库银，心中暗想：“库内失落银两，害我受责，天幸此银出现在此。”就叫：“贤舅，这样亲事，乃天送来，你且在家中坐坐，待我到钱店兑换回来。”汉文道：“但凭姊夫主意便是。”

公甫将银袖在手中，一直跑往县堂，跪下禀道：“老爷，昨晚库内失落库银有着落了。”说完，即将二锭元宝呈上。知县接在手中一看，正是库银，就叫：“李升，这二锭银，你在那里寻出，贼在何处？”公甫禀道：“老爷，小的有个妻弟，名

唤许仙，自幼在小役家中。今早出门，不知他在那里与二个女子订下亲事，那女子赠他此银。他拿回家叫小役为他兑换主婚。小役认得是库银，不敢隐瞒，骗他在家坐等，特来禀明。”知县见说，即时出票，差民壮四名，立拘汉文。民壮领命，如飞来到李家，蜂拥入来。汉文看见，不知何事。方欲起问，早被民壮将铁练项锁拿出门。拿到县堂跪下，知县看见汉文人品端庄，似非匪类，内中必有缘故。便霁颜问道：“你便是许仙吗？”汉文应道：“小的正是。”知县道：“你家住那里，今年多少年纪，有父母兄弟么？曾婚否？此两锭银子那里来的？本县台前从实供来，免受刑法。”汉文道：“老爷，小的家住本县，今年十七岁，父母去世，并无兄弟，只有胞姊，嫁与李公甫为妻。小的自幼在姊夫家，蒙姊文送在药店学生意。并未娶妻。此银是朋友相赠，望老爷裁夺。”知县喝道：“胡说，朋友叫什么名字？招来。”汉文心中暗想：“他是千金小姐，我若招出真情，岂不玷辱他的门风，宁我受责，岂可害他。”回道：“青天爷爷，这朋友是外方人，姓名小的忘记了。”知县见说，不觉大怒，将签掷下，两旁呐喊，将汉文拖翻在地，当即重责四十板子。可怜汉文，嫩白肥肤，打的两腿鲜血淋漓，昏去半晌方醒，眼中流泪，小声道：“老爷，小人冤枉。”知县骂道：“死奴，现有人出首在此，汝尚敢抵赖么。”汉文见说有人出首，心内惊慌，叫声：“老爷，小人实遭冤枉，谁人出首？”知县便令公甫出来对证。公甫出来，叫声“贤妻舅，你现亲口对我说，白家小姐赠你此银订结婚姻，此银是你交我，要我主婚。因库内失落库银，是我看库，老爷责我追缉。若无，三日一比。我认得此银，无奈出首。非我无义，责比难当。我今劝你早认罪，免受刑罚。”汉文被公甫硬证，面惊如土，心中想道：“小姐，非是小生无义，怕死贪生，

怎奈姊夫作证，有口难瞒，只得招了。”遂将祭墓在西湖遇见小姐，及搭船借伞，到家赠银结亲一段缘由，细细供明。知县分付书吏录供，就叫：“许仙，本县库中失了一千两二十锭，只此二锭，更有十八锭存在处？”汉文道：“他只有二锭，其余十八锭，小人实不知情。”知县道：“既然如此，本县差人同你去拿此二人，追出余银，免你的罪。”遂即出票，差民壮八名，同许仙去拿二女。民壮领命，如飞出衙不提。

再表白氏，赠银与汉文去后，放心不下，点指一算，叫声“不好了。”小青问道：“娘娘何事？”白氏道：“我们不该赠许郎的银，此银乃钱塘县的库银，他姊夫现当县役，若见此银，许郎必定有祸。你快去打听一遭。”小青领命，即刻驾云起在空中。果见汉文在县堂受刑，被公甫作证，招出实情。又见知县差人来拿，小青大惊，急转云头，来见白氏，细细说明。白氏听罢，沉吟半晌道：“小青，我们暂且避他。库银留下与他们，免害许郎再受刑罚。”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

不表二妖躲避，且说差人到了双茶巷。打进花园，各处搜寻，毫无人影。只见十八锭银子放在亭下。问了地方邻右，都说此是仇王府空园，无人居住，园内常有妖怪出现，无人敢进。差人只得取了银子，带转汉文，到堂上跪下禀道：“小的们到仇王府花园拿获女子，并无踪迹，只有十八锭库银在亭下。”遂将银呈上。知县将银收入库内，就叫汉文上前道：

“若论偷盗库银，罪应拟斩。姑念你年幼，被妖所害，本县从轻，拟你徒罪，发配苏州胥江驿。”便叫李升：“你带他回家里去，听候本县办文。”公甫领命，将汉文领回家中。许氏接着，眼泪纷纷，先叫声兄弟：“父母生你一身，今被妖

所害。幸亏姊夫认得库银，前去出首。不然，若被他迷住，性命难保。但愿你一路平安，三年转回。”二人正在悲伤，王员外闻知，走来看视。汉文见员外，更加悲痛。员外也流泪道：“贤侄，老汉不料你有这场祸事。也是你命该如此。老汉几两薄意，送你路上暂用。苏州我有个结义兄弟，姓吴名人杰，他在吴家巷，也开药材店。我今修书一封付与你，他见我书，自能照顾你。”汉文道：“深感员外大恩，没齿不忘。”员外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相辞去了。

不一日，上司发下牌文，限三日内起身。知县当堂发批，差长解二名押解。长解领文，外来到李家，姊弟又抱头大哭一场。公甫送出城外十里亭方别。

这一去，有分教：方离虎窟，又陷狐巢。要知后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吴员外见书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亲

诗曰：

为妖犯罪又逢妖，夙世姻缘梦里招。

鼓合瑟琴相唱和，营谋兴利喜逍遥。

话说汉文同解役，起身望苏州而来。路上饥餐渴饮，夜宿朝行，不上一月，到了苏州。解役将汉文投进吴县。知县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胥江驿，遂发批文与解役回转浙江不表。

这汉文到了驿中，参见驿丞，安歇一夜，明朝起来，即称银一两送与驿丞作茶仪。驿丞得了意思，心中欢喜，便不十分拘束。汉文遂取王员外的书出门。问到吴家巷吴员外药店，将书递进。员外拆开看了，就请汉文入内，分宾坐定，员外开言

叫声仙官：“既然凤山义弟有书到，教老夫照顾，自然照书中所言而行。”汉文起身称谢，员外留住便饭，汉文不敢推辞。座中，员外详细问始末情由，汉文一一备陈，员外不胜浩叹。席散，员外进内，取了白银十两，同汉文到驿中，见过驿丞。员外道：“不瞒得尊官，此位许仙官，乃是小老的表亲。小老怜他少年犯罪，欲求尊官除名，与小老领回。细微薄意，望求笑纳。”说罢，遂将手里银子递出，送与驿丞。驿丞见了，满心欢喜，忙点头应承。员外写了保状一纸，递与驿丞，就将汉文领回。自此，汉文在员外药店安身，依旧学习药道，不在话下。

再表二妖，当日用法避开，及至差人去后，方始回转园中。白氏开言，叫声小青：“我们共许郎结下亲事，因念他清贫，是我一时失于检点，将库银赠他，害他受了一场官司，今又问罪姑苏。天南地北，我的终身大事岂不丢开去了。”小青道：“娘娘何须挂意，既然许郎发配姑苏，我们再到别处，怕没有俊秀郎君。”白氏道：“小青，你有所不知，非是别处没有俊秀郎君，一来我受他大恩未报，二来既与他订盟，岂有再嫁别人之理。且他受罪外方，亦是我们所害。我今意欲同你前去寻他，你可先去打听，看许郎现在苏州何处，回报我知。”小青领命，遂即驾云到姑苏，打听明白，拨转云头，不一刻，回到了花园，叫声“娘娘恭喜，小婢奉命到姑苏，打听许郎消息，现在阊门内吴家巷吴人杰员外药店，管理帐目。如今我们同去寻他，岂不美哉。”白氏见说大喜。二妖即时驾起妖云，不片刻光景，早到姑苏。僻静处落下云头，二人来到吴家巷。看见汉文坐在房中，小青向前，叫道：“许官人。”汉文抬头一看，看见白氏和小青，内心又惊又恐，骂道：“妖精，我前世与你无冤无仇，害我官堂受刑，问罪到此。今你二个又来此寻

我作甚。”二妖被骂，满脸通红。白氏开言，叫声官人：“只为当初错许了你，义无更变。因念结发之情，千里路途，寻访到此。谁知官人无情，反来喝骂奴家。若是妖精，天下怕没有美貌郎君，何苦特地前来寻你。”旁边之人听见，皆说汉文无情。里面员外听见店前人声喧闹，忙走出来。看见二个美貌女子，在店前与汉文争论，遂即向前叫道：“娘子，请进里面，有话共老汉说明，何必在路中争言不雅。”白氏见说，忙同小青进入厅内，道了万福。员外还礼，便叫院君出来相陪。叙礼坐定，员外问道：“娘子贵居何处，高姓尊名，令尊令堂在否，与仙官何亲，今来敝店，何事与他争论？乞道个详细。”白氏流泪道：“员外、院君在上，听奴细陈。奴家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先父白英，官拜总制，先母柳氏，诰命夫人，并无兄弟，单生奴家一人，取名珍娘，今年十七岁，丫鬟小青。奴家命蹇，双亲相继去世，无强近之亲，无应门五尺。只是因为清明，奴同小青上山祭奠先父母坟茔遇雨，同许郎搭船，蒙他借伞避雨。隔日他来取伞，是奴留他便席，座中细询家谱世宗，自恨女流，胸无见识，此时与他订结朱陈。他姊夫李公甫主婚。奴家因为怜他清寒，赠他纹银二锭，以作婚费。因先父在日，掌理风宪，遗下钱粮银锭。不知县库失盗，他姊夫冒认出首，屈打成招。知县出票，要拿奴家，多蒙邻右报知，主婢二人无奈躲避别家。县官捉拿无人，将他问罪此处。奴因名节为重，誓无他图，主婢千里跋涉到此，指望夫妇团圆。不料许郎薄倖，不肯相认，反疑奴家是妖是怪。罢了，他既不肯相认，奴亦无颜回乡，不如自尽归阴。”遂立起身来，望阶下触去。员外、院君看见，惊得魂飞魄散，院君忙向前抱住。员外劝道：“小姐不须轻身，此段事在老汉身上，包管你夫妻和谐。”就命院君请小姐并丫鬟进内安息。员外踱出店来，便叫汉文上



前，劝道：“你休怪认了他，他是千金贵体，为你跋涉至此。”就将白氏的话，一一述与汉文知道。汉文见说，半信半疑。想道：“他若是妖怪，难道别处没有俊秀之士，千里路途，为我到此，必是夙缘。况且自己本慕白氏姿容。”心下已有几分动火。员外见汉文不语，不觉怒道：“你这等无情，自家夫妇尚且如此，何况交情。我今店内用你不着，从此绝交罢。”汉文忙道：“员外不消动气，小子从命就是了。”员外见允，回嗔作喜，叫声仙官：“老汉劝你，亦是好意。要你夫妻和合，难道与老汉有什么相干。”员外遂即另寻一座房屋，拨下家器什物过去，择了黄道吉日，院君吉服，亲送白氏过来，二人拜堂后，同入香房，当晚成亲，恩爱异常。

有诗为证：

携手相邀入锦帏，罗衣羞解似梅妃。

君须怜惜未经惯，露滴牡丹魂欲飞。

三朝已毕，过来拜谢员外、院君。自此，夫妻朝朝寒食，夜夜元宵，连小青亦有分润春光。不在话下。

再说吴员外，一日因店中无事，心内忽道：“我劝许仙夫妻和合，亦算一场美事。如今他一家三人，不比从前孤身，必须代他周全到尾，方免他将来受饥寒之苦。”主意已定，遂起身打药店来到汉文家中。汉文接到厅上叙坐。员外开言，叫声：“仙官贤侄，我因今日无事，代你打算，你今一家三口，不比从前，若不寻些生理，日间费用，从何得来。自古道，家有千串，不如日进一文。我替你思量，别样生理难以趁钱，惟有药材一道，是你熟路。就此处开一间小可药店，亦可度用。若缺少本钱，老汉自当解囊以助。”汉文喜道：“屡荷员外生成大德，小子将何以报。”员外道：“不过尽我一点心而已，何必言报。”说完，起身相辞去了。汉文送出门外，翻身进

内，共白氏说知，夫妻二人欢悦不表。

一夜无词，次日清早起来，员外差人送百两银子来。汉文欢喜，忙即收入，交与白氏。就将门首，改造停当。拣个黄道吉日，开张药店起来。牌名保安堂，倩了一个雇工，名唤陶仁，在店相帮。不觉开张近一月来时，全无生意。汉文心焦起来，对白氏道：“贤妻，我们开店，将近一月，生意冷淡，将若之何？”白氏道：“官人不必忧心。昔日妾幼随先父在总制衙门，那日寓在花园游玩，忽空中降下黎山老母，言妾有仙家缘分，命妾拜他为师，传妾法术，能知过去未来之事，驱除妖怪，兼能医治百病。官人明日立出医牌，若有人来请医病症，妾已先知，包管手到病除，怕没钱可收入么。”汉文见说，喜道：“难得贤妻，手法精熟，愚夫何幸，获此贤助。”一宿晚景无话。

次日，立出医牌，上写“许汉文精治大小诸症。”汉文将招牌挂出旬余，亦无半个人上门。汉文无奈，又与白氏相商。白氏道：“官人，妾夜观天象，目下此地有一场瘟疫，待妾炼制救瘟丹，每粒卖银三分，应效如神，必有人来买。”汉文大喜，吃罢夜饭，入房就寝不提。

是夜，白氏叫过小青，分付道：“你今夜驾云往各处，不论池井，布下毒气与人吸饮，我炼丹以待。”小青领命，到了三更时候，驾起云头，前去各处水面施布毒气，回来不表。明日清晨，各处人家吸水炊衅，饮着毒气。不数日间，果然城厢内外，疫症大行，十家病倒九家。汉文将救瘟丹牌挂出店前，病家闻得，买一粒回家与病人吃，即时病愈。不觉一传两，两传三，家家户户都道许家药丸神效，尽来求买。店前拥挤不开，每粒卖银三分。不数日之间，药丸卖得净光，病人尽皆痊愈。汉文收获大利，称赞白氏不已。自此，汉文药材店驰名不

表。

时值四月朔日，乃是吕祖先师圣诞。各家男妇，齐去庙内烧香。这日，汉文带四两银子，要去吴家买药材，打从吕祖庙前经过。看见众人纷纷都入庙烧香，想道：“我从这里过，不免也入去游玩一番是好。”主意已定，遂将身跨进庙内。这一去，有分教，强中见强，法高更高。

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 第四回 白珍娘吕庙斗法 许汉文惊蛇殒命

诗曰：

蓬莱奇岛别有仙，燕语莺啼画堂前。

却为多杯露素质，惊断郎体上罗天。

且说吕祖庙内，新来了茅山一位道人，法号陆一真人。道术精高，能驱妖治怪，遣鬼役神。云游到此，在大殿上施舍丹药，普济众生。这日，汉文随众进庙，到得殿上。真人猛抬头，看见汉文入来，面带妖气，遂请他到净室中坐下。问道：

“居士何方人士，高姓大名，宝眷几人，为何脸上带有妖气？乞道其详。”汉文看见这道人仙风道骨，状貌清奇，不觉肃然起敬。叫声法师：“小生家住本处，姓徐名仙字汉文，妻子白氏，使女小青，一家三人。小生若有逢犯妖魔，可望法师怜悯，救小生这个。”遂跪将下去。真人扶起道：“居士请起。既然要贫道救你，这也不难。”遂起身向空中取小符三道，对汉文道：“贫道这三道符，付你带去，切不可与你妻子知道，

到今夜三更时候，一道帖在门楣上，一道在灶前焚化，一道带在身上。依我法度而行，妖精便不敢害你。贫道今夜，在庙内踏罡步斗，令神将拿住妖精，押赴酆都，救你性命。谨记吾言，请了。”汉文感谢不尽，接过灵符，将要兑买药材的四两银子送与真人。真人笑道：“我为除妖救命起见，岂要你的银子。”汉文道：“此不过聊表小生薄意，法师不收，小生不敢领符。”真人见他意诚，只得收下，送了汉文出庙。不说真人入去，汉文回来。

如今且说白氏在家，心血忽然来朝。按指一算，已先知道。就对小青道：“官人被茅山野道所愚，现在带符回来，要害我们。官人回来，你须如此如此，何怕他的灵符。”小青点点头会意。

不一刻，汉文回来，进内见了白氏，果然并不提起此事。白氏问道：“官人今早去吴家买药，因何迟缓，至今才回？”汉文调慌道：“因被员外留住小酌，是以不得就回。”二人问答之间，只见小青捧茶入来，叫声“相公请茶。”汉文伸手来接，不觉将符露出，已被小青看见，就叫：“相公袖内是什么东西？”汉文忙道：“是药方。”小青道：“是何药方？乞小婢观看这个。”汉文道：“你们女流之辈晓得什么药方。”小青料他不肯拿出，用手一夺，汉文不觉，被他夺去。汉文慌忙来抢，早被小青扯得粉碎。白氏假意骂道：“你这大胆贱婢，相公药方，怎敢扯碎。”小青道：“娘娘，不是什么药方，乃是情诗，戏弄小婢的。”白氏笑道：“小青不须瞒我，我已知道。是吕祖庙内茅山妖道的歪符，官人被他所愚，要治什么妖精，又被他骗银四两。明早待我到庙，与妖道理论，并讨取银子。”汉文被白氏道破，唬得默默无言，一夜闷闷无词。

到得天明，白氏梳洗已毕，叫声：“官人同妾去见妖道，

取讨银子回来。”汉文无奈，只得同他出门。小青跟随在后，令陶仁看守门户。一程来到吕祖庙中，看见真人正在殿上。白氏开言问道：“陆一真人就是你么？”真人道：“然也。”白氏骂道：“你这妖道，是何方光棍，敢来此处骗我丈夫银两。好好献出便罢，如敢说半个不字，想你难逃残生。”真人喝道：“你这畜类，妄逞妖术，迷惑许仙。我劝汝趁早收心回穴，万事皆休，不然，恐怕你现出原形，悔之晚矣。”白氏大怒，骂道：“野道，你叫我是妖怪，我试问汝，有何法术，显来娘娘与汝见个高低。”真人见说，心中大怒。脚踏罡斗，口念真言，瓶中吸口净水，喷在空中。霎时，天乌地暗，雷雨交加。白氏看见，微笑道：“此乃小术，何足道哉。”遂口念咒雨，手指半空，喝声疾。即刻云收雨散，太阳当空。真人见破了法，就将腰间宝剑拔出，掷在空中。只见万道霞光闪闪，望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遂向身边取出一帕，其名为乾坤帕，罩在自己头上，宝剑不能落来，只在半空旋舞。白氏遂即念动真言，手指宝剑，喝声：“落。”宝剑随声落在尘埃，被白氏收去了。白氏又喝声：“黄巾力士。”把真人吊在空中，令力士将真人拷打。真人被打，无奈何哀求道：“贫道不知娘娘法力高强，无知冒犯，望乞慈悲，饶恕贫道一命，以后不敢冒犯了。”白氏笑道：“野道，我乃黎山老母徒弟，奉师命下山，汝敢乱道我是妖怪，速将银两送出，便饶汝命。”真人忙道：“银两现在房中，丝毫未动。”白氏见他哀求恳切，笑道：“我今饶汝这次，速速收拾，前往他方。若仍在此鼓言惑众，狗命难逃。”说罢，喝退了力士，将真人放下地来。真人满面羞惭，进房取出银两，送还白氏，遂即收拾回山，访师报仇，此是后话不表。

这壁厢白氏，取了银子，看的人尽皆称美，夫妻二人，十

分得意。回到家中，汉文即令小青治酒，排在房中，与白氏同饮。席中称赞贤妻，愈加恩爱，当晚尽欢。汉文不胜酒力，遂先寝。

是夜，小青对白氏道：“娘娘，明日乃端阳佳节，家家户户，多是要买雄黄酒。俗言道：‘蛇见雄黄，犹如鬼见阎王。’小婢若闻此味，腹中疼痛，如刀割一般。倘若露出原形，被相公看见，怎生是好。小婢细想起来，不如明早瞒过相公，同娘娘暂往别处，避过了午时再回来，未知娘娘意中若何？”白氏道：“小青，我修道年久，岂怕雄黄。你根基浅薄，是以惧怕。我有一策在此。今夜你诈装得病，明日睡到床中，将被遮盖在身。若现原形，亦在被内。过了午时，神不知鬼不觉，瞒过了相公就是了。”小青领命，即去装病不提。

到了明日清晨，大家起来，单单不见小青。汉文问白氏道：“贤妻，今日乃是端阳佳节，小青因何至今并未起来？”白氏道：“官人不知，昨夜小青身上得病，因此不能起来。”汉文见说，即去后房，床前问道：“小青，你晚身体安好，因何得病起来？”小青故意发抖道：“小婢昨夜身上打冷，因此得病。现甚畏风，相公可将房门为我掩上。”汉文见说，闷闷不乐。遂将房门带上，踱出店前，分付陶仁治办酒席。店中伙计的席，摆在店内。另治一席，摆在房中，与白氏对酌，同庆端阳。汉文道：“贤妻，今日端阳佳节，愚夫特办雄黄酒一席，与贤妻避邪解毒，同赏佳节。”白氏道：“相公，妾自幼滴点不饮雄黄，官人自饮几杯，消愁解毒。妾陪坐侍饮如何。”汉文举杯相劝，白氏那里肯饮，只是推却。汉文不悦道：“贤妻，愚夫再三相劝，就不多饮，也该少饮，领我心意也好。”白氏见丈夫不乐，无奈接杯在手，启口轻轻一点。不料被汉文用手一推，一杯雄黄酒尽情灌入腹中。白氏大惊，微觉腹中疼

痛起来。无奈心生一计，说道：“妾被官人灌这杯酒，现在目暗头眩，难陪官人，要去睡。到午时，官人可出去观看闹龙舟的，你心中何如？”汉文道：“既然如此，贤妻自去安歇便了。”遂即掩上房门，去看闹龙舟去了。这白氏，被汉文灌这一盅雄黄酒，倒在床上腹内雷火发烧，心肝五脏，如刀割一般，直挺挺倒在床上，霎时现了原形出来。这汉文在江边观看龙舟，自觉心神不宁。想道：“娘子醉酒，小青身又得病，倘要茶汤，无人答应，不如回去罢。”遂取路回家来看望白氏。掀开罗帐，不看犹可，看时，只见床上一条巨蟒，头似巴斗，眼如铜铃，口似血盆，舌吐腥气。惊得神魂飘荡，大叫一声，跌倒在地。眼见得：

气塞胸壁归地府，魂飞魄散丧残生。

未知汉文性命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第五回 冒百险瑶池盗丹 决双胎府堂议证

诗曰：

堪叹娇娘计百端，生心思欲上金銮。

罗浮有梦情空寄，聊向人间种玉盘。

且说汉文回来，入房来看白氏。开帐看见，床上一条白蛇，惊死在地。此时，午时过了，小青已复人形。听见前房惊叫，慌忙来到前房。看见汉文死在地上，床中白氏露现原形，吓得面如土色，高叫：“娘娘快复原形，相公被你惊死，紧些醒

来。”白氏昏迷之中听见此话，翻身复了原形。爬起来，看见汉文死在地上，不觉大放悲声，走来抱住汉文身子，哭道：“妾被官人强灌雄黄酒，腹如刀割，难顾生体，梦中现出原形，不知官人进房，被妾惊死。是妾害了官人性命。”说罢，哭不住口。小青含泪劝道：“娘娘，相公既死，不能复生，哭也无益。不如将他吞咽便了，同娘娘别往他方，怕无可意才郎。”白氏怒道：“小青，汝说那里话。既与官人结为夫妻，岂可用此心肠。况我是修道节女，焉肯再事他人。官人是我害他，必须设法救他还生。”小青道：“娘娘真呆了，人死魂魄归阴，有何法术救得复活。”白氏道：“小青有所不知，我今要救官人性命，须当舍命上瑶池，偷取仙丹。汝替我照顾官人身体，不可离开。”小青劝道：“娘娘，瑶池乃是圣母金阙，娘娘你要去盗仙丹，徒取亡身之祸。”白氏叹道：“要救官人性命，没奈何去走一遭。倘若偷丹不得，就死在瑶池，我也甘心。”说罢，遂打扮道姑模样，驾起云头，竟到瑶池仙境，看见白猿童子在洞口坐着。白氏不能进洞，无奈向前打个稽首，叫声“师兄请了。妾非别人，乃是黎山老母徒弟白珍娘是也。奉师命下山，与许仙完却前缘。现因许仙得病，危急沉重，无药可救，今将垂危，不得已特来求圣母娘娘，恳赐仙丹一粒，以救夫命，敢劳师兄进内通报一声，感恩不浅。”白猿童子睁开慧眼，看见白氏满身妖气，喝道：“何方孽畜大胆，敢在仙山冒名。若是黎山老母徒弟，为何满脸妖气。现今老母在洞中，同圣母说法。我今拿你进洞，辨个真假。”说罢，遂出洞口，要拿白氏。白氏大惊，暗想道：“若被他拿进洞去，性命决难保。遂即吐出一粒宝珠，向童子面门打来。童子不曾提防，被宝珠打中鼻梁，流出鲜血，叫声“阿呀”，负痛走进洞中去了。白氏收了宝珠，恐怕圣母加罪。驾云要走，已无及了。圣



母看见问道：“你为何鼻梁流血？”童子跪下禀道：“洞外有个妖精，口称是黎山老母徒弟，说他丈夫患病，要来求圣母仙丹，救他丈夫。弟子不允，反吐毒珠，打中弟子鼻梁，望圣母作主。”圣母见说，怒气冲冲，驾上沉香辇，带了童子出得洞来。看见白蛇驾云逃走，圣母喝道：“畜牲走那里去。”即布起天罗地网。白氏要走，亦无路了，早被天罗收在里面，现出原形。圣母手执斩妖剑，正要行斩，只见正南上一朵彩云，如飞而至，叫声“刀下留人。”圣母举目一看，乃是观音菩萨，遂即收住宝剑，起身迎问道：“菩萨何来？”菩萨笑道：“贫道到此，非为别事，因这白蛇与许仙有夙缘之分，日后文曲星官应投他腹中转世。再后自有人来收他，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前日对真武大帝发誓之言。待文曲星成名之后，得了敕封，方成正果。此时却不可伤他性命，望圣母宽恕。”圣母道：“菩萨，若论他上山偷丹，复敢打伤童子，斩罪难免。既是有这段根缘在后，自当遵命，饶他便了。”圣母即拂退了天罗地网，放出白蛇。白氏依旧复了人形。向前跪下，叩谢圣母不杀之恩，转身拜谢菩萨救生之德。菩萨道：“孽畜，此处仙丹，你休妄想。我今指点汝一处去求。汝可去紫微山南极宫南极仙翁处去，求仙草一枝，可救汝夫之命。”说罢，菩萨起身，辞了圣母，驾云回了南海去了。圣母送了菩萨，亦起身上辇，回归洞府不提。

这白氏，见菩萨同圣母去了，连忙纵起云头，来到紫微山南极宫。但见宫府郁郁，瑞气氤氲，夸不尽的奇花异草，道不了的珍果佳禽。白氏无心观玩，忙到宫前。看见那鹿童在门口游玩，白氏向前施礼道：“仙童在上，烦乞通报仙翁一声，贱妾白珍娘，因夫许仙病症危重，无药可救。蒙观音菩萨指示前来，恳乞仙翁赐仙草一枝，救夫微命。望仙童慈悲，为

妾转报，感恩不浅。”鹿童听他言语惨凄，兼是观世音菩萨指点前来，遂说道：“看菩萨金面，为汝通报便了。”白氏连声称谢，鹿童转身入内，到蒲团边跪下禀道：“师爷，宫外有个女人，自称白珍娘，道他丈夫许仙，得病危急，南海菩萨指点他来，要求师爷仙草。现在宫外，弟子不敢擅便，特来禀上。未知师爷的钧意若何？”仙翁道：“我已知道了。此妖尘缘未断，业债未满，与许仙有夙缘之分。将来文曲星要投他腹中转世。既是菩萨指点他来，你可去云房里面，取回生草一枝与他罢。”鹿童领命，即到云房里头，取了一枝仙草，步出宫门，叫声“白氏，仙翁有命，赐汝回生仙草一枝。”白氏慌忙跪下叩谢，起来接了仙草。鹿童转身回宫复命去了。这白氏得了回生仙草，满心欢喜，急驾起风云，如飞回来救夫。谁料照命难星又到了。

正是：

劝君慢把笑颜开，目下灾殃重又来。

看官，你道这难星为谁？原来南极仙翁驾下，还有一位白鹤童子。这日因宫内无事，在外云游道遣。忽见一块乌云滚滚而来，带些腥浊之气。鹤童在云中定睛一看，知是妖精，即刻驾云赶上，叫声“孽畜那里走。”白氏听见鹤童的声音，魂魄早已飞散，从空中跌将下来，死在山下。鹤童飞身下来，张开利嘴，正待要啄，不意白莺仙童将鹤童拦住，叫声“师兄，不可伤他性命。这孽畜是应有此危，弟奉南海佛祖佛旨而来，恐怕师兄不知运数，害了他命。是以命弟前来此处相等，望师兄慈悲，依数而行，饶他去罢。”鹤童道：“弟疾妖如仇，师兄既奉佛旨而来，弟自当遵命，饶他便了。”莺童称谢，鹤童辞了莺童，自回南极宫去了。莺童近前，看见白氏已死。遂即念动起死回生真咒，对着白氏脸上，吹口仙气。白氏遂即还魂醒

来、慌忙跪下，叩头谢莺童救命之恩。莺童道：“白氏，吾奉佛旨而来，救你性命，如今作速回去，去救你夫性命要紧。”说罢，遂驾起祥云，回南海复旨去了。

这白氏，拾起仙草，急急纵起云头，不一刻落到家里。进房叫声：“小青，仙草在此，你快些取去煎汤，快救官人。”小青接过仙草，问道：“此草是瑶池来的么？为甚去得许久？”白氏叹道：“小青，我为求得这根仙草，险些断送残生。”就将到瑶池偷丹，遇着白猿童子守洞不得进去，“我只得对他说明，他要拿我进洞去见圣母，无奈吐出宝珠，打伤童子，被圣母布起网罗，祭剑要斩，幸蒙观音菩萨到来，求过圣母，救我性命。又蒙菩萨指点我，去紫微宫南极仙翁处求回生草，我只得又去南极宫。蒙南极仙翁慈悲，赐了仙草。叩谢回来，中途又遇白鹤童子，被他赶叫一声，我即跌死山下。鹤童飞下，要啄我身躯，又蒙白莺童子奉南海佛旨而来，拦住鹤童，救我性命。若无莺童吹我仙气，焉得回生。可怜我舍万死一生，方得此草。你快下去，小心煎好，来救官人回阳。”小青听罢，沉吟不语，立在旁边。白氏大怒，骂道：“死贼婢，我为官人一人，不顾生死，舍命求得此草，命汝快去煎汤，来救他命，为什么迟延不去，亏汝好狠心肠。”小青道：“娘娘有所不知。非是小婢狠心不去煎汤，因你饮雄黄酒露出原形，致相公看见惊死。今若将仙草煎汤，救他复生，他一定说我们是妖精，那时凭你满身都是口，也难洗清，使他无疑了。因此迟延，未敢去煎。娘娘须先寻一妙法，瞒过相公方好。”白氏被小青这段话，说得默默无言。低头一想，叫声小青：“我有计了。”遂向厢内取出一条白绶帕在手中，默念咒语，吹一口气在帕上，叫声变，将绶帕变作一条白巨蛇。遂取了壁上挂的一口宝剑，将变的白蛇斩作数段，丢在庭中。小青看见大喜，赞

声娘娘果然法力高强，如此瞒得相公过了。”连忙取了仙草，翻身出房，不一刻汤已煎好，捧进房来。白氏提起汉文，将口掀开。小青将汤灌下腹去。顷刻入命门，透丹田，贯泥丸宫，不觉遍身骨节舒通，未有半日光景，汉文早已还魂醒来。叫声

“阿呀，好睡。”翻身起来，见白氏坐在床沿，小青立在旁边。开声骂道：“原来你们是蛇精，来此缠我。一向被你瞒过，今我看明，被你惊坏。幸我祖宗有灵，命不该死，复得还魂。你们早早远去，不必再来害我。不然，一剑除了你们。”白氏被骂，满脸泪珠纷纷，啼不住口。小青上前，叫声：“相公，你真薄幸。自你出门观闹龙舟，小姐酒醒进后房来，看视小婢的病。不知何处来了一条白蛇，飞在床上。小姐在里面听得前房相公叫声，慌忙出来，看见相公倒在地上，床内抢出蛇精，要害相公身体。小姐惊慌无措，急执宝剑，将妖蛇斩作两段，丢在天井，救了相公。因见相公被蛇惊死，又在黎山老母师父处，求得回生仙草来，煎汤与相公吃，救了相公还魂。今相公恩将仇报，反骂娘娘是妖是怪，相公若不信，可到天井内去看便明白了。”汉文听罢，想道：“小青言得有理，我到天井内看看，就真假分明了。”遂起身要出。白氏扯住汉文的衣袖，叫声官人，“你身体初愈，外边风大，不可出去。”汉文想道：

“小青叫我去看，白氏扯住不放。明明是二人用计骗我一人。”遂把白氏推开，走出房门，来到天井一看，果然庭下一条白蛇，斩作数段，鲜血满地。汉文心下释怨，回转房门内，到白氏身边，陪笑道：“贤妻息怒，愚夫不知贤妻如此苦心，救了愚夫性命，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如今须将此蛇埋掩了才好。”白氏笑道：“官人若不疑妾身是妖怪就好了，何罪之有。”即命小青将蛇拿到后面空地烧埋了。小青烧埋了假蛇。还身回入房内。白氏却在流泪道：“小青，我受千辛万苦，师

父处拜求仙草，救活相公。只望夫妻和谐到老，谁知相公薄幸，不念我的苦心，反疑我是妖怪。细想起来，总是前生不修，以至今生被人轻疑。我今要削发空门，超修来世去了。”

汉文听见大惊，叫声贤妻：“愚夫不知错冒，贤妻念结发之情，乞赐海涵，且勿再提此话。”白氏道：“妾自乃是妖怪，不如听妾出家，免害官人金身。”汉文道：“贤妻何必出此言。既是愚夫言词得罪，不免待愚夫陪个不是。”说罢，双膝跪下去。白氏慌忙地跪下去道：“官人请起。男子膝下黄金，不要折杀了妾身。此是妾多言之过，望官人海量勿罪。”汉文大喜，扶了白氏起来。

正是：

得他心自转，是我运通时。

自此，夫妻二人，依旧和好。小青暗地含笑不提。

且说这苏州知府，姓陈名伦字俊卿，科甲出身。居官清正，爱惜子民。因夫人吴氏身怀六甲，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通城医生尽皆请到，均道无法可医。府尊惊慌无措，无奈闷坐花厅。因精神困倦，不觉伏在桌上，蒙眬睡去。梦见一人，身穿白衣，手执麈尾，叫声陈知府，吾乃观音菩萨是也。念你平昔为官清廉，今你妻吴氏临盆不能分娩，吾特来指点你，你可差人去吴家巷保安堂药店聘请名医许汉文，他能医此症。谨记在心，吾去也。”遂驾一朵祥云，望空而去。府尊一觉醒来，暗想：“我方才睡去，多蒙菩萨前来托梦，指点吾去请许汉文。此人谅必能医。”即差二名长班，持贴去请。长班领命，即时出衙不表。

看官，你道这托梦菩萨是真的吗？原来就是白氏。他知道夫人临盆难产，瞒却汉文，变个菩萨模样，到衙内托梦给府尊，叫他来请。这里长班持贴来请，白氏已回家几时了。长班

来到店前，将贴投进，说明来由。陶仁接贴入内，报与汉文。汉文听罢大惊，对白氏道：“贤妻，府尊差人执帖要请我去医夫人产症。但我只知药性，不晓脉理。况他是知府的夫人，不比平常小户。万一错用了药，性命决然难保，将若之何？”白氏笑道：“官人不必忧心，妾身已知，夫人腹内乃是双胎，故此生产艰难。妾已预备药丸二粒，包管药下胎生，并可得一桩大大谢礼。”遂命小青去箱内取出药丸二粒，递与汉文。汉文喜道：“我妻果然神机妙算，使我不忧。”遂即袖了药丸，就同长班出门。来到府衙，长班进衙通报。府尊闻知，出堂接入花厅坐下。茶罢，汉文道：“未知大老爷呼召小人，端的何人贵恙？”府尊道：“先生，现因夫人临盆，腹痛三日夜，不能分娩。久闻先生大名，是以特令长班聘请。望先生开云天高手，挽救垂危二命，自当重报。”汉文道：“大人免起忧心。小人乃台下子民，当尽犬马之力。夫人贵症，管取一剂见效。”府尊大喜，就领汉文进房看病。汉文做样，诊视了左右脉理，同府尊仍出花厅坐下。汉文开言道：“大老爷恭喜，夫人腹内是双胎，两位公子，故此分娩艰难。小人带有药丸二粒，与夫人和汤吞下，包管即刻分娩。”说罢，遂取出药丸，递与府尊，府尊甚喜，接在手中，遂命丫鬟将药丸和汤，小心送与夫人吞服。只因这一剂，有分教，一莲双蒂，自根齐生。未知夫人吞服后分娩否？且听下文分解。

## 第六回 狠郎中设计赛宝 慈太守怀情拟轻

诗曰：

扶危救孕育双婴，无端结怨欲相凌。

伏罪难逃法网大，报功仁宦忆前程。

且说府尊同汉文在花厅细谈症候，只见侍儿慌忙出来禀道：“老爷恭喜，夫人吞下药丸，一阵大痛，遂即分娩，生下二位公子。二人左手俱拿一粒药丸出世。”府尊见说，喜得眉开眼笑，忙对汉文拱手道：“先生一剂神效，国手无双。”汉文也觉得过意，逊道：“此乃大老爷洪福，夫人吉庆，小人何功之有。”府尊分付治筵款待汉文，座中殷勤称赞，不必细细表。及至席罢，起身告辞。府尊送出彩缎四端，谢仪千两。汉文辞道：“小人些须微劳，何敢叨受大老爷如此隆礼。”府尊笑说：“聊表薄意，不必过谦。”汉文叩谢出府。府尊令家人二名，赍了缎匹银两，吹手八名，汉文坐上轿子，一路送来，好不荣耀。到家打发来人回衙，一家欢悦，不在话下。

此时，城内各医闻名，一个个怒气冲冲，大家约定，明早到三皇庙议计，要倾害汉文。到得明日清晨，众郎中都到三皇庙里，大家相见叙坐。有一年少的郎中开言说道：“列位老兄，这汉文小畜牲，无过是一个徒犯，配到我苏州府，敢在府衙妄夸大口，灭了我们在地的威风，又白白被他得了一桩大财，实在气他不过。依我愚见，我们大家作得一词，公呈到上司，告他妖言惑众，使他罪上加罪。一来出我们的气，二来显我们的手段。列位以为如何？”内中一位有年纪的，姓刘名凤，叫声“不可，不可。目今汉文不比当初，现在本府十分重他，列位就是动公呈告他，本府一定替他出头。且衙门中的事，若有财有势，差鬼亦能点头。若输与他倒反为不美。依我愚见，明日乃祖师生辰，我们派当头，摆设古玩宝器，庆贺圣诞。谅他飘泊异方，有什么古玩之物。汉文若无，我们大家辱他一场，公逐出城，不许在此开店。事出于公，不怕本府护庇

他。诸位以为如何？”众人齐道：“刘兄此计大妙，我们此刻就行便了。”当下众郎中，一齐起身，同到汉文店中。汉文接入店内，一一叙坐。汉文问道：“未知列位老兄，今日光临敝铺，有何见教？”刘凤开言道：“许兄，明日乃是三皇祖师圣诞，我们历年公订议明，每人轮当一次，供献古玩宝器，陈列美酒佳肴。明日轮当该你，是以我们大家齐到贵铺，通知兄台。”汉文慌道：“列位老兄见谅，小弟客居贵地，人生地疏，宝玩难寻，不能循附骥尾。今弟多备香银几两，望列位老兄代弟领办，感激不尽。”众人齐道：“许兄你说那里话来。各人轮着，各人承办。今年该你，那个敢替你。若不吃郎中饭，可以不用承办，若要行医买药，亦不怕你不当。说罢，众人怒气出门，汉文只得笑面相送。

回转房中，长吁短叹。白氏看见，忙问何故？汉文遂将众郎中到店要轮派当头，摆设古玩的话，一一话明。白氏笑道：“此容易事，官人何必发愁。妾父在日，官居总制，怕无奇珍宝器。明早应承他们便是。”汉文见说，改愁为喜。吃了夜饭，安心去睡了。白氏当时叫过小青，说道：“相公明早要庆祖师生辰，苦无宝器可摆。余昔年游京华，闻知梁王府多有珍宝，汝可去京城梁王府内，借得几件希奇宝器，星夜盗取回来，以便相公明早庙中摆用。”小青领命，即刻驾起妖云，来到京师。闯入王府，偷出四件宝器。哪四件？珊瑚树一座，玉孩童一位，沉香麒麟一支，玛瑙孔雀一对。拨转云头，回来交与白氏。白氏看见，十分欢喜，遂将四件宝器收入箱内，各去安寝不提。

次日清晨，汉文起来，忙问白氏道：“贤妻，宝器在那里？”白氏取钥匙开箱，取出四件宝器。汉文逐一看过，称赞不绝。叫声贤妻：“愚夫不知你箱内有如此希异宝玩，如今不怕



他们为难了。”就命陶仁去办神前果品。众医又来店中催赶数次。

不一时，陶仁备办礼物停当，令人先挑往庙内。随后，汉文同陶仁捧定四件宝器，来到庙中。众人迎住问道：“许兄有甚么宝玩献上祖师？”汉文笑道：“列位老兄，弟不过塞责而已，望列位见谅。”说罢，取出四件宝器，供在桌上。陶仁摆列酒醴。众人看见，个个吐舌，暗道：“本想奈何他，不料这小畜牲却还有如此希奇宝器，比我们往年更胜十倍。罢了。”此时众人无颜，各自抽身，陆续回转家里去了。汉文看了，假作不知。焚了金帛，同陶仁收拾器物，回到家中，与白氏、小青说知，二人欢喜，不在话下。

正是：

饶君逞用云中手，只恐灾殃又到头。

且说这边京城，梁王偶患目疾，要取玉孩童来炫目，命王妃到宝玩库去取。王妃领命到库，寻来寻去，只是不见了玉孩童。再将宝器逐件盘查，又不见珊瑚树并沉香麒麟、玛瑙孔雀，计失了四件宝贝。心中大骇，只得报知梁王。梁王大怒道：“谁敢盗库内宝器，即刻发文到府里，立命缉捕赃贼。又行广捕文书，分命家人前往各省，密获正犯，拿交地方官，照例治罪。家人领命，不敢延缓，各接文书，即刻分往各省去了。内中接着差往江南各省的，遂即收拾投江南而来，沿途巡缉不提。

且说汉文，自从庙中赛宝，惊退众医之后，与白氏更加恩爱，行坐不离。一夜，夫妻二人饮酒闲谈，白氏笑对汉文道：“妾蒙官人宠爱眷恋，近来身子颇有异相。”汉文见说大喜道：“难得我妻怀孕，但愿生一男儿，以续许氏宗祧。”说完，吃了夜饭，夫妻进房安息不提。

光阴荏苒，一日，偶值汉文生辰，家中不免开筵作贺。吴员外亦到。汉文因白氏有孕，心内欢喜，留住员外，将四件宝器摆在厅上，开了大门，同员外饮酒玩赏。过往的人，无不啧啧心羨。不觉一传两，两传三，传将出去，称道许家有好宝器。

也是许汉文又该晦气了。这日，正值梁王的家人来到苏州，在街坊游行巡缉。听得人家纷纷传说，吴家巷许家有好宝器。内中有一个家人听在耳内，叫声：“兄弟，你们听见么？”众口同声说道：“什么吴家巷许家好宝器，我们去到彼处查看查看，万一是千岁库内失脱的亦未可知。”众人皆道有理，大家遂即来到吴家巷，在汉文门首张望。果然，认得四件宝器正是库内失落的。遂一拥入去，一齐动手。员外看见大惊，不知为什么事，自己没命跑回去了。众人不由分说，将汉文锁项，收取宝器，拖出来骂道：“千岁爷的宝贝，汝这死奴，怎敢偷盗出来，害我们到处跑走。汝这个驴头，想是难以在颈上了。”汉文惊得魂飞魄散，仓卒难辩，已被众家人拿到苏州府衙堂上，击起鼓来。里面府尊听见，即刻传令升堂。两边吆喝一声，陈爷升堂坐定。众人跪下禀道：“老爷，小的们是京里梁王府内的家人，因前月千岁的库内失脱了珊瑚树、玉孩童、沉香麒麟、玛瑙孔雀四件宝器，小的们奉千岁钧命并文书，到处缉拿。今日在吴家巷认出宝器，拿住赃贼，求老爷按律治罪。”说罢，遂将梁王的文书呈上。陈老爷一看文书，即命带进偷宝人犯。众家人答应一声，将汉文带进前来，跪在堂下。陈爷抬头一看，却是医生许汉文，心内惊疑。暗想道：“他是端正的人，焉能干此事。”当时要问明白，遂假意不认得。喝道：“你这大胆强盗，姓甚名谁，家住那里，几时去偷梁千岁四件宝器，同伙为谁？在本府堂上从实招来，免受刑

罚。”汉文诉道：“青天大老爷，小人姓许名汉文，住吴家巷，娶妻白氏，使女小青，行医守分，丝毫不苟，因为祖师圣诞，历年各医轮当，俱要排设玩器。今年该值小人，苦无宝玩。幸妻白氏，将岳父四件宝器取出摆设。继因今日家内有事，排列厅堂，蓦然众人拥入，将小人拿扯来，说什么是梁王的宝器，妄指为盗，小人并不知情，求老爷镜判。”陈爷道：

“你妻是此处娶的么？”汉文道：“不是，他是浙江杭州府钱塘人氏，在杭州与小人结婚后，因小人缘事到此，他来此寻觅小人，说媒成亲的。”陈爷想道：“此女行踪可疑，我每夜观天象，见有一股妖气照耀此方，莫非在此女身上亦未可知。”遂叫众人上前，分付道：“你们且将这四件宝器先行送回，缴上千岁。此案内有委曲，待本府拏伊妻白氏，审明定罪，另文申复千岁。”遂取文银二十两，送众家人做路费。众家人跪下叩谢起来，带了四件宝器，先回京城去了。陈爷令将汉文另行监禁，遂签捕票，差八百军壮来拿白氏。这一去，有分数，潇湘路隔，两地徒劳。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 第七回 巧珍娘镇江卖药 痴汉文长街认妻

诗曰：

几番辛苦劳为谁？错认妖姿当翠娥。

九转灵丹思妙计，依然琴瑟共谐和。

话说小青那日在屏风后，张见汉文被众人扯出，慌忙走入里面，报与白氏知道。白氏大惊。叫声“不好，官人灾难又到

了。小青，又是我们害了他。官人此去，一定要说出宝器是我与他的，官府必然会来拿我们。你快去打听。”小青应诺，即驾云来到府前，看见差人出府来拿，急转回家，叫声“娘娘，果然差人要到了。快些设法要紧。”白氏道：“我的方寸已乱，无可设法。你将银两细软收拾，暂避他们便了。”小青领命，进内收拾停当。这里军壮到门，直拥进来。二妖用了隐身法走出。军壮入门，各处搜寻，并无人影。就将店伙陶仁带往销差。军壮到堂，跪下禀道：“小的们奉命去拿白氏、小青二人，家内各处搜遍，并无踪迹。小的们无奈，将他店内一个伙计拿来复命。”陈爷命带上来，军壮领命，把陶仁带上堂来跪下。陈爷问道：“你叫甚么名字？是许家何人，可晓得白氏与小青逃往何处？”陶仁叩头道：“老爷听禀，小人的名叫陶仁，在许家店内相帮。小的只管店内料理，不知里面之事。白氏与小青怎样逃走，小人并不知情。求老爷详察。”陈爷道：“他们乃是妖怪，用法遁走，谅你怎能知道，这也难怪你的。本府如今放你回去，安顿生理去罢。”陶仁叩谢，出府去了。陈爷退堂，来到花厅坐定，想道：“这四件宝器，定是此妖盗来的。汉文被他所迷，受累至此。我今若照例定罪，他的性命不保。念他前日有救夫人之功，且系被妖所累，从轻发落，救他便了。”陈爷升堂，监中取出汉文，唤他近前说道：“汝被妖所害，受此重罪。本府差人去拿，妖已远逃。律裁，盗王府宝器罪应拟斩。本府怜你前救病之功，怜你被妖所累之惨，从轻拟徒，免你刺字，发配镇江。”汉文慌忙跪下，泣道：“深感老爷大恩，小人没齿难忘。”陈爷即点二名解役，领命押解。取出白银二十两作为路费，另办文书，申告梁王，代他申明被妖所累之由，出脱重罪。汉文不胜感激。长解领了公文出府，陈爷退堂，入去不提。

正是：

城门偶失火，灾殃及池鱼。

且说汉文同解役，出得府来，吴员外早已在府前等待。看见他们出来，向前挽住了汉文同解役到他家里。说道：“贤侄，老汉当初，不知道他是妖精，劝你认他成亲，以致今日收此冤情。这都是老汉害你的。”汉文道：“恩人说那里话来，此乃小侄命中所定，该受其祸，怎敢错怪恩人。”员外问道：

“今发配到何处？”汉文道：“配发镇江府。”员外笑道：“贤侄不须忧烦，镇江我有个表侄在彼，姓徐名乾，青年豪富，而且衙门相熟，常有书信往来。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托他照应，包管你不受苦。”汉文道：“深荷员外始终成全大恩，小侄不知将何以报。”员外道：“说甚么报谢。”遂将书信封好，交与汉文。又取十两银子，送作路费。另赏解役二人银子四两，嘱他路上照顾。汉文万分感激。收拾停当，拜辞员外，随同解役起身出城，望镇江府而来。一路上过了许多鸡栖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非止一日，到了镇江。解役安顿行李，到府投文。知府接了文书，将汉文发在芙蓉镇驿当差。解役领了批文，回苏州去了。

这汉文，到了芙蓉驿，参见驿丞，送些意思，驿丞得了分子，心下十分欢喜，便不十分拘管难为他。一日，汉文问驿内的人道：“你们这里，有个徐员外么？”那人道：“可是少年家讳乾的？”汉文道：“正是。”那人道：“你问他作甚？”汉文道：“他在苏州有个亲戚，寄我一封书要与他的。”那人道：“他家住东门柳叶街上卯间，坐南朝北，靠墙硃漆的大门，就是他的家。”汉文道声“领命。”遂即袖书出门，问到柳叶街。果见朝南坐北一处硃红大厦。“谅必是了。”遂上前叩门叫道：“这里可是徐员外府上么？”只见一个老儿开门出

来，应道：“正是。你是那里来的？要寻找我家员外何干？”汉文答道：“苏州吴员外有书信与你家员外，托我送来。”说罢，遂即将书信递与老儿，老儿接过。这日适值员外在家闲坐，老儿来到厅上，将书双手呈与员外，道：“苏州吴家老员外寄与员外的。”员外接过，看完，忙问道：“送书人现在那里？”老儿回道：“现在门首。”员外即忙出来迎接汉文，同入厅内叙坐。茶罢，员外道：“表叔来意，弟已尽知，兄可释怀勿虑。”汉文拱手谢道：“全仗员外鼎力拯救，感恩不浅。”员外道：“当得，当得。”遂写保状一纸，并银十两，同汉文起身出门，来到芙蓉驿，见过驿丞，道明来意，即将保状并银子送上。驿丞看见银子，眼中出火，欢喜应承。员外令人将汉文行李挑去，别了驿丞，同汉文回来，即行打扫书房与汉文住宿，早夜款待，汉文心中不胜感激。自此，汉文安心在徐员外家中逍遥过日不表。

再说白氏，当日同小青躲避出门，看见差人去了，门已封锁。二妖依旧用隐身法遁入。白氏坐在厅上，心中凄惨，叫声“小青，官人又被我们所害，问罪镇江，使他受害，我心何忍。”说罢，悲啼起来。小青劝道：“娘娘，如今哭也无益，依小婢愚见，可将银两收藏在身，我们假扮男装，前往杭州，将银两寄他姐夫家中，然后去镇江，再行设策与相公相会何如？”白氏忙拭泪道：“小青解见得是。”遂将银两收藏在身，用匣装贮。二妖即摇身一变，变作男人模样。驾起妖云，来到杭州钱塘县，一路问到李家门首。小青向前敲门，公甫出来一看，只见两个俊秀后生，主仆打扮。忙问道：“二位尊兄何来？”白氏道：“弟由姑苏而来，此处就是李公甫仁兄府上么？”公甫道：“正是小弟舍下。”即请二人进内，分宾叙话，小青侍立。公甫问道：“尊兄仙乡何处，高姓大名，今日到

小弟舍下有何见教？”白氏答道：“小弟家住姑苏，姓王名叫天表，与令亲许汉文兄在苏相好。因到贵地公干，许兄托寄书信一封，木匣一个，妥交仁兄收入。”说完，将书并匣呈上公甫。公甫接到手中，觉得十分沉重。里边递出茶来，吃罢，白氏起身告辞，公甫送出门外，翻身入内，将书并匣收入，与许氏同打开来一看，黄黄是金，白白是银。梦想不到，欢喜无限。

正是：

只道一身受罪去，谁意满贯金宝来。

且说二妖，辞别公甫出来，行到无人僻静之处，仍驾起妖云，顷刻到了镇江府，探知汉文在徐员外家中。二妖计议停当，就租二间小屋在五条街，左畔住家，右畔开张药店，依就名保安堂。这条街离徐家不远。二妖在店卖药不提。

且说汉文在徐员外家中，员外待他，如同至戚。谁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灾祸。汉文因前受惊恐，后冒风霜，不期迫出一场大病，睡倒书房上，乍寒乍热，昏昏沉沉，日重一日。请医服药，全然无效。员外十分心慌，闷坐书房厅上，见看门的老儿入来，说道：“员外，近来五条街新来二位女人开药店，听说他店内的药丸，十分应效，一粒要五钱银子。员外何不去买一粒回来与许官人服，包管立愈。”员外听说大喜，即取五钱银子，令老儿去买。老儿领命，即刻出门，来到五条街保安堂买药丸。这白氏已先知道了，即将银子收入，包好药丸，付与老儿。老儿取转回家，呈与员外。员外看了，就命家人调好，亲自捧到床前。揭开帐幔，只见汉文昏昏迷迷，员外即令家人将汉文扶起，将药灌进腹中，仍然放倒，用被盖起来。有半刻光景，汉文挣出一身冷汗，叫声“啊呀快活！”员外问道：“许兄，贵体若何？”汉文道：“此刻身体十分轻松

了。”员外笑道：“此药果然神效，一服就愈。”汉文道：

“员外请何名医，使弟霍然。”员外道：“医药并不见效。近日五条街有二女人开药店，店号保安堂，闻他店中药丸神效，因此弟令人去买一粒来调与兄服，果然见效。”汉文忙道：

“员外，这保安堂乃弟在苏州开店字号，怎么店号相同，何以无男人，又是女子？其中可疑。莫非又是二妖，跟寻到此？明朝待我同员外去看个分晓。”员外道：“不可。兄体初愈，万一再犯，恐为不美，且再调养几天，俟身体健壮，同去方好，何须急性。”汉文道：“深感员外救弟残生，金言敢不敬重。”员外道：“此乃吾兄洪福所至，弟何力之有。”说罢，遂别汉文进去，令家人看视汤粥。汉文心中只是疑讶二妖又来寻他作对，放心不下。

不觉过了几天，汉文身体痊愈，行走如常，遂邀同员外来到五条街保安堂药店。举目一看，果然又是二妖。遂开言骂道：“无端妖怪，何故苦苦相缠。在浙江受你们害，问罪苏州。在苏州又被你们害，发配此地。幸蒙这位员外提携，免受辛苦。为何你们又寻到此，想必要害我至死方休么。”白氏听罢，流泪满面。叫声“官人，今日见妾，口口骂妖怪。妖怪岂容如此辱骂。妾与官人，结发夫妻，岂有相害之理。妾父官居总制，岂无银两宝器，怎奈府县不明。浙江冒认银两，苏州错认宝器。妾系宦家女流，恐怕出乖露丑，不敢见官分辩，无奈躲避至此。当日不知何处强徒，见宝动心，依势抢夺，贿嘱官府，屈打成招。世间的事，冤枉尽多，何止官人一人。望官人详察。”徐员外在旁劝道：“许兄，尊嫂所言，似乎有理，兄须俯听。”汉文沉吟不语。白氏又道：“妾同小青，千山万水，跋涉到此。只因怀孕三月，是你的骨肉，在苏州无人照顾，是以不惜辛苦，前来相寻。因未知官人下落，暂租此处栖



身，卖药度日。官人，你不看僧面，亦须看佛面。既不念结发之事，亦须念腹中骨肉。别人尚且怜悯，亏你铁硬心肠。”说罢，放声大哭。汉文被白氏这段甜言蜜语，说得心中已软了。更兼员外在旁劝解，不觉动情起来。叫声“贤妻，是愚夫错怪了你，望贤妻恕罪。”小青道：“相公若肯悔心相认，小姐岂有相罪之理。”汉文见说大喜，即挽员外的手，同进店来。白氏与小青，入内烹茶伺候。汉文又留住员外便饮，员外即令人去家中搬取汉文铺盖回来。酒罢，员外相辞，回家去了。这夜，二人被中愈添恩爱。

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自此，夫妻二人仍旧和好，汉文依然行医卖药，不在话下。只因这一认，有分教：一朝会晤，满腔相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染相思徐乾求计

诗曰：

风送歌声月影寒，  
惊回魂梦泪思残。  
蓝桥有路曾通否？  
姑向名山醉碧丹。

话说徐员外，当日因同汉文去五条街药店，看见白氏美貌

超群，心中十分爱慕，回家朝思暮想，长吁短叹。院君陈氏，屡次询问，只是不答。数日之间，病倒书房，遍身如火，服药无效。举家惊慌，走投无路。内中有个家人，名唤来兴，日前曾跟员外同去，颇知其意。立在阶下叹道：“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不意院君出来听见，问道：“来兴，你说什么眼前菩萨不拜要拜西天活佛？”来兴见问，回道：“院君，员外此症，是自害的。”院君问道：“怎自害的？你说我听。”来兴欲说又住。院君怒道：“要说就说，何必为难。”来兴被院君盘问不过，只得说出道：“员外之病，因前日看见许官人的浑家起的。那白氏生得十分美貌，回来思想，郁出这病。岂不是自害的。”院君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步入书房，揭开帐子，坐在床边，看见员外昏沉不醒，叫道：“相公身体若何？”员外两眼觑定院君，半晌不语，只是叹气。院君道：“相公，你病如此，有甚心事，不妨对妾说明。妾不是妒忌之妇，相公不须遮掩。”员外被他一语道破根源，料想瞒他不过，遂叫声“贤妻，愚夫因为看见许家白氏美貌，朝夕思想，致成此病。贤妻有何妙计，能使我与白氏相亲，不然性命大料难保。”院君笑道：“相公，你真痴了，自家有妻有妾，谅那白氏，败柳残花，有何好处而为他害出这病。今相公既然如此钟情，待妾细想一策，疗救相公便了。”员外听罢，喜道：“贤妻若有妙计，你早为愚夫设法。”院君低头一想，叫声“相公，妾有一计在此，但须俟相公身体强健，方好施用。”员外道：“贤妻果有妙计，愚夫无药即愈。”遂一跃坐起，要求院君说明。院君道：“现今书房庭中，牡丹盛开。假意作我去请他来赏牡丹，他若来时，可将酒筵摆设书房。相公可躲在房中。待酒筵罢，同他入房更衣，我假意出去，那时鱼入网中，不怕他不顺从。只怕相公身子未愈，须待体壮方可。”员外见说，大喜

道：“贤妻果然妙计，愚夫之病已好了八九分了。”院君笑道：“相公宽心些，不用性急。”二人相视而笑。

正是：

宁在牡丹花下死，风流作鬼也甘心。

过了几日，员外身体好了。与院君计议停当，即差来兴持帖去请白氏明早赴席。来兴点头会意，领命出门，来到汉文店中。叫声“许官人，家院君因书房庭中牡丹盛开，特命小人奉帖来请白院君前去赏玩，望官人俯准。”说罢，将帖递与汉文。汉文接过道：“怎么又劳你家院君费心。请坐。”遂即入内，笑对白氏道：“徐家院君，差人持帖来，请你明日去赏牡丹花，未知你要去否？”白氏心内已知就理，欣然应允。汉文出来，对来兴道：“烦你多多复上院君，明早到府领情，只是不要多费。”来兴见诺，忙别了汉文，转回家中，禀知员外。员外大喜，巴不得即刻就是明早。

正是：

暗备窃玉偷香手，谋取芳姿丽质人。

一宿已过，次早清晨起来，家中摆设停当。只见来兴走来报道：“许家院君轿子到了。”员外慌忙躲避入房，院君出来迎接。

白氏落了轿，缓步上厅。院君举目一看，果然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暗道：“怪不得相公为他想出病来。”遂令打发轿夫回去，二人厅上叙礼坐定。白氏开言道：“拙夫受员外提携，大恩未曾报答分毫。今妾又蒙院君见召。欲却恐蹈不敬，是以不敢违院君盛情。”院君笑道：“婶婶言重，使奴不安。奴因员外出门探亲，明日方得回来，适见牡丹盛开，特具杯酒，委屈婶婶同赏，幸乞勿嫌褻渎。”白氏起身称谢。二人叙话之间，只见来兴上来禀道：“酒筵已备停当，请院君赴席。”院

君同了白氏，来到书房。看那牡丹，果然红白竞秀，浓艳争妍。二人赏看一番，使婢催着入席。院君推逊白氏上坐，自己主位相陪。酒过数巡，白氏起身告辞。院君道：“婶婶，我和你入房更衣，消遣这个。白氏点头应诺，遂同院君进房，脱衣坐定。院君叫茶，连叫数声，无人答应。院君假意道：“这些贱婢，不知何去，无一个在此伺候。婶婶请坐，待我去取。”白氏道：“怎好劳动院君去取。”院君道：“当得。”说罢，翻身出房。

此时，员外躲在床后，慌忙出来。白氏看见，假意大惊，立起身来。员外走到跟前，双膝跪下，叫声“婶娘，小生自睹芳颜，魂梦颠倒，忘餐废寝，几送残生。今日天赐其便，万望怜悯，乞赐小生片刻之欢，没齿不能忘恩。”白氏双手扶起道：“妾夫蒙员外除脱罪名，夫妻重会，大恩未报，自身莫赎。员外既然钟爱微躯，敢不从命，稍报大恩于万一。但恐院君进来，撞见不雅。”员外笑道：“既蒙俯允，小生衔恩无已矣。院君是我孔明军师，决然不来，不妨赐教。”白氏笑道：

“原来你们用下此计，骗我上钩。既然如此，你关好门再来。”说罢，先走上床去，将帐垂放。员外看见，满心欢喜。手忙脚乱。急急关上房门，回身来到床前。揭开帐慢，不觉惊叫起来。

你道为何？原来床上空空，毫无白氏形影。外边院君并仆妇等，听见房中大呼小叫，慌忙走来。见房门紧闭，大家用力推开。入房一看，白氏不知去向，只见员外倒在地上，目瞪口呆。众人急忙救醒了员外。院君看见床头一幅字，慌忙取来，递与员外观看。只见上写道：

我是瑶池金阙女，身跨鸾凤游仙台。

因与汉文有夙分，奉师严令下山来。

无端浪子呈奸计，妄想云雨两情谐。

劝你早收猿马意，免将骸骨丧浮埃。

员外看见，垂头丧气。院君解劝一番，分付众人，外面不可喧扬。但不知白氏何去，恐怕汉文家中来寻，未免有些着急。不觉过了数日，许家并未来寻，方始放宽。自此，员外收了邪心不提。且听下回分解。

## 第九回 游金山法海示妖

再表白氏，当时用法脱身，转回家来，日已昏暗。汉文看见，惊道：“贤妻，你怎么走来？”白氏并不提起这事，笑应道：“妾到中途眩轿，因此，舍舆步行回来，尚觉开拓心目。”汉文道：“原来如此，快些入房将息。”白氏缓步归房，暗与小青说知，小青不觉失笑。

光阴迅速，悠忽腊尽残冬，又值新春时节。一日，汉文因徐员外招饮春酒，要去赴席，白氏叮咛早归，汉文应诺，遂即出门，来到徐家。员外邀入，酒席已备，二人坐下，细酌闲谈，盘桓些时。员外叫声贤弟，此处有座金山寺，是个名胜的所在，近来又修整得十分华丽。寺内有一位长老，法号法海禅师，法力高强，能晓得过去未来之事，今日适值我们清闲，兼是阳春时候，我和你同去游玩一番何如？”汉文喜道：“极好。一来看看景致，二来访僧谈禅，我们即刻同行便了。”员外见汉文说得高兴，立命撤席。二人整拂衣裳，携手出门。一

路上看那春光明媚，万紫千红。二人说说笑笑，早已到金山寺了。二人进了山门，举目一看，果然无双宝刹，第一名山。怎见得，有赞：

亭阁深幽，楼台高耸。万户玲珑，千门晶莹。法界端宏，映湖光而荡漾；梵宫华丽，挹云气而虚明。列群峰而作障，临万流以纵横。宝盆花香，献一天之瑞彩；菩提路回，度众生于蓬嬴。鸟鱼皈依于法座，罄钟响彻于桑庭。潮声带经声以俱震，山色连树色而齐青。喷四时之晴阴，峰烟锦绣；夸七泽之胜概，江气荡平。锦缆兰舟，时凌波而竞棹；名贤佳客，辄投地而同肴。果尔无双仙景，信乎第一玉京。

二人观之不尽，玩之有余。转过回廊，进入大雄宝殿。参拜三宝如来尊佛。里面法海禅师在云床坐禅入定，已知他二人同来，遂步出大殿，施礼道：“二位施主，请里面待茶。”二人慌忙还礼道谢，同入方丈，叙礼坐定。茶罢，法海开言道：

“老僧今早入定，已知二位居士光临敝寺，乞道姓名。”员外道：“弟子姓徐名乾，本处人氏。这位兄弟姓许名仙，浙江人氏。久闻上刹清幽，老师道法，是以同来瞻仰领教。”法海道：

“久仰久仰。请问许居士，尊夫人可是姓白名珍娘么？”汉文吃惊道：“正是贱内的名字，法师何以晓得？”法海笑道：

“居士，老僧能知过去未来之事，且居士尊脸现浮妖气，有甚难晓？此妖非同小可，他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修行的白蛇精，思凡下杭，在仇王府花园内栖身。更有个丫鬟小青，也是蛇怪。主仆二人，迷惑居士数载，恩情亦系前缘。偷盗库银宝器，致你两番受罪。居士可记得端午日，被你强灌雄黄酒，露出原形，惊坏身体，后来被他用法瞒过，依旧同他为夫妻。如今居士切勿回去，性命可保。若不听老僧的话，决丧残生。”

汉文听罢，毛骨悚然。暗想：“法师的话，句句金玉，言言真切，我若不躲避，定遭二妖亡命。”遂五体投地，叫声：“法师，弟子被妖所迷，不能脱身，望法师怜悯，垂救微命。”法海扶起道：“居士请起，老僧出家之人，慈悲为本。居士既然醒悟，要老僧相救，这也不难。今居士可暂居敝寺，料二妖决不敢到金山寺寻你。等待二妖去后，那时许居士方可下山。”汉文道：“弟子被妖纠缠，愿拜法师为师，在寺削发出家。”法海笑道：“居士你尘缘未断，后会有期，不用披剃，暂居寺中就是了。”汉文领命。徐员外在旁，听见法师这篇言语，细忆前番的事，暗暗惊骇。又见汉文如此光景，更加诧异。忙辞别了法师并汉文，独自下山回去了。汉文住在寺中，不在话下。

只因这一住，有分教：咫尺陆天，变成巨浸。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第十回 淹金山二蛇斗法 叠木桥两怪叙情

诗曰：

求僧难释许郎还，遂教名山波浪翻。

几度清风情惋转，相逢疑中梦中看。

且说白氏，当日自汉文出门之后，心神不宁。待至日暮不见回来，眼跳耳热，十分着急。叫声：“小青，相公今早出门去徐家，因何至今未回？我心甚悬。”小青道：“娘娘既然悬念，待小婢去看便知。”遂驾起妖云，在半空中向下观看。徐

家寂寂，并无形影。回头望金山小寺一看，却在寺中。遂转云头回来，叫声“娘娘，原来相公是去游玩金山寺，因此未回家来。”白氏听罢，不觉满脸愁容，双眼垂泪。小青慌忙问道为何？白氏叹道：“小青，你怎知道，这金山寺有个老和尚，名唤法海禅师。法力高强，十分了得。相公此去寺中游玩，他必然会共相公道破你我的根基，相公一定被他留住，夫妻恩情，从此断绝了。”说罢，悲泣起来。小青劝道：“娘娘何须悲痛，前年茅山野道，妄夸利害，尚被娘娘所吊，今日何怕金山秃驴。”白氏道：“小青，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法海佛法高妙，非比茅山道士。如今不可用强，我和你同去金山，哀求禅师，看他肯将相公放出否？”小青道：“娘娘主意不差。”二妖即刻驾云，来到金山寺。按落云头，行到山门，看见一个小沙弥坐在寺前。白氏近前，叫声：“师兄，烦你进去禀上老师父，说我们是许相公的亲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的。”小沙弥听罢，即到方丈里面禀道：“启上师父得知，山外来了两个妇女，说是许相公的宝眷，要来寻许相公回去哩。”法海笑道：“无知孽畜，好不知死，敢到此间。”遂即头顶昆卢帽，身穿紫袈裟，左手执着龙禅杖，右手捧着金钵盂。法海抖擞精神，移步出了山门，手指白氏骂道：“孽畜，我佛门慈悲，念你修行年久，不忍加害。你们迷惑汉文，这也罢了，今日大胆，敢上吾金山寺。好好退去，饶你性命，不然，可惜你千年道行，一旦化为灰烬，悔时晚矣。”白氏无奈，跪下叫声佛爷。“小畜非是迷惑汉文，与他数载夫妻，皆系前缘，万望佛爷广行方便，放汉文出来，感恩不浅。”法海道：“我岂不知你与他宿有前缘，但汝今已经怀孕，不可再恋汉文，趁早回山，以待孕期。若还在此饶舌，休怪我不慈悲。”白氏哀求数次，法海只是不依。小青在旁看见，按不住



心头火发，骂道：“秃驴，你既是佛门子弟，方便为先，若折散人间恩爱，永坠地狱，待我拿住这秃驴，碎尸万段，方消此恨。”说罢，将身畔红绫帕解下祭在空中，变作一条火龙，望法海面门烧来。法海看见，呵呵大笑道：“你这小可技俩，亦要班门弄斧。”遂将手中钵盂举起，将火龙收在钵内。白氏也发了性，叫声和尚看宝，口内吐出一颗宝珠，光彩夺目，望面门打来。法海看见，觉得心惊，只得又把钵盂祭在空中。只见霞光万道，瑞气千条，隔住宝珠，遂向白氏头上罩来。白氏看见佛门宝贝，惊得魂飞胆散，急急收了宝珠，同小青驾云逃走去了。

法海收起钵盂，转身入寺，到大殿上坐下，命擂鼓撞钟，聚合寺僧众。法海开言道：“你们众人，听吾分付。妖蛇今日共我斗法，看见佛宝，飞身逃走。其心不甘，今夜必然复来，水淹金山，溺死镇江无数生灵，总是天数使然。我今付你众人灵符各一道，今夜帖在手中，我将紫衣袈裟罩住寺口，不怕妖精水厄。今夜我镇住山门，看怎生妖精作怪。你众人亦须小心在意。”大众遵命，领了灵符，各去准备不提。

再表白氏同小青，逃回家中，两眼流泪。小青叫声“娘娘，可恨法海秃驴，坚然不肯放相公出来，宝贝也被他收去。小婢今夜同娘娘再去金山，拿住秃驴，夺回相公何如？”白氏叹道：“小青，他法力高强，更兼钵盂利害，是你亲眼看见的。幸得我们走离，不致钵下亡身。今后再去，惟有拜恳哀求，看他肯回心转意否。”看看红轮西坠，玉镜东升，二妖依旧驾云来到金山。看见法海坐在寺前，寺门紧闭，只见天罗地网，不见山门。

白氏同小青跪下哀求道：“佛爷，望你大发慈悲，放出许郎，小畜们永戴二天。”法海喝道：“孽畜，许仙已削发出家

为僧了，你们再休想他，早早回家，免丧残生。”白氏见他口气更硬，料他必不放出许仙，就同小青立起身来，骂道：“残忍秃驴，离我夫妇，与你誓不两立。”遂喷出宝珠，向法海面上打来。法海忙祭起钵盂，收了宝珠，随手祭起禅杖，要打白氏。幸喜空中来了救星。你道救星是谁？原来是上界奎星。那白氏腹中怀个状元，非同小可。因此，被奎星将笔尖架住禅杖，救了白氏。白氏得命，同小青驾云走了。法海看见，已知就里，收了禅杖，将紫衣袈裟罩住寺门，踏罡步斗，护住金山不提。

这白氏同小青逃归，咬牙切齿，恨道：“这秃厮真个可恶，留我情郎，收我宝贝。罢了，一不作，二不休，待我下个毒手，淹了金山，溺死满寺的秃厮，以消此恨。”小青听见，满口赞声。白氏遂同小青，驾云飞在空中，念动真言咒语，骗动四海龙王。不一刻，四海龙王齐到，口称娘娘有何法旨？”白氏道：“令你取水，淹没金山寺。”龙王领命，即刻率领鱼兵虾将，兴云布雨，悠忽满地滔滔，银涛雪浪，淹上金山。法海看见水到，念动真言，将袈裟抖开，众僧将灵符望水丢下。只见水势倒退，滔滔滚下山去。霎时间众龙王收束不住，滔天大水淹了山下。可怜镇江城内，不分富贵贫贱，家家受难，户户遭殃，溺死无数生灵。白氏看见大惊，忙对小青道：“你看，海水不能淹上金山，反倒溺死镇江无数生命，我今犯了弥天大罪，不如同你逃回清风洞，暂且栖身，再作道理。”小青道：“娘娘的主意很是。”白氏辞谢了龙王，龙王率水族回海去了。白氏连忙同小青驾起云头，竟归清风洞。

正是：

此日能招千里浪，他时镇压在雷锋。

再表金山寺众僧，忙乱了一夜，到得天明，法海退了法，

收起袈裟回寺，进入方丈，众僧问安已毕。法海对汉文道：

“汉文，你妻将水淹了镇江，浸死无数生灵，犯了弥天大罪，如今逃归清风洞躲避。此地亦非你久留之地，且你罪限已满，可以回乡。我有一个师弟在杭州灵隐寺作主持。我今修书一封，付你带去，你可在他寺中，享清闲之福，免受红尘灾危。”说罢，遂写书一封，付与汉文。汉文拜谢法海救命之恩，接过书，别了法海，取路下山。遥看镇江，尽是茫茫白水。料想徐家必遭此祸难，心下好生凄惨。路上饥餐渴饮，暮宿朝行不提。

再说白氏在洞，思忆汉文，终日悲戚。小青进前劝道：

“娘娘且免忧愁，待小婢前去金山，打听相公消息，再行计较何如？”白氏点头依允。小青遂驾云来到金山，摇身一变，变作飞蛾，飞入寺内，尽知汉文的情由。急忙飞身回转清风洞，将法海令汉文回杭州的情由，细细说与白氏知道。白氏听见大喜，连忙同小青出洞，驾云往杭州而来。二妖在云端看见了汉文，行到了名叫叠木桥地方，遂按落云头，一路迎来，叫声：

“官人何往？”汉文举目一看，惊得魂不附体。白氏泪流满面，叫道：“官人，你听信那邪言，疑妾为妖。妾共官人结发以来，数年经营，赞成家计，即使妾果是妖，并未害你身体分毫，官人请自三思。”汉文道：“我今已出家了，你不许再来缠我。”白氏冷笑道：“官人，你真呆了，你要出家，许家宗嗣有谁来继续，祖宗谁来奉祀。且腹中的孩子是你的骨血，官人纵不念夫妻之情，亦须念父子之爱。”说罢，悲啼起来。汉文被他抓住情头，半晌无言。又想起数年恩爱，心中有些不忍起来。小青近前叫道：“相公不须过疑，娘娘因重名节，不肯失身他人。因你游玩金山，几日不回家，主婢二人放心不下，亲往金山寻访相公。不料水涨镇江，满城受难。幸得我们同在金

山，不至葬身鱼腹。但家园崩塌，我们进退两难，因前年相公在苏州受罪时，娘娘私寄数百金在杭州李姑爷处，如今思量无策，要回杭州。且喜天幸，此处遇着了相公。万望相公回心转意，不可辜负娘娘一片苦心。”汉文听罢，不觉酸心起来，叫声贤妻，愚夫一时蒙昧，误听秃驴邪言，错疑贤妻，还望贤妻恕罪。”白氏牵住汉文的手，叫声“官人若肯回心，不致妾身有白头之叹，就是官人的仁慈了，何罪之有。”汉文大喜，叫声“贤妻，我们如今要栖身何地？”白氏道：“官人，我们现有银两，寄在李家姑丈处，将银两图个生计，将来再作商量如何？”汉文道：“贤妻主意不差。”于是三人同归钱塘。这一去，有分教，亲上加亲，仇里添仇。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第十一回 怒狠狠茅道下山 喜孜孜文星降世

诗曰：

避迹名山已千秋，栖云宿雾下杭州。

金公木母冤难解，诞育文星拜冕旒。

且说许汉文被白氏小青二妖，一敲一击，依旧相认，同归钱塘，搭船来到李家。正值公甫立在门首。汉文走到前面，公甫满心欢喜，连忙进内，叫声“贤妻，你兄弟回来了。”许氏娇容听见，满心欢喜，三脚两步，步出厅来。看见汉文同二个标致妇人，立在厅前。汉文上前拜见姊姊，许氏道：“恭喜兄弟

今日回家。这二个妇人是谁？”汉文道：“一个是你弟妇，白氏珍娘，一个是使女小青。”许氏道：“原来是珍娘。”白氏、小青亦上前见礼。大家坐下，叙了一番离别之情。许氏道：“兄弟，自你问罪去后，我晓夜不安。幸喜去冬接你消息，寄下银两，方知兄弟在苏州如意。后来又知兄弟因事再配镇江，使喜变为愁。今日且喜夫妻双双回家，莫大之幸。”汉文正要回答，白氏恐他言语不对，忙向前应道：“姐姐，只因前年在苏州，当值祖师生辰，例应供设宝玩。是奴将先父遗下的宝器，取与官人摆设。继因官人生辰，复摆厅中。不知何处强徒，见宝动心，冒认引官，屈打成招，问罪镇江。奴只得收拾银两，托寄尊府，追随镇江，服事官人。因元旦游玩金山，被妖僧法海所愚，要削发出家。奴家闻知，同了丫鬟前去金山，寻回官人。谁知镇江水涨，满城浸没。幸蒙天庇，奴在金山，免获于难，同官人回来，暂借姑娘尊府，权且栖身，再作别置，望姑娘俯允。”许氏道：“兄弟，珍娘如此贤德，世间难寻，劝你休作无情之人。只是愚姊房屋狭小，姑且暂住若何？”公甫道：“此隔邻有二间房屋，甚是宽大，现在要卖，待我向他商议定价，以便成交。”汉文听罢大喜。许氏即去治酒接风，分作两席。公甫同汉文在厅上，许氏同白氏、小青在房中。席中言谈，方知王员外已经身故。汉文想起前情，不胜感叹。及至席罢，公甫收拾外房，暂与汉文等居住一宿。天明，公甫取出原寄的银两，递与汉文。汉文道：“姊夫何须取出，可将此屋为弟买置，房屋家器，若有余利，可作生计。”公甫道：“既是如此，我且收下，一应事情，我去料理就是。”汉文道：“全仗姊丈扶持。”公甫笑道：“你我至亲，说那里话。”遂将银子收入，即去寻问房主议论房价，一说即成，遂即立券，兑交银两明白，公甫又买置什物家器，办得件件周

全，拣个黄道吉日，汉文搬移过去。公甫将用剩的银两，取付汉文，汉文十分称谢，与白氏商量，依旧开张药铺。两家门户相当，时常往来。白氏因水淹金山，误害生灵，每到夜间，在此花园摆设香案，焚香祷祝，冀消罪恶。

正是：

私心满望风浪静，谁料波涛又重来。

按下白氏慢表，再说陆一真人。当日被白氏所辱，饮恨归山，修真学道。在山收一蜈蚣为徒。一日，正在洞中修炼，想道：“蜈蚣法术已经精通，不免带他下山，前去报仇便了。”遂唤“徒弟何在？”蜈蚣听见师父呼唤，上前应道：“师父，弟子在此，有何分付？”真人道：“贤徒，吾唤你出来，非为别事。因我前年在苏州吕祖庙，被青城山白蛇精羞辱，此仇至今未报。如今白蛇现在杭州，我今要带你下山，前去杭州，翦灭此妖，以雪前年之恨，你意若何？”蜈蚣踊跃道：“弟子愿同师父下山，除妖报仇。”真人见说大喜，即刻同蜈蚣出洞，二人驾云，往杭州而来。不消片刻光景，已到杭州。二人按下云头，就在城隍庙内安身。真人道：“贤徒，你去收除蛇怪须当小心，相机而前，不可被他逃脱。”蜈蚣领命，驾云来到白氏花园内存身等候不提。

且说白氏，看到更阑夜静，又到花园焚香祝祷。正要低头下拜，这蜈蚣看得亲切，飞身出来。白氏忽闻到一阵腥气，抬头一看，惊得魂魄悠荡，跌倒在地。蜈蚣伸开嘴，正要啄去，不防半空中来了白莺童子，因知白氏有难，奉菩萨佛旨，飞身而来。看见蜈蚣要下毒口，忙飞落云端，望蜈蚣头一啄，已啄去半截身子，其余半截横倒在地。童子救了白氏，回南海复旨去了。此时小青在外，听见园中叫声，慌忙进来，看见白氏问道：“娘娘因何如此？”白氏定了心神，方才应道：“小青，

我适间入来，正欲焚香下拜，不知何处来了一条大蜈蚣，钢牙利嘴，望我啄来。我惊倒在地，你怎生知道，入来救我？”小青道：“我听见娘娘惊叫声音，因此入来。蜈蚣想已去了。”遂扶白氏归房。

再表陆一真人在庙，不见蜈蚣回来，等候心焦，遂即驾云，前去探视。忽见蜈蚣啄死在地，十分惊骇。这小青扶了白氏入房，翻身进入花园收拾香案。看见花下草边一条半截蜈蚣，正在惊疑，抬头看见陆一真人立在云端，小青心下明白。纵上云头，骂道：“好泼道，前年我娘娘仁慈，不忍加害，饶你狗命。不想报恩，今日反同此孽蚣要来害我娘娘。天幸孽蚣自毙，不然几乎遭你毒手。”真人骂道：“孽畜害我徒弟，仇上加仇。”小青大怒，飞剑劈面砍来，真人将手中璺尾劈面交还。二人斗几回合，小青解下青帕祭在空中，化作一条捆仙绳，捆住了真人。遂命黄巾力士，将真人丢在东洋大海去了。小青收了青帕，按落云头，走入房来。叫声“娘娘，原来是当年吕祖庙的陆一野道，同那孽蚣前来报仇，如今被小青用青帕丢在东洋大海去了。但不知是何人来除了这孽蚣，救了娘娘？”白氏掐指一算，叫声“小青，原来是南海佛祖着白莺童子前来相救。”白氏遂同小青望空拜谢佛祖救命之恩。

白氏因受着这一番惊恐，抱病在床。汉文着忙，早夜调治。许氏闻知，亦过来探视。进房坐定，许氏道：“珍娘玉体违和，妾身特来探候。”白氏道：“贱躯偶感风寒，劳动姑娘玉趾，何以克当。”小青捧茶入房。茶罢，许氏道：“珍娘孕体今已数月，须当加意调理。但愿诞育男儿，接续许家宗支。”白氏道：“多谢姑娘金言。奴家闻知姑娘怀孕，与奴同时，奴有一言奉禀，未知姑娘肯垂听否？”许氏笑道：“你我至亲，有何见教，妾无不依。”白氏笑道：“奴同姑娘孕期均满时，

若两家生男，结为兄弟，生女结为姊妹，若一男一女，结为婚姻。未知姑娘意下若何？”许氏喜道：“此乃美事，妾身乐从，一言为定，永无更改。”白氏正要回言，却好汉文走入房内。白氏遂将这段情由，对汉文说明。汉文大喜道：“既承姊姊美情，弟有微物作订。”说罢，将手中玉镯脱落，付与许氏。许氏也拔头上金簪一枝付与汉文。两边均各收入。汉文留住姊姊，治酒相待。席罢，许氏辞别过去，将两家订亲的事，同公甫说过始末。公甫听罢，亦喜欢无限。

正是：

今朝共结丝萝庆，他日同承诺命荣。

话表白氏，因病体未痊，又同许氏谈说多时，动了胎气。挨到夜间，腹痛起来。汉文同小青二人在房伺候。到三更子时，红光满室，文星降世。小青抱起，看是男儿，同汉文十分欢喜，扶了白氏上床，一夜忙到天明。公甫闻知，过来作贺。到得三朝，家中开设喜宴，汉文请了姊夫并姊姊过来，同饮喜酒。孩子取名梦蛟，字应元。座中欢饮，杯盘狼籍。公甫对汉文道：“阿姪即举麒麟，未知令姊若何。”汉文笑道：“姊夫，天从人愿，决然生女无疑。”合座大喜。日暮席散，许氏过去。夜深腹痛，到得天明分娩，果然生女。公甫许氏，却也喜欢，以为应愿。汉文白氏闻知，遂更加喜悦。汉文急忙办花红绫匹，三朝送过姊夫家中，公甫收下，遂请汉文过去，同饮喜酒。女儿取名碧莲。席中，汉文对公甫道：“姊夫，弟说姊姊决然生女，今果偕愿。”公甫大笑，席罢散归。自此两家连婚，更加亲热。谁知这白氏，有分教：才离山虎，又遭水龙。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 第十二回 法海师奉佛收妖 观世音化道治病

诗曰：

玄门寂静碧花香，争余愆尤透玉堂。

回首不堪悲欲泪，风清露冷忆刘郎。

话表法海禅师，当日打发汉文回去后，他知他在中途又被二妖花言巧语迷惑，依旧相认，同回钱塘，不胜嗟叹。一日，禅师在云房坐禅，空中见一位尊者，手持黄帖，进入云房，叫声“法海，吾乃西方尊者，奉我佛金旨而来。现今文曲星官出世，将经弥月，令你前去钱塘，将钵盂收了白蛇，压在雷峰塔下，应他当日发誓之言。等二十年后，文曲成名，得了勅奉，回来祭塔，然后放他，方成正果。”说罢，冉冉而去。禅师定中稽首，领了佛旨，下了禅床，分付僧众道：“我下山云游，不久便回，你等须谨守清规，不可妄荡。”大众领命。禅师遂即带了钵盂禅杖下山，纵起云头，来到杭州，寄迹在灵隐寺不提。

光阴迅速，屈指梦蛟屈已满月，家中不免预先整治喜宴，以待亲眷。此夜，白氏正抱梦蛟在怀，不觉心血来潮。遂即掐指一算，惊得魂不附体。忙叫道：“小青，我明日有大难临头，将若之何？”小青道：“娘娘素明遁甲之术，何不用法改禳，看能消除否？”白氏叹道：“但恐天数难逃，禳亦无益。”小青苦求再三，白氏道：“你今可去花园内，排设香案，待我前来祭禳罢了。”小青领命，即去料理停当。白氏沐浴更衣，来到花园，披发仗剑，踏罡步斗，默念真言，焚香祷祝已毕，

祭禳焚化金帛，同小青回归房中。

正是：

祸福原系前生定，私心祷告亦徒然。

到得明朝亲朋齐来庆贺，汉文欢迎，忙个不住。厅堂上正喧杂之际，只见门外来了一位头陀。汉文定睛一看，却是金山寺的法海禅师，忙即迎入厅上坐定。禅师开言道：“居士可记得老僧寺中相劝的言语否？你又被他所迷。如今他大数已到，老僧今日特来为你除妖。”汉文道：“老师，纵使他果是妖怪，他并未毒害弟子。想他十分贤德，弟子是以不忍弃他，望老师见谅。”禅师道：“既然居士执迷，老僧今不管他们的是非。但我道中行来口渴，居士有清茶可取一杯来。”汉文忙应道：“有的。”要起身入内。禅师道：“居士，你们的茶杯恐怕不洁净，老僧带有钵盂在此，居士可持去取罢。”遂将钵盂递与汉文。汉文那里晓得其中的玄妙，只道是禅师清静，遂接过钵盂，翻身持入。白氏正在窗下梳洗，看见汉文手内拿一个金晃晃的物件入来，方欲起问，不料这钵盂在汉文手中飞将起来，万道霞光，罩住白氏头顶。白氏被佛宝罩住，魂魄飞散，双脚跪下，哀求佛爷饶命。汉文看见大惊，向前抱住，要把钵盂抱起，谁知好似生根一般，莫想动得分毫。白氏珠泪纷纷，叫声“官人，妾身犯罪，天庭不饶，如今大难临身，要与你分离了。儿子梦蛟，可托姑娘抚养照顾，官人须当保重身体，不可为妾伤怀。”汉文听罢，肝肠断裂，不住悲哭。小青闻知，跑入房来，跪在白氏跟前，哭道：“小婢苦劝娘娘改禳，只望消除灾厄，怎知运数难逃，依然受此大祸。”说罢痛哭起来。白氏也哭道：“小青，我已知今日此难难逃，只是蒙你数年跟随，名虽主婢，情同姊妹，今日与你分别，实在难舍。儿子，姑娘自能照顾，你今可速归我清风洞去，勿落红尘，免受灾

祸。”小青痛哭一番，叩头起来，别了汉文，驾云回转清风洞，修行苦炼，后来也成正果，这话不表。

这边，公甫同许氏，慌忙过来，看见白氏如此光景，十分惊异。白氏哭道：“姑丈姑娘并官人，在此听妾一言。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风洞白蛇是也。在洞修行年久，只因游玩，醉卧山中，梦中露出本相，被一乞丐所捉，携在手中要卖。却值官人看见，用钱买取，放生山中。妾感念在心，因官人今世命该乏嗣，因此下山与官人缔结朱陈，为他传嗣，接续宗支，以报他救命之恩。因见官人家贫，盗银相赠，致他受罪姑苏。妾同小青跟到姑苏，寻媒结亲，妾炼药造丹，赞助官人。后因庆赏端阳，被官人强灌雄黄酒，现出原形，惊坏官人，妾出万死一生，前去南极仙翁求得回生草，救了官人还魂。因怕官人识破根基，用法瞒过。妾早夜辛苦，助成家计。后因祖师圣诞，众医不良，逼勒官人当头陈设宝器，妾恐官人忧愁，同小青费尽机谋，偷盗王府宝器，解了官人忧愁。继因官人生辰，摆列厅中，被王府家人所拿，引官治罪。幸蒙苏州府陈爷仁慈，从轻发落，再配镇江。妾与小青相商，收拾银两，寄托姑夫府上，又到镇江寻觅官人。皆因受恩前世，被官人三休四弃，一无怨恨。后因官人游玩金山寺，被佛爷留住寺中，妾难舍夫妻之情，同小青到寺相寻，水淹金山，误害镇江生灵，犯了大罪。妾原欲俟蛟儿满月之后，回洞苦修，以赎前愆，怎知大数难逃。儿子梦蛟，万望姑娘念亲亲之情，半子之谊，代妾抚养，得长成人，官人宗支有赖，万勿以非类见疑。”公甫夫妻听见白氏这篇言语，不胜惊悚。业已道破，便亦坦然。许氏亦凄然道：“娘娘，妾身夫妻，肉眼不识仙容，孩儿妾自加倍照顾，不须挂怀，但愿佛爷慈悲怜悯，钵下超生。”汉文道：“贤妻，我和你同去厅上，哀恳佛爷则个。”白氏道：“大数

已定，哀求无益。”此时，两边正在难舍难分，外面亲友知道这个消息，均各散去。惟有法海禅师，独坐厅上。许久不见汉文出来，将手中禅杖在地上一敲，房中钵盂遂即盖下，登时不见了白氏形影。汉文顿足悲啼，公甫徐氏亦潸然流泪。

汉文将钵盂双手捧起，定睛往里一看，只见一条小白蛇，装在里头。双手伸手向内盂去捞，捞来捞去，只是捞不着。无奈将钵盂捧出厅来，到禅师面前，双膝跪下，叫声“老师，可怜弟子一家分离，望老师垂怜。”禅师双手扶起，笑道：

“居士，这是他的大数注定，老僧不过奉佛旨而行。既然居士如此惨切，待到了西湖，老师叫他出来，与你再见一面罢了。”汉文叩谢，禅师收过钵盂，举步出门，汉文跟着，一行到了西湖雷峰塔下。禅师将钵盂举起，默念真言，喝声“白氏出来。”只见钵内一道白光冲出，出现白氏原形，汉文一把扯住，放声大哭。

两个正在悲惨之际，只见禅师喝道：“白氏，好下去了。”白氏慌忙跪下，叫声“佛爷，小畜此番下去，未知后日还能出来否？”禅师道：“你今日下去，若能养性修心，等待你子成名之日，得了诰封，回来祭塔，那时我自来度你飞升。若不修心改过，即湖干塔倒亦不能出来。”白氏叩头道：“谨遵佛旨。”禅师把禅杖向塔只一敲，塔登时移开，下面波水茫茫。喝声“白氏快些下去。”白氏踊身往塔下一跳，禅师遂将禅杖再敲一下，塔立时复盖原地。禅师完了公案，即纵上云端，竟回金山去。

正是：

夫妻原是同林鸟，大限到时各自飞。

这汉文哭得死去活来，无奈，慢慢踱回家中。看见梦蛟，重新又哭起来。公甫与许氏再三解劝，汉文住了哭声，叫声：

“姊夫姊姊，弟已看破世情，如今要往金山寺寻师，削发空门了。蛟儿全仗姊夫姊姊抚育，将来若得长成，祖宗有赖。”所有家财器物等项，一尽交付姊夫姊姊，遂带随身衣裳，些须路费，飘然出门，往镇江金山寺出家去了。公甫同许氏，十分凄凉，痛哭一场，收拾一应家私，抱了梦蛟，回家尽心抚养，胜过亲生。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梦蛟不觉年已成童，生得丰神潇洒，气质端庄。公甫与许氏作亲生的看待，遂送他入学读书，十分聪明，过目成诵，问答如流。入学三年，淹博经史。先生看他颖悟异常，甚是爱惜。同学众生。因先生爱他，个个心怀妒恨，时常寻事，与梦蛟口角。梦蛟总付之不理。一日，先生不在馆，众生皆背地里说说笑笑。一个道：“他不是姓李，是姓白哩。”一个道：“他的娘亲乃是妖精，听见说是被和尚拿去打死哩。”一个道：“他是个蛇仔，比不得你我，今后我们不要理他。”梦蛟一一听在耳中，不觉心下忿怒，跑转回家。到了门首，叫声“母亲开门。”许氏听见梦蛟声音，移步出来，开了门，叫声“儿呀，你在书房读书，为何怎早回来？”梦蛟随着许氏入内，双眼流泪，两膝跪下，叫声“母亲，孩儿有一言冒犯，乞恕孩儿不孝之罪。”许氏惊道：“儿呀，你为何如此？”梦蛟哭道：“娘啊，今日先生不在，众书友背地说儿不是娘亲骨肉，是什么妖精生的，万望娘亲与儿说明则个。”许氏见问，不觉眼泪纷纷，叫声“儿呀，你要问你父母根源，为娘若不说你怎能知道。说起来好生凄凉。”就将法海始末根由，并汉文与白氏前后事情，一一说明。梦蛟听声，大叫一声，昏倒在地。许氏慌忙抱在怀中，含泪解救。梦蛟悠悠苏醒，哭道：“孩儿蒙母亲抚养，父亲训诲，今得成人。此恩此德，粉身难报。只是爹娘遭此苦难，叫儿心肠断裂，怎生能见

得爹娘一面，儿就死也甘心。”许氏说：“你不须悲哀，当年听见说，和尚有言，后来若得儿子金榜成名，封诰回来，还有见你母之日。儿须励志青云，将来或得与你母相会，亦未可知。”梦蛟听罢，且悲且喜，半信半疑，自此日夜思想父母，书亦赖读，渐渐形容枯瘦，不觉病倒在床，十分沉重，日夜叫爹叫娘，就如疯颠一般。公甫与许氏惊慌无措，延医求神，毫无影响。公甫背地里怨许氏道：“你们女流之人，短些见识，不该对他说明根由，致他悲苦成疾，万一有三长两短，岂不辜负了弟姪重托，而且我们十载辛勤，亦付之流水了，岂不可惜。”许氏无言可应，只得叹气。梦蛟日夜狂呼乱叫。二人思量无法，惟有日夜守住房中。

正是：

为念双亲成疾病，自有神仙活度来。

不表梦蛟害病，且说南海慈悲佛祖。一日，在南海林中游玩，偶然有触。菩萨口称“善哉，现今文曲星君有难，医药难治，我不免前去救他便了。”菩萨即时出了紫竹林，驾起祥云，来到西湖，化作募缘道人，手持木鱼，一路来到公甫门首，声叫化斋。公甫正坐在厅上纳闷，听得门外化斋声音，步出门来，见一道人，身穿道服，手持木鱼，一路来到公甫面前，忙即迎入厅内，叙礼坐下。问道：“老师何处名山何处洞府，乞道其详。”菩萨道：“贫道幼年出家，在天竺国得道，遇异人传授仙方，炼制丹药，云游天下，普救众生。偶到贵地，今造贵府，募一善缘。”公甫见说大喜，叫声“老师，弟子有个豚儿，现得个失心的病，日夜狂叫，医药无效，老师既有仙方，未知肯相救否？”菩萨遂笑道：“贫道专一利人济世，既然施主的公郎有病，贫道理当效力。”公甫大喜，遂即起身，请菩萨入房。看了病症，菩萨道：“不妨，令郎此症，

乃是七情所伤，致成昏乱之症。贫道有丹药一粒，施主可用汤调化，付与令郎调服，管教立见功效。菩萨说罢，遂即解开行囊，取出丹药一粒，递与公甫。公甫双手接过，满口称谢，将药交与许氏，遂同菩萨出房，到厅上坐下，治斋款待。席罢，菩萨作辞出门，竟回南海去了。这许氏将药调好，抱起梦蛟，将药灌下腹去。不一刻，只见梦蛟口内吐出许多痰涎，随即神气清爽，病势顿消。公甫许氏欢喜不尽，叫声“儿呵，你病得天昏地乱，医药无灵，今日方幸得遇高人前来相救，不然我们两个老人家，险些被你惊坏了。儿呵，你今后切须宽怀，不可悲戚。”梦蛟点头领命。看看日渐壮健，公甫遂请一位博学先生，在家讲读。梦蛟因听得许氏说，将来若得成名，会面有期。遂把思念父母的念头抛开，一味勤读，寒暑无间，不上三四年光景，早已读得胸罗七斗，学富五车。是年正值宗师行文岁试，梦蛟应童子试就入泮了。报到家中，公甫同许氏欣喜无限，不免簪花拜客，忙乱几时，方得安静。转眼秋闱已近，梦蛟打点上省乡试。三场已毕，揭晓后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梦蛟见报，自己亦十分得意。鹿鸣宴罢，礼拜主考房师，无不羡他青年俊秀。公事一完，起身回来。此时亲朋齐来庆贺，家中热闹，自不必说。姑夫公甫姑母许氏，满心欢喜。许氏叫声侄儿，且喜你今日身掇巍名，不负我们十数年辛勤，但愿你再攀仙桂，那时得了封诰，回来祭母，不负劬劳之恩。但你爹娘当年共我指腹为婚，原物尚在，将来你与表妹，两家结为婚姻。只因你母去后，你在我家以兄妹称呼。今你表妹已长成，待字闺中，未知侄儿心下若何？”梦蛟道：“孩儿蒙姑父姑母扶养深恩，碎身难报。今得侥幸成名，皆姑父姑母训诲成全所至。倘邀天庇，再博微名，务必力恳天恩，求取封诰，以报劬劳。表妹亲事，蒙姑父姑母不弃，父母作主，孩儿敢不从命。俟春

闹后，择吉成婚便了。”公甫点头道：“侄儿所言有理。”碧莲在里边闻知，暗自欢喜。梦蛟在家，打发诸事明白，遂即料理入京会试。公甫设宴钱行，许氏不免叮咛路上小心、早起早宿几句话儿。梦蛟领命，公甫择一老成人儿跟随梦蛟进京。这一去，有分教：鳌头独点，金榜擅名。要知后事，且听下文分解。

### 第十三回 标皇榜名震金街 结花烛一家完聚

诗曰：

灿烂青云绕帝京，幽芳兰蕙满彤庭。

九天丹诏遥颁下，步向雷峰度上升。

且说许梦蛟别了姑父姑母，出门上京会试，路上朝行暮宿，穿州过县，到了京城，寻寓安歇，揣摩以待。到了场期，随众入闱，三场已毕，真个篇篇锦绣，字字珠玑。揭晓之期，梦蛟高中了会元。报到寓所，梦蛟大喜，慌忙打发了报人，早有许多执事员役，前来伺候。梦蛟遂即换了冠带，吏役簇拥出门。赴过琼林宴，拜座师，会同年，忙个不住。到了殿试对策，天子临轩，百家侍立。三百进士，齐齐伏于丹墀之下，传胪高唱，第一名许梦蛟状元及第，依次榜眼、探花，各赐御酒三杯，簪花挂红，敕赐游街三日，十分荣耀。满城人等看见状元青年秀美，无不啧啧称羡。三日游满，进朝谢恩，退出午门。



梦蛟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到任之后，遂将父母始末，并自己托居李家成立情由，作成一本。五更入朝，景阳钟动，天子登殿，百官山呼已毕，梦蛟俯伏金阙，口称“微臣新科状元许梦蛟，有事奏闻。”天子问道：“卿家有何事，奏来。”梦蛟将疏呈上龙案，天子从头至尾，细细一看，只见疏上写道：

新科状元翰林院修撰臣许梦蛟奏为敬陈臣父母遭难始末，仰祈圣恩俯允恳请封诰事：臣闻，君亲一体，臣子原无二致，家国并重，忠孝同此寸心。臣父许仙，幼失天怙，特依姊家而成立。臣母白氏，修道青山，托岩洞以栖身，云游中原，聊作求凰之情。爰过西湖，遂成无媒之合。结亲五载，负冤两地。臣生弥月，母遭塔下之殃，因悼沦亡，反作方外之客。臣姑许氏，悯臣孤弱，躬亲抚养。既减损而课读，复许息以为婚。臣蒙至恩，待罪翰林。父母未蒙诰封，子职既亏，臣道有缺。仰恳天恩，乞赐敕命，荣耀先人，俯准告假回乡，探亲祭母，稍尽子职，无忝臣道。谨奏。

天子看罢，龙颜大喜道：“原来卿家父母，有此一段委曲。朕心喜悦，今封卿父为中极殿大学士，卿母为节义天仙夫人。卿姑夫李公甫，教诲有功，封为忠义郎，许氏抚养有功，封为淑贤夫人。均赐诰。敕准卿给假一年，回乡祭亲完娶后，归朝供职。钦此。”

许状元谢恩出朝，退出午门，慌忙回来，别了众同年，收拾起身。车马纷纷，出了京城，一路好不兴头。所过州县，文武官员尽皆迎送。路经镇江，状元猛然想起前因，遂令将车马安顿驿中，自己扮作秀才模样，只带一个跟随，一路望金山寺而来。到得寺中，无心观赏胜景，进入大殿，焚香礼拜，遂入后殿，和尚出迎，同到方丈内，分宾叙坐。小沙弥献茶入内。

吃罢，状元问道：“师父可是法海禅师？”和尚道：“法海乃是家师，现在云游未回。”状元道：“师父法号甚么，俗家尊姓，为甚出家？乞道其详。”和尚道：“贫僧贱号道宗，俗家姓许名仙字汉文，杭州钱塘人氏。”遂将从幼在李家，后来如何成亲，及两番受罪，并水漫镇江，同归钱塘，生一儿子，取名梦蛟，其姊家指腹为婚，到满月法海来家，将白氏收在雷峰塔下，前后缘由，从头至尾，细细说明。“由此，贫道看破世情，离了红尘，削发金山，拜法海为师，在寺修行，如今十数年。儿子寄托姊家，未知长成与否。”状元听罢，慌忙跪下，眼泪纷纷，叫声“爹爹，不肖便是许梦蛟。”汉文愕然起来，仔细一看，扶起笑道：“居士，你认错了。”梦蛟道：“不错。”就将在学堂读书，被众友背地笑骂，回家见过姑娘，说明情由，因思忆父母，悲苦成疾，医治平服，奋志读书，连科连发，入京会试，蒙恩取中状元，现蒙圣恩，钦赐父母诰封，敕给假回家，一段情由，详细禀明。“因此，路出镇江，特来金山寻访父亲，同回钱塘，稍申孝养。”汉文听罢，悲喜交集，叫声“儿呵，如此说来，我果是你的父亲。且喜上天垂怜，吾儿金榜成名。只是你母遭塔压身，一念及此，梦魂难安。”说罢，垂下泪来，状元亦泪流满面，叫声“父亲，不必悲伤。儿现求取敕封，回来祭塔，封赠母亲。望父亲同儿下山。”汉文道：“儿呵，你父今已出家，本不肯再蹈红尘。念你孝思苦恳，如今姑同你去，祭了你母亲，回山便了。”状元大喜。此时，寺内众僧听得梦蛟是新科状元，道宗是状元父亲，一个个惊得屁滚尿流，大家忙披上袈裟，戴了僧帽，齐到方丈跪下道：“小僧们不知状元爷驾临荒山，有失迎接，死罪死罪。”状元逐一扶起道：“众位师父何须如此。家父在此，蒙众师父不弃，获居宝山，学生正感佩不尽。”汉文亦道：“你们如此下

礼，我心何安。”众僧大喜，无不称赞状元爷大量。汉文对众僧说明就里，众僧合掌作贺。状元令长随，取了白银二十两，遂送与众僧为香银之费。众僧忙道：“小僧们怎敢受状元爷恩赐。”状元道：“不妨，请收。”众僧推辞不过，只得收下。状元遂请父亲起身，同出金山寺，众僧送出了山门不提。

且说公甫家中，已经邮报梦蛟中了状元，家内锣鼓喧天，音乐震地，亲友填门，车马塞户，县尉俱来作贺。公甫同许氏，就如登天一般，喜得乱跳。碧莲欢喜，更不必说。后来探知状元给假回家祭亲完娶，家中预先整治第宅，打点各项伺候。

不多日，状元车马已到。府县出廓迎接，到得里门，迎入新第，家中又有一番热闹。状元拜见姑父姑母，公甫与许氏同汉文亦因状元回来，更加欢悦。状元将金山迎父之事，一一说明。汉文同姊夫姊姊相见，彼此乐极，不觉泪下。此时一家完聚，喜溢门槛，大开宴席作贺。汉文已经持斋，另治素席，饮至更深方罢。明日清晨起来，状元全付执事，出了城西门，祭谒祖父母坟茔。回来请出诰封，汉文同公甫许氏，一齐冠戴起来，望阙谢恩。状元分付治办礼物，同去西湖祭塔。

一程到得西湖雷峰塔下，安排祭礼。状元跪下，读罢诰敕，放声大哭，汉文亦动悲声。公甫与许氏，俱挥泪不止。大家正在悲伤之际，只见空中来了法海禅师，叫声：“好了，状元今日还乡祭塔，老僧今日亦赶来，完却一场善缘。”公甫与汉文等慌忙起来，就对状元道：“这位就是法海大禅师。”状元见说，跪下拜求法师，放出母亲。禅师慌忙扶起道：“状元是皇家贵臣，老僧怎能受得起。令堂夫人，今日灾难已满，老僧奉佛旨，特来放他出来，与状元公相见。”状元听罢大喜。禅师遂即默念真言，将杖望塔一敲，塔登时摇动，移在一边。禅师高声叫道：“白氏快些出来。”只见底下一道白光冲出，白

氏已在面前。禅师将杖向塔再敲一下，塔即仍归原处。

状元向前跪下，抱住白氏，哭道：“娘娘受灾，孩儿不能身代，直至今日，方识娘面。”说罢，放声大哭。白氏手抚状元，泪流满面，叫声儿呵，幸喜你今日金榜成名，求得诰封回来，救出你母，足见孝心。”汉文叫声“贤妻，为夫只道今生不能与贤妻相会，谁知今日再得相逢。”说罢，悲恸起来。白氏不胜咽哽，叫声“官人，妾身蹈罪，致官人遁迹空门，今日相见，恍似梦中。”许氏与公甫，上前相见，也有一番言语，不必细表。

正是：

人生无限伤心处，尽在生离死别时。

禅师听得多时，叫声：“白氏，你今灾退难解，不可久恋红尘，老僧度你早归仙班。”说罢，随手取出白帕一条，铺在地上。叫声“白氏可踏此帕之上，老僧度你成为正果。”白氏即跪下叩谢佛慈。起来，踏在帕上。禅师手指白帕，大喝一声，只见白帕变作一朵白云，将白氏升入九霄云里。禅师又取出青帕一条，仍前铺好，叫声“道宗贤徒，你可踏此青帕之上，老僧度你并归仙班，同享逍遥之福。”汉文跪下，礼拜起来，踏在青帕之上，禅师也喝一声，青帕变作一朵青云，将汉文也升入云端。只见万道瑞彩，香气氤氲，一片祥云冉冉，望西而去，霎时不见。当下禅师度了二人飞升，遂即纵上云端，竟回灵山缴佛旨去了。此时，公甫同许氏等，一齐跪下，望空礼拜。只见状元哭倒，公甫忙近前扶起，劝道：“侄儿，你父母白日升天，世间难得，此乃喜事，何须悲怀，可同回去罢。”状元被劝不过，只得上轿，一回来。状元到家后，追思不已，令人追塑父母二人金身，供养堂中，朝夕礼拜，如同生时。

正是：

惟将朝暮瞻依意，权作问安视膳时。

状元在家，住了几时。因思钦限已迫，未完亲事，正在沉思。适值钱塘县来拜，状元大喜，迎接进内坐定。状元开言道：“治弟正有一事，伏托老父台。”知县忙道：“殿元公有何事见委？学生自当领命。”状元道：“治弟从幼，蒙家姑不弃，许以表妹缔结朱陈，仰望圣恩，赐归完娶，正虑无人执柯，敢求老父台作伐，未知肯否？”知县道：“原来殿元公有斯快举，学生敢不效力。”遂即过去见了公甫，道明来意。公甫欣然选定八月十五日完婚。知县过来回复，状元大喜，留住知县小酌，饮罢告辞去了。

到了吉期，官员亲友，齐来祝贺，金花喜礼，充室盈庭。状元乌纱帽，大红袍，簪花挂红，身骑骏马，鼓乐喧天，执事仪仗，一路迎来。知县吉服，也来相陪。这边碧莲金装玉裹，冠带玉佩，打扮如天仙一般。公甫许氏，亦冠带等候。须臾状元到门，行礼已毕，迎归第宅，交拜天地，次拜父母神位，同入香房。外面排开喜宴，款待县令与众亲友，大家饮至更深，方各散去不提。这一夜，鸾帋中一双少年夫妻，说不尽千般恩爱，万种风流。到了次日，亲友又有一番作贺，不必细表。满月后，状元迎请岳父母过来，同居新第，受享荣华。

正是：

名遂功成谐夙愿，閤家完聚受天恩。

过了些时，状元因钦限已满，打点入都。遂择了黄道吉日，收拾起身，将岳父母一并搬请入京。路出苏州，到吴家致谢员外的前情。到京面圣过，仍赴翰林院修撰之任。后来直做到詹事府詹事，遂即荣归钱塘，优游林下。许夫人生了二子，状元即将次子承接了岳父之嗣。后来公甫夫妻皆登高寿，无病善终。状元同夫人亦登古稀，无病端坐而逝。后代簪缨，绵绵不绝，人皆以为孝义之报云。

●佚

名

撰

●

林思彦

校点

●

前  
白  
蛇  
传

## 引 言

白蛇传一书，凭借弹词的广播，风行江南，历久不衰。时至今日，真家弦户诵，无人不知，那个勿晓了。实在本书事迹太缠绵悱恻，引人入胜了。布局神奇，陆离光怪，太眼花缭乱了。利用雷峰塔做衬托，古色古香。有凭有据的名胜背景，益发真有其情事，笔力直透纸背。白娘娘、小青、许仙……等人物，呼之欲出，好似很熟习，古今社会常见这种类型的人活动，毫不感觉它是蛇妖。足见本书主角的亲切自然，非矫揉造作者所可同日语了。

白蛇传爰膺义妖传别名，白娘娘和小青感恩知己，一往情深。的是巾幗须眉。视义薄云天的关杜繆，有过无勿及。何怪读者公评，一致赞美白蛇之义，反交相指谪许仙的薄倖负心，优柔寡断。白氏匹配，殊不相称。人不如蛇，可发一叹。本书既非神怪小说，且是寓言小说，足风世俗而针砭社会，卓具崇高价值。本书弹词本，艰滞枯燥，简单笼统，不能生动。本社爰聘通俗文艺家，将前后两传，重行编述，刷新面目，精彩内容。俾本书之不脛而走，更深一层，步入读者界的文化领域也。

## 第一回 仙 踪

却说古往今来，神奇怪异事件的发生处所，必在崇山峻岭，巨泽大川之间。四川峨嵋山，虽不属五岳范围，可是山势雄浑灵秀，则居全国之冠。耸峙华西，危立嘉陵江岸，另一世界，别有洞天。全山怪石嶙峋，洞天福地特多。其中有一洞府，不知千百年前何月何日，给一白蛇占据，长期潜修，用功苦练。得月日之精华，蒙山川之灵气，现在已能幻化人身，随心所欲，燮理阴阳了，道行湛深。某夜，白蛇酷爱月光皎洁，探首出洞。初意，银光雪亮之下，整理整理自己的鱼鳞银甲。岂知距离它不多远，山谷口外，射起一道火赤光华，耀眼眩辉。白蛇凝神细看，原来红光炎炎之处，是旁邻癞虾蟆精也。乘光洁月夜，锻炼功夫，吞吐心灵结成的内丹，升降如珠走玉盘。癞虾蟆精幻化老僧，打坐高冈，须嘴翕张，吐纳灵丹，毫光炎炎，宛似一颗五色舍利子。白蛇因这虾蟆精不崇正道，勿入流品，所以瞧他不起。惟对舍利子灵丹，无任羡慕，恨不攫食，可添六百年道行也。白蛇这夜无意窥见飞丸跳跃的内丹，只距丈许间隔。乃萌野心，鼓足丹田心气，耸身而起，运气一吸，把这舍利子吞入腹中，急忙钻进洞内。白蛇只知利己，全不管危坐石冈和尚的生死。幸得这和尚功行甚深，虽失去内丹，打掉了六百年道果，还可重行修炼。后来他脱去凡胎，是否要来



报复，今且不表。

却说白蛇，吞下内丹后，功行顿添了六百年，他便化成一个绝色女子，自己取名素贞，时常出外间游。这日正在山中采取琪花瑶草。走到白云深处，见一古貌清奇的道姑，知是神仙中人，忙上前叩问法号。那道姑见他虽是异类，却未曾伤生害命，是个参修正道的精灵。便说：“我乃西池金慈圣母门徒，蕊芝仙子便是。”素贞急忙跪下，恳求收策。蕊芝仙子怜念他一片至诚，就收为弟子，赐名叫做六支。当时把他带到西池，派他在桃园中打扫落叶。只因为从前齐天大圣偷取蟠桃之后，凡在桃园充当职事的人，须得要法力兼全，所以他的师父传授他九九玄功，和那捉怪降妖移山倒海等各种法术。他虽心中喜欢，却有一事还未满意。在此修炼又是二百多年，尚未见过金母一面。不能够名登仙策，位列仙班，也是一桩憾事。这天因师父往广寒宫去了，他取了拂尘，来到园中打扫。

且说西池极乐金慈圣母了，因南海慈航大士请金母去赴盂兰胜会。又因梨山老母相约，要往海上三山游览。所以金母先到梨山，同老母赴过胜会，一路游览十洲三岛，携手回转瑶池，观看桃园风景。众仙接入内，金母便转换职掌桃园的蕊芝仙子。众仙奏说：“蕊芝仙子去赴广寒宫之约，尚未归班。只有扫叶女郎，权掌此职。可要叫他来伺候圣驾？”圣母微微一笑，含有愠意，深责蕊芝擅离职守，太觉疏忽了。还亏老母从旁劝解，金母方起身陪着老母，一同来到桃园。见那桃园胜景，真是世上所罕有。这时顶上蟠桃，却还未熟，颗颗放出红艳的毫光。二人正在游玩谈论之际，素贞慌忙赶来接驾，双膝跪下报名道：“专司桃园的蕊芝仙姬班下奴婢素贞，迎接二位慈驾。”金母问道：“你就是素贞么？抬起头来。”素贞道：

“慈尊在上，婢子怎敢抬头。”金母道：“恕你无罪。”素贞

听了，心中好生欢喜。暗想：“我自到此间，从未见过他的金面。今天有幸，得来迎驾，不负我平日的一片虔心了。”心里这般想，早把头抬了起来。金母目运神光，看那素贞尚有俗世之缘未了。便道：“可将蕊芝交仙部议处，把素贞贬下凡尘。”梨山老母代恳道：“素贞虽是出身微贱，可怜他千载修行，一心向道，从未伤害生灵。还求格外施恩，指示根由，叫他下山了此尘缘。如能坚贞不变，将来可回仙岛，修成正果。”金母道：“只是他属异类，难列仙班。”梨山老母又替他代辩说：

“上八洞果老仙翁，也非人形。南极班下的鹤鹿二仙童，亦属异类。怎说不能位列仙班呢。”这样一说，金母方才点点头，吩咐道：“我和老母到上苑丹霞阙，把这素贞发落便了。”老母即叫素贞，快谢了圣慈，随往丹霞候旨。素贞过来谢恩，又谢了老母，胸中一喜一忧，徬徨不定，一同到了丹霞阙。二母分宾坐下，众仙侣请过圣安，分班站立左右。素贞却跪伏在旁，听候发落。少顷金母开口，唤他进前，问道：“你既身登仙境，可知道本来面目么？”素贞道：“婢子愚昧，还求圣慈指示。”金母道：“今日胜会，合当你的造化。只要你心虔顶礼，将来定有厚福。若说你出世之期，在汉光武中兴那年，辛巳年，又逢二月十二辛巳日，午前巳时降世。只为东海白龙奉命行雨，龙性最淫，忽然有感，落下几点龙精，正滴在峨嵋山前，受了日月精华，和那雨露滋养，化作一条长蛇，蛇的形体属五行，按干支而论，大千世界，气属金，故体象纯白。辛属阴，故为女身。形体虽然属蛇，因是龙身，却未脱去龙形。幸得你修炼千年，不离正道，所以有其机缘。但功行未足，怎能够名登仙策呢。”素贞听了一番训示，不觉心惊胆战，脸泛桃花，失声道：“啊呀，如此说来，婢子是蛇身变化的了。怪不得当年师父赐号六支，原来是有意思的。一向如在梦里，直到今日惊醒，还望圣

慈垂怜超度，脱此躯壳，感恩不尽。”金母道：“你好妄想呀，全不想业障缠绵。深恩未报，姻缘注定，岂可违逆天意呢。”素贞道：“婢子心地直率，了无芥蒂，莫明恩怨两字。对于人世阅历，请求指示。”金母道：“想是你已忘怀了。你从前身在凡间，露出原形，难逃劫数，要死在刀斧之下。幸得遇见一个善士，心存恻隐，愿出钱二千文，买了放生，才能够到得今日。救命之恩，还未报答，如何妄想成仙。”素贞听金母这般一说，便问道：“婢子的恩人，如今还在尘世么？”金母道：“你的恩人，世世为善，已经转过轮回二十世了。现在托生佛地天堂，一到西湖，便可相见。只等到凡间，清明佳节，你看飞来峰石畔，在万人丛中，要算他最长的，就是你救命的恩人。报恩后，功成缘满，方许你脱壳登仙了。”这几句话，暗藏哑谜，素贞一时难以参解，却不敢烦言多渎，冒犯慈颜，只好唯唯应命。暗想：“此去，那怕走遍天涯海角，也情愿拼此微躯，找访恩人，完成功果的。”金母知他很有良心，存心要提拔他，赐给他一盏琼浆。又取出锦囊一封，命他好生收存，下凡后慢慢开看。还有偈言四句，嘱咐道：“遇黑而明，逢青而有，见海而惊，闻雷而寂。你须牢牢紧记，细细参详，自有应验。”素贞问道：“小妖下凡，寻觅恩人，不知可有甚冤业么。”金母道：“那冤字不须问得，自有人前来找你，只要你忍耐承受，自可消灭。”两下正在谈论根底时，旁侧仙姑送上瓊浆。又吩咐另取一杯赐给素贞吃下，好叫冲破胞胎，消除毒气，方可亲近凡夫，生出个状元郎来。梨山老母便唤素贞，叩谢圣恩，又嘱他勿忘偈言。素贞即忙双膝脆倒，接取琼浆饮下。异香扑鼻，脏腑清凉，精神倍长。金母复道：“你是白龙精气所化，此去凡尘，以白为姓，但不可任意强暴，伤害生灵。待将来明了明恩怨，方可归班。倘有异心，上天降罪，岂容

你逃避呢。”素贞道：“谨依恩命，小妖如果伤残生命，永坠地狱，不得起生。”金母点头道：“若得如此便好，你可速速下山去罢。”素贞叩了一个头，谢过金母，起身告辞而去。

不说二位圣母仍在园中游览。单说白氏素贞，离了丹霞阙，回到自己修炼的地方，取了几件应用的东西，也等不及候师父回山告别，匆匆向外。走至山前，正欲驾云而去，忽觉腹中疼痛异常。胸前一阵难过，想是要呕吐了。急忙奔入树林，吐出许多黑水，知是千年毒气，被那琼浆赶出来的。但留毒在此，岂不要遗害生灵，违了圣训。便在身上解下一个葫芦，把那毒水一齐收入，好在将来自有用处。又想起金母训示，却不知天堂现在何方，怎生去寻访恩人，心里十分踌躇，只有口中默祷金母。忽听得山下樵夫在那里唱歌道：“上有天堂清明界，下有苏杭锦绣城，人生欲觅姻缘路，南土西湖仙可成。”素贞听了这歌声，心中早已觉悟。记下苏杭两字，立刻驾起云头，向南而行，瞬息已过万里程途。路过镇江，遇见了黑鱼精，自称黑风大王，蒙他款待甚殷，结为兄妹，赠送奁资。分别后又到武林。武林是杭州的别名，在钱塘江口，收服了青蛇精，那青蛇也有七百年道行，变作一个女子，便叫他做了随身的婢子，取名小青，要知素贞到了杭州，是否巧遇有缘情郎，发生种种离奇光怪情事，缠绵悱恻新闻，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游 湖

却说白素贞到了杭州，收服小青做了伴侣，俨然一主一婢。

打听得知后天便是清明佳节，他们隐避在荒僻清静的地方。挨到这一天，西湖塘上，果然春色无边。见那西湖十景，都在眼前。虽不及西池仙界，超出尘凡。但看到六桥三竺间，水碧山青，桃红柳绿，楼台亭阁，掩映清流，真不愧天堂也。今日天气清和，游人来来往往，络绎如梭。男女村俏，三五成群。有独自行乐的，有来访古凭吊的，有来寻芳猎艳的，说不尽游人兴趣。这时素贞和小青也是随波逐流的走去，热闹异常。却惊动了一班看客。你想，白氏的姿容，真可称得月里嫦娥下凡，天上安琪儿再世，还不足描写他的美貌哩。就是小青，也出落得妖娆动人，十分可爱。看他身上的打扮，显见是一主一婢，引得当地这班浪荡少年，风流子弟，纷纷的挤将过来。一个个垂涎欲滴，啧啧称赞，品头评足，说那不好听的话。也有交头接耳，访问是谁家眷属。因此看的人越聚越多，跟着主婢行走。一路行到飞来峰畔，白娘装出走不动的样子，便拣一块光洁大石，把手中绢帕拂了几拂，和小青并肩坐下。那些看客，还不肯散开，围绕了一个圈子，白娘却不在意。偶然瞟目向上一看，见那峰石上，站着一位俊俏后生。心中一动，暗想：当日下山时，金母对我说，此去临安，清明午后，在湖塘飞来峰石畔，人丛中最高的，就是你的恩人。我今在此等候多时，这人实居众人之上，好似鹤立鸡群，有矫然独出的态度。分明是夙世救命恩人无疑。便回头问小青道：“你可见有缘人即在目前？”小青问在那里，娘娘丢了一个眼色，小青早已会意。手扶着娘娘起身，娘娘却暗中小青左手上写了一个迷字，又向他耳边轻轻的说了几句话，小青点点头，便请众人让路。嘴里说着，这双俏眼，只注视那峰石上的美少年。这一来不打紧，众人也跟着他的视线，向上一看，都说这后生一定两下有情的。当时众人你一句，我一言，说得峰石上的后生面皮也红了，自觉无颜，

急从上面下来，一直向前跑去。要知道这个含羞奔避的后生，是否救命恩人，书中不能不表白一番。

此人姓许名仙，字汉文，祖籍浙江钱塘县人。父名仁远，在日开过一片药材行，所生一子一女，他在幼小时，父母不幸相继病故，家业萧条。还亏姊姊已经出嫁，他的姊夫陈彪，把他抚养成人，今年已是一十七岁了，现在王员外行中，仍学本行生意，修金每年只有数两银子，仅不过添补衣服鞋袜罢了。今当清明佳节，家家上坟祭扫。他因自己单传一脉，也须前去上坟。隔日便到姊姊家中，预先办了祭物纸锭，今早带了小二，同往西湖孤山扫墓。祭拜已毕，焚化黄阡，就打发小二挑了东西，先行回去，他却顺便到西湖塘上，游玩春景，一个人独自行乐。见有许多人要飞到飞来峰去耍子，便跟着众人信步而行。过了玛瑙寺、葛封岭，又在岳王坟观玩一回，方来到飞来峰。望见许多人围绕着圈子，不知看些什么。因前面挨不进去，却见山脚下有一块尖角的峰石，他便爬将上去。一手抓住葛藤，才得站定了脚。注目向人丛中一看，原来有两位标致女子，一长一少，都具十分姿色，千娇百媚。许仙看得也呆了。此刻见他们站起身子，那个形似婢子的一双俏眼睛正对着自己打个照面。又见众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讲什么相好不相好。羞得耳根发赤，急忙从峰石上下来，径向湖塘边跑去。主婢二人也从人丛中走出，跟着许仙而行。后面许多看客，仍旧相随不舍。这时，小青忽紧行一步，超出许仙之前。娘娘在后面，叫一声：“青儿走来。”小青答应，回转身躯，正与许仙面对面，相近身边，将身一侧，故意做出要跌的样子。许仙看不过，用手来搀扶他，说声：“姑娘仔细。”小青乘机把手在许仙胸前一拍，然后走到娘娘跟前，低声说了几句话。那知小青这一拍，将迷字拍入心中。从此许仙官虽是聪明，也带着三分呆钝

了。不然，终究要猜疑的呢。

表过不谈，只说后面的许多人，见了这个形状，哄然大笑。笑得许仙官满面通红，低了头，只望前走。娘娘一想：“不好，可恨闲人随来随去，怎好同他细谈衷曲呢。不如作法驱散众人罢。”想定主意，口中念动真言，西北角上忽然飞起一朵乌云遮住了太阳，霎时间天昏地黑，大雨倾盆。这一来，众人四散奔逃。可怜那班妇女们，更是怨天恨地。有叫船的，有坐轿的，有躲入茶坊酒店的，纷纷不一。那许仙官越发着急异常，又可惜身上新衣鞋袜，一时找不到藏身的地方。见那边有一株大柳树，急忙过去躲避。看看自己，浑身是水，好不肉痛。娘娘见他躲着不走，又使神通。举手向树上一指，顿起一阵狂风，把树摇动，上面积的雨一齐倾下。许仙那里还立得定，连忙走到湖边。可巧芦苇中荡出只小船，船上摇橹的是个老人家，便高叫：“船家快些摇过来。”船家见是一位相公，便问：“叫船到那里去？”许仙道：“到钱塘门去，你要多少船钱。”船家道：“下雨天气，至少要一百大钱。”许仙还价，从五十文加到一百文，且不准另外搭人，船家总算答应。许仙上了船，进舱坐定。船家正待撑篙离岸，听得岸上娇声高叫：“船家，你肯趁我们过去，多给你一些船钱。”船家回说：“有人叫定，不肯搭人的。”又听得岸上哀求说：“可怜我们女流，行路艰难，望你做些好事，趁了我们罢。”许仙在舱里句句听得。从舱窗口向外一望，却好就是飞来峰相遇的两个佳人。顿生测隐之心，便叫船家：“趁了他罢。”船家道：“只要相公答应，不扣我的船钱就是了。”又向岸上道：“船虽可以趁得，但是我相公要到钱塘门去的，不知你们便不便？”娘娘道：“只要你答应，没有什么不便的。”便说：“钱塘门也有亲戚，可以住得。”当由小青搀扶娘娘，上得船来。许仙见他们庄重，有宦

家气象。让入中舱坐下，自己却守着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反坐在头舱篷外，涨红了脸，连头都不敢回转来。娘娘看他年轻老实，不肯进舱，怎好同他说话呢。因此暗暗弄一阵风，吹入舱来。许仙连说：“不好，雨点打进来了。”主婢二人忙叫许仙进内，许仙还是不肯。娘娘道：“相公若不进来，我们只好上岸的了。”许仙因他如此说法，只得勉强进舱，在舱门口坐下，脸儿依然向外。娘娘暗赞他少年老成，柳下惠的哥哥柳上惠，坐怀不乱者哩。启口问他姓名籍贯、府居何处。许仙都据实相告。娘娘又问他，操何贵业。他只说小本经营，却又称自己开着一月药行。这句分明是谎话，不觉对他微微一笑。此时许仙也问：“小姐尊姓，府上何处。”小青从旁代答道：“我家小姐姓白，不是这里本地人。原籍四川，先老爷官居处州总镇。只因奉旨征讨番邦。战死沙场，太夫人得此凶耗，随归地府。小姐欲待奔丧，又苦无依靠，难以料理。故而权且住在此间，等待家信来时，便要走的。”许仙听了这番话，心下也觉惨然。两下正当谈话之际，那船家在那里高喊道：“前船让开些，船里的客人要上岸哩。”这一喊，惊动了娘娘，晓得钱塘门已到。“难道我也跟他上岸不成？”当即默念真言，又起一阵狂风，吹得自己这只船，滴溜溜一转，直向湖中心泻去。吓得船家魂飞魄散，双手拿住了船舵，闭了眼睛，嘴里只念着救苦救难观音菩萨。等到风定船停，睁开两眼，还说“吓杀吓杀。”忽又称奇道：“怪！”揩着眼睛一看，诧异道：“怎么不多一回儿，就到了清波门了呀。”许仙接嘴道：“既如此，你与我摇回去。”船家那里还肯再摇，说：“我这条老命很重的，还想多活几年，一定不摇的了。”小青道：“这一阵风，倒凑着我们的便了，只是相公向去远些。”许仙道：“原来尊府就住在这里么？”小青道：“是的，上岸不多几步就到。既



是船家不肯再摇，便请相公到我家去，暂坐片刻，喝一杯粗茶，借了雨伞，然后回府不迟。”许仙道：“怎好惊吵小姐府上。”娘娘也道：“今日承蒙不弃，许我同船，风雨同舟，真是三生注定的缘份，何必这样的拘拘见外呢。”小青又在旁说道：

“小姐欢喜老实，当作自己人看待，请相公不要客气了。”许仙被主婢二人说得过意不去，便道：“我也在这里上岸，只是造化了船家。”便在身边摸出钱来，统共只有一百文。要想开串，觉得有些难为情，便说：“内中二十文，是小姐的酒钱。”船家伸手接着，并不计较。那娘娘转头向他称谢破钞，便请许仙先上岸去，小青也抹了娘娘上岸。娘娘吩咐小青：“赏给船家两锭酒钱。”小青手很很快，摸出两锭银子，递给船家，说是“小姐赏你买酒吃的。”船家接银在手，连声称谢，开船自去。行至半途，取出银子一看，却已变了颜色，原来是两个田螺。连说晦气，望着湖中抛去。原来是小青玩的撮螺成银戏法也。

再说许仙，同着主婢二人，转过清波门，走不多几十步，见有一座高大墙门，主婢二人立定说道：“这里就是了。”许仙抬头一看，果然十分气概。八字门墙，上有总镇第匾额，分明达官宦家。小青上前，举手敲动门环。听得里面有人应道：

“来了，想是小姐回来了么。”小青答言：“正是。”那扇门便呀的一声开了。要知开门有否其人，亦如何玉成姻事，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说 亲

却说小青叩门，里面真有人答应，且是老年人口气。原来

是小青捣的鬼，黑风大王所赠的五鬼，随身伺候，听凭使唤。因为鬼脸难看，所以开了门即便隐去，且免仙官疑惑。当下娘娘先自进去，小青请许仙到书房中坐下。说一声：“我去取茶来。”便回身到里边去了，上楼见了娘娘，问道：“有缘人现在书房，不知怎生的打发他？”娘娘便托小青作伐，前去说亲。小青一想：“你们贪图欢乐，我却没有好处，自己太不合算。”连连摇头道：“我是一个丫鬟，怎么好做媒妁呢。还是娘娘亲自去的好。”娘娘听了，知道他有心作难，便假意说道：“你能把亲事说合，将来和你夫妻三七均分，你道好么。”小青听得自己有份，虽是娘娘为正，自居偏房，倒也快乐。就变了口气道：“如此，待丫鬟到书房中去说来。”转身下楼，心中暗想：“且住，此刻没有香茗细点，怎好进书房去见他呢，且待我吸取了来，再作计较。”主意已定，即便驾起云光，远远向城中四处一望，见一大户人家，有个小书僮手捧一只方盘，盘中摆着四样点心，一碗好茶，是送与主人吃的。小青就隐身下去，夺了他的盘子便走。也不管那僮儿惊骇啼哭，急匆匆驾云而回。

且说许仙独坐书房，好生纳闷。等了多时，还不见小青出来，愈觉没趣，立起身来，看看壁上挂的书画，又候了一回，见那天色将晚，多有不便，不如不别而行罢。况且天已放晴，更不必向他告借雨具了。打定主见，心里还记得门户在这边，便来找看，却是没有。四面一瞧，尽皆墙壁，不觉暗自称奇：

“方才我从什么地方进来的呢，难道门在庭心里么。”踱步向外，立在阶下一看，非但门户不见，墙边发现几堆死人枯骨。这一吓非同小可：“啊呀！我莫非误入迷魂阵，遇见了花妖木怪了吗？”许仙正在着急，背后小青一只手拍他的肩头，低声说道：“相公，请用茶。”许仙惊问道：“啊呀，青姐，你从那里走进来的？”小青用手一指道：“我从这扇门里进来的呢。”

许仙道：“我方才四处寻门，简直没有，怎么此刻便有了门，真是奇怪得很。”小青道：“只怕相公眼花，看错了，那有房屋不开门户的道理。”许仙道：“这便算我眼花，墙边那几堆骷髅白骨，不知是什么缘故？”小青被他一说，自知匆忙，有失检点。好比说书的，有了漏洞，必须修补。忙把指头对着两堆枯骨一指，假意问许仙道：“相公所说的可是这两堆么。这是太湖石堆成的假山呀。”许仙停神一看，果然是假山。不觉笑道：“哈哈，我真少眼昏花了。”小青见这一桩事已经遮饰过去，便请许仙坐下，吃些茶点。

许仙正当腹中饥饿，今天清早起来，只吃了两碗炒冷饭，一直出来扫墓游春，并未吃过别的东西。到了此刻，实在饿极了。连忙坐下呷口茶，把盘中的几样糕饼点心，一齐吃了，觉得香甜味美，十分可口。腹中暗暗好笑，心中暗忖：“我今日白吃了人家，少停一走完了。”忽听小青在旁启口道：“我有一句话恳启相公，终要求相公应允的。”许仙一听：“不好，是敢要问我借银子么，但我做一小伙计，也是个穷人，怎好回答他呢。”既而一想：“却也不妨，凭他说什么，我都一口应承，停歇，离了这里，他到那里去寻找啊。”便问道：“不知青姐有何吩咐？倒要请教。”小青道：“不瞒相公说，因为我家老爷太太早已归天，现在寄住这边，家下乏人照顾，零仳孤苦，实是可怜。若说我家小姐，已不是闺女。攀对了人家，那位姑爷便死了。”说到这里，许仙插口道：“照你这般说，小姐是个望门寡了。”小青点点头，又道：“我家小姐自怨命苦，立誓永不改嫁。情愿守节到老。如今实因乏人照料家务，我又在旁相劝，小姐渐渐回心转意，却不肯嫁给做官的人，他深知那些做官的身在朝廷，伴君如伴狼虎，若迁调了外任，又不免万里奔波，夫妻两字，月亮点灯，空挂名。别说他人，就象我家

老爷战死沙场，弄到目前这般田地，倒不如嫁给平民，那怕睡到日高三丈，倒自由自在哩。”许仙参言道：“那么，小姐要嫁那一样的人呢？”小青是快嘴姑娘，心直口快，不会吞吞吐吐，便指着许仙道：“只要象相公这样做生意的人，所以今日船中，便看中了你，命我丫头来作伐，愿托终身。请你不要推却。丫头面上也有光辉了。”许仙一听做亲，正中下怀。不过自己一个穷汉，那里娶讨得起。便是定亲也很艰难，怕不要数百两银子，还是回绝她罢。”摇手道：“这个使不得，小姐是宦室千金女，我是卑微穷汉子，怎能仰攀得上。还请你回复了罢。”小青见他不允，无非为着缺少银钱，这还好办，只要他不费半文总可应允了。便道：“我家小姐主意已定，无可更改。况且郎才女美，六礼完全，可称是坐产招夫，各样东西都有，只要相公应允，不费你半个钱，今夜便好成亲。”这几句话，听得许仙十分有趣。这种便宜事体，是难逢难遇的，错过了未免可惜。所以并不决绝的回答道：“多承美意，但我家中清苦，自问也觉惭愧，且慢慢的商量商量，再作道理。”嘴里这般说，却把头点了几点。小青见他点头。知己应允，便说：“相公请坐，待我回复小姐去来。”说罢，回身入内禀告娘娘。当即料理一切。

娘娘差遣五鬼，分头搬运。又托小青主持遣派，凡结亲时应用的物件，一样一样的吸了来，总算勉强齐备。只有乐人鼓手等，五鬼变不来的，却到荒野孤坟上去，召了几十名鬼魂，内中拣七八个能够吹弹歌唱的，充为掌礼音乐，其余做了婢仆人等。洒扫厅堂，张灯结彩，供奉三牲，红毡铺地，直忙到黄昏过后，小青见诸事停当，各物完备，便吩咐音乐吹打起来。这时，许仙在书房中坐着，隐隐听得笙歌奏乐的声音，心里诧异道：“难道真个成亲了么？”再等一回，只见小青一手拿了灯，一手提着盘，走进书房，口称：“恭喜相公。”把灯放在

桌上，盘中取出大红海青方巾、皂靴，复道：“请相公换了吉服，到堂前交拜天地。”许仙忙道：“青姐，莫非拣的好日子就是今晚么？只怕来不及的。”小青道：“小姐说拣日不如撞日妙，况且今天本是好日，一切应用各物，家中原有现成，更不劳相公费心。”仙官听了一想：“大户人家，果然比众不同。若是普通小户人家做亲，一年半载，还办不完呢。”又见两个家人，都是襦帽直身皂靴，走将进来，叫声：“姑爷在上，小的叩头，恭喜姑爷，请姑爷上堂行礼。”小青吩咐他们在外伺候，便替许仙更换了衣巾吉服，打扮得宛似公子模样，态度翩翩。耳听外边奏乐已及三通，即引导着许仙缓步而出。将到堂前，只闻乐声嘹亮，入耳洋洋。又见堂中高悬灯彩，红烛辉煌，桌上供着天地纸马，地下铺着五彩绒毯，陈设得十分华丽。正看时，笙歌迭奏，赞礼传声，却不见这些乐人。许仙问道：“这班乐人在那里啊。”小青答道：“他们都在厢房里，这是我家的规矩，不许他们上堂。”说着，又闻赞礼念了诗句，请新贵人缓步抬身，升单行礼。许仙先立在红毡单上。少时，一派笙歌，引出新娘。双双参拜天地，送入洞房。这许多礼节繁文，毋庸细表。

只说到了洞房中，小青替新娘挑过了方巾，夫妻并坐，共饮合卺杯儿。见那些喜娘伴妇，过来叩头，嘴里却不发一言，都向外边去了。仙官在灯光底下，好似云里雾里，并不曾看清他们的面目。结末，小青过来恭喜。许仙身无半文，只好说声：“得罪，请起，明日酬劳。”因他是一位大媒，不可以轻慢的。此刻腹中又觉得饿极了，要想举箸便吃，却有些不好意思。亏得小青在旁说：“相公请用酒，随意吃些。”仙官也不再客气了，见有五碗小菜，一碗是小馒头，不象花烛夜饭，简直是上坟菜。这样的局面，怎么相配呢。转念一想：“却也怪

不得他们，仓猝之间，原是为来不及的，这不过家常便饭，随便吃吃罢了。”当下连吃了几杯酒，看看房中摆设，五光十色，美丽异常。又看看这位新娘，可称得沉鱼落雁，盖世无双，不觉令人心醉。所以饮过两次成双杯，便叫小青收去。小青送过脸水香茗毕，忙到厨下去收拾。无非把吸来东西什物，一一仍归原主，又打发众鬼去讫，只有五鬼常用伺候。诸事停当，回到房中，便说道：“相公、娘娘，夜深了，新婚燕尔，早些安息罢。”说罢，将身退出，带上房门去了。

娘娘见仙官涨红了面，老不开口，以为小伙子脸嫩，便催他上床。岂知许仙官破天荒和女子同房，心下徬徨，莫明交颈乐，不识鱼水欢，始说出幼稚可笑话道：“娘子叫我睡在那里啊？”娘娘听他的话，好象是个呆徒。微笑道：“自然睡在床上。”仙官道：“那么，娘子睡在那里呢？”娘娘道：“夫妻自然同睡，官人先请睡罢。”仙官方将外衣卸去，脱了靴袜，却留着短衫裤不脱。便钻入锦被中睡了。直等到娘娘卸妆上床，并头睡下。得着甜头，真是说不尽的欢乐。睡到旭日东升，二人方才起身。小青送进银盆脸水，梳洗完毕，小青又去转了一转，手脚真快，撮得参汤点心，送进房来。二人吃过之后，要知赠银回去一节，怎生祸到临头？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赠 银

却说有缘人湖上巧遇，得结雨水夫妻，一夜绸缪，虽是彼此

处女合串，却因郎贪女爱的关系，鸳鸯紧抱，红日映窗，才起身梳洗。小青早已伺候，送进参茸汤、点心。白氏知道是他吸取来的，颇合大家风范。二人用了参汤，吃过点心，娘娘方启口道：“官人，本思相留吃饭，怎奈你昨晚一夜不归，今朝定要着急，故而不敢挽留，还请早些回府。到晚上候你回来，免得做妻的悬望。”许仙点头应是。其实他的心里，得着这种好地方，只管住下去也无妨，还想什么家里呢。现在被娘娘提醒，只好应了几声是。娘娘即忙取了钥匙，起身来到箱边，去了锁上三簧，捧出雪花银子，放在桌上，始向许仙嘱咐道：“这两锭元宝。你今带了回去，见有热闹的市房，你不妨租了下来。若说开店的资本，我这里还有，只要你留意就是了。”嘱毕，就把手帕包好。递在仙官手内。仙官只顾听话，并未细看银两，双手接过，便愁眉不展的起身告别。娘娘在后相送。仙官很有些依依不舍，几次回头观看姣容，懒洋洋走到楼梯跟前。娘娘止住了步，吩咐小青代送出外。仙官便说：“娘子请回去罢，我傍晚就要回来的。”说着，走下扶梯。不知怎么一来一脚踏空，骨碌碌跌下去。娘娘忙问：“不妨事么？”仙官回说：“还好还好。”小青把他扶起，心知娘娘用的遮眼法，看是好好的扶梯，实在缺少几级，以致跌了一交。当时又替他拂去衣上灰尘，一路引领他出了大门墙，许仙道：“我去了，你关上了门罢。”小青恐他少刻回来，认不出地方。又把仙官喊住，说：“你回来休要认错了，记着门前有两株槐树，旁边有一带竹篱，那首是财神庙，东墙内放着桃花，正中八字高大门墙，隔岸还有照墙一座。你须认得清楚，早些回来，免得娘娘悬望。”许仙连称晓得，兴匆匆一路进城去了。

小青开门入内，回复娘娘，说：“相公已去远，不知晚上来与不来，还请娘娘细查一查。”娘娘便捻动指头，把阴阳一

算，不觉失声惊讶道：“啊呀，不好了，主人有大祸临头，捉到当官，此罪非同小可呢。”小青说“如今怎么是好，到底为着何事，所犯何罪。”娘娘道：“是非都从元宝而起，这元宝乃是钱塘县库银，现他县官命捕役四处查缉，十分紧急。你主人正值归家，被他姊丈见了，贼证分明。尚有何办法。”说至此，顿了一顿，又道：“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劫数，二年徒罪，算来是不能免的。若讲眼前，有官差来到这里，你可如此这般的发付他们，我却暗中运用神通，好救夫君出此县衙。你道好么？”小青点头称善，准备公役到来查勘。

但是书中所说的元宝，娘娘从那里得来的呢。原来娘娘下山后，在镇江遇见黑风大王，结为兄妹，知道他访见了良人，报答大恩，要去出嫁凡夫。想世间最重的是金银，所以就在钱塘库内，盗取了一千两银子，连同五鬼跟随使唤，一并送与妹子，作为添妆之用。娘娘却并不知情，也不曾将银子细看，一时失于检点，转赠了许仙，弄出事来。这一节，我且算数言表过。

再说许仙进城，一路回到家中，见了姊姊。他姊姊是陈彪的妻子，正在那里悬望兄弟。此刻见他回来，便说道：“你好好的怎么昨日上坟湖塘，竟然一夜不归。行中也差人来问过几次，到底存留在何处？你是个少年人，为甚这样的不学好呢。”仙官道：“昨夜不归，原是小弟之罪。但今日有天大的一桩喜事？所以特来告知姊姊。”他姊姊忙问：“有何喜事？”仙官便从头至尾，把昨天经过的事实，滔滔不绝的说了一遍。如何游春遇雨，如何逢见二美，如何同舟到他家中，如何当晚交拜成亲，如何赠银命我回来，找觅市房开店。说到这里，双手打开绢帕，取出两锭元宝，向桌上一丢。又道：“姊姊不信，请看这银子，便知小弟不是说谎话了。”他姊姊见了，自



然十分欢喜。究竟是个妇人家，那里晓得什么呢。

姊弟二人正说得高兴，外面陈彪来了，他是许仙的姊夫，现充钱塘县里捕役头儿。县官知他办事能干，一切疑难案件，都叫他前去办理。今日因本官唤他入内，说库房中封皮不动，门户不开，失去了一千两银子。着他多带伙伴，分头访捉贼人。限五天内定破案，如违比责。陈彪奉命退出，暗想此案离奇，定非寻常之比。因此急急回到家来，准备别了妻子，带了用费，然后会同伙役好去办案。

当下到得家中，一见许仙，就埋怨他一夜不归，后生家太不诚。许仙忙道：“姊丈且休埋怨，只问姊姊，便知明白。”他姊姊便在旁接嘴，把兄弟告诉他的一番话儿，详述始末。陈彪听了，笑道：“如此说来，我倒失贺了。哈哈。”嘴里虽说笑着，心中却不相信，世上那有这种事情。就算富贵人家，办事容易，东西是现成的，也没有才得见面当晚成亲的道理。况且陈老大是个捕快头儿，怎能骗得信他。所以笑了一笑，又道：“既然这样，银子现在那里呢？”许仙便在那边桌上取了两锭元宝，递给姊丈。陈彪接银在手，不看尤可。一看，乖乖，不得了，银锭上钱塘县印赫然，分明库银是也，怎么在他手中的呢。莫非他做了窃贼不成，或者结交了强盗，把这赃银送他的么。我若顾了亲情，隐匿不报，日后发觉起来，连我的身家性命也不保，岂不是两败俱伤吗。既而一想：“仙弟素来诚实，决不结交匪类，况且年轻胆小，怎敢做出这种事来。大约昨夜他去嫖妓，却巧另有一个强盗，宿过娼家，把这赃银浪用。那妓女贪恋仙弟生得貌美，暗贴银子与他，也未可知。我今前去出首，顾全自己要紧。”不过妻舅之情，难以下手，反叉了手想计较：“如何引他入壳呢？”陈彪在县衙有智多星绰号。现在遇了亲情，不免滞手。眉头绉绉，计上心来。便道：

“仙弟，你要买房子，很是凑巧，县前却有一所房子空着。前临大街，后通道，我同你去看一看，言明房价，便可成交。”许仙欣然答应，便依着姊夫的话，把元宝包好带去，跟随陈彪出了家门。到了县前，陈彪心里好生难过，也叫没法，回头说道：“这里是孙隆兴银店，何不在此等一等，我去约了店主，取了钥匙，和你去看房子。如果合用，今日就好成交。但这两锭元宝，不能使用，少停换些零碎银子，才能够活动呢。”嘱毕自去。

不说许仙在此等候，只说陈彪来到一片酒店里，踏步上楼。他手下一班伙计见了，大家起身叫老大，说：“船已备好，行李也发到船上，只等老大吃了酒，就好上船去了。”陈彪摇头道：“兄弟们，如今不要去了，赃贼已经并获。”众人咋舌道：“这一来，足见头儿能干。船也不开，案已破了，究竟强盗是那一个，现在什么地方？”陈彪道：“若说这个强盗，连你们也都认得的，就是妻弟许仙。”众人不信道：“汉文兄自然认识，但他是文文雅雅一个本分生意中人，不象做强盗的。据我们看来，内中定有蹊跷，不知你老大心里以为怎样。”陈彪道：“话虽如此，真赃现在他手中，实是不解，我和他终是至亲，不便面上伤了情份，所以相烦兄弟们，悄悄到孙隆兴银店门首，认明元宝赃证，将妻舅锁拿，暂时押在班房。待我去禀明本官，再行定断。”众人应是，取了练子就走。陈彪又嘱托伙计，不要惊吓了他。那伙计答应自去。随后陈彪也下了酒楼，径往县衙中去了。

先说许仙在银店中呆坐等候，那个柜内开店的，很巴结生意，看见许仙手捧着大锭元宝，料想这一桩交易不小，便和许仙尊姓大名的攀谈起来。许仙是老实人，便说：“我在此等候一个人来，还要作成宝店，把这两锭元宝换些零碎银子。”店

主一听，果然是主顾，忙请他柜内坐下用茶。又叫他取出元宝看看成色，放在天秤上称上一称。问：“先生自己可有成数。”许仙道：“大约一百两光景，不知秤有多少。”店主道：“只有九十九两三钱二分，不信，银子现在这里。”说着，仍将元宝放在柜上，这时候，见有两个公差走入店内来，说道：“仙官，你在这里兑换银子么？”许仙应了一声：“是的。”那差人又道：“你把银子借给我看看，拿来手里便说：“一些不差，正是许仙。伙计快来，上了练子。”就把这两锭元宝揣入怀里，后面一个差人，将练子套在许仙颈上。许仙大惊。忙问：“你们为何锁我。”那差人道：“你的真赃现在，你是个盗元宝的强盗，到这里来变赃的。伙计，快把他拿进衙门，当堂回话。”不由许仙分辩。拉了就走。还有一个差人，身边摸出练子，顺便向店主敲诈，叫他拿出十八只元宝补数。吓得店主连称冤枉，说了许多好话，总是没用。还是银子可以开口，从十两加到四十两，方始买得“路获”两字，不与店家相干。那两个公差才离了店，把许仙带入县衙，在班房中暂押。

陈彪得信走将进去，本官已坐早堂，审问别案。等了一回，见已完毕，然后跪到案前，说道：“禀大老爷，小的奉命扑捉盗库银犯人，今已拿到，并有原赃两锭元宝呈上。知县喜问道：“你把人赃一并拿到了么？”陈彪道：“拿到了，现在押锁班房伺候。”知县道：“你把盗犯捕到，重重有赏。但是这个盗库银的，是客路呢还是本地，叫什么名字？”陈彪道：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妻弟许仙。”知县道：“既是你的妻舅，快把他带上来。”一声吩咐，差役便将许仙带上公堂，到案前双膝跪下。知县问道：“你就叫许仙么？看你小小年纪，有这样大的胆子，敢盗库中银子，这还了得。”许仙连呼冤

枉。那知县便变了脸，逼他从实招供。不知许仙是否供出赠银情由？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踏 勘

却说许仙，堂上没口子喊冤枉，县官连拍惊堂木怒喝道：

“库银分明，还容抵赖么！看你文弱书生，决非一人所干，速供余党，一共多少人数，怎生进得库中盗银？从实招来倒可原情，减轻你的罪名。若有虚言，哼哼，看大刑伺候。”许仙经此威吓，自然据实招供。先说自己籍贯年纪，药店生理，是个安善良民，素不结交匪类的。然后说到清明扫墓，湖上游春，忽逢大雨。知县道：“胡说，该打嘴巴，昨日好好天气，怎说下雨。”这时候，许仙还亏得有照应，众公役上前说道：“禀老爷，昨日城中没有雨，西湖上果然下雨很大，因为小的们也到西湖上坟，所以知道的。”知县听了点点头，又问道：“遇雨以后便怎样呢？”许仙续供道：“小人在堤边雇船回去，来了附舟的两个女郎，自称一主一婢，那小姐叫白秀英、婢女小青，他父亲是处州总镇，阵亡在川中。他们因为奔丧无力，寄居在这里的，约我到他家去，许借雨具。那知留我在书房中，用些茶点，偶然谈及家事，说小姐尚未对亲，那小青便从中撮合，愿为媒妁，当晚就此成亲。今天早上，赠我银子两大锭。不知是库中国宝，还望老爷详察。”知县道：“既然自称宦室千金，他公馆现在那里？”许仙回说住在清波门外大门墙。那

知县听罢供词，细细一想，分明是一派胡言，那里有相逢片刻便可成亲，此话断难取信。又对着许仙看看，不象为非作恶的人。“也罢，我今发出硃签，且把白秀英、小青拿到，再作道理。”佯怒道：“那里有什么千金小姐，据本县想来，若不是青楼妓馆，定然是狐精花妖。且去捉来再说。立刻判了硃签，吩咐陈彪、金升道：“硃签一支，你们二人押了许仙，到清波门外捉那白氏秀英和婢女小青，速去速来。”县官说罢退堂。

这里差役伙计，押了许仙就走。陈彪猫哭老鼠假慈悲道：

“仙弟，这叫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虽知道你无能力盗库的，只是证据确凿，叫做姊丈的身在公门也难偏私呵。如今别无方法，待我同你前去，我是当马快的，看了当能明白。”

一路说话，已到了清波门，公差去找本图地方，叫他领捉。这里地方叫王十千，寻到他家里一问，知他在小酒店里吃酒。过去一看，那个王十千正和酒保相骂。一边吃醉了还要添酒，一边酒保不肯，说他“前后欠了六千八百文，你须还了再好赊。”一边说：“我是老主顾，只欠得六千八百文，你要我不再来吃，你找结我三千二百文，和你清帐。可晓得我叫王十千呀。”两下正在争吵时，公差走将进去，高叫一声王十千，顿时把他吓醒了一半。抬眼一看，见是县里的几个公差，忙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几位大叔，请坐请坐。酒保，快拿一瓶酒来，写在我的帐上。”公差道：“此刻不是吃酒的时候，有公事要紧。你看，硃签一支，在你图内，要捉白氏秀英和婢子小青。快快领行，官府立等回话的。”王十千道：“住在我的图内，紫黄赤黑都有，并没有姓白的人家，只怕你们写错了。”公差道：“怎么会写错呢。现有许仙活口，昨夜在你图内成亲的。”王十千道：“阿呀，如此说来，在我图内为什

么喜酒也不请我吃一杯呢。”公差道：“不要再说混话了，在你图内要人，你若不认得，许仙和他同去就是了。”于是众人一同出了店门，兜湾曲折，仙官领路向前。只可怜头上锁了一条铁练，仍从原路走来。到了这里门前，不觉大吃一惊：“怎么好好的总镇门墙，变成了祠堂景象。”战兢兢的说道：“各位，这里就是了。”陈彪抬头一看，门上悬有匾额，写着“曹锡公祠堂”五字。诧异道：“这是祠堂，怎说是人家。”许仙道：“姊丈，说也奇怪，今早还是气概门庭，为什么此刻变了这般光景，连小弟也不明白了。”公差道：“这里面有人家住着没有？”王十千冷冷的答道：“有两家人住着，一家姓妖，一家姓怪，每到下雨天气时常出来迷人，很可怕的。”那几个差役听了，齐声说道：“我们奉公差遣，如果空回白走，怎好回答本官呢。倒不如我们大家进去，叫许仙领头。”许仙道：“听你们这样一说，连我也害怕起来。”差役道：“你昨夜亲也成了，今天倒怕起来了。快些走。”许仙只得勉强，进入大门。只见庭心，小青在内扫地，便问道：“小青，为何房子这般光景。”小青答道：“相公，你走错了路了，这里是后庄，早上出去是前庄呀。”许仙和小青说话时，后面众人跟来，见周围坍塌不堪，又听得许仙叫他小青，谅必无误。便叫地方上去：“拦腰抱住，我们好上练子。”王十千道：“我不去，倘然是邻舍人家，我去捉他，他就叫唤起来，这个强掠妇人的罪名，担当不起呵。”众人道：“他是小青，硃签上有名的犯人，有什么拿不得。”内中有一差人道：“那么我去拿他，你们拿练子来锁。”众皆答应，那差人便轻轻的走到小青背后，用力一抱，嘴里说声“在这里了，你们快来。”来字还没喊出，忽然平地刮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对面不见人影，似在云雾中一般。那差人怎能抱得住他，小青的身子向上一冲，这叫

做抽心逃走。吓得陈彪失声大叫，许仙脸如土色，众人心惊胆战。直俟风定后，方始睁开两眼，问“小青可曾捉住？”那差人道：“拿是拿住的，却现了原形，变成一把扫帚。”众人却说：“不要管他，就把扫帚锁入城去，见本官问话，但是硃签上还有个白氏秀英，大约是粪箕精了，也要擒他去，只怕不在后面，定在楼上呢。”说着，向上一看，扶梯缺少了两层，好象无人上下的样子。

正猜想时，听得楼上呀的一声，楼窗开了，众人一齐退到庭心，昂头注目，只有一位绝色佳人，身倚窗前。许仙忙叫道：“娘子，你害得我好苦呀！”陈彪大声问道：“你们是何等人家，且说个明白。”白氏却便认亲，娇滴滴尊一声：“姑夫。”陈彪奇怪，这雪肤花容女子，意想不到老脸，蓦地相见，未经介绍，没来由便认亲眷了。恶声怒斥道：“谁是你的姑夫，何方妖怪，盗取库银，陷害我妻弟许仙。快快说来。”白氏不慌不忙道：“我想翁姑去世的时候，因他年幼无知，临终重托姑夫，可怜家业萧条。只剩下三百银子，要赖你抚养成人。当时你一口应承。为什么平地忽起风波，连郎舅亲情都不顾，移花接木，害我丈夫。”陈彪道：“明明你盗取库银害人，反说我移花接木，岂有此理。”白氏道：“若说元宝，并非赃物。乃是先君任上的俸银，你休弄错了。”陈彪道：“你说些什么话，元宝上都有印记，岂有拿错的道理。如今许仙若不交出真赃，难免受刑问罪。你既说是父亲传下，于心无愧，何不自到公堂分辨，以脱许仙之罪。”白氏道：“要我去也不妨，只是我生长名门，抛头露面，去到公堂，未免惭愧罢了。”道罢，关上楼窗。

楼下众人听说白氏情愿同去，等候了好一回，不见动静。正商量上楼去拿捉。陈彪背心，拍的一下。回头一看，白氏大

娘一声不响，站在背后了。吓了一跳，问道：“娘子，你什么时候下楼的，大家都没有看见，倒叫我吃了一吓呵。”娘娘却不作声。陈彪也是酒色之徒，和娘娘搭话之间，被色迷住，乃道：“娘子鞋弓袜小，不好走路，我去唤一乘轿子，抬你去罢。”娘娘心想要他一耍，才答道：“我夫犯了王法，做妻的怎好再坐轿子。”众人听了，都说他倒是一位贤德娘子。但是脚小伶仃，步行到县前，约有三四十里路呢，如何走得。王十千道：“这样罢，你把一双手搭在我肩头上，慢慢的走，你道好不好。娘娘点头称谢。众人叫伙计拿了扫帚，带了许仙，同着娘娘，一并出了祠堂。从街坊上一路行来，只有王十千心中得意，这一双玉手搭在肩上，弄得骨软筋酥。低声说道：“阿奶奶，你放心到县，各事有我照料，包管无事。”嘴里这般说，却不便捏他的手，只好低着头，将下巴搁在娘娘手背上，移来移去寻开心。娘娘早知道他不怀好意，少停停叫他吃些苦就是了。

此时众公役押解人犯进城，在热闹街坊行走，惊动了许多闲人，议论纷纷。将近到县衙前，差人对着娘娘说道：“有一句不中听的话，带进衙门里去，照例要套上练子的，停一回就开，你道使得么？”娘娘道：“这是朝廷王法，理所当然，有什么使不得。”那差人便取练子，对准娘娘头上套下，嘴里说一声“得罪了。”陡然起一阵狂风，呼呼呼的几响，眼睛也睁不开了。那条练子乃搭在地方肩上。众人只喊着“好大风，好大风。”一径奔到县衙，钱塘县正坐堂上，公差先上前跪下，交还硃签，回禀：“白氏已经拿到。小青婢女，小的们将他捉住，他就变了一把扫帚。”知县问：“可曾把他带来？”差人说：“带来的。”知县便吩咐带上堂来。差人即将扫帚呈上。知县也是一时糊涂，问道：“你可是小青么？”差人忙禀道：



“他是没有嘴的。”知县听了，自己觉得好笑。命将扫帚用火烧毁，一面吩咐把白氏带上来。少顷，白氏带到，去了练子。知县道：“你是年轻女子，闺阁裙钗，怎敢盗取库中银子。你有多少羽党，从实招来，免受刑罚。快讲……怎么，你不开口啊？”差人也在旁催促道：“老爷问你，银子怎样盗的，快快说上来，怎么一句供也没有，反在那里笑呢？”知县怒道：

“你笑什么？掌嘴！”旁边衙役过来，就把他粉面上一二三四五。把面皮打坏了，一看不对。转身禀道：“白氏变了一个地方王十千了。”知县道：“地方，你怎么变起白氏来？”王十千道：“小的领捉白氏小青，到了曹锡公祠堂内，当时先捉小青，变了一把扫帚。后捉白氏，帮同押解进城。急起一阵狂风，见一恶鬼，将一张白纸贴在小的脸上，这张纸只有三个小洞，所以两眼看见，口中好出气，却说不出话来。一阵云雾漫漫，进县来见太爷的。”知县道：“既然说不出话，为什么只对我笑呢？”王十千道：“太爷对着小的叫白氏，所以小的笑起来的。”知县道：“这妖怪果然利害。待本县亲自踏勘去。”要知如何踏勘，怎样讯配，请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讯 配

却说芝麻官的县老爷，胆子也如芝麻大，担心妖怪神通，恐惧前往。不过库银被盗，事关重大，只得亲自前去踏勘。吩咐打轿，把许仙等一同带去。传齐三班衙役，簇拥着官轿，打道出

行。一路吆吆喝喝，出了城关。只可怜许仙，带了锁练，押在轿后，眼泪双垂。不一时，到了祠堂跟前，地方跪下道：“禀老爷，这里就是了。”知县停轿出轿，将祠堂一看，蛛网尘封，是长久无人出入的所在，便唤许仙近前，问道：“你昨晚在这里成亲，可就是这个样儿么？”许仙答道：“昨天原是这样。若说门户房屋，好生气概。如今却是大不相同了。”知县道：“这就作怪呢。且同到里面去看一看。”便叫地方在前引路，后面公役三班押着许仙，跟随知县一同入内。知县见处，墙坍壁倒，柴草盈庭。祠堂正面，坐着鲁公偶像，袍帽凋零，两旁木立，摆设歪斜。后边有三座堂楼，也是潦倒不堪。堂中桌椅，一些没有，楼板也参差不齐。便对从人道：“这样的破坍屋宇，怎说许仙昨晚成亲，岂有些理。”又唤地方过来，问道：“这祠堂现在可有经管的人么？”地方道：“禀老爷，向来却有子孙，春秋祭祀。后来子孙穷绝，便不来祭祀了。近时出了妖怪。时常到外边迷人。因此有人知道的，都不敢经过此祠了。”知县道：“竟敢如此作祟，那还了得。上楼去看个明白。”差人道：“这扶梯少了几级，不好走上去。”知县愤怒道：“总须上去看一看，倘然没有，只把许仙带问严讯，追究库银在那里，不怕他不招出来。”

话未毕，楼上呀的一响，窗已开了。知县晓得有人在上面，便和众人退到天井中，抬头一看，只见一个绝色佳人，身靠楼窗。许仙高叫：“娘子，你害我好苦啊！”娘娘道：“官人，受了冤枉了，但此银并非库银，官人但请放心，自有做妻的承赏。”知县道：“你是什么妖怪，胆敢殃民盗库，还不下来领罪，尚留楼上妖言惑众么！”娘娘倒先礼后兵，娇娇滴滴尊一声老父母，便说道：“奴本县名门闺女，我父官居处州总镇，官名叫白远芳，籍贯四川。只因征伐蛮方沙场战死，家

中既无叔伯，又无手足，不能奔丧前往，暂住钱塘。若说这两锭元宝，是我父任上的俸银，还望父母详察，不要屈陷我的夫君。”知县道：“你说不是妖魔，是个宦家之女，为甚飞沙走石，改形换貌，婢女也变为扫帚，这是什么缘故？”娘娘心想：“他是糊涂县官，不是燮理阴阳包龙图，不妨编一套谎话，代仙官开脱了罢。”便道：“不瞒父母，奴家七岁得遇梨山老母，说我与他有缘，度我到仙山去，传授呼风唤雨之术，且能掐算阴阳，得知过去未来之事，三年学成归来。所以我方才略施小术，怎说我是妖魔呢。”知县道：“好好好，说得倒也干净，真象一个千金小姐。也罢，你既是千金小姐，可晓得我老爷姓甚么，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出身，那里人，家中怎么样，共有多少亲丁人口？说得明白，我就信你是仙家传授。”娘娘道：“怎么不知，父母是世代书香，府居北直良乡县，嫡姓周，继姓欧，两榜出身。”知县言道：“这两句不算出奇，那一个不知道本县是两榜出身，世代书香，姓周。你可知我太爷是什么官？”娘娘道：“太爷叫周天禄，官为翰林学士，左春坊，太夫人今年六十一岁，上年八月做过寿的。令正夫人韩氏，乃系姑表联姻，可是么。”知县道：“这句话差了。若说夫人，现在衙门，怎说在家？”娘娘微笑道：“说来还怕得罪父母。现在衙门中的并非结发，乃是夫人裙带上的小丫鬟呢。”知县忙道：“这个不用说，我问你，我有几个儿子，几个小姐。”娘娘道：“一位小姐，今年十三岁了。两位公子，大的十一岁，小的九岁，现在书房中读书，那个教读先生，便是你的堂叔父。”知县道：“这话虽是，你可知我住在城内城外，共有多少房屋，门面是朝南还是朝北呢？”娘娘道：“你家住在城中，门面朝南、向阳，东看是城隍庙，大小房廊四十五间。后有园亭桂树。东边新造八幢楼房，尚未油漆完工。

不知是也不是？”知县点头道：“奇呀，好象到过我家中一般，你既然是仙家传授，但本县库银，封皮不动，门户不开，千两花银，从那里拿出来的，况且我又是个穷官，赔补不起，叫本县怎生结案呢？”娘娘道：“奴只求老父母好好释放我夫，这些须银两，我来赔偿。你若不识时务，把我夫略受损伤，我便驾云先到良乡县，立即散派瘟殃，管教你家老少亲丁，一齐绝灭。到那时再来求我，是没商量的。”说罢，闭上楼窗，进去了。这时，知县被这一吓，暗思“我就算把许仙释放，这库银如何结案？”正愁间，蓦地一阵狂风，吹得天昏地暗。众人都吓得无处奔逃，闭着眼睛等死。只有知县，口中默默求告：“娘娘仙女，指示原赃，决不敢难为许仙，即刻开放便了。”祷告方毕，风已完了，云雾也散开了，众人眼见青天，都说道：“将晚下来了，请老爷回去罢。”知县正要起身，瞥见堂楼下正中央，白光照耀，足有一大堆。吃了一惊，只道妖怪又作起法来。仔细再看，原来是一堆元宝，正是库银，不多不少，正有十八只。知县大喜便吩咐地方，取了包袱两块，将银包好，带回衙中入库，此时知县出祠堂上轿，众差役带着许仙，簇拥进城回署。许仙仍押班房，听候明天发落，因为此刻天已晚了。知县回到上房，一夜不曾睡着。心中又是害怕，又是踌躇，想不出两全妙法。天明以后，便请师爷到签押房中计议。这刑名师爷，很有才干，说“此事都不打紧，幸得库银已经入库，就办他一个真赃假盗的罪名，从宽发落，只不过打了几板，发配两年，就可回来了。”知县点头称善，便传该房书吏入内，备好文书，通详各宪，待三天后上司批准。

这一日，知县升坐大堂，书吏差役，分立两旁，吩咐将许仙提出班房，带上堂来发落，将文书填了年月，发放到苏州，徒罪二年。其时娘娘在祠堂中早已算过阴阳，知道丈夫发配苏

州，后日相逢，定在金阊门内。但发落的时候，难免要当堂受责，所以娘娘驾云赶来，立在云端里往下注视，要保佑夫君不受痛苦。这个当儿，许仙正带到堂上跪下，知县道：“你是个安分良民，虽不曾亲自盗库，却不该贪恋女色，苟合成亲。本县念你无知，格外施恩，问你二年徒罪，也不冤了你罢。”许仙道：“实是小人该死，自投罗网。今蒙老爷开豁，感不尽再造之恩。”知县道：“既如此，拉下去，打二十板起解。”伸手在袖筒里拔出四根签，往下一掷。旁边行刑的衙役，当即一声吆喝，过来拉着许仙，好似鹰拿燕雀一般，把他底下的裤子褪下。到案前，献过了板子，便将板子高高抬起，嘴里吆喝着，正要打下。娘娘看见了，这样雪白粉嫩的肚腿，怎好受此苦刑，心里实在舍不得，只得口中念念有词，将一个指头，向空中一画，抵桩画到老爷屁股上去。一想：“勿好，究竟他是朝廷命官，我若惊动了他，岂不有犯天规。”亏他转念得快：

“倒不如画到上房夫人腿上去罢，好在这位夫人，并非正室，是裙带上的梅香，难为他一些也不罪过的。”便画了过去。这一画不打紧，荒了小梅香升级少奶奶的县太太，刚在金漆马桶上驳起两片胖白肉臀，自抹屎孔，揩干净便溺。忽觉眼前黑暗，被两个恶鬼一抓，按倒床沿上。只听得豁哒一声响。腿条上已着了一下，痛得他杀猪般叫将起来。说“老爷坐堂打人，怎么打起我来。丫头，快出去报告老爷呀。”其时老爷正在拍案大怒，因为许仙口中并不呼痛乞免，还道差役容情卖法，连打了几次倒板。忽见里面送出一张纸条，押在茶碗底下，上写着“奶奶打屁股。”知县暗叹不好，又来作怪了。移花接木，使夫人代人受过。非但不该，且是不忍。恕拍惊堂木，慌忙吩咐：“停板放起，把许仙带上来。”假意自圆场面道：“许仙，本该再打你二十板，念你年轻身弱，姑且饶恕，把你徒配

胥江，格外施恩，你可知道么？”许仙道：“多谢老爷恩典。”知县即点解役张升、李贵两名，命他们押解许仙到苏州。投文收管，守了回批即回。就此退堂，慌忙去看奶奶，方知妖魔暗里作怪。温言慰藉，请医治伤。白娘娘开心寻得不小啦。

且说许仙，同了解役，走出头门，先有姊丈陈彪过来，叫声仙弟道：“这叫做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也是你年月晦，不必悲苦。解役张兄弟、李兄弟，一路全仗照应。”二解役道：“老大尽可放心，令舅汉文兄，一路都在小弟等身上，决不轻慢就是了。”陈彪道：“全仗大力，我有碎银几两，仙弟权为路费。你的铺盖衣服，我已叫人到行中取去了。”许仙连声称谢。陈彪便同他们到酒楼中坐下，吃了几壶酒。先向许仙劝慰了一番，又对张、李两解役嘱托了几句，正说之间，药店中的老员外来了。就坐后，便先开言道：“贤侄，不料你平地风波，竟遭此祸。内中委曲，我已明白，听说你起解姑苏，特来相送。你的衣服，都已发在舟中，白银五两，作为路上零用。还有荐信一封，你可收好。此去苏州，地陌生疏。我有胞弟王永昌，现在西濠卢家巷内，开张大生堂药材行，你可到彼投送，便向驿中取保出来，在他店内做生意，免得受苦了。”许仙急忙跪谢道：“叔父如此恩待，恨难报答。今因官事羁身，就在这里拜辞了。”老员外口称不敢，双手扶起。原来并非叔侄，实是师徒。因许仙的父亲和王永春、王永昌都是至交好友，结为盟兄弟，又承临终嘱托，所以许仙长大后，便送到王家学徒，一直总是叔侄称呼。此时，解役在两旁，催促动身。许仙回头向陈彪道：“相烦姊丈回家，说我多拜上姊姊，叫他不必要悲切，不过两年之久，我就回来了。”陈彪道：“仙弟路上保重，诸事全仗二公。我因县中有事，不及登舟相送了。”说毕，解役就同许仙离了酒店，登舟往苏州去了。欲知到苏逼巧

情曲，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逼 丐

却说许仙，解到了苏州。船抵胥江停泊。解役先把文书投入驿中，照例要打几板。却亏得二役使用机谋，才得免打，安歇在驿中。那解役守得回文，回杭复命，过去不提。如今说到白氏娘娘了。娘娘暗中保佑仙官，上船去后，自己连忙安排，搬家苏州。吩咐小青，赶紧筹备。小青伶俐乖巧，不上三天工夫，已备齐许多木器什物，连箱笼床帐以及绫罗缎匹，零星杂用等类，无不应有尽有。又雇定了两只沙龙大船，一齐装载上去，充作官宦人家模样。船头上立着家人，果然气概轩昂。所以主婢乘轿上船时，引得岸上人多来观看。见有旌旗高挂，上写着都督府，却不知谁家官眷，搬往那里去，大家都啧啧称赞。你道这许多家伙物件，几时买来的？谁知他们的东西，不用钱买，都由小青和五鬼吸来。吸取银子，现在十分留意，因被库银吓怕，勿敢再盗公款，专吸那班浪荡败家子弟和赌场里的银子了。东也一百两，西也二百两，从整千整万里取出，无可查考。

一言表过，单说主婢下船后，立即吩咐开船。一棒锣声，径向苏州而去。船上小青暗向娘娘问道：“我们到苏州，在那里安身呢？”娘娘道：“我把阴阳算过，早已安排定了。苏城金阊门内，有一条专诸巷，巷中有一所高大楼房，无人居住，

空在那里，乃是王姓的房屋，主人叫王锡章，久任太仆京卿，他的儿子名万青，出身两榜，现官祥符知县。只因前年搬取家眷上任到河南去，把房屋空锁，托左右邻居照管。我和你正好借此存身，管教有一日会见官人。”小青道：“我与他们从未认识，又无真凭实据，倘被他们盘问根由，这便怎处？”娘娘道：“不妨事的，我把王锡章认为母舅，他儿子便是我的表兄。只说他任上有命，叫我到来居住，谅必邻里不会生疑了。”主婢计议一回，别无他说。两天水程，舟在阊门码头停泊，铜锣筛动，岸上早来了许多扛抬脚夫，便吩咐将船上装载的东西，扛抬进城，已是黄昏时候，命五鬼押担而行。一时灯球火把，照眼生明。灯上写着“都督府”，宛然是大乡绅模样。又唤了一乘大轿，一肩小轿，娘娘和小青坐着。一进城头，闹哄哄转入专诸巷，惊动了左右大小邻居。有的说：“这种热闹，敢是人家失火吗？”有的说：“不是火着，一定是强盗来打抢了。”却不敢出来开门。都推开沿街窗子，往下一看。但见许多人，扛的扛、抬的抬，押的押、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惊问道：“这时候人声鼎沸，是强盗打劫呢？还是那里火着啊？”不防下面操着京腔骂道：“不开眼的狗忘八，咱们是河南任上，这小姐回来的，什么强盗不强盗，好混帐的忘八蛋。”苏州人一听弯舌头的京话，吓了一跳，还没有弄清楚。亏得有几人听明白的，说不是强盗火烧，是间壁王家送小姐回来，所以这样热闹呢。有的人说：“他家没有小姐，明朝到要问问看哩。”还有一个老乡邻，姓陆，排行第三，年老诚实，所以王家接眷到任上去，把这空屋封锁，托他照应。早被娘娘阴阳算准，先命家人前去投送书信，见了陆老说：“我们从祥符县来，奉家主命，特送小姐到苏居住。今有书信一封，礼物四色，请老相公收了。内中一切情由，看了信自然明白。”陆



老听了，连称：“不敢收受，多谢你家老爷，太费心了。”那家人递过书信礼物，并不多言，告辞而去。陆老只得关上了门，回身进内，拆开书信一看，上写道：

陆老高邻台鉴，久疏问候，时在念中。近维兴居纳福，阁潭均吉为颂。兹启者，年前某造任祥符，回里搬取家眷，舍下多蒙照料，面将空房奉托，代为管理，多费精神。某入仕途，归期难卜，故特致书杭洲表妹，请彼来苏，到舍居住。蓬荜生辉，人地两宜焉，还祈照顾为祷。送呈微礼四色，伏维哂纳。诸蒙庇护之处，容异日还乡，登门面谢是耳。专此布达并请

大安

邻弟 王万青拜启

陆老看毕，又看看四彩礼物。是绸绉两匹，桃枣两匣，心中大喜：“我到了明天，也应当登堂送呈贺礼才是。我虽是王家的老邻居，知道他没有姊妹，如今看了信中的话，方晓得是他的表妹了。”不言陆老欢喜，听那间壁王家，扛抬什物，忙乱纷纷，直闹到二更过后，方才停当，又开发轿夫、脚夫，找给船钱，外加喜封酒钱，十分丰富。所以人人讨好，个个奉承。末后娘娘吩咐小青，将厅堂房户，应用的家伙物件，摆设齐整。五鬼帮忙，揩抹打扫得干干净净，真所谓蓬荜生辉。正厅上供着佛马，红烛高烧，内外挂灯结彩，通宵明亮。开了正门送神，百子连声，直到天明，将兴隆吉糕果子等，分送四邻八居十二红。到了午餐后，各乡邻都来道喜。陆三老阿爹领头，同了张王李沈四乡邻，到来叩门。小青走出，把门开放，便道：“原来是陆老相公和众位高邻，里面请坐。”众人到厅上坐下，小青入内禀报，少停娘娘步出屏门，众人便起身作揖称贺。娘娘还过了礼，仍请就坐。方问道：“这位是陆老相公

么。”陆老道：“不敢，正是小老，昨承厚礼，特来恭贺叩谢。”娘娘道：“些些薄物，何足挂齿。”众人也说道：“今早蒙赐喜糕慢首，多谢多谢。还要请问娘娘，你和王老爷是什么亲谊，为甚送到这里来呢？请道其详。”娘娘知道他们一定要问，早已预备好了，便不慌不忙的答道：“此地我也曾到过，算来已有十多年了，太仆王公是我的亲母舅，祥符县是我表兄，祖居浙江临安府，也是世代做官的。”陆老问道：“以前听说杭州有一家亲眷，不知贵姓甚么。”娘娘道：“我家姓白，父亲官为总镇。”众人道：“怪不得昨夜灯笼上写着都督府呢。”娘娘见邻居是老实人，三言两语，已经深信，乃更就捏成一番谎话，答众邻道：“奴家父母双亡，孤立无助，去年冬间已经婚配，不幸丈夫不理家务，终日出外闲游，寻花问柳。奴把良言相劝，反生气恼，怪我有妒忌心肠，不别而行，追寻无着。幸亏母舅差人到家，并得表兄来信，命我来苏居住，真是一举两得，可以留心寻访我夫。”众人道：“怎么晓得他来到苏州呢？”娘娘道：“有个缘故的，我夫在家时，常常道及姑苏是天堂，所以料想他定在此间。今后拜托各位高邻，代为留意，得寻我夫回来，感恩非浅。”众人都说：“岂敢岂敢。既承相托，自当效劳是了，不知姑爷贵姓大名？”娘娘道：“姓许名仙，号叫汉文，原籍浙江武林。”众人齐声道：“有了姓名，便容易找寻啦。”正谈话间，小青送出茗来，众人饮毕。说：“昨天晚上，看见府上尊纪很多，到今日一个也不见，不知到那里去了？”娘娘心想：“这确是绝大漏洞也。”五鬼白日显现不得形的，只得搪塞道：“许多仆人有回杭州去的，有回河南去复命的。所以都不在此。今日多蒙众位惠临，又赐厚礼，实不敢当。本欲略备水酒，聊表寸心，便因舍下乏人，多有简慢。且待夫妇团聚，再行补情的了。”众人又说了

几声岂敢，告退而出。都称赞：“这位娘娘美貌，又是贤德，我们应当帮他寻访丈夫，使他们夫妇重圆。”议论一番，大家各自散归。我且不表。

再说到许仙，在驿中安身。起初还有剩下来的银子使用，过了几时，渐渐的用完了。那驿子便是乞丐的头脑，苏人叫做甲头，心肠最狠。现在见许仙手中没有了钱，顿时变了脸面，对着许仙发作起来，逼他出去讨饭。许仙欲待不肯，定要挨打，只得勉强答应，受着甲头指教，改变做乞丐的样子，把自己衣服脱下，头上戴一只破蒲包，自穿一件破衲袄，下身裤子上有不少的补丁，腰间束一条麻绳，脚上套一双半新的草鞋，手里拿一根青竹竿，还有一只篮，一只碗。扮得很象。那甲头又教他怎样的行走，怎样的叫喊，怎样的求乞那些正人君子才肯发善心给银钱了。快些去乞讨。许仙被逼不过心中虽不愿意，却想到：“此番出去，正是大好机会。”他便回到里面，取了王员外的荐信，藏入怀中，就此离了驿中，走到街上。又想：“我此刻正好南濠走一遭，投递这封书信，但我做了乞丐，象这般的形状去见他，唉，世态炎凉，他怎肯容留着我呢？若不容留，岂不要在苏州做一个饿殍么。”心里这般思想，一路行来。见两旁店铺林立，这条胥门大街上，来往的人，挨挨挤挤，十分热闹。他低着头满面羞惭，又恐怕回去无钱，被那里头鞭打。没奈何，将身跪下，伏在地上哀哀求告，引动街坊上一班人都来看他。有的说：“品貌端正，又不是残疾，为什么不作生涯，做一个讨饭的化子呢？”有的说：“此人生成的穷苦命，谅必连年晦气，生意折本，弄得这般光景呵。”便从袋内掏出二三十文钱，丢给与他。说也奇怪，只要一个起了头，随后就有许多人各发善心。你也三个，我也五个，也有数十个不等。不消片刻，篮里已有好几百文了。这是许仙前世结

下的善根，所以到了今世里，能使人一见生怜呢。少时，再向前走，还有那些软心肠的妇女们，凑出钱来给他。因此许仙讨到傍晚时候，回到驿中，检点篮里的钱，约来九百有零。那甲头看了大喜，买些酒菜，替他称贺，要算是驿中的状元了。这天已过，又到来朝。许仙是否到南濠去投信，请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驿 保

却说许仙，虽做驿中状元，受众称贺，可是暗地背人落泪悲伤。为了一场官司，落泊至此，如何见得人面。欲求出头，总须将书信投送才是。清早，骨碌扒起身来，甲头反拍马屁，请他吃了一些点心，又指教一番讨饭的门槛。许仙口中唯唯答应，那里放在心上，仍换了乞丐的装扮，出了驿门，并不去跪街求乞，一路匆匆向前，问询到得南濠卢家巷。抬起头来，便见大生堂招牌，并写着：“发兑人参和川广道地药材”几个大字，侧首一间是饮片店，果然气象轩昂。许仙此时也顾不得自己身上褴褛，硬着头皮踏上街沿，把书信拿在手中，走进店门。见有几个店伙，立在柜边，便装笑容，拱手叫一声：“先生请了。”那些店伙见他走入，都说：“这个告化子怎么对我们拱起手来？”许仙也知道自己原来是告化子，并不和他分辨。便说道：“我从杭州来，有信一封，要送交王员外的。”店伙听了，说大员外既然有信，怎么叫你告化子送来呢？”接了许仙手中的书信，就叫喜官拿进去。那喜官是行里的出店，

他有一个毛病，见了钱一定落下几个的。听得呼唤，他就拿了这封信，直到里边，便对员外说：“杭州大员外有信寄来。酒钱三十文，我已经交付了。”那位员外就是王永昌，接信在手，拆了开来，从头至尾细细一看，问道：“喜官，这个送信的人呢？”喜官道：“已经去了。他因为有要紧事，所以立刻便去的。”员外骂道：“混帐东西，这一些些的小事你便想揩油了，可知道这封杭州来的书信，是他亲自拿来面交的，要什么酒钱呢。真是在瞎热昏了。”喜官道：“那个送信的是一个告化子呢。”员外道：“他是杭州大员的爱徒，叫做许仙官。因为误被妖怪陷害，问成徒罪，到此送信，是来投奔我的。要什么酒钱呢？”喜官强辨道：“员外果然有眼力，看了信上说话便都明白了。我并不要酒钱，原不过试试你的才学，肚子里到底通也不通。”员外怒斥道：“胡说，胡说，放屁，放屁，你不要假撇清了。我且问你，可是一个年轻小后生么？”喜官点头应是。员外又道：“料想他身上狼狈不堪，这个样子进来，太觉难看，你到我书房里去，拿我的旧衣巾鞋袜，引领他到黑暗换好了，然后请他入内，好让我出来相见。”喜官答应，出外照着员外吩咐的话，取了衣巾袜鞋，领许仙到旁侧门房里，叫他通身更换。只是衣服宽大，不称身材，只好将就而已。喜官再进内通报，员外便出外迎接。先开言叫声：“老贤侄。”许仙已走到庭心中，忙抢上一步，连称：“不敢，叔父大人降阶相迎，岂不要折杀小侄么。”员外道：“贤侄说那里话来。里边请坐。”就挽着许仙的手，同上厅堂。许仙鞠躬行礼，口称：“叔父大人在上，小侄拜见。”员外也还了一礼，礼毕，分宾主坐定。喜官送过香茗，许仙道：“叔父大人一向纳福。”员外道：“托赖粗安。我和老贤侄久违了，多年不见，这般长大了。从前我和令先尊何等亲密，不想去世多年，

幸留后代，可接香烟，高阳有望。”许仙道：“这是多蒙大叔父提拔，感叨厚德，教育成人。”员外道：“叨在世交，分所应当，这都是老贤侄少年英俊，所以如此。我还要请教贤侄，此番的事，信中已详载明白。但我想贤侄少年老成，是个见色不乱的人，怎么上了这个当呢。”许仙便把此事原委细述一遍，又说：“做事如在梦中，今虽醒悟，怎奈玷污了家声，使我百身莫赎了，凡事全仗叔父提挈，推念先父母之面，小侄感德不忘。”员外道：“老贤侄但请宽心，各事都有老朽承当，不要说家中有信重托，就是没有信来，今番贤侄来到苏州，理宜尽力资助，驿中取保，我当差人前去。现在屈留贤侄，在我店中帮忙。待等二年徒罪满期，送你还乡便了。”许仙称谢不尽，心中切实感激员外患难照拂，极尽地主之谊，誓当奋力图报他老咧。员外又吩咐阿喜去买点心，顺便在巷口兴隆馆内，定一桌一两六钱的菜肴，停一回叫他送来。喜官答应自去。但是他的毛病，终不能改，银钱经他的手，总要扣头回用的。又返身叫了馄饨。店家认得他是药材行里的人，任他拿去。喜官临走时说：“铜钱我就送来，勿必来收的。”叮嘱好了，方才回到行里，在桌子上一摆，又取了四只碟子，四角一放，又爇了半斤药烧，请许相公员外用点心。员外便同许仙过来坐下。喜官在旁斟酒，两人谈谈说说，无非叙述家常。吃到中间，员外吩咐喜官：“到帐房里去，替我写一张保状，取我的名帖，再备四色礼物，兑足八两银子，拿了拜匣，挑了礼物，到姑苏驿中，必须面见老爷交待，说我多多拜上，因为有个问徒罪的许仙，是我的亲戚，我已收留在店内，今具保领，并备微仪，聊伸敬意。倘使朔望点卯，请人代替，许相公的衣服物件，你就挑了回来。总总叨光，容日后自来面谢。”喜官奉命，即刻走进帐房，备办端正，仍到跟前侍立。员外道：“礼帖备好了，你就

去罢，立在这里做什么？”喜官道：“我要等你们吃完了，拿了五十六个钱，把这汤炉送还了，那时再去也不迟。”员外晓得他的毛病，喝令快去。喜官没法，只得答应就去，连忙拿了花银拜匣，肩上挑了四色礼物，出了店门，竟向驿中投保状去了。毋烦细表。

再说许仙见喜官已去，心里还有些惶惑不定。因问道：“叔叔如此费心，深感大德。但取保状不到驿中，只取叔父一张名帖，驿官那里就能准保么？”员外微笑道：“贤侄放心，此事无有不准。驿官和我相好，时常到我行中做饭的。这不是我做叔父的夸口，就是城内那些佐二杂职，也都来亲近的呢。”许仙道：“原来如此，足见叔父盛名。谈讲了一回，用过点心，自有小僮收拾开去。见那点心店里的走堂，前来收取汤炉，只要三十五个钱。员外听说，骂道：“阿喜这个混蛋，怪不得他要自己送去，原来他想落我的钱哩。”又回头叫一声：“老贤侄，我和你到外边帐房中去罢。”于是两人移步向外，走入帐房，与众伙友一一施礼。员外便在中间介绍道：“这是家兄的爱徒，只因含冤负屈，发配到此。他姓许名仙，表字汉文，一向在家兄行中办事，今日得见来信相托，欲留在我店中帮办，还望各位照拂，指教一切。”众人都说：“岂敢，岂敢，员外吩咐，自当领教。”员外又指着二伙道：“这位是邱先生，那位是周先生，贤侄有事，不妨请教。”许仙又作了两揖，二伙也拱手道：“原来是杭州汉文兄，久仰久仰。”许仙连称惶恐。员外道：“贤侄在店中停坐，少刻水酒一杯，聊申敬意。”许仙道：“多谢叔父，不必劳心。”员外道：“这个算不得什么，如果你的铺盖来了，就在店楼上安歇罢了。此刻我到里面去，有些小事，少停再来相请。”说罢，王永昌回身进去了。隔不多时，喜官从驿中回来，奔得热汗淋漓，入内见

了员外，把回信一封，谢帖一张呈上，员外看过后，问：“驿官可有甚话？”喜官道：“他说许仙既是令亲，作保领去何妨。开发脚钱，倒有两封。许相公并无什么行李，只有一条被头，几件旧衣服，其余都是当票，一齐拿回来了。”员外就叫他发到店楼上去。喜官听得吩咐，却还在那里东张西望。员外道：

“寻些甚么？汤炉已经拿去了。”喜官道：“铜钱想必还未拿去？”员外道：“也拿去了。我看你这混帐的东西，不论什么事，一经你的手，定要落下几个钱的。就是现在，他三十五，你便要五十六。以后再是这样，只好滚你妈的蛋。”喜官强辨道：“想必新店里今朝特别大减价，所以这般便宜呢。”员外道：“你不要在这里放屁了，快去端正了饭，少停请许相公进来罢。”喜官答应退出。当晚员外盛席接风，十分款待，又面许每年脩金五十两，四季衣服。许仙连连称谢，感德不尽。

自此以后，他便一心一意做着生涯，勤劳耐苦，营业比前更为发达。不觉已过了半月，员外十分敬重他，只有邱、周二伙，心生嫉妒，常在旁边察看。许仙也并不放在心上，日间照常勤力办事，但是到了晚间，因为他着了迷字，禁不住思念娘娘。想到一夜夫妻百夜思情，益发情前憧憬，枕畔衾角，似有娘娘化身。凝神细看，则又虚无渺茫了。许仙挂念她，现今耽搁在何方，何日才能够破镜重圆。想到伤心之处，眼泪便淌了下来。起初不过在枕上嚶嚶啜泣，后来禁不住失声而哭，弄得夜夜难以安睡。那一天，王永昌提了灯笼，前后照看，忽听店楼上隐隐有悲苦的声音，暗想：“半夜三更，谁在那里哭泣？”他便撩衣走上楼来，脚步放得很轻。一眼看见许仙，身坐床沿，双眉紧蹙，口中不住的悲叹。虽未曾听得清楚，却已被王永昌猜透，便启口问道：“贤侄为什么这般的悲切？”许仙见是永昌，未免呆了一呆，忙把眼泪揩揩干，答道：“小侄有些



心事，偶然想起，故而如此，反劳叔父动问。”永昌道：“我听你哭的是妻子，并非纪念父母。难道你还不怕妖怪缠扰么？这真是笑话了。但我也从来怪你，大凡做了一个人，到了这般年纪，总有娶妻之念。不过你要认清头路才好，这个妖怪，想他做甚。只贪眼前欢娱，总有相害的日子。你若要家小何难，只消做叔父的作主，凭你看中了合意的人，讨娶一房。我行中空屋也有，收拾两间住下。我只要你认真生意，就花费了三百五百银子，也是平常，两年徒罪满后，或者送你归家，或在苏州入籍。你都可以自由行动了。”许仙道：“多谢叔父恩待。”永昌略顿一顿，又道：“我看你这几天心事不宁，明日就托你进城干些小事，顺便去散散闷罢。此刻我要去睡了，你也睡罢。”许仙送他下楼去后，也就上床安睡。到了明天进城，可能复遇妻房，请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复 艳

却说王永昌，这个老年人，很是知情识趣。昨夜听得许仙官在楼啼哭，知道他思念妻房，执迷不悟，有意要叫他出去散散心事，所以命喜官去请许仙进来。许仙走进内帐房，见了永昌，便问：“叔父有何见谕？”永昌道：“老贤侄请坐，我因为你这两天有些心事，坐着也没有兴趣，倒不如替我出去讨帐。顺便散散闷的好。况且你自到苏州，从未出门闲逛。今朝趁此机会，你进了阊门，左首转弯，间到黄鹂坊桥堍下寿元堂

药材店，有票子一张，你代我讨人参银子五十两。出来一直朝东，就是城隍庙，还算不得十分热闹。再望东走，那里是玄妙观，观中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一不有，倒可以游玩一回。这里有二百文钱，你带在身上，连点心也都有了。许仙道：“多承叔父厚待。”永昌又叫喜官把前天裁缝新做的海青取来，与许仙穿了。又道：“只要你生意认真，四季衣服都在我处。”许仙就将新衣穿上，不长不短，果然称身。连声称谢，即起身告别而出。走到店堂里，向那邱、周二伙道：“二公，少陪片刻，我去讨帐，就要回来的。”二伙道：“可是寿元堂的一笔欠款么？”许仙点头应是。就此一径上了街坊，沿路问讯。进了阊门，依着永昌的话，转弯抹角，见两旁店铺林立，问到了黄鹂坊桥。抬头一看，就是寿元堂药铺，挂着金字的招牌。他便走上街沿，立在柜台前一问，那店伙道：“大生堂的参银，方才带去南濠，面交去了。”许仙只得回身退出，要想到玄妙观去游玩。不觉叹了一口气，想我那有什么心情，还是早些回去罢。拿定主意，仍从原路而行。

正走到专诸巷口，恰巧小青在那里等候。一见许仙官，暗暗称赞娘娘的道行高深，确是真的。连忙急步上前，一把拉住了衣服。仙官吃了一惊，便道：“象什么样儿，还不放手。”小青道：“相公，丫头不放手，总要同去的。”这时候，看的人聚了不少，那不认识小青的，七张八嘴，立在旁边胡闹。早惊动了四乡邻，过来询问。小青道：“他就是我家的许官人。”邻居道：“原来是许汉文兄，娘娘早已托过我们的了。若说夫妻淘气，甚是平常。有一句俗语，叫做船头相骂，船梢上答话。何必这个样子。出外了多时，一些消息都没有，快听我们大家相劝，一同回府罢。”许仙忙道：“嗟，你们不知底细。我家娘子不是人呀。”众邻又劝道：“这都是气话，不必说

了，停一回夫妻见面，自然明白。快些同走同走。”可怜许仙，说不出妻子是妖怪，被他们推推拉拉，竟到门前。小青道：“这里是了，请相公进去。”众人也随声附和，都说：

“许姑爷进去罢。”许仙见是高大门墙，十分气概，与间壁房屋不同，只怕又是祠堂了。回头问道：“请教各位，这里可是祠堂么？”众人道：“此处是王大老爷的住宅，就是你娘娘的母舅家，说什么祠堂不祠堂。快些进去罢。”小青手拉着仙官，同到厅堂，后面众邻人大半散去。还有两个想吃白食的，跟了进来，小青招呼他们坐下，便与仙官走入里边。高叫一声主母：“相公回来了。”

那娘娘，今朝打扮时新，越显得十分娇媚。一听说相公回来，好象一只美丽的花蝴蝶，直扑出来，叫声官人，眼泪便象断线珍珠般滴下，呜咽着说道：“你这怨家，想得我好苦呵。真是白日茶饭无心，晚上梦魂难安。不知你也一般的思念为妻么？”许仙见面，疑在梦里，快活得眼泪都笑出来了。回说：

“这个自然。”小青在旁禀告说：“外面有二邻人坐着。”娘娘就在袖里一算，知得这两个是小人，吩咐小青取二两银子，分作两包，随我出去。又向着许仙道：“官人请坐，待我打发他们出去，就进来的。”说罢，轻移莲步，走至堂前。只可笑这两个邻人，想今朝有些微功，一定请我们吃点心的，所以装出规矩样子，坐在厅上等候。此刻见娘娘走出，连忙起身叫应。娘娘便说：“今日蒙二位帮忙，劝得我夫回家，理宜备酒相待。怎奈家下乏人，连点心都没有，真是待慢极了。”说到这里，小青走来。娘娘就从他手里取了两个红纸包。又道：“这些些薄礼，请二位收纳，莫嫌轻微。”二邻喜出望外，假作不肯收受，略推一推，就此接了过去，同声称谢，告别而退。小青送出关门。然后跟了娘娘，走入内堂，端整備茶。

娘娘向许仙动问别后事情。许仙便将前后经过的苦楚，一一细述。直说到发配、落驿、当街求乞，眼泪就落了下来。略顿一顿，又说：“蒙王员外赠我荐信一封，投见南濠二叔，方将我驿中保出，帮他为伙。想不到今日进城索取欠帐，可巧在专诸巷口遇见小青的。”娘娘道：“如此说来，真是害了你了。”许仙也问娘娘别后情形，娘娘道：“奴和你成亲后，赠送花钱，原是好意，那知反累你遭此冤枉。”许仙道：“这元宝是库中国币，竟使我有口难辨。”娘娘道：“内中有个缘故的，只为昔年我父征讨蛮寇，领兵前往，那个解粮官便是周上达。迟到三日，应该斩首。当时众兵求恕了他的死罪，责打军棍四十，他如今做了钱塘县令，因此怀恨在心，把这俸银认作库银，公报私仇。幸亏做妻的略使梨山仙法，跳出他的网罗。后来打听得你发配苏州，累奴日夜啼哭。谁知祸不单行，老家人夫妇相继而死，弄得我零丁孤苦，无可奈何，还亏母舅来信，差人送我到此居住。此地是我母舅锡章王公的府第，现今伴驾在京。我的表兄也赴任到祥符县去了。所以这所空房，就叫我在此照看。今早我忽然心动，便把阴阳一算，知道午后定可相逢，因此特命青儿在巷口等候的。”许仙听了娘子的一番假话，说得句句有理，全无妖气。况且专诸巷是人烟凑集的地方，决不是祠堂变化。可见旁人之言，听信不得的。原来他有迷字在心，怎么就能够省悟呢。此时小青送过香茗，又用了些点心，娘娘道：“官人可去这里房屋。”便伸玉手挽着许仙，先到外边。见是双开间门面，高大向阳，说：“此地街市热闹，将来可以自己开张店铺的。”许仙点头称是，缩身进内。看那库门，用着方砖砌成。正中是三间大客堂，侧首里是书房。翻轩内有长窗，外面装着金漆栏杆。朝外摆着天然桌子，左右屏风两扇，上挂天官轴子，两副大字对联。上联是：“欲

平天下须弓马”，下联是：“要安社稷赖文章”。笔法十分苍劲。临窗排着藤杌，里边分列着六把紫檀椅子，四只方茶几。从白垩屏风推进去，是三间小小的楼房，后面还有仓廩等零星小屋。此刻二人走进厨房，见廊下挂着许多的风鱼火腿等物，内间里应用的东西，样样完备，一座五眼灶，收拾得十分洁净。许仙举目一看，突然问道：“娘子，为什么不供灶君呢？”这一问，分明起了疑心：“此等大户人家，怎说没有灶君，难道又是祠堂变化的么？”娘娘听他问及，自怪失于检点，露了马脚，不觉脸上一红，急中生智，答道：“其中有个缘故的。从前我外祖做过吏部，所以不供灶君。连外面家堂也没有的呢。”许仙道：“原来如此。”娘娘不等他说下去。便道：“我们到外面去罢。”于是，手拉着许仙向外，省得再看出什么破绽来了。两人到了楼下，娘娘用手一指说：“这一间是内坐室，楼上三间是奴的卧房。”许仙道：“楼上既是娘子卧房，这倒要上去看看的。”娘娘道：“扶梯就在西首厢房里面呀。”说着，并肩挽手，同上扶梯。前面隔开的一间，是小青的房。走过中央一间，把东首房门推开，一阵兰麝的香气钻入许仙鼻孔，不觉令人心醉。许仙跨入房内，见床是床，帐是帐，橱是橱，箱是箱，排设得十分整齐。样样华美，色色精奇，妆台上摆着各种奁具，无不应有尽有。两人坐下后，小青又送香茗进来。茶罢，收杯退出。这时候，许仙看娘子这般美貌，打扮得异常娇艳，早把祠堂搜赃一幕，抛入九霄云外去了。

话说之间，色心大动，心痒难搔，按奈不住胸头欲火，勾住娘娘粉颈，半跪地面，欲求久旱逢甘雨。姑苏遇爱妻，岂知妖精娘子，装做官家名媛。隐忍被挑动了淫情，假作正经，故被娘娘婉言拒绝。说“我与你是正大光明的夫妇，比不得私下偷情的男女。倘被丫头进来碰见，还象什么样儿。”这几句

话，说得许仙欲念冰消，暗想：“他这般的正经，可称是贤德的妻房。若再有人说娘子是妖怪，我一定要和他拼命了。如果是妖怪，那有不喜淫欲的道理。”如此一想，心中疑惧尽释。

又略谈了些浮文，起身告别。娘娘道：“少间早些回来，做妻的端整薄肴，在此等候接风。”许仙连声答应，便说：“自己家中，何必送我。况且我晚上就要回来的。”娘娘就叫小青送相公出去，关门进来。自己却送到楼梯跟前，看许仙和小青去了，方始回房，毋须细表。

单说许仙，出了这里大门，一径回到南濠街，走入行中，来见叔父。王永昌看他满面春风，含着笑意，先启口问道：

“贤侄，今天出外游玩，想必很快活的。城隍庙、玄妙观两处可热闹么？”许仙道：“我都没有去过。寿元堂的银子，他们说早已送来了。”永昌道：“果然已经送来，你真是一个老实人，我今日原叫你出去散散心的，你却未去顽耍。且待过几天，我陪你同去如何。此刻你来得正好，有一个姓焦的客人，他从山西原籍来，昔年和你的父亲，很有交情，他十多年不曾来过。现在他到杭州，听得你父亲早经去世，你后来又到了苏州。所以他带货至此，我连忙备酒接风，他却固执得很，定要见过贤侄，方肯入席饮酒。如今你已来了，好极好极，快些同我进去会客罢。”立即起身，拉着许仙走入。不知许仙见了焦客人，有何话说，今晚是否归家。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客 阻

却说王永昌，率领许仙前往内厅，会见父执山西焦老客人。这位山西佬，天性鲁莽，举动豪爽。一经王老板介绍，见故人之后这般翩翩美少，恂恂处子，心中欢喜。上前拜见当儿，焦客便操着山西上腔说道：“啊吓，乖乖我的儿，想死噜子了。”许仙听了，气得发昏：“刚才见面，就讨便宜，叫我儿子，岂有此理。”暂时权且忍耐，深深拜下。焦客道：“罢了，罢了，只行常礼罢。”许仙道：“老伯请坐。”于是三人坐下。喜官再送香茶。焦客道：“咱同你老子是朋友，噜子十多年不到杭州，怎知你老子早经去世，不能见面了。幸有后代留传，稍宽我心。咱为今带来药材，杭州不卖，情愿在你行中销了罢。”许仙免不得称谢了一声。焦客又道：“你看他好一个标致脸蛋儿，真是许门有幸。”旁侧喜官微微笑，低低的说道：“焦客人看中了许相公。”弄得许仙脸涨通红，羞惭无地，心中已是不悦，也只得忍耐下去。少顷厨房中菜肴备好，天色已晚，点上灯烛。把酒席摆设在中八仙桌上，便请入席。自然焦客人坐在中间，员外和许仙东西对坐。连连敬酒，焦客满面堆着笑容。酒到杯干，一连吃了几十杯。喜官端菜忙碌，看见许仙一只手被焦客捏住，口中不住的赞好。仙官脱身不得，不羞又恨。细听更楼已经起鼓，记着妻房嘱咐，好生难过。那知焦客存着一番美意，酒至半酣，很亲热的说道：“小

许，我的儿，你老子和咱是知己好友。只要你有志气。咱当发本开行，继承父业，管教你耀祖荣宗啦。”这几句话，原不打紧。忽又问道：“你的卧房在那里啊？”许仙回说：“就住后楼上。”焦客道：“这样很好，咱的铺盖，也发在店楼上，可以早晚盘桓了。”他的用意，要想试试小许的才学，谁知许仙一听，误会他别有邪心，竟气得目瞪口呆。站起身来，叫声：“老伯，晚生酒已过量，失陪告退了。”焦客还想拉住他饮酒。许仙再也忍耐不住，脱身向外而走。来到帐房，一声长叹，流下两行泪来。想起焦客种种说话，“竟呼我儿子。如此戏弄欺侮，叫我还好做人么。”越想越气。

其实山西的焦老客，性情直爽，说的都是亲热话儿。不过他操着乡音，反弄得两下误会，为好成歹了。王永昌也觉焦客无礼，须去安慰许仙。站起身子说道：“老客请坐，待我去唤他来。”说罢，立即赶到帐中。看见许仙气恼，连忙安慰道：

“老贤侄，不必动气。明天打发他起身，不替他销货就是了。”许仙道：“这还不妨，但小侄禀明叔父，今夜要回去了。”永昌听说回去，还道是气话。便道：“你要想回到那里去啊，就算你想回去，夜已深了。”许仙道：“我家娘子已从杭州来了。”永昌道：“据大员外信上说，他是一个妖怪啊。”许仙道：“并不是妖怪，现在专诸巷内大房子住着，王锡章就是娘子的母舅，命人接他来住，岂是妖怪么。请叔叔放心，容我回去，明天一早到店便了。”永昌道：“王锡章名满苏城，我也认识，早年和他通过谱的。既是这样，你回去也不妨，但是要留心一点。倘然再入网罗，我做叔父的也难救护你呢。”又吩咐喜官，点灯送许相公回府。如果城门关了，你叫一声就会开的。喜官答应，便张灯送去，一路回家。这里王永昌仍去招待焦客人，毋须细表。



再说娘娘和小青在房中闲谈，时候不早，渔楼起更鼓了，“官人怎的还不见回家呢？他白天已刻下待缓，勾颈求欢了，岂肯辜负春宵呢？”娘娘不便对小青明说，暗在袖里捻指一算，知道被远客所阻，饮酒陪待，难以脱身。吩咐小青：“你主人少停归家。只怕城门要关闭了，你可替我走一遭。等你主人进了城，便在墙门首等候便了。”小青奉命，飞身来到城门口，那管城门兵目，共有五个。听得天交二鼓，两个兵起来关城门。一人推一扇，素来这样的。今夜却作怪，再也关不上，凭你费尽气力，仍旧不动分毫，忙去唤齐五个人，用力推动。个个浑身出汗，也不济事，嘴里都说，今夜关上这扇门，除非要请李存孝，再请那三十八罗汉。……仙人。”他们刚刚说出仙字，却巧许仙已经赶到，便对喜官道：“幸喜城门未闭，你把这灯交与我，我进城了，你回行中去罢。”喜官道：“那么相公明朝早些回店啊。”许仙也不回答，一径进了城门。这五个门兵正当齐心协力，不防一声响亮，两扇门突然转动，一齐跌倒在地。连称奇怪，怎么这个人进了城，城门就活动了呢。难道进来的是汉代仙人吗？”许仙也听错了，认做叫自己的名字，顺口应道：“岂敢，小可正是，得罪了，少陪各位。”那些兵当真他是仙人哪，把门关上，自去睡觉不提。

只说许仙，转弯进了专诸巷，轻轻叩门。小青正在等候，故意问道：“相公怎么此刻才回？娘娘心焦煞了，在那里怨恨呢。”许仙心中着急，忙将灯笼递给小青，三脚两步，先自进去。到堂楼下站定身子，听得楼上隐隐哭声。他便放轻脚步，上得楼梯。再侧着耳朵一听，果然在埋怨说：“他心肠太狠，把奴当作妖怪。倘然今夜不回，明天待我到南濠去，把这条命和他拼了罢。”许仙听到这里，暗叫一声“险呀。”急推门进房，装着笑容，上前说道：“娘子休要气坏了身子，我已来

了半晌。因恐娘子盛怒之下，所以未敢惊动呢。”此时娘娘早将身子站起，把眼泪揩干。方开言道：“做妻背后之言，官人休要见怪。女人家惯好啼哭，还望官人宽恕这遭。”许仙道：

“娘子言重了，实是我来迟的不好，怪不得娘子生气。我也本想早回，因被客人缠绕，不能脱身，也叫出于无奈呢。”娘娘窃喜：“今晚迷汤灌进，反使他小心翼翼，伺候颜色了。”许仙启问：“娘子，可曾用过夜膳。”见那小青送茶进房，方开口问道：“你们吃过饭没有？”娘娘道：“整备酒肴，要候官人回来同吃。”许仙忙道：“岂不要饿坏了身子。小青，快去端上来罢。”一言吩咐，那消片刻，酒菜并至，摆满了一桌子，和那前番成亲时吃的菜肴，大有天渊之别。色色精工，样样都好。夫妻入席，对面坐下。娘娘执壶斟酒，许仙连吃两杯。方说道：“我和娘子自己夫妻，只须家常便饭，何须如此盛席，未免太费了。”娘娘道：“并不是做妻的糜费，只因当日成亲一夜，便告分离。所以今天晚上，当做二次小登科。你看妆台上面，不是一般的点着花烛么。”许仙方知娘子的用意，点头称是。正所谓酒落欢肠，又觉得下酒的菜蔬十分可口，一连吃了几杯。小青端菜添酒，实在忙得很，吃到二更过后，方命小青收过残肴，又送脸水香茗。事毕，小青出房去了，顺手将房门带上。夫妻对坐，谈了一回心，方始上床安睡。这夜，被翻红浪，帐内春潮。当然鸾颠凰倒，无限风流。若在弹词中唱起来，描摹太淋漓尽致了。其实夫妻同床，本是常事，那一个不知道呢。

闲话少讲，一宵易过，又到来朝，许仙仍回店中办事去了。自此以后，朝出暮归，照旧很巴结的做着生意。王永昌也没有什么话说。但是娘娘心里一想：“我为着报恩来的，他替人家做一个伙计，终非了局。我须要叫他大显门风，做一番荣

耀的事业，方称我心。不过王永昌如此恩待，情谊难却，一时怎能分手。总要用一条妙计，使他们疏远才是。”想了好一回工夫，暗说：“有了，有了，只消使一离间之计，管教他宾主分开。”娘娘主意想定，便渐渐的试演起来。要晓得这个法子，待我书中略表几句，自然明白了。

本来许仙早出晚归，如今要他迟出早回。倘使他这天起身得早，就要到店，娘娘却有意款留，说做妻的有些小事奉托。即写一篇细帐，无非鱼肉柴米油盐茶炭等项，交与许仙。又说“本不敢有烦夫主，只因家下乏人，小青丫头年纪已大，差他出去，未免旁观不雅，故烦官人一办，带些零碎银钱去。如果价值大的，只叫他送货还钱便了。”许仙一听，明知这一番兜搭，到店就要迟了。欲待不去，又是不好，仔细想来：“现在我不费半个钱，做了当家人，只怕天下没有这种好处。一切开门七件事，都是妻子的钱，丝毫不要我用，只要替他代办代办。若再推托，良心何在。”因此一想，只能依允，拿了银子，照帐而办。办毕到店，已将近午餐时候了。店里这班伙计，自然在员外面前言三语四，永昌却不以为意，原谅他新婚燕尔，未免要办些什物，暂时来得迟些，也属平常，并没有一句话埋怨他。那知娘娘有心用那设虎离山之计，朝朝有事牵缠，或是叫他去剪取绸缎，或是差他去看裁衣裳，有时要他坐着看梳头，有时还要请他吃点心，亲自去烧起来，并且备了几样好菜蔬，叫他吃了饭去。照这个样子，不过半月光景，起初员外还不在心上，后来渐渐有些留意，再加上邱、周二伙在旁冷言冷语，说：“员外既然爱他，尽可以不必到店，在家食俸就是了。”这几句话，说得员外气恼起来。邱、周又说：“许仙已另寻生意，就在巷口拥珠堂参行，每年脩金有二百四十两呢，所以他故意迟来早回。只要你员外一声回绝，他便趁势进

新店了。”二伙把小扇子连连几扇，登时炉内生烟，怒气勃勃，骂一声忘恩负义的小畜生，便吩咐喜官道：“明天如果仙官来迟你就叫他进来，我有话要问他一问。究竟他的心肠，是怎样生的。真叫我气死了。”这里王永昌被二伙激怒，不知到了明朝，许仙是否清早到店。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辞 伙

却说那夜起，夜夜元宵，天天欢会。许仙清早起身，终被娘娘兜搭一回，以致连日迟到店。这天又贪欢晏起，穿衣下床，红日已照纱窗，小青端进脸水香茗，娘娘替他梳洗，小青又送上点心，许仙不吃欲走。娘娘说：“时光尚早，我今日要绣一条五彩湘裙，托你去买一些线。”说时，便将一张线帐二两银子，交在他手内。许仙没法推却，料想买线还容易，去去就可回来，只得胡乱吃一些点心，拿了线帐银子便行。谁知花线照帐配选颜色，最为麻烦，或深或浅，或退或换，往返了几次。直弄到吃饭过后，方才停当。娘娘还要叫他吃了饭去，许仙摇摇头，急忙要出城到店。忍着腹中饥饿，脸带羞惭，又被邱、周二伙嘲笑了几句，心里暗暗怨着妻房作难，这也是无可奈何。只见喜官出来唤道：“许相公，员外叫你进去呢。”许仙嘴里答应，明知要被叔父埋怨，懒洋洋的走入。喜官高叫：“许相公来了。”永昌便借题发挥的骂道：“好一个混帐的东西，既然许相公来了，为什么不早些端整夜饭出来呢。老贤侄

请坐。”许仙忙问：“呼唤小侄，有何见谕？”永昌冷笑道：

“呼唤两字是不敢当的，只怕将来请你也请不到了。”许仙道：“不知叔父此言何来。”永昌道：“做了伙计，自有伙计的样子，你怎么好一厢情愿呢。”永昌这种做作，完全大老板眉目，冷嘲热讽，比打还难熬。入世尚浅的许仙，备受奚落，泪水禁勿住直流了。只得赔小心道：“小侄来迟，实因家事纠缠，出于无奈，还望叔父原谅。”永昌道：“我何尝不原谅你。但是家务事体，那一个没有，无非开门七件，或是添补衣服，置备器具等项。办好后也要隔几天再办，断没有天天要办的，就算天天买些新鲜蔬菜，也只消清晨一办，就可到店，你看此刻日已斜西，有这个道理么。”许仙连连自认不是，永昌却一时气愤，又道：“哼哼，你还当着我不知道么，你的来迟分明是有意的，只要我动了气恼，把你辞歇，你就可以进新店了。”许仙道：“断无此事，小侄怎敢，叔父休听他人之言。”永昌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还要瞒我则甚。但我在此想，用不着这种办法。只要你老实对我说，别人家肯出多少修金，我也可以照样。如果你另换新店有人敢用你，那怕他铁包头，铜包脚，可要试试我做叔父的手段，饶他也没有这个胆量。我虽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你一世做我的伙计，你若能够自己开店，我决无一句说话。这叫做人望高走，鸟望高飞，倘然到别家仍做伙计，我的面皮被你削尽了。唉，我叫你一声老贤侄，你也要想想前后，怎样来，怎样去，不要去了青竹竿，忘了讨饭时啊。”许仙听到了这两触心话儿，又羞又恨。不觉面涨通红，眼中流泪，暗暗的叫苦。永昌也自知失言，连忙住口，却巧喜官送进饭来，笑嘻嘻的说道：“许相公，吃夜饭了。”永昌就趁势脱卸到喜官身上去，骂道：“混蛋，一些规矩都不懂。我同许相公祖父相交，况且是大员外的徒弟，只有

我可以埋怨两声，你是什么样人，也敢胡说乱语。我这里用不着，快与我滚出去。”喜官道：“我只说得一声吃夜饭呢。”

永昌道：“你不用强辩了，停一回儿，你去买两尾鲫鱼，一斤肉，把肉切成圆子，塞在鱼腹中，请许相公吃夜饭。此刻老贤侄将就先吃一些罢。”许仙对小菜一看，无非三四碗白汁汤。暗想：“喜官狗眼看人低，有意端出来的，便答道：“小侄已经吃过，吃不下了。”永昌道：“既然如此。少停再吃罢，方才为叔的也是一时气话，你不要放在心上。店里去罢。”

许仙告退而出，走入店堂。邱、周二伙，心胸狭窄，自从许仙进店得宠后，阴怀妒嫉，常想借题发挥。现在见他满面愁容，眼眶含泪，晓得他受过员外埋怨，便打落水狗。二人旁边说几句冷热话，更使许仙坐立不安，店里的生意都不顾，只看那太阳西下。好容易巴到黄昏时候，便唤喜官过来，托言身子不快，要想回家早些安睡。员外跟前代禀一声，说我明天到店，决不迟延。喜官道：“今夜员外叫我端整的鲫鱼塞肉，请许相公吃了回府。”许仙道：“多谢你家员外，实是吃不下了。你拿了灯来，我就要回去了。”喜官将灯取出，叮嘱他明朝早些到店。许仙点点头，接灯在手，急忙忙出了店门，一径进城回家，把门乱叩。

小青把门一开，便问：“相公，今日为何恁早？”许仙满腔怨恨，无可发泄，便道：“嗟，早又不好，迟又不好，你要派定我几时回来才好。”小青听得惹气，暗想：“我若不看娘娘的面，触恼了我的性子，我就一口把你吞下肚去，现在只好忍气吞声，关上了门，跟随入内。见许仙撩衣直上扶梯，一脚尖踢进房门，把灯笼丢过一边。娘娘连忙过来吹熄，看他将衣巾一齐卸下，坐上床沿，抛去脚上两只鞋子，身体横下去，一滚早钻入被内去了。娘娘目睹这般光景，心里也有些慌乱，忙过

来问道：“此刻黄昏才过，谅必未曾夜膳，可要吃些什么？”许仙道：“那个要吃硬饭，我如今要死的了。活在世上，还有甚面目见人呢。”说罢。翻身向里而睡，娘娘知道他动了真气，气坏了不是耍的，我要安慰他才好。便说：“官人不可如此。”嘴里说着，忙宽下了衣裙绣鞋，挨身入被去偎他，用手按摩胸前，又道：“你不要气坏了身子，今日好好到店，回家怎的这般样儿？可能说与妻房的知晓。”许仙叹气道：“恨只恨自己八字生得不好，不幸幼年父母双亡，若得至今健在，我岂不是摇摇摆摆一个小店官么。可怜家贫无伙，只向他人手内讨针线呢。”娘娘道：“莫非二叔埋怨了你么？”许仙道：“是的，二叔埋怨我恋家，不顾店务，每天到店太迟，倒也罢了。又说 I 我有意迟到，欲换新店，那是万万不能。”娘娘道：“这般说来，难道终身替他做伙计不成。”许仙道：“只可自己开店，他却并无一言，这句话，他明明笑我无力开张。初时是求乞上门的，所以他又说做人总要来去明白，不要抛了青竹竿，忘了讨饭时。这样的讥笑我，叫我还好做人么。”娘娘安慰道：“官人切莫伤心，可知道古时的伍子胥，尚且吴市吹箫，乞食有甚可耻。如今王公已许你自己开店，决无他言。你正可以趁此机会，明早到店辞职，回来准备开店便了。”许仙道：“娘子又说笑话了，囊空如洗，资本全无，怎能开店。今生不敢妄想了。”娘娘道：“这是正事，何敢取笑。若说开店，只要二叔跟前准你辞职，那开张的资本，自有做妻的独力担当。我家门前，现空着三间房子，正不必另觅店基。你道好么？”许仙听了，哈哈大笑道：“不料娘子果有厚套。能替我争这一口气，你真是我恩人了。我明日一准到店辞伙，决不延迟。只是腹中饥饿了，快取夜饭来吃罢。”原来许仙这一天，粒米未进，直到此时才觉饥饿，身子早已坐了起来。娘娘见他

有些孩子气，也不去笑他。二人重又起身穿好衣服，同下床来。可巧小青送茶走入，便叫他快端夜膳上楼。

少顷夫妻对坐而食，先吃了些酒菜，娘娘忽问道：“你今番开店，不知要多少资本才够？”许仙道：“白银千两，便可开张。若要兼兑人参，还须另添资本。”娘娘点头道：“也容易。你不妨兼兑人参，更觉得场面大些。”许仙连声称谢。吃过了饭，又呷了一杯茶，天已二鼓，两人上床安睡。这夜的睡，才足称是心安身安神安，只是某一部份反不安，比平日更辛苦呢。

明天清早起身，梳洗既毕，辞了妻房，匆匆离家，出了阊门，直到大生堂本店中。将身走入，邱、周二伙起立笑问道：

“汉文兄，怎么这样的早啊？”许仙道：“早又差了，到底什么时候到店，方称你们的意呢？”气烘烘的竟向里边去了。二伙被他糟蹋了几句。互相埋怨起来，不必说他。只说王永昌，真是势利商人，生成光毛两片面孔。今天见许仙走进，客客气气道：“老贤侄来了，请坐请坐，早啊早啊，照这样子我还有什么话说呢。可知道，我昨天的埋怨着你，因怕行中各伙看样。说了几句，原不过遮人耳目。贤侄休要见气。”许仙道：

“叔父金玉所言，教训得极是，怎敢见气。小侄今有一事，要与叔父商量。”永昌不等他说完，便道：“我明白了，现在贤侄成了家，家用一定很多，不知十两银子可够？就是二十两也不妨。”许仙道：“小侄非为修金而来，特地到此辞伙的。”

永昌惊讶道：“你要辞伙，可是昨天埋怨了你，定要进新店了么？”许仙道：“小侄若到别家帮伙，听凭叔父处置便了。”

永昌道：“你既不来帮我，难道回家坐吃不成。”许仙道：

“小侄自从配到苏州，事事多蒙恩待，理当效犬马之劳。怎奈家务纷繁，不能遵守规则。昨日回家与妻子商量，他却略有私



蓄，愿与我充作资本。只要叔父允许，便可准备开张了。”永昌道：“原来如此，实是可喜。老贤侄但请放心，自己开店，再无异言。不过开店二字，颇非容易。先要聘请伙计，置办笼具，家伙物件，然后进货。你只得一个人，怎生料理得开呢。”许仙道：“一切还望叔父指教，若得生涯发达，自当连前补报厚恩。”永昌道：“我和你先翁交情很厚，理宜效劳。只可惜你开了店我却少了一个帮手了。”这两句确是本心话。嘴里说着，心中好生难过。暗想：“他既完全托我，我不妨暂时坏一点良心，略略运用机谋，好教他店业闭歇，仍旧到我店内帮伙，方称我意。”又说道：“老贤侄先请伙计，倒有两个凑巧在此。张、李二公，都是年轻有才，生意精明，为人诚实，可以荐与你的。要用一个出店，就是喜官的兄弟，住在乡间，也可以叫他出来的。更有一桩事大为凑巧，开店应用的柜台家伙，铜锡磁瓶，以及铡刀斫磨筛扁等物，件件备足，却有现成的在那里呢。”许仙忙问何处去买来。永昌装出很诚恳的样子，叠起指头又说。不知又有何话，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开 店

却说王永昌在苏城手面阔绰，常有同行欠他帐款，倒闭破产，把生财抵押于他。去年又一片药店抵下，所以许仙问他，生财现在何处？王永昌便说明原因道：“如果贤侄合用，不妨照帐取去，岂不是现成的么。”许仙道：“如此甚好，不知要

多少银子。”永昌却并不多要他，便道：“这还不算多，只准得一百二十两银子，不过招牌要改换字号，旧的用不着，不知你改用甚么堂名？”许仙道：“据小侄的意见，倒是向日的保和堂罢。”永昌点头称好，赞成他重兴旧业，就在帐箱里取出原帐，交给许仙道：“这篇帐你先带去，便可照帐点收了，讲到药材，就在我行中交易，包你格外道地，我当精心拣定，配好多寡，陆续发来，不用贤侄劳心。”许仙听了，感激万分。就说明天送上白银五百两，请叔父收在帐上，后当总结，”永昌道：“银子有甚要紧，慢些也不妨。”许仙见事已停当，就此告辞回去。得意洋洋，很感激叔父恩待：“不但许我开张，又且仰仗他的大力，推荐伙计出店，事事替我劳心。”因此心头快活，只当王永昌是个好人。谁知他暗里放刁，把这些霉烂走性药材发了过来。二伙为何并不说破，因念推荐的恩情，含糊过去。那个出店吕小二，又有膨胀病的，只能吃饭，不能做事。这是后话，许仙此时还在梦中，喜孜孜回到家来，将细情告诉妻房，娘娘也是庆幸，未把阴阳抢算，料不到他暗使机谋。晚上取出花银一千两，交付许仙检点毕，上床安睡。这夜的安睡，许仙自己开张立业，千斤重担，挑上肩头。梦魂难安，担心营业前途了。娘娘陪着官人转辗反侧，也说不上安稳酣睡。

一宵已过，又到来朝。王公那里，把家伙一齐发来，照帐点毕，还有种种药料，也按着帐单收清。许仙先交去五百花银，其余找结再算。此时张、李二伙已至，唤匠人来收拾店面，装好橱柜栏杆，加上油漆，便觉鲜明，和那新的一般。铜锡磁瓶，安置停当，又将药料配搭均匀，短的铡，长的切，或是焙炒，或是研磨，分门别类，也要费几日工夫，正当忙碌之际，出店小二也来了。许仙见了，顿然吃了一惊。因他的脸

儿，好似猴子一样，生来手脚很小，只有肚皮象斗一般大，形状变做了一个橄榄，分明成功了膨胀病，怎么荐他来做出店呢。幸亏我有一丹方，很为灵验。只要煎汤服下肚去，泻出许多恶水，包管病体除根。当下如法泡制。这也是小二合当有命，不多几日，果然体健身轻，格外感恩效力。可巧新做的招牌送到，便选定明日黄道大吉，悬牌开张，备好了佛马财神，许仙入内报告。娘娘叫他去办两席酒，差人送到卢家巷，聊表多时同店的情谊。再办四席，备帖邀请邻舍。还有那甲头坊长，各秤二两银子相送。许仙一一领命照办。店中结彩张灯，忙了一回，诸事都已备妥。又见各邻送来贺礼，一概璧还不受，只请他们来饮酒。这里仙官开店，好生得意。那边王永昌懊悔异常，自知失言，无从反悔。到了许仙开张这一天，早上送来两席酒肴，这也是他的意思。所以永昌虽暗藏奸计，却不好不去贺贺他。再者要去看看这位娘娘：“到底是人是怪，谅他逃不出我的眼光。”便吩咐阿喜叫帐房里秤了一只银锭，封了一个兴隆代仪：“不必上帐，料想他也不受的。”又叫阿喜：“跟我去恭喜，你倒有脚钱到手。”主仆两人都是钱眼里翻斛斗的，欣然去开许仙的条斧。端整好了，阿喜手捧拜匣，跟随在后。进城到了专绪巷，留心观看，早见保和堂双开间，朝南门面，装饰得金碧辉煌，招牌密层层，花露丸散，龟鹿仙胶，以及饮片药材等字样。正中“保和堂”，上写杭州分此。主仆走至近前，又见柜台上铺着兰布镶滚的细席。后面一排隔幔纱窗，其余一切陈设，样样完备，不觉暗暗赞叹。步上阶沿，许仙见了，慌忙出接。叫声叔父，迎至店堂，寒暄一回，内厅酒席摆好，许仙请他进内，用杯水酒，聊谢招应，永昌道：“今日特来贺喜，反蒙厚赐盛席，太不敢当了。”许仙道：“粗肴便饭，不足以报大德，请叔父上首坐。”永昌坐

下，许仙侧首相陪。小二送过香茗，员外见他身精有力，想必病已全愈，问了几句。小二道：“我是亏得许相公医好的。”永昌道：“这也是你的福气，一到福地，病就好了。”小二收杯退下，永昌方又说道：“今日一来拜贺贤侄，二来要见见令正娘娘。”许仙道：“理当如此。待小侄唤他出来拜见。”立即起身入内，说：“外面来了王永昌，他来送礼贺喜，定要面见娘娘，不知你肯见他么？”“娘娘听了，就在袖中巧算阴阳，知他暗存妒念，又想窥我行藏，但你是个凡夫肉眼，只怕转世投胎，也看不出的。我若避不见面，反被他背后谈论嘲笑了。”主见打定，就说：“你先出去陪待，待我整理衣裙，然后出来拜见。你可命人到菜馆中再添一席，留他多饮几杯。”许仙应是而出。

娘娘换过一身衣服，叫小青拿了大红毯，走到屏门跟首，说一声：“娘娘出来。”这时许仙已命小二去添一席酒，摆在书房，返身到厅上陪待。听得娘子出堂，便起立道：“侄媳出来拜见了。”永昌鼻边香风阵阵，留神一看。见这位娘娘，珠围翠绕，耀目争光，金莲窄窄，跨出屏门。小青在前，便把毯单铺地。娘娘向上而立，便说：“叔父大人在上，容侄媳拜见。”永昌连忙推让，却被许仙扯到正中坐定，娘娘就端然拜下。弄得永昌心里着急，连说：“请起，请起。”见礼已毕，大家就坐，小二又送过一道香茗，只有永昌十分难过，又不好不出见面钱，白受人家的头。暗想：“我招文袋里，有两锭压袋的小元宝，计重不过十两，把红线穿好，自己也舍不得用，此刻只好割爱。伸手摸将出来。递给许仙道：“这两只小锭，不算什么，送与娘娘买些花粉，作为见礼之资。”许仙欲待不受，想不到娘娘接嘴道：“长者赐，不敢辞。辞却不恭，受之不愧。既是大人抬举，拜领了罢。”许仙就此领谢，旁侧

小青也过来磕头。永昌自知无钱开发，只得叫许仙代出，后来在帐上划算，这一节，分明表出王永昌的性情吝啬，脱不掉市侩气，却也算不得他不是好人。因此，娘娘对他伸说了几句，无非感激恩情，述明开店缘由，又托他从中照拂。永昌明明谦逊。娘娘就说：“请叔父便饭，酒席摆在书房中。官人必须多劝几杯，缓日还要请叔母大人到舍盘桓。”永昌道：“本当要早来的，只因家务烦多，抽身不出。旦待秋凉，前来拜望罢。”娘娘不再多言，就此告退进去。王永昌也是酒色之徒，老眼昏花，目盯娘娘殊色，心想：“恐怖的妖怪，凭他孙行者七十二变，也变勿出这样标致人物哪。照他眼光，杭州大员外信上，简直弄错了。”心里这般想，许仙便请叔父到了书房里面，酒席已经摆好，推他正中坐定，自己侧首相陪。连连执壶敬酒，小二端菜忙碌，就在旁边值席。员外开怀畅饮，酒到杯干，口中不住称赞娘娘贤德，外面喜官，另有小二在厢房中吃酒，一连吃了二十多杯，已是酩酊大醉。小二还要去照料他，忙乱异常，比别人加倍辛苦。

少时内外酒阑席散，小二从帐房中拿了拜匣，来看他的哥哥，说：“员外要起身了。快些吃饭罢。”喜官道：“肚皮里已经塞满，再也吃不下了。”小二便把拜匣交给了他，说：

“银子璧还，在外脚钱二百四十文，你拿好了，快进去伺候罢。”其时，许仙和永昌，吃得都有醉意。永昌道：“据杭州大员外信上说，他是个妖魅，岂知是一派虚言。今日我亲自见面，实情是一位贤德娘子，何愁家业不兴。”说罢，起身告退。许仙挽留不住，从书房里相送到厅堂上，喜官正要进来伺候，永昌便叫他跟了回去。店堂里张、李二公，都叫应员外，说：“我等因店务在身，未曾进来陪待，得罪之至。”永昌道：“不必客气，改日再会罢。”便带着喜官，跨出店门。许

仙在后，送到门外，一拱而别。一主一仆，脚步歪斜，向着那边去了。一路上酒鬼打浑，主仆忘形，回到行内，不须细表。

再说许仙缩身进内，料理一切，送过佛马财神，在门前放了百子高升。天已晚了，又请邻舍都来吃酒，欢呼畅饮。直等到酒完人散，已是二更时分。端正闭门，结帐盘算银钱。今朝第一日生意，计有银子十二三两，铜钱七千几百文，收藏在柜内。诸事停当，来到房中交帐。娘娘见了欢喜，料想以后生意，定然兴发。夫妇谈了一回心，上床安睡。

到了第二天，许仙一早起身到店，生意更忙，上半日已买了二三十千文。谁知到了下半日，却是不好了，主顾多来退换。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就打开药包，尽是霉烂不堪，蛀虫咬坏，并说了非但不效，反添重病，所以要来退还，到别家去买了。许仙把药细看，果然霉烂虫蛀，只好退还钱文，十有八九。心中暗暗叫苦，明知是永昌奸计，二伙容情瞒蔽，要我闭歇生涯，不觉恼恨起来，便向张、李二伙道：“二公果然天才，名不虚传，小二你把店门关了罢，还要做什么生意，二公承情，少陪了。”说完起身进入里边。二人听得店东发话，走了进去，料想自己生意不保，张伙道：“他说少陪，是再会的意思，歇生意的别名，你想是不是？”李伙道：“本来我也说过，员外发来的走性药材，理当对汉文兄说一声。都是你不好，要替员外隐瞒。如今弄得这样，连累我一同滚蛋。倒不如把店关闭，上楼去打铺盖罢。”张伙道：“就算今夜辞歇我们，夜饭总要吃的，况且不是真的歇生意，停一回等他再出来，方好定夺，此刻急些什么呢。”当下二伙惶惑不定。要知许仙进内哭诉妻房，娘娘是否有振兴店务的法术，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散 瘟

却说许仙进内，见了娘娘的面，劈口便说：“店是开不成了，马上要关门大吉了。”娘娘听见官人这种奇突言语，忙问：“何故出此不利之言？”许仙道：“多蒙娘子一片美情，发本开张，指望我争一口气。谁知王永昌暗使机谋，把这走性的药材发来，害得娘子亏本。唉，也是我生成的苦命啊。”说到这里，止不住腮边落泪。娘娘却不着急，反加劝慰道：“不妨事的。虽是王公心存不良，你总要厚道待人，不必对他伤了和气。常言道，除了灵山，别有庙宇，将来药料，可向别行去贩卖的。”许仙发恨道：“难道把这二三百斤的走性药料一丢，抛弃不成。”娘娘道：“做妻的自有道理。我想起自幼在黎山学法，到现在还记在心上。老母曾经说过，说那走性药材，偏是无价的珍品，能医腹痛的最好良方呢。”许仙听了，将信将疑，沉吟不语。娘娘又道：“做妻的平日抡算阴阳，须知上天震怒苏邦。只因这里民间造孽，多杀生灵，轻贱五谷，不日便要降下瘟疫来了，你今快去，将此药多多准备，煎汤服下，病即消除。管教你坏药销完，财源茂盛，并且仙名可以传遍四方，岂不是名利双收么。”许仙不觉笑道：“依着你这般说来，倒是因祸而得福了。但不知怎样的办法呢。”娘娘便吩咐他，快到外边，请二伙努力办事，速将走性药材，一齐翻了出来，长的切短，杂在一处和匀，不必开方配搭。秤准三钱，用纸包好，写明天泉水一盏，老姜两片。包得越多越好，明天生意加倍忙碌，只恨店中人手尚少，再叫小二也在旁相帮。你可

把招贴写好，命人在桥头巷口分贴，俾人家知道。”许仙问招贴怎样写法？娘娘说道：“这张招子，字还不多。上写‘专诸巷内保和堂发兑肚腹痛药，每服三分，不折不扣，煎汤服下，立刻见效如神’。预算后天生意更忙，我和小青也要相帮。二伙做到更深时候，精力疲乏，理当备一餐稀饭才是。到了天明，早饭要轮流替换，另外不妨备些糕饼，免得饥饿。”许仙一一领命，来到外边，心里总有些不信，深怕没有这样容易呢。但是：“我也只算做伙计，不好违背老板命令也。”先命小二置办各物，然后步入店堂。这时，二伙正在心焦，指望吃了夜饭打铺盖回去。忽见许仙走出。劈口道：“二公今夜不要睡了。张伙道：‘汉文兄，不好叫我们连夜动身。就算不用，今天夜饭总要叨扰，一夜总要耽搁。到了明朝，听凭打发便了。’李伙也说：‘总要东翁保全我们的脸面。’”许仙道：“此话何来，那个停歇你们生意。”李伙道：“因为汉文兄说今夜不要睡了，分明要我们连夜回去呵。”许仙笑道：“二公弄错了，我叫你们不睡，是要费神办事，并无别意。”张伙道：“嘎，要我们办事，理应效劳，无不从命。”许仙就照着娘子吩咐的话，叫他们把霉烂走性的药，尽行搬出：“切短配匀，每包三钱，包上写字，越多越好。包到天明，自有用处。因此说不要睡了。”二伙一齐答应，却莫明用意。夜饭后，赶紧赶办。

单说许仙，写好了几十张招贴。命小二在城内城外，桥头巷口四处分贴，然后回到房中。娘娘叫他今晚早睡，明日好做生意。所以用过夜膳，听到更鼓起了，娘娘替他宽衣解带，安顿先睡。自己在灯下做些针线，候他睡熟。那知许仙睡不安稳，从帐中探出头来，定要娘娘陪他同眠，却被娘娘正言厉色的说了几句，只得翻身向里而睡。少顷鼻息呼呼，已入梦乡。娘娘方站起身子，轻轻拿了锁匙，开了箱子，取出四寸长的葫



芦来。一手执着灯照，悄悄走出卧房，低声唤小青。小青起床走来，问有何事。娘娘道：“今晚托你帮我去办一桩事，因为日间东人进房，愁恨异常，南濠王永昌坏了良心，把那走性药材发来，买去都来退换。弄得我无计可施，只好假造虚言，说天上要降灾殃，那些走性药料，能治瘟疫。所以叫你驾云前去，带这葫芦里的东西，散布四方。见有瓜果菜园，以及井泉水缸，都可分散。但远处官塘大河，切勿洒下，恐有过路商人，沾染疾病。虽然吃了也不损命，却也难免几日痛苦呢。”小青问道：“自己井缸可妨事么。”娘娘道：“就算误入井缸，只用贯众、连香、沉香等药可解。因我在金母驾前，曾经立誓，不敢损害生灵草木，所以你须小心谨慎，向四外均匀散派，恐防受疫过重，伤人性命。我本该亲自腾空飘洒，又怕你主人醒后唤我，只得今夜重托你了。”小青应命，立即化一阵清风，穿窗而出，驾起云光去了。娘娘见他已去，回房安睡，娘娘睡不安稳。小青奉命驾起云头，向苏城四下里瞭望真切了，才把手中的葫芦，拔去盖头。“却不知葫芦里卖些什么药。我且不要管他，遵奉施行便了。”心里这样想，身子宛似莺梳燕翦一般，在那云雾中穿来穿去，只见葫芦内透出一条黑线，随风散开，东西南北，四处皆有。周围十余里，瘟疫普遍郡城。那怕人家门户紧闭，黑气也能飞入。幸得不伤生命，上天还可以宽恕。照此说来，白氏这番行动，也出于大不得已呢。此时小青把瘟疫散毕，回到房中，交还葫芦，已相近四更时分，又去安排稀饭，毋须细说。

如今要表明葫芦中的药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娘娘这个葫芦里，并不是药，因蒙金池圣母赐他一盏琼浆，吃了下去，顿时腹中作痛，伏在山林里，吐出许多黑水，乃是千年积成的毒气。娘娘恐害生灵，故将葫芦盛起，随身带来。现在因

为欲解夫忧，没奈何借他一用，好得四处派开，沾染了也不伤命，四五天自能全愈的。

表过后，要说许仙，一觉醒来，已是五更天气，急忙起身办事，走出外来，见张、李二伙手忙脚乱，把这走性药材，切的切，秤的秤，包的包，包上还要写字。足足有几万包，凡店中一应柜内抽斗栲栳，都已放满，便吩咐小二开店，专候生意大忙。

不一回，天将明亮。赌场已散，走出两个人来，都是唉声叹气，自怨赌运不通，连遭大败，输得床头金尽，回家见不得老婆，如何是好。伸手摸摸衣袋里，只剩下十几个零钱。二人一路艰苦，觉着腹中饥饿。看见陆三阿爹的汤圆店已经开了，就此走入坐下，各吃了三个汤圆。那知不吃犹可，一吃之后，都捧着肚皮子呼痛。起初还道夜里受了风寒，后来越痛越利害，觉得不对，说汤圆一定下了毒药。三阿爹当他们是诈人，有意来冤枉我，自己也吃了一小碗汤。正想要骂他们几句，腹中一样的绞痛起来。顷刻间三人痛倒在地，滚来滚去，叫痛连声，哄动了过路的人，多来询问原由。内中有一人说道：“你们可曾见巷口贴的招纸么。专诸巷保和堂，有专治肚腹痛药，每服三分，快去买三服来，吃了就好。”那开店的三阿爹听了，不管此药灵不灵，忙差阿四买了三服，并在一锅，加六片生姜，天泉水煎好。三人吃下，立刻全愈。众人一见，个个称奇，都说保和堂的药，真是仙丹。逢人传布，到处传扬，城内城外的肚里痛的多得极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街小巷，一大半喊着腹中疼痛。忽听得有人传说，要买止痛的仙丹，除非保和堂的灵药，包管一吃就好。这样的，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百人传千，四散宣扬去，自然满城皆知了。专诸巷里，热闹非常，保和堂门前，买药的人山人海，挨挤不开。有买三包五包

的，也有买十包数十包的，因此店中东伙，连出店四个人，手忙脚乱。恐怕外边的栏杆挤坏，再用挡木拦住。你想，买药的人多也不多。弄得店里粥饭也不吃了，还亏娘娘料事在先，预备下糕并充饥。今日这般的盛况，勉强应付。

却说南濠王永昌，他本欲阴谋暗算，反累自己遭殃。一家老小，都患腹痛，叫苦连天。听见街上纷纷传说，要仙丹止痛，快到保和堂去。永昌没法可想，立刻差人买了一服回来。折开来仔细一看，却是不多几样霉药，平常得紧。他便照样搭配，煎汤服下，一些功效全无，仍是疼痛难当。怎奈买了一服，只好一个。不觉暗暗称奇道：“想不到这种走性药，一进许仙店里去，竟然发起财来了。我照样把好药合成煎服，反无应验。唉，实在痛疼难熬，只好再去买他罢。”回头唤喜官过来，吩咐道：“你到帐房中取钱一千，到许相公店里买五十服，快去快来，好得行里人多，谅情大家也要痛的。”喜官奉命，拿了钱进城。走到保和堂门前，那里挨挤得上。半日方能拥入柜里，忙叫许相公道：“铜钱一千，买五十服，欠钱明日带来。”许仙道：“你是喜官，难道员外家也病痛么。”喜官道：“一齐病倒了。”许仙道：“既然如此，员外那里分文不要，竟拿五十服去。你替我多多拜上员外，说我缓日要来亲自叩谢。”喜官连连称谢，心里暗喜，一径回来，把这一千钱落入腰囊，只拿五十服药送入书房。永昌看了，照旧和前一样，真令人难解难详呢。救痛要紧，就命将五服一煎，分送各人吃下，果然应验如神。好生奇怪：“究竟是什么药性？”猜想多时，不懂里钻出大悟，自作聪明道：“大约走性药材，能治肚子痛的。这个倒容易办到呢。”便叫人搬出两担药来，堆在一间空屋里浇上两大桶水，等他霉烂起来，合成肚腹痛药，每服也卖三分。那知六七天后，无人腹痛买药，反弄得大亏其

本。娘娘小使玄虚，王永昌卸大上其当了，这也是欺人自欺，应食的果报呢。且说保和堂，今日生意一直忙到三更过后，买客源源不绝。时光不早，吩咐打烊。明日清早，这样生意一连五日，总共发了多少财，是否有他事发生，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赠 符

却说保和堂经此风潮，名满吴门，金阊第一块金字招牌。王永昌陷害许仙的，岂知转祸成福。许仙私心欣喜，感谢娘娘不止。各人除将银两收捡包好外，那些散钱无暇计数，尽行装入袋内，暂放在空栈房中。大家饱餐一顿，看看存下的药包，明日不敷应市，再将坏药搬出，小二切，二伙包，仙官写，连娘娘小青也在里面帮忙。忙到四更敲过，又包了不少，大家略睡片刻。等不及天色明亮，外边人声嘈杂，又在那里打门了。二伙起身，唤小二开了店门。许仙也走了出来，吩咐今日涨价，每服四分。众人都说：“只要吃得好，那怕四两也不妨。”有的五服十服，有的三十五十服，生意比昨天加倍。一连五日，价钱从三分长到六分。及至第六日，肚痛少了，生意也定了。原来人的身子有强弱，受毒有浅深，发作有迟早，过了五天也就不发作了。所以六日之后，趁有空间的时候，把栈房里积的散钱，从许多口袋中倒出，足足盘了几日。又将银子称过，一总计算，共卖了六千数百两有零。许仙快活进房，交付娘娘执管。从此保和堂三字，名播姑苏，人称为许半仙，而

且发了这次财，资本充足，更可以内看人参。店中张、李二伙，连日辛苦，各酬劳白银十两。小二也另赏二千文，以后还要加添薪工。一个个心满意足，内房夫妻和好，只指望兴家立业，育女生男，称了娘娘下山报恩的心愿。

谁知好事偏多磨折，孽障又来牵缠。那一天，许仙坐在店堂中办事，见街上游人络绎如梭，十分热闹，不知为了什么缘故。二伙道：“今日是四月十四，吕祖诞期，此地苏州风俗，名为挤神仙，亦叫做轧神仙，一应九流三教，和小本摊场，姑苏要货，多在庙内营生，有好几天热闹哩。”许仙听了，暗想：“吕祖乃是药材的祖师，我且瞒过妻房，备了香烛，一来虔诚烧香，二来游玩神仙福地，有何不可。”便叫小二把香烛买来，用一方帕子包好，拿在手中，起身欲去。张伙道：“汉文兄，可是真要去烧香么？”许仙点点头。李伙也道：“我们吃了药饭，吕祖必须敬重。求福得福，求子得子，应当要去烧香的。”张伙忽然想起一事：“汉文兄且慢走，现有二两人参，顺便带了去罢。因为汉文兄出了门，我们走不开了。”许仙道：“吴趋坊是顺路，待我带去也不妨。”当即取出人参，出店走上街坊。本欲从吴趋坊兜抄过去，既而一想：“不好，我是虔心特地去烧香的，未便先办事。不如回来送去为是，免被吾神斥责，烧香勿诚心，罚点灯油半斤。”乃一直朝前，过了皋桥，绕到下塘，行近神仙庙。只见人山人海，擦背挨肩，好不热闹。山门上写着“福济观”三字，果然气概轩昂。当下进了山门，两旁边全是九流三教，医卜星相，般般都有。小贩们都借神仙名称，譬如卖花的，叫做神仙花；卖耍货的，或是神仙皮老虎，神仙搬勿倒，卖动物的，连乌龟也叫做神仙乌龟了，色色神仙，样样神仙，连那说书、出戏法、卖画张、看西洋景，无一不是神仙了。许仙格外诚心，并不东看西看，从人

丛里穿过，走上月台，宝鼎中烟云缭绕，香气氤氲。缓步跨进长窗，一半是游人玩耍，一半是虔诚拜祷。抬头见吕纯阳祖师像，高坐中央，旁侧站看柳仙，忙将香烛呈上，一心拜祝。怎奈拜单上面，人已跪满，并无空隙之处。见有一人，跪在当中，磕头不止，嘴里通诚：“保佑弟子，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旁人催促他起身，说他已经磕了八十六个头了，此人总不肯让。许仙也等得不耐烦了，走将过来，叫一声：“仁兄，叨光让开些。”那人转头一看，便说：“我道是谁，原来是保和堂许仙老板。”这也是前天买肚痛药认识的。“奉让请拜罢。”许仙连称得罪，即便跪倒在拜单上，默默祝告道：“弟子许仙，求祖师保佑我店中生涯鼎盛，夫妇齐眉，四季平安，早生贵子。”拜罢，抽身站起，退出殿来，见那些青楼妓女，结伴同行，惹得一班轻年浪子，随来随去的观看。

仙官见如未见，不到各处游览。从月台上走下，偶一举头回顾，望见东南角上，搭着一座平台。上面坐一位道士，生得浓眉暴目，阔口大鼻，高颧阔额，两耳招风，金发红须。头上戴一顶如意冠，身上穿一件天青色嵌金八卦道袍，脚踏棕鞋白袜。面前放一张桌子，上有纸墨笔砚，七星旗，宝剑令牌。一只拜匣，内藏零星物件，还有盗取师父几张玉印灵符，乃是镇山之宝，所以这般的卖弄神通。口中朗诵，声若巨雷。对看台下围观的许多人说道：“贫道张英，出家茅山，奉师父法令，往天台进香回来，路过贵地，缺少盘费，借此神仙福地，出卖风云雷雨灵符，驱邪镇宅符，逐疫治病符，每道只卖三分银子，要者就买，不可当面错过。”说完几句江湖上的话。自有一班好事的，拿出银子来，当场试验。一一画过，各把拳头捏紧，到空处去试放。说也奇怪，果然灵验。买雷的放出一声霹雳，买雨的滴下一场大雨，买风的刮起一阵狂风，买云的飞上

一朵乌云。因此台前的人，越聚越多。此时许仙正来观看热闹，那个道士举目一望，不觉大呼奇怪。见那边走来一位居士，顶上透起两道妖光，家中定有妖魔缠绕，便站在台前，指着说道：“这位居士，请过来叙话。”许仙听得叫唤，便请众人让开一条路，走进台边，问：“道长唤我何事？”那道士就请他上台，问明了姓名，方说道：“贫道见你头上透出一青一白两道妖光，知道妖怪在你府上作祟，可有什么？”许仙回说，那有此事。”道士又道：“妖怪迷恋，怎能辨别。但是平日总有可疑之处，你却自己不能省察罢了。”许仙被他点醒，想起盗库搜赃一事，便道：“事虽有因，却也无疑。”道士道：

“可见你迷而不悟，只要孽缘已满，性命就难保了。”这句话，说得许仙害怕起来，忙问：“可有解救的方法？”道士道：“我有灵符收镇，管教立刻降妖。但此符非同小可，须化二十两银子，方可请得。”许仙道：“银数却也不多，只是今日出门未带，仅有二两人参，我把他权为抵押，明日将银取赎，不知可使得么？”道士应允，请他亲自封入匣中。然后提笔在手，口中念咒，画成三道灵符。嘱咐道：“一道贴在妖魔出入之所，又一道是护身符，藏在自己发髻里面。这一道焚化在水内，喷在妖魔身上，好教他立现原形。许仙忙道：“若现原形，必然要来害我，这便怎样？”道士道：“不妨，有了护身符，自有神灵保护，还怕甚么。”许仙方告辞下台，藏着三道灵符回去，我且慢表。

先说娘娘，偶然问及小青，方才你送茶出外，相公可在店中？”小青道：“听说今日吕祖诞期，相公往神仙庙烧香去了。”娘娘听了，不由一怔：“官人怎地悄悄去神仙庙烧香呢？岂有什么变故。”摇动袖里乾坤，仔细一算，连叫“不得了，我们有大祸临头了。”小青忙问何故？娘娘就说：“他

回来时候，遇见茅山道士，看他头上透出妖光，便用言语煽惑我夫，竟将二两人参抵押，请得灵符回来，要把你我降伏。你快快逃避去罢，我是走不掉的，只有听天由命的了。”小青听了大怒，要到庙中去杀死贼道，却被娘娘阻止道：“你若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杀伤人命，岂不要累及主人么。”小青愤恨道：

“娘娘这样的对他，他下得那般毒手。还要顾他则甚。”娘娘道：“青儿，你难道尚未知晓么？我此番奉命下山，原为报酬恩德，了却尘缘，并非贪恋性欲。曾经在金母面前，立誓不伤草木生灵，岂可以怨报德，反结冤仇。所以任凭郎君无情无义，我也甘心受死。你却与他风马不相关，应当远遁为是。少顷灵符一到，性命便难逃了。”小青道：“娘娘法力高深，怎么反怕这茅山道士来？”娘娘道：“我岂怕他，因他带着镇山之宝，玉印灵符，非同儿戏，故而心中害怕，一时恐遭不测呢。”小青下泪道：“一旦与娘娘离别，叫婢子怎生放心得下？”娘娘道：“你若舍不得我，不妨离开苏城百里以外，在高山僻静处，远远瞭望。如见天上红光下降，白光上冲，红白二光相合，我已被天神收伏。只要白光一灭，我就死了，你也不必回来。若是红光散去，白光仍在，还可和你相叙。”说到这里，鼻边闻着微微香气，耳旁听得隐隐雷声，知道天神将降。说声“不好了，青儿快走罢！”小青心中痛苦，向娘娘叩头告别，急忙化一道青光，穿窗而走。已见红光满目，不能向前，便从斜刺里奔逃。约离苏城百里以外，在无锡惠泉山落下，等候红消白透，方回家来。

再说娘娘，心胆俱裂。见窗外光芒射入，知是天神下降。我不妨诉此衷情，谅必神明也讲道理的。想定主意，连忙端一张桌来，摆在窗前。炉内焚香，低头跪下，通诚祝告道：“素贞虽是蛇形所变，恪遵金母慈训，奉命报恩，完此夙愿，实非



贪淫好色，又不敢伤害生灵。只待恩怨一清，即便回山。伏望天神垂怜宽恕，鉴我微忱。”祝告时，红光满目，天神已经下降。你道天神是谁，就是黑虎玄坛赵天君，听得娘娘一番诉告，深合情理，何忍伤他性命。“况且他另有结局，与我无关。”所以赵天君回归天阙。霎时红光渐散，白光上升。娘娘见大难已过，感谢天神，起身把香案搬开：“且待他回来，试过了法，方能解去他的疑心。”因此，身倚妆台，假作朦胧睡着的样子，等候官人回来。这时候，许仙走进店门，心中突突乱跳。也不顾二伙叫唤，一直跑到厨房里。不见小青，他便回身轻轻上楼，步入房中。见娘娘倚靠妆台，托腮而卧。心想，道人嘱咐除妖的灵符，刚好焚化水里，喷她身上，试验正邪。”欲知许仙如何下手，娘娘怎样逃过难关，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斗 法

卸说许仙，背转身子，退出闺房。忙到厨房，取了净水半杯，拿出三道灵符，将一道塞在发髻，一道焚化在净水杯中，再有一道拿上楼去，贴在房门上面，战抖抖托着净水杯，要想下手。则海棠春睡，一副娇态，吾见犹怜，怎忍加害。翻身一想：“真是妖怪，则定必害人，那么杀不可赦，使我欲罢不能。”只得暗说声“娘子休怪。”将符水吸入口中，照定娘娘面上直喷。只见娘娘身子略动，把头一摇。许仙只道摇头之下，即现原形，慌忙退出房门。那知娘娘声色不动，仍然熟

睡。外貌虽是那样，内里十分难过，好似万箭攒心。急将修炼的元神相进，咬紧牙关忍耐。许仙又喷一口，喝声变。娘娘越发难熬。还亏得道行高深，进了过去。若换了小青，早已身子跌倒，现出原形啦。弄得许仙诧异起来，分明道人一派胡言，自己上他的当，疑心去了大半。此时，娘娘知道第三口符水，还要难忍，倒不如早些醒罢。便伸了一个懒腰，睁开两眼，软洋洋的站起身来，对着自己一看，问道：“那一个把我衣衫淋湿的？”许仙说声：“惭愧，娘子醒了。”只得答应是我，反背着手退缩就走，要想放下这符水杯。谁知放了一个空，符水和杯子一并打翻在地，娘娘就取出手帕，揩抹衣上的湿水。方说道：

“原来是官人，为什么这般慌张局促啊？”许仙道：“没有什么，我和你取笑罢了。”娘娘道：“那有这般取笑之理，内中定有缘故。待我算一算阴阳，看是怎样。”许仙知要淘气，却又阻止不住，更觉局促不安。那娘娘假意用指头抡算，算到其间，顿时双足乱跳，发怒道：“你今干得好事啊，我一向道你是个多情种子，把一片真心待你，助你成家立业，想不到你今天行此毒手，要害做妻的性命。你好恨啊！”许仙忙摇手道：

“没有这件事的，休要多心。”娘娘道：“你还想瞒我么？我平日怎样嘱咐你的，切勿与僧道相商，你卸完全不听。瞒着我前去烧香倒也罢了，不该听信贼道谗言，说你家中有怪物害人。你便把二两人参作押，换得灵符回来，降伏我妻婢二人。好好好，你且过来细认一认，看做妻的到底是什么妖怪啊？”许仙连连赔礼道：“娘子不要气坏了身子，总是我误听谗言的不好，以后再也不敢胡为了。”娘娘道：“你就算我是妖怪精灵，也该念及前情，稍加宽恕。你怎么一些不顾，忍心害死我呢？”说得许仙无地自容，身子跪了下来。娘娘反觉过意不去，连忙用手扶起。说道：“今番就算罢了，以后若再如此，

我和你决不干休。”此时，许仙好比皇恩大赦，胸前搬去了一块大石，连说：“再也不敢了。”忽见小青送茶进房，原来他在无锡避难，遥望红光已散，白光渐起如前，知道娘娘太平无事，他便驾云回家。听他们说话已完，方始取茶送入。见娘娘衣衫打湿，动问：“为了何事，弄得这般光景？”娘娘就从头至尾告诉了一遍。小青有意做作，走近身来说道：“相公谅情看得准确了，娘娘是怪，婢子是妖。快来收呀，快来降呀。”许仙道：“啊呀，你也来说我了。快去，送水上楼，与娘娘揩拭换衣罢。”娘娘道：“此事虽然罢了，但明日一早，命小二备了香烛，唤了乘小轿伺候。”许仙道：“未识要来何用？”娘娘道：“一来做妻的为要烧香，二来要会合这茅山贼道，讨还人参。”许仙连连摇摇首道：“这个动也动不得，那里人山人海，挨挤不上。还有一班无赖棍徒，在彼混闹。男子去烧香，尚且费力，何况女流之辈，恐怕要吃亏，劝你不要去的好。”娘娘暗想：“我若出去，谁敢惹我。”嘴里却说道：“难道这人参不要讨还了么？”许仙道：“人参待我明日自去讨还，这些些小事，娘子若亲身去讨，未免有失雅量。”娘娘忽然冷笑道：“你今看做是些小事么？不是我有意埋怨你，嘲笑你，把这旧事重提。你在王家，半徒半伙，一载修金，能有多少，现在自开药店，兼兑人参，何等体面，就将人参二两，看得轻微。虽说店中生意甚好，那一件不亏我暗里调排呢。”许仙道：“人非草木，那有不知感恩图报的呢。你别剥我痛疤了，恕我一时糊涂。冒犯之处，诺诺诺，小子这厢有礼了。”娘娘道：“我明日定要去讨还人参，问问这茅山贼道，为甚妖言惑众，欺侮着我。”许仙听见娘娘执意要去，只得唯唯退出，吩咐小二安排一切。

当日别无话说。到了来朝，小二香烛办好，小轿已经唤

来。娘娘起身梳洗后，小青在旁伏侍，便道：“娘娘，可要小青跟去么？”娘娘道：“你的功行浅薄，更兼性情急暴，恐怕惹出事来，不要同去的为是。”少顷许仙上楼来回话，说香烛轿子都已整备，是否叫小青跟去？”娘娘道：“他要在家做事，不必跟随。”许仙道：“如此，可叫小二跟去了罢。”娘娘也说不用：“只命轿夫拿着香烛去就是了。”许仙听了，自去吩咐轿夫，在外等候。不多片刻，娘娘打扮停当，出外上轿。许仙连忙过来搀扶，顺手把毡单放在轿中，又嘱咐轿夫抬稳，回来多给酒钱。轿夫一声答应，抬出店门。才到巷口，转弯，就见行人挨挤，轿马纷纷，大半是去烧香的。从大街抄到下塘，过了杨家园子巷，更是热闹非常，轿子已不能上前，有的偏要过去，弄得轿子轧坏，坐客跌了出来。娘娘见此光景，只得作些小法，嘴里叫轿夫小心抬上去，却用一个指头向前一指，轿前的许多人，顿时大乱起来，你打我，我推你，不由自主，分开一条去路，娘娘坐的轿子，正好过去，毫无阻碍。一直抬进山门，在人丛里穿过，引得两旁看的人，个个称赞娘娘美貌。娘娘却无心观看景致，到得月台下，出轿步上丹墀。轿夫拿着香篮毡单，跟随在后。娘娘走进长窗，抬头一看，果然神像端庄，殿庭气概，真是个神仙福地。那轿夫认得这个老香工，是他的娘舅，就把香烛香金交付与他，并说：“今天我抬专诸巷许家娘娘来烧香的。”老香工格外讨好，要请娘娘拜神。怎奈烧香人众，无从拜跪，立等了好多时。亏得轿夫想出一条计策来，拿了毡单，走出长窗外，嘴里高叫：“官府来了！”就将毡单一折，套在头上，一路吆吆喝喝的进来。众人只道真的官府来拜，大家连忙立起闪开。轿夫趁势把毡单一铺，说：“娘娘快来拜罢。”娘娘方得深深叩拜，默诉衷肠。这许多话，和前回祝告赵天君相似，不过说明，要会茅山道士，还

望神仙暗中保佑。

拜祷已毕，就命轿夫跟随，要去会会这茅山道士，讨还那二两人参。轿夫道：“茅山道士出卖风云雷雨，就在东首角里，那边是很热闹的。”娘娘点点头，步行过来。见那道长，身坐高台，下面围着一个人圈子。所以走进台前，便说：“诸位请让一让。”众人说道：“这位美貌娘娘，也来买风云雷雨，让他走入。”那道人瞧见那美妇人，妖妖烧烧，脸带杀气，顶门白光直冲，认识是许仙家子白氏娘娘。定为昨日未曾现出原形，今天才来寻事，挣回面子。不待她行近，便大喝：

“蛇妖孽畜，休要出乖露丑，还不给我滚开！”娘娘道：“你这贼道，还敢骂人，妖言惑众，拐骗人参。快快还我，万事全休，如若不还，把你这贼道送官究治。”气得道人嘎吱吱的说道：“你这孽妖，如此猖狂，还当了得，看我的法宝，定叫你死在眼前。”说完，要想拿宝剑，宝剑不好拿；要想拿令牌，令牌也拿不起；要想化符念咒，又是幼不得。你道究竟什么缘故呢？原来娘娘运用玄功，早差五鬼上台，把道士的两只手捏住。故此虽有法宝，不能施展出来；又怕他说破此事，有关夫妻脸面，又加念了几句禁口咒，好叫他不能言语。弄得这茅山道士，张天师被鬼迷，有法难施了，只在台上吱吱的叫着，谁知他内里的缘由。（作者却有一句话交代，本回名为斗法，其实唱弹词的人所唱的斗法一事，说什么道士拿起葫芦，放出许多白鹤，飞舞空中，娘娘便将鞋底棉花扯碎，变做寿星，吹入云中，只见许多老寿星，骑鹤四散而去；又拿令牌宝剑，架起天空，耀武扬威，都被娘娘破掉，又把茅山道高高吊起，鞭打再三，然后放下，抱恨而去。这种说法，虽觉得热闹好听，但是和情理不合。你想神仙庙在城市大街人烟稠密的地方，岂容那妖魅斗法，各显神通么。将今比古，世事原是一样的，郡府

那有不来访拿的道理，只怕许仙也不能在其地存身了。所以把这些荒诞的话，还是删改的为是。）这一节表过明白，仍说台下围观的许多人。有几个开口问道：“请教娘娘，可是这道士赊欠你的人参，要向他取讨么？”娘娘道：“并非赊欠，实是拐骗去的。”众人道：“岂有此理，不知怎生被他拐骗的呢？”娘娘便造一番言语，说我夫在专诸巷开设保和堂药店，昨天来庙烧香，遇见茅山道，被他用恐吓手段，说有妖怪在我家中。我夫受了他的愚，把二两人参押换灵符，回家吵闹，好似疯颠一般，吓得仆婢人等几乎寻死。所以我特地来讨人参，要问他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这些话很合情理，听得众人个个动火，都说：“这贼道骗了人参，害人的性命，大家去拖他下来，送官究治。”内中有一老者，调解说道：“与其送官追究、多费衙门使用，还要同他上堂质对。倒不如罚他磕两个头，还了人参，不许他再在这里妖言惑众，放他去罢。”娘娘一听，正合己意，便道：“既承各位讨情，只是造化了他。”众人即对道士说道：“亏得娘娘宽宏大量，快些磕几个头，把人参拿出来，还是你便宜的。”那道士嘴里虽是嘎吱吱，却将桌子拉开，跪在台上乱磕头。并不是真情赔罪，实是五鬼作耗，不由自主，叩头不止。众人问他：“人参在那里？”却见他叩头不答，料想藏在拜匣里。便上台开匣一看，果然在内，取出送给娘娘收了：“请娘娘饶了他罢。”娘娘道：“如此叫他起来，放他便了。”五鬼奉命放手，道士就站起身说一声：“罢了嘎罢了。”拿了令牌宝剑等物，即便下台，在众人中一溜烟走了。入后再报今日之仇，今日不表。当场娘娘向众人道谢，轿子抬过，上轿回家。欲知以后尚有何事发生，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端 阳

却说许仙，担心娘娘此去结果如何。少停，欣慰回来了。忙不迭迎进内堂，问娘子：“人参原璧归赵么？”娘娘存心耍他一耍。初时假称无法讨还，后因许仙问急，才袖从里掏出原物交他。并道：“非但他自愿奉还，并且磕头不止，再四求饶，我才放他去的呢。”许仙道：“为何道人见了娘子，这般的胆小呢？”娘娘趁此编一套澈天大谎，使许仙信服，释去疑团。因道：“我袖里阴阳有准，知他的本来面目，是三百年修炼的老狐狸。我本待送官究治，又恐累夫上堂，只要人参到手，所以我顺水推舟，放他走的。”许仙道：“足见娘子仁慈，令人可敬。我今想起此事，懊悔无及。以后再若如此，便凭娘子处置便了。”夫妻叙谈了一回，和好如初，不须多说。

只说娘娘想到此番一辨，谅必真心贴服，可以安度光阴了。只有一桩心事，天天挂在胸怀。你道是为了什么？日子过的很快，四月一过，已近端阳，“若到天中午刻，难免在楼头出丑。我虽道行尚深，也怕不能避此大难。”因此心中烦恼。泪下双行。却巧小青送茶进房，眼见主母如带雨梨花，嚶嚶哭泣，莫明诧异。叩问：“凭地这般烦恼？”娘娘道：“你还不知道么？我和你都是妖变人形，枉作千载修行。一到天中，仍不免现形出丑，反不如人间妇女，可以庆赏端阳佳节。你的功行浅薄，尤宜早避为是。先在家主跟前装病，到期遁往深山，

任你原形现出也不妨。”小青道：“主母便怎样？”娘娘道：

“我是随侍夫君，难以脱身，只得随机应变，度此难关。”这一来，也是娘娘自恃修道功深，或可支持恶运。岂知事出意外，丈夫请他吃雄黄酒的，以后慢表。当下主婢房中闲谈，许仙走将进来，娘娘叫小青送茶。小青就此假装病痛，喔唷连声。许仙忙问道：“小青为何这般光景，满面病容？”娘娘道：“今早起来，就是这样，想是昨晚受些风寒了。”许仙道：“既然有病，不必送茶，快去睡觉。免得再冒了风。”小青答应退出。娘娘道：“今日是五月初一，店中帐目可有么？”许仙道：“本店初开，没有什么帐目。”娘娘便把端节应各办事，一一嘱咐道：“你在明后两天，准备礼物，如金腿、咸蛋、粽子、黄鱼等类。分送各处知交。还有姑苏驿里，却须官人亲自前去。回来再到卢家巷，王永昌虽然存心不好，究竟是他提拔起来的。此外本图地方，也须送二两银子代席。左右邻居分给粽子，多计修金，小二工钱，一律清算，另外加给赏封。你是个当家人，件件要自己操心的。你先去开了一篇帐，快去整备罢。”许仙道：“小青赏他五两银子，可够么？”娘娘道：“多谢官人，待她病好再给便了。”许仙道：“自家夫妻谢些什么，我到外边开帐去了。”说罢，来到店中，把帐开好，命小二出去备办停当，明天就叫小二分送各处。到了初二，清早起来，问小青寒热可曾退凉？娘娘道：“仍是发热未退。”许仙要想到小青房中诊脉，娘娘恐他看出假病，便正色道：“小青年纪大了，你要到他房中去，想些什么念头。”这一句话，说得许仙难以为情，就到外面去了。停了一会，他遵着贤妻嘱咐，自到驿里、南濠两处走了一遭。并不是他惧内，实在心里敬服妻房，所以这般唯唯顺命呢。初三一过，就是初四，这两天生意很忙，及到料理清楚，已是黄昏时候。厨房用



过夜膳，说：“小青生病，乏人帮忙，件件都要娘子辛苦，心实不安。而且明日端阳，备办祭礼，岂不要忙坏你呢。”娘娘道：“这些小事算什么，请宽心。”二人谈笑了多时，天已二鼓，上床安睡。只有娘娘睡不安稳，今夜忽然心血来潮，翻来复去觉得胸前梗起一条。“难道这恶时辰逃不过么？若现真形，那还了得，只好自己装病，明日在床上睡一天，叫他去看龙船。就算我进不过，也不被他瞧见了。”打定主意。睡到三更后，周身发热，好似火烧一般。许仙一觉醒来，忙启口问道：“你身上怎么这般的发热？”娘娘连声啜道：“好难过啊。”许仙伸手一摸，冰肌雪肤，平日滴滑粉嫩的，为何今日发燥如火炭，炙手烫热呢。特别怜惜，俯首贴肌，偎倚娘娘怀内道：“果然病了，谅必感冒风寒而起，口中一定感干，待我取茶与你吃。”说着早已坐起，披上汗衫，穿好绸裤。实在自己也热不过，下床觉得凉快些。就在妆台上摸去，幸有一壶冷茶，却未便叫病人吃。自己先喝了两口，又呼一口漱了几漱咽下，然后再呼一口，候得温了，哺到娘娘嘴里。一连四次，娘娘知他这般多情，把这张嘴做了活风炉。但恐冷气结坏了牙齿，所以忙说：“不要了。”若然称他的意，就是两大缸冷水也吃得下呢。此时，许仙身坐床沿，等候天明。娘娘却叫他睡下，他只得勉强熬到窗前发白，就此穿衣起身。摸摸娘娘，热势未退。问道：“今日可要请医？”娘娘道：“做妻的不过冒受风寒，你不要放在心上。今日端阳佳节，请医觉得不利，料想明天就可痊愈的。但是我不能帮你备办菜肴，只有在酒馆中包办一席，祭祀祖先。少刻拿来请二伙饮酒，叫他们早些关了店门，去看龙船。就是小二，吃过了饭，也另外加赏他百文钱，叫他出去游玩便了。做妻的无福赔夫饮酒，你嫌一人寂寞，何不也去看龙船呢。”许仙道：“家内无人，欲叫那个来

关门。况且娘子有病，我也没有心绪去看龙舟了。”娘娘打发他不开，心里未免担忧。因为自己保不住现原形，所以要遣开他们，就算实在挨不过，也没有人看见了。只好说：“我今日怕烦，恕我不得奉陪，还是出外去的好。只要将门反锁，也就无妨。”许仙怎知内里机关，便答道：“少停停再作道理，我今下楼去端整茶水上来。”说罢下楼，开了库门，叫小二烧好茶汤，亲自拿到楼上。自己梳洗停当，方才到店中。与二伙相见后，就说：“今朝我妻有病，不免待慢二公，少时早些关门，二公不妨出外观看龙船游玩一回。”二伙听得放假半天，自然心里欢喜。又吩咐小二取钱二千，快去备祭礼，到酒馆中包一席菜肴。小二想着今朝是节日，便说：“各酒馆逢着节上，讨帐的日子，一家都不开的。”许仙听了一呆，忙问小二：“这便怎么。”小二道：“没有别的法子，相公拿出两吊钱来，让我去包办了罢，勿是我夸口，我从前好酒馆里烧过三年火的，包你烧得好吃。”许仙只好依他，给他两吊钱，另外二百文，是买香烛银锭的。小二领钱出外，不多片刻，买了回来，样样完备。用去了一千二百文，余多皆落入他的腰包。急忙到厨房里去，把买来的鸡肉鱼蛋等物，煮的煮，煎的煎，亏他做独脚戏，居然手段名工。不消多时，都已办好，出来报告主人。许仙问他：“可是两席？”小二答应：“是的，不知摆在何处，要用几付杯箸？”许仙一一指派。厅上供三代祖宗，要摆杯箸六付。厢房中供岳父岳母，只要两付就是。小二奉命入内，拿了长盘端出，两处摆得整整齐齐，请主人过来一看，还算成文：是南腿、红烧黄鱼、拌鸡丝、咸鸭蛋、三丝汤五碗；还有一盆粽子，名叫五簋一点。许仙看过后，小二问好也不好，许仙点头道：“倒也亏你。”当下将香烛点好，叫小二：“且慢走开，待我上楼去一趟，就要来的。”今天娘娘怀

着鬼胎，比不得平时，爱与官人亲近。现在厌烦他进出。许仙蹬蹬蹬急忙忙进房来，娘娘就问他：“上楼则甚？”许仙道：

“今日端阳，祭祀祖先，都已摆好。一席摆在厅上，一席摆在厢房中，是祭祀岳父岳母的，只是有屈得罪了。”娘娘道：

“正该如此，多谢官人。”嘴里虽然称谢，心想丈夫这样的多情，只是我的爹娘，不知是那两条烂花蛇，连我也不晓得呢。

又说道：“我本当下楼祭拜，怎奈病体难行，只好你代我之劳，多叩几个头罢。”许仙应是欲走，娘娘又照前嘱咐了几句：“你不要上楼陪我，反觉心烦。倘嫌一人寂寞，你不妨反锁后门，去看龙舟为是。我虽有病，家中还可照料，你去罢。”

许仙道：“如此你请安睡，我要下去祭祀了。”当即下楼，来到厅上奠酒三次，拜过了祖先。再到厢房里去祭外堂父母，一样筛酒叩头。事毕，烧化纸钱，方叫小二折酒，收了杯箸，摆开桌子。又叫他到店中，去关上店门，请张、李二公进来用午膳。小二奉命走出，见店门已经关好，就请二人入内饮酒。二伙道：“今朝本来没有生意做的，只有几个主顾上门，讨去苍术、白芷、雄黄、太乙丹罢了，所以我们把店门关上，只留下一扇开着。若说吃饭，不必客气了。你进去谢谢相公，说我们家里也要过节，只好明天早上回到店的了。”说到这里，各人拿出四钱红封包，递给小二。说：“到是辛苦了你，送与你买点心吃的。我们也不进去告辞了，托你去转说一声罢。”说毕开门自去。小二称谢后，正要关门，看见街上有人喊卖加料臭蚊烟，一文钱一条，便将他唤住，问他可有还价？他说：“你若二十条一齐买去，可以打一个七折。”小二听得便宜，就付与他十四文钱，拿了蚊烟条套在臂上，顺手关好了门，进来见主人道：“张李两位相公，不来吃饭了，他们要回家去过节，叫我回禀一声，还给我四钱封包，买点心吃的。”许仙道：

“这是你的造化，你进去吃了饭，我也赏你百文钱，你可出城去看龙船，闲放一回，早些回来。”小二称谢要走，许仙问他：“臂上套的什么东西，要来何用？”小二笑道：“怎么，这个老什子相公还不识货么，这叫做蚊烟，端阳午时点了，一切蛇虫五毒秽恶的气味，都可以驱逐的。许仙道：“既然苏州有这风俗，不知要多少钱一条。”小二道：“每条七文，不折不扣。”许仙道：“这倒不贵，我与你一百四十文，都算是我买罢。”小二一听快活的很，一百三十六文趁到手，又得赏钱一百文。连忙到里边吃了饭，径向山塘上游玩去了。只剩许仙一人，无精打彩，略略吃了一碗饭，也不去看龙舟，在店中取了送剩的苍术、白芷、雄黄等，走上楼来。不知房中娘娘到了日正午时，可曾现出原形？怎样亲眼目睹，有否吓死许仙，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七回 现 迹

却说端午这天，许仙一个人留守家里，从早起没有停手，零零星星，很费安排。到厨房里，在风炉内取些用过的火炭，然后把苍术、白芷加入各炉，拿到楼头，一齐拿进房中，床底下，踏板上，妆台前，尽行摆好。又拿了脚炉台，缸盆台等，点了二十条蚊烟，内房点到外房，弄得腾腾烟雾，双眼难睁。耳中听得娘子鼻息呼吸，也不去惊动，便下楼去整雄黄酒。从灶下各处喷了一回，我且慢表。

再说娘娘，睡在床上，浑身难过，手足颤抖，胸前和火烧

一般。拼将千年修炼的元神，进过这午时三刻。此时恰当正午，只见满房烟雾齐起，揭开罗帐一看，那些蚊烟条，宛似蛇形。只道丈夫作法，默使神通，要他的性命，所以这般难熬。及至仔细认清，方知是苍柏蚊烟，怪不得气味触鼻，令人舌燥喉干。慌忙起身，跨下床来，套了许仙的一双鞋子，先将蚊烟条踏熄，然后走到妆台边。亏得有一壶冷茶，自己吸了几口，喉间觉得滋润些。又将各处炉内，用水洒灭。顷刻房中烟消气淡，两眼能开。对窗一看，午时已过其半，只消再拼一会儿，就可免了。此刻不再上床睡觉，就在春凳上坐，身靠妆台，双眉紧蹙，心里发慌，浑身骨节疼痛，手足和散开相似。只得用尽元神，竭力收将拢来，暗恨着夫君：“不听我言，独自在家厮守，偏不肯去看龙舟。不然，我在房内现形，也就无人看见了。”正怨恨时，那个冤家又来了。许仙手拿着雄黄酒碗，上楼喷洒。见妻子倚妆而坐，面赤唇红，便问：“娘子怎么坐在此间，怕不要受了风寒。”娘娘道：“我此时心烦腹痛，你休来胡缠。快快下楼去罢。”许仙一想，雄黄酒可解风寒。便道：“娘子请用一口，病就好了。”娘娘看见酒碗，觉得气味难闻，好比尖刀触脑，忙将鼻子掩住。回说：“不要吃。”不料许仙有些孩子气，一只手勾住娘娘玉颈，一只手拿起酒碗，说：“你不要吃，闻一闻也好的。”娘娘想：“既然这样，假作闻一闻就完了。”不防他把酒碗凑到鼻子下，趁势向嘴里一灌，娘娘的头往后一仰，连雄黄也灌了下去。顷刻间胸如刀绞，肝肠打结，小足乱顿，脸上露出玻璃纹，白中透亮。音容变色，已露出狰狞气概了。许仙莫明其妙：“怎么好端端的标致家婆，悠忽如此情景的呢？”吓得许仙和痴呆一般。娘娘明知此番难免出丑，双手在仙官肩上用力一推，叫一声“快走！”许仙见娘子用力推他，以为中毒发疯狂了，只道拿雄黄拿

错了砒霜，急急奔出房门，到店中查看去。这里娘娘在房实在耐不得了。腹内似滚油煎，遍体如乱枪挑刺，把头摇了几摇，青丝发也散了。身子一跤跌倒，霎时房中白光顿起，现出蛇形。眼若铜铃，齿如刀锯，血盆大口，额上矗起一只角。周身雪白，和那蛟龙相仿，足有二丈多长，在房中盘绕，旁边摆着的箱橱，叮当摇动。这时候，心里虽已混乱，还有三分明白。倘若家主上楼，怎好见他。且到床上去，躲避藏身。怎奈蛇大床小，藏头不藏尾，藏尾不藏头，盘旋数次，房里一应家伙物件，尽皆震动，声若雷鸣。他的脑袋仍在帐子外面，嘴里杈叉舌头吐出伸进，犹如大红汗巾一般。

再说许仙下楼，直到店中，将用剩的雄黄一看，一些不差，并非砒霜。“为什么吃了下去，变做这般光景，敢是他犯了痧气么，待我取些痧药上去，与他吃了，或者就好的。”想定主意，就拿痧药在手，来到里堂楼底下。听得楼上呼罗罗声如雷动，早已惊疑不定。勉强走将上去，到得房门口，把帘一掀。那知不掀犹可，这一掀，可怜许仙，肝胆吓碎，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往后一交跌倒在地，已经死去了。其时娘娘已成蛇形。非但不能说话，并且喝了雄黄酒，醉得心里模糊。虽过了午刻，一时也难苏醒。还亏得小青回来了。

小青假装有病，在深山中避过午时，仍变人形。心里记挂着娘娘，急急回到家中，看看娘娘可好。一径走上楼头，早听得雷声阵阵，好生奇怪。三脚两步，跑到外房，见相公直挺挺跌倒在地上。忙伸手向嘴里按了一按，气息全无，大吃一惊，不知娘娘现在那里。当即揭开门帘一看，也不觉呆了一呆。但见一条白蛇，周身红筋绊满，笆头般的头，铜铃般的眼睛，顶上一双黑角，从血盆般的大口中伸出三尺多长的舌头来，还自呼罗罗的声响，十分可怕。小青想“我与他是同道中，尚且

见了惊骇，怪不得相公要吓死了。”

原来娘娘的原形，小青也是第一次看见。若把自己和他比较，正所谓小巫见大巫了。便对着他连叫：“主母、主母，相公被你吓死了，还不快些藏形么。”怎知娘娘药性未消，雄黄酒果然利害。如果功行浅的，仿佛吃了砒霜，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午时虽过，心尚模糊，凭你连连叫喊，全然不理。只得用手拔他的角，这叫搭角。苏州人又叫做阿角搭，是问他可有知觉的意思。娘娘有些觉着，小青便抓住了角，他也随手而行，来到床前，将蛇头推入帐内，用力盘旋，和那转磨一般，竟然满满一床。就顺手取一条单被，盖在身上，然后站在床前，低声呼叫：“娘娘醒来，醒来。”又停了半晌，只见被中渐渐缩小移动。又停了片刻，喉间略有声音。小青将单被揭开一看，仍旧是个绝色美人。方说道：“娘娘，相公被你吓死了，还不起来。”娘娘好似梦中惊醒，忙问：“相公吓死在那里？”小青道：“就在房外。”娘娘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坐起身来，穿好底衣，随将汗衫换了一件，下床急走向外。怎奈两腿酥麻，身子跌倒。爬起来膝行上前，哭一声：“夫呀，做妻的害了你了。”泪如雨下，口对口和他灌气。那知热气换了冷气，声息完全没有一些，真是死了。娘娘痛断肝肠，诉说道：“我原叫你看龙舟不要上楼，你偏不听妻言，还把雄黄酒灌我，弄得这般地步。不然我自料午时可以进过。如今报恩反为结怨，做妻的罪孽，真是通于天了。”小青道：“哭也无益，不如依我的意见，把相公好好的埋葬后，我与娘娘走遍天下，怕没有多情美貌的郎君也。”娘娘道：“你说那里话来。我奉金母之命，特地下山报恩，并非贪图淫欲。如今他已死了，我还活在世间则甚。只是负你跟我一场。我死后，你休牵挂，但愿你另访名师，早成正果。不要来顾我了，你快去

罢。”小青这丫头，嘴里虽说得直截了当，心中却恋恋勿舍，疑神遐想。伶俐的他忽有所悟，对娘娘说：“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娘娘忙问：“想起什么事来呢？”小青道：“平日我听得娘娘谈话，说及昆仑山有不老丹，还有起死回生草，何不到仙山上采取一根，怕不能救活相公么？但是要娘娘亲自前去才好。”娘娘点头道：“仙山原有此草，幸你提及，我倒忘了。”可见娘娘此时，心乱如麻。所谓旁观者清，当事者迷，一经提醒，定一定神，便吩咐小青：“把相公尸首抱上牙床。”直僵的躺着，徐仙两只手捏紧拳头，手里正捏着一瓶痧药娘娘道：“分明他是来救我的。怎不叫我十分悲痛。”小青道：

“娘娘不用伤心，只等仙草拿来，相公便可还阳。事不宜迟，快些去吧。”娘娘止了眼泪嘱咐道：“青儿，我有要言奉托，你须一一依办，切记在心。今将相公交你待奉，常在房中陪伴，不要走开。日用三餐，可叫小二包办，里面由你主持。二伙倘然问及主人，你只说有病在床，不可泄漏风声惹人猜疑，至关重要。我此去不知是凶是吉。尚遇不测我就一去不回来了。”小青道：“娘娘何出此言，我想娘娘有这般神通，还愁些什么。”娘娘道：“你那知此中的利害。昆仑虽远我却不怕。只为洞中有人看守，鹿童尚可拒敌，若遇白鹤童儿，我命便难保了。”小青道：“凭你一片诚心，吉人自有天相，包管天明回来。”娘娘道：“话虽如此，时日也难断定。你去取泥土一块，放在主人胸前。”小青问：“是何用意？”娘娘又道：“古云，万物土中藏，好叫他阴魂不散，藏在胸膛。还仗你的精神灵气，在旁守护，可保得尸不败。还有一件事，也很紧要，关了南面的窗，免得热气进来。开了北面的窗，好引凉风吹入，别无深意，还要头前点一盏灯，不但他阴魂不昧，并且做个标准，你只看此灯若灭，我已死了，休望我回返苏城。



如为师徒一点情份，可将我夫安葬，另访名师修道。若然此灯不灭，我还在世，各事都要你当心料理的。”小青道：“婢子都已明白，请娘娘放心去就是了。”娘娘更无别嘱咐，忙去开了箱子，取出一套衣服来。然后把青丝挽就双丫髻，四串红须拖在鬓旁。身穿白绫盘云衫子，猩红色片锦镶裤子，白袜棕鞋，腰束鹅黄色丝条，背插一口青锋宝剑，手里拿着拂尘。打扮停当，叮嘱了小青几句话，对着许仙死尸看了一眼，说声：“官人请安睡，做妻的暂别你了。”便转身穿窗而去，驾起云光一道，径向昆仑山方面去了。这里的事，我且慢叙。

单说娘娘，救夫心切，在云雾中急急走了两日，越过了多少千山万水，且喜前面已是昆仑。但见山上红光直透，五彩冲天，所以不敢驾云，步行上山。一路看那高山层叠，古树峥嵘，奇花异草，怪兽珍禽，果然风景与尘凡迥别。正观览间，忽有一只白鹤，从半空中飞来。吓得娘娘魂飞魄散，跌倒在山坡上。只道是“对头的冤家，要来取我的性命。”谁知是寻常的凡鹤，早已飞过去了。惊魂方定，重又起身上前。听得流水潺湲，见有一道清泉下注，那里高筑白玉牌坊一座，滑腻无瑕，上贴蓝字匾额，写着“洞天福地。”石柱上左右对联，上联是“太极原无极”，下联是“先天即后天”。因为仙翁执掌乾坤太极图，故有此道。再向前走，穿过牌坊，又闻波涛汹涌，那条深阔的山涧，并无舟楫。知是弱水，连鹅毛都要沉下去的。上面驾着三条桥，又高又狭，“叫我怎生渡得过去？”真令人毛骨悚然，全身瘫软无力。中桥如硃砂造成，红光焰焰。左桥如赤金打就，金光闪闪。右桥如白银铸造，银光灿烂，光华夺目，难以辨别分明。回头看那牌坊背上，也有匾额，是“隔凡桥”三字。娘娘一想：“这桥就是仙凡交界的地方了。但红桥、金桥谅不能走，且从右边银桥过去。”怎奈银光

万道，照耀得两眼难开，只得闭目进行，缓步上桥。不知娘娘可能过得桥去，盗得仙草回家，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八回 盗 草

却说昆仑山，是神仙崇高洞天。隔凡桥，白玉砌造，全部光滑若璃玻，半环宛似一条玉带。娘娘本领虽称卓绝，到此也舌桥不下。倘非救夫心切，怎愿冒此绝大危险。当时垂头闭目而行，默祝仙翁保佑，不知不觉，已过银桥，自称侥倖。纵目四望，仙境超凡，林峦环绕，花草长春。见那边宫殿巍峨，楼台层叠，似在云雾中间，忽隐忽现，若有若无。又望到平坡上面，有一个高大的仙洞，上写“太极宫”三字。洞口清烟缭绕，鼻边闻得阵阵香风。洞里殊门闭着，也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道合心心合道”，下联是“通玄妙妙玄通”。娘娘一路观看，一路向前，打从玛瑙石坡走将上去。两旁苍松翠柏，夹道成行，却不知灵芝仙草何处才有。记得师父从前谈及，只在丹炉左右，我且到洞门跟首侦察一回。正举步间，忽闻呀的一声，洞门开了。急忙向树边一闪，见里面走出一个仙童，正是这个冤家对头，叫做白鹤童儿。生得颈长头高，十分可怕。顶上有一硃砂红点，发挽双丫髻，一张嘴和雷公相似，身披白色羽毛衣，穿一条猩红叉裤，白袜棕鞋，手执拂尘，撑在腰间。他奉着师父命，在此看守丹炉芝草，恐有野仙异兽到来偷盗，所以天天出外查看，在那里伸长颈子，东张西望，不敢擅离。还亏娘娘躲藏得快，未曾被他瞧见，若是当面遇着，就算

盗得仙草，也难逃命。因为鹤是蛇的克星，任你道行高深，断不能与他抗拒，只有远避为是。既然这样说法，眼前蛇在鹤旁，相距甚近，那有闻不出的道理。但是娘娘这条蛇，非比等闲，吃过金母赐给的琼浆，呕出毒水，一些蛇的气味全无，故而鹤童闻不出来。若换了小青，早已被他查见了。此时娘娘虽是躲过，心里却万分着急。这个当儿，又走出一位仙童来。头上挺起双丫角，身穿紫色衣，上有梅花斑点，绿色的裤子，他便是麋鹿仙童，也执掌灵芝仙草，兼管丹炉。今奉师父法旨，更换白鹤童儿入内。叫声：“师兄，师父唤你进去。”鹤童说道：“师父在内何事，唤我做什么？”鹿童答道：“师父在内打坐，不知有什么事情，你进去便知道了。”鹤童说道：“师弟在此看守，须要当心。”回身去了。

再说娘娘，看见鹤童进内，换了鹿童出来，心中暗喜，不妨上前相见。便从树林中闪出，脸上不露急逐的形色，手挥着拂尘，飘然上前把手一拱道：“大仙稽首了。”鹿童听得有人说话，回转头来，向娘娘上下一看。眼睛虽睁得很大，却看不出他的根本。也回说：“请了，请问道长是何方使者，从那里差来的？”娘娘道：“我们在数百年前会过一次，难道大仙竟忘了么？”鹿童道：“怪不得有些面善，到底在那里会过，俺竟忘了。倒要请教。”娘娘就欺他看不出，顿时心中生了一计，说道：“我乃洞宾仙师台下黄衣童子便是。数百年前，我在瑶池，与道兄会过的。”鹿童道：“敢是有的，不知今天到来何干？”娘娘道：“我奉师父之命，欲议蟠桃大会，先要查考群仙，乞示一期，以便邀集圣母、诸仙会议，相烦通报仙翁。”鹿童只道真有此事，便说：“请少待，容俺进去通报。但俺奉命看守丹炉和这些灵芝仙草，分身不得。倘被野仙异兽前来偷盗，那还了得，只有相烦你守一回，俺进去就要来

的。”娘娘道：“交与弟处，但请放心。”说着，果见鹿童回身进去。心中大喜，暗说：“好了，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原来娘娘识得仙草，又经鹿童指点，在这一边定是灵芝草无疑。稍一迟缓，便难盗取了。”打定主意，连忙走将过去，跪下身子。见灵芝仙草颜色晶莹，十分可爱，伸手轻轻采了一瓣。究竟娘娘是有根本的，不比寻常的妖怪，存着多取的贪心。一心专为救夫起见，所以灵芝入手，不敢迟延时刻，起身步行，却未便驾云而走。走得他香汗淋漓，湿透衣襟。因为仙山上非比他处，懂得规矩的，怎好放肆驾云呢。

此刻再说鹿童进洞通报。见南极仙翁身坐蒲团，和那睡熟一般。鹤童也在旁侧侍立等候，低声问师兄道：“师父唤你进来有什么话吩咐？”鹤童道：“师弟不要说起，师父一直出定去了。禀了几次，未有一言，因此等候。你进来做什么？”鹿童道：“外面来一个洞宾仙徒，他说有事要禀，特来求见。”鹤童道：“师弟与我都进来了，那丹炉仙草，即叫谁人看守？”鹿童道：“这倒不妨，已託黄衣童子，代管一会。只是师父就醒来才好。”二童问答时，只见仙翁举起两手，搔搔自己的长寿头。头皮常常痒的很，因为下界凡人，专门牵他的头皮。说什么“寿头寿脑”、“寿头麻子”又说“拆空老寿星”、“勿局老寿星”、放屁老寿星”、“棉花老寿星”、“古董老寿星”，牵他头皮的人太多了，所以时常要痒的。搔起痒来，怎么要双手高举，又因为仙翁的身体，连头不过五尺长，头倒有二尺五寸。若不将手高抬，却是搔不着的。而且他迷了眼晴，一天到晚不动气，不住哈哈的笑了又笑。此时鹤鹿二童见师父已醒，一个先上前启禀：“师父呼唤鹤童有何法旨。”一个也随后禀告道：“今有个洞宾仙师，差遣黄衣童子到来，因要考察群仙，特来禀见请你。”仙翁听了，并不回言，

好似没有听见一样。二童又说一遍，仍是不答。只把眉头皱了皱方说道：“可惜他已去了。”二童都不解所说何话。仙翁又道：“我想你们道行浅，不能参悟玄功奥妙。说什么黄衣童子到此，又何来吕祖的玉音。他是一个蛇妖，曾在峨嵋山修炼了千年，一叶仙草已被盗去，所以我皱了一皱眉头。你们仙妖难辨，两眼如瞎，枉在我门下为徒。你还进来禀报我，看你站立仙班，岂不惭愧啊。”二童意想不到：“今天寿星又唱高调说什么蛇妖来盗仙草，我俩上了他调虎离山狡计。倘然真有此事，岂非折空老寿星，惹人笑话。”走出洞门，黄衣童子不见了，仙草果然失去一瓣。气得他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嘴里哇呀呀的叫起来。骂一声胆大的孽妖，竟敢哄俺进洞，偷盗仙芝而去，这还了得，俺定要追擒他杀了，方雪我恨。”原来鹿童受了师父训责，要想在白娘娘身上出气。立即手挽双戟，驾云追赶，到底腾云比步行的快，片刻之间，已到面前。大喝：“蛇妖休走，快快前来领死。”娘娘听得叫喊，抬头一看，见是鹿童，心中略略放宽。若是鹤童追来，我命便难保了，岂不是枉费前功。虽说不打紧，且待我上前敬礼，看他如何。”便道：“仙长请了，实因夫君病势危急，凡药难医，故而冒死到此，求恳仙芝叶，以全夫命。仰望大仙转达仙翁，慈悲方便，恕我擅取之罪，恩德不忘。”鹿童道：“你这妖孽，尚敢利口。妖变人形，假作仙童，哄俺进内，盗去仙芝，实是可恨。特来取你的性命。”说罢，飞也似的下来，手挺双戟，直刺胸前。娘娘侧身躲过，嘴里仍恳求道：“大仙休要鲁莽，万事总看仙翁之面，还望容情宽恕，恩加一线罢。”鹿童气呼呼的骂道：“你这妖孽，任你花言巧语，休想逃生。”又是一连两戟，刺将过来。娘娘见哀求无用，不觉心头火起，伸手拔出宝剑招架。剑来戟去，两下在山上厮杀。怎奈一剑难

当二戟，看看要败将下来。暗想“我若今朝不下杀手，他要看得我不值半文钱了。”因此便将口内混元珠吐出，一道白光，劈面打去。鹿童被光芒一射，两眼难睁，叫声不好，慌忙回身逃走。那粒明珠正打在背脊上，痛疼异常。大叫“好利害。”拨转云头走了。娘娘暗自欢喜，打退了鹿童，安心向南而行。过了隔凡桥，步下山坡，方可驾云。算算，自己在此仙山没有一夜，不觉已是两日有余了。

慢说娘娘驾云要走，再说仙翁仍在那里打坐。鹤童又开言道：“请问师父，方才呼唤弟子进来，有何吩咐？”仙翁道：“少停跟我巡山，你且伺候着。”鹤童口虽应是，却暗想：“老阿爹，老得有些呆了，即是停一会巡山，何必早来唤我，等候到这个时候，反被蛇妖哄骗，盗去了仙草，看得我仙山竟无人物。理当差我去擒捉，请我吃一顿配胃口的三鲜大面。他偏不要，叫我站立多时，真令人懊恨极了。”正想时，只见鹿童受伤而来，大叫：“师父，弟子打坏了。”鹤童问：“那个打坏你的？”鹿童道：“被这蛇妖打了一珠，痛死我了。”鹤童听了，怒气勃勃，要想替师弟报仇，又恐师父不许。但觉得情理难容：“我且退去洞门，再作理会。”所以叫声：“师父，师弟既被打伤，待徒弟出看守丹炉。”便慢慢的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我不免瞒了师父，飞身追赶，吃了蛇妖，取还仙草，与师弟报仇便了。”转定念头，立时展开两翅，飞奔追去。里面仙翁仍是笑呵呵的对着鹿童道：“你不先来禀我，擅自追拿，故有此苦。”鹿童道：“我实在气他不过，敢在师父洞中，行强盗取，目无师长。师父不替徒弟报仇，反加训责，这是为何？”仙翁道：“你怎知他的根本，若说道行，你还不及他哩。他虽是个蛇妖，也曾在桃园扫过落叶，那日朝见金母，恳求度脱。怎奈受恩未报，结怨未消，难

入仙班。圣母赐他琼浆一盞，命他下凡，了此恩怨。今因救夫心切，盗此仙草。我念他一点诚心，所以并不追究。若是要拿他，鹤童前去，冤家见面，性命就难逃了。现在你吃了痛苦，快取灵丹敷治，养息片刻时罢。”鹿童领命自去，仙翁正想出外巡山，传唤鹤童。鹤童不在洞前，方知追赶白蛇去了。我且慢表。

再说鹤童双翅很快，早看见娘娘驾云在前。越追越近，大叫：“俺鹤爷爷来了，还想往哪里走。”娘娘在云雾中，回头一望，这一吓非同小可，险些儿云头站立不牢，跌了下去。因为冤家对头，顿觉浑身骨节酥麻，残生不保“我早知盗得仙草仍死在此地，倒不如与夫同死在楼头的好。”但事到临头，急也无益，叫得叫声：“鹤大仙饶命。”鹤童道：“你这孽妖，盗取仙芝，又伤我师弟，还想活命么！”一剑砍将过来，娘娘不敢拒敌，急忙落下云头，将仙草含在口中，现出原形，望着小路上窜避。鹤童也把原形显示，在后赶来。仙鹤盯住白蛇，誓不放松。各献三千年道行，拼一个谁高谁低。欲知娘娘斗得过鹤童，盗得仙草回家救治许仙还阳吗，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救 夫

却说鹤是蛇的克星，娘娘一见赶来的鹤童，冤家路狭，这番休矣，魂魄吓散，伏地等死，动也不动，神疲力乏，再也游弋不动了。此时鹤童飞将过去，见此形状，恐他有计，反不敢

贸然落下，只在空中盘旋了一回，仍不见有甚动静。方始侧翅飞落。先伸铁锚般的一只脚，抓住白蛇的七寸里，爪痕深入，已弄得皮开肉绽。正想张嘴啄他的蛇头，忽听得背后道人高唤：“鹤童不可如此。”回转头来一看，是师父，连忙放松脚爪，仍变人形，双膝跪了。仙翁道：“你好呀，不奉师命，妄作妄为。可知此妖很有来历，不应该死在你手，日后他自有果报。”鹤童道：“弟子因他盗取仙芝，这倒罢了。他还恃强伤我师弟，所以气忿不过，冒昧赶来报仇的。”仙翁便喝止他：

“不用胡言。”把这蛇妖的底细缘由，详述一遍，又说：“你若伤了他的性命，连我也有失察之罪哩。以后不可这样造次，快回洞口看守去罢。”娘娘身受重伤，正在七寸咽喉，本是致命所在，自知也危险了。天幸仙翁明白事理，晓畅天机，算知娘娘命不该绝。命执杖仙童，在葫芦里取出灵丹一粒，敷治他的伤痕，立刻就好了。叫道：“六支快化人形。”白蛇伏在地上，本来昏昏沉沉，不知已死未死，但觉背上疼痛难当。过了片刻，忽闻一阵香气，顿觉精神爽快，疼痛渐消，又听得唤六支，举目一看，方知是仙翁来救。急忙敛迹收身，变了人形，将嘴里仙芝取出，藏入怀中。走上山坡，跪倒在地，口称：

“小妖六支叩见仙翁，愿仙翁万寿无疆。”仙翁道：“你且听我道来，我在蒲团打坐，忽然心血来潮，知你被鹤童追赶，性命在呼吸间。故此特来相救。虽私自盗取仙芝，原有罪孽。姑念你一点诚心，下凡后安分守己，不生邪念，恪遵金母之命。但是已过端阳五日，若再迟延，身败神散，汝夫便不能救了。我今助你一阵仙风，成全了你的志愿罢。”娘娘问道：“不知小妖后来结果如何，还请仙翁训示。”仙翁听了，未便泄漏天机，却又是可怜他，因说道：“我有四句话，你且听了。‘休生烦恼莫生愁，上界闻知根底由，金玉之言须切记，山中莫把



老僧求。’这是我的要言，你须牢牢紧记，驾云去罢。”娘娘道：“小妖在仙翁跟前，怎敢放肆。”仙翁道：“恕你无罪，以速为妙。”娘娘请过了罪，方敢驾云而起。但是此刻回家，还要路上耽搁两日，恐怕施救不活。所以仙翁举起拂尘，在娘娘背后一拂，助他一阵仙风。又念动真言一催，变作仙云，快如奔马。只听得耳边呼呼风声不绝，那消半日，已到苏城，足见仙翁道力无边。这里仙翁自回太极宫不提。

单说娘娘到了苏城，拨开云雾一看，正是自己家中。从庭心内落下，且喜无人瞧见。轻轻步上楼梯，走近房门边，站定身躯，侧耳一听，听得小青还在房内，守护尸骸。口中虽出怨言，只是记挂着主母，并未丧失良心，倒也可敬。当下推开房门，叫一声：“小青。”小青见娘娘回来，变忧为喜，回叫娘娘说：“相公在床上，我用冷云拥护，身子还不妨事呢。”娘娘点点头，把身上仙童装束换去，穿了平日衣裙，称赞小青办事精细：“亏你今番建此大功。”小青看娘娘这副情景，面有得色，便问：“仙芝想已到手了么？”娘娘听他问及，反含着一包眼泪答道：“说也话长，将来慢慢的告诉你罢，此时救夫要紧。”就在怀中取出仙芝，交付小青：“快去煎去。”小青接在手里，看这片仙芝，和秧苗相似，五寸多长，很是平淡。连忙放入人参罐内，在炭火上一煎。等到水滚，满房香味，直透脑门，顿觉精神爽快。而且这一片草，越煎越加青翠，所以能够起死还魂。少停煎好，娘娘亲手倒入碗内。就将煎过的草，付与小青：“用红丝线缚好，挂在有风无日之处，后来自有大用。”小青领命而去。娘娘对着仙汤一看，青翠碧绿，娇艳异常。又唤小青近前，帮同将相公扶起。一个在里床，一个在外床，拿一个手帕填入颈下。怎奈嘴里牙关紧闭，难以进药，只好用银簪子轻轻拨开，方取茶匙盛了汤，慢慢的灌了

去。不消片刻，一碗汤尽行吃完。说也奇怪，仙汤一下肚，霎时上自泥丸宫，下至涌泉穴，周身毛窍骨节皆通。就是已经吓碎的苦胆，也替他修补完好，比从前大了一些。所以后来再吓，这个胆也不会再碎了。少顷，许仙咽喉间微有气息，身体温和，渐渐活动起来。娘娘和小青忙叫：“官人醒来，相公醒来。”许仙好似做了一场大梦，悠悠苏醒还阳。耳中听得叫唤，朦胧间微睁双眼，有气无力的诧异道：“我记得端阳那日，妻婢都已病倒，怎么今天你们全无病样，我反病卧在床呢。”说到这里，神思懒倦，一个翻身，又向里卧着呼呼的睡熟了。娘娘摇摇手，吩咐小青不要惊动他。因见天色已晚，就叫小青去料理夜膳。小青奉命去后，唤进小二帮忙，烧好了饭菜。一面由小二送入店堂。娘娘已是六日未吃烟火食，此刻心定神安，方与小青吃了一些。收拾过后，娘娘命他先去睡了，自己也宽衣解带，陪着夫君安睡。娘娘盗仙草，一番历险，舍生命去易来难，身子疲劳，一睡下就要合眼。碍于夫是人，我是妖，否则帐内情话，这是绝妙的资料呢。

黄昏睡到天亮，许仙先起身。小青送进脸水，香茗点心。即见他匆匆梳洗毕，略略吃些，不发一言，抽身下楼去了。那时许仙走向店堂中来，二伙一齐问道：“汉文兄这几天不出来，可是有些贵恙么？”许仙道：“我家娘子却有病，如今是好了。”二伙道：“这句话有些不对，我们因为东翁连日不出，进来问候。据青姐姐说，相公有病在床，所以我等问及汉文兄呢。”许仙道：“小青病倒几日，如今也好了。我倒要请问二公，昨日端阳，你们可曾到虎丘观看龙船么？”二伙道：“这是汉文兄记错了。端阳有龙船，昨日是初十，莫说我们没工夫出去，就算在外游览，也没有龙船可看啊。”许仙道：“昨日是初五，今朝当是初六，怎说是初十呢？”二伙道：“真是笑话

了，汉文兄病了两日，怎么日子都过错了四五日。只要店里的流水帐一看，就明白了。”便将帐簿摊在许仙面前。又道：

“你看可是昨日初九，今朝初十了么。”许仙道：“待我想来。”这一想不打紧，顿时目瞪口呆。想起端阳那一天，“我拿了痧药上楼，听得呼罗罗罗的声音，揭开门帘，见一极大的怪物。”想到这里，忽然啊呀一声，立起身来就走。直到厅堂坐下，好似发了疯癫一般。二伙见他这般样子，也是吓了一跳。张伙道：“东家病还未好，为什么不请医生，反放他到外边来，怕不要感受了风么。”李伙道：“怪不得汉文兄说话七不搭八，所问非所答。我看上去，只怕是呆头伤寒，在那里发狂谵语呢。”二伙窃窃私语，无非说他有病在身。其实许仙呆坐厅堂，心里不住突突乱跳：“自己房中，那得有此巨怪，分明一妻一婢，都是妖化人形。”越想越疑，越疑越怕。想：“我是好好一个人，怎么和他同床作伴，倒不如暂且歇宿在店里罢，”打定主意，重又走入店中。二伙倒吃了一惊，忙说道：

“汉文兄为什么又出来了？店里有风，病人避风要紧，到底进房去安睡的好，请一个郎中来看看罢。”许仙怒道：“你们这些话，真是放屁，谁人生病，要请什么医生。”二伙见讨好变惹烦，只得闭口不言。

单说许仙私下满腹狐疑，猜想如花美眷，必非好相识。拿祠堂留宿、神仙斗法两事参证，益发证明娘子是妖精了。从此不敢入内再见妻房，躲避在外。到了午膳时候，并不进去，就在外面胡乱吃了一些。黄昏后，夜饭也在店中吃了。少停店门打烊，吩咐小二入内禀告娘娘，推说店内抛荒了五六日，我因稽查店务，清理帐目，没有工夫进房，就在店中安歇了。里面娘娘得悉，毫不在意，即叫小青取了夹被蚊帐等物，交与小二代为安排。起初一些不疑，那知一连几日，推三阻四，日夜都

不上楼，显见得夫君有了异心。便把袖里阴阳一算，果然为着端阳现形一事，不觉伤心下泪。却巧小青送茶走入，看见娘娘悲苦，忙问何故。娘娘诉说原由，小青性子暴躁，便说：“既然这等薄情，我们还要跟他则甚，难道世上没有美男子么。”娘娘道：“实情我为报恩而来，你休误会错了。我今有一事托你帮办，你到了明朝，替我在厨房中备好一席酒肴。因为你的主人，吃了仙草，把胸前迷字勾消，莫怪他心头害怕，不敢和我亲近。现在我思得一计，使他复迷后，抛去了惊骇才好。你只要如此这般，依我办理，他的疑虑自然完全消失了。”

小青领命，当晚送过夜膳后，请了两次，许仙仍不进房。二伙在旁相劝，都说：“汉文兄今夜进去睡觉罢，到底夫妻是拆不开的。就算两下争吵，也是寻常小事，过几天就完了。况且青姐姐两次相请，这口气尽可消得，何必执之一见。我劝你还是进去的好。”许仙道：“你们不知道的，我不进去，不劳相劝。”二伙劝他不听，也只索罢了。这夜，许仙仍宿在外。到了明朝，里面小青依着娘娘吩咐，把酒肴备办停当。已发午牌时候，又走到店堂里相请。许仙见了，假装忙碌，顺手抽过一本帐簿，翻开观看。再拿算盘，胡乱算了一回。小青叫声相公道：“小婢奉娘娘之命，请相公进去，有话商议。”许仙道：“我因没有工夫，不及进来，有话不妨传言一句就是了。”小青道：“相公，既是店忙，只消进去片刻，说不多几句话，就可以出来的。”许仙道：“现在正在结帐，分身不开，如何是好。”小青道：“不相干，娘娘吩咐，一定要相公进去。若不去时，只道我请得不诚心，要受娘娘处责的。”李伙在旁一看，有什么要紧帐目，便说道：“汉文兄算的不是帐目，是一本隔年历本，看他做甚。”许仙道：“啊呀，我竟拿错了。”李伙道：“汉文兄，我今个又要劝你了。娘娘特地请你进去，

分明是赔你的罪，你还不顺水推舟，定要娘娘亲自出来赔罪，到底不象样的。快些进去吧。”张伙也道：“你不要带累我们做难人，倘若你再不进去，娘娘必将青姐姐责罚，倒不如我们奉陪你进去罢。”小青便趁势说道：“相烦二位相公劝劝，免得小青受责了。”张伙道：“青姐姐放心，你先进去等候，包在我们两个身上，送相公进来。”小青称谢先生，张李二伙就将许仙推推扯扯，一头劝，一头走，不让他自己作主，送进了房门，便把门扣上，目回店中去了。此时许仙无奈何到了里边。不知见了娘娘，怎样解释疑团，言归于好，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回 婢 争

却说二位伙计，客串拉马将军，拥东翁进内宅，见女主人重温旧好。许仙身不由主，被拥进里面。可是心中仍存恐惧，深怕妻房变羞成怒，现出原形，我立刻就要伤命。所以脸上强装欢笑，硬着头皮走上楼来。娘娘出房迎接，携手入内，仙官却靠近房门而坐，恐防一有变端，逃走便当些。娘娘问出店中忙碌情形，许仙便说：“生意正好，此刻进来也是忙里偷闲，不知有何见谕？”正问时，小青送进茶来。娘娘先吩咐小青，把酒肴摆好。然后说道：“做妻的今日竭诚整水酒一杯，与夫一叙。”许仙问：“此酒因何而设？”娘娘道：“你且坐下，待我细细与你闲谈。”许仙忙道：“我已在店中吃过早饭了，

此刻只怕吃不下呢。”娘娘道：“坐坐何妨，有甚要紧。”许仙只得应了一声是，暗想：“不要卸了他的情，如果触恼了他，只怕逃到店里，他也会追来的。还是领情吃上两杯，再想脱身之计罢。”此时小青摆了酒肴，已经卸开身子，干他的正经去了。所以娘娘请他坐定后，亲自执壶敬酒，并说道：“只因今岁天中佳节，做妻的有病在床，未能欢叙同饮，虚度良辰，故而特备粗肴，与官人重庆端阳。”说到这里，许仙忙翦住道：“阿呀娘子，这端阳两字，快不要提起了。”娘娘却不去理会他，仍说道：“这不过略表做妻的一点情意，奉敬你一大杯。”许仙道：“小杯足够了。”娘娘道：“如此我只敬你一杯可好？”就拿大杯子过来，满满的斟了一大杯。杯面上的酒，好象浮着几点灰尘，便取一个馒头，在酒上连连几掠，暗里写成迷字，方始递将过去。许仙接到手中，一口饮尽，已将迷字送入心胸。果然十分灵验，便换了口气道：“多感娘子，仍换小杯罢。”娘娘嘴里答应。再要执壶敬酒。那知壶中酒已罄尽，忙唤小青：“怎不上楼来添酒。”连叫几声不应，便起身说道：“官人请坐，待做妻的自去取来。”许仙阻止不住他，冷眼旁观，见娘娘轻移莲步，手执银壶，袅袅婷婷的走出外房。”这样的千娇百媚，绝世无双，果真总兵千金，的是一生艳福，惜乎他是蛇妖所变，真叫我空费周章。”

许仙想到这里，一半儿爱，也一半儿恨，吃指凝神，忽听外房一声响亮，又夹着呼罗罗的声音。许仙急忙走出一看，见娘子的身躯跌倒在楼梯跟首，酒壶抛在旁侧，又见一条大蛇，和那前番看见的差不多，呼罗呼罗。大叫“小青快来！”怎么小青不见，并不在下面答应，立刻就来呢？原来小青忙得很，在那里做独脚戏，既要变成蛇。又要变成丫头，凭你变得快，总有些来不及。故而一时不能答应上楼。要知道小青变蛇的缘

故，就是娘娘叫小青如此这般的计策，好解丈夫的疑虑。不过小青这条蛇，颜色是青的，而且比白蛇短小一些，怎么许仙并未看得清楚。这却难怪，如果他能够仔仔细细的一看，他也不会吓死了。既然这样，此刻看见了大蛇，为何并不吓死。一来见过了一次，不是猝然遇见，二来吃了仙草，把他的胆修补完好，比前大了一点。所以再也吓不死了。数言表过，再说小青仍化了人形，慢慢的走上楼来。一见娘娘身倒在地，假作吃惊道：

“阿呀主母为何这般光景？”许仙不及回言，一手扶定娘子，掐他的人中，唤着：“娘子醒来！”小青也叫：“娘娘苏醒！”娘娘装着假死，拼住了一口气，又不好立刻就醒。直等许仙掐人中，方始喉间略略轻转气息。都说：“好了好了！”小青又问：“娘娘：为何如此？”许仙道：“小青，这所房子住不得了，竟有怪物出现。端阳所见，即是这个东西，说来可怕得紧。我和你挽扶娘娘进房，快些端整薑汤罢。”小青应命，帮着许仙挽扶，将娘娘放在榻上安眠，然后去把薑汤煎好，送上楼房。娘娘吃过后，方启口道：“阿呀吓死我也。”许仙道：

“娘子受惊了，这怪物果然可怕，与我端阳看见的相同，险伤一命。今日又来吓娘子了，所以这所房子住不得了。准备早些迁移才是。”娘娘道：“官人所见的，其实并不是怪物呀。”许仙问题道：“不是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娘娘道：“我记得外祖从前向我母提及，说我家仓廩里常常增多粟米，因为世代有仓龙在内呢。”许仙问：“仓龙不要害人？”娘娘道：“不但不为害人，并且有了仓龙，家道自然丰盛了。”许仙道：

“如此说来，倒是祥瑞了。不过形状可怕得很。”此时娘娘早已坐起身子，便吩咐小青添酒上楼。少顷酒已添来，夫妻重行入席坐下。许仙执壶敬酒，先替娘子压惊。娘娘连称不敢，回敬双杯，劝他丢开心事。现在许仙又着了迷，疑虑全消，和进

来时大不相同你一杯，我一杯，细语谈心，直饮到未牌时候方歇。

小青收拾过去，送进脸水香茗后，仙官对娘子细看，实在真好，却不起身就走，坐着闲谈。娘娘有意和他作耍道：“既是店中生意很忙，帐目烦多，还请官人住宿在外。况且现值暑天，理应分床而睡的。”许仙听了，惶急道：“这话那里说起，我已做了和尚多时，今天朝见观音，拜求杨枝雨露。你若说分床不分床，做丈夫的现在便童子拜观音，跪求了，今夜定要和你同睡也。”娘娘听了，心中大喜，本是假作推辞罢了。

此后夫妻和好如初，只有小青的三七夫妻，尚未实行。自思“我小青跟随了娘娘，名为主婢，实是师徒。所以一心一意，帮着他干了多少大事，并无异心，因为当日娘娘与有缘人会晤，面许夫妻三七均分。指望早日成就，那知事隔经年，娘娘从未提及一字，竟把前言抹去，连近日我与相公说话，反有防闲的样子，未免太觉欺人了。”越想越怨，这几天无精打采，心事重重，有时还挂下泪来。今日正当烦闷，听得娘娘呼唤送茶，勉强倒了一杯，送入房中，就在娘娘面前一春。娘娘道：“你敢在我跟前使性么？”小青道：“丫头怎敢在主母跟前使性。”娘娘道：“你既不使性，为何这般光景，难道我看不出你的么？近日见你一腔心事，闷闷不乐，定有不遂意之处。你不妨老实对我说了，我好与你消解。”小青起初还不肯实说，却被娘娘催逼不过，便老实表明自己的心事。并说：

“娘娘许我的三七夫妻，为什么至今绝不提起，岂不是失信于丫头么。”娘娘道：“原来为了此事。我和你讲了罢。并不是我娘娘不肯出口，因为你道行尚浅，未曾得到补阳之法，恐防相公与你着体，枯竭精血。故而劝你暂且宽心忍耐，待我传授你玄功密法，日后自可陪伴相公了。”小青听罢这几句话：

“分明在那里骗小孩。如果玄功一年不学会，就等一年。十年



勿学会，再等十年。只怕青春已过，将近老了，便有什么情趣呢。”所以心里懊恼起来，便说道：“娘娘道行虽高，形骸则一，休说这样欺人的话儿，搪塞下去。我本不敢痴心妄想，不过娘娘出言太甚，说什么男人近体，便要伤损。难道我小青嘴里有砒霜，周身插着刀枪的么。”娘娘怒道：“你这贱人，擅敢挺撞。就是算我不肯，你敢奈何我么。好一个大胆撒泼的贱人！”小青道：“想我小青无甚过犯，何故只管骂我？”娘娘道：“你这贱人，骂你何妨，从前面许你三七夫妻，我岂肯失信于你。你全不想自己近人有害，便这般的性急，轻狂太甚。就算我今朝回绝了你罢。”小青听得一声回绝，前功尽弃，把三七夫妻这句话，完全打消，所以含着一包眼泪道：“主母你也太认真了。全不念旧日情份，口口声声骂我贱人。想我小青，并未卖身投靠，不过在途中相遇，权称主婢你今真个把我看作下贱，不知卖了人家多少银子，请你快将卖身文契拿出来啊。”娘娘又骂道：“你这贱人，这等放肆，即不是卖身到此，现在我这里用你不着，快些去罢。”小青道：“娘娘不用我，我就出去，难道活活饿死不成。”娘娘道：“好好好，看你的本领罢。我也难道没有你了你，就不能过日子了么。要去就去，不必迟延。”小青道：“娘娘真个不用，丫头也只好去了。”说至此，却不见娘娘留他，只得摆动金莲，急步下楼去了。娘娘看他已去，心里也有些难过。因为聚首多时，做了自己心腹，一旦分手，自然舍不得的。既而一想，此地他没有熟识的人，却要到那里去呢。便把阴阳一算，肚里早已明白。

书中暂把娘娘搁过一边，再说撚酸吃醋的小青。真的眼睛酸溜溜，泪如断线珍珠，越想越伤心。破天荒遭娘娘斩钉截铁回绝，闹了鳖扭。人贵气，佛宝香，只得扬长走路，各奔西东

呵。急行向外，从柜台边走过，许仙一眼看见，忙问道：“小青到哪里去？为何这般光景？”小青道：“娘娘不用丫头，赶我出来了。”许仙道：“娘娘不用，有我在此。只要我进去一说完了，现在你陌路生疏，却走到那里去。你且在此等候片刻罢。”小青道：“娘娘既然不用，在此等也没有光彩。况被他这样辱骂，还在这里做甚，小青去了。”说完，就此出门而去。许仙叫唤不住，连忙命小二去追。那知小青别有神通妙法，凭你小二追赶得紧，近不得他的身，只在后面叫唤：“青姐姐，相公叫你回去。”小青一声也不应，小二直追到黄鹂坊桥十字路口，可巧前面一担稻柴挑来，对他一撞跌了一交。爬起身来看时，小青在柴边一隐，就不见了。小二料想：“柴担里躲不进去，大约是我眼睛看错的。”再上前追寻，一路向人动问：“可曾看见一个年轻貌美女子？”那些人都回说没有。他还心不死，各处找了一回，仍无踪迹，只得回到店中报告相公。许仙心头纳闷，立即入内去见娘娘。进房坐下后。便埋怨道：“小青不好，娘子理当教训。就是打他骂他也不妨，不该赶他出去，娘子觉得欠通了。”娘娘道：“据官人的意见，难道容他使性撒泼么？”许仙忙道：“娘娘你休误会了，我因为小青年方及笄，身在异乡。况且姑苏地方，人多油滑，恐怕遇见了拐子，那还了得。故而打骂由你，赶出未免过分。再者小青平日很为勤俭，纵有过失，也该宽恕他一遭啊。”娘娘听了这几句话，一想：“让不得的，倒要截住他的，免得他常来惹厌。”因此微微冷笑道：“原来得罪了你的心上人了，所以埋怨我么。怪不得近日他任性妄为，仗势与我争吵。我若早知如此，也不敢得罪你的二娘娘了。”许仙被娘娘这样一说，情知要上我的船上，忙说：“这种闲事，不与我相干。”便起身下楼去了，回到店内，仍差小二去寻找。不必交代。

回头再说小青，使一个隐身法，一径望东西面走。来到旷野的所在，见是王府坟墓。将身站定，想得一个主意，要在娘娘跟前争一口气。顿时驾起一朵青云，随风飘荡而行。欲知小青驾了云头，何处是她归宿，中途被迷等情，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一回 香 迷

却说小青与娘娘斗口，一时负气出走。驾起一朵青云，俯瞰地面，烟树隐约，屋脊鳞比。四顾茫茫，何处去归宿。这次为吃醋出走，故欲寻访一个美男子，结为夫妇，欢乐几年。还要比娘娘高胜一筹，也算争了一口气。“我且驾云随风而去，看有机缘，再行定见。”当下念动真言，驾起一朵青云，就想着娘娘的好处来了。自经娘娘教训后，功行渐深。从前的云，只驾得四五十丈高，现在竟有八九十丈以外。正遇着很大的西风，身边呼呼声响，随风一直向东。行不片刻，拨开云雾一看，见是个山青水绿的地方，料想定有美貌的男子，如意的郎君：“我不妨就在此间访觅几时。”想未毕，说也凑巧，那旁来一位美少。容颜俊秀，品格风流，气宇轩昂，不啻潘安宋玉，象是个宦家公子。“若得此人成为道理，更胜那苏州许相公了。”他连忙按下云头，直落在坟墓树林间，将身转到坟前，坐着等候这位公子走来。

你道这位公子是谁，说来很有名望。他姓顾名连，表字锦云，祖籍苏州崑山县人氏，父亲官居工部尚书，在朝伴驾，母

亲潘氏，诰授一品夫人。单生这一个儿子，年方十七，生得相貌超群，文才出众，去年已经采芹入泮，尚未联姻，还在那里用功读书，巴图上进。只因夏日天气炎热，常到僧房中避暑，与东堂长老下棋。此时，顾生见天色将晚，便离了寺院归家，一路缓步前行。忽听得很尖俏的叫苦声音，从那树林深处发出。他见是一所坟墓，竟当做鬼邪叫声，头也不抬，只管走他的路。小青一看不好：“他要走过去了，我终须留住他才是。”顿时使出神通，又是一声“苦呀！”吹一口气，直送到顾生脸上，公子鼻边闻着一阵香味，不是松花香，也不是兰麝香，觉得分外有趣，倒要立定看他一看，望到树林深处，墓门跟首，坐着一位少年女子，在此啼哭，不知是何原故。“且待我近前一问便知。”但顾公子是个正经人，岂不知男女有别，不便交谈。皆为他被一阵香风，迷住了本性，不由自主。走近前来一看，既不是富家小姐，又不象贫户之女。便道：“原来是一位大姑娘，为什么独自一人，坐在这里啼哭呢？”小青道：“我因迷失路径，所以啼哭。若肯指引归途，感激非浅。”公子道：“请问大姑娘尊姓，府居何处，可有同伴，意欲何往？说得明白，我当指引你回去。”男女搭谈，犹如播音机灌注交流电。小青虽是初次迷人，但上次许仙上手，是她从旁帮助娘娘的。所以见顾公子上来问讯，暗喜：“着了道儿了。”就捏着一篇假话，回说道：“小女子家住乡村，离城不远。我家姓杨，父亲训蒙度日，也曾名列泮宫。”说到这里，公子道：“如此说来，原来是前辈老先生的女儿，失敬了。”小青道：“说也惶恐，前年我父一病身亡，抛下母女二人，零丁孤苦，因此将奴送与人家做养媳，我母便到城中去做绣娘，弄得母女分离，十分悲惨。可怜我年方十五，又遇着凶狠的公婆，时常打骂，遍体鳞伤，故而拼命逃走，本欲赴水轻生。实因丢不下

亲娘。意欲进城寻找，怎奈单身迷失道路，反叫我进退无门了。若得相公指引，感德不忘。”说罢又哭。公子道：“果然可怜得很。大姑娘且免悲伤，我还有话问。此地市梢，离城不远，不知令堂在城内那一家做绣娘呢？”小青道：“城中从未来过，又忘记了姓名，只知道是乡宦人家，可能够去查么？”公子眉头一皱，说道：“这却难了，城中乡宦甚多，况且天将傍晚，又是个年轻女子，地陌生疏，怎好挨家去查问呢？”小青听了道：“既是今晚难见亲娘，栖身无地，却叫奴到哪里去呢？”又不住的痛哭亲娘。顾生见她满面泪容，好似雨打梨花一般，越现出许多情趣，不觉十分心动。鼻中又闻那阵阵的香气，这香气是小青的妖术，任凭你鲁男在世，柳下重生，也不免心醉欲迷，何况是顾公子呢。此时顾公子深入壳中，便道：

“我有一个计较在此，未识大姑娘可能应允许么？”小青道：

“相公有甚言语，但说无妨。”公子道：“令堂住址姓名，既未得熟，今夜定难询问，不如暂且同我到舍，在我母房中屈留一夜。待到明天，我当差人在各乡宦处，访问明白，然后送你过去，使你们女母相逢，你道可好？”小青道：“若得如此，深感大德。只是奴与相公，从未识面。又不知姓名住址，怎好打扰尊府，况且瓜田李下，恐有嫌疑，这便怎处？”公子道：

“那倒不妨，你如问起昆山顾府，谁人不知，我父官居一品，母授皇封单生我一个。若说瓜田李下，请你益发宽心，不是我夸口说，那个敢多讲一句话儿，但请放心，快同我走罢。”小青道：“多谢相公，但不知尊府在那里？”公子道：“就在前面，不多路了，自当领导。”于是顾生带着小青同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频频回顾，一个有意做作，在路上引诱顾生。公子因他脚小伶仃，挽扶他过了三板桥。早望见树林高耸，便用手指着说道：“大姑娘请看，这就是我家的园林

了。”

做书的写到这里，却有一句话要交代。为什么顾生不进正墙门，偏从后面出入呢？因为夏天炎热，他在园中避暑读书，夜间也歇宿亭内。所以走到园跟首，便道：“大姑娘，你且站在我背后，待我叩门。”公子伸手在门环上连叩几下，又叫一声：“文琴开门。”书童文琴，料想是大爷回来。拔去门闩，把门开放，果然是的，便说：“大爷请进，让小童来开门。”公子道：“我难道不会开门么，你快去端整煎茶要紧。我路上走得十分口渴了。”文琴还要多开口，却被公子骂了几句，只得回身就走。暗想：“大爷今朝有些邪气，刚才我开门出去，他背后有个人影子，遮来遮去，不肯给我看见，一定有什么道理在内。且让我抄到侧首的假山洞里，细细的看他一看就是了。”此时公子把书童打发开后，方叫小青走入。顺手拴上园门，一路穿芳径，绕回廊，过小桥，引领他立到自己歇宿的方亭中，方才并肩坐下，情话喁喁。公子早被小青迷住了心，从此以后，你贪我爱，如影随形，一天一天的过去。你想，一个是文弱的书生，一个是成精的妖魅，早弄得精枯力竭，骨立形消，不象个样儿了。小青功夫尚浅，对于阴阳调度方面，怎及娘娘老到呢。她自己还莫明，毒气未净，实在不可和人交接，所以娘娘虽许他夫妻三七均分，却不肯实行其事，还要禁止许仙与他勾搭，就为了这个缘故。闲话少表。

却说书童文琴，那日看见大爷领进一个绝色美人，在方亭中朝欢暮乐，算来已愈半月。“叫我不许走漏风声，每日赏银五分，至今不见分文。我时常在旁相劝，大爷总是不听，终朝迷恋荒淫。那知近日形容惨白，骨瘦如柴，病势渐深，卧床难起，越看越不象了。若再隐瞒下去，将来倘有三长二短，吃罪不起，岂不被主人活活的处死。”所以硬着头皮，包了一含眼

泪，入内禀告太太。夫人正在房中静坐，丫头春梅把文琴引入，见他这般样子，忙问他：“为了何事，如此慌张？”文琴便据实禀告：“大爷在外带回一女，留宿亭中，嘱我隐瞒，如此弄得病在垂危，不敢不来禀报。请太太速延名医救治要紧。”夫人听了，又惊又怒，大骂狗才，命丫鬟取家法处治。文琴忙叩头道：“小童实是该死，不过未曾得贿，还求太太开恩。”夫人道：“此时暂且缓打，我看了公子，再来问你。你先出去，我就来了。”说罢起身，立即带着几个丫鬟，来到园中，心中暗暗埋怨儿子：“读书人不该做出这种事来。倘被京中老相公知晓，岂不要说我治家不正呢。”想到这里，已经走至方亭，文琴迎接进去。到了里边。走近床前，揭开帐子一看，吃惊不小，全然不象亲儿样子，瘦得似骷髅一般。看了好不痛心，唤声“儿吓，做娘的在此看你呢。”公子微微睁眼，喘吁吁的答道：“母亲放心，不妨事的。孩儿的病，明日就能好了。”夫人道：“我看你病得这般光景，一时怎能起身。”回头吩咐丫鬟们：“去唤这贱人来见我。”丫鬟奉命找寻，四面看过，连床底下也一一搜检，并无踪影，只少把三间方亭翻了一个身。文琴道：“方才我出来接太太，还看他坐在床沿上，又没有见她走出去，真正希奇得很，不要他就是个妖怪么？”妖怪两字刚出口，就吃着了一记耳光。打得很响。文琴一声喔唷，问：“那个打我的？”丫头闻说：“我隔着台子，怎好打你。”文琴道：“奇怪奇怪，我一说妖怪，阿呀，又是一记。”丫头接嘴道：“看上去你说不得妖怪。喔唷，连我都打着了。还是改口叫仙姑的好，但不知这几记耳光，从那里打来的呢。”这时候，夫人心里，也不免害怕起来。命丫鬟快叫家人们进来，将大爷移到上房去。一言未了，小青在暗角厉声说：“谁敢将大爷移到上房去，便砍谁的头。”文琴哀求：“既是仙

姑，为甚不走出来讲话。躲在暗里搭虚空架子呢。”夫人道：

“文琴，你是见过仙姑的，如今你代我之劳，恳切哀求，说我顾家单传一子，务望仙姑留我后代，举家感德不浅。倘蒙保全，今日且免搬移，待我明天再来看他罢。大爷有病在床，你要小心伏侍，不可怠慢。”文琴应了一声是，夫人便含泪而去，带着丫鬟回到上房，吩咐传总管进见。那总管叫顾能，听了夫人一番言语，知道公子被妖迷病重，惊得呆了。夫人还有些主见，一面叫他发书进京，报告老主人，一面再请高僧高道，解冤释结，镇宅驱邪，必须要挨着次第举行。顾能应命，等候夫人写好了信，方始告退出外。办事那敢迟缓，立即唤福寿康宁四弟兄来到面前，命福寿二僮速往苏城玄都观，请法师设坛捉妖。又命康宁二僮，次日到玉峰邀僧人。等到僧道齐集，顾能很恭敬的招待，把他们应用的法器坛场，分排在东厅西厅。一时宣扬佛号，拜诵道径，施符念咒，钟鼓齐鸣。闹到了第二天，小青得知此事，“他请僧道来压制我，我当略使神通，看他们怕也不怕。”于是来到外边，正见法师画符召将，就弄起一阵妖风，霎时飞沙走石，地黑天昏，吹得两处经堂里面，好似雪片一般。那挂的长幡盖，佛轴神位和香案烛台，经文法器等物，一齐倒翻在地。吓得僧道四散奔逃，没处藏躲，有撞伤头面的，有跌坏手脚的，一个个狼狈异常。风定后，总管过来招呼，检点损坏物件，一一照价赔偿。又取银子，算还经钱，送他各归寺观，然后进内禀知夫人。夫人愁闷更甚，无法可想，只好叫总管写几张榜文，四门张挂。如有人降得妖者，谢银三千。兼能治病，照数加倍。当下打发总管去后，再到佛堂里去。拜求观音大士，虔诚祷告，救护儿子的性命。这一来，早惊动了姑苏白氏娘娘了。要知娘娘如何得悉此事，如何托梦聘仙，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二回 聘 仙

却说白氏娘娘，自从小青去后，形单影只，闺房无伴，毕竟冷静了。不过掐指一算，这次的口舌分离，也是数中前定，他与顾公子该有一段孽缘。但不知近日作何景况，且再算一算阴阳，看是怎样？便在袖里屈指一捻，暗自说道：“好个无知道浅的小丫头，全不顾顾生死活，弄得他骨瘦如柴，奄奄待毙莫说我娘娘不依，如果绝了顾家后嗣，岂不要犯天条吗，连我也担当不是。我若不去相救，有谁救他。好在他家张挂榜文，降妖治病，特备厚酬。这一笔酬谢的银子，我夫尽可赚得，倒不如借水行舟，两全其美。只消我一道灵符，便可收回这顽劣的小丫头。但是要他来请，更觉得冠冕些。幸亏这位夫人敬重观音大士，我不免化作观音法像，托梦与夫人，指引他一条路罢。且喜我夫今晚邻家饮酒，要到更深方回，我不妨就此走一遭。”主意打定，立即化作白衣大士，手执拂尘，驾起云头而去。那消片刻，已抵崑山，来到顾宅里边，见夫人正在房中和衣斜卧床上，朦朦胧胧间，忽听得窗作有人说道：“潘氏夫人起来，听我吩咐。我乃观音大士是也，你子命数该终，顾氏当绝。因你世代忠良，为官清正，平时又礼敬观音，虔心感动故来指示迷津。你可速往专诸巷内保和堂药铺，请得许仙其人立可降妖治病。须要虔诚，有求必应。”说罢，香风阵阵，祥云冉冉，自回苏州不表。

这时夫人还在梦中，便说：“请菩萨暂住云头，容女弟子拜谢指示之恩。”不觉醒来，方知是梦，连忙起身下床，跪在窗前，叩头拜谢。满房香气犹存，真是观音下降，心里无限的感激。拜罢抽身，正见众丫鬟进来，问：“太太何故叩头？”夫人就说观音梦中指示：“如今大爷有命了，你们快去传唤总管进见，房厅回话。”丫鬟领命去讷，夫人便下楼等候。少时总管入内，又细述梦中情景，“因我虔心求祷，得蒙慈航显圣命我速往姑苏专诸巷，到保和堂药店内，有个姓许名仙的，他能降妖治病。只不知梦中的话，是假是真罢了。”顾能起初也有些不信，恐系日间结想所致。夫人又说醒来香气甚浓，非寻常做梦可比。顾能道：“如此说来，真是菩萨显圣无疑了。”夫人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可端正千金聘礼，八色礼物，连夜开船，到苏访问，果有其人，定是观音指示。倘使没有，你就回来，也无妨碍的。”顾能奉命退出，便问顾寿兄弟：“你是苏州人，可晓得专诸巷开药店的许仙人么？”顾寿道：“个个人晓得的，今年春天时疫，满城里人人腹痛，都去买他的药，一吃就好了，所以称他为许半仙。”总管道：

“照你这般说，此人果然有的了。但不知他是道家呢？还是释家？”顾寿道：“非僧非道。是个生意人，开保和堂药店的。”总管听了，深信是菩萨显圣。连忙到帐房里兑了千金聘礼，备好八色礼物，无非四穿四吃，绫罗绸缎，燕窝、海参、凤鱼、火腿。写了礼单拜帖，然后同了两个弟兄，连夜开船，天明到苏。船舶金阊码头，唤了几名脚夫，挑进城中。每担一百文，回到舟中开发。顾福、顾寿押担，总管顾能持帖入城。转弯进了专诸巷，早看见保和堂药店的招牌，不多几步，已至店门。总管踏上阶沿，把手一拱，说道：“请了，那一位是许相公？”许仙道：“在下就是，老伯何来？”后面顾福顾寿接嘴道：

“原来就是许仙，我等奉揖了。”许仙道：“不敢当。请问，列位到此，有何见谕？”总管道：“老汉从崑山顾府中来，只因小主人有病，特来相请。”就将礼单名帖呈上，回头吩咐道：“你们把礼物抬进来。”许仙一看，正应了一句苏州俗语，叫做山东人吃了麦冬，一懂才勿懂。“请郎中何消这样的盛礼，谅必别有缘故？”便说：“老伯请到里边坐。”总管道：“正要登堂请安，恕老汉不恭了。”谦谦逊逊，许仙同他一同走进，小二忙将中门开放，上了厅堂，各施一礼，分宾主坐下。送过香茗，那些礼物已搬到厅上。许仙满腹疑猜，便把礼物再看一看。第一是聘金千两，已经呆了。忙说道：“多蒙老伯台爱，但我许仙一个商人，岐黄亦不熟悉。即使粗知脉理，亦属见笑大方。怎敢当此厚礼，断然不敢受的。”总管道：“许相公休得过谦，容老汉细诉原由。只因小主病势沉重，访求各处名医都说此病全由妖魅而起，服药也不中用的。我家夫人，为此心中着急，所以终朝祷求大士，留此单传一脉。幸蒙菩萨托梦，指示迷途，特命我到来聘请，专候同舟下降崑山，万勿推却。”许仙听了，实在解不出这个理由。暗理：“菩萨为何替我说谎，我不曾学个降妖的法术。就是懂些药性，也是不通的，勉强到了崑山，于事无济，原不过徒劳往返罢了。但把他送来的礼物完全退还，被邻人家知晓，未免脸上无光。且待我与妻商议，或者他有成全的妙法，也未可知，因他学过梨山法术，一定有降妖手段，可以成功。”想定念头，方说道：“贵公子既是妖魔缠绕。待我进去查一查看，老伯请宽坐一回。”说罢。起身入内，来到房中，叫声“娘子，有桩奇事来了。”娘娘问：“有甚奇事？”许仙道：“今有崑山顾府。送来八色礼物，千两花银作为聘礼，并用尚书名帖，命老人前来相请，因为公子被妖怪缠绕成病，要我到崑山拿捉妖精。未曾学过道术，怎好担承此

事，故而进来与娘子商议，我好去回复他们。”娘娘不与他说明假意道：“这件事虽来得奇突，或许寓有因缘。师尊曾传授我降妖之法，却还记得，你不妨担承下来，万般总有做妻的在此包管此去太平无事。这些礼物聘金，不必推让，尽可照单全收发入内厅。外面来人，须备早饭请他，你的动身行李，待我立刻整顿便了。”许仙应是而去。走到外厅，家人们都起身问许相公，可曾查明甚么妖邪？”许仙道：“这个极利害极凶狠的妖精，非我亲自前去，不能降伏的。”总管道：“原是，原是相公如已整备停当，就请下船。”许仙道：“老伯请用了便饭去。”家人们都说道：“船上饭已端整，实情救主心切，请许相公船中用饭罢。”许仙道：“如此性急，只是太觉怠慢，待我进去片刻，一同下船就是了。”当下回进内堂，见铺程行李等物，都已备好，就吩咐小二搬出去，然后向娘子告别，并求降妖之法，娘娘取出灵符两张。嘱咐道：“一张贴在妖邪出入的地方，一张焚化在阴阳水内，叫那病人吃下。妖怪见符，早已逃遁，不现原形，切莫惊慌失措，倘他们问妖在何处，你可假意虚张声势，便说妖已降伏了。还有一包灵药，煎汤服下自愈那时降妖治病，都出自你，一定格外酬谢你了。”许仙道：

“这事全仗娘子大力，我不过挂名罢了。”娘娘又安慰道：“此去请放心，只是秋气初凉，自己要保重身子，休忘了嘱咐之言。”许仙口虽答应，心尚惧怕。还亏娘娘壮了他的胆，勉强抬身出外，颇有些依依不舍的情状，懒洋洋跨出屏门。总管便请许相公登船：“行李铺程早已发去；不知可有降妖应用的法器东西么？”许仙道：“用不着的。”就请同行。回头又向张李二伙嘱托店务毕，方和总管等离了店门，

出城，到码头下船。在官舱中间坐定，总管在旁侧相陪，即听得船头上筛动铜锣，船已开了，后梢头把预备的早膳端出

就在桌上摆好，于是饮酒谈心。用过午餐，不知不觉，从苏州到崑山七十里路，顺风顺水，申牌时候，已经到了，停泊水墙门首。总管道：“许相公，待老汉先上岸去通知一声，打开正门迎接。”许仙拦阻不住，总管已上岸去了。走入门房，众家人都问：“许仙人可曾请到？总管道：“请到了，只是这位许仙人是观音菩萨指示来的，快去开放正门，少顷请到正厅，必须用香案供奉他，在正面献茶，整备丰盛夜膳酒肴，兄弟们休要怠慢。”吩咐毕，自到水墙门首。叫船上打好扶手，然后说道：“老奴奉夫人之命，代小主迎接许相公。”许仙道：“老伯何须如此，不敢当之至。”当下踏跳登岸，总管引领他从正门而入。众家人两旁分班站立。见许仙生得眉清目秀。体格不凡，暗暗称赞，都说他仙眉仙眼，仙骨飘然，虽是生意人打扮很有仙家的模样。迎接到正厅上，请他正面坐下。面前摆着香案，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排列着八盆果品，一盏香茗，和供奉神佛一般。合府家人，齐来叩拜，弄得仙官局促不宁，忙叫“各位请起。”众人都说：“全仗仙术，救病降妖，感德非浅。”一齐起身，左右站立，总管在旁伺候。许仙眼见顾府如此排场隆重招待，真的受宠若惊。因有娘娘予嘱，所以心下泰然，老实人也装腔作势道：“我许仙有何德能。敢劳各位管家如此多礼，真使我惶恐难当。若说降妖治病，这有何难，你们只管放心便了。”他嘴里虽是这般说：其实毫无把握，心中惶惑不定不知这两道符一包药，灵也不灵。如今到此地位，也只好说几句大话的了。等到天将傍晚，总管命兄弟们一面端整酒肴，一面收拾书房，预备少停安歇，再向许仙动问：“降妖是今晚呢，还是明天？”许仙道：“明日五鼓降妖罢。”总管又问：“可要备办什么东西？”许仙未及回答，里面又传话出来，夫人唤总管进去，总管只得入内听命。

这里买办东西的家人，到厨房里吩咐备酒。厨子问：“仙人做法事，是吃素还是吃荤，免得弄错了，反为不美。”那家人听说有理，回到厅上来问，许仙不好意思说吃荤，便随口说声声不论。那家人不懂不论两字，当做仙家的特别食品，答应下去。忙到帐房中取了一千文，出去买这个“不论”。谁知走遍崑山，总没有买处。后来问到了一月店里，亏得有一位老人家对他说：“不论就是随便的意思。何尝有这个东西。可是买得到的，你休要误会了。”那人这时心里方才明白，反恨着仙人放刁，“带累我奔断了脚根。停一回，我拿妖怪来吓吓他。看他怎生光景。就知道他有法无法了。”

不说他心中怨恨，再说许仙坐在中厅。自有家人们分班伺候送香茗，供点心，川流不息。因见他们如此看待，“真当我是个仙人，我必要降伏妖怪，抱着稳瓶才好，倘若不能降伏，叫我满面羞惭，怎好见人呢，”正想时，天色已晚，旁侧家人端上酒菜，般般是山珍海味。和那鸡鸭猪鱼鲜果干果等类，桌上分排着十六盆。设席后，家人们在旁说道：“许相公，总管现在上房，少刻就来，这些淡泊粗肴，请许相公随使用些。”说罢。左右轮流斟酒。许仙上口一吃，酒也好。菜也好。果然比众不同。饮过几杯，方启口说道：“我要请问管家，你家贵公子卧房在何处？”家人道：“在后面花园方亭里。”许仙道：

“如此妖怪也在那里了，你们可曾见过没有？”这一问，那个买“不论”的家人，忽然过来回答。要知回答的什么话，许仙能否降妖，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三回 降 妖

却说许仙开怀畅饮，顾住本分，问起“妖怪有人见过么？如何模样的？”有一家人答道：“我们却不曾见，只据文琴说是一个美貌的姑娘，将大爷迷住。”还有一个，因着“不论”两字带累他奔跑的，有意慌说道：“这妖怪我也见过的，生得实在可怕，三头六臂，青面獠牙，赤发红须，眼如铜铃相似，来去飞沙走石，勿隐勿现，变做姣美的女子，显出原形，便要吃人哩，而且吃人不吃一两个，一吃就是五六个，只当一顿点心，你想利害不利害。”许仙听了，竟把这假话当做真的，吓得呆了，浑身发抖起来。暗恨妻房害我，脸上顿现惊慌之色。那家人见此模样，问道：“许相公为什么身子在那里发抖呢？”许仙定一定神，摇头道：“不是的，我平日不喜饮酒，所以觉得有些酒寒。”说未毕，总管自内走出，连说“失陪失陪，得罪得罪。”许仙就说，“老伯请坐。总管道：“许相公不要客气，正厅上那有老奴的坐位，还请相公多用几杯。”便立在旁侧斟酒。那些家人们却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议，都说“这位仙人只怕有些靠不住呢。他一听妖怪吃人，身子便抖动。这般无能，岂不是夫人白费心么。”有的说：“不要管他，等到五更时候，包管飞沙走石，打得他头破血流了。”只有总管一片诚心，还要敬酒。许仙无心再饮，推说量窄，已经醉了。又恐酒后误事，反为不妙。况且腹中已饱，连饭都不要了。总管也不

再劝，便道：“多多简慢了。方才夫人传我进去，命我传达相公，因为顾门止此一脉，务求上紧降妖，幸勿疏忽，关系非小。”许仙道：“老伯放心，降妖易如反掌。夫人处代为请安多多上达夫人，包管妖降病退便了。”总管道：“若是如此，合家戴德，真是莫大恩人了。但不知预备些什么？还请吩咐。”许仙沉吟半晌，嘴里大话虽说，心里却突突乱跳，好生着急，想这妖怪要吃人，索性多端整几个，只要不吃我就好了。所以信口说道：“我不要设坛召将，敲什么令牌，又不要道家装束步什么罡，踏什么斗。只要桃枝柳条，用十二名童男在我前走，十二童女在后跟随，我在中间，手仗宝剑，叫他们各执桃枝柳条，合府管家为后拥，一齐助威呐喊。同到方亭，我自有神通伏妖怪，不必担忧。”总管道：“这样办法，倒也新奇，待小老安排停当，左右伺候。兄弟们，前面张灯，请许相公书房安睡。我还有事指派，恕不能侍奉了。”

总管退去，这里面四个家人搀扶许仙官，走进书房，居然异香扑鼻，华美异常。用过了茶服侍他上床睡好，只留两个在床前听候使唤，还有两个来到外边，见总管分头办理妥当，大家和衣略睡片刻，准备四更天起来干事。若说童男童女，府中尽有，只要拣年轻的书童丫头二十四名，一些不难。应用的桃枝柳条，花园中现成有的，那是更容易了。此时只难为了胆怯的许仙官，那里睡得安稳。可怜他战战兢兢，一心挂念着妻房因此惊动了姑苏白氏娘娘。他一个人用过夜膳后，静坐房中。忽然心血来潮，心想：“小青这婢子，岂敢不服官人调遣么？”又占袖里乾坤，原来许仙迷字拍入心坎后，两人心心相印，现在崑山顾府临事慌张，心中忐忑，影响娘娘不宁。又知官人怨他贪财，迫他上当。虽是过虑，也有道理。”倘若小青任意行凶，累及我夫担惊受苦，这却不可不防。欲保太平无事，必须



我亲自往崑山走一遭，谅小青见我，还有些害怕，敢不低头向我讨饶么。”主意已定，立即穿窗而出，驾起白云前往，远远听得渔楼已敲三鼓。好得云头很快，不片刻已抵崑山，落在顾府花园中。潜身走入方亭，就在窗缝中细细一瞧。见小青身坐床沿，将手在公子胸前挪动。那位顾公子瘦得十分可怕，不象人形。小青却无法可医，还说：“我和大爷原期偕老，不想你得了咯血的重症，合府之人都怨恨着我，骂我是妖怪，太夫人也说是我害了你，叫我有何面目再在此间。明日我要去了，恩爱从此两丢开罢。”那公子那里舍得，还要拉着他共效于飞。小青竟不顾死活，嘴里答应着，正要睡将下去。

这个当儿，娘娘在窗外听得仔细，暗骂“贱人心肠狠毒，到了这般光景，还想和他同睡，简直良心丧尽的了。”即便轻轻咳嗽一声，向外而去。小青已经听见，觉得声音极熟，连忙从床上下来，推窗一看，正是主母，也就跟随出来。离远了亭台楼阁，穿曲径，绕回廊，走出竹林深处，向外一站。看见了娘娘，不知为了什么，不怒而自威，不威而自怕，软绵绵低头伏小的说道：“娘娘在上，容小青叩头请安。”娘娘正色道：“你下得好毒手呀。你道顾公子是何等样人？你敢害他的性命么。”小青道：“婢子心昧无知，还求娘娘训示。”这时娘娘浑身穿白。真的白娘娘了。修竹视托，飘飘若仙。月光雪亮。宛似紫竹林中白衣大士，小青很象龙女，大好的一幅画景。

话闲少叙。再说娘娘听他听训，便说道：“我把他前世原因，说与你听了罢。你从前未得道的时候，本是一条青蛇，在西湖边往来游玩，无拘无束，自在逍遥。却巧上界拣香童子从空中经过，见你青翠可爱，颜色娇妍，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生思凡一会，因此贬谪尘凡，投胎顾府，承接宗桃，与你该

有这段姻缘。但万不该如此淫乱，害他犯了癆病。你只看我待夫君，加以爱惜，所以唇红面白，不改丰标。你待顾郎，十分狠毒，弄得他周身皮尽骨焦，是何缘故？可晓得顾生乃是天星下降，做了善门的后嗣，你若将他迷恋死了，上天得知，怎肯饶你，难免律犯天命，被雷击毙。就是天肯饶你，我也不饶。”小青听了，毛骨悚然，忙道：“总求娘娘恩典，救度丫头，感德不忘。”娘娘道：“如今还敢任性违拗，不奉教训么？”小青道：“从今以后，情愿真心贴服，听候使唤，再不敢违命了。”娘娘道：“如此起来，救你便了。”小青谢过娘娘，起身站立。娘娘方和颜说道：“小青听我吩咐，这里夫人痛子病重，命在各处张挂榜文，凡有降妖治病的人，两桩都能办到，共谢六千两银子，所以我显神通，化身指示，叫他前来相请。他备千两花银，聘你主人到此，降妖治病。恐你不服管束，故而我也在后赶来，见你医好此病。一来消你的罪孽，二来帮助主人趁得花银，此乃两全其美。此刻你仍回园中，只须略用小术，虚张声势，欺吓众人，好似串戏一般。主人说是什么精，你就现出什么精，我在云中等候你。串演完毕，跟我回转家庭，不得有误。”小青应命退去。娘娘驾起云头，停在空中瞭望。听得谯楼将转五鼓，总管最是关心，起身独早。合府家人和书童婢女，也都穿齐集。应用的桃枝柳条等物，也预备好了。这时候，许仙睡醒下床，梳洗后，用过点心，方在招文袋里拿出二道符来。要知这两道是什么符，说也可笑。一张叫有若符，音同无。一张叫鬼画符，比不得茅山玉印灵符，可以召将降妖的，要他何用。原不过摆摆架子，装装门面罢了。许仙却当他是宝物，便道：“管家过来，先有两道灵符，一张贴在妖怪出入的地方，一张化入阴阳水内，与病人吃下，妖怪便不能近身了。”家人答应，领法旨，手接灵符，转身就走。取些

浆糊，贴在方亭上。再有一张，要化入阴阳水内，送给病人吃的。他却听错了，水变做了尿。因为苏州人的字音，尿不读鸟，和水字声音一样。所以他拿了杯子，在尿桶里舀了大半杯，将符化入尿内，送进方亭，轻轻灌入病人口中。可怜公子，臭气难闻，尿一到胃，连打几个恶心，呕出些黑水来，稍觉安宁。这也是祸中得福，那小便可算得很灵的医方呢。外面总管见诸事齐全，就请仙人进内。前有十二名童男开路，后有十二名童女相随。许仙在中间仗剑而行，心里突突乱跳。到了方亭跟首，先吩咐开放长窗，然后一拥而入。行至床前，命童男童女左右排开，外边家人呐喊助威。正要假作法事，那小青躲在床后，已等多时，只要相公说长就现长，说短就现短，一显神通，便跟随主母回家了。谁知许仙心慌意乱，对着床上一看，嘴里叫声：“阿呀不好了，妖怪在那里了。管家们，快把桃枝柳条打过去啊。”那家人道：“这个不是妖怪，这是公子呢。”许仙自知慌乱说错，马上改换手法，再度张牙舞爪，假作法术。这时小青听得不耐烦了。一看自家主人，已经吓呆了，说不出什么来，倒不如我随便现出一物，当做妖怪罢。所以蓦地里吹起一阵风来，呼罗罗，豁喇喇，顿时烟雾迷漫，把方亭上摆设的物件，弄得颠颠倒倒。那些对条书画，飘扬半空，灯火尽行打灭。吓得许仙脸涨通红，慌忙钻入床底下去。还亏小青心灵。就把夜壶当做怪物，丢在房内，又变了些鲜红的血水，算是妖精击死了。当下那童男童女，躲避无门，急得缩做一团，家人们也心胆俱碎，四散奔逃。直等到风势平安，烟雾全消，早现出淡淡的月光。这一班家人，陆续走出，来到方亭观看妖怪踪迹。见里面陈列各物，东倒西歪，如同雪片。又见童男童女，一个个藏头露尾。听得人声，方敢啼哭。只是看不清楚，地当中好象有一件东西，不知是些什么。忙去取火

点上了手照灯，仔细一看，却是一把紫铜夜壶，打扁在地，旁边还有鲜红血水。分明是个夜壶精，已经打死了的了。但是不见了一个仙人，大家都来寻找，拿着手照灯照看。幸喜公子不动声色，安然睡在床中。那床底下的仙官，早听得明明白白，暗赞妻房有莫大的功劳。二道灵符，妖怪已死，足见梨山仙法，与众不同。现在事已过去，可以出来了，便开口道：“喔唷，这妖怪好利害啊。”家人们听见仙人的声音，过来把他挽扶起来。都问道：“许仙人，许仙人，请你降妖，怎么躲在床底下呢。”许仙道：“你们那里知晓，我在床下降妖，如何说是躲避？”众人问：“降的是什么妖？”许仙就说：“是夜壶精，凶狠得紧的。”众人又问：“夜壶的尸骸，怎生发落？”许仙命将桃枝柳条烧火，撮土掩埋地下便可无事。如今妖怪已降，只须看治公子的病了。”家人道：“病人在床，便请诊脉。”许仙当即身坐床沿，细看病容。果然形体全空，虚劳已极。虽有卢医扁鹊到来用药，也难挽救，只好用娘子的单方了。”正想时，总管走入，称谢道：“许相公降妖辛苦了。”许仙道：“岂敢岂敢，妖已擒捉，现在当以治病为重。”总管道：“是呀是呀全仗费心。但是小主的病，可还有命么？”许仙道：“贵公子命脉虽存，挽救非易。在这方亭中歇宿，太觉风凉，速宜移榻上房，把这方亭封锁为是。公子这病，非寻常药剂可愈，我有灵丹一服，煎汤饮下，当能起死回生。”总管道：“多谢相公，请相公到书房歇息奉茶。”许仙起身将行，总管便吩咐众弟兄道：“你们去通达夫人，取醉翁椅来抬公子，移榻上房，再将方亭封锁了。”说罢，陪着许仙到书房中，送进点膳香茗。吃过后，又奉上一盏参汤，并说道：“相公辛苦极了，请略睡片时，养息精神罢。”许仙道：“老伯请便，请将灵丹到上房便了。”欲知灵丹救得公子性命否，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四回 虑 后

却说顾公子自给小青迷住，旦旦而伐，精血干枯，骨瘦如柴，早不成模样了。家人们抬进上房安睡，夫人见他挺卧在床，奄奄一息，禁不住两泪交流。正当独自伤心时，忽见总管顾能进来，问道：“你在书房陪着仙人，进来做甚？”顾能道：

“老奴陪仙人用过点膳参汤，请他养息，略睡片时后，他说公子病已危笃，寻常药物却难见效，故而付给灵丹一服，煎汤吃下，便可还原。”夫人道：“竟有这等事。吃下如果即可还原，他真是当世神仙了，仙丹交与我看。”顾能双手呈上。夫人便叫总管出去，端正早膳，格外丰盛，招待仙人。总管应命退出，夫人把仙丹一看，青翠碧绿，颜色鲜妍，虽前番煎过一次，被风吹干，尚未变色。当下放入参罐中，在风炉上一煎。水还未滚，香气已透开了，满房中都觉得精神爽健。原来此香非比等闲，可以却病延年，就是娘娘九死一生向昆仑盗来的灵芝仙草。救得许仙还阳，今番是煎第二次了，顾公子也亏他救活了性命。仙丹煎好后，倒在碗内，依然青翠可爱。拣两个精明灵巧的丫头，过来服侍。夫人亲手执碗，立在床前，叫春梅、秋桂，一个里床，一个外床，两边扶助。然后对公子一看，眼泪扑簌簌滴了下来。见他嘴唇枯黑，人中也吊了，眼睛上已起了白翳，定着不动，口中一些津液全无，怎好下药，略想一

想，就拿了一只调羹，超了一些药汤，在他唇舌牙齿上润了一润。果然仙丹与他种煎药不同，一进嘴唇，满口活动。一下咽喉，周身转运。上至泥丸宫，下至涌泉穴，没有一处不到，实在十分灵验。一碗吃完，就此安睡。把满身毒气消尽，自然血脉调和，精神回复了。睡了一回，慢慢的身体转侧，骨节轻松，翻身向外，微睁两眼，开口叫声母亲。夫人便说：“我儿好了！”丫头也都说：“大爷醒了，大爷醒了。”公子便道：

“娘呀，不知那位先生看治我的，吃了此药，好似仙丹。”夫人道：“幸得为娘虔心拜佛，大士临凡，指示到姑苏聘请仙人，才能够降妖治病，保全我儿的性命呢。”公子道：“如今仙人谅还未去，可能留他在此盘桓几天？”夫人道：“且待我去说就是了。”公子问：“仙丹可还有么？”夫人说只有一服，你若要吃，连这药渣也吃了罢。”公子便叫拿来，夫人将芝草分碎了十几块，放在他的嘴内，一块块咀嚼下去，香甜味美，不一回都已吃完，他又睡熟了。外面总管陪待仙人用过酒肴，又到里边问候。公子已经睡醒，连吃了三碗粥。精神也有了，不过身子瘦弱了一些。夫人十分欢喜，果然病已全愈。公子道：“孩儿追想前事，如坠五里雾里，一些想不起来了。只觉有一美丽少女，日夜伴宿床角，我四肢瘫痪，任他摆布。现在神志清楚了，这少女不见，真是奇怪。”夫人道：“这是你年灾月晦，被花妖木魅所迷，以致磨难如此呵。”公子道：“今得恩人救我性命，待孩儿下床后，还要和他盘桓几时。”夫人道：“这事再作商量，但不知救命深恩，怎样的酬谢他才好。”公子道：“他能保全儿命，功劳不小，有关顾氏宗祧。莫说贵重珍宝，都可相送。就是家产平分，也是不妨，悉听母亲作主便了。”当下总管已在旁侧，见公子神气已复，也很快活，过来禀告道：“老奴陪许相公吃过了早饭，他说以后不须

服药，只消把人参汤滋补，不久还原，老奴要留他多住几时，他说家下乏人，店中事务又忙，谁来照应。没有弟兄亲族，身在异乡客地，单留妻子一人，所以不能从命。”夫人道：“这也难怪他。既如此，不必勉强。但是怎样谢他呢？”总管道：

“前番夫人出榜许过，付过一千，再找银五千两就是了。”夫人道：“我因公子感激情深，另外还要谢他呢。”说到这里，想了一想，又道：“有了，我家绫罗缎匹很多，拿来装满箱内，四箱男衣，四箱女衣，分春夏秋冬四季。每箱放银二百两，作为成衣之费。首饰珍珠，另藏匣内。帽巾鞋袜，别备筐笼。此外山珍海味，一切食品，装载满盘。足兑纹银五千两打成五个大包，这是正项酬谢金。你今一并备好，和他同船送到家中，聊表我一片报德之意。你看如何？”总管道：“送这些东西，约值万金，也不为过。且待老奴出去，叫帐房开单照办便了。”当时顾能向夫人领了钥匙，出外开了各库，一样一样的整备起来，照着礼单配齐，忙个不住。还要留许仙再住一夜，许仙却归心如箭，定要动身，连夜饭也不吃了。总管道：

“既如此，不敢强留。今奉夫人之命，有一些薄礼，望乞笑纳。”便将礼单呈上，许仙见礼物甚多，辞不敢受。总管道：

“许相公若不收受，那是嫌少了，反使夫人心中不安。”许仙听了，只得收了下来，连连称谢说：“小可理当面谢夫人，叩辞回去，不知可使得么？”总管虽说不敢当，入内禀告夫人。夫人倒也想看这位仙人，立即出外相见。许仙因为这位是皇封一品老夫人，所以行庭参见子侄礼。夫人甚是谦逊，先讲了许多感激话，又说：“些微薄礼，实不足以酬报万一，且待小儿病体复原，自当登门叩谢。”许仙连称：“不敢，敬谢厚赐，受之有愧。今因家事无人照料，只得告辞了。”夫人也不勉强挽留，吩咐顾能将酒肴发下船去，你可相送前往。”又说：“许

相公慢请，恕老身不送了。”许仙请夫人回步，然后同着总管退到外面。带了顾福顾寿，从水墙门下船。见行囊礼物，完全发下。时已薄暮，就此解缆开船。舱中摆好酒席，总管陪着许仙饮酒。许仙放开怀抱，饮至更深，方才安睡。天明，船抵姑苏码头停泊，起身梳洗后，用过香茗点膳，岸上已热闹异常，来了许多脚夫，把行李铺陈，箱笼礼物，一齐搬运上岸。扛的扛，抬的抬，自有福寿二童押着。总管方请许仙离舟登陆，一同进城。不多片刻，到了专诸巷保和堂里，许仙陪着总管入内，看那一担一担的东西，尽行挑进内堂，照数点清无误。总管立即起身告辞，许仙要留他吃中饭，送给银子路费，总管却丝毫不受，便同福寿二弟兄去了。回家复命，不必细表。

单说许仙，送客后，急忙进内，来见妻房。娘娘早已迎出，两下见面，许仙就将那张礼物单，递给娘子观看。娘娘见礼物甚多，便道：“这是官人的时运到了。”许仙道：“实是叨娘子的恩惠呢。”夫妻对面坐定后，见小青送茶出来，叫声“相公，娘娘。”许仙问道：“娘子，小青几时来的？”娘娘道：“他还是昨天来的。”许仙道：“小青，你一向在那里存身呢？”娘娘道：“你快跪在相公面前，细细禀告一番。”小青应了一声是，就走到主人面前，双膝跪下，禀诉道：“婢子自从那日出门以后，举目无亲，失了依靠。一时心头气愤，欲寻短见，在胥门外官塘投水，却被客船上救起。坐船的主人，是杭州姓米的大乡绅，救我上船。幸得遇见我家胞叔，顺便带我到杭州，留住在家，暂且度日，虽蒙叔父十分爱惜，怎奈他晚娶的婢娘心肠恶狠，终朝打骂凌辱，可怜我遍体鳞伤。还亏叔父心中不忍，将我送到金阊来，向娘娘求情收养。昨天因为主人不在府中，娘娘还未恩准，暂留在此。”这几句假话捏得很象。许仙自然相信。问道：“你进来的时候，店中伙计们



说些什么？”小青道：“我因自己没有脸面，所以同叔父从后墙门进来的。”许仙道：“你主母怎样说呢？”小青道：“用与不用，娘娘不肯做主，要等主人回来，方能定夺。”许仙这时名利两项，日渐如愿以偿了，架子也大了，便申斥小青说：

“哼哼，现在你晓得别家饭难吃的，莫说别家，就是叔父尚且如此。哼哼，你动不动便要变脸，如今还求我怎么办呢。”小青道：“只求收养，感恩非浅。”许仙道：“你将来还敢使性违命么？”小青道：“以后再也不敢了。”许仙听他讨了饶，方敢转向娘子，恳情道：“你看小青这般央求，却也可怜，请看我的薄面，收用了罢。”娘娘道：“官人乃是一家之主，做妻的怎敢不遵。”许仙道：“说那里话来，丫头在内堂使唤，当然由娘子作主为是。小青你且起来，到主母面前谢了。”娘娘道：“你谢了相公就是了。”这一来，倒弄得小青没有主见，只好立在当中，叩谢相公娘娘收养之恩，这一出戏，总算串演已毕，果然把许仙骗信了，况且迷字在心，更无一些疑虑。就是店中二伙闻知，也是不妨。

从此夫妻和好，如鱼水一般的过度时光。把崑山得来的衣箱饰物，藏入绣房，其余食物收存厨下，备作羹汤。此时许仙在苏州，名气愈大，可称得运来福凑，名利双收了。独有娘娘随着夫君朝欢暮乐，不知可能地久天长，心里终有些安放不下。所以他把阴阳抡算，推测自己的命运，究竟如何。但是，书中也须交代几句，娘娘的阴阳，算那过去的事，无不全准，那怕年深月久，隔了多少时代，也能参透得出，若说未来之事，只有三分准，七分总觉得渺渺茫茫，直等到事体发作起来，方才完全了解。故而此刻娘娘推算未来，终未能彻底明白。只晓得将来必有祸殃，住在苏州断难长久，还要夫妻离别，拆散鸳鸯。却不知怎样发生变动，又叫人难察难详。“难

道此地的屋主人将要回来了么。如若一回到苏地，怎得隐藏过去？倒不如日后迁住他乡，较为安隐。”可见娘娘深谋远虑，早已把主意打定了。只等丈夫进来，再作计议。

正想时，许仙走进内房，喜孜孜的说道：“今日正逢七夕之期，特备几品佳肴，晚上与娘娘饮酒，坐看牵牛织女双星，好不有兴。”娘娘应是，便请许仙坐下。方说道：“做妻的想起一事，有话与你商议。”许仙道：“倒要请教。”娘娘道：

“我今蒙君宠爱，乐度良霄，况且店中生涯茂盛，家道富足，谁不钦敬着你。但恐好事必多磨折，乐极难免生悲。并非我多愁多虑，却也是持盈保泰的意思。”许仙问道：“不知娘子意见如何？”娘娘道：“我因为身离故乡，终非久计。今已侥幸得利，当思我家祖父基业，皆在浙江，岂可轻弃。自古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理宜预留地步为是。纵有事变，也可保得衣食无虞。所以我与你计议及此。”许仙连连称是。娘娘又道：“今店中已有积聚，顾家送来的谢仪银子，完全未动。这意外之财，你当觅人寄往杭州。修书一封，将银交付姑父姑母，托他费心料理，在附近买一所房屋，要门前可以开店的，最为合宜。余多的银子存庄生息，料想他顾念亲情，一定依允的。如此安排地步，后来便可在杭州立定脚根，安居乐业了。”这一番深谋远虑的话，不知许仙听与不听，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五回 赛 盗

却说这晚，是七夕双星渡河佳期，天上人间两团圆。许仙

和娘娘，傍晚时光，闲话家常。忽然娘娘发出一番兴家立业的正经计较，许仙那有不赞成的道理。因道：“娘娘算计极好，我自领命。今夜我和你庆赏七夕，待明天，我往南濠街去见永昌叔父，问他可有诚实之人，如果有的，即便寄去便了。”谈过正事，天已傍晚，就叫小青暖酒端着，摆在桌上，夫妻对坐饮酒，同赏七夕良霄。少时明月东升，倍添兴趣。许仙道：

“我想上世牛女双星，尚且鸟鹊填桥，一年一度，何况我等凡人。任凭你十分恩爱，难免有分离的时候呢。娘娘点头道：

“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和你，图久之计，回念家乡，这就是君子务本的办法。但明日写这一封信，须要留神。”许仙道：

“请问怎样写法？”娘娘便把信上应写的说话，一一指示。开头除问候起居叙述契阔外，从你配到姑苏说起，多承永昌叔父收留，替我作伐成婚，这是装做妻的体面。只说嫁来奁资不少，因此开张店铺，继承父业，外兼医道。银钱颇有盈余，惟客居终究不便，久后还须回返故里。只为许氏一脉单行。祖父坟墓，缺乏祭祀，定耽不孝之名，被人唾骂。说幸叨在至亲，不得不仰仗大力，有费清神，奉上银子三千，代买附近店房一所，预作根基之地，日后归来，方不致家徒四壁了。如此说法，你姊姊姊丈一定快活的。”许仙道：“足见娘子大才，说得有理，自当遵命。但今夜七夕良辰，且与你尽欢才好。”小青在房斟酒，你一杯，我一盏，直吃到酒阑席散，方始上床安歇。

次日，许仙清早起身，便往南濠大生堂去。恰巧行里有便船回杭州，是王永昌的亲族中人，顺便可以代递银子，起程只在两三日内，不得迟延。所以回到家里，连忙写好书信，把这笔银子送去，过了六七日，得到杭州的收据，方才放心。

怎奈许仙正交着竹节运，欢娱未久，愁恨又来。荏苒光

阴，何等迟速。七月一过，已将近八月中秋了。中秋佳节，苏州城里自有一番景象，这是年常的旧例。或商店，或人家，有的挂灯结彩，有的搭台唱戏。打太平醮的，斋月宫的，各家摆着香案，烧着大香斗，点着大蜡烛，陈列许多古玩珍宝，争奇斗富。说得很好听，是祈保生意茂盛，合境平安的。这里专诸巷一带，接连阊门大街，东西中市。更是个最热闹的地方，所以当地的闲汉头脑，当做一件公事，大起忙头，带了一班游手好闲的小弟兄，到处敛钱。如果打醮侍佛，搭台做戏，还要叫他写疏簿，他另外又要钱的。挨家逐户，这里地段上出钱的居其大半。更注重着有名的大商店，只剩保和堂一家不写疏，因为手下伙计们辱骂了他，故而情愿自家侍佛，一应灯彩摆供，也归自己独办，不劳费心。那个头脑得到手下报告，心里恼恨异常，便吩咐伙计道“我们且把疏簿写完了，先定堂名，全苏州城内城外，最好的几家，完全定下，所有一切灯彩，都拣鲜明新样时式，和那玻璃角灯，也要早些租赁下来，那时好叫这个杭州客边人，灯也没有租处，鼓手堂名也没有定处，倒倒他的霉，也出了我们的一口气。”这种说话，明明有意欺着异乡人，你想可恶不可恶。许仙那里知晓，正所谓强龙难斗地头蛇呢。要去租赁鲜明的灯彩，都回说没有时新的。去唤堂名鼓手，也只有极不堪的。好容易勉强将就，反惹得街上闲人哄然大笑，齐说：“很气概的药店，弄得这般样子，真正倒尽他的霉了。”你一句，我一言，连那些哑喉咙的堂名，不成腔的鼓手，也都走了。弄得许仙愈加羞愤，钻头不出。店堂里坐不牢身子，只得避到里边，忍气吞声，闷昏昏直上楼头，急步走入内房，把外面的衣服脱下，帽子丢过一边，含着眼泪，红着脸儿，身子斜歪在床上。这副形景，娘娘不懂他为了什么。坐到床沿上去问他。许仙还未脱孩子气，受了别人气恼，反在自家

人面上装腔做势，因为平常日子被自家人引惯的了。娘娘问道：“今夜店中供奉香案，结彩悬灯，何等热闹，正好出去照料，怎么反到房中睡了呢。”许仙稚气未脱，娘子面前又撒娇使性道：“唉，客龙难斗地头蛇，如今做不得人了，被他们欺死了。”娘娘道：“那个敢来欺你，你快说来，做妻的与你排解。”许仙道：“说来实是可恨，因为这里年常旧规，要打三天清醮，敬奉神明。那些闲汉挨家写着疏簿，要写我十两银子。”娘娘道：“这也是小事呀。”许仙道：“虽是小事，他们却出口骂人，故而我不肯写给分文，自愿独家侍佛，不要他们费心。他们赚不得银钱，心头怀恨，把上等的堂名灯彩，一齐包办了去，弄得我这里无从租赁，勉强凑成功，反招他们嘲笑，说我的敬神实是现世，叫我在苏州怎好做人。站在人前，有何面目，倒不如死了罢。”娘娘见他这般怨命，也有些着急。想“我来报答恩情，总要他天天欢喜，没有一些烦恼为是。”便道：“你何不早说呢，想我等身在异乡，苏州风俗未谙。既是闲汉上门，要你写银十两，你应许他也无妨。这等小人，只贪小利，和他斗气，太不值得。到如今费了钱又不讨好，反被他暗箭所伤。但事极细小，说什么削了面皮。我劝你休要烦恼，管叫你到了明天，街坊上个个称赞，你道好么？”许仙道：“若得如此，那是最妙了，不知怎生博得人家称赞呢？”娘娘道：“我父传下几件宝物，耀目增辉，可称得世上无双的活宝。陈列到外边去，定可叫你脸上顿生光彩。”许仙道：“那么娘子快去取来我看。”娘娘便唤小青，拿钥匙开那边一只大官箱，把几件古玩取出，准备明天赌赛。小青一听，暗想：“大官箱里，没有什么古玩，叫我拿出什么来。”就对着娘娘一看，娘娘即丢了一个眼色，催促道：“你快去取来呀。”小青心灵，早已会意。嘴里应是，假作找寻了一回，方说道：

“丫头记得钥匙放在抽斗里的，怎么竟不见了。”娘娘佯怒道：“这钥匙是你经管的，怎说不见了。贱人，这等不管心，还不与我跪下。”小青店中一跪，亏他装得象，搔头摸颈，好似再也想不出的样子。娘娘更是十分做作，大骂小青：“这贱人，如此疏忽，当以家法处治。”又向许仙说道：“你去取一柄斧头来，待我把箱子劈了，还怕不见么。”此刻许仙坐在床沿，看见娘娘动气，又要责罚小青，自己倒不动气了。即便起身道：“娘子何必性急，今日天色已晚，就是拿了出来，也须明天摆供的了，且待来日清早，我去唤一个铜匠来，再开这箱子也还不迟。若说小青，不过一时记不起，料想总在房中，决不会丢掉的。这是小过，还可宽恕，只要以后当心一点。请看我的薄面，饶了打罢。”娘娘道：“做妻的生性躁急，要这东西不得见面，总是气恼的。”许仙劝解道：“娘子不用气恼，饶了小青这一遭。”娘娘就趁势说道：“既是官人讨情饶恕，小青起来。你明日再找不出，哼哼。”小青方站起身子，许仙便差他下楼，吩咐小二关店，端正晚膳上来。因为到了夜间，灯彩已收，无颜到店，就在房中饮酒吃饭，与娘娘谈谈说说，预料明日把宝物摆设在外，定然脸上威风。就是没有灯彩，也平常。所以仙官心里欣然，多吃了几杯酒，已经醉了。扶到床上，霎时便呼呼的睡熟了。娘娘方对小青说道：“方才倒难为你了。”小青道：“娘娘说那里话来，丫头明白的。”娘娘道：“我今夜有一事托你，此时初更天气，你替我驾云到昆山顾府中，他那里有几件活宝，借来比赛，两日后便可送还，料也无妨。”你道顾府中的宝物，娘娘怎生知晓。原来是小青在娘娘面前夸奖过的。所以就差他走一趟。小青奉命即行，一道青光，穿窗而出。脚底生云，望东直到昆山，在顾府庭心中落下。见书院中灯还未灭，耳边听得朗朗读书的声音，使用舌尖

舔破纸窗，向内偷眼一看。正面居中坐着锦云公子，旁边有一人打磕睡，是书房伴读的老家人。此时将及三更，为什么不是值书房的文琴僮儿？因为前番容情瞒蔽，故而夫人把他发在门房里去了。现在换了一个年老的承值，有些见识，不致误事。小青一想，人还未睡，怎好进去。只得用一点小法子，便从窗缝里吹了一口气，直送到顾生面前。其味很香，好似贼人的闷香。透入鼻孔，就打一个呵欠，伏在书案睡着。那老家人，更是不必说了。小青方伸手推开长窗。回想着多情多义的郎君，相离只有一月，怎能忘却。“我道他容颜憔悴，一时难以复旧，谁知反胜以前。”未免动了感念之情。但是今番特来借宝，一颗色心，竟然活跃。“暗室虽可欺心，娘娘阴阳有准岂能瞒过。”这样一想，冷水浇背，色心淡退，咬了一咬牙齿，一掉首一迳入内。凭你重门关锁，总是无妨。他有娘娘教的开锁咒，就走进储藏珍宝古玩的书轩。记得顾生曾经说过，第四口红木橱里，藏着宝物。只消念几句咒，锁已解放，开门取宝，只拿了三件。哪三件？是钧天奏乐图一轴，时辰八卦炉一个，羊脂白玉净瓶一只。其余古玩尚多，要算这三件最佳。借了回去，开起盛会来，定可叫相公脸上增光。当即变了一条包袱，把宝物包好，背上肩头，在胸前打一个十字结，仍将门户重重关锁，然后出来。她如果就此回家，人不知，鬼不觉，或者后来无事，那知小青惹祸招灾，到了外边，见公子睡未曾醒，心中留恋旧情，就走近公子侧首，将手在他肩上拍了一拍，叫声，“顾郎醒来！”锦云从梦中醒转，抬头看见小青，吓得魂不附体，喊一声：“不好了，夜壶精又来了。”小青急忙向外，一到庭心，便驾云回去了。这一来。正所谓画蛇添足。我且慢表。

却说顾生一声大叫，老家人也惊醒了。问：“公子做什么？”公子道：“我看见那夜壶精又来了。”老家人道：“有这

等事？那还了得，待我去唤兄弟们起来，四面搜寻。”说罢就走。霎时全府家丁齐起，搜寻精怪。连仆妇丫头们也起来了。夫人闻信，大吃一惊，传唤总管顾能入内，商量善后事宜道：“妖怪或者未死，重又出现。须防他要求报仇，你可陪着小主到苏州，登堂拜谢许仙人，补送礼物，向仙人讨一个安全之策，免生后患。”总管领命退出，吩咐众弟兄不必搜寻，大家安睡。他自去安排礼物，准备明日赴苏，陪小主一同前往。不知到苏州后，是否与许仙会面。看见小青盗去的家藏宝物，弄出了事，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六回 惊 堂

却说小青一本正经往崑山顾府盗宝，三件古董，完全得手，打在一个包袱内，驾起云头，回到苏州，便在窗前落下。走进房来，解开包袱，将三件宝物呈上，娘娘看了大喜，就叫小青放入官箱：“明天你将钥匙献出，好替你主人脸上生光了。如今你去睡罢。”小青答应退出。其时谯楼上已敲四鼓，睡不多时刻，天光明亮。太阳虽出，还没有上纱窗，许仙已经睡醒。要紧开这只箱子，起身去唤铜匠，先把娘娘叫醒。娘娘知道他的脾气，便同他抽身下床。小青送进脸水香茗，娘娘问钥匙可曾找见，小青道：“找见了。”娘娘道：“你在那里找见的？”小青道：“在箱橱背后，我找寻了半夜才见。”娘娘道：“我原说总在房内，如今可免得叫铜匠开锁了。”许仙好似个孩子，听得钥匙找到，心里快活得很，就叫娘子開箱。此



刻娘娘拿得出来，不慌不忙，开了箱子，取出三件宝物，交与许仙，十分郑重，谆谆嘱咐道：“这三件宝物，千万留意，切勿担心，今番供了出去，恐怕有人争着吵闹，不可不防，门口必须栏着挡木，免得挨挨挤挤，遭了损坏。用头绳把宝物扎好，旁边多几个看守的人，方始万无一失呢。”许仙问道：

“不知这三件古玩，有甚好处，这样的奇货可居啊？”娘娘道：“真可算做活宝哩。一轴钧天奏乐图，一个时辰八卦炉，一只羊脂玉净瓶。瓶内插入枯槁的枝条，顷刻间便能开花。炉中香烟，按着时刻透起，和自鸣钟时刻相符。只待香烟一缕起来，那画图上就奏着笙歌的音乐。这种希世奇珍，你想，观看的人多也不多。若不预为防备，少停便难应付了。你另取花银二百两，托二伙去买绫罗绸缎，做成五色天幔，各种綵子，并买明角玻璃宫纱书画各灯，悬挂起来。下面摆着香案，铺着红毯，自然比他家更觉威风了。”许仙听了，好生得意。依着娘子嘱咐的话，出外一一照办。摆设整齐，安排妥当。把这三件宝物陈列在外。众人看见这般举动，门口又用了挡木。起初议论纷纷，不知何故。后来见炉中烟起，画图上隐隐作笙歌声，一个个称奇道怪。就此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赞扬开去，轰动了各处的人越聚越多。你也要来观看，我也要去赏识，把这条专诸巷大街，挤得满满。有说画里仙女是活的；有说仙炉里的香烟，按着时辰透出来的；有说白玉瓶放着光华，八月天气，瓶里开放桃花了。弄得许多看客，一时不肯走散。人人都称为活宝，毕竟许半仙家里，与众不同，看了这里的宝物，别家的灯彩，就不要看了。所以他处很觉冷淡，只有许氏门口，人山人海。也有多少人，拥挤不开，来了多时，不曾看见，只好待明天再来的了。一直闹到更深，收进宝物。方始游人散去。关上店门。到了下一天，看客更多，一群来，一群去，轰动苏州

全城。都说保和堂三件宝贝，价值连城，生平从未见过。许仙听人如此赞扬，十分高兴。

怎知道今日乐极生悲了。这时候，崑山顾公子船到姑苏，上岸进城。众家丁扛抬礼物在前，总管跟在公子轿后。进了专诸巷，人多挤不上去。那些家丁便仗势恃蛮，嘴里操着京腔，骂声王八蛋，狗鸡巴造的，前面有什么好看，阻住官街路门。我家公子在这里，你们再不让开，不怕鞭子打吗。”便把鞭子往上一扬。众人知道大乡绅来了，都吓得让了开来。总管引着轿子到店门首，便叫一声：“许相公，我家公子特来拜谢。”许仙道：“原来贵公子亲自降临，不当之至。”急忙穿上外衣，出来迎接。顾生已经出轿，彼此一拱，挽手同行，开中门，直到厅上。许仙满面堆笑的说道：“想我许仙，有德何能，敢劳公子亲自驾降。真使我惶恐无地了。”公子道：“许先生说那里话来。前番若不是先生降妖治病，已入泉途。如此托庇安痊，理应登堂拜谢。请上受我一拜。”许仙连忙答拜。见礼后，分宾主坐下。老总管便把礼贴呈上道：“些须薄礼，还望许先生笑纳。”许仙推辞不过，只得收受了一半。总管退下，同弟兄们去看外面三件活宝，都说“很象我府里的东西。”却被总管喝住，还不疑到他偷盗来的。里面许仙陪着公子谈话，照例要送茶的。

这也是合当有事，小二到外面去了，只好小青送茶。手托茶盘，走到屏门背后。一见顾生，连忙缩身止步。许仙只道顾生已经看见，便唤小青快送茶来。小青刚要进去，却被主人唤住，又自知出去见他不得。此时进退两难，正值顾家总管走进，伸手一推，似乎要相烦他，代为送茶，故而许仙动了气恼，骂一声：“贱人，为什么这般装模做样！”顾公子听了，以为“这个丫头，或者晓得我的声名不好，怕来见我，防我要

调戏他，也未可知。”正当心中想时，小青被逼不过，只得把头低倒，送茶出来，走到顾生面前。公子伸手接茶，本想不看，却因他送茶欲出不出，搭着架子，一定不是寻常的丫头。

“且待我看他一看，到底怎生模样的。”谁知不看犹可，这一看不打紧，吓得魂飞天外，魄上九霄。嘴里喊声“阿呀，不好了，夜壶精又在这里了。”小青被他这喊，不觉仓皇失措，将手里的茶盘茶杯一齐打碎，回转身子，急煎煎逃向里边去了。许仙忙问道：“公子为什么这等慌张？”

顾生惊魂方定，却向总管说道：“这个丫头，可是夜壶精又在此了么？”总管道：“照这般说来，许仙不是个正经人了。现在门口摆着的三件活宝，也是我家的。他竟靠此为生，养妖在家，诈骗银钱，又盗器物，这还了得。”公子道：“我进来时也曾看见，原来就是我家的宝物。你可备帖开单，将许仙带赴有司衙门呈诉。我此刻带了古玩，先回船中候信。如要呈验，再来取物便了。”吩咐毕，起身出外上轿，便把这三件宝物，放入轿中，竟自回船而去。这里总管备帖开单，要到县衙中禀官。弄得许仙完全不懂，呆了半晌，自言自语道：“真正岂有此理，既到我家来相谢，为什么打劫宝物，反要拉我去禀官呢？”那一班家丁们，个个如狼似虎，不由分说，上前来扭住许仙，押解到吴县衙门。总管在门房中投帖，传递进去。知县见是乡宦公子，立刻升堂办理。三班衙役吆喝一声，两旁站立。老总管先上来禀诉始末情由。县官听了，不觉吃了一惊。你道吃惊为了什么。原来盗宝奇妖，就是这个杭州的许仙。他前任钱塘县时，被那妖怪缠怕了，如今调到吴县，又来缠绕，所以害怕得很。这位好官，名叫周士傑，回想杭州旧事，累及奶奶受苦。此番又遇老主顾，也算是狭路相逢。别的还不打紧，可以将就过去，只有一事为难，原告是乡绅后裔，势大滔

天，不得不秉公而办。又恐惹出祸事，把那妖怪触恼了，不是顽的。故而县官愁眉双锁，勉强开言道：“且带这许仙上来。”差役一声答应，就将许仙带上。知县道：“你这许仙，抬起头来，认得我么？”许仙却回说不认得。知县鼻子里一哼，冷笑道：“我和你是主顾，怎说认不得。现在顾府告你养妖盗宝，你可老实供来，不要胡言乱语。”许仙禀告道：“本年六月底，顾府差人到此，送来聘礼银千两，请我往崑山医病。”知县问道：“你看那一个的病呢？”许仙道：“因为公子病入膏肓，实由妖魔缠绕而起，所以特来请我，并求治病。如今妖已收了，病也好了。”知县又问：“收妖的就是你么？”许仙道：“我仗着妻子的法术，才把妖怪收伏的。”知县点头道：“你的妻子很有法术，本县早已知道了。”许仙复道：“承他的情，把厚礼相谢，出于自愿，并不曾逼勒过他。现在病已全愈，到我家来拜谢，反而肆行打劫，太觉无理。明明靠着乡绅权势，欺压平民，伏望爷爷明鉴，追还这三件古玩。”知县道：“你这奴才，倒也说得干净。你妻子往顾家盗来的，你那里知道呢。”便取一根硃籤，唤该差沈千、李玉近前，吩咐道：“有硃籤一枝，速拿许仙妻白氏，侍女小青，官堂回话。”二差领命去讫。知县方向那总管道：“老管家，你去多多致意公子，恕我不能上船请安了。三件古玩，不必呈验，你也不必在此伺候，同公子回府就是了。许仙这件案子，交付本县从公审问，自有回复。老管家请去罢。”总管方告退而去。当时知县将许仙暂押班房，退入后堂，我且慢表。回身又要表白氏娘娘了。原来书是并行的，一张嘴不能说两处事。

如今说过许仙一边，再说小青打破茶杯，急忙忙奔入房中，报告娘娘，娘娘却懊悔无及，若将阴阳早早一算，那得有此祸事。这时候已经心乱如麻，毫无主意。只得再算阴阳，方

知夫妻又要分离。镇江复聚，也是命数注定的。却不能不怪及小青，便道：“都是你这贱人，和他有了一段风流孽缘，以致种下今日祸根。你既知道顾生在外，理当回避，为什么还要送茶出去呢。”小青道：“婢子原想回避，却被相公看见，将我唤住，不许进来，我出外也是无可奈何。如今事已急了，这便怎样？”娘娘道：“事急且图眼下，你快些到外边去，取二十五两银子，分作三包。二伙每人十两，小二只有五两，叫他们收拾关店，各自回家。只说顾家仗势欺人，劫夺古玩，反将夫主陷害，这场讼事，断难干休，定要进京去见母舅，伸此冤枉。但讼事牵连下去，恐不免累及无辜，所以当今之计，只得暂时关店的了。照此说法，谅他们决无别话的。”小青唯唯，依着娘娘吩咐。将银子分给二伙、小二，就此将店闭歇。各自收拾铺陈银子停当，然后把柜橱上的钥匙，交付小青收管，并托小青在娘娘前代言称谢：“等候东翁讼事平定，我等再来效劳罢。”即刻叫小二挑着担子，一同去了。小青关门进内，回复娘娘，请问后事怎样办理？娘娘道：“少停公差就到，我要到公堂去见县官，好叫他不致轻视，贸然定罪。你如今且到内房，收拾细软贵重物体，须要留神，其余柜橱箱笼，尽行封锁，等到黄昏时候，你同五鬼到船行里去，雇定两只沙飞大船，停歇在虎丘背后僻静的地方，便叫五鬼搬运物体上船，准备到镇江去，明天一早开行便了。”小青点头应命，正要进去收拾，忽听得叩门的声音，谅必是公差来捉人了。娘娘叫小青不要露面，独自出去开门，放进两个公差，便问：“可是到此拿人？”那两个公差看见娘娘生得貌美，很柔软的答道：“不敢不敢，因为堂上口供，说什么古玩符咒都是你娘娘的，所以请你去问一问罢了。”娘娘听说，是否愿上公堂出乖露丑？许仙罪孽能否消除？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七回 迷途

却说娘娘与公差对答之间，早已成竹在胸，略施小计，当场出彩，戏弄县官，当年钱塘县里的趣事，再在金阊县堂玩一下罢。便装着身份说道：“只是我堂堂总镇千金，怎好抛头露面，在街上行走呢。”公差道：“娘娘说得是，我到巷口去唤轿子就是了。”少时轿子已来，娘娘取出二十两银子，送给他们。二公差连声称谢，就请娘娘上轿。并说婢女小青，牌上有名，也须同去。娘娘道：“这等无知的使女；去也无益，诸事都有我担承便了。”二差答应，看娘娘上了轿，下了轿帘，两人抬着，一迳向县前而来，行至半路，忽然一阵黑风，刮得两眼难开，好容易支撑着，从西城桥来到县前，抬进头门停轿。其时知县坐在堂上，审讯别的案子。原差就上前跪禀道：“禀老爷，白氏带到了。”知县问：“还有小青呢。”差人道：“小青有病，人事不知，老爷只问白氏，便明白了。”知县道：

“你们卖法，少停重处。如今先把这白氏带上来。”原差退下走到轿前，说声“娘娘出轿罢。”就将轿帘掀起。这一吓非同小可，嘴里喊一声：“不好了！”回身奔上堂来禀道：“禀老爷，白氏变了，变了个老尸骸了。”知县道：“有这等事，好作怪。待本县亲自观看。”当即起身出外，带着皂快差役，来到轿前一看，惊骇异常。果然是一个年老妇人的尸首。面色灰败，闭着两眼，腰间横束一条青布，好不怕人。知县周爷一

想：“这又是杭州美妇，变那苕帚的戏法儿了。我今天若把许仙究办，恐怕上房的奶奶又要受苦。这便怎样发放才好？”一时不得主意，回身坐到公案中。见一个身穿孝服的人，哭将进来，嘴里哭着老娘，并跑到公案前，叫一声：“大老爷，报告失窃。”知县问他：“不见了什么？”那孝子道：“不见了我的老娘。已经死在门板上，不知被那个偷了去，小人住在县衙左近，听人传说被老爷叫到了台下，所以赶来叫喊，要求老爷发还的。”知县便命原押的差人，押他下去认看：“如果是他母亲，就叫他领了回去。”那孝子认过后，又来问道：“我的老娘不知犯了什么罪，死后要到衙门里来呢？”知县道：“那个不用问，连本县也不明白。”便唤差人过来，吩咐道：“赏他二两银子，仍把轿子抬还原处。快去！”我做书的却有一句话交代，原来这个老婆子在日的时候，从出嫁至今，不曾坐过轿子，常常怨命，说自己将来死了，总要坐他一回。你想，穷人家那里坐得起呢，今朝被白娘娘移花接木，果然应了他的嘴了。

閒文叙过，再说知县周爷，满腔愁绪，连叹了几口气，想“他的妖法好生利害，怎么我到苏州，他又来了呢？”却不敢将许仙定罪，但愿昆山不来上紧，那时便好办了。故而退堂之后，又与师爷商议了一回，立即命人去打听顾府消息。如果无甚紧要，再到姑苏驿查问，许仙徒犯到此，是谁人保出去的。问明后，仍叫那人保了去。只说许仙被妖缠绕，真赃假盗，罪还可恕，就此可以完案了过了一天，因昆山并无动静，又差人问得是王永昌原保，立刻传来。知县也问了几句，永昌正合机宜，本要他仍在行里生理，求之不得，就此具保放出。许仙再到大生堂药行中去了。此言慢表。

再说白娘娘，在轿中略显神通，霎时回到家内。先吩咐小青，把前后门重重关闭。然后拿出一个不穿不漏的叉袋来，坐

在中堂，嘴里念念有词，喝声疾，便叫小青张开袋口。又叫五鬼，将楼上楼下一切的家伙什物，尽行装入袋内。小青问：“可能一并装入？”娘娘：“尽多尽装，有何不可。”小青也有些不相信，到底道行浅薄，故有此问。现在，看五鬼一样一样的装进去，不论桌儿椅凳，柜橱箱笼等一应什物器县，完全入袋。他便对了袋口望望，只有一大半袋，还不曾满，用手提提，却是提不起。娘娘就在袋上空画一个轻字，果然小青一提，登时轻松得多了。又命他：“带了锭银，到码头上雇两号大船。回来唤一乘小轿，我好先下船去。虽然开往镇江，须到虎丘山后，暂为停泊，只说少停要装货物，待天明方许再开。”小青应命照办。雇空了船，再唤轿子，送娘娘上船。天已晚了，船即离了码头，开向前行。略停片刻，小青把叉袋背在肩头，腾空而去。来到荒僻地方，落下云头。仔细一看，正在虎丘山后。等候大船撑到，早将袋口张开，叫五鬼搬运种种物件，摆列在岸滩边。看见大船靠岸，也不要船上水手们帮忙，把粗笨家伙装满了一只船，细软贵重的东西，装在娘娘船上，诸事停当，小青来见娘娘。天色明亮，就此开船，锣声一棒，催赶路程。苏州到镇江，计有四站，还不算得远。那天舟抵镇江南门码头停泊。娘娘命小青上岸找寻房屋：“要拣大街热闹的所在，方为合用。预备后来开店，与夫君在此安居乐业。”

小青奉命即行，离舟登岸，不走私街小巷，只走闹市丛中。进了城门，一路兜折曲折，来到五条街上。两旁店铺林立，气概轩昂。招牌挂得密密层层，来往行人如织，热闹异常，是个商贾会聚的地方，他便留心慢慢的看将过去。只见三开间店面一排关着，门上有一张招租红纸，料想娘娘一定合意。但不知房东住在那里，须要向邻家问个明白才好。正想时，见对门有一成衣店，坐着师徒两个做衣裳。他就走上阶沿，叫声“老师傅，



我要借问一句，相烦指示。对面空屋招租，未识房东住在何处？”那老裁缝回说：“一直过去，转弯问丧心街乌梅巷，陈员外名叫刮铁的便是。”小青谢了一谢，正要走下阶沿，却被那徒弟唤住，心想“外地初来这位姑娘，生得标标致致，她既问讯前来，倒可戏她一戏，寻寻开心。”便道：“我有句话要对你姐姐说，你过去见桥头巷口，都有地名写着，并非丧心街，实是赏心两字。乌梅巷须问荷梅巷，你要认明白的。”小青又谢了欲走。那徒弟道：“慢些走，我还要关照你，象你姐姐这副尊容。到那里去租房子，包管成功。”小青听了，知道他有心调笑，便不和他兜搭。回身就走。暗想：他们所说的陈员外，定是个色中饿鬼。别人怕他，我却不怕，只怕他要入我壳中，待我前去，见机而作罢了。想定主意，一迳从赏心街进荷梅巷，到得陈府。墙门十分高大。真是个豪富人家，为什么丑声四布，有这刮皮刮铁的名儿？谅必他的家财，不由正路，从那剥削上得来的。我今不要管他，且上门去问一声，再作道理。”便问：“门上有人么？”门公见是个美貌女子，走上门来，忙说：“姑娘来此做甚？”小青道：“这里可是陈员外府上么？”门公点头应是。小青又道：“我有一事，要见你家员外，相烦通报一声。”门公一想，不好，员外又交上桃花运了。但是里面院君吩咐过的，如有妇女上门，不许通报，违者家法处治。”只得回说：“员外不在家中，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小青觉得扫兴。正要转身退出，只见十五六岁的一个小管家走出来，他的名字叫小花，是员外近身的小跟班。一见小青这般娇媚，就上来问道：“大姑娘，你见我家员外做什么？”小青也叫一声小大叔道：“此来并无别事，因为我家主母从苏州搬家到此，要租房屋，命我出来寻找。适见五条街尊产空关

在那里，故而特来商借。只要员外应允，大叔也有酬劳的。”那个小跟班道：“原来你要租房子的，这是正经交易，请姑娘在门房里少坐一回，让我代你通报罢。”说完就走，奔进书房禀道：“外面来了一个姑娘，说他的主母从苏州搬来，现在船上，要租房子。他见五条街空屋是员外的，要和员外面谈。”这位员外名叫本仁。因为他剥削小民，为富不仁，竟被人改叫做不仁了。此刻正在书房中修剪菊花，听得通报，便道：“租房子总要熟人保房保租，不是轻易的事。现在他们从苏州到此，来历不明，毫无根底可查，怎好租与他呢。你还要进来通报做甚？”小花道：

“员外你不曾看见外面这位姐姐，如果看见了，连保租也不要，一定情愿租与他的。”员外道：“既然你这样说，你去唤他进来见我。”小花应是而出，就引领着小青进来。小青明知不仁是个坏人，有意要勾搭他。轻移莲步，走入书房。将近身旁，便透出一股非兰非馥的香气，早令人落魄销魂。就叫声

“员外在上，丫头小青叩见。”员外忙说：“起来起来，大姑娘请坐了。”小青道：“员外跟前，那有婢子的坐位。”员外道：“这有何妨，坐了才好讲话。”小青方在旁侧坐下。员外一面叫小花送茶，一面问道：“姑娘尊姓，府上那里，到此何干？”小青答道：“我的东家，姓许名仙，表字汉文，原籍杭州钱塘县，移居姑苏，开设药材行。现在船中的乃是我家主母。”说到这里，员外又问：“娘娘何事到此？”小青道：“不瞒员外说，因为主人不务正业，专于寻花问柳，主母劝谏不从，反生气恼，竟自不别而行，四处找寻，并无踪迹，故而搬到镇江来的。”员外道：“怎么知道在这里呢？”小青道：“有个缘故的，我主人时常提及镇江风水，远胜苏州。本想搬来居住，在此开张店铺，所以料他定到此间，主母也跟踪前来。今见五条街这所空屋，是尊府的宝产，命我登门求恳，暂为租

住，等候我主人到家，感激不尽。”员外哈哈大笑，连称：“使得使得。”原来他见了千娇百媚的女子，又鼻边闻着阵阵的奇香，这香并不是粉花香，就是当日迷顾生的香。因此员外意乱心迷，神魂颠倒。点头道：“不差，并无虚言。但有一说，人家租房子，总有认识的人，或相好的。汉文兄且是不在眼前，只有你家奶奶作主，觉得有些不便。”小青道：“论理原来是使不得的，念我们没有亲戚，得蒙员外从权，成就此事，感恩非浅。”员外道：“既如此，我看汉文兄面上，且同你上船会见你家主母，再为商量。”小青道：“多承费心，只是怎好有劳贵步呢。”员外道：“既看相好面上，这也何妨。”陈不仁本是色中饿鬼，心想：“丫头尚且这般美丽，谅必主母还要好看。牡丹绿叶，两朵富贵花哩，一箭双雕。前月有相家说我要交桃花运，岂不应在两人身上么。”因问：“你家主母，是苏州人呢，还是杭州人？”小青道：“我主母是杭州人，姓白，先老爷做过总兵官的。”员外听说是千金小姐，连称可敬，立即同着小青赶行。就叫小青引导，不用奴仆相随，一迤出了府门。

来到码头边。小青请员外上船，在外略等一回，自己先进船禀告娘娘，附耳轻轻说了几句。娘娘点点头，便说快请。小青转身向外，请这位陈不仁员外进舱。那员外走到舱内，举目一看，登时意荡心摇，魂也不在身上了。娘娘先叫声陈大伯，员外也叫声白奶奶。两下见礼，分宾坐定。小青送过香茗，员外便捏着谎言说道：“奶奶的来意，青姑娘已说明白了。好在汉文兄是我至交，要租房子何妨。回想去年我到苏州，承汉文兄盛情优待，愧无以报。难得奶奶到此，正是请也请不到的。”娘娘道：“原来陈大伯与我夫是至交。当以实情告。因为我夫听信人言，要到此间来开店，我恐异乡不惯久居，几次推托不允，从此夫

妻不睦。他在外面闲游浪荡。非赌即嫖。如今一去不回，四处找寻，杳无音信，谅情必在镇江。故而我移家到此寻夫，愿租尊府宝产居住，不知房租押价该要多少？”此时员外已着了迷，不加思索，信口回答，是否把房子租与娘娘？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八回 痴 恋

却说陈不仁，登舟拜会娘娘。西洋安琪儿下世，南海普门大士临凡。十二分姿色，早已色迷心窃。最好娘娘搬来寄寓，他好以房东资格，设法亲近。所以见问房租押价，信口答道：

“白奶奶要租房子，还用讲什么租价么。尽请搬去就是了。”娘娘何等乖觉，看出如此殷勤，不怀好意，假客气道：“虽承陈大伯恩待，只是租房总要交银立契，方好进宅。”员外道：

“说那里话来，我和汉文兄可比自己兄弟，若要了银子，日后对不起汉文兄的。所以今日租契且慢写，竟自迁移过去，一切用项，都归我一人开发，写在帐上，等候汉文兄回来，我和他面算便了。”娘娘道：“多承费心，又蒙照料。拙夫回来，何以报德。”员外道：“不必客气，你将箱橱封锁后，连同各种家伙物件，开一篇细帐，搬了过去，便好照帐点还。此刻我且回去，唤些家人来扛抬物件，打扫房屋。须待今夜黄昏时候，方好接你进宅。”娘娘连声称谢，便留他在舟中用饭。员外道：“我要去了，办理正事要紧，改日叨扰罢。”说毕，告别而

去。上岸归家，好似失魂落魄的样子，吩咐众家人分头办事。一面打扫新屋，一面购买东西，又雇工前去搬运什物，件件都由员外当心。指派停当，亲自到新宅里去，代为照料。在正面堂中供着神像，桌上摆着三牲福礼。红烛高烧，上挂对条字画，分外鲜明。凡有缺少的东西，都从家内取来，各事齐备。早到了黄昏时候，便命家人唤两乘轿子，到码头迎接主婢登岸，不多片刻。已至五条街新宅门前。点着高灯火旺，放起百子高升，抬进兴隆吉糕，千年红，吉祥草，万年青，百眼筛，一切搬场应用之物，尽是员外预备下的，叫家人们从船上带来，讨个吉利的口来。此时，官轿直到中堂停下，娘娘出轿，灯烛辉煌，就在神佛前拈香。叩首毕，回身拜谢陈员外。不仁走将过来，装着笑说道：“不敢不敢，白奶奶你休要放在心上。我和汉文兄弟一样，谢些什么呢。内外事情，有我承值，没有工夫与奶奶闲谈，所以现在请奶奶竟到房中安歇去罢。待到明天，我当到府恭喜便了。”娘娘称谢不尽，告辞退入内房。四周看了一眼，“难为他这般费心费力，可惜存着一腔邪念。怎知我立志报恩，丝毫不敢荒唐，有负金母之命。他若能及早回头，改邪归正，我应当补偿他今日的情谊，如果执迷不悟，管教他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了。”正想间，小青进来，据说不仁在外料理，十分忙碌。开发各项银钱，和请乡邻吃酒。事毕方才回去，已是二更过后。

一到来朝，陈不仁换了一身簇新的衣服，前来道喜，并送许多礼物，扛抬进去。娘娘即忙出来相见，小青把接取的礼单送呈，员外便上前恭喜道：“一些薄礼，望祈笑纳。”娘娘道：“昨承陈大伯如此厚情。今又慨赐隆仪，那是不敢收受的。陈大伯请上，受白氏拜谢。”员外也还了一礼。拜毕坐下，小青送过了茶。员外道：“一些微礼物，休要见笑，如不

赏脸收纳，真使我羞惭无地，难以容身了。”旁边小青插嘴道：“员外既是诚心而来，主母如若不受，反要见怪的。”娘娘听了，方将礼单仔细一看。见是白米五担，稻柴三十担，细芽茶叶四斤，莲子四斤，南枣四斤，酱油九斤，栗炭四簍。笑道：“真正费尽员外一片苦心，想得这般周到。体谅我初到此间，送给我家常日用的东西，确实异乡客地，有钱买不到的。我若不受，恐负尊意。这叫做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员外道：“说那里话来，倒是不客气的好。”娘娘道：“多谢大伯，只好待夫主回来，再行补谢的了。”两人闲谈了一回，不仁正想辞别，娘娘定要留他吃饭，员外却再三推托。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心在那主婢二人身上。此刻还难以下手。冷冷清清的等着吃饭，有甚趣味，倒不如回去的好，过一日再来罢。所以起身作别而去。这里娘娘早知其意，暗与小青计议。小青现在资格老练，对娘娘说道：“我等初来镇江，人地生疏，大可利用，务须稍假辞色，使他心痒难搔，百依百顺，便利吾们开店。正好顺水推船，落得叫他帮忙呢。”娘娘深以为然，准备了几句说话，向他开口。我且慢慢表。

再说不仁，见了白氏以后，弄得意志昏迷，神魂颠倒，费尽心机财力，尚难匹配鸾凤。“虽已住了我的房屋，也只好白天一会，反令人牵肠挂肚，坐立不安。我今日且再去走走，或有机缘巧遇，也未可知。”所以他来到五条街，叩门而入。可巧娘娘坐在堂上，见面作了一揖，娘娘道：“陈大伯是一家人，何必这般拘礼，请坐了。”员外道：“不客气，白奶奶你也坐了。不知在这里做些甚么？”娘娘道：“我因为独坐无聊，做些女工针黹，不过借此消闷罢了。”员外道：“白奶奶有甚纳闷，不妨对我一说，我可以替你排解呢。”娘娘听他一问，机会

来了，窃喜鱼儿上钩了，趁此捉弄瘟生罢，儆戒儆戒贪欢慳吝鬼，稍出胸头所受乌气。乃编了慌话，使砍在他身上的条斧了无痕迹。趁势说道：“不瞒陈大伯说，我夫虽要来到镇江，却难以预定日期，或者先已到此，叫他何处来寻找。想我主婢两人。都是女流之辈，怎能出外游行，在街坊上留心找访。因此我日夜思量。想得一个寻夫的方法，门前依旧开张店铺。好在柜橱戥称，件件都有。药料饮片，样样俱全。只须将现成的招牌挂将出去，添上‘苏州分此’四字，聘请得力伙计二人，便可开店。但要依仗大伯，从中扶助，胜似四门分贴招纸，管教我夫得此消息，不久就回来了。承蒙允诺，我夫妻感德不忘。”不仁一听此话，正中机谋：“我虽天天在此进出，难免旁人说短论长。他若开了店铺，我即借此存身，帮忙办事。到了晚上，交进银钱帐目，乘机入内，便可成就这件好事了。”故而也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很直爽的答道：“好极好极，足见白奶奶的才情，想出这好法子来，就是招牌上不添‘苏州分此’四字，尽管不妨。只要开了店，汉文兄自会来的了。况且货料物件，一切完全。即使药味稍缺，总要添补，我再发本银子五百两，将来可以总算。至于店面装璜，不过费去几两银子，为数有限，就能完工。讲到聘用伙计，却有两个现成的，他们在中秋节边，也曾托过我荐生意，此时谅必还在家中。一个姓毛，一个姓窦，倒是大店里出身，很靠得住。白奶奶请你放心，诸事交托我包办，决无差误。我此刻就回去，差人唤木漆两匠，明朝动工，你道可好。”娘娘道：“有劳陈大伯费心，真叫我报答不尽了。”不仁道：“理当效劳，就此告别。”当下得意洋洋，以为进身有路，不难深入桃源。起身回到家里，差遣家人们唤木匠漆匠，从明天起收拾店面。不消两日，就可完工。又聘请毛、窦二伙，先送修金，作为定局，到

店安排一切，择定初四日开张。果然生意热闹，与前番在苏州一样，毋烦重复细叙。

只说不仁，宛然是个家主，出入都归他一人掌握。到二更时候，入内交帐，会见娘娘。从开店日起，天天如此。每夜交帐，进来就出去倒也罢了，他总要七搭八搭，说长道短。有时讲得高兴，还夹着戏谑的话儿。虽不曾近身，已惹得娘娘讨厌极了。但不仁尚未谋得到手，总难称心满意，所以想定了一条妙计，指望拆散他的婚姻，成就自己的好事。那知娘娘晓得他的歹意：“还望他及早回头，绝了痴念，以后自当答报前情，给他一些好处。如再执迷不悟。这是他自投罗网，怪不得我了。”可见娘娘的用意，事事入情入理，恩怨分明。若不是不仁贪图淫欲，决不肯下此辣手的。况且娘娘阴阳有准，算得夫主不久回来，若见他这种行为，一定要起疑心。因此这天晚上，备下了一席酒肴，请他在此吃夜饭，好用婉言劝他。将来夫主回家后，少要上门，免得瓜田李下，生出嫌疑事来。主意打定，故而黄昏时候，已把酒席端整好了。却巧不仁进来交帐叫声“白奶奶，我来交帐了，银子两包，计共十三两五钱，又七千七百三十文钱，锁在柜里，钥匙请收了。”娘娘道：

“卖下银钱，大伯怎不收去，何须夜夜交帐，这般的费心呢。”不仁道：“我代应的银子等候汉文兄回来总算。现在店中进出，理应交帐为是。”娘娘道：“今晚我备下粗肴，略表谢意，款留大伯吃了夜饭回去。”不仁道：“既承美意，只得领情叨扰的了。”嘴里这般说，心想“我守候了多日，今朝才得报答前情了。我相思之愿，谅情白奶奶对坐相陪。而且酒席摆在外房，吃完后同效于飞之乐，，实在妙极。”怎么知道，他竟猜错了。娘娘今夜请他吃酒，不过劝劝不仁，日后夫主归家，务宜诸凡敛迹，恐防犯了嫌疑。这原是一片好心，不仁却



做了缠夹二先生，岂非变着为好成仇了么。

表过几句，再说娘娘唤小青摆酒过来。小青奉命，把酒席摆在堂前。不仁见杯箸只有一副，心中老大的不快活。白娘娘既不陪饮，酒席又不摆在外房，一定他变了卦，今夜又难如愿了。”故意问道：“为什么白奶奶不来饮酒。”娘娘道：“我已吃过的了，大伯请坐，待我奉敬一杯。这些粗肴。随意用些。算不得酬谢的。”不仁忙道：“啊呀呀，不敢当。可惜，好酒菜放在这里吃，觉得冷清些。”娘娘道：“我夫一去，音信杳然，家中只有主婢二人，益发冷清了。使我天天望眼欲穿。我算来开店已有旬日，为甚么不回家呢。”癞蛤蟆想天鹅肉，等得不耐烦，如热锅蚂蚁。现在听娘娘思夫，不仁信口雌黄，撒天大谎，牛头不对马嘴道：“我劝奶奶不必空自牵挂了，眼前汉文兄正不肯回来呢。此中情由，本要早达，因为访得实信，已经迟了。”娘娘道：“如此请大伯快说，究竟他在什么地方呀。”不仁道：“汉文兄并不到别地方去，早在扬州眠花宿柳，醉纸迷金，挥霍银钱，有如粪土，已把家中妻子抛在脑后。只怕汉文兄回来，还要再隔两年哩。”娘娘假作听信的样子，叹息道“再不想官人在外，这般浪荡，叫我倚靠何人，我好苦呀。”眼泪好似断线珍珠般滴了下来。不仁道：“我原说讲不得的，痛哭起来了。但我的意思却也不妨，将来他把银子使完，总要回家的。只要你白奶奶放些手段出来，将他磨折磨折一番，自然他改过自新了。”娘娘道“自古天字出头夫作主，做妻的怎好管束他呢。总是我命运不好，夫星不透，弄得这样的。”不仁点头叹道：“奶奶如此大贤大德，真真难得。不意我家院君，为了女色，总要管我，我也只好忍耐，不敢得罪他的。”娘娘不接他的嘴，却叫小青斟酒，劝他多吃几杯。不仁举杯在手，又自言自语道：“日后汉文兄回来，我要大大的罚他一个东道，想你有了

这样大贤大德的绝色娇妻，反恋着青楼中闲花野草，真是眼睛看不出美恶，鼻子闻不出香臭了。我若有了奶奶的美容，藏在金屋，那里还要想出去，天天和他同食同眠，拜倒在石榴裙下，博他欢笑还来不及，就是他要打我骂我，我也甘心忍受的。”说到这里把酒饮干，放下杯子，忽然间看着娘娘说道：

“想着了我还有一句话要动问你，你的楼上，到了夜里，”话至此，忙又缩住道：“不要说了，恐你们要害怕的。”娘娘见他吞吞吐吐，一定叫他说出来。不知陈不仁所说何话，有甚害怕？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十九回 惊 吓

却说陈不仁编述一大篇鬼话，想打断娘娘思夫情绪，俾和自己交好。岂知这位能知过去未来的娘娘，肚里雪亮，假意打趣，看他说到什么地步。因问道：“陈大伯，你说楼上怎样？定要请教。”不仁道：“不要说的好，你们吓不起的。”娘娘道：“不妨事的，你若不说，反令人疑惑不定了。”不仁道：

“这里楼上，前年吊死了一个媳妇，从此以后，换了不少租户，都因被吵不过，就搬出去了。娘娘吃惊道：“啊呀，原来房中有吊死鬼的，怪道这两夜如此乱响，我还当做猫扑鼠呢。既是鬼叫，我们如何住得。”

不仁道：“依我想来，却也无妨。大凡妇女属阴，所以鬼要出现，只要有男人行动，阳气克阴，鬼能潜伏。奶奶不要心

寒，稍耐几时，等候汉文兄回来就好了。”娘娘道：“那里等得及我夫回来，倒不如就请大伯在楼盘桓几天罢。不仁道：

“这个断然使不得。倘或汉文兄回来，如何对答，奶奶还须自己斟酌。”娘娘道：“事与大伯无关，即使我夫回来，不要提我就是了。”不仁道：“那么，我到外面去关照一声。”当即起身出外，吩咐家僮小花。在外堂榻上睡一回。因为白奶奶留我夜膳，我只好明早回去的了。”交代后，返身进内，复道：

“既然这样，我们把酒肴搬到楼上去吃，壮壮威势也好的。”娘娘答应，暗想：“陈不仁心已昏乱，好言难以相劝。先说我夫嫖妓，又说楼上有鬼，随口胡言。我是有阴阳，怎能骗得信我，况且我夫不久要归，此人在这里进出，总有疑心。为今之计，必须弄他回去，好叫他卧病数月，再作商量。”此时听得樵楼已打二鼓，酒菜已移到楼上外房，摆好坐定。娘娘亲自执壶斟酒，不仁酒落欢肠，料定今夜总能如愿。但是饭要多吃，酒要少饮，好叫白奶奶知道我的本领高强，所以饮了几杯，便说够了，小青盛过饭来，不仁连吃六碗。有心吃与娘娘看的，似乎吃得做得，表示身体强壮的意思。吃完收拾后，用过脸水香茗，准备作乐陶情。坐了片刻，铺程早已检开，自有丫头叠被铺床。内外房中点着通宵红烛，乐煞了这个痴迷的陈不仁。要想上前去调戏娘娘，还防着小青碍眼。主婢尚未通连，不敢遂行非礼，呆呆的看着娘娘。娘娘道：“陈大伯请睡罢。小青随我进房睡罢。”不仁忙问：“小青姑娘房在那里？”娘娘回说：“就在我房隔壁。”不仁道：“原来如此，奶奶请便。”小青就拿了手照，同着娘娘进内房，将门关上，不仁肚里暗叫一声：“呀吓，完了，房门已闭，少停肯开不肯，很难预料。”不免狐疑起来。既而一想，又说“我已明白了，他要瞒着小青的，只等到三更进房就是了。”

再说娘娘进了内房，门虽推上，未曾加闩。向小青默嘱了几句话，小青点点头，就将隔壁的门关上了。娘娘也侧身睡在床上，等候那痴迷人来。我且慢说。

只说不仁，独坐外房，一心盼望佳期。呆等到三更将过，凉必小青已经睡熟了，他就立起身来，放轻了脚步，走到房门跟首。从门缝中向里一张，知道是虚掩的，并未上闩。用手略略一推，已开了半扇。见内房红烛高烧，十分明亮。娘娘身睡牙床，面向外侧，帐子吊起，拥了绣被娇卧。胸口雪白露出一大块，这是娘娘过意引诱不仁的。不仁走近一步，仔细观看，墨乌的头发，雪白的粉颈，二色分明，异常娇艳。越看越动火，实在忍耐不住。正提起右脚跨进房门，只听得床背后一声怪响，好象有一件东西翻了下来。再一细听，却又无事。就此放大了色胆，把左脚也跨进去。正要起脚，又听得床后刮刮两响，一声苦叫。晓得不好，要想退出去，这双脚拔不动了。便觉一阵冷风，从床后吹出，隐隐有一妇人，背朝着外，退缩出来。到了床前，对着娘娘描了一描，然后回转身躯，又是呼呼一阵冷风，吹得灯火无光，这一吓非同小可。见这女鬼面色如灰，七孔流血，双眉倒挂，头发散乱，嘴里吐出三寸多的长舌头，颈上拖着一条汗巾。这种恶相，好不怕人。此时不仁心胆俱碎，身子抖战不停。欲思拔脚逃走，可怜寸步难移。又见女鬼走近妆台，把镜袱掀开，照了一照，发声长叹道：“我本是名门旧家之女，嫁与东门曾家，因为丈夫贩卖丝绵，时常在外，有一个房东叫陈不仁，万恶奸刁。前来收取租金，见我有几分姿色，出言调笑。我一时误信了他，失了名节，后被夫君回家撞破，将我毒打一顿，锁禁空房。我几次央人求他挽救，他竟狠心不理，忘了枕边恩爱之情。因此我又羞又恨，投环寻了短见。我好苦呀！”眼中血泪，滴了下来。这几句话，不仁

听了，暗想：“这个鬼怪不得有些面善，原来就是他。”阿呀，冤家遇着对头人了。但愿他不看见我才好，怎么我逃走不动呢。嘴里只好默念着救命的菩萨。再听那女鬼说道：“我在阴司守候三年，理应要讨替了，如今来了白氏女子，我正好向他索命，可以投生去了。”说罢，把汗巾拿在手中，走近床边。忽闻房门跟边略有声响，回头一看，见了不仁的面目，咬牙切齿道：“想不到冤家就在此地，今夜岂肯相饶。我先与冤家讨了替罢。”重又转身向外，吓得陈不仁丧魂破胆，用尽气力，带扒带跌，好容易扒到楼梯边，还想要逃下去。站起身子，不想一只脚踏个空，便从楼梯上滚到地，气息全然没有了。娘娘在内房听得声音，急忙唤小青快去看来，小青拿了手照，同娘娘走到房门首，往下一瞧，看不清楚。便道：“扶梯下什么东西呀，主母你且站着，待丫头下去看个明白。”携着手照下走，只喊了一声：“阿呀，员外何故跌倒在此？”娘娘假意下泪道：“你快出去，唤小管家进来罢。”小青领命，立刻叫小花进内。小花见了，有些疑心，便道：“我家员外，怎么跌倒在这里？奇怪得很，莫非从楼上推跌下来的么？”娘娘同小青同说道：“我们是女流之辈，怎敢推他。小管家，你休误会了。刚才员外在内堂算帐，留他夜膳，多用了几杯酒，神思懒倦，就伏在桌上打磕睡，并说略等一等回去，叫我们先上楼安睡。不料睡不多时，忽听得楼下声响，携灯下来一照，看见员外这般光景，连我们也不知道呢。”小花道：“员外的毛病，我也有些明白了。但现在昏晕过去，气息已断。且扶到榻床上去救救看，再作道理。”于是小青帮同小花，扶他到内堂榻上睡了。忙去备了薑汤过来，小花抓人中，喊员外，娘娘也高唤“陈大伯醒来。”小青和小花两边扶住，姜汤灌下。可怜他面如黄蜡，嘴唇黑灰，双眉紧锁，两眼微开，头面上有几处

跌伤。此刻姜汤下肚，隐隐作响，便觉得有了气息。又经三人频频叫唤，方见他渐渐苏醒，已是回阳，嘴里还在那里说道：

“曾奶奶，你饶了我罢。原是我害你的，明日我请高僧超度，今晚权且饶我。请你不要近身了，快些去罢。”小花道：“这里有什么曾奶奶，只怕遇见冤鬼了。”娘娘道：“大伯，你见什么鬼？我们是吓不起的呢。”不仁道：“这事与你们无关，是冤家遇了对头，此地断断住不得了。我要回去了。”娘娘道：“既要回去，小管家快唤一乘轿子来罢。”小花答应自去，飞奔到乌梅巷，抡拳乱敲墙门，门公去开了门，动问何事惊慌？小花细细一说，忙唤起了众兄弟，一直通知到上房去，院君卢氏听得传报，忍不住双泪交流，即命家人抬轿前往。嘱咐了几句话：“要谨慎抬得稳些，防他跌了出来。”家人奉命就走，抬轿到了许家，停歇在内堂中。娘娘早已避开，家人们叫应了员外，便挽扶入轿坐定，用一条汗巾络住，就此肩抬回本宅，送进上房安睡。卢氏院君着急异常，坐在床沿说道：“我往常劝过你的，这种淫乱欺心之事，是做不得的。到如今冤鬼缠绕，便难以抵当了。”伸手一摸，想道：“方才小花说他身体冰冷，现在却象火炭一般发热，十分利害。待到明天早上，一面差人去求签问卜，许愿烧香，一面去请高明医生诊治。那医生说犯了单思病，正叫做心病还须心药医。所以凭你神医妙药，吃了也没有效验的。迁延日月，病势缠绵，难以起床。我且搁过一边。”

再说白娘娘吓退了陈不仁，心已安稳，专等丈夫回家团聚，免得两下照面，别生枝节，好在娘娘能知过去的事实。晓得他从前害过曾家媳妇，故而密嘱小青，装出吊死鬼模样，吓得他卧病在床。这也是不得已做出来的事呢。我也暂且按下。

却说许仙自从吃了官司，幸得叔父王永昌保出，仍在他家

作伙，那有心思做什么生意。他想起自己好好在专诸巷开张药店，生意兴隆，一家团聚，何等快乐。不料祸起萧墙，被崑山雇官仗势欺人，强吞宝物，扭禀公堂，险遭问罪，虽蒙县官超豁，取保释回，只是保和堂店房已经封闭，不知妻婢存身何处，音信无闻，室家星散。因此心中十分伤感，时常到楼头痛哭一场。几次被王永昌听得，向他再四劝慰，弄得永昌也没法可想，倒不如叫他出门散散心罢。所以今天又听他在楼啼哭，便叫阿喜去请许相公来。少顷许仙进见，拭干眼泪，走入书房。叫声：“叔父。”永昌命他坐下后，方说道：“我劝你不必哭了，虽是你夫妻情重，究竟他总属妖怪，将来怎能够有始有终，故此劝你从今以后，断绝了念头。另娶一个美貌妻房，包管在做叔父的身上，你道好么？”许仙道：“多蒙叔父恩待，频加劝慰，小侄怎敢不从。但是念及我夫妻恩爱，止不住伤心下泪。我愿学古时的宋宏义，不重婚的了。”王永昌听他这般说法，笑道：“哈哈，你还迷而不悟，实是可叹。看来一时劝你不醒，你且替我到镇江去，讨一笔客帐，还下来的银子，你带去散散心，游游金山寺和甘泉寺，逐步把这个念头抛了就完了。”许仙道：“叔父之命，敢不依遵。但不知几时方要动身？”永昌道：“既然肯去，今夜动身也好。”又回头叫阿喜过来，命他：“到后河头去，看那只嘉兴船，如果空在那里，叫他今夜开往镇江去，回来算钱。他若不去，另叫别船也不妨。”阿喜应声即去，少顷同着船上人沈大官进来，见了员外。因为彼此是老主客，讲明船钱，照原价四钱一日，先付钱一千，买些柴米小菜，回来总算。员外吩咐阿喜，取钱给沈大官。又命他到许相公楼上，打好铺程，交放在船上，等到晚上，员外请许仙吃了一顿夜饭，写了一封讨帐的书信，叫他收藏好了，又劝慰了几句话。许仙告别起身，永昌叫阿喜代送下

船。二人一同到了船上，沈大官问员外如何不去？阿喜道：“此番到镇江讨帐，理应差伙计去的。不过这位许相公，有些心事，倘使哭将起来，你只算不听见就完了。”此时许仙已在船中坐定，阿喜随后进来。问：“相公讨了帐，几时才回？”许仙道：“我不到十天，就要回店的。你快上岸回复主人去罢。”阿喜答应自去，船家就此解缆开行。那许仙只是思念妻子，啼啼哭哭，带累船上人也代为伤心。一路别无书说，舟行三日，已抵镇江码头停泊。船主沈大官进舱问道：“许相公，镇江已经到了，还是去游玩呢，还是先去讨帐？”许仙道：“自然讨帐要紧。我且问你，镇江城里五条街，却在那里，你可认识么？”沈大官道：“不是我夸口，镇江地方的路径，一大半认识的。相公可要我一同去么？不过五条街热闹非常，招牌要你相公自己看得清楚的呢。”许仙道：“如此甚好，只是有劳你了。”沈大官道：“相公说那里话来，理当引领，请相公拿了书信，一同上岸去罢。”许仙点点头，将书信藏入怀中，立即与船家离舟登岸，不知此去可曾会见妻房？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回 京 叙

却说舟行如箭，一夜路程，便到了镇江。许仙初次光临，故命船家沈大响导，上码头后，转了一个弯，便是南北通衢。进了五条街，但见店铺林立，热闹异常。走不多几十步，迎



面挂着一块招牌，不觉暗暗称奇道：“怎么该店挂起我招牌来了？岂有此理，谁敢冒名，待我进去问个明白。”当下踏上阶沿，走入店。那毛窠二伙，认作主顾上门，连忙起立道：“中先生请坐，有甚见教。”许仙道：“请问那一位是开店的？”毛伙道：“敝东讨帐出门未回。”许仙道：“请教令东姓甚名谁？”毛伙道：“姓许名仙字汉文，这保和堂药店，是苏州分此的。”窠伙在旁插嘴道：“一些也不差你问他做什么？”许仙道：“怎样一个人品？有多少年纪了？”窠伙等从未见过，信口答道：“约未四十岁光景，有几根黄牙须的。”许仙怒道：“放屁，令东不该冒我姓名，在镇江开店，真真岂有此理！”毛伙道：“尊驾姓许，难道别人便不得姓许的么？”许仙道：“姓许由他，不该名号相同，又说苏州分此，我何曾分到镇江开店，岂不是顶冒姓名，在此混帐！”正在争论不定的时候。小青却巧从店堂后经过。一见了家主，连忙走出来，说道：“相公来了，我家主母天天望你，快进去相见罢。”一把将许仙拖了进去，二伙方知此人就是东家。毛伙埋怨窠伙说：“我们既未见过，不应该说嘴上有黄须。少停待东家出来，问你交出黄须开店的人，你还是磕头赔罪，拍他几句马屁罢。”

慢说二伙闲话，要说许仙被小青拉进内堂，高叫：“相公回来了，快出来相见罢。”原来娘娘阴阳有准，算定今日今时，所以特地艳妆打扮，候他归家。又命小青常在店中照察。此刻听得传报，即忙移步走出。两下见面后，悲喜交集，各洒了几点眼泪。想不到姑苏一别，音信不通，只道今生难以见面，却在此地重逢，怪不得又悲又喜了。夫妻对面坐定，许仙诉说自己的苦况。再问娘子别后情形。娘娘却捏造了几句话儿，答道：“自从官人被押在县中，吓得做妻的心慌意乱，几

次着人打听，方知顾家仗势欺人，恃强夺取宝物，还要叫夫君受罪。我想本地官员，难以压制，必须进京去告御状，请求母舅出力帮忙。打定主意，便将店门关锁，辞了张李二伙。正要动身，忽来了王永昌叔父，他说京都去不得的，恐防画虎不成，反类其犬，鸡子如何敌得石子。你家母舅是个闲曹，无权无势，倘被奸党面奏君王，说你私藏珍宝，岂不反要害你丈夫么。我听了也以为是。他又说，此地苏州住不得了，还恐怕恶宦来欺压。因此雇定了两号船，将各种粗细物体搬运到此。并蒙王叔父想得周到，另写了一封书信，命我到镇江，前去投递，托他的金兰好友，那人姓陈，是镇江有名的富商，帮助我立业成家。官人日后相逢，休忘了他的恩德才是。”许仙听娘娘诉说一遍，便道：“原来如此，这倒怪了，既然叔父这样成全我，怎么不对我略略通风呢。”娘娘道：“因欲瞒过这班豪强的邻里，所以用这暗度陈仓之计严守秘密的。”许仙道：“叔父这样的周全我，费尽一片苦心，真令人感激难忘。此恩此德，必须报效才是。还有一句话，我要问你，那位陈员外现在那里？理应登堂叩谢，待我去走一遭。”娘娘阻止道：“且慢，陈员外大病在家，卧床不起，等候他病体痊愈，再行拜谢未迟。只不知官人来此镇江，有何公事？”许仙道：“叔父命我镇江讨帐，现有书信，就在这条街上，待我去讨了帐，打发船家回去。”娘娘道：“既有书信为凭。你何必亲自前去，只命一伙送往就是了。”许仙道：“那么我且会了店中二伙，再进来叙话罢。”说毕，起身来到店内。毛羹二伙笑脸相迎，一齐叫应东翁道：“汉文兄，我等奉揖了，方才言语冒犯，多多得罪，幸勿介怀。”许仙还了一揖，笑道：“这是小事，只算笑谈罢了。我有苏州书信一封，相烦你送往万安堂药铺，取讨银子，写明在书信中，你须候他兑出方归，好叫船家带归姑苏呢。”羹伙接

嘴道：“万安堂药铺，我认得的，待我就去，等了银子回来便了。”许仙取信给他，他即转身而去再说船家沈大官，见许仙在该店斗闲气，后来走出一个标致丫头，拖了进去，实在弄不明白。直到此时，方知就是许相公的府上，便道：“许相公既经找到了府上，谅情不回苏州的了。可要讨了回音，我替你带去呢？”许仙点头道：“当然有回音带去，你且再在此坐一坐，等候片刻。待我进去，拿些点心来与你吃罢。”当即转身入内。娘娘起立相迎，温存体贴。久违夫君，如期相会，心花儿朵朵开了。心想：“官人来了好久，肚子饥饿了，”命小青把备好的点心端来，第一样是纯油打就的千层饼，还有百果馅子的馒头糕，和那盆瓜子花生一壶玫瑰药烧，一齐摆在桌上，然后执壶敬酒道：“时将正午，请官人用些点心，聊尽做妻之意。”许仙欣然称谢，并说道：“我和船家同来，现在外面坐着，叫他等候回音，想必他也腹中饥饿了。”娘娘道：“既如此，早间有剩下的荤腥蔬菜，我叫小青送出去，请他在厢房中吃罢。”小青应命去讫。娘娘又道：“此刻用过点心，少停再与官人接风。”许仙将点心用毕，听得窸伙已经回来，即忙出外动问。据说“银子现已还清，三日内当差伙计赴苏交代，备有回书一封，拿在这里，请即寄去一问便知分晓了。”许仙道：“那么，我也写封回信罢。”转身走入书房，将信写好，信上写的许多的话，起首无非几句套语，然后提及前情，也无非表示心中的感激，说到今番来到镇江，夫妇重行完聚，又蒙恩叔从中费心，仍得开张立业。如此恩德，没世难忘，容日后登堂叩谢。以下几句，便是收梢结尾，毋须烦叙。写毕加封，来到外边。船家已吃过了饭，就把这封信交他带去，又赏给他酒钱七百文。欠找船钱，待见了员外再算。那船家接信便去。

我书中先要交代，他当日下了船，立即开行，只消雨天，

已抵苏城，将信送到大生堂去。王员外一见之后，恼怒异常，恨他又被妖怪缠住，迷而不悟，将来没有收成结局，空费我前番一片心肠。从今以后，我也不要他上门，要与他断绝往来了。恨恨不已。

苏州事几言表达。回转笔来，再说镇江的许仙，自与娘娘相见后，夫妻重叙，过那朝欢暮乐的光阴。而且生意兴隆，店运甚好，家计越发蒸蒸日上。

这里许仙果然快乐逍遥，却苦煞了一个人。你道是那一个，就是痴心妄想被吓成病的陈不仁。卧床不起，似入膏肓，连日延医服药，未见小效。卢氏院君日夜在房服事。见这般光景，好生焦急，含着眼泪，问他的病源从何而起。不仁道：一言难尽，本来不愿说出，现在事已如此，只得不怕羞耻直说了。院君问他：“什么事呢？你快说啊。”不仁碍于私情，欲言又止，后来一问急，咳嗽了一声，叹息道：“唉，奶奶啊，别的事情都可抛撇，只有一事，时刻挂在心头，却又窒碍难行。我若说了出来，还怕你反生气恼，倒不如不说的好。”卢氏道：“以前因你种种作孽，故而我苦苦谏劝，如今你病到这般模样，既没有兄弟，又没有子孙，陈氏香姻，单靠着你。只要你病体全愈，凡事都可以任从你的。你快些说出来罢。”不仁便将看中白氏一段情由，详言始末。并说这是我的心病，还须求药医治，不然只有一死的了。”卢氏明知是难题目，难以效劳。却因救夫心切，想得一条妙计，便向不仁如此这般的一说。但用计骗他不来，也只好付之天命，休要怨我，且看你的造化罢了。”说毕，走出房来，自知阴谋图骗，还怕天理难容。如今出于无奈，只得做这一遭。当下卢氏走到房厅上，传唤春桃秋菊两丫头过来。因为这两个做事能干，说话伶俐，就差他们到保和堂去：“能接得白氏娘娘来，重重有赏。若不成

功，定用家法处治。”春桃、秋菊问明相请的缘由，亏他们有些主见，对院君一说，卢氏点点头便道：“你们说我今日生辰也好，只要请得到来就是了。”又传话外面家人，备了一乘轿子，即命二婢押轿而去。不多片刻，到了五条街保和堂药店。轿子停在门首，二婢先行走入。许仙问明，是乌梅街陈府上来的，便叫他们入内叩见娘娘。二婢当将来意禀告，花言巧语，很是动听。并说“院君今日生辰，务要请娘娘过去一叙。拜寿原是不敢当的，不过借着现成酒菜，两下叙谈罢了。”娘娘道：“既是院君寿诞，理宜庆祝。怎奈舍下乏人，只好改日登堂补祝的了。”秋菊道：“今朝娘娘必定要赏光的，倘然我等请不动奶奶，院君吩咐过的，要用家法责打，决不宽恕。所以必定要奶奶赏光的呢。”娘娘听到“必定要”三个字，心上便疑惑起来。暗把袖里阴阳一算。早已明白：“原来他设计图谋，为着不仁病势沉重，要骗我去暗行非礼，谅他恶贯满盈，该要死了，大约也是天数，但卢氏院君，秉性贤淑，却不该助纣为虐呢。”所以娘娘转了一念，暗说：“也罢，待我去送了他的终罢，免得后来牵缠，反多不便了。”当即换了口气道：“既是院君抬举，自当登堂祝寿，少停去就是了。”回头叫小青去拿两块杭绸，送给春桃、秋菊做两件衣服。二婢谢了赏赐。娘娘又叫小青到店中请相公进来。少顷许仙入内，问道：“可是陈家来接娘子去么？”娘娘道：“本待不去，只因院君寿诞，理宜恭敬，故而要去的。”许仙道：“可要我和娘子同去？”娘娘道：“现大员外病重，无人接待，且待他痊愈后往拜未迟。”许仙唯唯应是。娘娘一面叫他出外端整寿礼八色，命人挑去。一面自己回到房中，梳妆打扮，更换衣裙。却要好一回工夫，方才停当，越显得十分娇艳。此时许仙又进来了，见了娘娘，暗自赞美。便说：“礼物已经送去，轿子现在停歇店中伺候起身，还望你早些回来，免得我一人在家寂寞。”娘娘

道：“我蒙院君要好，请我去饮酒谈心，恐怕夜深留宿，定要在那里盘桓一宵。只是明天清早，必须命人来接我的呢。”许仙听了，有些不高兴，问道：“难道你小青也不带去么？”娘娘道：“小青要在家操持中馈，故而我也不带去了。”说罢，便与许仙一同下楼，来到中堂，上轿出离店门，一径抬至陈家。秋菊丫头在前报信。卢氏早已得悉，把白氏请到，心中暗喜，深赞丫头们能干，少顷领赏，立刻唤众家人在内厅铺设寿堂，挂灯结彩，焕然一新。虽自知今日不是生辰，也算替夫君冲喜。等到诸事齐备，春桃跟着轿子已抵墙门，抢先一步，进来禀报，说“许家娘娘到了。”卢氏连忙出来迎接，以为白氏中了牢笼妙计，定能救得丈夫性命。岂知娘娘反用法术，摆布那贪淫作恶的陈不仁。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一回 巧 换

却说娘娘到陈府拜寿，院君迎接。一眼瞥见，果然美丽。天仙化人，尚逊三分哩。院君也是女儿身，不由羡慕：“怪不得丈夫这般贫恋。”当下迎入内厅，娘娘过来拜寿，院君推阻不住，见他端端正正，敛衽下拜，连忙还礼。双手将娘娘扶起，然后分宾主坐下。叙过了几句寒暄，院君方说道：“我闻得你家相公已经回府了，只因拙夫病重，尚未登堂拜贺，望乞恕罪。”娘娘道：“伯母说那里话来。想我异乡到此，举目无亲，多蒙大伯费心照应，得以夫妇重圆，感恩非浅。但不知这

几天大伯的贵恙可好些么？”院君摇头蹙额道：“服药无功，总难见效。”娘娘有意说道：“大伯因诸事太费心机。致有此病，还请伯母从旁劝解，丢开烦恼，保养精神，自然病体痊愈了。”一语双关，卢氏却还不甚明白，含糊了过去。娘娘又道：“今日拙夫本欲同来拜谒，又恐大伯劳动，反觉不安，只好待病愈后再行补情的了。”院君道：“啊呀呀，这是不敢当的。”两下谈谈说说，不知不觉天已晚了。内堂中灯彩鲜明，照耀如同白昼。春桃又送茶出来，在院君耳畔禀了一声，说酒肴已经备好了，院君吩咐摆在房厅上面，春桃应命而去。略停一停，方请娘娘入内用酒。原不怀着好意，想不到娘娘阴阳有准，早已预先算定。此刻却将计就计，佯作不知，说道：“念我白氏，今日虔心拜祝，薄具贺仪，得蒙笑纳，已属万幸。怎敢反受华筵盛赐，更使我置身无地，抱愧不尽了。”院君道：

“奶奶太觉言重了，淡酒粗肴，休要见笑，只算得家常便饭，不成文的。”彼此谦逊了一回，到房厅上入席就坐。丫头在旁殷勤斟酒，一心要灌醉娘娘，成就这条妙计。谁知娘娘的酒量，十分洪大，休说这几壶酒，就是吃了几坛，他也不妨，嘴里却托言量窄，不能奉陪了，院君道：“正要奉敬，今晚总须尽欢，稍伸鄙意。”娘娘道：“多承见爱，敢不从命。但舍下乏人，只好改日再领盛情的了。”院君道：“这是难得的，轿子已经打发回去，今日定要屈留，盘桓一夜，快请宽饮几杯。丫头斟酒！”娘娘道：“既如此，我也应借花献佛，回敬一杯。便从丫头手里拿了酒壶，回敬卢氏。院君饮毕，又叫丫头连敬三杯，频频相劝。娘娘道：“实情吃不下了，还望见谅。”院君却要他越醉越好，便道：“今晚草榻，尚可宽领。”娘娘一想：“这个棋子用得真利害，初意只要我吃醉，就来上我的船。现在索性要我吃酥，端正来捉酥醉鱼了。既然如此，我就

顺水推舟，大醉了罢。”所以一连吃了三杯。院君又吩咐旁侧八个丫头，每人跪敬一杯。娘娘道：“已经醉了，吃不得了。”院君道：“奶奶海量，何必这等客气。你们快些斟酒，候奶奶干了方许起来。”那八个丫头果然挨次斟酒献上，跪倒在地。娘娘假装着醉模样，勉强吃到第三杯，头儿低倒，两眼斜视，身子已摇摆不定了。丫头们叫唤，奶奶不应。院君见他这般光景，真已酩酊大醉了，便叫四个丫头，扶入房中安睡。这一间房，与院君的卧房连接，陈设美丽，扑鼻生香。娘娘和衣睡下，丫头们一齐退出，就把房门反锁，各在外面听候风声。惟有院君，看他们收拾残肴后，也因吃了几杯酒，身子疲倦，回到自己卧房，暂为歇息。只道机关巧布，那知反害自身，我且慢表。

再说娘娘假装酒醉，和衣睡倒床上，鼻息呼呼。等候众人去了，关上房门，方始睁开双眼一看。桌上点着通宵红烛，满室明亮。慢慢将身坐起，耳听得瞧楼已敲三鼓。心里暗暗思想：“不知怎样前来缠扰？”再把阴阳一算，方知此人预伏床下，就地铺着被褥，睡在那里。“只等我睡熟后，他便扒上床来。这等恶毒，天理难容，若是凡人，定中奸计。我却索性去引诱他，断送他命入阴司，惩恶劝善，也不为过。”想定主意，跨下床来，走近妆台前，把头上的钗环首饰，一一卸下，然后取茶壶呼了一口，回身坐到床沿，将花鞋一脱。鞋底里透起一般香气，似香不甚香，说臭又不很臭，这股金莲香，白氏娘娘独家釀制，最具迷人魅力。可笑这个陈不仁，躲在床下，看见娘娘的绣鞋，又想闻一闻，正在这个当儿，听得娘娘自言自语，连声叹气，记挂丈夫，说自己“到镇江以后，多蒙陈大伯恩待，一见留情，替我办了许多大事，我不是不知道的，却因小青碍眼，叫他在楼上饮酒，暗约三更相会，想不到外房见



鬼，吓出病来，至今卧床不起，真所谓好事多磨了。”这几句话，引得不仁心动魂销就从床底下扒出来，对着娘娘叩头不止。此刻娘娘上身穿着湖绉夹袄，下体只穿品蓝缎夹裤，两脚叉开，床沿坐着。不仁便从裤裆里钻出来，怪不得要倒霉了。娘娘一见，佯作惊慌问道：“你是那一个啊？”不仁道：

“我的白奶奶，你难道不认识我么？我正是你的心上人，总求你救了这条命罢。”再叩了几个头。娘娘道：“啊呀，你是陈大伯呀，院君说你病势沉重，卧床不起，理宜安心养息为是，怎么此刻这般光景呢？”不仁哀恳道：“我再叩头，这条命是死是活，在你手中，只求白奶奶发一点慈心，我病全除了。”娘娘道：“我又不是医家，怎生救你？”不仁道：“我是心病，皆为想念你奶奶而起，倘蒙怜悯，胜过医家百倍可称得起死回生的神仙。”娘娘道：“既如此，何必这样儿，陈大伯快请起来。想我多蒙厚情，来意我岂不知，但有一句话，此事若被外人知晓，叫我有何面目见人。倒不如暂去安眠，须防久病之后，伤了元气，且待病愈身强，再来与你共效于飞罢。”不仁情意万分，那里还等得及。嘴里只说快来，就把浑身衣服脱下，扒上床去睡了。

娘娘明知劝也无益，真是该死的恶人。因就说道：“我是怕羞的，待我息了灯，即来陪你。”那知灯火一灭，这便是白娘娘弄的蹊跷。不仁如在梦里，还当做和他同睡，说了许多情话，种种秽亵，不可名状，早把卢氏惊醒。听他说出休妻两字，心里又悲又恨：“房门反锁，怎生到此与我胡缠？”不仁只道与白氏交欢，被他一问，觉得声音不对，知是妻子卢氏，不是白奶奶。心里万分难过，一个翻身，向里而睡。连声啜哺。院君伸手一摸，周身如火炭一般，病势益发加重了。回头望到窗边，东方已白。想起白奶奶：“昨夜不知怎样睡的。我

也因醉失眠，未曾照察，此时门还反锁在那里，且去开了，好待他醒后出来。”所以急忙穿衣而起，走到白氏房门跟前，侧耳一听，房中已有声息，就把锁轻轻一开，推进房来。见娘娘脸上微有怒容，只说奶奶昨夜好睡么，为甚起身得这般早呀。”娘娘道：“天明本要起来了，却多承伯母的美情。”院君道：“如此请到外边坐罢。”坐下之后，娘娘不说出床下藏伏兵，院君更说不出我夫看中你。两下面面相觑。少顷丫鬟送出脸水，娘娘回说不用。又送来点心香茗，娘娘道：“多谢伯母，我有一言奉达。昨天我到府庆祝，蒙伯母抬举，实是不当。且幸我的贱辰，正逢初七，到了这天，我也命人备轿相接，总须屈驾降临，饮酒叙谈，和昨宵留宿一般，伯母休要推却。”院君听了这话，句句触心“分明要照样回敬我。”不觉脸泛红云，对答不出。这时候，许家轿子已经来了，娘娘告辞起身。院君挽留不住，只得相送出外。看他上轿去了，方转身来看员外。要问他：“怎生到我房中来睡？”那知陈不仁不在被窝中已变做疯癫形状，赤身露体，乱发蓬松，跳来跳去，逢人叫着白奶奶，吓得丫鬟们东西躲避。及至院君看见，却被家里养的一只白狗，咬死在地，下身鲜血淋漓，实是可怕得很。这是他一生淫恶的果报，并不是白娘娘用的法术呢。看官们休要误会。

员外死后，卢氏最为伤心。办过了丧事，因为膝下并无子女，被族中争夺资财，一家星散，弄得卢氏孤苦零丁，只得身入尼庵，落发为尼。这几句话，我便把陈不仁一家归结了，恕不再提。

仍说娘娘，回到家中并不将此事告如许仙，从此安居乐业，夫妻恩爱，并无闲言，而且生意也十分茂盛。许仙日间在店中营业，到了晚上又有姣妻陪伴，真可算得心满意足了。

谁知乐极生悲，早来了金山法海和尚，到此拆散他们的夫妻。你道为了甚么，本书中虽未说明，却也有一些影子。试看第一回仙踪里面，白蛇在峨嵋山上，吞去了一个老和尚修炼的内丹，打掉了五百年道行。这老和尚本是个癞虾蟆精，道行极深。既然失去五百年，当时奈何白蛇不得。他却怀恨在心，只在洞中刻苦修行，竟被他成了正果，脱却凡胎，得到西方极乐世界。蒙如来赐了他一个紫金钵盂，命他下山宣传佛教，查察人间善恶。他有了这个机会，又把阴阳抡算，知这白蛇在西池金母处，无从报复。后来他奉命下山报恩，与许仙成了夫妇，身在凡尘，“我不难假公济私，报此夙仇。但我已证佛果，未便和从前一般见识，况他从未过犯，也不能无罪而诛。违了我佛慈悲的宗旨。”存了这个主意，所以法海来到金山，做了住持，待机而动。近来算得青白二蛇妖已到镇江开店，与那许仙相会，只图欢乐，恐有后患。“不如先去引诱许仙到此，指点迷途，拆散他们的孽缘。一来要许仙皈依佛教，二来叫蛇妖知道我的利害。他若向我降伏，我便和他消释前仇。如果他与我对，自取罪孽，非但他怨不得我，就是金母也不能回护他了。”以上这段情节，原是法海的心事。书中却说他正大光明，实因不是这样说法，下文那有许多热闹关节呢？

且说法海禅师，自到金山做住持后，已阅多时，见佛像大半损坏，殿庭也有些坍塌，便借着这个大题目，命八个有执事的僧人，分头下山，四处募化金钱，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各各去讷，又唤当家僧静缘前来，因他的缘法更好，单叫他到镇江城里去，另化檀香十担，装塑一尊观音大士像。“要寻有缘施主，只在五条街前后，不必他往。如能诚心竭力，包管你自有人来。”静缘奉命，格外虔诚。到了次日，独自来到镇江城里五条街上，该处是热闹的市中心，他背着一尊小小韦陀佛

像，跪拜街头。口中宣扬佛号，念着南无三洲感应护法韦陀尊天菩萨：“贫僧金山寺中静修和尚，募化檀香十担，装塑观音大士，伏望各位善男信女，十方护法，集缘乐助，功德无量，阿弥陀佛。”一路在街上高声念着佛号拜了一家，又是一家，拜倒站起，站起拜倒，小街走到大街，好不辛苦。那知一连几天，并没有分文募化下来。你道为了何事，原来本街上有两个游手闲的恶少年，从中霸阻，造出许多恶言恶语。写了一张无头榜文，说和尚是色中饿鬼，做强盗的后门，募化了金钱，不过修他们五脏庙罢了。有甚功德。如此一来，各店家还有那个肯来布施呢。弄得静缘和尚无法可施，却因师命难违，不敢偷懒。这天拜得他腰酸脚软。正拜到保和堂门前，好似鬼使神差，忽然一个头晕，望前一交跌倒，额角碰在阶沿石上，顿时血流满面，晕倒在地。不知生死如何，可曾募得檀香，引得许仙上山？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二回 化 檀

却说保和堂门口，忽然跌进一个光头来，许仙在帐台上，看得真切，忙命二伙将他扶起，坐在排门板上。头额受伤出血，取金毛狮子药末，敷了伤口。那和尚连声称谢不止。毛伙见有一本缘簿跌落地上，伸手拾起一看，还是一本白头卷，从没有人开过，回头向许仙道：“我看汉文兄做些好事，替他开了缘簿罢。”许仙道：“但不知他要化多少呢？”毛伙道：“不

要银钱，只化檀香十担，装塑一尊观音大士佛像。”许仙说道：“十担檀香，有限得紧。可笑这班镇江人，竟是一毛不拔，太觉小气了。”毛伙道：“不是的，有个缘故在内。只因和尚少结了缘，被当地几个无赖从中起衅，在四处贴着招纸，叫人不要布施僧人，如若不听，一定绝子绝孙，要生瘟病。这般的咒骂，所以本地人都不肯捐助了。”许仙道：“如此说来，我也不写，叫他别处去化罢。”毛伙道：“却还不妨，后面有两句话，总算是生路，外来客商，好心布施，不在咒骂之内。汉文兄是外边人，故而尽可以写得的。”许仙道：“既可写得，你拿缘簿来，我写了一担罢。”二伙齐说道：“缘簿上开头只写一担，恐怕有些不象样呢。”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从旁说道：“今蒙檀越布施，保佑早生公子中状元。”许仙正在那里想儿子，听得和尚的说话，却巧打入心坎。他料想娘子平时最敬观音，就是知道募化，也是无妨。况且许仙一生好胜最爱体面。因此提起笔来，写着“信士许仙同妻白氏，独助檀香十担。”二伙看了也赞道：“好呀，这样一写连我们做伙计的脸上也有光辉呢。和尚你把缘簿拿去，待等选日兴工，便将檀香送上山来，决不误事的。”和尚道：“多谢相公，功德无量。”当即拿了缘簿，起身告退出店。

我不说静缘回山复命，已称了法海的心愿。再说许仙见和尚去后，忽然转了一念，想起从前妻房谆谆吩咐，“叫我和僧道绝交。如今一时高兴，写了十担檀香，最少要几百两银子。倘被娘子知晓，一定要淘气的。这都是毛窦二伙不好，从旁怂恿着我，我若反悔，岂不被他们取笑呢。”想到里，不觉愁锁双眉。二伙未知其意，问道：“汉文兄的檀香，还是买来解送，还是折银子过去？”许仙道：“不用你们多问，且到那日再定。”站起身来，就此进去了。二伙在外私相议论，都说东

家是惧内的，这笔捐助的钱，只怕娘娘不允，所以方才高兴，此刻又在那里着急哩。”这一来，许仙的心事，竟被二伙猜着。走到里边，娘娘笑脸相迎，请他坐下。他却一声不响，两眼只看着天，眉头蹙紧，面现不悦之色。娘娘问道：“你今天有什么心事，这样的闷闷不乐。可能说与做妻的知道？”许仙踌躇了一回，方说道：“我有一句话，说了出来只怕娘子要见气的。”娘娘道：“有话请说，做妻的怎敢见气。”许仙道：“如此，我老实说了。就是那金山寺，”“金山寺”三字才出口，娘娘吃了一惊。忙道：“住了，你说那金山寺便怎么样？”许仙道：“我只为那个和尚天天在门前拜来拜去，已经长久了，其实讨厌得很，我问他要多少银子，他说不化银钱，只化檀香十担，装塑观音大士一尊。我因想及娘子平时敬重观音，故此我替他开了缘簿，独助檀香十担。算来不过几百银子，只是未曾请命，自觉擅专，所以我不敢实告娘子呢。”娘娘道：“你竟独助檀香十担，和那些僧人交好，把做妻平日嘱咐的言语，全不记在心上，偏要与他们来往。檀香十担，还是小事，恐将来必起祸端。可记得四月中旬，神仙庙遇见妖道，把二两人参拐去，骗你归家吵闹，几乎拆散夫妻。若不是我学得仙术，怎能够讨还人参。你当时亲口说的，从此永远与僧道绝交。事隔未久，你难道完全忘记了么？”许仙道：“我原不肯写的，都是二伙再三怂恿，那和尚又说独助檀香，功德无量，生儿必中状元，并且娘子素来敬重观音，故而我一时冒昧，写了下去。如今又不好改悔，只要娘子允助檀香，我以后再不敢与僧道往来，一世绝交就是了。”娘娘道：“你既助了檀香，到了开光那一天，岂不要请你拈香拜佛呢？”许仙道：“现在我已悔悟，再要如此，我真不是人了。”娘娘听他这样说法，又对他看了一看，冷笑道：“听你的话儿，虽似蜜糖一

般，只怕口是心非，未必改悔。到期仍要去拈香的。定叫我费精神，我实在信你不过呢。”许仙道：“娘子不信，待我对天宣誓来。”走到庭前，双膝跪下，叩头仰告道：“过往神祇听者，我许仙若上金山，再与僧道相亲，罚我在镇江覆舟得死。”娘娘见他发了急，对天立誓，连忙走上前来，接了一吻，便说：“做妻的和你耍笑，你怎么认起真来。”就在仙官身旁，并肩跪下，叫声“日游神，夜游神，日月三光作证，因我偶然与官人口角，我夫立誓之言，当不得真的。倘遇着恶时辰，我白氏情愿代替，决不累及我夫。快些站起来罢。”小青也过来说道：“主母，你看相公这般光景，谅情以后定然悔悟，不必再埋怨他了。所助檀香，如今依了相公，差人送去，也算是一桩好事，永不与这秃驴见面就是了。”娘娘将仙官扶起。便问：“可用中膳？”许仙回说：“吃不下去。”娘娘道：“那么，且用些点心罢。冒犯之言，休要见罪，还请你宽恕这一遭。”许仙道：“娘子说那里话来，原来卑人不好，有累娘子生气。”娘娘方才转笑容道：“请问檀香要多少价钱？”许仙道：“约略算来，须银三百多两。”娘娘索性讨好道：“既然有心捐助，菩萨须有莲花宝座，周身还要装金，总共助银五百两，当可包罗一切了。”许仙道：“多谢娘子一力周全，使我面上增光，承情之至。”娘娘道：“你明日将银子付托毛伙，办了檀香十担，余下花银，一并送往金山交代，就请僧人办理装金莲座便了。”许仙转愁为喜道：“哈哈，好了，如今不出丑了。肚中也饿了，快拿中饭来吃罢。”少顷小青端上饭菜，开怀吃毕，抽身来到店中。二伙看他的面色，愁容又变做欢颜，因问道：“汉文兄，可是在娘娘跟前把捐香说妥当了么？”许仙道：“这是我自己作主，娘子不来管我的。”二伙道：“大约罪总赔过的了。”许仙道：“二公休得取笑，明后

日，有烦到杂货行中，购买大料檀香十担，该价若干，开明发票。另有余下银两，就托毛公渡江，解送金山寺交代。”窦伙道：“此事在我身上，我姑夫开檀香行的，包管便宜，明朝一准就去。”许仙道：“但是檀香须要整料，方可雕琢佛像。枝梗细条，一概不用，价目大些，却也不妨。”又向毛伙道：“檀香办好后，择定日期，解送过江，切勿叫僧人到我店中。你须明白我的意思。”毛伙点头应命，许仙又叫二伙估计数目，除檀香约需三百二三十两外，加上五彩莲花座要三四十两，装金要七八十两，连塑像匠人工钱，一并在内，五百两足够了。当即将银子兑出，交给二伙办理一切。选定腊月初三日，由毛伙一人解送过江，不须细表。

只说到了这一天，信息传上金山，报与当家知晓。方丈率领大众下山，执香迎接，口诵观世音菩萨。正殿上撞钟擂鼓果然热闹非常。今朝毛伙十分体面，坐在上堂，用过了素斋，把檀香正供，银子一一交代，然后起身辞行，众僧人送他下船。回转镇江复命，许仙方始放下了心肠，这一番功德，果真不小，感动上苍，命文曲星官下降尘世，昌盛许门。此种言语，虽似虽迷信，却也是劝善的意思。那边金山上众僧募捐事毕，计得布施银一万两，择吉日修庙宇，塑佛装金，不是一朝一夕。

过了残冬，又交新岁，光阴迅速。早到了元宵佳节。许仙与白氏饮酒庆赏。人月双圆。这夜一度周公，即怀身孕。但娘娘从此乱了阴阳。再也算不准了。

表过后，再提金山寺里，兴工动作，更是热闹，修庙宇，塑佛像，众匠人天天忙碌，直到三月底方才告竣。这一桩也算大事，四远皆知。原来金山寺是江苏镇江府第一丛林，天下闻名。如今许仙独助檀香十担，装塑观音大士，要算得一位大施主了。所以法海拣了四月初八吉日吉时，佛相开光，邀了几位



大施主，和那在城官府，合郡乡绅，上山拈香，瞻仰佛像。即命小沙弥各处投帖，一番的忙碌，毋须细叙。

再说白氏娘娘，静坐在房，忽然心血来潮，内中定有蹊跷，因此闷闷不乐。却巧小青走入，见娘娘愁锁双眉。动问何故，娘娘道：“我因为心血来潮，也不知为了何事。”小青道：“既然如此，怎么不把阴阳推算，辨别吉凶呢？”娘娘道：“你那里知道呀，我腹中怀孕，已有三月，算不准袖里阴阳。我料想别无他事，只虑着法海禅师，要来和我淘气罢了。”小青道：“娘娘且请放心，难道他要寻上门来么。怕他则甚？”娘娘道：“我所忧虑的，相公总要和僧人来往，日后难免发生祸事呢。”主婢正在房中谈话，那许仙走入房来。坐定后，娘娘问他：“手里拿的什么东西？”许仙道：“不要说起，可恨那金山寺的和尚，今天来到这里，邀我明日上山。”娘娘道：

“邀你去做什么？”许仙道：“据那和尚说，明天是开光吉日，请我去礼拜慈航，拈香还愿。有一张帖子在此。”娘娘伸手接来，略看一看，扯得粉碎，勃然大怒，痛责他不听妻言，偏要和僧人来往。“倒不如拆散夫妻，待我主婢二人另走别路，到尼庵中削发修行去罢。”这一来，吓得许仙天昏地黑，一时话都说不出口。亏得小青过来劝道：“主母且免愁烦，总是这班秃驴不好，此事与相公无关，只要相公一朝拒绝，下次决不来了。”许仙便对小青道：“我才进房，话还没有说完，娘娘就大发雷霆，叫我如何分辩。我若果然要与僧人来往，这帖子也不拿进来了。实是他来请我，并非我去请他。我早已对这和尚骂了几句，把他赶走了。如果我再上金山，罚我一世不得超身。”娘娘方转笑容，一场吵闹，总算解决，和好如常。

到了来朝，梳洗方毕，小青进来说道：“相公，外面朱九成家，病人危笃，请相公就去诊治。”许仙不敢自专，问道：“朱

九成家，娘子你道去也不去，”娘娘想不到别生事端，便道：

“邻近朱家，既是病重，该去看治为是。”许仙道：“那么，我去了就来。”娘娘还叫他早些回来用饭。因为现在算不准阴阳，吃了这场大苦，眼睁睁看他出外去了。就是许仙，也并不想上金山，跟了那请医的人，前去看病。在朱家看毕回来，只走了十几步路，不防背后有人扯住了衣服。回头一看，见是一个沙弥，还有一个家丁。“分明是金山寺来请我的。”不知许仙可曾上山拈香，有否如娘娘所料闹出事来？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三回 开 光

却说金山寺开光吉日，法海和尚最是兴头。率领僧众，布置一新。镇江府丹徒县，以及邻近郡县各官员，和乡绅施主们等，冠盖云集。惟独施主许仙未来。镇江知府性情急躁，问知许仙是个商人，屡请不到，太觉自大，反累众官员等候他，心头忿怒，要命差役前去捉拿。还亏了扬州府在旁劝止，方叫一个家丁，拿了名帖，同了小沙弥下山相请。那沙弥认识许仙，可巧走到五条街上，碰个正着，便赶上前去扯住了他的衣服。许仙一见，不觉怒气冲冲，要想洒脱身躯，奔回家去。那沙弥抓住不放，并说道：“相公慢走，今日佛相开光，府县乡绅等都来拈香，知道相公屡请不到，很有些不快活，特差一个二爷，同了我来请你的。你再不去，老和尚也要骂我了。”许仙道：“我若要来，何须请得。只因家内乏人，故而不来，你们

回去复太爷便了。”旁边家丁也过来说：“许相公，有名帖在此相请，单等相公一到，就好给菩萨开光。如果不去，又恐家爷要发怒了，还是请相公走一遭的好。”许仙道：“我未换过衣服，如何好去。”沙弥道：“若是相公回府，就去不成了。随身衣服，尽管不妨。”许仙暗想：“今朝我独助檀香，何等体面，若然不去，恐惹恼了府太爷，反为不便。我何不瞒了妻房，到一到即便回来，有谁去告诉呢。”便道：“你们站着，待我到店中关照一声，就和你们同去。”说罢，走到店前，嘱咐毛窠二伙道：“倘或小青问起我来，只说在间壁下棋，不要说我上金山去的。”二伙唯唯应是。

许仙方同着家丁沙弥，渡江来到金山。上山后，早见那所寺院，好不气概轩昂。山门重整，修理得金碧辉煌，暗暗赞赏。当时家丁先已入内通报，等到许仙走进，官员乡绅们尽皆起立，法海禅师也含笑相迎。那知府问道：“这就是许仙么？”许仙连称不敢，叫声各位老爷，上前参拜。众官绅颇加优礼，将他扶起，请他就坐，弄得许仙局促不安，忙答道：

“各位老爷在此，许仙是属下子民，怎敢妄坐。”知府道：

“今在佛地设法，又当别论，请坐了好谈话。”许仙方告罪就坐。法海启口说道：“许相公，老僧发愿兴修，多承美意，轻财损助，得成胜事，真是善人莫大的功德。”许仙初次会面，忙问：“法名可是法海禅师么？”法海道：“不敢，正是老僧。”许仙道：“久仰禅师道高德重，今日会见，实是三生有幸。”叙谈了一回，法海从座上走了下来，细细对仙官一看，脸上果有妖气。此刻在人前，不好说明，暂且隐忍。只见众僧走入，报称：“吉时已到。佛相开光，请各位老爷施主上殿拈香。法海便吩咐正殿上撞钟擂鼓，红蜡高烧，众人吹打，众徒弟执香站班，让引各位老爷上殿拈香。惟许相公是太爷属下子

民，未便同班行礼。但擅香是他独助，先到观音殿拜佛开光，然后候各位老爷来拈香。分派已毕，于是众僧引领在前，众官绅排着班次，先到正殿，又到各偏殿拈过香，末后到观音殿上。许仙已烧了头香，这也是法海的主意。少顷，众官绅行礼毕，邀到客堂中待茶，许仙从正殿上来了。当下摆出素斋，逐位挨次坐定，法海在下首相陪。素斋用罢，众官绅纷纷散去。许仙瞒着娘娘上山，典礼回毕，也向法海告辞。法海道：“相公且慢回去，老僧有言嘱咐。”拉着许仙的手，来到清净堂中坐下。法海不说客套，单刀直入道：“看你面有妖纹，定被妖魔迷住。若能把他拒绝，可保祸患不侵。”许仙道：“学生快乐度日，那得有妖魔缠绕？”法海道：“你道妖怪是谁，就是家中的白素贞和那婢子小青呵。”许仙不信道：“我娘子是妖怪么，这那里话来。白氏妻房，贤能有志，秉性端庄，说他是妖怪，真岂有此理。”法海道：“我知你迷字在心，不易醒悟，却也难怪，我且将白氏前后足迹，细说一番，你就明白了。那白氏本是一条白蛇，生长在峨嵋山，修炼成精。你是十世以前的善士，在川广两处经商作客。那时路过峨嵋山前，见一乞丐将蛇擒拿在手，不觉心生怜悯，便出两贯青钱，买了放生，白蛇方得回山，修道至今。但善士辗转轮回，算来已有一千余年。今世投胎，便是你的本身了。那白蛇不忘从前救命恩德，特来相报。故而假托夫妇虚名，和你交好。只是蛇心最毒，过了几时，姻缘一满，日后难免有丧身之祸。老僧念你十世童男，根基甚厚，如此金枝玉叶，吞入蛇腹，岂不可惜。所以劝你把他拒绝，好叫两下里都得安身全命呢。”许仙仍将信将疑的说道：“原来从前有这一番因果，但事隔千百余年，有谁知晓。只凭禅师所言，也算不得证据，怎见我妻是蛇妖所化。”法海道：“此事凿凿可据，你还不觉悟么？他与你夙世

牵情，因欲了此凡缘，来到武林寻访。在西湖塘上相遇，引你到破败的祠堂中，结为夫妇，把钱塘县库银赠你，害你充配苏州。胥江落驿，与诸巷二次相会，可记得端阳佳节，已现原形。到了中秋，赌赛三桩宝物，是从崑山顾府盗来。不幸败露，险遭问罪。这都是妻房害你的，证据重重，尚不省悟，反而与我讨取真凭，未免太愚了。”许仙听了指点，叙述过去，桩桩件件，洞若观火，吓得浑身抖战。走上前来，双膝跪倒，央告道：“弟子昏愚无知，还望禅师救我。”法海道：“我念你夙有善根，故来点悟。只要你立志坚牢，从此不念双妖，跟随我修心学道，将来便可抛弃尘凡了。”许仙道：“禅师法旨，敢不谨遵，弟子情愿皈依三宝。只是我与娘子夫妇情深，一旦分离，心实不忍。且容弟子回家，将禅师的训谕点化一番，使他各归其所，我也放心与他作别了。”法海道：“看你尘缘难割，恩爱难离，也罢，你且随我出去，叫你夫妻分别便了。”便拉了仙官的手，走向外来。出了禅堂，从侧首抄到后山。虽是日长，已是中牌过后。这里有一茅亭，是法海平日修行的地方，十分幽僻。亭内有一块大石，摆着一个蒲团。早望见江面上，波浪滔滔，好似匹练一般。法海走入亭中，在蒲团上盘膝而坐，仙官站立一旁，观看此地的风景。心里却思念姣妻：“不知他可在那里记挂着我？”只是见了禅师，有些惧怕。法海早知仙官用意，便道：“你看江水滔天，波浪滚滚之中，你的妻子来也。”许仙向四面一望。毫无形影。忙问：“那里？”法海伸一个指头，向南一指，方说道：“你还不見么，那边天上有一道白光，直冲过去的便是。”许仙就顺着指头望去，果见那道白光中，白娘和小青驾一小舟，鼓棹而来。吃惊道：“果然娘子来也，这便如何？”法海道：“不妨，你若害怕，躲在我蒲团背后，看老僧降此二妖。”许仙央恳道：

“还望禅师海涵，只用好言回绝他，休伤性命。”法海道：“你且回避，老僧自有道理。”

做书的写到这里，读者定要奇怪，娘娘自怀身孕，袖里阴阳难断，娘娘怎么会来呢？原来许仙渡江上山，拜佛用斋，又与法海谈了许多言语，走到山后，足有半日工夫。家中的娘娘那有不悬望之理。因见夫主不回，即行命小青到店中去查问。二伙知道瞒不过去，却有意加上几活话，半真半假的说道：

“今日金山上面，开光擅香观音，现在官员都到，还有合郡乡绅。因为方才小青姐骂了和尚，他就怀恨在心，回去告诉老僧，禀明现任太尊，差来几个家丁，约有五六七名，虽是用帖相请，好象牌票拿人。正见相公回店，就此难以脱身，一把将他拖住。都说许仙夙有善根，一定要他落发为僧。如果前去找寻，快上金山要紧。”小青听得这话，慌忙入内禀告，就将二伙之言，细述一遍。娘娘大惊失色道：“相公真个上金山出家了吗？阿呀，痛死我也。”此时娘娘眉头紧蹙，珠泪双抛，不觉乱了方寸。明知“法海妖僧，公报私仇。引诱我夫上山，落发修行，拆散恩爱夫妻，心肠狠毒，此恨难消。我虽知他脱去了妖胎，已证佛果，非此从前峨嵋修炼的时候。神通广大，法力高深，不敢和他比试高低。怎奈欺我太甚，我只得与你拼命的了。”主意打定，唤小青：“驾云同往金山，追赶你东人回来。”小青道：“少顷我们回来，二伙问及怎样出去，如何回答呢？”娘娘道：“这倒不妨，只说从后门出去就是了。我若今番追不转夫主，誓死不回。”小青问“娘娘此去，可要改妆？”娘娘点头，就把头上青丝打了一个结，用绢帕包裹好了，换了一件鱼白色的短袄，白绫裙子围腰，足上一双玄缎弓鞋。小青也打扮停当，各佩宝剑，化作青白两道光，穿窗而出，驾云直上九霄。霎时来到江边幽静的地方，落下云头，并

不被人瞧见，也用着遮眼的法儿。小青道：“娘娘，既是驾云，何不竟到金山，反在江岸下去。没有舟船，怎好过江。”娘娘道：“我因为金山上面，不知有甚么法宝，红光直透云霄，故而不敢驾云上前。我且拔下金钗，化一小舟，和你渡江过去吧。”说时，便从头上拔下一股金钗，投入江中，变成一叶扁舟。主婢二人跳上了船，便向大江东去。只听得波涛声响，水势汹涌。娘娘站立中间把舵，小青在后梢打桨。望见金山上，果有红光透起，料想他必有镇山的法宝。无多片刻，已到了山岸边，将船停泊。主婢走上山头，进了山门，直到里边。穿过大殿，向东兜抄进去。未见有僧人走来动问，不知夫主藏在何处，心中不觉忧愁起来。但见侧首山坡上，有一僧人立看，在那里採樵，用斧砍着树枝，嘴里却自言自语道：“树上这许多孽藤苗蔓，待我把情根一斧斩断了罢。”娘娘听那採樵的话，直刺心孔。便上前叫声师父，道：“我要借问一声，还请明示。”和尚道：“要问什么？”娘娘道：“夫主许仙，现在那里？相烦指引，感恩非浅。”和尚道：“你问许仙么？就从这里山坡，攀藤附葛过去，盘至后山坡，有一茅亭，他同俺师父法海，在彼打坐参禅。”娘娘道：“原来如此，待我去找他。”和尚道：“山路崎岖难走，只怕不能会面，徒劳往返。”娘娘道：“多谢师父，我要寻夫主回去，那怕路险难行，总要去。”当时从侧首过去，行不半里，只见面前一株松树上，刻写着一首诗。近前一看，见那上写道：“休生烦恼莫生愁，上界先知根底由，金玉之言须记取，山中莫把老僧求。”娘娘看了那首诗，心头乱跳，身子往后倒退，险些跌了一交。还亏小青在旁扶住。暗想：“此诗是昔日仙翁所赠，这里有谁人知晓，横写在松皮树上？分明叫我休上金山。我本欲依遵回去，免得惹祸招灾。怎奈夫妇恩情，难以一朝决绝。我

且暂违仙训，只好用好言向他求饶。若得他大发慈悲，放我夫主归家，那就没有事了。”如此一想，便同小青绕道过去。果见山凹中有一个茅亭，亭内蒲团上坐一老僧，大概就是这个法海了。不知娘娘用善言恳求法海，怎生作起法来水漫金山？闯出滔天大祸，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四回 水 漫

却说白娘娘潜修久炼，心平气和。这次上山，虽然心火万盆，怎奈法海本领高强，深恐非他敌手。且丈夫在他手里，更只得软柴束硬柴。所以回头向小青道：“我和你且上亭去，善言求恳，须看我颜色行事。”走上山坡，见了法海，屈身行礼道：“亭内坐的莫非金山长老法海禅师么？”法海道：“你即知老僧在此，只宜远遁高飞，为什么反来见我？有甚说话，容汝讲来。”娘娘道：“我因找寻夫主到此，恐他听信谗言，抛弃家业，求福反而招祸，还望佛爷慈悲，发放我夫回去，感恩非浅。”法海道：“许仙夙有善根，留在金山，已归三宝，你何须苦苦留恋着他。我念你功行千有余年，幸得根本未伤，所以不来加害及你。你当早早归山，仍修正果，将来不失仙途。如再执迷不悟，贪恋红尘，我这里佛法无边，管叫你后悔莫及。”娘娘道：“师父法教甚明，敢不依从。但念白氏下情，从宽饶恕。因与仙郎缘还未断，恩也未报，故敢冒昧到此，请求暂放夫君回去。待白氏恩缘两尽，那时离别归山便了。”法



海道：“你休多言，我不放许仙，你敢怎样？”娘娘双膝跪下，苦苦哀求。那知法海未忘吞丹之恨，骂道：“你这无知孽畜，还思留恋。若再多言，休想活命。”这几句话，恼动了旁侧的小青，便道：“娘娘这般的哀哀求告，那秃驴反出狂言，开口就骂，难道真个怕他不成。”顿时两目圆睁，怒容满面，大骂道：“秃驴休夸大口，我来和你见个高低。”口中蛇芒吐出，有一股毒气喷来。法海忙将手中禅杖飞起，化作一条青龙，在空中盘旋飞舞。小青仰面跌了一交。白娘见青龙来势凶猛，就地一滚，也把原形现出。好一条大白蛇，起在半空，和那青龙决斗。小青变作青蛇，上去帮打。这时候，法海转向许仙说道：

“藏身袈裟里面。”许仙钻出头来，悄悄一观，见娘娘小青原形，比端午节撞见的巨蟒更可怖了，好生怕人。忙说道：“弟子不要看。”法海道：“这就是你妻子呵，和他同床共枕，何等恩爱，怎么此时这般害怕。你可将从前仔细想来。”许仙一想道：“两年恩爱，竟与此物同床共枕，真是吓死我了。我今后再不下山了，情愿皈依三宝了。”正说话时，那蛇龙在空中争斗，各显神通。白娘渐渐败将下来，只得用杀手铜。即便转身飞上，嘴里吐出一颗混元光化明珠，将青龙打下地来，仍是一条禅杖。法海连忙收去。那白娘和小青依然变了人形，上来说道：“秃驴快还我丈夫回去，我就和你善罢干休，便宜了你。你的青龙禅杖安在，倘再胡言乱语，定叫你这秃贼丧命，方消此恨。”法海道：“孽畜不得无理，看我的法宝吧。”将坐下风火蒲团祭起，霎时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烈焰腾空，浓烟密布。风从火势，火趁风威，好不利害。”娘娘一见，魂飞魄散。小青也吓得面涨通红，方信佛家法力无边，今番定属凶多吉少。见那蒲团渐渐压下，娘娘无奈，仍吐出明珠抵敌。一道光华上冲，果然力量不小，竟将蒲团敌住，丝毫不肯放松。

法海见蒲团压不下去，法术要被他破了，心里也有些着急：

“倘我倒翻在白氏手里，岂不惹人耻笑么。”急将金钵盂盖一开，向上抛起。眼前便见万道金光，从空中射将下来，罩定青白二妖，吸收上去。娘娘此时魂不附体，叫声“青儿不好了，我命休矣。”要想逃遁，万万不能，早已被金光罩住了。这一急，娘娘顶上透出一道奎光，就把钵盂抵住，不能够罩下来了。法海一看，原来不是他使的法宝，却是文曲星官在他的腹中。怪不得不能收他，立即把手一招，钵盂仍在手中：“暂时放他逃生去罢。”娘娘正在那里等死，忽见金光散去，不敢再与法海赌斗，忙同小青，借水遁而逃。这里法海见二妖已走，方叫许仙出来，安慰他不要害怕，且回方丈再作计较。便手拉着许仙，同返内室。我且慢表。

再说主婢二人，逃出险地。娘娘道：“青儿，我和你方才几乎丧命，真好险呀。小青道：“我们受了贼秃这场耻辱，难道就罢了不成？”娘娘道：“可恨法海无知，竟把我夫留住，切齿深仇，安得不报。如今我和你不及回家，且到黑风洞去见哥哥，请他出来帮助，定要杀了妖僧，找得丈夫回来，方能罢手。”小青道：“娘娘说的有理，快些去罢。”于是主婢二人从水道北行，早来到黑风洞口。见有几个小妖把守洞门，便问：“大王可在里面？”小妖回说：“大王并未外出，请娘娘进去就是了。”娘娘便带着小青进洞，直到聚仙宫，见了黑风大王，叫声哥哥。黑风大王道：“我道是谁，原来是妹子来了。”两下行礼毕，对面坐定。小青也过来叩见。黑风大王问道：“贤妹，他是何人？”娘娘道：“这叫物以类聚，是小妹身旁的侍女小青。”黑风大王点点头。又问道：“贤妹向在何处？出嫁丈夫，报答前恩，如今怎样了？”娘娘见问，不由苦泪先垂，一阵心酸。欲说过去种种情形，竟呜咽说不出了。故

由小青代陈。娘娘定了一定神，才说出金山烧香还愿，寺里有个法海妖僧，心肠凶恶，竟把恩人留住不放，拆散我夫妻良缘。上山取讨，他反卖弄神通，肆行强暴，小妹法力浅薄，斗不过他，险些主婢同归于尽，还望哥哥替我报仇雪恨。”那黑风大王本是个黑鱼精，自称为七星道人，性情十分粗暴。听了娘娘这番苦诉，气得他怒发冲冠，口中哇呀呀的乱叫道：“那还了得，可恨妖僧这般无知，明欺我妹孤立无助，故敢如此猖狂。为今之计，暂且在洞中养息，待愚兄带了水族，飞上金山，除了法海妖僧，救出妹丈，送你们回去如何？”娘娘一时不察，想不到闯出滔天大祸，还在自己身上。便道：“多谢哥哥，得能如此，感激不尽。”黑风大王逞着满腔怒气，传唤水族中众头目进见。不一回工夫，有许多奇形怪状的精灵，一齐来到聚仙宫，叩见大王，请问：“有何法旨？”黑风大王便吩咐众小妖：“传集合族水兵，随往金山，擒住妖僧，不得有违。”众头目先行退出，然后黑风大王更换了盔铠甲冑，带了法宝，别了妹子，离了聚仙宫，率领着大队虾兵蟹将，驾起一阵妖风，从水道南行，直到金山脚下。

这时候，已是黄昏过后。料想：“妖僧定然睡熟，何必费力与他决斗，只须偷营，送他性命是了。”便从衣袋中取出一把飞刀，祭起空中。穿云渡雾，飞向方丈禅房里来。自以为稳取荆州，那知法海禅师早已算准水漫金山，故把锦澜袈裟，预罩金山峰顶，可保无虞。一会儿，耳边呼呼声响，抬头一望，见飞刀从云雾中落下。便把禅杖丢起。果然法力高深，向上只一拨，飞刀早已无踪无影，化作灰尘。少顷，一把，接连一把，总共九把飞刀，尽行消灭，气得黑风大王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忿恨填胸：“怪道白氏妹子连连挫折，原来这妖僧果有神通，俺也不是他的对手。但此仇未报，反受耻辱，有何面目回去。也

罢，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泼掉油，发起江水，把这秃驴活活的淹死。那时救了妹丈，送他夫妻回转家中，岂不美哉。”这一来，喝令众水族兴波作浪。长江中顷刻波涛汹涌，排山倒海，一望滔天。水势漫上金山，足有数十丈高。法海在山顶瞭望，也有些着急。只可怜百姓遭殃，沿江一带地方，尽成泽国。忙招韦陀速来，设法救度生灵。有该死的，有应活的，善恶昭彰，判分劫数。韦陀领着法旨去了，禅师又召龙王到来。龙王得知此事，上前打拱作揖，先请了失察之罪。法海方开言道：“你这龙神，好没分晓，容那黑怪发水漫上金山，淹死生灵万万，该当何罪。”龙王道：“佛老在上，黑妖作怪，小神实不知情，伏望宽宥。”法海道：“既不知情，还不与我驱除水族，灭怪擒妖么！”龙王奉命即行，来到江中，吓得黑风怪魂飞胆落。这也是正能压邪，要想逃遁，那里能够，早被龙王飞剑斩了首级，应了劫数。一众水族纷纷四散奔溃，龙王也不追赶，回来复旨，法海便发放他归海，暂且不表。

再说水族中一班小妖，慌慌张张，逃回本洞。见了娘娘，报告道：“禀上娘娘，大事不好了。大王去那镇江，和那恶僧争斗，水漫金山，竟被斩首。小妖们亡命逃归，还请娘娘定夺。”娘娘听了，好似轰雷击顶，身子往后一交栽倒，昏晕过去。小青急忙双手抱住，连叫“娘娘醒来。”好一回工夫，娘娘悠悠醒转，泪如雨下，悲痛道：“哥哥呀，反是妹子害死你了。如今我两处皆空，无依无靠，倒不如和你们赴阴曹罢。”小青道：“这是使不得的，总要想一良策才好。”娘娘道：“此番我计穷力尽，难以回转丹徒。丈夫又被妖僧夺去，凉情目前不能见面。为今之计，只有回转仙山，重修道果，此外别无良策。但我报恩未了，腹中怀孕，不便即行，所以无可奈何。意欲得一存身的地方，等候临盆分娩后，替我夫传了后

代，那时离了尘凡，回见金母，总算恩已报过了。”小青问道：“话虽如此，娘娘却想到那里去存身呢？”娘娘道：“据我想来，我和你且到临安去罢，投奔陈家，去见姑夫姑母。且喜去年秋间，有一书信寄住，并有银子五千，奉托姑夫置办房产，盘利生息，预备日后归乡之计。现在到了那边，只要花言巧语，说得动听，他定然收留我们的。”小青道：“既然有这门路可走，我们就往临安，不必在此耽延日子了。”娘娘点点头，立即吩咐众小妖们：“安守洞门；切忽造孽，有干天谴。只等我归山时候，再来度救你们就是了。”众小妖答应退去，娘娘便和小青离了聚仙宫。来到洞门跟首，想了一想：“恐被那妖僧知晓，多有不便，故借水遁走罢。”小青也以为是，水中逃往临安。

那临安本是从前宋朝南渡建都的地方，到了明代称为杭州府。初时娘娘寻访恩人，便到此地。旧地重游，颇觉眼前景是物非，令人无限伤感呢。闲话休题。主婢二人，那消片刻，已抵西湖塘畔，断桥旁边。娘娘筋疲力尽，实在走不动了，小青搀扶着步入亭中，暂为休息。这时候，娘娘心里还记挂着丈夫，却因身怀六甲，错乱阴阳，算也无益。不知许仙可能来到断桥相会，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五回 断 桥

却说法海禅师，菩萨心肠。这次超度许仙，害了本府生

灵，水漫金山，淹死镇江千万生灵。虽然斩了黑鱼精，斗败蛇妖，心中老大不忍。长叹一声，走入禅房。许仙迎接，启问道：“江内水势，不妨事么？”法海道：“说也惨然，可恨二妖，去结连七星妖道，兴起波涛，淹死生灵。还亏老僧用法，将波浪退平，那黑妖已被龙神斩首，金山可保无虞了。”许仙道：“喔唷，好险呀。弟子以后，情愿出家，不想归家了。”法海道：“若得如此，不失本来面目，尚可修成正果。只是要你出家，时候还早哩。”许仙问道：“却是为了甚么？”法海道：“你与二妖，孽缘未满，尚有数月夫妻情面，怎好出家。”许仙吃惊道：“阿呀佛爷，弟子再去，定被加害，断断不去的了。”法海道：“不妨，你和他缘分未绝，必不加害。”二妖罪犯弥天，你若不去，他要远走高飞了。如今他已上往武林，你可放心前去相会。尚有什么说话，多推在老僧身上。待等临盆以后，我再来度你吧。”又回头唤小沙弥过来，吩咐道：“你去传谕合寺僧众，一准明日为始，起建七七四十九日水陆道场，超度众生。等到功德圆满，我要上临安去了。”说罢起身，取出小莲灯一盏，递给许仙道：“许仙随我来，你可拿了这盏莲灯，跟我到寺后去。那里有一小洞，名叫紫露洞，你且进去，随光而走，便是武林。莲灯一灭，寸步难行，须要小心。”许仙应是。来到寺后洞口，看里面黑暗如漆，伸手不见五指，觉着一阵阵的冷风，从内吹出。他却仗着佛力保护，放壮了胆子，辞别禅师进洞。好似一条小街，两侧却是山峰石壁，冷气森森，侵入肌骨。还亏手执莲灯，跟着这道光线进行。耳边风声骤起，似在云雾中行走。心里有些害怕起来：

“莫非我上了法海的当，他把我送入灵冥，走进了地狱不成。”一路自言自语，满腹愁烦，又想起娘子的好处，止不住眼中垂泪。信步行来，不知什么东西，脚下一绊，跌倒在岸滩上面。

此时天色尚未明亮，手里的莲灯，已经跌灭。其实早被禅师暗暗收去了。仙官扒起身来，黑暗中认不出地方。只道到了阴司，自己已做了鬼，必须要问个信才好。

正想问，身旁有两个游湖朋友在攀谈，说：“西湖名胜，名不虚传。”许仙听说是杭州西湖，好生诧异。暗想：“镇江到此，虽不甚远，约来也有千里路程，怎么霎时便到，岂真佛法无边么？”抬头向四面一看，天色渐明，实在是西湖十景塘前了。只见六桥三竺，都在眼前。桃柳争妍，依然如旧。照此看来，我还未死。懊悔方才错问了信，反被他人笑我是个痴子。这还不在于话下，但我奉师命来到临安，重行会叙，只怕娘子恨气未消。他为我吃了千般痛苦，见面后难免又要淘气，我只好依着禅师的话，万事都推到他身上，或有原情饶恕，也未可知。如今不必多思多虑，我且进城投奔姐夫，得一安身之所，再行寻访娘子便了。”打定主见，一路从湖塘上走将过去。前边正是断桥，桥上亭子中坐着两个女子。定眼注视，分明是白氏和青儿：“我今慢上前，躲在那旁大柳树背后，听他们说些甚么来。”这个当儿，娘娘果然先到，正与小青在那里谈话，略为休息。小青道：“我想相公这般无情，日后相逢，不可轻恕。”娘娘叹了一口气，说道：“总是我自己命苦，我因报答夫恩，反而结怨。金山水漫，尽成画饼，险遭妖僧毒手，送了性命，无端害死了七星兄长。今番重到临安，叫我有何面目见江东呢。”说至此，珠泪双垂。小青道：“娘娘且算袖里阴阳，看夫妻可得再会么？”娘娘道：“我今有孕在身，阴阳已乱，一切行为，如在梦里。只求存身有地，产了一子，替许氏传宗接代，便算报过了恩，回归山岛，侍奉金母了。”主婢叙话时，娘娘何等眼快，远远瞧见仙官走来，隐在树后，却当作没有瞧见。对小青丢了一个眼色，小青点头会意，并不

着恼。实因两下里缘分未断，尚要做数月夫妻，所以娘娘背后虽出怨言，仍有留恋之念，欲图欢叙之情。故意叫声小青道：

“我现在弄到这般光景，也别无他念了。可怜我命犯孤鸾，嫁了夫君，虽有若无。记得湖塘乍会，便成配偶，不费他半文钱。指望做个长久夫妻，谁知偏不长久。他是个负情汉子，常常存着疑心，将我抛撇。前番听信了茅山道士，今又依归了法海，甘心落发为僧，全没半点夫妻情分。此事都由我自己作贱，轻易嫁给凡夫，致被他看不起了，当作闲花野草一般，还有甚面目留在世间，倒不如自寻短见了罢。阿呀，青儿呀，我与你主婢多年，宛如姐妹，你买了一口棺木将我成殓，我在阴司也感激你的，保佑你将来嫁一个如意郎君。”那娘娘说到这里，站起身来，做一个投河姿势，扑到桥栏边去。许仙原是个诚厚的人，见了好不着急，连忙赶上桥来，一把拖住。叫声：

“娘子，休得如此。且听我有话分割这个。”小青也叫道：

“娘娘既是兽心人来了，且把话儿说明，再死未迟。”娘娘回头来，假作失惊道：“你是个出家人呀，休近我的身了。”

许仙道：“今番虽是我的不好，实被法海所害，请娘子暂息雷霆，待我细细告禀。”小青道：“还要告禀什么，娘娘何等待你，亏你硬着心肠，使得这般毒手，于心何忍。”许仙道：

“内中有个缘故的，若说我私往金山，实是有罪。还恳娘子宽宏大量，饶恕这一次。我只道烧香求福，怎知反惹祸殃。法海秃驴真是狠恶，把我关住在僧房中，定要拆散我夫妻，累你来寻找，反遭挫折。我在僧房得知消息，寸肠欲断。直待到更深以后，才得把我放出，怎奈没有舟船，难以渡江。况且镇江住宅，已被水淹，即使遇见妻子，岂肯宽饶，叫我速速远避临安，付我莲灯一盏，连夜逃到此间。仔细算来，我实被他所骗。分明要我皈依三宝，将妻抛撇。不料我妻先到这里，可



称得天遣相逢在断桥了。”许仙为人老实，娘娘对于他的说话，向来信任。只是小青不信，气忿忿地欲推老东家离开这里。拉了娘娘说：“我们去罢，睬这忘情负义的则甚。”娘娘代许仙向小青说情：“我夫原是多情，都被法海纠缠，弄出这种事来的。”许仙也叹息道：“唉，法海贼秃，前世何仇，今生何怨，害得我一家如此狼狈吓。”眼内潸潸泪落，苦肉计表情逼真。娘娘听了，向许仙声明道：“你我自做夫妻，相敬相爱，也算多情。百般体贴君意，要什么东西，件件遵办。原想天长地久，白头到老，为什么你屡次疑心，听信妖僧，甘心去削发为僧呢？”许仙分辩道：“娘子错怪我了。”娘娘道：

“既然如此，为什么背妻私上金山，忘却庭前盟誓，害得做妻的亲来寻找，险丧一命。象你这般的无情，天下少有，怎不叫我想起来，痛恨满胸，欲图自尽，表明心迹了。”许仙听到伤心之处，真的淌下热泪。叫声：“娘子，都是妖僧害及你了。”忙上前替娘娘揩着眼泪，又与他挽好头发，整理乌云，赔着许多小心。小青怒气又生，劈面啐道：“这番弄出事来，分明是你丧尽良心，还要花言巧语，哄骗着人。亏你洒出几点无情急泪，好不识羞，由你装腔做势罢。”许仙着忙道：“青姐休得如此，其实不关我事的呢。娘子，你今不要气坏了。”嘴里说着，双膝已在妻前跪下哀哀哭告道：“要求娘子垂怜，饶这一次，将来再犯，甘心受罪，决无怨言。”娘娘本是软心肠，被他一番苦告，早存了怜惜之意。便道：“自今以后，你还敢这样么？”许仙一听，话已松动，顺口答道：“卑人以后再也不敢了。”小青总有些不服气，还要从中插嘴，则被娘娘阻止：“事已过去，暂且不谈。为今之计，我等到那里去存身呢？”许仙道：“且到姐姐家中住下。亏得娘子去年秋间，早有银信寄来，寻觅房屋，盘利放息。此去谅无虚望，只是娘子

衣裙不整，面垢发蓬，怎生去得？”娘娘道：“这倒不妨，到了那里，自有道理。你看天已大明，街上不便行走，你与我唤一乘小轿，只说从船上登岸的，以外所说的话，有我在此。”许仙领命即行，不敢怠慢。唤得小轿一顶，请娘娘坐了，便同小青相送进城，径到姑夫陈家而去。

且说仙官胞姐许氏，嫁与陈彪为妻。只因胞弟仙官，去春犯了真脏假盗之罪，发配苏州，心里常常记挂。直等到秋间，接着银信，才得略放愁肠。寄来白银五千两，要託姐夫置产生息，预备日后归乡之计，足见他少年老成。又知道弟妇白氏，与王永昌有亲戚关系，在苏城开张药店，谅必生涯茂盛，故有余银寄来。许氏将银子交与丈夫，就在自己住宅间壁，买了一块空地，起造楼房，很为宽敞。今春油漆装修，都已完工。连购办家伙什物在内，一共费去了一千有零。余多下来的银子，本想盘放利息，恐有失误，故而就在门前开了一爿米店，稍有盈余，兼可照看房屋。又在侧边开一小店，上下弄两处通连，好教兄弟日后还乡，可以通家来住。只恨自秋到今，又断了音信，不知安好与否，所以此刻烦闷起来。要想叫丈夫写信去一问，讨得一个确实的消息，方才定心。正转今间，陈彪自外走入，见妻愁眉不展，知是思想同胞。说起弟妇白氏，虽与永昌称为亲戚，但想到盗库银一事，单身住在祠堂，临审又卖异法术，更令人难分真假，将信将疑。夫妇叙谈未毕，忽听得外面叩门的声音。陈彪起身走出，开门一看，要知来者可是许仙与娘子白氏，见面又是如何情景？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六回 姑 留

却说陈彪，这天公余退值，闲在家里，听陈氏提起妻弟许仙寄银造房前事，近日不知因何心惊肉跳，想念他们。正在搭话，忽闻叩门甚急，陈彪走出开门，喜从天降，原来提起曹操，曹操就到，就是妻弟许仙。走将进来，叫了一声：“姐夫。”陈彪道：“仙弟久违了。”又见后面有一乘小轿，跟着一个俊俏丫鬟，同入内堂，轿子停下。许仙道：“娘子请出轿罢。”陈彪留神细看，果然美貌超群，全无丝毫妖气，解去疑心。当即将轿子打发出去，那娘娘出轿后，低头不语，默默含羞，态度端庄。身上穿着淡色衣裙，很象一位宦家小姐。轻移莲步，走上中堂。许仙便说：“姐夫姐姐请上，受弟一拜。”即与娘娘趋前叩见。陈彪连称不敢，还了一礼。许氏也将白氏娘子双手扶起，然后一同坐下。小青过来叩了一个头，送上香茗。许氏先开言道：“我与贤弟一别之后，无日不思，无日不念，弄得废寝忘食，坐卧不安。虽说苏杭隔路不远，欲寄音书，却多不便。幸得秋间接到佳报，方知吾弟身子安好，弟媳也到苏州，开张店铺，旧业重兴，愚姐才得略放愁肠。”许仙道：“多承姐姐挂念。但是做兄弟的，年来时运不通，命途多舛，离乡背井，发配姑苏。幸蒙王永昌二叔，仁心照顾，竭力帮扶。恰巧弟妇来苏寻访，因与永昌叔父是表亲，更蒙他替我作主，缔结丝萝，开设保和堂药铺，生涯颇不寂寞，暗自庆幸。那知安居不久，灾晦复临，又遭了一桩冤屈的事来。”说

到这里，娘娘恐怕仙官嘴里露出破绽来，连忙抢先启口道：

“姑夫姑母，这一件事，实是我家累及夫君的。”许氏问道：

“怎样累及的呢？”娘娘道：“这时正当八月中秋佳节，家家户户，陈设铺张，挂灯结彩，互争胜会，各顾自己的体面。只因我夫缺少古玩，被旁人冷嘲热笑，实是难堪。幸亏先父昔年官为总镇，也曾封王外国，远赴边疆，带回三件宝物，价值连城，是世上所罕见的。我便取了出来，陈列门前。人人赞好，个个称奇。那知崑山顾府公子，忽然到来拜望。因为我夫医好了他的病，特地登门酬谢，原无他意。当下一见三宝，他便爱不忍释，目不转睛的看了一回。顿生恶念，变了面目，就将我夫一把拖住，喝令带来的一班豪奴，解送公堂，反说我夫盗了他家中的宝物，作为贼证。幸遇清官不畏权势，秉公办理，释放归家。还怕恶宦再来欺追，暂且避往镇江，我也跟随他甘心受苦。多承永昌二叔的表姐丈，代为张罗，租房开店，再做生意。只道从此可以无事，不料又来了妖僧法海，平地忽起风波，到此化缘，要修造这金山寺。妖言惑众，哄骗我夫，叫他削发为僧。”说至此，用手向仙官一指，又道：“亏这无情无义之人，竟然硬着心肠，听信馋言，愿做那妖僧的弟子，将我抛撇。因此我一时忿恨，要上金山寺，向他讨取丈夫。想不到行至途中，长江水发，镇江一带地方，变成泽国。住家和店铺，尽遭淹没，一切家伙杂物，连同首饰衣裙，件件散失。只剩主婢二人，空身逃得性命。如此狼狈，来见姑母，还有甚面目呢。”许仙也说道：“弟遭水患，连累弟妇这般受苦。我也心痛得紧，很觉得过意不去的。”许氏是忠厚老实人，听说水涌长江，家店尽毁，不觉下泪道：“我只道你在苏兴发，岂知淹没在丹徒城内，怪不得弟妇这般狼狈。且喜我弟三生有幸，得遇多情小姐，真可称大贤大德了。”娘娘道：“多承姑母谬

赞，皆因我生成命苦，累及丈夫各处奔波，自觉无颜。”许氏道：“这是夫妇常情，兄弟有何抱怨。但镇江虽然水发，也须去看看才是，或者有些金银物件，多少可以捞取，难道听其自然不成。”许仙道：“长江水发以后，家家遭难，一片汪洋，波浪很急，因此投亲回返杭城。还望姐姐顾念同胞，收留我夫妇两个，感德不忘。”许氏道：“我同你同胞共母，岂有推辞，亏得你去年有些见识，寄来银信，托你姐夫置买住房，余银盘息。不然一齐付于流水了。”陈彪也说道：“大舅承情相托，敢不尽心。可巧间壁有几间屋子，后连空地一块，我就出价买了下来，改造了三进楼房，和我的住宅可以通达。今春油漆完工，连家伙杂物在内，共有多少银两，我有一篇细帐，明天自当交代。余外的银子，若说盘放，恐有失误，故而我在门前开了一月米店，稍可生息。将来如不要开，尽可另图他计，仍做本行便了。”许仙道：“弟承姐夫如此费心，以后若得成人，定当补报。但是米店素不熟悉，倒不如改做本行罢。”陈彪道：“这也甚好。”回头又吩咐娘子：“陪着舅嫂到里面请坐，端整早膳。我要同大舅到间壁看新屋去来。”许氏当即陪着娘娘小青，入内去了。

再说陈彪同许仙从侧首小门进去。这新屋果然耀目争辉，揩抹的油漆方干，应用的家伙物件，各式俱全。仙官看了，心中大喜道：“姐夫用心周到，大费清神，叫小弟如何报答呢。”陈彪道：“仙弟说那里话来，常言道至亲莫如郎舅，何须客气。”于是郎舅二人进了翻轩，来到中堂上面。大小桌椅，摆设齐全。侧首书房，十分精雅。各处地上，都铺着磨细方砖。转入白垩屏门，便是内室，里边井灶也都全备，前后房屋，地盘虽不算大，结构颇佳。门前有三间店面，楼上可以做得卧室。四面看过之后，回转来吃了早饭。陈彪入内取出帐目，交与仙

官观看道：“亲兄弟，明算帐，购买基地，费银二百两。翻造房屋，约未九百有零。此外家伙物件，用去钱二百千。米店本钱一千多两，大半放开在那里，以后都可收回。尚有余银，我多藏着，并不短少分毫，你可以细细查核的。”许仙听了，很过意不去。忙道：“弟初到，诸事还要仰仗大力，何必这般你我，反觉得见外了。”陈彪道：“即如此，这几天我替你收齐了帐再算罢。”当下郎舅二人，谈过正事，又讲了一回闲话，毋烦絮叙。

单说许仙，有了安身之外，心中甚是感激姐夫，便拣了一个好日子，和妻婢迁移到新屋中居住，然后出去拜望邻舍，颇有一番忙碌。这时候，引动子东邻西舍，背后都窃窃私议。这一个道：“去年春间，陈老大为了库银，将许仙出首当堂，害他问了个徒罪，带累许氏大娘哭了几天。现在许仙回来，到底至亲拆不开的，造好了房屋，叫他搬进去，你看好也不好。”那一个道：“不是什么好不好，大凡一个人发了财来，总有人趋奉的。你不知道，许仙在苏州发了财，已娶了娘子，造房屋的银子，还是他寄来的，所以陈老大格外讨好。可见得做人总是赶风走的呢。”这一个道：“我倒不知，原来是这样的，他既是先来拜望我们，我们也应该邀同众乡邻前去答拜，贺贺他才是。”礼无不答，众邻舍都到许家贺喜，许仙笑脸相迎，各敬了杯茶。众人谢别散去，仙官方入见娘子说道：“多蒙各位高邻，前来答拜。并有贺仪多份，只好暂时权领，改日璧还，未识娘子意下如何？”娘娘道：“人在世，睦邻第一，须要备酒款待才是，贺仪后日璧还便了。”许仙点头应是，便吩咐小青预备酒肴，厨下烹炆，并不十分忙乱。他便小施法术，菜肴都已齐备。午牌时候，许仙邀到了众乡邻，请姐夫陪客，款待殷勤。直吃到黄昏将近，方始酒阑席散。仙官送众邻去后，姐

丈姐姐也过去了。进房来见娘子，并肩坐下。娘娘先开言道：

“做妻的有一言奉告，多蒙不弃，与君成为夫妇。实指望举家立业，齐眉到老，传宗接代，继起有人。怎奈命薄如纸，累及你劳苦奔波，没有快乐的日子，真使我心内不安。”许仙道：

“这却怪不得娘子的，实是我累及你的呢。此次水发长江，虽然家产荡尽，却亏得娘子有先见之明，留下余资，现在尚可安身度日，何必多忧多虑。”娘娘道：“你说那里话来，古云，坐吃山空，不可不虑。须知世人奸刁刻薄，见你家里有钱，多来奉承。你若穷了，便没有亲情友谊了。”许仙道：“此话说的甚是。世态炎凉，大概如此。”娘娘道：“我想姑夫那里，所有剩下的银子，不如拿来做了资本，仍开药店，日进分文。我也做些女工针黹，贴补着你。只消克勤克俭，节省花费，包管你财源不竭了。还有一说，那一班游方僧道，休要顾虑，这都是妖言惑众，骗取人家财帛罢了。”话至此，许仙忙接嘴道：“那些游方僧道，真是刁恶不过的。我已上当过了，以后再不和他们来往的了，娘子但请放心。”娘娘道：“只要你牢记我言，我也别无他求。”许仙道：“今后全凭娘子作主，无不领命。”娘娘便道：“明天你同姑夫料理开店要紧，勿再迟延。”许仙唯唯答应。夫妻叙谈，渔楼已打初鼓。小青送进一壶香茗，放在妆台上面。娘娘因他日间辛苦，打发他回房早些安睡。小青去后，仙官便将房门闭上，与娘子同上牙床。只为妻身有孕，故而分头睡下。并未一度春风，早已鼻息呼呼。娘娘却还有心事，再把阴阳推算，总觉得模模糊糊，辨不出是凶是吉，只索罢了。

晚景休题，到了来朝。夫妻抽身下床，梳洗已毕，用了早点。仙官来见姐夫陈彪，商量开张药店之事。陈彪当即赶紧料理，先将米店收歇，放出的帐目，只好慢慢归清。剩下来的

米，不妨做了自己的吃米。并无店底杂货，料理较为容易。雇了匠人装饰店面。将米伙打发回去，另请了两位熟悉药材的伙计，同仙官到药行中办货，添购各种应用器具。不日完工，择吉开张。招牌仍挂保和堂。又是一番忙碌。那两个伙计，一姓金，一姓高，都和许仙有世谊的，办事格外认真。出店也叫小二，专供店中使唤。从此许仙克俭克勤，做着生意，兼替人家看病，所以门市更为发达，并且夫妻和好如初，别无书说。一天复一天，光阴迅速，日月如梭，又近端阳佳节了。端阳是娘娘的难关，不知可会再现原形，被人窥破机关，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七回 二 赏

却说桥虽名断，许仙白娘娘青丝未断。经过金山这般风波，仍然藕断丝连，到断桥来破镜重圆。现在再返杭城，又开保和堂，新张营业，与在苏州时情形仿佛，仍很兴盛。不过娘娘自知罪孽，心事难消，不知将来如何结局。如今端阳又到，更添了一桩心事。想起去年出丑，不得不早为预防，定一条万全之计才好。正想到愁烦时，却巧小青走上楼来，送茶进房。见娘娘愁眉不展，面有泪痕，问道：“我看娘娘容颜消瘦，神思懒倦，未识有甚心事，可好说与婢子知道？”娘娘叹了一口气，说道：“心中并无别事，一为金山水漫，恐遭罪孽。二为端阳在即，恐难避过。所以这般愁闷呢。”小青道：“娘娘不必忧



虑，若说金山斗法，都由法海之故，与娘娘无涉。若说端阳，只要娘娘想一计谋，就可免得此祸了。”娘娘道：“我因为奉命下山，并不是私意来到钱塘，叫我报过了恩，即行回去，切勿贪恋红尘。所以我只要与恩人传下后代，便可回山复命了。只是眼前节届端阳，恐有关碍。向在西池，我原不怕，数百年来，不知有此难关。如今身入红尘，吃了烟火食，一到天中午刻，就当不住了，怎不令人烦闷呢。”小青道：“那么，必须出去避一避才好。”娘娘道：“你是下人，可以出去躲避。我是主母，却难隐藏。况且夫妇恩爱，时刻要见我面，怎好轻离。”说到这里，心中顿生一计。又道：“嘎，有了，你可假装有病，避入深山。我用计怂恿夫主。叫他两家都去上坟祭扫，家中剩我一人，就是现出原形，也不妨了。”小青道：

“此计甚好，今日已交初一，准定这样预备罢。”主婢商量停当，听得脚步声音，仙官走进房来。娘娘假装笑脸相迎，并说道：“去岁夫妇同病，不曾庆赏端阳，今年休要错过了。但做妻的前番对夫立下愿心，说以后每遇端阳节，合家都吃净素，故而要延期一日，改至初六庆赏的了。还有一说，做妻的自嫁夫君后，未曾祭扫坟堂，欲待端阳备一席酒菜，和你到坟上叩拜爹娘，姑夫姑母也请同去，看看坟上可有损伤。小青因身上微有寒热，我想不带去了，你道好么？”许仙点头称是，便起身外出，到间壁与姐姐商量。许氏大娘一听，正合己意。年常腊月，总是吃素，就是到了节上，也不知吃荤。若说上坟祭扫爹娘，又是正事，为什么不去呢。落得陪着弟妇，赏玩湖塘，有何不可。所以不加思索，一口赞成。少停陈彪回家，姐弟再三相请。陈彪一想：“端阳上坟，倒觉新鲜。即要我看看坟堂，陪去何妨。”也就应允了。

到了初四，仙官备办祭品，连那轿子两乘，都已雇定。下

一天便是初五，小青因为病势很重，叫他不必要去了。那两乘轿子，早停在中堂伺候。小二挑了祭礼先去。两位娘娘梳妆方毕，更换衣裙。白氏娘娘移步下楼，偶然一个不小心，从楼梯上失了脚，骨碌跌了下来，顿时昏晕了过去。仙官吃了一惊，忙与姐姐用力扶到房中睡好，发叹道：“总是我自己命苦，心地欠虔，以致临行挫跌，不能拜祭坟茔了。”许仙那知机谋，便道：“既如此，请娘娘好好安睡，我同姐夫姐姐就去便了。”说罢，姐弟二人向外即行，只有陈彪起了疑心。究竟他是捕快出身，办过了不少疑难案子，精明强干，比众不同。所以看了这番光景，暗想：“舅妇决非人类，妖怪变化成形，天中正午，难免要现出原形，故而用这条针，有意打发全家尽行出去，免得被人窥破形藏。我曾听说，去岁端阳，同有此病。仙弟一见仓龙出现，胆落魂消。他若果是宦室千金，为什么偷盗库银？又为什么小青变帚？内中定有蹊跷。他在初到这里时，言词每多闪烁，早使我疑惑在心。直待到京口人来，说及镇江发水，我始略信三分。但现在这般做作，照我意料所定，决不错误。此时我也推托不去，等到午刻，我便手持扑风刀，悄悄赶入房中，窥看动静。如果是人，只索罢休。倘然是怪，我就一刀将他杀死，除了后患，岂不是好。”拿定主意，即向许仙说道：“大舅，我也不去了。你们姐弟二人，带了秀琴去罢。”许仙忙问：“姐夫因何不去？”陈彪道：“我忽想起一桩公事，今日早堂要审讯的，故而不得不去伺候，少停再见罢。”仙官只好与姐姐上轿，迳往孤山扫墓，我且慢表。

再说白娘打发他们一众去了，心安理得，安卧床上，任凭天中正午，难关到临，不怕出乖露丑了。将进午时三刻，心里突突乱跳。“难道今朝仍旧不免，幸亏无人瞧见，我何必苦苦的进下去呢。”此时腹中疼痛难煞，恐散身损了胎气，故而牙

齿咬紧，蹙紧双眉，痛得昏了过去。原形就此显露，拖出一条尾巴梢，上身还是个女子，下身却变成蛇体。雪白的尾巴，又粗又长，撩出在帐门以外。

再说那个捕风捉影的陈彪，他并不到县前去，只在外边走了一遭。等到午时三刻，即便回转家来，手中提了一把扑风刀，自以为心雄胆大，要想斩妖除怪，绝此后患。悄悄地潜身入内，耳边听得雷声震动，暗自诧异。他便放轻脚步，走上楼来。到得房门跟首，用手一推，却关闭在那里，看不出什么。只因新装的板壁，上有隙缝，又闻房内声音甚大，不知何故。所以陈彪就从隙缝中向里一看。谁知不看犹可，一看之后，早吓得亡魂直冒，转身急走，竟从楼梯上跌了下去，那把扑风刀也丢掉了。这时便房里的娘娘失了知觉，还道没有人瞧见。想不到自己真形，早入陈彪之眼。这也是娘娘的磨难哩。陈彪纵身逃回书房，吁吁坐定。自思“平时胆气过人，尚且这般害怕。仙弟与他同床共枕，做了夫妻，日后必然相害，难逃性命。我且与仙弟说明，先行将他离开，然后慢慢再谋别计，否则事急生变，反为不美。但是，我在家中不便提及，须防惹祸招灾。倒不如亲自迎往孤山，与仙弟商量便了。”主见已定，急匆匆奔出城关。走到西湖塘上，正见姐弟二人乘轿回来，小二挑着祭礼跟随。即上前道：“你们来了么？”许仙在轿中应了一声是。陈彪又道：“仙弟你何下轿，叫他空轿先回去，我和你吃碗茶去。娘子同小二，先自归家罢。”许仙就此出轿，与姐夫同行。到了一家清静的小茶坊中坐下。堂倌送过香茗，陈彪先开口问道：“仙弟，你道舅嫂为什么不能同来？小青为什么先期装病呢？这个缘故，我却明白，他二人所怕的是端阳罢了。”许仙惊诧道：“姐夫此话何来？”陈彪道：“我看你还在梦中，迷而不悟，只怕不久便有性命之忧。”许仙忙问：

“何以见得？”陈彪就实说道：“我见舅嫂临行时，装出这种形状，满心疑惑。所以我也託词不去。意欲查案他的形踪。不论什么妖怪，一到端阳午时，总要变化，故而大胆走上楼去。耳闻房内箱笼环圈，叮当乱响，好生奇怪。门缝中向里一瞧，更可怕了。只见一丈多长蛇尾巴，粗圆如斗。这一吓非同小可，我便逃下楼来。谅和你去年端阳看见的差不多吧。这样的凶妖恶怪，你与他睡在一床，将来还有什么好结果呢。”这几句话，说得许仙心惊胆战，目瞪口呆。停了半晌，方道：“阿呀姐夫，去岁端阳小弟所见的，正是此妖。浑身雪白，血盆大口，眼似铜铃，好不怕人。我被他一直骗到如今，好象在梦里一般。我竟与此物同卧床衾，真是可恨。只不知计将安出，早早和他断绝呢？”陈彪道：“事宜从缓，切勿卤莽。倘若贸然发觉，你的性命难逃。不如用一缓兵之计，回去绝不提及。照常办理，连你姐姐也要瞒过。只说店务纷烦，先将铺程拿出，暂住店中安歇。缓至中秋，等候天师过境，那时呈告收妖，这是万全之策，你道好么？”许仙道：“果然好计，弟当遵办。只是店中耽搁，妖怪也赶来了，叫我怎生发付？”陈彪道：“不妨，我有一口扑风刀，是镇邪的，送给你放在枕边。他若到来缠绕，你可将刀砍去，自能吓退妖魔了。”许仙只道是真话，感谢姐夫指教。其实刀在陈彪手中，尚且亡魂丧胆，逃走还怕来不及，何况懦弱的许仙。不过借此壮壮他的胆子罢了。郎舅二人说完了话，便会了茶钱，同出茶坊。回到家里，日已沉西，并不提及此事。许仙见了妻婢，问道：“娘子此刻好了么？”娘娘道：“多谢官人，做妻安睡片刻就好的。”许仙道：“莫非小青也起来了么？”娘娘道：“他身上退了热，也就可以起来了。”许仙佯笑道：“本来年灾日晦，只要避过了恶时，自然就好了。”娘娘一听，这几句话很触心。仔细一

想：“方才他未曾看见，谅必出于无心，不须疑虑。”便做出不介意的样子，随口说道：“此刻已过申牌，我将上坟福礼温热了，发出店中过节。内堂的酒席，我是另备的。”许仙道：

“随便吃些也不妨，我到店中去了。”说罢，他便踱了出去。从此仙官事事留心，总疑妻婢均非人类，嘴里却不敢说破。当日夜饭在店中吃了。少顷入内骗取铺盖，搬到外边住宿。只说：

“店中近日生意很忙，金伙因妻病回去，仅有高伙一人在店，办事不及，故而我要出外帮他。等待金伙来时，自当搬进便了。”娘娘听他说得有理，又要自己装得落落大方，只好口内应承，叫小二把被褥应用各物，搬了出去。许仙满心快活，谢了娘子，自到外边歇宿，再想断绝的方法。娘娘却毫不介意，只道他不说谎话，是个诚实君子。怎知他别有心肠，从今夜分房起，那里还肯进来，好似活拆夫妻一般。起初几夜倒也不放在心上。到了十天以后，渐渐有些疑惑了。莫说夜间不到房中，就是日里也不进来了。打发小青出去相请，他总推托店务忙碌，脱不得身，一味支吾延约，渐有见怪的意思。娘娘参透不出其中缘故，都因阴阳错乱后，吃着种种的痛苦。此刻竟和凡人仿佛，只能就仙官平日的性情嗜好，一样一样的料想着，那里能够猜中这个病根呢。要知此番夫妻如何重归于好，有谁出来调解消释疑团？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八回 降 蜈

却说娘娘挨过今年端午，平静无事，心下很是安慰。不料

半月后，发觉许仙行为有异，独宿店中，不肯进内宅，渐渐疏远闺里妻子了。娘娘为挽回夫心，千般献媚讨好，拣许仙平日心爱的东西买了来，亲自烧好，叫小青送出去。若嫌不好，再换一样。几次三番，他并不沾唇，全行退回。气得小青肚子也要穿了，娘娘还不介意，只是没有法子，想不出一样中意可口的东西。那天忽然想着好的西瓜将要上市，就命小二到水果行里去，挑选两个最好的西瓜来。一红一黄，亲手雕出两个瓜心，切成小块，插上一根银簪，再恐怕味淡不甜，面上又加些白糖，十分道地。指望丈夫吃了一些，心就快活了。当即差小青送到店内，说一声：“相公请用西瓜。”谁知仙官一见，忽然变脸发怒道：“知道我不惯吃生冷东西的，送出来做甚？可笑你主母心肠狠毒，你看西瓜上面不是加上砒霜么？”小青听了这种话，又见他如此形景，回转身子就走。入内将情禀告，娘娘只有两行眼泪，苦痛在心。就叫小青送到隔壁去，请许氏大娘吃。大娘见西瓜弄得这般道地，问起情由，小青含泪略说几句便走。许氏大娘方知仙弟与弟妇分床已将一月，其中必有缘故。但此时天气炎热，分床也是常事，且待我慢慢的细查根底，再行和他们成全好事便了。

做书写到这里，另行表出一个人来，此人非别，乃是白氏娘娘的冤家对头，他姓张名英。前段书中早经说过，就是苏州神仙庙里的那个茅山道士。去年四月十四日，与白氏斗法者也。当场吃了大亏，回山去修炼妙法。正所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寒天吃冷水，点点在心头，定要报复前仇。现幸妙法已成，炼就一条蜈蚣，定能收拾蛇怪，消释此恨。打听得二妖家住钱塘，仍与许仙同在一处，新开保和堂药店，他便一路化缘，来到杭城。有人指点路径，直至许家店门跟着，将身站定。柜上高伙道：“道士化缘，这里也不便的，你到别家去

罢。”张英道：“小道并非化缘。这位许相公，请出店来，有话动问。”许仙正在桌上算帐，听得柜上交谈。抬头一看，见是个道家装束的人，觉得有些面熟。定神一想，竟被他想着了。便问道：“来者莫非去年相逢的茅山道长么？”张英道：

“正是贫道，请你出店来谈话。”许仙本来听妻嘱咐，不与僧道交接，怎肯出来。因今端阳事变，心中惶惑不定，故而起身外出。叫声：“道长有何法谕？”张英道：“我有话说，你且随我来。”便与仙官走到无人之所，说道：“许相公，你如今可省悟么？我说你妻是妖，谅情你也见过此妖本相。去年贫道遭他羞辱，恨气难消，重回茅山修道，炼就精奇法术，玄妙无穷。今有小盒一个，交付与你，莫被外人瞧见。悄悄拿到房中，必须放在他床顶上面。待到深夜三更，不用你来喷什么法水，管叫妻婢两命同消。明天我当登堂贺喜，一同入内来看便了。”许仙称谢道：“若得降妖，自当重重酬谢。”张英道：

“不消重谢，只要二十两银子，作为路费，便足够了。贫道暂别，明日再会罢。”说毕，飘然而去。许仙回到店中，伙计问道：“这个道士来化缘，怎么如此秘密呢？”许仙道：“他不是化缘来的，只因去年在苏州时，与他有事交接，他来回复我话，定要瞒着你们的。”伙计听了，也不再问了。仙官在帐房里坐定，袖里摸出小盒一看，精巧玲珑，不知盒内藏着什么法宝。要想开看，却是不能，四面都没有缝道。金光闪闪，迥异寻常。料想降妖定可成功；“他若胸无把握，怎肯不辞千里，来到此间。”这样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拿到房内安放此盒，也须用计才好。”踌躇一回，把头点了几点，起身走入内堂。只见小青在厨房里，不见白氏。他便上楼，缓步进房。娘娘起立相迎，只道他回心转意，请他坐下。许仙老实君子人，今天也撒谎捉弄娘娘了。佯问道：“我家姐姐可来了么？”娘

娘不知是计，便道：“即是姑母来了，我当出去迎接。”急忙走出内房，来到楼门首一望，不见姑母：“大约他走得慢，我且立着等一回罢。”谁知仙官不怀好意，看见白娘走出，就立在床前一双凳上，拿出小盒子，安放床顶板上。人不知，鬼不觉，仍然摇摆出房，那娘娘因为等候姑母不到，回身进来，两下里劈面相遇，并没有说一句话。仙官一直下楼到店去了，弄得娘娘好生不解：“到底是什么缘故？房中的东西又不曾拿出一件，真令人难察难详。”但娘娘十分机警，怎么会上他的当呢。因他想：“只因夫主与我不睦，现在谅有悔心，约同了姑母来说合的，也未可知。”所以一时相信，被他骗出房来。少停，小青上楼，说及此事，倒很有脾气。平日看不惯许仙冷淡，辜负娘娘奉敬。今天进房来了，又鬼鬼祟祟，并不搭话，兜了一个圈子去啦。所以气愤愤对娘娘说：“且自由他，这种无义之徒，待主母这般冷淡，还要恋他则甚。不如早早丢开，另图别计为是。”娘娘却独定主见：“任凭他无情无义，只等到临盆以后，血污已净，就算报恩完了。如果今番便和他反脸，岂不把前情一并抛却去了么。”小青点头称是。主仆谈了一回心事，天色已晚。用过夜膳，不到初更，娘娘就吩咐小青先去安睡，独自坐在房中，寂寞凄凉。想起丈夫无端薄待，止不住两行泪珠，心中悲苦。坐到二更过后，方才上床安息。

这时候约摸三更，尚未睡熟，忽听床顶板上，刮辣一声，接连又是两声。少顷悉悉索索，好似有无数的脚爪，在床顶上盘旋。吓得娘娘魂不附体，翻身跌下床来。抬头一看，只见那怪物也从床顶上落下，追赶着他。娘娘此刻心惊胆落，东钻西避，总难逃窜。因那怪物追逐在后，快疾如风，故而看不出什么妖魔。娘娘要变原形，那里还来得及，又吐不出腹内宝珠。只见此物红黄黑三色，身子很长，牙钳和钢刀相



似，形状凶恶。逼得娘娘无路可逃，料想必死无疑。可怜他赤身散发，遍体灰尘，急钻到后边去。那条蜈蚣扑将过来，岂知倒翻净桶，抹头一浇，声音便没有了。娘娘却闭着眼睛，安心听死。忽然背后绝无声息，还道自己已经死了。回转头来一看，各样东西都在那里，独有怪物不见了。方始高叫：“小青快来。”为什么不早些叫呢，实在呼吸之间，瞬息即变，就是现形吐珠还来不及，那有工夫叫什么小青。此刻小青起身进房，见了娘娘这般光景，忙问为了何事。娘娘道：“且慢说话，你先与我在房中细细搜查，可有什么怪异。”小青就拿了手照，满房寻觅了一回。娘娘已把小衣穿好，问有怪异没有。小青道：“有的，只有一个小小的盒子。”说着递将过来，娘娘接到手中，仔细一看。这小盒子围圆不及四寸，里面有真金打就一条小蜈蚣，约末不满一两多重。“将来我生了儿子，倒可以打一副小镯子的。”另外还有一道硃符，“分明就是方才追我的怪物了。”这一猜，果然不错。但是茅山道修炼蜈蚣，何等利害，为了马桶一翻，即能破法，怎么这等容易。却有个道理个内，你不要看轻了马桶。当初叫做混无金斗，大凡神仙佛祖，尚不免遭此却难，况且里面有了污秽，更加厉害无比。倘或妖法作乱，撒豆成兵，纸人纸马，只要污秽一冲，立时破了法术。所以娘娘一想，必定有人在外作法，方能这样灵验。就唤小青过来，吩咐了几句，叫他驾在云中，四面瞭望，便知明白。小青奉命，立即化一道青光，穿窗而出，直上云霄。手搭凉篷，四面一望。只见城隍山顶上看，有一个茅山道士立着，手拿宝剑，口念真言，在那里书符作法。小青看得清楚，知是他弄的玄声。便飞也似的过去，伸出拿云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根，好比提着了一领鬃毛。那道士就是张英，冷不及防被捉。勉强扭转头来一看，暗叫一声不好，正遇冤家青妖。

欲待书符请将，与他比试高低，怎奈头皮抓住，十分疼痛，有法难施，实是苦恼。只好哀求告饶道：“女菩萨饶了我罢，以后再不敢来冒犯了。放我归山，感德不浅。”小青骂道：“你这贼道，好生可恶。前番放了你，应当感激，你反来报复，一犯再犯，还想活命不成。”不由分说，就把茅山道轻轻提起，丢入长江，眼见得随波逐流，葬身鱼腹了。

事毕回来复命，便将茅山道士怎样作法，如何了命根由，细说一遍。娘娘听了，反觉愁闷道：“你怎么这般狠毒，全无半点善良的心呢。那道士既然哀哀求告，你不妨顺水推舟，放他逃生。可晓得，我与你前在金山，已经作孽，何必还要杀害生灵，罪上加罪，叫我怎好回去见金母呢。”小青道：“娘娘你休烦恼，也不免太小心了。大罪自有我小青相当，怕些什么。况且我不害他，他要害我，势不两立，我为自己防卫起见，谁叫他炼就蜈蚣生此毒念，我们险遭暗算。若不将他送命，反待他后来到此复仇么。”娘娘道：“如今也不必说，由他罢了。只是我满身尘垢，你快去端水上楼，待我洗净才好。”小青答应自去，少顷取水到，在旁侍奉，直至四更过后，方各安睡，毋庸细表。

书中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光阴迅速，犹如快马加鞭，倏忽过了炎天七月。秋后凉风习习，暑气渐收，只有娘娘忧忧郁郁。女子最怕失欢夫君，冷落闺房，这比寡孀更难受。娘娘闲坐孤单凄凉，幸有小青作伴，说些前朝后代。讲到乐事，愁容消灭。谈到苦处，两泪交流。这样的挨延时日，娘娘却仍无怨心。可见他虽是蛇妖，人心俱在。世上无情妇女，一朝反目，便如仇敌，对了他能无愧死。许氏大娘子，这天有意来看弟妇动静，试探内里情由，特地登楼，走入房来。娘娘见姑母，连忙起身让坐。大娘问道：“弟妇在此做些什么？”娘娘道：

“我因镇日无聊，懒作针黹，怕闻声音，倒觉得清静的好。”大娘道：“这是你持家辛苦，兼有身孕，诸事都宜保重为是。”娘娘点头称谢。大娘又道：“我今有活动问，我弟因什么不进内堂，何故忽然分房，可能说与我知道？”娘娘道：“已有两月余了，大约因为天气炎热，故而分房的。”大娘道：“不是的，如因天热分房，为什么连日不肯进来。内中必有缘故。你与他是好夫妻，一定深悉隐情，你不防老实说来。当时可有甚口角么？”娘娘道：“一向夫妻和好，从未口角。”大娘道：“即然毫无事故，你们从前何等恩爱，为什么今日对面不说话，不要隐瞒，快对我直说罢。”娘娘被这一问，倒觉得难以对答了。其实自己也未明底细，只好随便回答说。欲知娘娘说出什么话来？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十九回 指 腹

却说白氏被许氏逼供不过，只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暂编一套谎话道：“话虽有一句，只是千万不可对他说破。本年六月初，我因感冒风寒，蒙他与我医治，精神气血，总不复原。那夜与他同坐乘凉，他说我身躯虚弱，操持家政，未免心烦，硬要将来娶一小妾，在房侍奉，当作丫鬟。我因此便说，家道太薄，事宜从缓，言语之中略有拦阻。那知触恼了他，顿时反目，把铺盖搬到店中住宿，每天朝卷夜摊，我很过意不去。几次到外请他，总是不理，夫妻竟同陌路。今承姑母动问，敢将此情禀告。我夫跟前，切勿道及。倘被知晓，又道我打翻醋罐了。”说罢流下两行珠泪，许大娘听了这番话，不觉

发怒道：“真是气死我也。他一朝得志，便忘了根本，全不想当年困苦，幸亏妻子帮家，致有今日。竟自丧了良心，说出这种话来，想要娶妾，实是可恨。”妇女普遍性，免不了二十一日酉时（醋性），做主妇的十有十一，反对纳妾讨小。白娘无意撒谎，却适中许氏袒护同性脾气，乃亦生气指责兄弟没理。大娘气忿忿地说着，娘娘反上前解劝道：“姑母请息怒，我夫谅非真心，不过无意中谈及来开顽笑罢了。如若他果要娶妾，我就让他为正，也是甘心。”大娘道：“如此说来，你竟肯让他为正，愿做偏房么？”娘娘自说情愿，大娘虽赞了一声好，心中暗想：“这叫做鹬鹬不斗，气杀抱鹬人，我本一心帮你，因为兄弟没有良心，想与他费气，那里知道这位娘娘倒肯情愿做小，毫无怨意。他俩终究是夫妻，我们只算得闲人，做什么冤家。古话说得好，夫妻相骂不要劝，一些也不错的。但是仔细想想，仙弟是我从小抚养成人，岂有不知他的性质。我兄弟是个诚实君子，安守本分的人，有了这样才貌双全的贤德娘子在家，怎肯另娶，况且初来时何等恩爱，无故想此念头，决没有这种道理。其中定有别故，且待我慢慢再行访问确实。如有别情，我当备酒一席，与他们调停便了。”默想一回，方说道：“弟妇暂请安心，不必烦恼，我当缓缓的解劝兄弟进房，管教你们和好如常。”娘娘又谢了一声，大娘道：“我舍下还有些小事，改日再来看你罢。”说完起身便走。娘娘送出香房，直到楼梯跟首方别。

单说许氏大娘，回到间壁家中，独自腹内思量，料定他们另有隐情。“如今已近中秋佳节，姑且到了那日，备下酒肴，请他夫妻同来赏月，当面和他们说合，重修旧好，岂不美哉。”过了几天，正值八月中秋节，许氏本意：“小青贴身服侍的人，定知底细，叫她来追问根由，当可明白也。”娘娘见秀琴

丫头来唤，猜中这用意。关照小青，对同口供。少顷秀琴和小青同至，来见许氏大娘。便问：“大娘呼唤小青，有何吩咐？”大娘道：“我有一言问你，你主人夫妻素来感情甚好，端阳那一天，为了甚么情由不进房的，又没有反目吵闹。你是个贴身侍奉的人，一定深知其细，所以特来唤你呢。”小青道：“家主夫妻恩爱，并未斗口争执。谅必店中生意茂盛，兼因天气炎热，故而暂且分床的。”大娘道：“非也，就算天气炎热，生涯也好，那有三月以内，从不进房之理。我今问你，你怎么也替他们包瞒起来啊。”小青仍照着娘娘嘱咐之言，只说虽有纳妾一事，也不过口中取笑，当时未敢拦阻，只有良言苦劝，并没半句话伤了感情。”大娘再三盘结不出，便道：“既然并无别故，那是我弟许仙的不好。小青，你去请你主母到来，我要和他商量说话。”小青应了一声是，回到自家里，见了娘娘。娘娘急问道：“小青你来了，大娘怎样问你？”小青道：“大娘仍不过盘结其中可有别故，我就如此这般的回答他，他所以要请娘娘过去，有话商量。”娘娘道：“原来如此，小青你随我一同去罢。”于是娘娘重梳云髻，更换衣裙，随身打扮，并不改妆，越显端庄文雅，妩媚风流，好似天仙下降一般。当即带了小青轻移莲步，来到间壁东楼前。许氏大娘接进，行礼拜定后，方说起他夫妻不睦这句话来。便道：“今日请弟妇到来，非为别事。夫妇不和，实是我弟不好，你虽不怀恨，我却有个道理在此。”说到这里，回头唤丫鬟秀琴道：“你去请许相公进来，不要说娘娘也在此间。”秀琴应命而去，忙忙走到店堂中，叫声：“许相公，娘娘叫你进去。”仙官见是秀琴，问道：“那里的娘娘唤我？”秀琴回说：“是我家的娘娘，吩咐要一同进去。”许仙没奈何，跟着秀琴，进了屏门。穿过中堂，已到了东楼下。猛抬头见了白氏，不觉吃了一惊。只见许

白氏大娘坐在东边，白氏娘娘坐在西边，小青站在白氏旁侧。白氏一见许仙，连忙立起身来迎接。许仙却心惊胆怯，回转身来要走，早被大娘唤住，问他：“既然进来，怎么就要出去？”许仙一时回答不出，只得勉强说道：“我方才走了进来，忽又想起一事，还有一只画眉鸟不曾喂饱，恐怕他饿坏了，故而我就要去呢。”大娘听他出言唐突，便正言厉色的叫声兄弟道：

“我看你全无男儿气概，心里好歹都不明白。藏头露尾，一味胡言，何曾知道轻重。你虽如今做了生意，可记得从小时节。我做姊姊的也曾送你上学，读过四书，岂不闻《大学》上何以人而不如鸟乎这话吗？难道你竟忘记了么，全不想房中抛撇了姣妻，反是一心去养那画眉小鸟。出言吐语，毫无道理，重鸟轻人，真是个畜生了。”原来许仙从小爹娘早丧，全亏姊姊抚养成人，虽是姊弟，却与母子相同。所以见姊姊发怒，那里还敢倔强，只得陪作笑脸，上前叫一声姊姊，和颜悦色的说道：

“你说我抛撇姣妻，岂不屈杀我么。”大娘道：“你既不弃妻，何妨在此坐坐。”许仙没法，只得在许氏娘娘下首，勉强坐下，头也不抬，只当做不见妻子的光景。白氏娘娘见他这样形容，心里好不凄凉。暗暗猜想：“此事从端阳而起，莫非又被他人窥见真形不成。我在节后闻得，姑夫并未同去上坟，更觉令人可疑。或者他疑我是妖，识破我当时假装生病，暗中到来窥探的么？总之我自己太觉大意，不曾早早躲避，以致弄出事来。”这一猜，果然被娘娘料着。“只望姑娘委曲进言，得使夫妇仍归于好，我愿已足了。”又听许氏大娘叫着兄弟道：

“你说不撇妻房，为什么三月以来，从未见你走到里边？”许仙也推说“店中生意很忙，日间帮伙计办事，晚上还要结算帐目，更兼六七月中，天气炎热，夫妻分床，原是常事，如今虽到了中秋节，床上还没有加棉花。”这几句话说得很冠冕，却

被大娘驳诘道：“算你辩得很是，我且问你，你进来的时候，你家贤德娘子便站起身迎接，意欲与你行礼，你竟转身就走。被我唤住。走将进来，揖也不作一个，叫也不叫一声，这是什么缘故？”问得仙官哑口无言，停了半晌，大娘又含怒斥责道：“你今得福不知，有了这样贤德的妻子，只怕世上难求第二个了。你休要错听了他人的话，辜负了贤妻。”许仙道：

“我原无此心，也没有人说甚么话来。”大娘道：“你还要强辩么，你曾经说过，金山上有一高僧法海，他不过见你容颜俊秀，就要收作徒弟，拐带你去沿门托钵，一派胡言乱语，将人哄骗，要把你夫妻拆开来。你如今年已二十，竟被人玩弄，当做小孩一般。我见多多少少的人，从不曾见你这样低微的贱胎。”这一场怒骂，反打动了许仙的胸怀，姊姊的话，实在说得不差。做和尚有甚好处，他不过爱我的脸儿，骗我去吃苦罢了。况且端阳这一天，现出蛇形，是姊丈看见，不是我亲眼看的，到底传闻之言，不可轻信。”如此一想，就把头抬了起来，对着白氏娘娘一看，姿容美丽，妖气全无，顿时转变心肠，说道：“如今不必说了，我夫妻从无口角，原是好的，且待中秋后，天气一凉，我就把铺陈搬进来了。”大娘听他换了口气，和解已告成功，便叫兄弟弟妇，彼此行礼。许仙还有些不好意思。却被大娘逼住，只好作了一揖，叫了一声娘子。然后大娘吩咐秀琴，忙去端正酒肴，摆在中堂，一来庆赏中秋佳节，二来要叫他一对夫妻，好与天上明月一样团圆。当下秀琴应命而去，大娘也起身说道：“你夫妻二人在此闲话，我先到堂中，少停再来。”说毕向外去了。白娘心里感激姑娘大德，得与夫君交谈。少时秀琴进来相请，许仙方与娘娘同到中堂。见了大娘，双双上前拜谢。大娘连忙双手扶住，见他们夫妇和谐，不觉心上莲花朵朵开放。在中堂叙话了一回，那秀琴就把

家常酒席摆好。许大娘朝南坐下，夫妻分坐东西，筛过了酒，各饮几杯。有说有笑，酒落欢肠，饮到中间，大娘对白氏腹上一看，又向自己的腹上一看，彼此都是大肚皮，倒也有趣。便指着弟媳说道：“我看你柳腰粗大，莫非有了喜事么，但不知喜事几时有的？”娘娘听了，脸上含羞，低头不答。大娘笑道：

“妇人家谁不怀孕，有什么羞惭不好出口，你可说来。”娘娘方答道：“还是正月里才有的。”大娘道：“这也奇了，你与我一般，也是这个时候。”但你我腹中都不知是男是女，若不见弃，今夜我和你指腹为婚，不识你意下如何？”娘娘道：

“既蒙姑母见爱，岂有不遵，仰攀从命，一言为定便了。”原来娘娘自信腹中包管是男，料定许大娘一定生女，故而就在鬓边发上拔下玉搔头一枝，递给姑娘，权为信物留下。大娘接到手中，也就插在头上。仙官心里情愿，好似付过了定钱，便道：“倘然我娘子生了一个儿子，姊姊生两个女儿，这便怎样呢。”大娘道：“那么，既是指腹联姻，自然一夫两妇了。”许仙道：“若还姊姊一个女儿，我娘子却生了两个儿子，如何是好。”大娘道：“这倒难了。也罢，我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便了。”三人说得高兴，直饮到高烧红烛，月上花梢，各有醉意。大娘先觉得身子疲倦了，伸了一个懒腰。许仙知道姊姊早睡惯的，便与娘娘起身告别，要知许仙实践诺言。可曾从店中搬回内房，以及娘娘后来产生贵子，何等喜欢，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回 产 贵

却说许仙，冷淡了娘娘三月，今夜经姊姊硬出头，作主拉拢，说说笑笑，和好如初。当筵，两位大肚皮太太，指腹为婚，喜上加喜，亲上加亲，多么高兴。吃到初更后，见许大娘身躯疲倦，便与娘娘起立告别。自己却还装腔做势，向外面走。大娘唤住兄弟道：“你且慢走，我做姊姊的心里，愿你夫妻和睦，今夜快与你娘子同床共枕去罢。”仙官道：“我才说过的，待秋凉后进房便了，倘使今夜便搬了进去，岂不被人要耻笑么。”大娘道：“那个敢来笑你。秀琴，你拿了灯儿，在前照着。”又说一声：“贤弟妇、兄弟来呀。”右手挽了白娘粉臂，左手拉了仙官的手，一同来到西楼之上。许仙还说道：“姊姊既要我里边睡，外边的铺陈也要搬进来才好。”大娘道：“弟妇这里还怕没有。”许仙道：“只是姊姊不可告诉姊丈，要害我不好意思的。”大娘道：“那个对他讲，就是他知晓了，有甚么不好意思呢。”说话间，小青已把房中灯火点得通红雪亮。大娘便推他两个在床上坐定，还有话吩咐兄弟道：

“从今以后，须要和好，切勿无端淘气。但愿你双双琴瑟调和，不负我姊姊一片好心。快些安置罢，夜深了，我也要去睡了。”先打发两个丫头出房，然后自己走出。说一声：“弟妇我去了！”随手关门。许仙忙问：“做什么？”大娘道：“我恐怕被风吹开，故而把门反扣的。”分明防许仙出去的意思。

扣好了门，方始下楼走了。其实许仙再也不肯出去的，在那灯光之下，看着娘娘这等的美貌，就算当做妖怪，也不会淘气的了。并且三个月不曾进房，亦可称得久旱逢甘雨，更兼多饮了几杯酒，酒色两字相连，心里已摇摇欲动。忙叫娘子道：“你听，瞧楼上已敲三鼓，我想要睡了，休得辜负了良宵。”娘娘就开了橱门，取出一条绵被褥铺在旁侧床上，上面加一条细佳文席，并将枕头放好。方说道：“你请睡罢。”仙官见他这般做作，问道：“这席铺在这做什么？”娘娘道：“是请你安置呀。”许仙摇头道：“这里我不要，有风吹来的，我要得娘子那边床上睡呢。”娘娘道：“你既怕风，就睡在我床上，待我睡在这里便了。”许仙只好老实说道：“我也不要，要和你同睡的。”娘娘道：“姑娘方才送你进房，你说要到外边去取铺陈的，怎么又要与我同床呢。”许仙道：“说这话儿，原不过在姊姊跟前装些体面，心里是早早要同你一处睡的。”娘娘听了，对他看了一看，会心微笑。心想：“他已动了情兴，冷落了我三个月，今夜想快度风流，我倒要扳扳俏价，装装身份才好。”便道：“做妻的今夜不睡了。”许仙道：“你若不睡，我也不睡了。”娘娘道：“我想你在外边睡惯的，仍旧到外边去睡罢。”许仙道：“外边再也不去睡了，前番总是我的不是，你若作难，我只得跪下了。”娘娘因他如此讨饶，只得允他请求，双双同入罗帐。这一宵毋庸细叙。从此以后，夫妇和好如初，总算过那快乐的日子。

流光迅疾，娘娘的身孕，已将足月。这一天，正想自己心事：“此番我奉命下山，原为报恩起见。虽与恩人结褵三载，中间离合悲欢，已变更了多次。我本欲早早归山，只为许家止有此子单传，如若遽然竟去，岂不害他绝灭了宗桃。况且前番已与姑娘在席上指腹联姻，一重亲变做了两重亲，所以我只待临盆

满月，便可以了却尘缘，回去复命了。”正思想间，忽然腹中疼痛异常，双手捧住腰肢，容颜改变，紧蹙眉梢，坐立不稳，珠泪双抛。却巧小青进房，见娘娘这般光景，吓得面如土色。连忙点上了灯，问娘娘“何故如此？”娘娘道：“喔唷，腹中好疼痛呀，这一阵越发利害了。”小青道：“想必娘娘要分娩了，待我扶你到床上睡一睡罢。”此时娘娘痛得起身难走，咬紧牙关，腹中和刀绞相似，一阵紧一阵，险些儿跌倒在地，还亏小青扶住，一步一步，挨到了床边，好容易慢慢的向里睡好了。方说道：“娘娘你且放心，待我报告相公知晓，好去唤稳婆来伺候。”说罢即行，匆匆下楼，直到店堂。叫声“相公，娘娘腹中疼痛，快要生产了。”许仙一听，心慌意乱，急同小青上楼进房，走到床前问道：

“娘子莫非要分娩了么？”娘娘道“做妻的腹痛如裂，浑身骨节酥麻，只怕今朝难保性命，还愁保不住小儿。你快去唤稳婆来罢，不要耽搁了。”许仙道：“你须保重身体，这是生死关头第一要紧事情，我当就去唤稳婆来。小青，你小心伏侍娘娘，不要离别。”嘱咐了几句，急急返身下楼，走向外来。劈面撞见了姊丈陈彪，陈彪看他步匆急忙，问道：“仙弟你到那里去？”许仙道：“姊丈，我去唤稳婆呀。”陈彪道：“你怎么晓得的？”许仙道：“不是我晓得，倒是你晓得？”陈彪道：“你家姊姊生产，难道我姊丈不晓得么？”许仙方恍然大悟道：“原来姊姊也在那里生产，我家娘子也在那里生产呢。”陈彪道：“既然如此，大家不要争了，一同前去唤稳婆便了。”于是郎舅二人同出墙门，商量要请两个稳婆。一个是四牌坊余氏老娘，一个是城隍山脚下张老娘，方得两边都有照应。主意打定，一路向前。陈彪忽然转了一念，对着仙官说道：“仙弟，你不要去唤了。”许仙道：“我家娘子此时疼痛难熬，非同儿戏，怎说不要去唤了呢？”陈彪道：“不是我有意多嘴，

你家娘子虽是人形，却是一个蛇精，只有我知晓，别人不知道的。如果疼痛不过，现出原形来，吓死了人，岂不要偿命的么。还有一说，你是个人，他是个蛇，倘然生下来人头蛇身的，或是蛇头人身的，成什么样子，况且蛇是生蛋的，设或生了五六个蛋来，你我见了还不妨，被那稳婆见了，沸沸扬扬，传将出去，笑也笑死人了。你仔细想想看，我说的话可是么。”许仙道：“话虽说得是，我不唤稳婆，叫我怎好回复呢。”陈彪道：“你也不要回复，只坐在店中听信，他自有小青伏侍。若生下个人来，恭喜恭喜，谢天谢地，养了怪物来，悄悄的弄死了。生了蛋来，快快的丢掉了，岂不干净么。”许仙听了，果然不差。便依着姊丈的话，回到店里静候，并不上楼探视，虽有些过意不去，却怕又象端阳一般现出真形，那还了得，不如暂做了无情汉子罢。此时许仙坐立不安，只求太平无事，天赐麟儿。对家堂点几炷香，叩祷祖宗保佑。

慢说外面许仙，再讲房中娘娘，疼痛难当，口呼上苍，说：“我虽修炼了千余年，今朝临产，还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第一次咧。”心中怀着鬼胎，不知呱呱坠地的可肖其父，胖胖白白的宁馨儿？倘有什么变故，那么夫妻之情又将破裂了。”小青看光景，临盆在即，却不见稳婆来，急忙下楼，奔到外边。只见许仙动也不动，呆呆坐在店中。忙问：

“稳婆可曾唤来？”这时许仙正在那里忧愁，不知白氏生人生怪。忽见小青来问，急得满面通红，勉强答道：“稳稳稳婆，今日没得空。”小青道：“怎么没得空呢？”许仙道：

“今日杭州城里城外，大大小小人家，都在那里生产，你想稳婆能有多少，自然没有空了。倘然不信，东楼大娘也在那里生产了。小青听了这话，倒也好笑。便道：“养孩儿，那有大家小户合齐了养的，真是奇极了。我想没有这等奇事，但是娘娘

痛得死去还魂，如何是好？既然找不到稳婆，你也该上楼回复了声。”许仙道：“没有么，自然不进来了。你快去小心伏侍娘娘，如要人参煎汤，这里现有，你便拿去。如要桂圆煎汤，待我去买来就是了。”小青道：“今日产下的是你家的亲骨血，你为什全然不顾呢。我也凭你良心，决不捉你进去。娘娘今天难保，还要吃什么人参桂圆汤。”泪眼汪汪，娇恨生嗔，反身径回楼上去了。许仙当时心里自知抱歉，心存仁厚的许仙，给小青良心、骨肉的讥讽，面上热刺刺，心中卜卜跳，益发坐立不安了。小青向娘娘诉说：“相公狠心肠，推说稳婆没有，几番促他上楼看视，他竟安坐店堂，不肯进来。”娘娘无暇理会，只说：“痛阵来得愈紧了。”小青道：“我来与你宽下了两件内衣，方好临盆。”娘娘道：“生产的事，你那里做得来。”小青道：“我小青件件略知一二，惟有生产不在行。如今没有稳婆，只好暂做收生婆。”处女的她，竟然这般破格，不嫌齷齪，手探产门，小青真是知心着意丫鬟呢。摸摸那肚腹，觉得左边一块很硬，小青乖巧，忙将圆桶等物端整停当。此刻已是辰时，天宫里即命文曲星官到此投胎。这一回，痛杀了娘娘，叫声，“青儿，不好了哟，看来这般疼痛，要绝我命了。”小青一面安慰娘娘，一面将他扶起，坐到圆桶之上，娘娘连声啜哺，又道：“幸亏不曾唤得稳婆，且喜仙郎也未进房，此番孩儿落地，免不得要现原形了。”小青道：“这是使不得的。若是被人见了，如何是好。”娘娘没法，只得咬紧牙关，背后小青抱住了腰，叫他忍痛迸一口气。文曲星官方脱离娘胎，生产下来。小青忙把官官接住，取温汤洗浴了，割了脐带，包扎好了，放在床上。然后扶着娘娘安睡，不必细叙。

却说许仙，仍在店中，神魂不定，一心挂着房中生产，“此时不知怎样了？”忽见许多邻人，拥进店来，叫声：“许

大爷，你府上发火，在那西首楼上起的，你快些进去看看，大家好帮你救火呀。”许仙吃惊道：“有这等事么？待我去看来。”三脚四步，赶到里边。暗想“此时生产，不知怎样，难道又失了火不成？”奔至内堂，却又不敢上楼，就在楼下叫声小青：“你们怎么这等不小心，失了火呀。”小青回说没有。许仙又道：“没有么，娘娘呢？”小青道：“娘娘已生一位官官，现在床上睡了。”许仙大喜道：“原来生了一个儿子，谢天谢地。”嘴里说着，急移步回到店堂，对众邻人说道：“得罪各位，内房并不曾失火，只有我家贱内生了一个小儿。”众人道：“原来如此，红光闪闪，并不是火，却是尊夫人产下令郎，可喜之至，我等改日奉贺。”许仙道：“这是不敢当的。”众人一齐散出，街坊上纷纷议论，诧为奇事。许仙愁肠顿释，喜气洋洋，兴匆匆上楼进房，含笑叫着娘娘道：“娘子，方才实是我得罪了。”娘娘佯作不解，便问，“有何得罪？”要知许仙怎样说法，以后还有何事发生，致使夫妻惨别，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一回 成衣

却说许仙，见娘娘产下人胎，且是男婴，愁结的心肠，马上展放，快活得满面笑容，走进产房。见了娘娘，刚才推托稳婆请不着，未免惭愧，懊悔误听姊丈之言，特向娘子赔罪。娘娘无暇计较，反问他有什么得罪处，许仙道：“我只店中事忙，

不曾进来看你，稳婆又无处可唤，真是过意不去。”娘娘道：

“生产的事男人本是看不得的，稳婆没有，只得罢了，怎好怪你。”许仙道：“好娘子，实是贤德，生下的儿子，我倒要看看呢。”娘娘就把官官抱起，送过来。许仙接抱在手，心中大喜。只见那小孩，两只眼睛对着许仙乱转，相书上早经说过，落地转眼，后必大贵。许仙看了一回，说道：“孩儿这双眼睛，很象娘子。”娘娘听了暗想：“方才你疑心，不肯进来。此刻怕我见怪，又来说鬼话了。”所以娘娘接过官官，也看了一眼，说道：“我看孩儿这张嘴，改日能够讲话，一定象你。”许仙明知话中有刺，便道：“娘子休得取笑，你在产后还须保重，犯了风寒，不是顽的。小青常在房中照应，我还要去拈香拜谢祖先，少停再来陪你。”娘娘道：“请自便罢。”

许仙当即起身下楼，走到中堂，抬头看见陈彪姊丈，喜洋洋的喊道：“姊丈，我家娘子生了。”陈彪道：“生了几个。”许仙道：“只有一个，那得几个。”陈彪又问道：“可是蛋么。”许仙笑道：“你不要乱讲，哈哈，倒生一个很齐整的儿子。但不知姊姊生了么？”陈彪道：“也生了。”许仙道：

“他生了几个蛋呢。”陈彪道：“这算什么话，不必取笑了。你姊姊生了一个女儿。”许仙连称：“妙妙！”说声：“恭喜。”陈彪问他到那里去？许仙回说到祠堂里去点香烛。陈彪也同去叩谢祖宗。拈香拜毕，二人各归房内。许仙告知娘娘，很是欢喜。那边陈彪也对妻子说道：“方才弟妇生下一个儿子。”大娘道：“我已对你说过，我与他指腹联姻，如此正好相配了。”陈彪点头道：“是的，他已生男。你既生女，莫非天赐姻缘，甚为可喜。”大娘道：“你可差丫头过去恭喜问候。如今又加上一重亲了，理当更要亲热些。”陈彪自然答应，就命丫头前去问安。那丫头秀琴，同着稳婆退出，来到西

楼恭喜白氏娘娘。这些烦文，不须细表。

只说两家生下的一男一女，都是已牌时候。将近日中，真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了。光阴易过，已到三朝，这天稳婆与小儿洗浴。娘娘自己替官官取个名字叫做梦蛟。东楼大娘也与女儿取名碧莲。三朝过后，两下里都很平安康健，起身离床。娘娘精神早已复原，单差下身恶露未净。这其间无事可说。

日往月来，鸟飞兔走，看看已是小春天气，算来过了二十余朝。那夜更深时分，人皆安睡，娘娘意欲捻算阴阳，不知目前可有灾殃，想：“今天是二十七日，已离满月不远，我且把阴阳先来排算排算，看是如何？”掐着指头，捻来捻去，总觉得模模糊糊，似乎目下就有灾难临身的光景。若再细细推详，却又不甚明白。为甚么呢？到底血光未净，所以阴阳不准的了。这时候，娘娘看看许仙睡熟，也将眼睛闭下，按定神思，试炼自己的道行。那知近年以来，玄功久撤，不觉魔头顿高万丈。更兼产下婴孩，阴精已泄，反有些意马心猿，镇压不住。自知功行渐消，以后必须多费几多气力，方得保全本性，回返仙山。想到这理，放下心思，重又镇魂定魄的炼起来。勿听得街坊上面，有敲梆的声音，无休无歇，心里好不焦闷，魂魄那里还镇定得住。等了一回，身边劈拍劈拍的声响，慢慢转到前街去了。方得抛却愁烦，朦胧地再把眼睛闭上了。不及片刻，又听得化缘和尚高声念佛，念完一卷，还将云板敲动。象这般扰乱心神，阴阳怎能算得分毫呢。并且在金山斗法以后，一闻念佛之声，心便摇动，好似法海又来找他，眼前就有大难临头，故而娘娘合眼细想。要把以前法术使用，怎奈身躯狼狈不堪，招架不住，如何是好，自问自心，十分胆怯：“我不免唤他醒来，叮嘱他几句便了。”当即把许仙唤醒。许仙问有何事，娘娘道：“做妻的今夜睡不熟，忽闻街头声响，所以有几



句话嘱咐你呢，这些敲云板的化缘和尚，都不是好人，他们不过哄人财物，骗人削发，你不要又上了他的当呀。”许仙道：

“我晓得的，如今是罚咒不和那贼秃往来的了。”娘娘道：

“这便才是，你须要牢牢记着。”许仙连称晓得，你快些安心睡罢。”说完重又转身睡熟。娘娘方得静养元神，悠然睡去。

到了来朝，夫妻起身梳洗毕，仙官来到店堂内，想起昨夜那个和尚，惹厌得很，那敲梆的和尚，是净寺里出来的，就在东边一块火烧场上，离此不过四五家门面。清晨早起，又在那里七敲八敲，敲个不歇。许仙闻声走出，一见便惹动了气，立在门前对着东边开口就骂道：“你这班和尚，狗贼秃驴，惯要骗人的财物，夜夜敲你娘的梆，害得我家娘子，昨夜一宵未曾安睡。如今不许你在这里胡闹。”许仙正骂得高兴，只见陈彪走将过来，呵呵大笑道：“你说的都是呆话，你娘子一夜不睡，怎么告诉和尚起来，待我替你说去。”就此去招呼和尚，那和尚认得陈彪，便道：“阿弦陀佛，陈大爷有何吩咐？”陈彪道：“和尚，这里街道邻屋家中，有小儿，被你们敲梆响闹，惊醒了小儿，啼啼哭哭，不能安睡，直到天明，今夜的梆，不要出来就敲，略略远些便不妨事了。”和尚道：“大爷吩咐，敢不从命，悉依尊教便了。阿弥陀佛。”原来和尚这样的顺命，皆为陈彪是钱塘县里的头儿脑儿顶尖儿快班头儿，所以说得和尚平平服服，况且言语圆活，不能强辩，不敢不依。这天娘娘心里，疑疑惑惑，闷闷昏昏。自己晓得恶露未净，故此阴阳委曲未明。若得太平无事，挨过了满月，便好寄托婴孩，回归洞府修道去了。此时房中并无闲事，不免与孩子做几套衣服，待他长大起来，也见我娘亲手迹。即开了箱子，取出绫罗裁剪，从一岁上做起，做到七岁为止，一共做成七套衣服，无非要官官大起来，还可穿着，也是留作纪念的意思。娘娘虽是精

灵所化，他的女工针黹，远胜凡人。顿时铺了一条毛单，把绫罗一裁剪，长的短的，件件配齐，就此做将起来。先是上身衣服，后是下身裤子，连鞋袜都有的，一套又一套，手不停指，又快又好，真做得天衣无缝，巧夺天孙，可比得古时的针神，世上找不出第二个。做完后，就把官官抱在手中，亲口叫道：

“儿呀，你幼时的衣服，都已成就了，做到你七岁上学，那一件没有。只因我欲返仙山，不久就要抛撇你了。并非做娘的心肠太狠，怕只怕有人前来缠绕，祸到临头，也叫没奈何呢。幸亏我与姑娘指腹联姻，长大成人，全仗你的岳母抚养的了。我想姑娘情高义重，决不会凌辱我儿的。儿呀，你是个不知人事的小孩子，我就把衷肠诉说你听，你也不明白呢。”说完几句，手中的官官放在床上，便把衣服收拾，装入箱内。天已晚了，点上灯火，略望片刻。外面小青送进晚膳，备酒一壶，要想劝娘娘饮酒开怀。娘娘因别有心思，恐怕酒更添愁，故而戒酒，连饭也不吃，叫小青和盘托出，小青走到楼梯跟首，许仙来了。便问：“怎么将酒饭拿回。”小青回说：“娘娘心头不快，吃不下去。”许仙道：“如此岂不要生病么？”连忙走入房中，问道：“娘娘为甚这般忧闷，酒饭都不吃些呢？”娘娘道：“我心中郁结不开，咽喉如锁，一见杯盘，便欲呕吐，倒是不吃的好。”许仙道：“那么你请安置罢。”娘娘先宽衣上床，静心修养，许仙也同入罗帐安睡。

那知金山法海已经来了，就住在东首净寺中。因为与白蛇斗法后，他纠合了黑鱼精，水漫金山，害死了万万生灵，所以不肯饶恕他，定要收伏此妖，只等他生产满月，方好下手。算来已有二十八日了，血光将尽，两日后便可行事。“但须许仙亲自动手，才得成功。奈他夫妇情深，怎肯应允，这便如何是好，我不免召梦神前去，如此这般的惊醒他，使他心神不

定，便可拆散他一对好夫妻。临时听我的命令。”想定主意，即唤梦神吩咐了几句。你道说些甚么。就是叫梦神变做白娘娘，说明自己是白蛇精，因为贪你年轻貌美，与你配为夫妻，又责备他种种薄情，不该去请僧道来降我，顿时变了脸面，披头散发，现出一条又长又粗的大白蛇，扑奔过来吞噬他，把他的梦境吓醒。这一段情节，弹词叫做惊梦。统篇四金刚腾云，悬空八支脚，迷信神怪渲染，不合现代读者眼光，所以做书的这里平铺直叙，不炫奇骇怪也。

且说许仙被梦神搅扰，做了一场恶梦，惊醒转来，出了一身冷汗。抬起头来看看，并无响动，再伸手摸摸娘子，好好的睡在那里，也没有什么。他就闭上眼睛再睡，那条大蛇又在面前，要来吞他。只得把娘子唤醒，娘娘问他甚么事情？许仙老实告诉道：“做了一个恶梦，把我吓死了。”娘娘问是何梦，许仙则不便明言，假称梦到阴司，被恶鬼手拿铜锤打我，因此惊醒的。娘娘替他批解了几句，也就睡了。许仙怎还睡得着呢，一合眼睛便见大蛇。所以翻来覆去，一夜未眠。直等到天明日出，起身下楼，出外到店，如醉如痴，神魂不定；坐立难安。回想昨夜梦景，实是害怕，心头还突突乱跳咧。正坐着呆想，姊丈陈彪又走来问：“仙弟，你在此呆想什么？”许仙也不说真话，只说明日我与你家女儿满月，那些亲戚朋友，东邻西舍，都要来的，我们怎样的招待他们？”陈彪道：“你是个药店朝奉，我是个县里公差，用不着大排场的。”许仙道：

“那么摆两桌酒，定一班堂名来吹打吹打，你道可好？”陈彪说好，许仙便托姊丈去定。陈彪答应自去。许仙候至晚上，回进房中，夫妻依旧同睡。想着梦内情形，心中不免畏惧。那娘娘睡到三更过后，又把阴阳一算，这夜的阴阳有些准了。抡着指头算去，不觉大吃一惊，暗暗叫声：“不好了，算来明日金

光照耀，午时我大难临头。而且奇怪得很，怎么又应在夫君之手？”既而一想：“还不妨，我只消午时以前，扯住冤家，不放他出房门，也就避过这个灾难了。”胸中安排已定，一夜未睡。渐渐五更天晓，仙官却已睡醒。要想起身离床，被娘娘玉臂抱住，说几句风流话，引得仙官动了春心。并非娘娘贪恋风月，只想要骗他过了午时，方保无事，不知这一来，娘娘可能逃过此难，许仙是否躲在房里，不和外界接触？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二回 飞 钵

却说白娘娘，重算阴阳，预知今日午前有难，且在夫君身上，所以牺牲色相，卖弄风骚，缠住他不与外间接触。当下兜兜搭搭，从牙床上抽身起来，时已不早了，夫妻下床后，小青送进脸水，仙官过来要洗，却被娘娘阻住，嫌他自己洗脸不干净，亲手替他慢慢洗好，无非挨延时刻罢了。又替他梳头发，扎网圈，戴上方巾，耽耽搁搁，头已梳好，早膳到了，双双同坐吃了一餐。饭毕，又叫仙官做张敞，给自己画眉，并坐妆台，看妻梳妆。许仙道：“我一定要下去帮帮姊丈，邻舍朋友齐来贺喜，理当在厅堂上去接待他们才是。”娘娘道：“今日是孩儿满月，要算吉期，稍停一刻，我和你一同穿衣下楼。”许仙道：“我去一去就来，好么？”娘娘道：“平时做妻的百依百顺，今天你听从了我罢。”许仙道：“娘娘既然执意如

此，我就不去更衣。”方凳上坐下，靠近妆台，看娘娘十指尖尖，解开了头绳，弄散了头发，拿起一只木梳，理着青丝，其实是很容易梳通的，他却左梳也不通，右梳也不通，或是梳通这一面，又乱了那一面。原是有意如此。暗想，“已是已牌时候，只须挨过午时三刻，就算有什么风浪，也不妨事了。”娘娘正思想间，外面却来了一个催命的活无常。你道是那一个，就是东楼上的丫头秀琴，叫声许相公，说道：“对门金家要赎押头，店理伙计说是纹银相公经手的。因为他死了娘，所以这样要紧哩。”许仙道：“娘子，你可听见么。金家押包，是我锁在柜中的，他们又死了人，要紧得很，这便怎么办呢？”此时娘娘听了，心想死了人实在要紧，赎这锭银子，应当早些交还才是，算算这个恶时辰，相差不多，了，“难道我放了他下去，就要死吗？”也有些的不自信，偏要与阴阳强一强，试一试。况且人有好心，天必从之，或者转祸为福，也未可知。转定念头，说道：“既然如此，我的头快梳好了，你去赎还了他，就来同我下楼。”这一来，娘娘真正软心肠，满意存了好心，自有好报。那知软了一软，立见灾殃，这也是劫数使然，避不掉的。一来被黑鱼精无知妄动，累及他受罪。二来法海虽成佛果，尚未忘吞丹宿怨，看过第一回仙踪的，便能理会得到。不然，法海明知他奉金母之命下山报恩的，何必苦苦追求，硬要来募化檀香，把许仙骗上金山酿成他水漫一场极重极大的罪案呢。许仙听娘子答应放他下楼，就来到厅上，见许多客人坐着，大家起身拜揖，连称恭喜恭喜。许仙道：“各位请坐，我去检还了押包，进来奉陪。”当下到了店中，把押包检还金姓，就此转身入内。肚里一想，省得与邻友们兜搭，耽延了时刻。”故此不走中堂，却从西边穿进去，经过回廊。想不到那个法海禅师迎面走来，念一声阿弥陀佛，便说：“许仙你向那里

去。”许仙好生惊慌。问道：“和尚，你从何处来的？”法海道：“我是空中来的。”许仙道：“来此做什么？”法海道：

“老实对你说，今天特来收镇你妻白妖。”许仙忙道：“我家娘子好好是人，何尝是妖怪呢？”法海道：“你休得执迷不悟，前夜可曾见梦中光景么？”许仙道：“梦寐难凭，就是妖魔吃我下去，我也情愿的，与你什么冤仇，这般苦苦作对，快些出去，谁要你来多管。”这两句，确实是许仙的良心话，并不是迷恋话，和前番两样，所以后来还有人原谅他。当时许仙这样说，要想一溜烟进去。竟被法海走上前来，一把扯住，发怒道：“许仙，你难道忘了金山之事么。如今你随我这里来。”不容许仙自己作主，怒冲冲扯了他就走。吓得许仙魂飞胆落，好似忤逆子见了雷公，意欲脱身，那里能够。双眉紧皱，脸涨通红，竟被法海拖到厅堂上面。

众邻友等见了，互相猜测，不知为了甚么缘故。有几个开口问道：“许大爷，这个化缘和尚，是那里来的？”许仙道：

“这和尚不是来化缘的，他是从金山寺里到此。因为前番在镇江时，与我会过，今日到来，是要捉拿我家房内美貌娘子的呀。”众邻友听了，齐声怒骂道：“放他娘的屁，和尚只有偷女人，骗女人，拐女人，决没有捉女人的道理。打他两下耳光，醒醒他的魂灵，然后大家动手，打他一个半死。”法海连忙说道：“众位居士，不要发怒，只因许仙的妻子是一条白蛇，千年修炼，变化人形，老僧今日特来收镇此妖，但要许仙亲自动手。若过了今日午时，他就要逃走了。”众人道：“你这个和尚，只怕是个痴子。别人家的妇女，这样风风月月，标标致致，能能干干，齐齐整整，道道地地，美美丽丽，娉娉婷婷，温温柔柔，贤贤德德，一位绝色姣娘，说什么是个妖精。简直在白日见鬼哩，不要信他。我们把这个贼秃打死了罢。”

法海道：“众位暂请息怒，有所不知。许仙妻子实是蛇妖。我有一个金钵，就叫许仙拿进房中，在他头上罩了，立见分明。倘若不能收拿，听凭众位处治便了。”众人都说：“这句话倒也不差，想这一个小小钵盂，怎能装得下一个人。分明是胡言乱语，当不得真的。就拿进罩一罩，打什么紧呢。”许仙总是不肯进去。法海连连催促：“休得延挨，错过了午时，快去收罩此妖。”众人在旁七张八嘴，弄得许仙疑疑惑惑，迷迷茫茫，仿仿佛佛，胸乏主宰。手里虽拿着法海给他钵盂，身子却是不走，这个当儿，当得古人有两句话，叫做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倘或此时有个人来阻挡，再挨过三刻，到了末时，这钵盂就拿不动了，怨也解了。那知数已注定，偏偏来了一个白虎星官。你道是那一个，就是的姊丈陈彪，见许仙迟疑不决，便道：“仙官，你怎么这等痴呆，各位之言，一些不差，你就拿进去，罩他一罩，也不害事，如果真是蛇妖，拿了去也罢。若不是精怪，自然把这和尚处治，岂不两全其美么。”

许仙听了这话，仍是疑惑不定：“难道我妻真是妖怪不成，我且休要懊恼，且看他的法力，究竟高也不高，只求没有风波，就好办他个妖言惑众之罪。不但众人帮打，还要送官究治，打断他的腿条。”一头想，一头走，放转脚步上楼，走到房门跟前。见娘娘还坐在妆台畔，两把青丝分披左右，仍未梳好，他原不过借此延挨罢了，暗想：“这个时候，怎么官人还不上楼？”所以停了手呆呆等候。那里知道后面有人来了，仙官站立在房门外，手里托着这个钵盂，要想与娘子说明此事。不料那作怪的钵儿，口中透出一道金光，呼的一响，说时迟，那时快，对定娘娘头，落将下来。娘娘此时魂不附体，大叫一声：“不好了！”一交跌倒，钵盂罩住头上，犹如泰山压顶，腹内好比乱箭攒心，周身发抖，遍体酥麻，小脚在楼板上和撬

鼓一般。两只眼睛看定了许仙，惨声说道：“啊呀官人，痛死我了哟。”许仙道：“我原不肯拿进来，都是邻友们说不妨事的，我竟一时疑惑，拿上楼来，本要与娘子说明，想不到这个东西见了娘子就飞将起来，连我说也来不及，拿也拿不牢了，煞是作怪。且待我扶你起身，与你取了下来就是了。”当即过来扶起娘娘，用力推开，全然不动，和那生根、铁铸相似。娘娘道：“我知道你今日又要被人哄骗，因此不许你下楼。我只道祸福惟人自召，谁知死生有命，数总难逃。如今头上疼痛难煞，怎生是好？”许仙见此光景，也明白他是妖精，便道：

“你既然是灵蛇变化人形，平日应该与我说出根由，我自然不上他人的当了，决不害你受这样痛苦的。”娘娘道：“你那里知道这缘故呢，不是我不肯吐露真情，却因说了出来，犹恐吓坏了你。你在前岁端阳，亲眼见过。我实是峨嵋山上一条蟒蛇，知你是个胆小的人，不说明白，尚且害怕，何况说破根苗呢。我原为报恩起见，找寻万里，才得与你结为夫妇。岂知劫数临头，顷刻间便要拆散鸳鸯了。我此时还是人形，再停一刻，只怕免不得出乖露丑了。”说罢，呼痛不止。这个作怪的钵盂，慢慢的合下，已及双眉。娘娘没法，只得跪下哀求道：

“佛爷既要收妖，也待我夫妻分别几句，永诀一番，还望慈悲为本，暂缓片时。”又叫许仙代为一求。许仙道：“我想娘子也有法的，怎么脱不下来？”娘娘道：“你不知佛法无边。我虽有法，也难逃生。这事原是我不好，前在江中斗法，水漫金山，害及生灵万万，果然罪犯天条。我也算过阴阳，原知有难。早想远走高飞，只待孩儿满月，便要归山。怎奈罪孽已深，无可幸免。我死本不足惜，只可怜数年夫妻恩爱，如何割舍得开，你倒有手，拿此金钵来索命。做妻的则丢你不下哩！”说完，呜咽痛哭，断断续续，泣不成声。许仙听了，良心发



现，痛澈肺腑，懊悔上了法海的当，活拆夫妻，泪亦如泉道：

“我也舍不得你呢。”娘娘又道：“丢不下未滿一月的孩儿，可知道做娘的今日归西，还望你把孩儿托付姑娘抚养。我做的衣服共有两箱，梦蛟儿可以穿到七岁，好叫他将来知道我的手迹。还有一说，我看你平常日子，身上衣单，不知寒冷，腹中饭少，不知饥饿，还带着几分孩子气，怎能够独掌门楣。我死之后，你须要续娶一位贤德妻子才好。”许仙道：“这是我再也不娶的，天下妇女，那有娘子这般贤德。啊呀，我好心痛呀！”夫妻抱定，号啕大哭。古人有两句诗道：“世上万般愁苦事，无非死别与生离。”悲伤之际，惊动了床上的梦蛟儿。喔哇喔哇的啼哭起来。这也是天性相关，不期然而然的。娘娘听了，更是凄惨。要想过去喂一口乳，怎奈头重难移，不能举步。许仙道：“你丢不下孩儿，待我抱来与你看看。”就到床边抱起官官，忍不住流下眼泪，双手递给妻子。娘娘叫一声，“亲儿梦蛟，做娘的要与你分别了。”那官官本来停止了哭，一听得这句话，他又哭将起来。娘娘抱到胸前喂乳，官官实在乖巧，一双小眼睛对定娘娘，只管哭，把乳头吐了出来，一定不要吃。娘娘见官官这般光景，越发心疼，加上了十分苦楚。说道：“儿呀，你长大起来，须要学得成人，做娘的死在阴司，也是瞑目的。”说到伤心处，越看越难过，忙叫仙官抱去，放在床上，又嘱咐道：“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如今我大难已到，身死之后，劝你休把我想念。也是我红颜薄命，前生注定的，倘然你思念妻子，损坏了身躯，我在阴司也觉不安，此时你要看我，请再看看，顷刻间身丧黄泉了。”许仙惨不成声的答道：“娘子死了，我也不愿独生，倒不如和你同死了罢。”这时候双双哭倒在楼头。

我书中却要说到小青了。小青因为官官今日满月之期，厅

堂上要招待贺喜的亲朋，备办酒肴，所以一早就到厨房下，充当厨司，端整肴馔。切的切，烧的烧，烹的烹，炒的炒，忙碌得不得开交，却未曾一步上楼。忽听得外面跑来一个丫鬟，叫声：“青姐不好了。”小青忙问：“秀妹妹，何事惊慌。”秀琴道：“我方才走到厅堂廊下，只见当中坐一个和尚，听说拿了钵盂，要收你家娘娘。众客人你一言，我一语，弄得许相公疑惑不安，毫无主张，拿着钵盂上楼去了。我有些不信，也到西楼去看看，竟被我看见，害我吓杀。啊呀，真真不好了，夫妻双双跪倒，啼啼哭哭。一只黄金色的钵盂，罩在娘娘头上，面涨通红，头发披散，合到了眉毛边。青姐姐快哟。”小青一听，大吃一惊。好比雷轰头顶，急忙忙奔出厨房。上楼见娘娘这般光景，是否要与负心薄义的许仙为难？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三回 镇 塔

却说小青，听了秀琴丫鬟报告，失魂落魄，飞也似走出厨房。心想先到厅堂，看是何方僧人，教唆家主下此辣手。走近屏门背后，往外一张，果然有个和尚，高坐中央，身上披着锦绣袈裟，好生轩昂气概，认得是金山法海妖僧。暗叫不好，急忙转身奔上楼头，进房一看，实是悲惨。但见娘娘头上合一个钵盂，便知是法海的法宝，无可解救。走上前来，把娘娘抱住，问娘娘为何这般光景？娘娘道：“如今说也没用了。”小青又

问：“头上的东西，从何而来的？”娘娘仍不说明。小青何等灵敏，便道：“我明白了，又是这个没有良心的许仙施这毒计了。”娘娘道：“不干官人之事，都是我命该如此。”小青道：“娘娘说那里话来，总是这冤家害的呢。”说到这里，泪如雨下。又道：“我前番劝过你的，早早回转仙山，重行修炼。你偏偏不听良言，叫我暂时忍耐，报答他救命大恩。到了如今，无端枉送性命，我恨只恨许仙这无情汉子，全然不顾妻房，几次三番施行毒计，害得娘娘这般模样。可称人面兽心了。”许仙忙叫：“青姐，我原不肯拿进房来，这个钵儿自己飞进来的呢。”小青道：“我且问你，娘娘怎样待你的？”许仙道：“娘子实在好得无可形容了。”小青道：“既如此，你的天理良心何在？下得这般毒手！”许仙叹道：“我今遍体生牙，也是辩不清的了。”小青愤怒已极，变了颜面，指着许仙骂道：“我越想越恨，你这无情无义的禽兽，怎生饶得你过。我今容你不得了，吃你下去，才出我心头之气。”说毕把身子打了一个滚，只听得一声响亮，满眼青光，俏佳人变了一条很大的青蛇，张开大口，对定许仙射将过来，要想吞他下去。许仙虽吃过仙草，没有吓死，却也吓得魂不附体，急忙躲在娘娘背后，叫一声：“娘子，快救我一救呀。”娘娘安慰道：“放大胆，不妨事的。”见他射将过来，用手在小青头上一拍，并说道：“青青休得如此，他虽没有良心，总是我的丈夫，从前救过我性命的。此番祸事，实由金山水漫而起，怎么你自己不想的。你与我都是蛇变人形，终归畜类，理当安分循良，切勿逞凶发狂，及早回山为是。况且你不在劫数之内，只要静心修着，尚可保得长生。倘然忘却本来，难免也象我一样，劝你快快逃避他方，不可留恋红尘，枉遭灾祸。可晓得我头上钵盂，渐渐要压下来，实是难受呢。”小青听了这话，把头点了一点，身体一滚，迤

向楼梯滚将下去。娘娘知道他要和法海斗法，连忙一把扯住尾巴，复道：“小青，小青，你要下去与法海斗法么？想我修炼已及千年，受过神仙道术，尚难脱他的手，少停便要归天。你比我功行更浅，怎能与佛法相争，好似飞蛾投火，枉自烧身。还是到他方隐迹修仙，将来自有功成的希望。快去罢。”用手一推。小青虽变了蛇形，不能开口讲话，趁势向窗外一钻，回转头来看看娘娘，似乎恋恋不舍。娘娘更是心酸，又叫声：“小青你也不要记挂我了，快些去罢。”言未已，呼的一阵风，小青不见了，你道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北玄山黑风洞修炼飞刀，还要与法海斗法。此话慢表，后书再行交代。

仍说娘娘挽转手来，把许仙一扯，叫他不要害怕。许仙略定一定神，心里又悔又恨又悲伤，也和泪人儿一般。娘娘道：

“我今头如山重。实是忍耐勿住了。今后相逢在三更梦里了。”二人万语千言，说不尽分离的话。外面法海禅师，颇费周章，想那白氏，眷恋许仙，说话不了，不如把他收镇了罢。嘴里便念念有词，把禅杖在地上一蹀。说也希奇，楼上仙官，顿时眼花撩乱，豁辣一响，娘娘喊一声阿呀，已经不见了。许仙定睛一看，但见一个钵盂，落在楼板上。口中叫着娘子在那里，伸手撩起钵盂，仰转过来。看到里面，见有一条白曲鳝鱼的状态，在钵盂中转来转去。他就将钵盂放在妆台上，卷起衣袖，形用手摸捞，暗自诧异，看看只有茶碗般大，里面却无边无际。团团一捞，空空洞洞，再也摸不着他。常言道，一粒粟中藏世界，佛法无边，果然不错的。此时许仙肝肠寸断，几次救不起姣妻，只得哭哀哀捧着钵盂，下楼到厅堂，众邻友都来动问，仙官噎住了咽喉，说不出话来。法海哈哈大笑道：“许仙如今可知道你妻是人是妖么？”许仙怨恨道：“不干你事，你是出家人，何苦把我恩爱夫妻拆散了。于心何忍。”法海道：

“你却有所未知，这是他自己不好，水漫金山，伤害无数生灵，犯了弥天大罪，因此天数难逃，注定收镇雷峰，待他大难完时，再可修炼，自有出头日子，得成正果了。”众邻友闻知许仙娘子收去，内中有一个说道：“许大爷，你上他的当了，这个和尚，是会变戏法的，竟把尊夫人搬运了去哩，如今不要放他走，我们大家动手来打他。”一人喝打，大众赞成。陈彪连忙过来说道：“众位不要动手，你们那知此中的缘故，我家舅妇，实是蛇妖，我也曾亲眼见过原形，此刻老和尚收了去，也就罢了。”众人一听，更无别话，都觉得在此没趣。本是贺喜来的，反做了送终吊客。看上去酒是吃不成了，彼此商量，倒不如溜他娘罢。于是堂上众客，一哄而散。外面的事情，不必细表。

再说里面的秀琴丫头，先到厨房报告小青，后又回到东楼，见了许氏大娘，把细底根由诉说一番。大娘得此凶信，心里十分悲愤，慌忙来到厅堂上。见当中坐着老和尚，左边站着许仙官，他便走出，叫那许仙道：“我问你，你的娘子呢？”许仙忙答道：“姊姊，被和尚合在钵盂中，收了去。”许大娘道：“拿来我看。”许仙就捧过金钵，递与姊姊，许大娘接过来一看，只见一条小小蛇儿，伏在钵中间，泪如雨下，虽然现了原形，心里是仍旧明白的，正在那里想念姑娘，可怜此刻来迟了。“如果早来看我，我还要托夫寄子，有多少说话在肚皮里对你细说。到了现在，却又说不出来，惟哭而已。”许大娘看了，好不悲伤。明知白氏丢不下丈夫儿子，有牵挂的意思，故意问道：“许仙，这就是弟妇么？”许仙点头称是。许大娘放声大哭，翻身欲倒。还亏旁边有人扶住，不曾倒下。哭叫道：

“许仙，我还有话问你，是妖僧到楼上去的呢，还是你亲自进房下的毒手呢？”许仙道：“拿是我拿上楼的，想不到作怪的

钵盂，突然飞起，合到他头上去呀。”许大娘恨极了，就叫：“你这畜生，”走过来狠狠的咬了一口，许仙一声呼痛，忙呼“姊姊放松些，不要咬得这般紧了。”许大娘道：“你道痛么，譬如你妻子死去，是因疾病缠身，还可急救，再不想这样结局，一旦分离的。”说到这里，哭一声：“贤哉弟妇呀，你一身枉嫁了无情汉子。勤俭持家，万分艰苦，三从四德全备，谁知祸事临头，遂遭不测。从今以后再不能与你对坐谈心了。我看你泪落纷纷似有说不出的话儿在心，但据我想来，凉必为着这小小婴儿，我当抚养他成人长大，与我女双双配合，决不食言，你请放心便了。”说了这几句话，那蛇儿便把头一点，似乎称谢的样子。许大娘看了，又惨伤，又恼怒。回转身来，也不管什么和尚，一把扯住了法海，骂道：“你这秃驴甚么意思，好好人家妇女，平空捏造，谎说妖精，变弄神通，擅把弟妇收藏，如今不必多说，好好放了我弟妇出来，万事全休，我与你势不两立，决不肯善罢干休的。你既是佛门弟子，为什么活活拆散人家恩爱夫妻，况且白氏弟妇，大贤大德，数年帮夫，兴家立业，现又产下婴儿，才得满月，怎能抚养到成人长大。许氏门庭，被你弄得妻离子散，我好恨呀！我与你冤仇结得海样深了。”这一场痛骂，骂得法海，秃驴长，妖僧短，就把头儿撞将过去。法海忙说道：“女菩萨放了手，待老僧细述根由。若说这个白氏，他是峨嵋山上一条白蛇，千年修炼，得变人形，与仙官凤世有缘。只因他水漫金山，残害生灵，罪犯弥天，怎能逃脱，注定收镇在雷峰塔。只待他罪孽满时，便好飞升上界。他生此子，是文曲星下降，后来执掌朝纲，高官厚禄，许氏门庭，不但显耀一时，并且后代儿孙，留传千古呢。”许大娘道：“秃驴你说这些话，只好哄骗那三岁孩子，一派胡言，那个信你。你快些还我弟妇来罢。”法海道：“女菩萨休得动怒，只要问

你丈夫就是了。”许大娘道：“好个刁恶的秃驴，要问我丈夫则甚？”其时陈彪也在厅上，便过来说道：“弟妇实是妖精，我久知道，见过他的原形，那和尚是不错的。况你是个妇人家，扭住了和尚，成什么体统，快快放了手再讲。”许大娘道：

“你怎么也是这般说来。秃驴说我弟妇是个妖精，我也好算得妖精了，你也收了我罢。若收我不动，总不肯饶你的呢。”法海道：“女菩萨，你是凡间俗骨，不比妖魅魔头，叫老僧怎样收你。”许大娘骂得性起，更是恶恶毒毒的说道：“看你这秃驴，花言巧语，凉必自作妖孽。见我家弟妇貌美，谋夺人妻，使弄邪法，拐去奸淫，罪当万死。我也不要活了，拼了你这妖僧罢！”法海被许大娘扯住，又听了这几句恶毒话，实在当不起了。弄得法海有法变做无法。许仙却立在旁边，口也不开，如同死的一般，只是点点滴滴的下着眼泪。法海心下为难：想那妇人，少有智识，和他辩也辩不清楚，讲也讲不明白，只得说道：“女菩萨且请息怒，放了手，叫许仙拿了金钵，同到西湖雷峰塔下，待老僧放白氏出来，现一现人形，你自去问他如何？”陈彪就向大娘道：“和尚这句话，倒也说得是，且待同到那边，看他果现人形，能够话儿说得真确，也就罢了。如无形迹，然后再与他争论，送官究治未迟。”许大娘听了，也就放了手，趁势暂且落场。便对着陈彪道：“只是妖僧的话，未可轻信，却不要被 he 逃走了。”陈彪道：“不妨，我当叫人将他看管，断不会逃走的。”当即唤了一乘轿子，大娘坐了，许仙捧了钵盂，陈彪同着一个伙计，跟随了法海，都到西湖上来。不知白娘娘可曾再现人形，夫妻会面，能够与许大娘叙话一番？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四回 剪 发

却说许氏大娘，多情知理，白娘娘虽是妖精，但助兄弟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实是许氏恩人。现在许仙亲手收拾，多么愤恨，怎肯干休，在堂上扭住法海和尚，要他放弟媳妇出来，宁愿拼死，坚执扯住袈裟。法海没法，方允暂放白氏出来，再与她会面。唤得一乘轿子，请大娘坐了，他与许仙法海等相随，一行人众，出了墙门，在街坊上一路前行。那大娘身坐轿中，思念弟妇，哀哀啼哭，好似送丧一般悲痛。嘴里唠叨诉说，骂了法海秃驴，又骂许仙畜生，再恨丈夫不肯出力，告到当堂。只苦死了贤德的弟妇，冤沉海底，哭到伤心处，许仙听得姊姊的话，更加悲悲切切，泪下千行。这时候，引动了街上闲人，纷纷谈论，当作新闻。

少时出了城关，已到西湖塘上，面前就是雷峰夕照了。法海止住了步，便与众人聚集山兜里。许大娘起身出轿，站在一旁，看法海如何动作。法海忙将钵盂拿到手中，叫声“众位请看。”向下一倒，只见一道白光，白氏娘娘坐在地上。他的花容月貌，仍和从前一样。许大娘过来叫声弟妇，他回叫一声娘娘。许仙过来叫娘子，他也回叫一声官人，两下相见，哭做一堆。左边许仙将娘娘扶住，右边许大娘挽住了手，又叫弟妇道：“我方才闻得你受了飞灾，害我哭死还魂，想念及你。你是个贤德的千金，秃驴偏说你是妖精，不该变弄神通，暗使邪



法，把你身躯藏入钵中。我与秃驴拼命，才肯将你放出。如今我和你一同回去罢。”娘娘道：“姑娘，我是不回去的了。”大娘问是何故？娘娘便据实说道：“我本是峨嵋山上蛇妖，与仙郎结了夙缘。只为受恩深处，终须报德。那知祸起金山，这是注定的劫数。劝姑娘不必伤心掉泪，他年罪满，自有归山的日子，原可以修成正果，位列仙班。现在我并无别事牵挂，只要你代我抚养蛟儿，费这一点心，我在空中，定然保佑你身体健康，福寿绵长。此刻不能久待，与众人叙话，我要下去了。”许大娘道：“梦蛟孩儿，是我女婿，自然尽心抚养，长大成人，与我女儿团团花烛，诸事放心。我只是舍你不得呢。”娘娘道：“多谢姑娘，我要去了。”许仙忙叫：“娘子不要去。”娘娘道：“我和你尘缘已满，本属前生注定，劝你不必悲苦，当心保重身躯为第一，做妻的千言万语，难以细嘱，从此恩情两处分开了。”许仙道：“啊呀娘子，我情愿和你一同下来的哟。”娘娘只回答一声：“使不得。”那法海把禅杖在地下作一个圈，口中喝一声：“地下速开。”只见雷峰塔下，裂开一条缝，约有二尺许宽阔。法海对着娘娘说道：“我有偈言四句，听我道来：‘安心静住在雷峰，二十年时苦用工，倘得红尘永不染，飞升天上乐无穷。’牢牢记着。”娘娘道：“谨遵佛爷指示。”法海道：“就此下去罢。”娘娘对着许仙，含下一包眼泪，把头一摇，化作一道白光。众人觉得一阵眼花撩乱，娘娘竟不见了。地面仍旧合而为一，毫无形迹。许仙哭倒尘埃，滚来滚去，好不惨伤。口中不住哭叫妻房，“情愿和你死在一处。”忽然跳起身来，要将头撞到山石上去，却被法海唤住道：“许仙休得如此，白氏与你还有重逢之日。老僧和你三年后，再在金山一会便了。我自去也。”道末了，顿起一道金光，腾空而去。众人见了，尽皆惊骇，望空礼拜。只

有许仙，痛哭不止，倒在地上。大娘也陪着出了许多眼泪。陈彪在旁劝道：“仙弟不要哭了，常言道，人死不可复生，况且他又未死，何苦这般悲伤，待我扶你起来罢。”回头又唤大娘道：“你为什么也是这样痴心，方才弟妇对你说过的了，还要哭他什么，快些回去罢。”当即命轿夫打轿过来，大娘坐了，郎舅二人携手同行，一迳回到家中。秀琴扶大娘出轿，到了房内，就叫丈夫雇定乳娘，怀抱梦蛟孩儿，杂事休表。

单说许仙归家后，如痴如醉。陈彪又劝解了一番，送他回房安睡。便得了一病，来势甚凶，一连数日，家下事情，都亏陈彪替他料理，还要去请医生诊治，总算服药有效，仙官脱离了床席，身体强健如初。但想起娘子身埋塔底，不知何年何月，再得相逢，所以无情无绪，闷闷昏昏，走到那里，心中便想到那里，落下泪来。陈彪见他这般光景，无非劝了几句。只因事情忙碌，里面乏人使唤。忽然想着了小青，眼前不见她的面，便向许仙查问，许仙不好实言，只说小青已经逃走了，陈彪心内明白，一定也是甚么妖精，看见主人这样，也就远避他方了。不再向仙官根究，自去办理他事。只可怜许仙寂寞凄凉，每日啼啼哭哭，连店中生意也都不管。这一天，走到西轩看了一回，又上楼看看娘子遗留的形迹，弄得这般冷落萧条，索然全无生趣：“倒不如我也抛撇红尘，游身方外，免受那愁烦的苦况了罢。但是娘子已冤沉塔下，我也遁迹禅林，叫那梦蛟孩儿，他日长大起来，难觅父母形踪，如何是好？”呆想了片时，暗说：“有了，我不免画就娘子真容，自己剪下青丝，留在家中，好待他成人以后，知道爹娘遗迹便了。”想定主意，就到书房中坐下，调好丹青各种颜色，铺好一张素纸，取笔画将起来，莫说他不是画家，就是画家名手，也难画出娘娘千娇百媚的真容。此时许仙只有先闭上了眼，定神想了一想，

然后落笔描摹。好得他生性聪明，略知一些画意，所以画将出来，虽不能十二分相像，却也有七八分样子，尚不失庐山真面。等到画完，眼泪下了不知多少。自己细细看过后，决计将自己头发剪下，除却这三千烦恼丝。取得剪刀在手，肚里还是寻思：“想我父母遗下的身体发肤，岂敢毁伤。今日将发剪下，未免身担不孝。但此时弄到这般光景，我也顾不得了。”便咬紧牙关，除下头巾，将发一齐剪去。仍旧紮好网圈，戴上头巾，外面还看不出是光头。他就把画图圈一圈，连头发一并用纸包好，放在一只描金匣子里面，封锁停当，预备交与姊姊，将来归还梦蛟，好知道爹娘的遗物，宛似与双亲聚首一般。还有他亲娘自做的衣服两箱，一齐交出。上楼收拾完了，方在墙壁上题了四句诗。又恐姊姊拦阻，回身取了几两银子，藏在怀中，作为盘费，然后拿了箱匣，匆匆走上东楼，叫声姊姊道：

“我有几件东西，托你收藏好了，这两箱衣服是我妻做给孩儿穿的，一岁到七岁都在里面。那一只封锁的匣子，不知放着什么物件。临别时嘱咐我，极关重要，将来付与孩儿观看便了。”说到其间，眼泪扑簌簌掉将下来。许大娘道：“我看你悲哀过甚，哭得两眼都肿了。怪也怪不得兄弟，我做姊姊的尚且抛撇不下，常常悲痛，何况你三年恩爱的夫妻，怎能一旦抛却呢。但是哭也无益的了，我好比泥人劝着木人，劝你以后宽怀些罢。”许仙颤声应了一声是，又叫一声姊姊：“我去了。”大娘还算计警，忙问：“你要到那里去？”许仙并不露马脚，回说：“到街坊上去闲步散闷，就要回来的。”大娘听他说得是，也就放他走了。此时许仙含着眼泪，走出门来，要到西湖拜别姣妻。行至雷峰宝塔相近，移步上山，仔细认了一认，正是此间，他就放声大哭，跪倒在地，哭叫贤妻，自怨误听人言，弄出是非，害得妻离子散。我本欲一死相从，只为临

别听你吩咐，故此偷生在世。如今我已剪发为僧，愿在深山静处栖身。还望你怜念我思妻一会，休恨做夫的忘情，暗中保佑我无灾无难，得遇名师，唤醒迷途，得使他年有相逢之日，好与贤妻分诉离情，我愿已足了。”说罢，抽身起立，一迳如飞而去，此刻半象痴来半象呆，不分南北东西，逢人便问名山何处。后来有人指引，到云栖去，就此披剃做了和尚，无非拜佛诵经。三年之后出游到金山寺，遇见法海，说明因果，待到十九年，才会亲生子。不须先表，按过一边，仍归回转过来。

再说许仙出走的那一天，太阳已将西下，家中不见他回来。陈彪命人分头寻觅，好几日不见踪迹，毫无着落，忙进去告诉大娘。大娘道：“前天兄弟只说街坊上闲步散闷而去，看他愁容满面，半象痴呆，只怕寻了短见，也未可知。”陈彪道：“我且与你到他房中，看看光景，可有形迹没有？”大娘点头称是，便一同来到西楼上面。看了一回，陈彪见墙上题的诗句，就念与大娘听道：“妻亡子在绝红尘，并与凡人不是亲，禀告同胞休挂念，禅林深处去修真。”大娘道：“照诗上说来，我兄弟已去做和尚了。”陈彪道：“怪不得没处追寻。只好慢慢察访的了。”大娘越发心中悲苦，想：“兄弟已看破红尘，把这千斤重担，要我一人挑着，眼看兴旺的门庭，霎时冰消瓦解，好不痛心。如今没有别法，只得把两楼封锁，待儿成人长大，重振家声，方不负我抚养一番心血。”当下从西楼回来，陈彪见他心头烦恼，常用好言劝慰。从此大娘渐渐舒放愁肠，尽心抚养梦蛟，比亲生的尤加几倍。数年以来，却喜无灾无晦。

光阴迅速，好似飞一般的过去。看看梦蛟已有七岁了，生得品格轩昂，相貌出众。陈彪夫妇商量，要延师教授：“况且遗下落落家财，足敷应用。梦蛟又聪俊异常，可以读书赴考，

将来倘得功名成就，岂不光耀许氏门庭。”大娘把这意思说出，陈彪大为赞成，便说：“我也久有此心，早已访得一位姓张的儒生，他的品行端方，学问渊博，就住在我家左近，暂缓数天便送他上学便了。”夫妻商议已定，拣选了吉日，先行通知了张先生。然后到了这一天，陈彪亲送梦蛟上学攻书。朝夕往来，绝无间断。年虽幼小，天天在书馆勤读，不贪游戏，只爱读书，而且聪明绝顶，过目不忘。原来天上文曲星官转世，和那常人不同的，不但陈彪夫妇十分欢喜，就是馆里这位张先生，也很爱护，另眼看待着他，反招了同学们妒忌。

那日张先生有事出去了，一堂学生，好似老鼠不见了猫，就大大放肆起来。有的捉七字，有的摸四方，有的串戏法，有的说笑话，惟有许梦蛟，动也不动，看也不看，只顾读他的书。这一来，更叫同学们注目。内中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周文信，一个叫卫奇官。文信是生徒中的魁首，生性刁滑，善说笑话，最妒忌许梦蛟，有心要毁谤他，还未曾过来开口，那个卫奇官，却先到梦蛟跟前说道：“我和你来豁蛀虫，蛀杀老土地罢。”梦蛟道：“卫世兄，我是不会的。”奇官道：“那么围六局，或是变戏法，你道好不好？”梦蛟也回说不懂。奇官道：“这也不会，那也不懂，难道你只晓得读书么？”此时周文信趁势过来插嘴道：“卫奇官，你还不知道他的来历么，他不是人养出来的人，自然不会游戏了。”奇官道：“不是人养的，倒是石头里生出来的么？”文信道：“你既不知道底细，我来对你说了罢。”不知周文信说出甚么话来毁谤梦蛟？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五回 哭 塔

却说许氏大娘受白娘临终遗托，养育梦蛟小东床坦腹客，十二分爱护，别具苦心。把前事隐瞒，暂且改姓为陈。梦蛟年幼无知，毫不知晓。岂知周文信这天说笑他，对着卫奇官道：“你晓得么，陈世兄的娘，是个蛇精呀。”梦蛟道：“周世兄，为怎么这般出口伤人。为人在世，那个没有父母，我的母亲是蛇，你的母亲也不是人了。”周文信道：“原来陈世兄一向还在梦里不成。你叫梦蛟，现在的不是你亲生父母，是你的姑爹姑母呢。你亲爹名叫许汉文，你亲娘是个白蛇精，养了你刚及满月，就被那和尚拐去了。还有多少说话，我也不对你讲了。”梦蛟听他说得有头有脑，不象捏造出来的，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我母亲好好住在家里，怎生说是妖精。但他的言话讲来确实。我且回家去问母亲，倘属虚伪，再和他理论未迟。”因此伤心下泪，拿了书包就此一路归家。奔到里面，双脚乱跳，哭叫：“母亲在那里？”要知梦蛟为什么叫许氏大娘为母亲呢，原来彼此托孤的时节，梦蛟只得满月婴儿，尚不知人事。许大娘将他抚养，直到今年七岁，还将他父母的细情隐瞒未露，所以认作姑母为母，姑爹为父，如何得知此中委曲。那时啼啼哭哭，见了大娘哭诉道：“阿呀，母亲吓，今日孩儿真要羞死了。”许大娘问他：何故这般模样，你且好好的说与为娘知晓。梦蛟道：“孩儿今天到了学堂，先生出门会友去了。一班

同学都好游戏，独有孩了依旧勤读，不肯和他们胡闹。那知有个同学叫周文信的，自将言语毁骂我爹娘，我好恨呀。”许大娘道：“周文信怎样说你。你且说来？”梦蛟道：“他说孩儿本是姓许，母亲是个妖怪。又说母亲被那僧人拐去，父亲也早已远住他乡去了。我说母亲现在家中，他说现在母亲是你的姑母。孩儿听了这话，好生骇异，我又有甚面目再去书房诵读呢。故此拿了书本回家，要望母亲还我亲娘。”大娘道：“你休听旁人胡言乱语，儿本是陈姓亲生之子，这话当不得真的。你应该坐在书房，等候先生回来，把这话告诉他，自然先生要处置他们了。”梦蛟道：“他说得孩儿置身无地，非寻常戏言可比。道我不是陈家骨肉，与堂上爹娘是两姓的，故而不及等候先生，我便回来了。因想此话定有来历，到底姓陈还是姓许？生我的亲娘在那里？请母亲说明了罢。”嘴里说着，身子跪倒在娘怀里，啼哭不休。许大娘因他年纪尚小，告诉他也是无益的，恐他反要分心，思念亲生母亲。见他这般形景，不免淌下泪来。但此时未便说明，只好硬着肚肠，仍旧逼令他再到书房。怎奈梦蛟执意不肯，哭得眼目红肿，泪将流血了。小小儿童，一颗赤心，这般利害，着实可嘉，此儿将来定有出头。许大娘道：“你乃孩子家，不可执之一见。爹娘在这里，何须再问，怎说别有爹娘。我只恨这个周文信，捏造谎言，没来由恁空骗你这孩子呢。”梦蛟道：“这周文信不是孩儿的对头，倒是孩儿的恩人。怎好恨他。”许大娘道：“别人家的父母，也能谎说，如何倒是恩人。”梦蛟道：“他若不说，叫孩儿那里知道。”许大娘道：“既如此，你去问周文信就是了。”梦蛟道：“母亲尚不实说，怎叫孩儿去问别人呢。我劝母亲不必隐瞒，究竟亲生父母现在何方，还请母亲快快说明，好待孩儿认这么一认。”许大娘不接他的话，故意问道：“学堂里你执

意不去么？书也不要去了么？”梦蛟道：“书是要读的，只要快些还我亲娘来。”许大娘道：“难道我不是你的亲娘么？”梦蛟道：“你是我的姑母呢。”许大娘听了，假作怒冲冲的说道：“畜生，敢在我跟前这等大胆放肆么。”立起身来，在桌上取了戒方，又骂道：“畜生，你听信谎言，回家与我淘气，我就打死你这无知畜生，料也不妨。”梦蛟并不畏惧，甘心打死：“只求还我妖怪亲娘，和那姓许的亲爹，现在到何处去了？”跪在地上哀哀痛哭。大娘看了，也是悲伤。要打也打不下去。“看来瞒不过的了，我就将始末根由，与他讲明了罢。”便把戒方放下，说道：“儿不要误会我意，我因你年纪尚小，暂且隐瞒过去，欲待你长大成人，自然对你讲明了。如今被人说破，你又执意要问，我也不得不说了。但是说将出来，好不令人心痛呢。”

此时梦蛟停止了哭，静听母言。大娘叫他起身站立一旁。先说你父亲姓许名仙号汉文，与自己是同胞姊弟。然后说如何在湖塘遇见你亲娘白氏。成亲以后，因赠银是脏物，徒配苏州。如何重与汝母相见，在苏开张药店。到了端阳，现出原形，把你父亲吓死。幸得你亲娘盗得仙草，救活还阳的。如何崑山治病，顾公子来苏州相谢，正值中秋赛宝，见了三件宝物，说是你父亲偷盗的，告到当官。幸蒙昭雪，方始来到镇江。说到这里，欲待不说下去，怕他听了伤心。梦蛟却定要根究此事，大娘只得续续说出。说你的亲娘，如何先到镇江开店，再与你父相逢。不料金山寺有个法海和尚，募化檀香塑佛，你父独助成功，被他款留住了。你亲娘上山取讨不成，和那法海斗法，水漫金山，激成大祸。你亲娘逃到此间，又得与你父亲相会，投奔我家。他腹中已有了你，数月后你方产下。刚及满月，法海又找寻你父，就把你亲娘收在钵中，现出



小小一条蛇形，镇压在雷峰塔下。从头至尾。详细说了一遍。大娘说到他亲娘合钵一段，情景如昨，提起伤情，无限痛心，泪下如雨。捧住了孩儿，双足乱顿，哭塞咽喉。梦蛟也是滔滔泪下，叫声母亲道：“但不知我亲爹现在那里？”大娘道：

“你父亲一去七年，毫无音信。临行时有遗迹留在楼房，你且随我去看来。”梦蛟点头应是。大娘便手拉孩儿，来到内房。开了一只描金匣子，取出许仙剪下的头发，和一幅真容画图，给他观看，并说道：“这是你爹爹为你亲娘受难之后，剪下的头发，画就的真容，留在此他就不别而行，连音信也不通了。”梦蛟见了亲爹的头发，亲娘的真容，虽知道亲娘在雷峰塔底，却不知亲爹现在何处。不禁大哭悲伤，一时昏晕了过去。慌得大娘捏人中，唤孩儿，渐渐苏醒。哭叫爹娘道：“想我梦蛟枉做男儿，已有七岁，到今日方知始末。恨只恨法海这狗秃驴，造孽人家，罪难宽恕。我有一日遇了你，定要斩下你的头颅，方雪我恨。只是我虽见遗容，图画究竟虚空。我想到西湖上去，寻见亲娘，才得放心。”

说至此，拔脚就走。只叫声：“母亲，孩儿就此去了。”大娘不防他这一来，忙叫：“我儿年纪尚小，去不得的。”那里还能够唤得住。人小脚快，早已如飞似的出门而去。急得许大娘没有法子，先命人追寻了一回，并不见踪迹。只得报告大爷知道。陈彪闻信，却巧县衙中公事方毕，慌忙回到家中，见娘子着急下泪，急问：“梦蛟儿为了何事，走出门去的？”大娘细诉情由，陈彪听了上项的话，马快头儿经验，不同常人，便道：“这等看来，他已不在城内了，且不悲伤，待我亲到西湖上去，包管寻得孩儿回来。”说罢便行，一径向西湖方面赶去。我且慢讲。

再说梦蛟，只得七岁，怎知西湖在哪里，只因寻亲心切，

一路逢人便问，打听雷峰塔何在，自有人指引路径。一直向前行去，见雷峰塔已近面前，他就走上山坡。高叫：“亲娘在那里？孩儿梦蛟在此，快快出来呀。”走一步，叫一声，就是铁石人听了，也要下泪。好容易走上山坡，已到雷峰塔边，他便双膝跪地，哭叫亲娘：“孩儿生年七岁，一向如在梦中，那知道亲娘这般的苦楚，直至今才得梦醒，特地赶来拜见亲娘。为什么儿叫亲娘，亲娘竟不答应一声，难道亲娘不曾听得，不知道孩儿在此么？如果知道我孩儿，为什么不出来见见，好叫孩儿安心呢？啊呀，亲娘呀，想孩儿劬劳未报，枉为男子生存在世。亲娘休怪孩儿来得不早，实因向来并不知闻。孩儿从今以后，誓不归家，情愿陪伴亲娘，过此一生的了。怎奈空费找寻，亲娘仍未见面，倒不如撞死山坡，到地下去找访亲娘罢。”梦蛟越哭越苦，咬紧牙关。正要在山坡上撞死，幸亏陈彪气呼呼的跑到塔边，嘴里连说：“好了，好了，在这里了。”叫声梦蛟道：“你竟独自一人到此，可晓得亲娘在哪里？”梦蛟道：“在这宝塔底下。”陈彪道：“小小年纪，知道甚么。既知在塔底下，怎能看见，快快同我回去。”梦蛟道：“孩儿是不回去的了。”陈彪道：“你不回去，住在此做什么？”梦蛟道：“孩儿要见了亲娘和他一同回去的。”陈彪佯怒道：“你这无知的孩子，益发痴了。这样性儿，怎生是好。此刻劝你不听，执之一见，不肯回去，在此啼哭，有甚益处。家内母亲虽不是亲生，也抚养到今七岁，一番心血。如今害他十分悲苦，十分着急，又累我寻到此间，呼呼气喘。你自己仔细想想，只怕你心上也过不去。况且天色晚下来了，还不快快同我回去。”梦蛟见陈彪有些动怒，并且听了这几句话，心中暗暗思想：“却是不差。”便回心转意道：“孩儿愿同爹爹回去了，明天再要来的呢。”陈彪含糊应允，梦蛟重又跪倒尘埃，拜别

亲娘，泪下成行。陈彪将他搀起，叫声：“我儿，待我抱你回去。”梦蛟道：“孩儿还能走得。”嘴里虽是这般讲，其实已经乏力，勉强跟着陈彪行走。三回五次，叫着亲娘，真可称得世间罕有的孝子。到得家中，天已薄暮，陈彪带着梦蛟进房，埋怨大娘道：“都是你不好，险些闹出大事来。”大娘道：“这原是我不好，如今不必说了。”又回头对梦蛟道：“你怎么这等胆大，独自走了出去，害我心头着急异常，以后不可如此。若说张家书馆中，谅你也不肯再去的了。明天待你爹爹访个名师，请到家中教读。你须要格外用心，日后得能上进，也使我不负你亲娘一番托孤呢。”陈彪道：“你母亲的话，句句金玉，须要依从才是。何况你是许氏一脉单传呢。”梦蛟道：“孩儿谨遵爹爹母亲训示，再不敢胡乱行为。将来倘能读书成名，侥幸博得一官半职，孩儿不是忘恩负义之徒，总要报答抚养深恩的。”陈彪又嘱咐他，不可把思亲之苦，常挂在心。梦蛟口虽答应，心中放不下悲苦。急成一病，绵延多日。后得名医诊治，转危为安，陈彪夫妇才得安心。辞去了那位张瑞和先生，另请名师教读，不须细表。

如今却要说到小青了。小青虽是个妖怪，也曾修到数百年，能知人事，与白氏意气相投，主婢相称。自从娘娘合钵后，那日便逃到北玄山黄风洞，修炼飞刀，要替娘娘报仇。不知小青炼就了飞刀，可曾去找寻法海，雪此仇恨与否，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六回 收 青

却说小青这义婢，自从白娘被法海收去，镇压塔下后，不

共戴天，潜藏深山，修炼飞刀。时光白驹，瞬息经过十四年了，立誓要替白氏娘娘报仇。一天，尘念又起，移步下山。心想“娘娘合在钵中，收镇雷峰，至今未脱劫难。我不如驾云前往南方，探视一遭。自仗法力高强，炼成了九把飞刀，无人能及，定可胜此秃驴。所以定下主意，一径向南方而来。不料才一举动，早被法海知晓。毕竟佛法无边，前番收了白妖，镇压雷峰塔下，却逃走了青蛇。知他避往北玄山，已有一十四年。

这天法海心血来潮，算得“他尘心已动，不日要来与我缠绕。”便带了白玉瓶准备收镇青妖。因此借住在灵隐寺中，布下了天罗地网，管叫他送死便了。等候了多日，却不见他找寻到此：“我不如迎上前去，收服此妖，完了这一段公案。”当即走出山门，向前缓缓而行。早望见前边烟雾迷漫，凄风惨惨，迎面吹来，不知为了什么。书中暂且慢表。

再说小青，自北向南，来到杭州。落下妖云，正在雷峰塔前。他便双膝跪下，叫声：“娘娘，我小青在此。自别到今，一十四年载，那一天不想念你。追思前事，怎不痛心。我几番劝你回山，修炼玄功，你却要报他救命之恩。千辛万苦，并无怨言，还要替许氏传宗接代。那时产下小官人，我又劝过你一次，你又说等他到了满月，方可告别归山。那知道大难临身，仙官听信法海馋言，忍心把钵盂合在你头上，好比鱼入网中，难以逃脱，此时夫妻分别，说不尽千般痛苦，还撇不下小小婴孩。我却愤恨已极，要吃仙官和法海，怎奈你拉住了我，不许我在此放肆，叫我逃生保全性命。我只得离了许家，隐避在黑风洞内，修炼飞刀。故此，一十四年用尽苦工，一心要找寻法海，斩断雷峰雪此恨，只不知道几句话，你可在塔中听得么？”其实娘娘早已听得，现在假作耳聋，心中也转着念头，暗暗说：“小青呀，小青，你虽待我不差，谁知你今日大难临头，

不能逃遁。我对你说明，又恐泄漏天机，徒增罪孽。只好硬了心肠，各顾自己的了。”寂然不发一声。小青那里知道内中情由，又叫声娘娘道：“你平日与我声应一气，为什么今日寂寂无声。若要和我小青见面，你须在里面帮我一帮。”说罢起身，运用他的法力，把那宝塔摇上几摇。那知动也不动。他还道古塔造的坚牢，想不到佛法高深，怎能破得，好比蜻蜓撼石柱一般。急得小青十分暴躁，柳眉倒竖，怒气冲霄。暗说：“我小青变化无穷，难道小小搭儿，就推不倒了么。”既而一想：

“我何必空费气力，倒不如变出火来，烧去了罢。”所以有人说火烧雷峰塔，并不是白状元烧的，实在是小青烧的。原来当年雷峰塔是一座玲珑宝塔，四围都有彩画栏杆，和从前的虎邱塔，现在的北寺塔一样。被小青烧过变成了一座光塔。曾经到过杭州的人，想必见过的。此塔传到民国十一年，完全坍倒了。还亏近代摄影机，留下几张照片，后人还可以相见雷峰夕照的遗影呢。

小青正当用火烧塔，却来了法海禅师。喝声：“逆畜，休得无理，胆敢用妖法烧塔么！”手里举起佛尘，展了几展，那陈妖风已定。立即走上山坡，大骂道：“小青逆畜，你不思漏网一十四年，我因好生之德，前番任你逃遁，不来追寻。今日你又到此间，擅使妖法烧塔，作此大孽么！”小青正在那里烧得高兴，听得有人高声喝骂，回头一看，见是法海。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瞻边生。骂道：“秃驴，我正要寻你，你自来送死么。”法海道：“我今特来收你，早早俯首皈依，还可稍赎前愆。你可知道白蛇比你的功行高大，尚且收镇塔府，何况是你。”小青道：“秃驴休得多言，看我的法宝来了。”丢起一把飞刀，向法海顶上砍下。金光一道，飞在半空。法海抬头一看，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将莲花禅杖向上一撩，早拨入西湖

水中。小青见他破了法，又飞起一把刀来，照样无效。他便一时性发，将七把飞刀尽行祭起。虽然利害，怎及得法海的佛力。禅杖向空一连几拨，竟把十四年修炼的工夫，尽归流水。此时小青计穷力竭，只得现出原形。好大一条青蛇，眼似铜铃，齿如利刃，捕将过来。法海却不慌不忙，在怀中取出白玉净瓶。真是佛家宝物，金光闪闪，直透九霄。小青见了，要想逃遁。那知天罗地网，早已密布。宝瓶的光芒，将他照定。小青怎能逃得脱身，便把头摇了一摇，蛇身渐渐缩小，对着瓶中钻进去了。

法海收了小青，正欲抽身下山。闻得香风阵阵，瑞气腾腾。举目一看，却来了南海大士观音菩萨。善才龙女待立两旁，降下祥云。开言问道：“法海，你在此做什么？”法海稽首答道：“启上菩萨，弟子收了白妖，不意青妖又来作怪，故而在收除。”菩萨道：“如今青妖在那里？”法海不敢蒙蔽，便说现在瓶中，双手将瓶呈上。菩萨接过宝瓶一看，不觉又起慈悲之念。便道：“你今除了二妖，那白氏皈依正道，功行满足，待他贵子出仕，自可超升。那青妖目下虽已收伏，日后恐生他患。此瓶待我带去，可无他虑，你自去罢。”法海不敢不遵，就拜别了菩萨，回转金山不提。菩萨驾起祥云，带瓶回南海去了。小青在瓶内，安心修道，且待他功成脱难，书中再行提及。

又要说起许梦蛟。梦蛟自从七岁上学攻书，直至如今，不觉又是十二年了。回想父亲离家远去，已有十九个年头，杳无音信。母亲白氏，被法海所害，埋身塔底。因此他时时想念双亲，心灰意懒，无意功名。虽去年身入泮宫，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再不想飞黄腾达的了。抱恨终天，自身莫赎。就是做了高官，有什么荣幸呢。想到伤心的当儿，许大娘推门走入。梦

蛟起身叫声母亲，然后彼此坐下。许大娘道：“目前会场在即，你应当打点进京，以图上进才是。”原来元朝向来不考举人，秀才一直进京会试，所以大娘有这几句话。梦蛟听了，一声不答。双眉紧锁，坐在一边。大娘又道：“我见你说起功名两字，脸上顿有愁色，却不知为了何事？况你年已成丁，难道读了书不想登科的么？”梦蛟道：“不是孩儿撇弃功名富贵，不想耀祖荣宗。只因思念双亲，此心如醉，还贪图什么金榜题名呢。”大娘道：“你说那里话来，想你父亲，幼失爹娘，一无所靠，也是我将他料理照管。后来娶你母亲，成为夫妇，生下你来，传流许氏宗桃。虽然不在眼前，你可知道那十九年来怎得过去。也是我费尽心机，才有今日。想我抚养着你，哺乳三年，也可算得母亲。我的说话，也该略听几句，为什么全然不顾，这样的执拗成性呢。幸喜你青年已入黉门，还指望你名题雁塔，价重龙门。谁知你不愿身入宦途，岂不是寒窗勤读，枉费工夫么。”梦蛟道：“孩儿并非不听母言，只因亲生爹娘不在眼前，故而这样。”大娘道：“我也不来怪你，不过我还有一说。彼时不读书，不上学，倒也罢了，也可做些生涯，把持家业，生男养女，过此一生，原不必妄想了。如今你身入泮宫，青云有路，你若还不想功名，苗而不秀，一世做个秀才，辜负我多年抚养。不伶不俐，虚度光阴。知道你根底的尚可原谅，只怕不知道的背后讥笑你无才无识吧。”许大娘这几句话，竟把许梦蛟提醒了。“此时我若不想做官，一来要被同庠文生讥笑，二来自己亏得姑母抚养长大，难道一生靠着姑母养老不成。”如此一想：“实在我太觉拘执不通了。”忙说道：“母亲言言金玉，使孩儿茅塞顿开。从今以后，决不负母亲训示，用功读书便了。”大娘见他回心转意，称赞道：“若得如此，不枉我一番心血，把你抚养成人，也叫旁人敬重我了。如今

正逢大比之年，开科取士，你应该整备进京赴试了。”梦蛟道：“若说赴试入京，却不是孩儿夸口，功名犹如拾芥一般。”许大娘闻言大喜，来到外面，对丈夫说了。陈彪也很快活，连忙拣选了吉日，整备行李，打发他起身。梦蛟稟告堂上，要到雷峰去走一遭。当即单身来至雷峰塔下，见此塔与从前大不相同，惨然无色，已变了塔的形状，竟有些不认识了。幸向旁人盘问，方知火烧的情由，心里愈加悲痛。便在塔前跪倒，诉说进京赴考一事，特来拜别亲娘。拜罢抽身回去，不必细表。

到了下一天，收拾停当，船只早已雇定，行李发下，陈彪夫妇相送梦蛟，吩咐了几句说话，梦蛟就此拜别，许大娘又叮嘱他路上要格外小心，保重身体，洒了几点别离的眼泪。陈彪也道：“我夫妇二人全靠着您，若得状元及第归来，我就退出差役，不到县衙了，望您一路平安，不必记挂我二人。”梦蛟唯唯应命。陈彪又唤进童过来，吩咐道：“大相公不曾出过远门，路上须要您小心服侍，回来重重有赏。”进童应了一声是，便说：“大相公下船罢。”梦蛟辞别向外，许大娘送至堂前，陈彪却陪到船边。看梦蛟踏跳登舟，船家解缆开船，方始回转家中，毋须细述。

只说许梦蛟，离家远行。身坐舟中，寂寞无聊，惟下思亲之泪，幸得天助顺风，一路挂着帆，滔滔向前进。那天进了江南地界，到了姑苏。看不尽青山绿水的风景。又过几日，行抵镇江，将近金山脚下。船家走入舱中，说道：“这里是金山寺，称为名胜之区。大相公可要上去游览？”梦蛟听说到了金山寺，触动了往日的心事，便道：“我要上去的。”船家答应退出，就把船摇到那来。梦蛟走出舱门，抬头向金山一望，心中十分痛恨。暗骂“法海秃驴，我与您不共戴天，如今顺路到此，我要认认怎样一个凶恶的和尚。”腹中一路寻思，船已



到了傍岸停泊。梦蛟回身换过衣中，飘然上岸，观看山景。只见寺院巍峨，非寻常庙宇可比。两旁排列着合抱的松柏，东西围绕着曲折的石栏杆。一对青狮，分开左右。正中朱漆山门，上悬金字匾额，写着江南第一山。进得寺门，又见佛像森严，炉香缭绕。从石砌的角道，上了月台，便是大雄宝殿。一排长窗开着，走出一个小沙弥来。梦蛟便上前去动问。不知可曾遇见法海，是否与父亲相会？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七回 见 父

却说许梦蛟，被许氏大娘一夕话提醒，立意功名，进京赶考。舟经金山，因与本家历史有密切关系，特命船夫停泊上岸。来到寺中，踏入大雄宝殿。见一沙弥走出问道：“相公是烧香呢，还是随喜？”梦蛟道：“都不是的，我要见法海和尚，可在这里么？”沙弥道：“我寺中没有法海和尚呵。”梦蛟道：“他是主持方丈僧，怎说没有？”沙弥道：“若说方丈和尚，有三年一换的，也有五年一换的，那有常住此间的道理。”梦蛟道：“如今住哪里去了？”沙弥道：“出家人好比闲云野鹤，各处游行，那有一定的地方。况且我初到寺中，连人都没有见过呢？”梦蛟道：“即如此，相烦你进去，请一个年老的僧人出来，待我问他。”沙弥答应。去不多时，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和尚出来。梦蛟便问：“法海和尚在此么？”那僧人听了，微笑道：“相公这句话问得奇了，法海禅师不是凡人，乃

是上方活佛。十九年前，曾到此间收妖灭怪，以后又来过两次，近时却并不在山。”梦蛟一听，心中早已省悟。正欲辞别向外，被那僧人握住了手，挽留道：“相公既到此间，暂请到客堂少坐用茶。”梦蛟见他殷勤款待，同到客堂坐下。小沙弥送过香茗，方谈了几句客套。外面又走进一个和尚，你道这和尚是哪一個，便是许仙。从云栖披剃后，云游至金山，与法海会过一次，就在此间修道。当年法海曾说，十九年后，定然贵子相逢。到了二十年外，妻房白氏也得罪满飞升，因此他常挂心头。那日听得客堂有人说话，出来探视。见是一位文生相公，和本寺知客僧叙谈，他就踱步进来。知客僧因有他事，便让他去招待客人，告退出外去了。许仙即上前问讯，梦蛟也起身迎礼，对面坐定。许仙先开言道：“请问相公高姓大名，府居何处，到此荒山有何贵干？”梦蛟道：“姓许名梦蛟，家住杭州钱塘，特地来到宝山。一来瞻仰佛像，二来拜谒大士，三来欲与法海和尚一会。谁知又不在宝山了。”许仙道：“是的，不在山上多年了。”梦蛟道：“请问大师法号？”许仙道：“贫僧名叫道宗。”两下问答的时候，许仙心里暗暗思量：“这个杭州许梦蛟，好象我的儿子呀。”却不认识儿子面目，因为许仙出门的时候，刚才满月。所以梦蛟也不认识父亲的相貌。虽家里画有许仙的形像，不过略略相似罢了，并且此时已有三绺长须，年在四十以外，面色苍苍，不比画图上的后生气像。更兼他是出家人打扮，怪不得父子对面不相识了。许仙见梦蛟音容，与那白氏仿佛。又听得许梦蛟三字，提醒彼时法海之言，故而一双眼睛，只向梦蛟注视，不敢相认。心里却踌躇不决，面起愁容。梦蛟察言观色，更疑惑起来。重又开言问道：“近来法海和尚可曾来过？”许仙道：“数年前我也会过，如今久不到此。相公何以问及？”梦蛟道：“我与他是旧

友，故此特来相访。”许仙道：“请问贵府钱塘县，有一个叫陈彪的，相公可认得否？”梦蛟定睛对道宗一看，因他问到陈彪姓名，太奇怪了。便说：“大师所问的。可是钱塘县中充当差役的陈彪么？”许仙点头称是。梦蛟道：“不知大师何以问及？”许仙道：“若说陈彪，我和他是郎舅至亲。”梦蛟道：

“请问大师俗姓。”许仙道：“俗姓许，别号汉文，家住钱塘门内。”梦蛟听得许汉文三字，将身站起，心内惊惶，忙问：

“大师未出家时，作何贵业？”许仙道：“我的生业是开张药店的。”一边即问药店是何堂名，他便说名叫保和堂。一边又问何故出家，他却摇头不讲。一边越问越急，再问他离家已有几时，可曾有信息回去，家中还有何人？一连三句，许仙方答道：“我离家一十九年，并无信息回去。家里只有我家姊丈经管。”梦蛟至此，始问道：“大师在俗时，可有家眷么？”许仙道：“有的，白氏是我的妻房。”梦蛟道：“即有家眷，为什么要披剃呢？”许仙道：“说来话长，我是个出家人，未便在这里谈讲，请相公到里面静室禅房少坐，待我细剖衷肠便了。”梦蛟连称使得，于是一僧一客，携手进了禅房，回身闭上了门，方始坐下开谈。

许仙道：“说来你莫见笑，贫僧在俗时，原是平等出身，那年我因扫墓回来，在湖塘游玩，忽然遇见两个女子。一女叫白素贞，旁侧跟随的使女，唤做小青。也在那里游春玩景。偏是天不作美，下起雨来。那时我急欲归家，买舟而返。我可怜他主婢二人，求舟不得，允许他搭船同行。白氏顿时有意与我，留到他家中，面议婚事，当晚成亲。”梦蛟问：“以后便怎样呢？”许仙续说道：“以后就发生祸事来了。只因白氏赠我两锭元宝，却是钱塘县的库银，路遇公差将我拿住，解到当堂审讯。我只得供出妻房，立刻命差役拿住白氏。那知主婢双

双各显神通逃遁。故此众人纷纷议论，都说他们是妖怪了。幸得县官起豁，办了个真脏假盗的罪名。徒配姑苏，又与白氏相见，开张药店。不料重遭屈事，流配镇江。金山法海和尚到来募化，一时粗心，不该独助檀香，因此又害及我妻呢。”梦蛟复问：“因何被害？”许仙道：“我独助檀香，装塑大上佛像，原为一家祈福。到了开光那天，我上山拈香还愿，法海将我留住，说我妻不是人类，乃是个妖怪。我妻上山来找我，两下里大动干戈。水漫金山，原是我妻不好，淹死了千万生灵，造成罪孽，后来夫妻又在杭州相会，就寄居姊丈家中。”梦蛟道：“照大师这般说，令正到底是怪是人？”许仙道：“初时我也难分皂白，将信将疑。产下孩儿，才及一月，那法海又来了。托着一个紫金钵盂，叫我拿进房中。说也凄惨的很，这金钵一见我妻，就飞到他头上去。一声响亮，便不见形影了。我向钵盂内一看，微现原形，只有三四寸长，方知他实是妖魔，收镇雷峰塔底。从此家庭萧索，生趣全无。我就看破红尘，抛撇孩儿出门，在云栖披剃为僧，云游来到金山，已住十余年了。”梦蛟道：“不知令郎叫什么名字？”许仙不便直言，说道：“若说名字，又恐惹了相公气恼，还是不说的好。”梦蛟道：“但说何妨？”许仙道：“却与尊名一般无二。”梦蛟道：“在于何处？”许仙道：“彼时寄托与胞姊的。许氏宗只有这小小孩儿了。”梦蛟听得话儿完全吻合。心里十分欢喜，泪下如雨。大叫一声：“爹爹！”将身站起，扑将过来说道：“如此说来，是我爹爹了。”许仙忙道：“相公请不要错认了呀。”梦蛟道：“阿呀爹爹，孩儿梦蛟在此。”许仙道：“住了，你既是我孩儿，可有什么凭证？”梦蛟道：“没有，姑母许氏，姑丈陈彪，多蒙姑母抚养。孩儿七岁读书，被同学说笑。归家盘问姑母，方知爹娘始末根由。”

还有爹爹留下的头发，母亲的遗容，并且孩儿也到过雷峰塔的。”许仙点头道。“照你这般说，果然是我孩儿了。全仗姑母扶养你成人，不知你读书可能把图上进么？”梦蛟道：“孩儿幸叨福庇，已入泮宫。只因思念双亲，情怀抑郁，心神不定，百结愁肠，惟有观看遗物，借此消遣罢了。如今辞别姑母，要往京城应试，顺路访寻到此。天赐我金山父子相逢呢。”许仙道：“我记得那年出门的时候，你还是个满月的婴儿。继而想念及你，你却靠着姑母抚养，可保无虑。所以我放下此心，把各事一齐付与东流了。难得你少年已得成名，这都是你姑母血汗的功劳呢。”梦蛟道：“不知爹爹离乡一十九年，苦况若何？”许仙道：“为父的倒也逍遥自在，看得万事皆灰，粗茶淡饭，滋味更长。今日万想不到，天赐父子奇逢。但愿从此去京师，名题雁塔，身列凤池，也是许门有幸。就是为父在此，心中也觉欢喜。”梦蛟道：“孩儿倘得功名有望，还要进表朝廷，替我母亲讨个封赠旌奖。就是爹爹，也须留发归家，待孩儿晨昏侍奉才是。”许仙道：“为父既已出家，还俗这句话，你且休谈。若要我回来，除非佛祖有法旨下来，得与你母亲重叙一处，我是决不归家的了。”当时梦蛟听得父亲拒绝归家，便道：“爹爹不肯归俗，孩儿也不回去了。父作僧人，在家内，何必再去求取功名呢。况且伴君如伴虎狼，倒不出了家，常在此陪伴爹爹罢。”许仙道：“这是断然使不得的。当初，你母亲因恐许氏香烟中绝，所以坠落红尘，受少痛苦，幸得生下了你，才得宗桃有靠。若是你跟了为家，岂不是绝了后嗣，罪仍归于父亲么。”梦蛟道：“爹教得极是，孩儿怎敢不遵。只是心上如何过意得去。”道：“此事不必说了，我且问你，你今番进京，是单是有伴同行呢？”梦蛟道：“孩儿是带一个小使进童，

中。”许仙又问道：“姑母姑丈在家，身子可好否？”梦蛟道：“姑丈姑母平安无恙，惟有姑母时刻思念爹爹母亲，常怀不悦，有时垂下泪来。孩儿自幼至今，全亏姑母嘘寒问暖，比着亲生的妹子碧莲，更加宠爱。”许仙听了，很感激姐姐，叫声：“儿呀，只要你功名成就，须要报答姑母抚养的恩德，休得忘了。”梦蛟唯唯应是。许仙又道：“我本想留你暂住两日，怎奈场期已近，而且路途遥远，未便耽搁。你可作速进京，恐误了场期，反为不美。”梦蛟道：“谨遵严命。只是才得相逢，即行辞别，孩儿怎不痛心。”许仙道：“这又何必，我儿此去，不论功名有望无望，回来的时候，务要到此寺中住几天，好和你细剖衷肠。”梦蛟道：“不劳嘱咐，孩儿自然要来的。”起身告别，彼此洒了几行别泪。许仙虽舍不得孩儿远去，却指望他一举成名，不得不叫他速行。当下陪着梦蛟，走出禅房，眼睁睁看他去了，方始回身入内。梦蛟也是依依不舍，硬着头皮出了寺门。到岸边下落舟船，天已傍晚了。就在此过了一宵，待至黎明，船即开行。一路顺风，相送滕王阁，径向京都进发。要知梦蛟到京后，这场应试，是否得中头名状元，荣归祭塔？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十八回 祭 塔

却说梦蛟金山得遇父亲，喜出望外，一路舟行北上，欢欢喜喜，指望功成名就，好给生身亲母表扬。一帆风顺，那日已

抵京师。寻个清静寓所，耽搁几天，场期已到。开科取士，各省士子，纷纷进场应试。梦蛟真是天赐奇才，文章锦绣，试官考中了会魁。三月初三殿试，天子驾设早朝，当殿献策。钦点许梦蛟一甲一名状元，其余应试，论才擢选。鼎甲游街。此时许梦蛟乌纱盖头，双插金花，圆领遮身，红绸披体，跨下一匹白马，气宇轩昂。引领同年鼎甲，游览皇城，荣华无比。满城百姓，个个称羨。游街已毕，驾前复命。天子钦赐御宴，翰林院陪待。席间大众称贺，宴毕各归。天色已晚，许状元写下了陈情表章，略睡片刻。等到天交五鼓，便捧了奏本，来至朝房。只听得景阳钟声，文武排班，龙凤鼓敲，群臣聚集，天子临朝。百官俯伏三呼，各赐平身，分列两班。黄门官带鼎甲三人，上了金殿。先行谢宴，然后许状元俯伏金阶，细陈始末。天子览过表章，降旨下来：“卿且候朕命下之日，自有封赠。”许状元三呼万岁，谢恩毕，天子退朝。文武百官散出午朝门，各归俯第，梦蛟也回到寓中。过了一日，天子御笔亲题的诏旨，已从九重降下。许状元迎接天使入内。那天使立在正中，便说：“圣旨已到，跪听宣读。”诏曰：

今据新科状元许梦蛟所奏情由，朕心甚悯。兹特加恩奖赐。汝父许汉文，守义出家，归俗与否，听其自便。钦赐玉佛一尊，玉如意一柄，着地方官在民殷户，指派良田千亩，作为产业。亲母白氏，虽是修炼成人，却是义妖，念许门传留宗桃，生子成名。着礼部尚书，发旨一道，着地方官起造牌坊于雷峰塔旁，不负养子成名，永昭大典。亲姑陈氏，抚侄功成名就，亦着地方官给付币银千两，以为养赡之资。其亲生女陈氏，恩赐恭人诰赠。赐卿还乡祭祖完姻。一年限满，来京授职。钦此。

读毕谢恩，梦蛟三呼万岁，叩拜如仪。那天使起身就去，回朝

复旨。许状元接这圣旨后，当即选定了长行的日子，入朝辞驾。一班同年都来相送，旗亭中饯别，饮酒三杯。天子钦差四翰林，送到几件恩赐宝物。梦蛟谢过了恩，方与众人拱手作别，下船开行。可喜他一棒锣声，状元归去，与来时大不相同。今日奉旨荣归，带着进童小使，坐了一号大船。钦差礼部尚书，另有一号坐船。一路风光，好不热闹。沿途地方官府，迎的迎，送的送。不一日到了镇江地方，在城大小官员，纷纷迎接，同到金山寺内。那改称道宗和尚的许仙，十分快乐，迎接钦差天使，和那各位官员。许状元随后也到大雄宝殿，开读了圣旨。竹隐堂中，安排素馔。领了几件御赐宝物，然后状元拜见了父亲，相送钦差开船，先到杭州而去。众官府也辞别下山，各归衙署。

且说父子今日重逢，喜煞了僧人道宗。感念妻房生此贵子，又亏姐姐抚养，真是祖宗积下的阴德，致使孩子及第归来。但见他面有愁容，因说道：“难得我儿独占鳌头，可称万千之喜。应该大开喜颜，为什么依然郁郁不乐呢？”梦蛟道：

“孩儿虽得侥幸成名，算来也是无益。父在此间皈依佛教，母亲埋在雷峰塔下，反不及田舍儿郎的父母双全。因此孩儿难撇愁肠。”道宗道：“儿说那里的话来，为人在世，那一个不想荣宗耀祖，就是没有父母的人，也是不少。况你青年登第，有甚么不快活。就是为父出了家，如今得受皇恩降宠，也算佛门大幸，那一个和尚及得我呢。”说罢掀髯大笑。梦蛟却是半悲半喜，定要劝父亲暂归家中，居住数日，道宗执意不肯，只希望自己修到功德圆满，日后好上西天。这一来，可见许仙有些呆头呆脑。到了现在，四十多岁，呆性还未脱除。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才出家十九年，便想飞升到西方极乐国去，真看得太容易了。后传中，许仙要再过二十年，佛祖令金



童下凡，与他换了凡胎，方得修成正果。

且说眼前，状元在此，寺中和尚都来恭喜道宗，又向状元叩贺。父子方到里边叙话，一喜一悲。过了一宵，次早府县官员到来问安。梦蛟因父亲在此寺修行，便托知府照应。又托他查点本寺僧人名数，各做袈裟一件，给与他们。府尊应允，告别回衙，一一照办。不数日，做成袈裟一百四十件，差人送到寺中。众僧拜领后，个个欢喜。这笔银子，日后到杭归还不提。当下梦蛟住过了几天，不忍别父还乡，常常下泪。反是道宗再三安慰，劝他作速回去：“休得挂念及我，致意姑丈姑母，代为问安。御赐牌坊，早些建筑，你娘在雷峰塔内，也得宽心了。只要你此后身入仕途，为官清正，报答君恩，尽心为民事，这就是移忠作孝，我如身受了。”梦蛟没奈何，起身拜别父亲，又不免伤心落泪。全寺僧人相送状元下船，就此解缆开行，迳向杭州而去。

其时钱塘县知县，早接到钦差礼部尚书颁来的圣旨，自有一番忙碌。家里也得着消息，陈彪夫妻好生欢喜。报到孩子状元及第，预先把门庭改换，竖起两根大大的旗杆。又听得孩儿即日归家，他二老更是忙乱。等到地方官送钦差回京复旨去后，陈彪便与县官接洽，当即择期兴工，建造牌坊。县官又在库中兑了白银一千两，送到陈家，给与许氏大娘收用，都遵着圣旨办理。不多几日，许状元到了杭州码头，在城官员齐来迎接。接官厅亭上排设奢华，陈彪家里更是挂灯结彩。厅堂预先摆着香案，祠堂里点了蜡烛，大娘又在灶里拈香。正忙乱时，忽听得三声炮响，许状元身骑骏马，同了许多执事，文武官员，来到陈家。街坊上哄动了东邻西舍，多来观看，纷纷议论，称赞不休。状元已到门前下马，走上厅堂，站立绒毯，行三跪九叩礼。望阙谢恩毕，又到祠堂拜了许氏祖宗，又拜陈氏

宗亲。然后请出陈彪夫妇拜见。拜罢就坐，陈彪满怀欢喜，大娘笑口大开，问长问短。提起他亲生父母，梦蛟止不住泪落腮边，叫声：“爹爹母亲，孩儿有话告禀。”大娘忙问：“有何话说？”梦蛟道：“孩儿自从拜别起身之后，一路托赖平安。这天行抵金山，上岸游玩，那知爹爹就在这寺中做了和尚呢。”大娘道：“你怎么认得你爹爹的？”梦蛟道：“不瞒二位大人说，孩儿本想寻访法海，谁知法海他往，出来了一个道宗和尚，与儿叙谈了一回，方知就是爹爹。拜认后，细诉往事，怎不令人痛心。”陈彪夫妻齐说道：“你既然见了爹爹，应该一同回家才是。”梦蛟道：“孩儿也劝他归俗，爹爹却执意不肯，只得拜别进京。后来中了状元，表奏朝廷，蒙恩钦赐宝物，并着地方官捐派良田千亩，作为贍产，永垂不朽的了。”大娘道：“你父自幼性情拘执，待过几时，我到金山去劝他还俗是了。”梦蛟深以为是。大娘又向陈彪道：“如今孩儿奉旨完姻，你还该料理料理才是。”陈彪道：“这个自然。”当日合家欢乐，笔难尽宣。就是陈彪，一面料理婚事，地方官一面建造牌坊，也不烦多述。

单表许状元奉旨荣归，东邻西舍，以及仕宦乡绅，现任官都来贺喜。车马盈门，冠盖云集。状元一概辞谢。次日备帖，先去拜了老师，再拜邻舍，拜了乡绅官府，又过数日，礼物，请了陈彪夫妻，一同到坟堂，祭扫宗亲，然后到雷峰桃，设各种祭礼。这时候，惊动了街坊百姓，有称赞的，有议论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人山人海，纷纷都到西湖观看。元祭过宗亲坟墓，同着姑丈姑母下船，开至雷峰塔岸，起，人将祭礼排开。状元一见此塔，泪如泉涌。过来行礼，许仙道三奠酒，跪在绒单上哭叫亲娘：“孩儿梦蛟，今日衣“怎么为何娘亲还没有起身的日子？怎不叫孩儿痛死呢。”上学攻

絮絮叨叨，哭诉一番。听得旁边丫鬟小使，尽着下泪。陈彪过去把梦蛟扶起，劝他不必哭了。梦蛟方揩着眼泪，站立一旁，陈彪升单行礼，梦蛟连说：“不敢当的。”阻止不住，只得跪在旁边答礼。陈彪拜罢抽身，唤许大娘过来一拜。大娘更是伤心痛哭，一头诉说，一头悲哭，哭得无休无歇。鼻边送来一阵清香，见有一朵祥云，从空坠下，来了法海禅师，合掌当胸，叫声：“状元，老僧法海在此。”梦蛟听得法海两字，顷刻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先过去扯住了法海，举起拳头要打。怒气冲冲的骂道：“秃驴，离间人家母子，该当何罪。妖言惑众，卖弄蹊跷。今日见面，定不饶你。”法海道：“状元不须动怒，老僧还有话讲。”梦蛟道：“我与你冤家对头，狭路相逢，还有什么话讲。”旁侧陈彪开言道：“我儿不可如此，有话好讲，动怒则甚。”法海又叫声状元道：“你母本是千年修炼的灵蛇，因他水漫金山，伤害生灵，罪犯弥天，故而收镇雷峰。且喜他二十年来，静心修道，罪孽已满。如今我奉佛法旨，到此将他释放，同往西天去见佛祖，当可脱却凡胎，你不要错怪了老僧。”梦蛟道：“如此说来，我亲娘能出塔底，便与你万事全休，若是胡言乱语，管叫你死在目前。”法海道：“要他出塔，这也何难。”就把手中禅杖，在塔边连击三下，喝声“地府速开！”只见地分两段，一道清风，白氏从地底而出。才知道佛家的妙法无穷。梦蛟喜极涕零，扑身过去，大叫“亲娘，今日才得见面，想刹孩儿了。”白氏道：“做娘的二十年前之事，谅你已经知道，不必细讲了。你父在金山我也知道。就是托赖姑母抚养，致有今日，我实是万分感激。”说到这里，又向法海说道：“请问佛爷，我白氏昔日之罪，多蒙开导。在塔底潜修二十年，不知可能赎罪否？”法海道：“我奉法旨，前来放你。还要同你去见佛祖复旨。”白氏又问：“小

青可有出头之日？”法海道：“不久也可超升，你见了佛祖，自然知道此中的情由了。”当下梦蛟定要亲娘一同回去，共享荣华。许大娘也劝弟妇回家，看看儿女团圆花烛。法海从旁说道：“状元休得如此，你娘罪孽已消，还须去见佛祖复旨。此刻未便留恋在此。”说罢，就把拂尘向上一招，半空中降下一朵祥云，便与白氏登云而去。梦蛟向空哭叫亲娘不止，许大娘也揩着眼泪。还是陈彪过来劝慰道：“你亲娘罪满出塔，白日升天，你已亲眼看见，该当欢喜。虽不肯回家享人世之福，你也何必悲伤。我们还是回去罢。”梦蛟只得依允，一同回到家中，可称得悲喜交集。

过了几日，许大娘与丈夫商议儿女成亲一事，因为此次衣锦荣归，奉旨完姻，非此等闲。当即选定了吉日，陈彪夫妇大费心机，内外料理一切。到了完姻这一天，挂灯结彩，鼓乐喧天，宾客满堂，大开筵席。许梦蛟状元与陈碧莲小姐，参天拜地，团圆花烛。说不尽富贵荣华。这些俗套烦文，不必细叙。

再要交代钱塘县，奉了圣旨，在雷峰塔前建造牌坊，兴工动作，已经完竣，各官员邀了状元，同至西湖，设了香案，谢了圣恩，上面加了白日升天四字。状元谢了大小官员，各回衙署不表。后来一年限满，许梦蛟回京就职。只因思念父亲，又到金山去见了一面，方始就道进京。

在那原书上说，道宗已经坐化升天，那一部后白蛇传，便接续不上了。所以收束的时候，只得也改了几句。就是白娘娘此番出塔，原书说他回返深山，如今也改了同着法海去见佛祖。其时小青也从宝瓶中放出，与白氏重行相见。以下这许多情节，都在后白蛇传中。爰作七绝俚言四句，为本传告一段落。诗云：

义妖传记古今稀，

白氏娘娘最出奇。  
寓言讽世嚼谏果，  
新版稗官第一书。

● 佚 名 撰 ● 林 木 森 校 点 ●

# 后 白 蛇 传

## 引 言

后集白蛇传，倘和前传比较起来，很多矛盾之处。前人续笔，为什么不能一气呵成，联贯下去，茫然无迹呢？此中却有道理。因为前传原本有《仙圆》一回，结末收束得十分道地。注脚肯定，说许仙坐化在金山寺，白娘娘出了雷峰塔，超升仙界。小青也在南海菩萨处放出宝瓶，回到北玄山修成正果。照这般说来，凭你有生花妙笔，如何续下去呢。勉强接续，难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所以称为后传，不称续传，便是做书的取巧处。不过书中错误叠出，姓名互异，穿插事实，无中生有，用笔生硬，每多不能自圆其说。这是他的笨拙处。小子本拟把后传抛弃，仍照原书归结。仔细一想，则又不好。埋没作者的苦心事小，末履阅者愿望事大。反道我虎头蛇尾，不肯替白娘娘张目扬眉，成全好事。因此我作到前传祭塔时，便告一段落。删去《仙圆》结末一场。好在这一回词句甚少，只有寥寥数百字，与前本不相称。草率完事，倒不如略用几句，并入上回，余皆删去的为是。且又在各回中详细修改，或加表白，或增辞句，或减除决绝的话，换得灵活些。种种设备，无非为下

文张本，预作转圆地步。不用说别的，即是许仙还俗一节，为本书关键。前传里，他对儿子说得斩钉截铁，决意不为。到了后传，偏说他在金山，尚未落发，又添出一个月印长老来，叫他跟着儿子归家，了却后来因果，并且在家思念姣妻。岂不是牛头不对马面吗。若照着原书糊里糊涂写下去，不先考虑一下，倘被阅者起来批驳我，说我盲人骑瞎马，我就算把原唱本交给他看，只怕未必心肯原谅我罢。不说虽似空中楼阁，无足轻重，也要讲得有头有尾，入情入理，前前后后，脉络贯通，才能引人入胜。否则依样葫芦，一味胡言乱语，谁要看你灾害梨枣重译呢。话虽如此说，凭我个人的眼光，总是才短文长；露出许多笔力薄弱之处。要求天衣无缝，有俟阅者诸君指教。小子说明本意，如今要书归后传，请看正文。

重译方成新体话，续貂确是蛇尾编。



## 第一回 脱 胎

却说许梦蛟中了状元，奉旨荣归，正在雷峰塔前哭祭亲娘。忽见法海禅师从空中降下，你道他从哪里到此，原来法海收镇了青白二妖，如来佛早已知道。因念白氏素贞在塔下潜修，怅悔水漫金山残害生灵之罪，迄今已有二十年，也应孽满升仙，重归瑶岛。但白氏与许仙原有二十年姻缘，虽已拆散，还须重续鸾胶。就是小青，也有缘份，当留在尘世间，享受夫荣子贵之乐。了却前因，方得同升天界。故而一面召取法海听训，命他去放白氏出塔。一面差伽蓝去见南海菩萨，将小青放出宝瓶，带回西方缴旨。现在先表法海，到了雷峰塔，与许状元相见后，讲明原委，方将白娘娘放出塔来。这段情节，前传是已经说过，毋须再述。

单说当时，白氏见了梦蛟儿，只叙了几句话，不敢在此逗留，便向众人告别，跟随法海驾云而起，要紧去见如来复旨。这条路白氏从未走过，比前昆仑山更远。今仗佛力高深，十分快速，不多几个时辰，早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灵鹫峰前，落下云头。二人步行上山，看不尽佛地胜景。况且白氏此番是第一遭，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放肆。但见祥云缭绕，瑞气氤氲，旃檀香送，钟鼓声传。已走上五十三层阶级，将近山门跟首。

上面有一极大的匾额，写着大雷音寺四字。这种庄严气概，果然世界没有的。正举目观看时，忽听得后面有脚步声。回转头来一看，说来也巧极，就是伽蓝带着小青来了。可见得书是并行的。小青罪孽较轻，故能同时放出宝瓶。当下谢过南海菩萨，便跟着伽蓝到此。（但是，原本小青镇压在西湖，仍由法海放出，与前传在南海不合，所以我变更说法，不能怪我有意捏造的呢。以下此类正多，除重要的或加表白外，恕不一一烦絮了。）此刻小青也看见娘娘和法海，即过来叫应禅师、主母。法海道：“你二人且在此伺候，待我见过佛祖，再来召唤你们。”说罢，便与伽蓝先行入内，主婢却在外面，各诉离情。说不多几句，法海奉旨出来宣召，白氏、小青相随入寺。一路从甬道来到玉霄宝殿，见两旁金刚、罗汉、揭谛，伽蓝分班站立，气象森严。正中莲花宝座上，坐着如来佛祖。文殊、晋贤分立左右，不敢仰视。法海引领上殿，白氏小青跪伏在金阶，口中同说：“佛爷在上，弟子白氏、青氏叩见，愿佛爷圣寿无疆，万寿无疆。”佛祖开言道：“你二人可知罪么？”白氏道：“弟子蒙佛爷摩顶受戒，镇压雷峰，清修多年，尘心已退。今得赦罪出塔，以后不敢再蹈前非了。”佛祖道：“你与青氏，本得超升仙界。怎奈身是蛇妖，未换仙胎仙骨。况且你二人，与许仙俗缘未尽。今将你二人换了仙胎，再下凡间，续其旧好。更兼你的丈夫，不久便有一难，要被狐精迷恋。他也有百日姻缘，此乃前生注定，日后还有陷害万万生灵一事，你可从中救济，以偿水漫金山一案。但他也是千年修炼，非比泛常，切勿伤他性命。你可牢记在心。今有葫芦一个，金函两封，你当好好收藏。倘到急难的时候，即可开看，自有解危的方法。”又回顾法海，吩咐道：“你可将白氏、青氏本身，送入七宝池中，封为青白龙，待他净心修养。今将慈航座前玉女、青

女，与白氏、青氏换了凡胎仙骨，下山相会丈夫，自可除妖灭怪。”法海领了法旨。又听佛祖唤白氏、青氏过来，训示了一番。并说：“你二人同是佛门弟子，以后当称为姐妹，下山去罢。”二人谢恩毕，法海方引着他们下殿退出，只待二人换过仙胎，然后下山，分道而行。还有许仙一方面，也须法海去暗中指示，才得蓄发归家。不过许仙此时，尚是凡夫俗子。直等到二十年，佛祖命金童下凡，方始换却凡胎，与青白二氏一同修养，这原是后话，今且慢表。

书中却要另行表出一个妙精来。那妖精自称姓胡，小字媚娘，本是崑仑山上的狐精，修炼千年，能变人形，现在隐居浙江绍兴府前。蒋宅花园中，有几间空屋，无人居住，十分清静幽雅，他就在内安身修养。只是静极思动，尚未脱去妖怪本来面目，要想采取男子精华，又须得一俊俏才郎，兼有德行的人，方能如愿。此念一起，时常出外走动，竟没有可意人儿，因此心中日夜愁闷。那天打扮得花容月貌，面对菱花，风骚自赏。梳粧方毕，又换衣裙，真可称得天姿国色，盖世无双。若给评话家开相，一定有不少形容。现在小子笔底，只说他千娇百媚算啦。原来她是玉面狐狸精，所以格外妖娆。她有一种妖气，勾搭美男子，只怕白娘娘也不及他的骚入骨子哩。此时媚娘的穿著，居然象一位宦室千金。自己对自己看看，照这样装扮，怎好一个人独自出外呢。况且我想到武林去，这个地方是富贵人家仕女会萃之所，更不能单身前往，必须得一个丫鬟作伴才好。正思想间，忽听得窗外蛙声阁阁，触动了他的心。便说：“有了，我不妨点化青蛙，变做丫鬟模样，一同前去便了。”主意打定，便移步到天井里，捉住一支青蛙，按在地上，就取一件衣服罩下。和那变戏法一般，再取杯中法水，含在口内，向上一喷，念动真言。煞是奇怪，衣衫底下就有女子

的娇声。真言念完，又喝一声：“千变万化，丫头出现。”那衣衫中忽地跳出一个女子，生得娇小玲珑，令人可爱。走近身来，便问：“娘娘唤我有何使令？”媚娘道：“我今唤你出来，非为别事。只因我要去游玩钱塘，单身多有不便，故而喊你来作伴。你能侍奉我娘娘，日后我倘能超升，带你同去就是了。”青蛙自然情愿服从使唤。此后便做了一主一婢，早晚相随。媚娘很是欢喜，又加上一番教训，竟与常人一般无二，就带着他出外游行。一路上谈谈说说，颇不寂寞。

这一日，到了西湖塘上，见那青山环绕，绿水萦洄，倍添兴趣。媚娘向青蛙说道：“你看今日，春光明媚，我与你在此游玩一天，或可访得一个俊俏才郎。前面已是断桥残雪了。”青蛙应了一声是，媚娘又道：“人说断桥，桥原不断。虽云残雪，雪迹全无。我记得，从前白氏在此间与许仙相会的，到如今已有二十多年了。”说到这里，用手向那边一指，复道：

“你看，孤山高耸云霄，湖水照人面色，回望犹如画图一般，足饱我们的眼福了。”一路闲话，一路行走，早到了平湖秋月。可惜春天没有桂花开放，只见湖中舟船来往，雅奏笙歌。又见塘边，一班游春的蠢汉，吃得醉熏熏的走将过来。媚娘怕与他们缠扰，便和青蛙转到三潭印月游览。景致虽佳，只是这里那些轻浮小子，浪荡青年，满面堆着俗气，竟没有美貌如意的郎君。倒不如再到曲院荷风，寻访得情人归去，也未可知。少顷，主婢走到，依然扫兴。且得再向前行，见那一边是岳王坟，留下宋朝的古迹。又举目一望，却是南北高峰，双插云中，锦屏对峙。暗想。“山峰尚且成双，不知我媚娘何得遇才郎？”心里这般想，前面已是花港观鱼，慢慢地走将过去。这个地方，游人稀少，无可选择，就在港边观看游鱼，却添了不少情兴。更有鸳鸯戏水，双宿双飞，反动了自己的愁肠。所以

呆立了一回，便到小有天园中游玩。耽耽搁搁，天将傍晚，主婢双双走到南屏，听得钟声响亮，僧人在那边叩拜慈航。媚娘也进去参拜，顶礼大士，默诉衷肠。叩毕，抽身走出山门，和青蛙来到雷峰。这时候，夕阳西沉，别有一种风景。见这座雷峰塔，斜靠在山间，不觉垂下泪来。要知媚娘因何垂泪，发生什么感想，怎样去迷恋许仙？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思 凡

却说胡媚娘，和青蛙婢子俩，游玩西湖，到了雷峰塔前。触景生情，不觉两眼垂泪，动了兔死狐悲之心。想起从前白娘娘，道术高深，能够千般变化，尚不免被法海的金钵罩住，现出原形，镇压在雷锋塔下，受尽寂寞凄之苦，怎不令人伤心。青蛙在旁问道：“娘娘何故忽然下泪？”媚娘道：“此中玄妙，你怎会得知。我吊古伤怀，想起我自己终身，不免黯然魂消，泪湿鲛绡啦。”说罢，下了雷锋，又到柳浪闻莺看了一回。西湖十景都已游遍，却未遇见才郎，心中闷闷不乐。天已薄暮，只好快快而归。一路留意观看，引诱湖上许多闲人。有的品头评足，称赞他的美貌。有的交头接耳，商量吊膀，结露水夫妻的。有的说是富室宦家的小姐，若然想吃天鹅肉，要惹出祸事来的。有的说既是闺阁千金，应当乘轿坐船，不该主婢二人道外游玩，失了体统的。也有说他举止轻狂，不象大家闺女的，恐是乐部女儿，门巷尤物。七张八嘴，议论纷纷。正说得

高兴，旁边又来了一个老年人，说道：“你们几个后生家，不要胡思乱想。这个女子，也不是宦家小姐，也不是平等人家。”话犹未毕，有人插嘴道：“那么，莫非是观音仙女变化，临凡降世，游戏人间的么？”老人道：“据我看来，他们通身打扮不象杭州款式。丰姿袅娜，动人怜惜，口也不开，只向前走。原是点化民间罪恶，要劝人勿食牛犬，放生戒杀，吃素念佛，还要保佑人家人口平安。因此独自在湖塘上行走，超度一班有缘的人。我们都是凡夫俗眼，怎能近得他的身，只好回到家中，悔过行善，暗中礼拜菩萨，不作妄想才是。”这几句话，顿时把众人吹散。媚娘听了，脸上微微一红。暗想：“这班游人，胡言乱语，实是可笑。”不觉失声叹气道：“咳，我好恨呀。”青蛙问道：“娘娘恨着谁来？”媚娘道：“我自恨前生未曾修到，今日变了个女子。想我有甚本领，倘若一朝被害，死无葬生之地了。每每念及，毛骨悚然。止望飞升仙界，得成正果，却因元神未足，少用功夫。只有采阴补阳，信重左道法术，或可成功。但不知何日得遇风流种子，与他欢叙几时。”青蛙道：“这又何难，只要我与娘娘到处寻访，定有机缘相遇。采得元阳，就可以飞升仙界了。我劝娘娘休得心灰意懒，快上前找去。”媚娘被他鼓励了兴致，便道：“既如此，我们暂不回去，且进城去察访一回。倘有夙缘，亦未可定。”青蛙道：“娘娘说得是，天色已晚，我们紧行一步罢。”于是一主一婢，赶进城关。六街三市，灯火齐明。先从热闹丛中经过，看不尽两旁店铺林立，来往人多，无非是商贾经营，和那肩挑步担之辈，并没有出类人材。再从私街小巷，转弯抹角的穿将过去，见这些一门两闼，平常穷苦的居民，大半吃过夜饭，都已睡了，所以街上的行人稀少。那些豪富人家，乡绅门第，墙垣高耸，房屋连云，虽有几家大门开着，也是静悄悄

的，少有声息。除去桥头巷口开着小店的，晚上还做些生意，灯火点得明亮，此外黑暗的地方很多。一路前行，毫无兴趣。这时走过了藩台衙门，又从贡院文场前转了一个弯，该处更是清静。抬头看见了状元坊，石刻精工。上写着“状元及第”，旁边题着“隆兴甲子恩科第一甲第一名许梦蛟。”不觉心里一动。“想这高大的石牌坊，就是白娘娘儿子许梦蛟。生子成名，这也难得，虽死亦得瞑目的了。若我与白氏比较，只怕不相同。”想到这里，见那旁一带围墙，十分高峻，知是官宦人家。便对青蛙道：“我与你借着一阵风，隐身入内瞧去，看看可有贵介公子，与我有夙缘的。”青蛙唯唯应是。

媚娘就作起法来，带着青蛙，借风隐入。到了里边，细心探访。正走到内书院中，见有一人，在那里发声悲叹。二妖便闪到门外，听他说些什么话来。你道此人是谁，即就是许仙名叫汉文的。（在下骤然说出，看官们一定要称奇道怪，说他出家在金山寺，做了和尚，儿子几次请他还俗，他却坚执不肯，怎么此刻躲在家里呢，岂不是大大一个漏洞么。这一节，我也知道的。原本确有些不是，虽在许仙口中说出归家一事，却未细剖根由，且有言不合处，怪不得阅者要批驳了。所以我照原书译到这里，不得不加上几句表白。先说明还俗的缘故，再行接续下去罢。）

原来许仙在金山寺修行，改名道宗，静坐了二十年，一心要到西天去。虽儿子中了状元，苦苦相劝，只是不肯。后来寺中来了个月印长老，做了方丈。他也很有道行的，向来与法海认识。那天出外闲游，遇见了法海，细说此中因果。长老便回来告知道宗，并说：“你尘缘未了，妄想参修佛果，亦属无益。倒不如暗中蓄发，归享荣华，且待日后佛缘凑合，不管你飞升天界了。”许仙听了长老这一番话，虽知道不是说谎，却

还有些疑疑惑惑。只因**長老承法海**淳囑，不便預泄天机，说出他近有一难，故而只说尘缘未了四字，劝令归去。当时许仙应允，也知如此苦修，原无益处，心中就活动了几分，依着长老的吩咐，暗暗蓄起发来。过了几月，家里许氏大娘来了，大娘时常挂念着兄弟，前番梦蛟及第归家，知道兄弟素来性子拘执，说及自己要亲身去见他，或可回心转意。但一年以来，家事纷烦，未便出门远行，因此耽搁下去。如今梦蛟限满进京，家中渐渐清闲无事，所以决意雇船出行。带了家人小使，托言烧香还愿，来到金山寺中，会见了许仙。用一番言语相劝，并且备述弟妇出塔情形，日后或有会面的希望。许仙便顺水推舟，辞了月印长老，跟着姐姐同船回家。脱去僧人服色，改换俗家装束，居然是一位老太爷了。（我拿这段情节表明，方见得许仙在家，已有数月，也算是书中倒装的笔法，不能当做漏洞的。大约原本就是这个意思，表过仍归正文。）

许仙回到家中后，虽说享受荣华，反觉得寂寞异常。日间还可与姐姐闲谈，到了晚上，独宿孤眠，那有什么情趣，转不如身在金山，参禅打坐，一念不兴，死心塌地的做着和尚了。如今名为还俗，实与僧人无异，凡心一动，百丛生，时时念及白氏姣妻：“不知他出塔以后，现在何处。况且出塔的时候，自己不曾目睹。但据他们传述，只怕未必真有其事。或者他们因我不愿归家，有意捏造事实，哄骗着我。我本有些不信。意欲拒绝，怎奈月印长老也说我尘缘未了，劝令蓄发。弄得我将信将疑，跟着姐姐回来，依然是昔日凄凉景况。”不见白氏归家，重圆旧梦，故此今晚独坐在书院中，把这幅白氏遗容图，挂在壁上。从灯光里仔细观看，越看越觉心伤。这时候的许仙，好似痴呆一般。想起从前经过各事，“妻子怎样的爱护我，怎样的扶助我，怎样为着我吃尽千辛万苦，我却耳根太



软，轻信人言，弄出事来。最惨伤的莫如决别之时，尚无一言怨我，叫我那一桩对得住他呢。真容现在，你到那里去了。可知道我的一片苦衷么？”对着图，自言自语。说到伤心处，眼泪不住的淌将下来。又哭叫了几声贤妻：“你怎么不答应我一声呀！”（这许多话儿，若照原本唱句里说法，好象许仙还不知白娘娘出塔之事，竟当他已经死了一般，岂不是自相矛盾么。所以我将他的意思改变，似乎觉得妥当些。）

当下许仙嘴里唠唠叨叨的诉说，以为家人小使们不在旁侧，无人听见，谁知惊动了二妖。胡媚娘听得句句清楚，心里一想，暗说：“我道是谁家宅舍，却原来就是许仙官的府上。里边坐的并非别人，正是白氏的丈夫许汉文，实在巧极了。”顿时心生一计，“我不免变成白氏容颜，叫青蛙变成小青，和他俩下亲爱，胜比凡夫几倍。因他是佛门弟子转世，根基虽勿及十世童身唐僧的优厚，谅来也不致薄弱。得能采取他的元神，我就可以飞升仙界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也。”主见已定，便将青蛙拉过一边，自己默诵真言，摇身一变，变做了白氏模样。又对青蛙一指，变做了小青。立时隐身入内，将壁上的真容图画，扯得粉碎，方始叫声亲夫。在灯前现出形容。突然这一来，吓得许仙魂飞魄散，只道是鬼魅前来侵犯。还算他吃过仙草，没有吓死，颤声问道：“小小小娘子，你是那一个？”媚娘道：“仙郎休要害怕，难道你不认得我了么？我正是你妻子白氏，今日回来了。你看，小青，小青也在这里呀。”许仙听了，还算是梦中相见，向他呆呆的认了一认，尚没有开口。那媚娘又道：“我蒙佛爷赦罪出塔，本欲回山修养。只因旧缘未尽，重来与你相会，你还记得昔年湖塘遇合时么？如今不用悲苦，正好与你重整家园，享那百年偕老的艳福哩。”许仙方转惊为喜，把满天的愁云惨雾，霎时扫一

个干净。忙说道：“果然是我娘子，青姐也在此间。想不到今宵相会，真可称得喜从天降。”媚娘道：“你可知道，做妻的为你受尽苦楚，实因报恩起见。今日难得珠还合浦，夫妇重逢。自此以后，我与你朝欢暮乐，正不必两地相思了。”许仙道：“但愿如此，我许仙侥幸极了。可怜我二十年来，甘心在金山削发为僧，暮鼓晨钟，粗茶淡饭，苦挨着凄凉岁月，为着谁来。后因姐姐到寺劝慰，又得到你出塔的消息，故而勉强归家。数月以来，朝思晚想，你怎么不早些来见我呢。”媚娘含糊答道：“你的苦楚，我也早已知道。如今不必说了，快寻欢乐为是。”说话时，做出许多风流状态，引动郎心。可见妖怪当中，惟有狐狸精最能媚人，所以唐朝骆宾王讨武曌檄文中，有狐媚不肯让人一句。许仙原是个凡夫，虽修养过二十年，不曾动过凡心。但是近来数月中，思念娇妻，心已紊乱如麻，早感觉独宿孤眠的苦况。故此禁不得媚娘眉目传情，在旁挨挨擦擦，又被一股脂粉香气，送入鼻中，早已把心窝迷住，还辨什么是真是假。也无暇提及往事，便叫那个假小青，拿了灯照，在前先走，他与媚娘就此上楼。到了内房，打发丫头出去，当即闭上房门，同床安睡。这一宵的晚景，倒合着了一句俗语，叫做新婚不如远归。在许仙方面，原不错。媚娘假冒白氏，虽和他是第一次交接，实际上是洞房花烛夜，园中遇新知呢。郎贪女爱，床第风流，淋漓尽致。总之他们也有百日缘份，原是前生注定的，要知百日以后，一对临时野鸳鸯，如何拆散开来，辨明真假？是否白氏和小青到此，才真假分明？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假 冒

却说白娘娘和小青，出罪后，多蒙佛祖垂怜，度脱凡胎，改换仙骨，并指点二人，与许仙还有未了姻缘，赐给葫芦一个，金函两封，促令再下凡尘。青白二氏奉了佛旨，却因脱胎换骨，稍有耽搁，方始下山。不知天上一日，世间已有一年。那天来到西湖塘上，正值夏末秋初。湖山不改，风景依然，只少了春天的桃红柳绿。略略游玩了一回，走到雷峰塔边。娘娘想起前事，珠泪双流。记得当年埋身塔底，好比在黑暗的地狱中，何等苦闷。“还亏我修炼千年，能保得金刚身不坏。不然，只怕已经粉骨碎身了。”伤感了多时，方回头叫声青妹道：“我想昔日与郎君在此相遇，正当青春年少。到如今一别二十载，谅必容颜已改变了。”小青道：“听说他在金山做了和尚，却不知归家与否，我们今到那里去找他，若说他容颜改变，也不过苍老些，那有见面不相识之理。”娘娘道：“我们不要管他，且进城去。到了家中，再做理会。”小青点头称是。于是二人转身，一径进城。沿路景致，无心赏观。到得城中大街上，行人拥挤异常。见了他一双姐妹，还道是一主一婢，少年们纷纷猜测。旁边有一个老者，年纪约来有六十多岁，平日最喜在街上闲游，众人大半认得他，称他为老百晓，过来说到：“你们不必猜想他是谁家妇女，究竟年纪还轻。据我看，好象当年白蛇精出世。后面跟随的，是他的婢子小青。迷恋许

仙，成为夫妇。因为盗库银，惹出事来。那天我亲眼见过的，如今这两个生得一般无二，难道又跑到杭州来了么？”有人接嘴道：“你老人家说得不错的，我听得他人讲，据说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蛇出世。今年天气很早，湖水果然干了。雷峰塔年久失修，差不多也要坍了。不要就是这个白蛇精呢。”话虽无稽，却也猜得有些道理。

且不表众人在那里谈论，只说白娘娘，听得街谈巷议，竟当作二十年前一桩故事，也不去理会他。一心要访问丈夫，匆匆向前行走。转过了几个弯，猛抬头一看，见到一座牌楼，上写着状元坊。小青道：“这座牌楼，就是我家小相公的。照此说来，这本是自己住宅，怎么有些不认识了呢？”一来日子隔得长久，形式略有变迁。二来梦蛟中了状元后，改换门庭，药店早已收歇。面前一带，都砌了围墙，更变了当年景象。若不是看见了状元牌坊，简直找寻不到了。娘娘料想，墙门就在那边，便同小青走将过来。果然走不到十几步，就见大墙门开放在那里，阶前站着一个老人，认得他叫做秦高。但秦高这个人，前传中并未提及，怎么娘娘认得他呢？原来这个秦高，就是当年苏州保和堂里的小二，收歇店务后，他到大生堂去帮喜官的忙，后来得着杭州信息，知说许仙在家开店，仍由王永昌荐他到此。这里虽已用定了一个小二，名字叫做陶仁，在店服务，就派秦高做些内外杂事。不幸娘娘被难，主人出走，店仍闭歇，也便与陶仁飘流在外。那陶仁往京都去了，他却就在左近地方谋事。听得小主人中了状元，仍回到许府中来。现今小主人进京就职，因他年纪已老，留在家中管理一切。不久许仙也回来，许氏大娘就派他伏侍老主人。可喜娘娘出塔，重聚家园，又见今日中兴的气象，比以前益发隆盛了。这天正在门前闲立，却巧白娘娘和小青走将过来。秦高见了一呆，忙问娘

娘：“有何事情呼唤，与青姐一同出外来的？”娘娘道：“我也要问你，你可是秦高么？”秦高应了一声是，心里好生诧异：怎么忽然又问起我来？”娘娘就叫声秦高道：“我即是当初被害的白氏，今蒙佛爷赦罪还乡，难道你也不认识我主母么？”秦高失惊道：“这又奇了，里边现有个白娘娘，旁边也有个小青伏侍。一般容貌，化作两人。双包案，真叫老奴难解难详，还望娘娘细细说个明白。”娘娘道：“秦高，你且听了。前番来的并不是我，实是千年修炼的老狐精，变化我的容貌，冒名到此，迷恋你的老主人。如今你可明白了么？”秦高摇头道：“话虽如此，我却难以深信。”娘娘道：“你若不信，待我进去一看，便知分晓。”秦高道：“娘娘还须见机而作才是。”娘娘把头一点，便和小青走向内来。只见一股妖气，从里边冲出，“果然有妖狐在此，迷恋仙郎。待我进内把他冲散，看他藏躲到那里去？”

我且慢说娘娘入内，再说那胡媚娘。今日身在内堂，闷闷不乐。你道为了何事，却原来媚娘昨天心惊肉跳，掐指一算，暗叫一声不好了，知道白氏娘娘到来，非同小可，这便如何是好。心中着急，顿生一计，装着满面愁容。许仙一见，忙问道：“贤妻，今日面有忧色，却是为何？”媚娘十分做作，揩着眼泪答道：“我有一事，总要你夫君替我主的。因为明天有两个妖精到此，狠心假冒我的名字，声言要认亲夫，我愿你早早安排才好。”许仙听说有这等事，倒也新奇，便不加思索的说道：“娘子不必愁闷，但请放心，我只听娘子的话，旁人一概不听就是了。”媚娘自以为得计，把这条心放下。不料到了第二天，正与许仙在堂中闲话，一双姐妹突然闯入。媚娘见了，心里十分害怕，好似天雷击顶一般。大叫一声不好，翻身跌倒在地，嘴里还喊着妖妇来了。许仙也吃一惊，从座上跳

起身来，高声骂道：“你这妖精，到来是何意思，好生大胆，跑到我乡宦人家来。更不该假冒我妻，那还了得。我许仙从来不听旁人说话的，快与我滚出去，免得我太老爷生气。若然再来缠绕，我就要取刀杀你们了。”这几句话，说得夹七夹八，仍不脱从前呆头呆脑的性格，煞是可笑。那娘娘本要上前争吵，被他一阵的乱骂，知道他的本性，已经迷住，不便骤然分辨。一来还恐丈夫不信，二来又怕吓坏了丈夫不是要的。所以忍气吞声，并不动火，好好的说道：“我正是你发妻白氏，官人怎么反怪起我来。”许仙道：“好一个妖妇，我也不与你讲话，快快走罢。”娘娘见多说多益，便指着媚娘道：“明日再来，少不得与你算帐。又回身对小青道：“青妹，我与你且到东楼，见了姑娘再商，一同擒他便了。”说罢便走。那媚娘见白娘等已去，方才放心，对着许仙说道：“官人辱骂他时，我本要与他争斗一场，又恐惊吓了你，故而做妻的，只得忍耐些儿了。”许仙道：“好一个娘子，果真是大贤大德的。此刻天将傍晚，你吩咐青妹端正夜膳来罢。”媚娘应是，不须叙述。

再说白氏和小青，来到东楼，放轻脚步，走上楼头。先向里一张，见许氏大娘靠在窗前坐着，忙即移步向前，叫应姑娘。许大娘起身迎接。娘娘行礼毕，小青也过来相见，仍叫一声大娘。叙坐后，娘娘未及开言，眼泪好似断线珍珠般，先已滴下。呜呜咽咽的说道：“姑娘呀，我与你阔别了二十年，直到今日，才得与姑娘相见。”话至此，许大娘插嘴道：“弟妇何出此言，我与你才得数日相见，怎说阔别了二十年呢？”娘娘道：“姑娘原来有所不知，我自镇压雷峰后，小青也收入宝瓶。我在塔中二十年，甘心净养，幸蒙佛爷垂怜，赦罪出塔。同时小青亦邀恩赦，在佛前改称姊妹，脱却凡胎，即命我二人下山，与仙官重聚良缘。如今来到此间，寻访亲夫。刚才我们

到那边西楼去，果有两个妖魔，与我二人十分相似。怪不得我夫辨不出真假，连我也象对镜自照一般，我夫反道我是妖怪，将我辱骂，因此来见姑娘的。”许大娘道：“既有此事，你也神通广大，怎么不把他收伏，绝了后患呢？”娘娘道：“事属两难，这叫做投鼠忌器。我若将他收伏，未免又要大动干戈。倘然吓坏了我夫，岂不是罪归于我么。故而要与姑娘商酌，定一条万全之计才好。”许大娘迟疑道：“这话我总有些不信。”小青在旁插言道：“既然你姑娘不信，姐姐可把昔年之事细说一遍，便知分晓了。”许大娘道：“青姐之言，说得很是，我当洗耳恭听。”娘娘便从头至尾，细诉情由。无非是前番经过的事实，惟水漫金山后，逃到此间，怎么夫妻不睦，多蒙姑母劝解，怎样身怀六甲，在席上指腹为婚，这都是外人所不知道的。说到其间，不由许氏大娘大信。眼中止不住两泪交流，起身抱住了白娘，悲喜并集，叫声：“弟妇呀，你今朝若不细说分明，我还道你们是妖精哩。”小青也在一旁垂泪，因为此刻与娘娘姊妹称呼，也就改口叫姑娘道：“你不曾见我姐姐临危的时候，头上罩着金钵，凭你有千般变化，难以逃生，说来好不痛心。”许大娘道：“我也知道的，为了这件事，几次要和法海拼命哩。只不知青姐去后，怎生又被他镇伏的呢？”小青就把自己要替娘娘报仇，致被收入宝瓶一节，照实说了。许大娘也称赞他主婢的义气，胜比同胞姐妹。娘娘道：“已往的事情不必说了。我今要与姑娘相商，打算明日捉住妖妇要紧。”口中说着，眼见桌上摆着花样针线，便问道：“姑娘在此做些什么？”许大娘道：“不瞒弟妇说，这就是西楼上弟妇拿来的，说是我兄弟的兜肚，要我与他做，今天才得完成。”小青接嘴道：“这样针线还做不来，尚且要劳动姑娘，真是可笑极了。”许大娘道：

“他既是妖妇，虽能变化人形，那里能够做得针线呢。”谈话之间，丫鬟送过香茗，便吩咐厨房里端正酒肴。少顷，送下楼来，三人叙坐饮酒。娘娘问起：“姑夫因何不见？”许大娘道：“你姑夫送你媳妇到京都去了，我本来也要同去，只因兄弟从金山归家后，思念弟妇，不肯进京，所以我也只得在家照顾着。”（这几句话，也是我译者的改笔。倘依原本唱句，错谬百出，把祭塔误为哭塔，更笑笑的。梦蛟不曾见亲娘出塔升天，好象作者没有看过前传，在那里另起炉灶呢。）数言表过，仍说三人。用过了酒，许大娘命丫头打扫一间卧房，请他们二人歇息，自己也回房安睡。娘娘和小青到了房中，放不下心事。暗想：“这妖妇也有千年功行，未可轻视，叫我怎生救得丈夫？现在我见了姑娘，也商量不出什么法子，这便怎处？”默想了一回，忽地叫一声“有了！”你道娘娘想得什么计较，可能将那妖妇捉拿？请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驱 妖

却说佛祖命她下凡的时候，曾赐金函，遇有艰难开拆，锦囊里定有指示。现想捉拿妖妇，搭救丈夫，一时商量不出计较。进房把金函剖视，谅必有解决的方法了。主意打定，便起身焚香稽首，在灯下取出金函。拆开一看，果有两封在内，注明第一第二。先将第一封剖视，见上面有四句诗词写着道：“书符传四将，兜腹保郎君，逢妖体加害，慢慢好收行。”看毕，方知佛爷写得明明白白。便回头叫青妹道：“你可到姑娘那边取兜肚来，我有用处。”小青奉命即去，少顷将兜肚拿来，放



在桌上。娘娘就同小青摆好香案，靠近案前，再取一杯法水，含在口中，向那兜肚一喷，又在上面写了一道符咒，免得仙郎失了魂魄。画符后，嘴里念道：“天灵灵，地灵灵，我奉如来佛令，速请天神下降，休得迟误。”真言念动，果然灵验。忽见空中降下四位天神，上前把手一拱，问：“娘娘呼唤四将，有何法旨？”娘娘道：“请诸将到来，非为别事。只因我丈夫许仙，明日有难，伏乞四位天神保护，免受惊吓。”四将领命暂退，那兜肚也飞起空中。娘娘把手一招，收转兜肚，便叫小青收藏好了，准备明朝行事。（在下写到这里，又要交代几句。原来白娘娘起初是妖法，最忌佛法。现在他也是佛门弟子，比前大不相同，要风就是风，要雨就是雨，所以遣得动四位天神，服从他的命令。）此刻天神退出后，夜已深了。娘娘与小青略睡片时，等到金鸡三唱，天光明亮，许氏大娘过来问候弟妇：“昨夜好睡么？”娘娘道：“多谢姑娘，好睡的。”便叫小青拿出兜迷。又道：“这个兜肚，上面书着符咒，要相烦姑娘送与官人收带，自有妙计在内。许大娘点头道：“我自晓得，待我拿去就是了。”立即抽身来到西楼。好一个妖狐媚娘，正在妆台畔梳头，十指尖尖理着青丝。一见姑娘进房，便含着笑容叫声请坐。许大娘却将兜肚交给他。媚娘道：“我因梳洗未完，不便接受，还请姑娘转送与官人罢。他因昨夜多饮了几杯酒，故而此时还未能起身呢？”许大娘听了，也不多言，就走到床边，叫声兄弟：“你还在这里睡么？”许仙已经睡醒，即忙起来叫应姐姐。许大娘便把兜肚交付与他，转身来看媚娘梳妆。暗想：“他这般妩媚，怪不得兄弟要迷恋他，就是我也难免色授魂魄哩。”少时梳妆完毕，洗过了手，见许仙下床走来，他又问长问短，表示他敬爱的诚意。弄得许大娘心里忐忑不定，略略闲话了一回，作别回到东楼。娘娘忙问：“妖妇怎样的装腔？”许大娘

就把始末情由一说。娘娘暗自思量，骂声“妖妇呀妖妇，凭你装尽恩爱的状态，免不得当场出丑的了。”便向小青道：“我与青妹一同过去，看他如何？”许大娘是胆小的，嘱咐弟妇：“去见他，须要小心才是。”娘娘连称晓得，便同小青来到西楼。见那胡媚娘正与仙官坐在中堂，就此走将进去，媚娘吓得魂飞魄散，明知今日难免一场争斗。想“昨天被我花言巧语，哄骗丈夫，将他辱骂，才得出去。怎么今日又来，恐怕他未必肯善罢干休。你看他主婢双，这样无理，我且放大了胆，不要害怕，也骂他几句。好得许仙在迷梦中，我可以靠着丈夫迴护的。”因此开口骂道：“你这妖妇，不该冒认我夫。敢是今天来送死不成。快快与我滚出去，还是你的造化。如若不是，管叫你死在顷刻。”娘娘听他嘴凶，不觉心头火起，也骂道：“好个妖妇，胆敢在我面前放肆。你自己冒认丈夫，情实可恨，反又骂我娘娘。难道你不怕五雷击顶的么？”两下里正吵闹不休，你一句，我一言，难分胜负。许仙那里辨得出谁真谁假，只在中间呆着观看，由他们两边争闹。此时，娘娘知道妖狐倒也利害，便对小青道：“你可将捆仙绳擒他便了。”媚娘听说大惊，即忙伸手抱住了许仙，嘴里叫着“官人救我一救。”那知空中来一天神，举起金鞭打下。那媚娘究竟有千年道力，原本与白娘娘差不多，所以十分灵警，即忙借土遁逃走。许仙却觉得金光撩乱，眼前显出一位天神。嘴里只喊一声阿呀，吓倒在地，已经死去了。那娘娘一见心慌，本欲追赶妖妇，却因佛爷嘱咐，逢妖不可加害，只能暂软心肠，饶他逃生走罢。其时小青见妖妇遁往东方，正要追赶，也被娘娘劝住：“快救仙郎要紧。”娘娘一面叫小青去请姑娘，一面自己与仙郎接气。少顷，许大娘同小青赶到，许伯虽未醒转，喉间已略有气息。大娘见他面如黄蜡，伸手一摸，四肢冰冷，只有心口尚温。便道：“这

是吓坏的，总要弟妇设法相救才好。”娘娘道：“我有丹药在此，谅可起死回升，但仙郎还阳之后，须得姑娘从中解劝，不然他还疑我是妖狐，岂不屈杀了我么。”许大娘道：“这事在我身上，你快救我兄弟罢。”娘娘便叫：“青妹，取丹药过来。”小青将葫芦送上，去了塞盖，倒出一粒金丹，娘娘放在舌尖上，送入许仙口中。这金丹果然灵验，一吞下肚，腹中咕噜噜一声，喉间吐出一块顽痰，霎时手足温暖，气血调和，睁开两眼，喊声“吓死我也！”将身站起，好似无病一般。只是他看了白娘，仍骂道：“何处妖魔，假冒我妻到此，连日吵闹，已是可恨。今天又来，险伤我命。还不与我滚出去吗？”娘娘也不和他分辨，只等姑娘代为解释。许大娘走将过来，便把情由细述一遍，并说道：“兄弟，你休错怪了他，今天若不是弟妇到来相救，只怕十个仙官也要死了。”许仙性情迂执，心里全言不信，娘娘不觉珠泪双流，即将从前经过的事实，直说到现在驱逐妖狐救护夫君为止。（若照着原书叙述，如何做妻的为你受尽苦楚，如何做妻的为你险丧性命，一样一样的细诉苦情，在唱本里还不惹厌，如今变了说部，也是这般译下去，好比一桶水倒出倒进，有什么趣味呢。）仍说娘娘诉说了一番始末，还恐怕许仙不信，复道：“我今奉着佛首到此驱妖，现有四位天将未退，官人与姑娘焚香顶礼，便可叩见天神，剖白此事了。”即唤青妹，取过净瓶法水，含在口中一喷，念动真言，朗声诵道：“四大天王，劳你主张，今日太平，请上天堂。”诵念毕，云中现出四位金甲神将，躬身说道：“小神有言奉赠，望娘娘不忘本心，一俟红尘缘满，与青姑速返天庭。小神告退了。”娘娘拱手相谢，四天将驾云而去。许大娘和仙官亲眼看见，连连叩头不止。等到天神去后，方各起身。许仙此刻疑团尽释，过来叫应恩妻，深深作了一个揖，也算是赔罪的。

意思。这一来辨明真假，娘娘和小青才得放下了心。许大娘见他们和好如初，也作别回东楼去了。这时候，许仙复了本性，开言问道：“如今这个妖魔，不知逃往那里去的？”娘娘道：“那妖妇现虽逃遁，日后自能收伏，未可预泄天机。”三人谈谈说说，天色将晚，吩咐厨房里备办酒肴，搬到内堂叙座饮酒。可称得破镜重圆，更是十分欢乐。彼此说不尽离别衷肠，直吃到月上花梢，许仙微有醉意。青姐姐也含笑看着仙官，娘娘已知道他们的心意。便道：“小青已与我姐妹相称，与前主婢不同。况且昔年有三七均分一语，如今正好实行。但官人须要格外温存，不可轻慢为是。”许仙老实人，事隔多年，莫明三七这哑谜。因问：“娘子，什么叫三七呢的？”小青贫嘴怕面光，脸泛红霞，因为娘娘以前要他帮忙，许过他事成后，与许仙做了夫妻，我七分，你三分。这是私下的话，所以许仙并不知道。只有小青觉得不好意思，暗想：“娘娘说话太刁。”便答道：“你是大贤大德的主母，我做丫鬟的，怎好与娘娘比肩并立呢。”娘娘听得小青多心，陪笑道：“青妹不必说了，我们今天大家吃个合欢杯儿，须要尽兴才好。”又一连吃了几杯，方才用过了饭，一同起身上楼。许仙眼看着小青，意欲打发他走开。娘娘心里早已理会，眉头一皱，假作不快活的样子。仙官忙问道：“娘娘怎么面带霜色，莫非身子有甚不适么？”娘娘道：“实不相瞒，我因路上受了风寒；身子微微发热，故而脸上生寒，今夜不能奉陪官人，先要到后房去安睡了。”许仙道：“娘子说那里话来，今宵破镜重圆，正好与你一叙欢娱，为什么到别房去安睡，反使我独守孤单呢？”娘子听了，假意作难道：“你说这话太觉糊涂了，我与你阔别了二十年，何必争此一夜，以后欢娱的日子正长哩。况且我也不要你独守孤单，可叫青妹来陪伴你罢。”小青一听娘娘这般说，忙

道：“这个如何使得，理当与姐姐同床共枕的。”娘娘道：

“我实在因为身子不快，青妹休得多疑，我是要进去了。”说罢，竟进后房安睡。那许仙本来深爱小青，早有此意。只因从前在苏州的时候，娘娘吃过一回醋，不肯实行三七均分，弄得小青出走昆山，与顾公子迷恋了多时。所以许仙从此之后，不敢与小青勾搭。如今娘娘让他们正式成婚，可称为受宠若惊，那有不愿意之理。便与小青同归罗帐，共效于飞。这一宵的美景，谅看书诸君都是过来人，更不劳在下细说的了。只交代一句话，小青此夜已有了身孕，后来产生贵子，今且慢表。

书中要另行提起一个人来了，此人是当朝赫赫的大奸臣，姓仇名练，金陵人氏。昔年因平蛮有功，官封平番王之职。功高爵显，位列三台。夫人徐氏，年方三十有六，比仇练小八岁。膝下并无儿女，望子甚殷。现在夫人身怀六甲，却不知是男是女，因此常常挂在胸怀。还有一事，他也牢记在心，原来他有一同胞妹子，配与昆山顾惠兰为室。那惠兰就是前传中的顾公子，今已做了淮安节度使。只因天南地北，路途远隔，多年不通音信，心里也常常牵挂。并且想起，昔年有一件宝物，是外国进贡来的，堪称希世奇珍。他恃着圣上十分隆宠，就把这件宝物，藏匿在家中。谁知被盗贼偷去，他却未便报案。因恐事机泄露，反而不美，只好命人暗中打听，一时并无消息。不料事过一年，这个窃贼，被苏州府陈伦提住，审问出来，方知宝物已卖与许梦蛟家，便不追究下去了。后来梦蛟拿来献上朝庭，更得圣上宠用。不过，世界上为好反成歹的事件很多，为了这一件事，日后反疑是许汉文之妻白氏所窃，就暗暗与许梦蛟结下冤仇，常存报复之意。可见得贪婪不法的权奸，他的度量最为狭窄，他的心思最为凶狠的。不知仇练怎样的报仇，要害许梦蛟受种种磨难，请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封 王

却说梦蛟在朝庭，唯有仇练奸党诸人，嫉妒他皇上得宠，允文允武，领袖群僚，常想把他谋害，一时没有机会。这天也是合当有事，众文武大小官员上朝见驾，天子忽然启口问道：

“朕躬前日阅看外国进贡表章，九蛮十八番及各国都到，惟有北番连罗麻，多年不来朝贡，藐视天朝。朕欲兴兵讨伐，众卿以为何如？”那仇练心生一计，忙跪下奏道：“臣思番邦虽不服我中原，尚无背反形迹，且慢兴师问罪。只要差一官员，出使前往，晓谕一切，自然前来朝贡了。倘若违抗圣命，不肯归服，那时兴兵征讨，他们方无怨言。”天子道：“卿言甚是，正合朕意。未知何人能出使外国封王，不辱君命。”仇练又奏道：“依臣愚见，只有殿元许梦蛟，才学过人，可以出使封王。”天子听了，龙颜大喜道：“卿家举荐甚善。”便即传下一道圣旨，命许梦蛟出使番国封王。梦蛟奉了这道旨意，心里暗自叫苦：“可恨奸臣弄权，蛊惑圣听，今朝要害我许梦蛟了。我将来少不得报还此仇。”眼前却无可如何，只得接旨，回转衙署而去。我且慢叙。

先说那梦蛟的岳父陈彪，自从去年送女儿碧莲进京，不觉耽搁了半载，因此要打点回乡，进来与女儿商议，丢不下老妻独自在家。碧莲道：“爹爹既要回去，且待你女婿归来，再行商酌便了。”父女正在中堂闲话，许梦蛟已回署走入，碧莲起身

迎接夫君。叙坐后，方说道：“我爹爹思念家中，意欲动身回去，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梦蛟听了，长叹了一口气，转向陈彪说道：“岳夫大人有所不知，今日不幸发生一事。只因小婿与仇练不睦，他在圣上跟前，阳为举荐贤才，阴实陷害小婿，叫我出使外国封王。现今圣旨已下，无可挽回，即日便要长行。我去之后，署中无人照料，只得屈留岳父在此。待小婿封王回来，再行还乡的了。家中幸有岳母掌管，谅无妨碍，还请岳父放心。”这几句话一说，弄得陈彪心乱如麻，开口不得。碧莲更是伤心落泪，悲声说道：“我想相公此去外邦，长征万里，跋涉关河，到这沙漠之地，去见番君，正不知吃尽多少困苦，才得回来。可恨权奸这般刁恶。叫妾身怎不痛心。我在这里，虽有父亲作伴，也不免带累他心分两地呢。”陈彪眼见女婿要往番邦，女儿单身在京，事属两难，只好把还乡这句话，暂且搁起，反劝慰女婿女儿不必悲苦：“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大丈夫从征万里，立功边塞，干一番大事业，都要经过这种患难的。这里有我照料，尽管放心便了。”当即摆酒饯行，翁婿间别有许多淳嘱的话儿。到了晚上，夫妻进房，更说不尽别离的悲苦。我书中毋烦细叙。（只有一句话，我好似骨哽在喉，不得不表白出来。你道为了什么，其实是很可笑的。前传里做捕役的陈彪，是许仙的姐夫，后来许大娘与白娘娘指腹联姻，生了女儿碧莲，配与梦蛟，陈彪当然是岳父了。这一段情节，谅必看过前传的，还没有忘怀呢。如今这部后传里，细细将原唱本查看，不见了陈彪，却变做了李君甫。起初我译的人也弄不清楚，不料读书的健忘到如此地步。及至考求其中的事迹，和两下的称呼，分明陈彪即是李君甫，李君甫就是陈彪，前后判作两人，连姓名也不合，岂不荒荒天下之大唐吗。所以我译本中仍改为陈彪，把李君甫除去，免得前后有不符的弊病。但

恐看过原书的，不明此意，反道我译错了，故而我申明这几句。不过也有一说，或者君甫两字。是陈彪的别号，也未可知。他只将姓氏弄错，还算不得十分荒谬呢。好在传奇小说，无处考据，只求委婉动听，前后贯串，或是或非，在所不计。马马虎虎的过去，就是我译错了，也要阅者原谅则个。表白说过，仍归正传。)

再说许梦蛟，到了下一天，入朝辞驾。圣上赐了三杯御酒，命众文武相送出朝。照面子上看去，果然圣上隆宠非常，梦蛟又带了一千卫军卒，就此离了京城，迳向北番而去。一路上威风气概，难以尽述，我且按下一边。

却要提起这个逃走的胡媚娘了。他本是千年修炼的玉面狐狸精，很有些法力。所以当时被神将一鞭打下，他还能在仓猝间借着土遁而逃，望着东方奔走，脱离此难，也算是侥幸的。他全不想自己不好，假冒着白娘娘，前去迷恋许仙，采取人的元阳。反怨恨着白氏，拆散他三月夫妻。又想念许仙，“待我这般恩爱，实在抛撇不下，不知他吓坏后，如今怎样了。”这一来，总算是有点良心的，不过怨恨白娘娘来夺他的丈夫，可见得妖怪的念头，是别有肺腑的了。此刻逃走出来，在路上遇见了青蛙，依然作伴同行。一主一婢，却到哪里去安身呢？当时并没有一定的主意，驾云向前，来到一座山上。见此地风景清幽，十分可爱。苍松翠柏，林木参天，怪石奇峰，花草遍地，是个人迹罕到的所在。“很可以做我安身之处。”媚娘按落云头，正与青蛙四下游玩，走到最幽僻的山谷中。忽然树林中跳出一群小妖，拦住去路，不放他二人前走。媚娘一见，便知花妖木怪，和那些猪猫鹿兔的精灵。三分象人，七分象鬼。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参差不齐。喝叫：“来者往那里去？”媚娘本身是个老妖精，有千年的道行。见了这班妖子妖孙，那里放



在心上。便厉声骂道：“你们这些小妖，休得无礼，擅敢挡我白娘娘去路，敢是来送死不成。”说时，举手便打，早把一个在前的小妖打倒。媚娘假冒娘娘，竟假冒到底了。现在流亡，还自命白氏吓小鬼。心术卑鄙无耻，真令人齿冷。小妖听说是白娘娘，怎敢抵抗，没命的回避奔走了。有几个飞也似奔入洞中，报信道：“爷爷不好了，外面来了白娘娘和小青主婢二人到此寻事，凶狠异常，要与爷爷比个高低。请爷爷快去出战，只怕要打将进来了。”若说小妖报告的爷爷，是怎么一个老妖？说出来也有根底的，就是前传里的蜈蚣精。他与茅山道士张英是朋友，张英因在苏州神仙庙里，被白娘娘羞辱一番，他便怀念在心，力图报复，回到茅山，途中遇见蜈蚣精，就教他炼一条金蜈蚣，把自己灵魂附托在上，藏入盒子中。仍由他送到许仙家中。谁知白娘娘命不该绝，倒翻了净桶，破了妖法，金蜈蚣返本还原，只逃走了附托的灵魂。回到这里山洞中，重行修炼本身。并知张英已被小青抛入江中，死于非命，因此深恨白娘娘小青狠心辣手，决意要替茅山道士报仇。现在他招集群妖，自称为蜈蚣大王，很有些儿声势。今天正在聚妖庙上饮酒，见有几个小妖，慌慌张张的进来禀报。听说白娘娘和小青到此，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立起身来，叫声“众小妖，你们须要小心，休得放走了青白两个妖妇。”他一面吩咐着，一面全身披挂，走到庭心中。拿了二把钢刀，率领群妖奔出洞来。正见胡媚娘带着青蛙过来。他那里辨得出真假。只道在前的是白娘娘，就把钢刀举起，照定媚娘头上飞掷过去。媚娘法力很高，不慌不忙，一伸手接住了刀，骂道：“孽畜休得无礼，快快受伏，免汝一死。”蜈蚣精听了，大怒道：“好妖妇，我和你仇深如海。前番你害了茅山道，俺也险遭不测，如今你送上门来，定要收你的性命。不要走，看刀。”嘴里说

着，恶狠狠把刀舞动，和旋风似的劈将过来。媚娘将刀架住，对他吹了一口气，他的刀便折断了。蜈蚣精又惊又恼，丢去了刀柄，就在小妖手中取过一条长枪，猛力刺来。媚娘举刀招架并不惧怯。旁边青蛙也奋力夺得双刀，过来帮助。那些小妖不敢上前，只在那里高声呐喊。蜈蚣精见势不佳，急忙将身倒退几步，口中运动一股气，吐出一粒火珠，就是他修炼结成的内丹，竟向媚娘劈面打去。虽然利害无比，一道红光，好似火珠般猛烈。若换了真的白娘娘，倒也怕他三分，因蛇属火，火与火相斗，一时恐难分胜负。现在媚娘是狐狸精，不但功行与白氏差不多，并且他效学天上的心月狐，探取月中的精水，炼成内丹，性属纯阴。所以毫不退避，也从口中吐出一颗水晶珠来。白光起处，那红光便向后退缩，定见阴柔能克阳刚。蜈蚣精知难抵敌，急将火珠收回，吞入腹中，高声：“娘娘恕罪。跪伏在地，乞求饶命。”其实他自知力不能胜，要想用诈降计，暗地里谋害仇人。媚娘却见他从顺，不敢倔强，便把宝珠收转。说道：“我且问你，你几时来到这里的，此山叫做什么山？说得明白，我就饶你。”蜈蚣精道：“这山名叫凤凰山，山前有缘水回环，湾湾曲曲，通入大海。后面有一条路，可通北，直、雁门关。从前被娘娘制伏，逃到此间存身。一来修炼宝物，二来招集妖兵，意欲干一番大事业，结连番邦，夺取那花花世界。”媚娘听他说出根由，方知他与白氏也有冤仇。“我不如对他说明，预备将来一同报仇便了。”想定主意，就叫声“将军请起。”据实说道：“我今与你说明了罢，我不是白氏素贞，乃是崑仑山得道的狐妖，千年修炼，法力高深。只因动了凡心，花朝月夕，顿生愁闷，意欲采取男子元神，补我不足，俾得速成道果。谁知一念之错，下山来到临安，找寻那有缘人。却巧遇见了白氏的丈夫许仙，他本是佛门弟子，夙世根

基甚厚，与那寻常凡夫俗子不同。得此元阳。胜人百倍。我就变成了白氏模样，与许仙恩爱了三个月有余。那知白氏亲自前来，把我百夜夫妻顿时拆散，并召天将来捉我。若不是我逃走的快，险些儿枉送性命。如今无意中走到此间，得遇将军，也是有缘。我愿与将军同心协力，共报此仇。”蜈蚣精道：“原来如此，小将愿听指挥，誓与他拼个你死我活，以泄此恨。”说罢，便请媚娘等到洞中，摆酒接风，商量日后兴妖作怪的大事。原不是一朝一夕办得成的，书中暂且丢下。

再说白娘娘与小青，回到家中后，辨明真假，驱逐妖狐，得与许仙重为夫妇。小青也做了二夫人，可称得心满意足，苦尽甜来。那日，娘娘向许仙说道：“我前年出塔升飞，我儿虽见过一面，却不知道此刻已回家中，难免他要思念我亲娘的。我今欲修书一封，命秦高即日进京传达，好叫我儿放心，你道好么？”许仙点头道：“贤妻说得甚是。孩儿只闻他岳父报告，知道我已从金山归来。现在你也回来，应当报个喜信，从此我儿可以安心在京供职了。”于是娘娘亲笔写了一封家信，信里写些什么，无非是出塔升天以后，种种离情，以及归家降妖各节。写毕封好，另取白银三十两，给与秦高做盘费，命他打点动身进京，不必细叙。

此时，娘娘又想起一事，要与许仙同去上坟祭扫，连小青一并前往。许仙道：“这是应当的。我还记得从前端阳那天，娘子要去上坟，不料走下楼时，跌了一交，以致不曾同去，在家养病。这事相隔二十余年，你可还记得否？”娘娘道：“怎说不记得，我也耿耿在心。不幸后来遭了祸事，我竟从未到过坟堂。所以我要和你同去祭扫呢。”许仙道：“如此，待我命人备办祭礼，明日同去上坟便了。”这些祭礼，无非香烛锭帛，和那酒菜等类，早已备办停当。到了下一天早上，夫妻三

人，坐了三乘官轿，带领从人，挑着祭礼，出了府第。走上街坊，一路向前，哄动了两旁来往的行人。老的少的，纷纷谈论。有几个认得他夫妻三人，知道许家的底细，都说这位白娘娘平日做人极好，所以生下个状元郎。如今赦罪出塔，又是这样的风光了。”我不说众人背后谈讲，其时一行人簇拥着三乘轿子，出了城关，从西湖塘上匆匆行去。早到了许氏坟堂，停轿出轿。许仙着从人在坟前石台上供好了祭礼，然后过去拜了四拜。白氏也上前跪倒，默祝祖先保佑仙郎，日后同上天堂。小青叩诉祖宗，保佑你媳妇早生贵子。拜毕起身，吩咐从人烧化纸钱，收拾了祭礼，准备乘轿回去。娘娘开口说道：“近日暑气全消，秋光可爱，意欲与官人在西湖塘上游玩一回。”许仙道：“极可使得。方才坐着轿子，匆匆经过湖塘，未便游览，倒不如步行向前。命轿夫跟随在后，待我们游兴已尽，方始上轿归家。娘子你道好么？”娘娘点头赞成，夫妻三人就此步行，一路游玩西湖十景。（我若照着原本唱篇直译，再将西湖十景，一模一样的叙述，纵然点缀分明，也觉得重复可厌。因为上段书里，胡媚娘玩景思凡，早说过的了。况且此次祭墓而来，无关重要，只算得连带文字，还是少说几句的为妙。但是娘娘今日随夫祭塔，重到湖塘游玩，未免有今昔之感。人情大抵如斯，所以我提及往事，也算是照应前传，使书路清明，呼应灵活。）要知白娘娘心里有甚感触，与许仙说些什么话来？请看下回分解。

## 第六回 产子

却说许仙等夫妇三人，沿着西湖塘上游玩。触景生情，人之常情。娘娘第一个道：“你看西湖景致，与前无二。比不得天然景色，马齿徒增，年华老去。我们三人，都觉苍老一些。”许仙：“娘子们却也还好，只有我，生了胡须，愈觉得老了。”一头走，一头说。娘娘看见那边雷峰夕照，更是伤怀。便用手一指，说道：“二十年前，我在此中沉埋，受了多少寂寞凄凉。如今又得夫妇团圆，在此游玩，真是天大的幸事。只可惜此峰，被青妹用火焚烧，变得这般模样。”小青道：“我也是一时气愤，救姐姐不得，因此放火焚烧。今日想来，实是卤莽。毁坏了前代的古迹，到变做我们的遗迹了。姐姐以为如何？”娘娘点点头。看过了别的景致，走到断桥残雪，不觉有些力乏了，就在亭中少坐片时。许仙与小青也坐了下来。娘娘忽问道：“官人可还记得断桥相会么？”许仙道：“记是记得的，不过以往之事，我劝娘子不必提及了，说起时反增悲苦，现在且图欢乐要紧。此刻天将傍晚，我们回去罢。”于是三人起身上轿，一径回到家中，吩咐厨房备好酒肴，畅饮到初更时候，方始归房安眠。今夜许仙眠在小青床上，小青因腹中有孕，劳动后稍觉疲乏，双睛一闭，魂已出定。悠悠扬扬，身入梦中，那梦神便来托兆了。因为奉了佛旨，特地相送武曲星临凡。喝声青娘听着：“汝今有孕在身，切勿心中焦急，我奉上

天敕旨，特送贵子与你。也是你命中注定，若遇分离，不必悲苦，日后自有相逢的日子，名显朝庭。汝当紧记在心，吾神去也。”小青失声高叫菩萨：“我还要问，”这几句话尚未说出，早把许仙惊醒。忙问道：“青娘，你要问什么？”小青方知是南柯一梦，便道：“我在朦胧之间，得一奇梦，梦见那神人对我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未知吉凶若何？”许仙道：“这是大吉之兆，后来定生贵子，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小青微笑道：“若得生儿，日后与小相公一般，也不枉我重下凡尘，接续旧缘了。”说话时，听得渔楼已敲四鼓，再睡了一回，天已明亮。许仙起身到白娘娘的房里，告知此梦。娘娘道：“梦虽奇异，其实我早已未卜先知了。”许仙很为得意，笑说道：

“娘子有先见之明，能知过去未来，真不愧为黎山老母的高徒。”娘娘听他戏言取笑，因为从前做妖怪时，托言是黎山传授。此刻他说这话，分明是揭我的冻疮疤。为戏答道：“青妹得此一兆，害你又要惧怕他了。”许仙道：“做梦有什么害怕呢？”娘娘道：“你可记得昔年我与你同床安睡，变一条十丈长的大蛇，将你欺侮，不知如今可有第二个法海和尚，再拿金钵来收我么？”许仙忙道：“娘子太多心了，若提往事，总是我许仙没有情义，连累娘子受苦的呢。”娘娘见他认了真，也陪笑道：“这不过戏耍的话，以后大家不必说了。”这些闲文，毋须细叙，数月以来，家中并无别事可记。

光阴很迅速地过去，要说到小青怀孕以后，已将达月临盆了。那天，小青独坐在房，觉得腹内一阵一阵的疼痛，“莫非那婴儿要离身了么？”今天小青腹中一块肉，也恐惧生产的痛苦。上次娘娘有本人客串稳婆，天幸平安产下。现在临到自己，倒缺少这样一位知心着意的人呢。他虽修炼了七八百年，年纪还不及白娘娘，却也算不得不老了。而且换去凡胎，已经不是

蛇身，反比娘娘高出一筹，变做人养人了。但他还是头生，第一次养儿子。从未经过此事的人，心里总要慌乱的。所以他腹越痛越紧，又好似乱箭穿心，钢刀剖腹，一阵连一阵，那里还忍得住。眼中泪落如雨，叫声：“不好了，再要疼痛时，恐怕性命要不保。”只得双手捧着肚了，高叫：“姐姐快来。”娘娘听得叫唤声甚急，连忙走将过来。见他这般光景，便问道：“青妹敢是要分娩了么？”小青皱着眉心，点头应是，连身子也立不起来。娘娘就搀扶他到床上睡下，方说道：“你今阵痛紧急，即时要分娩了。我和你仿佛同胞姐妹一般，我就权做稳婆，也是应该的。”小青道：“怎好有劳姐姐，还是去知照相公，唤个稳婆来吧。”娘娘道：“这算什么，一来恐怕不及，二来我也懂得收生，更比那班稳婆妥当些。”此时小青痛得牙关紧呀，口也难开，下部胞浆水已下。娘娘急忙脱去外衣，把应用的东西，摆在一旁，然后取一块大包袱，束在腰间。爬上床去，双手将小青身子捧住，往上一提，叫声：“青妹，你只要用力迸一口气，忍着疼痛，小儿便下来了。”小青这番痛极，闭着嘴一迸，眼睛前一阵黑暗，那婴儿已经脱离娘胎了。总算快生快养，娘娘伸手托住小儿。听他哭声洪大，知是英物。正要下床命人去唤稳婆来洗浴，却巧许仙上楼进房，知道这个喜信，便去唤一个稳婆来。这稳婆住在邻边，所以一唤就到。与小儿剪了脐带，沐浴穿衣，包扎停当，领赏而去。

（但是我有一句话，不得不讲明的。许仙家里呼奴使仆，比前更为富饶，难道稳婆不好早些唤来的么？还是恐怕生下几个蛇蛋来么？不是的。为什么娘娘定要权做收生？有个缘故在内。昔年娘娘生梦蛟时，小青当过稳婆。今日小青生子，娘娘也亲自服侍他，这叫做以德报德，况且现在改称姐妹，不比得前番有主婢的名分呢。数言表过。）再说许仙，今番又得一子，喜气满怀，府中热闹异常。诸亲百眷，前来道贺。厅堂摆酒，宾客

欢呼。三朝设席，更不说了。到了弥月，亲戚朋友，都来送礼。正所谓“不是亲者也来亲，”比三朝更为热闹。厅堂上挂灯结彩，庭心中搭台唱戏，笙歌盈耳，宾主联欢，杯盘交错，水陆纷陈，有句俗语说得好，叫做“富家一席酒，贫汉十年粮。”一些也不错的。这一天，人人快乐，个个欢喜。只有娘娘想起前情，频弹珠泪。许仙一见，忙问：“娘子为了何事？”小青也来细询情由。娘娘苦塞咽喉，停了半晌，方说道：“青妹，你是我心腹之人，怎么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呢。”小青听了，自然会意。虽不明言，也不觉滴下泪来。娘娘又向仙官道：“我记得，那年梦蛟弥日这一天，正是做妻的被难之期。今虽出罪要续旧缘，却不见孩儿在我面前，因此我睹物伤心呢。”小青见许仙呆立不语，只好在旁劝道：“姐姐不必悲苦，小相公在京做官，少不得有见面的日子，请姐姐且免愁烦。”娘娘原是个豁达的人，也不过一时感触罢了。此刻听得这话，心里一想：“今朝青妹生儿满月，理当庆贺才是，我若只管悲苦，反道我度量太小，有心触他的霉头。何况我儿已经做官，不久就有相见之日了。”所以娘娘转悲为喜，抱了满月的孩儿，细细一看。果然生得眉清目秀，品格超凡，将来一定名登甲第，夺取魁元。就替小儿取了一个名子，叫做梦龙。“日后一蛟一龙，当可显耀许仙门庭。”许仙听说大喜道：“好个梦龙两字，他日须要努力攻书，方不负此名儿。”说罢，转身出外，招待宾客。忙碌了一天，直闹到更深方散。果然是状元府第，毕竟与众不同。这一段小青产子情由。我算叙过了。我且暂把家中搁过一边，要说到出使平番的许状元。

奉旨封王，非同小可。那一天，已到番邦。这里番早已得报，即命左相喏噜苏，前来迎接南朝天使，在本国边界上等候。是日，遥见一队军马，威威武武，簇拥而来，想必是天使



大人到了。果然一些不差。番界左相过来迎接，许梦蛟并马同至迎宾馆。下落雕鞍，携手入内。彼此见过了礼，分宾主坐下。梦蛟先启口说道：“本院因奉圣旨出使贵邦，非为别事，吾上邦圣主，自先皇开国以来，凡外邦九蛮十八番，都有朝贡进京，无国不服。惟有尔番君，近年以来，并无贡税。且又口出不逊，夜郎自大。所以我圣上命本院前来，通问此事，请番相速即奏明汝主，议决作覆。如若不然，天朝兴师征伐，决不姑宽。”番相道：“天使大人，何出此言。我主虽是番邦，也有九卿六部，四文四武，将相完全。各府州县，界画分明。那一桩不如南朝，大人怎么轻视我邦，狂言征伐，是何道理？”梦蛟道：“番相言之差矣，我圣朝入主中原，统一九州，恩覃责四海，迩遐偏邦，谁不敬服只有你番君，不遵王化，恃强顽抗，欺侮中华，有违臣道。故命本院到此责问。望即奏明汝主，来朝纳贡。我圣上深恩厚泽，决不追咎既往。倘敢有违，迟疑不复，怕只天威一震，举国顿成齑粉了。”这几句话，义正辞严，可谓不辱使命。但是少年气盛，激烈了一点，竟触恼了番相。啫噜苏怒骂道：“好个年轻无知的天使，口出朗朗狂言，藐视我番国无人，逞强压迫，这般无理。待俺奏与我主知晓，把你拘禁在此，休想回转家邦。”说罢，站起身来，吩咐小番传令出去。立即调勇卒三千，守住中原渡口，不许南兵过界。又命手下，将许梦蛟拘押营中，不得有误。番相命令一下，怒冲冲回朝禀复去了。只可怜许梦蛟被几名番卒押入番营押禁，心里好生悲苦。这次出使封王，明知是仇练的奸计，“有意陷害着我，但我既奉君命，理当为国增光，折冲坛坫，直言向番王诘责，虽死亦无怨言。只是丢不下家中妻父，还不知我在这受苦呢。”书中暂将梦蛟被困番营一节按下，却另行提起一人。

此人说将出来，想必看过看前传的，还未忘却，就是那个崑

山顾公子，官名蕙兰。昔年被小青迷恋，那时小青未脱凡胎，身有大毒，因此弄得顾生骨瘦如柴，成了癆瘵。反幸许仙驱妖治病，才得起死回生，十分感激。那知中秋节登门拜谢，见了家中失去的三桩宝物，并见妖精出现，便疑心许仙不是好人，命家人告到当官，他却先自归家，禀告母亲。那太夫人十分贤德，呵斥责儿子卤莽，以怨报德。”况且这几件宝物，久未检点，或者被他人所窃，转卖与许仙，也未可知。你便告到县衙，仗势欺人，竟忘却自己的性命，是那里得来的。虽说妖精在他家出现，也许他收伏后，听候仙人使唤，好比南极仙翁在仙山上，有鹤鹿二童看守洞府。难道鹤鹿不是妖怪么。”这一阵埋怨，顾生只好唯唯听命。仔细一想，却也不差，心里很觉懊悔，便将此案搁起，不差人去追究了，所以许仙得安然无事，来到镇江与白氏相会。（前传里未曾说明，也是缺点，故而在下译到这里，替他补叙这几句，方觉得前后呼应了。）此事相隔二十余年，如今顾蕙兰已有四十岁了。自从那年病愈后，进京得中第八名进士，点入词林。未及数载，钦命擢升为淮安节度使之职。只因前妻陆氏病故，继娶夫人仇氏，即是仇练的胞妹，颇为贤能，与自己同庚四十。怎奈膝下无儿，仅生两个女儿。长女金鸾，年方十九。次女银鸾，只小一岁。都配与陈伦为媳。两婿一个榜眼，一个探花，与许梦蛟同榜，共居翰苑，这些事实，我拿来叙明后，方说顾蕙兰到了淮安任上，倒也弊绝风清，政声卓著。只有地方上不甚太平，近来凤凰山上出了两个妖魔，势极猖獗。本来要与亲家陈伦商酌此事，替当地百姓除害。又听得陈伦奉召进京，将要动身去了。因此内心踌躇，好生忧闷。正坐在书房思想间，他的夫人仇氏自内走出。叙坐后，蕙兰问夫人出来何事？仇氏夫人道：“妾身非为别事，只为我胞兄五十寿诞，就在今月中旬。故此来与相公商酌，端整

了礼物。我欲与女儿同去祝寿，倒不如备了舟船一起进京，未识相公意下如何？”蕙兰道：“夫人若往京城，又恐衙中有事，无人照料。我劝你不去的好，还是把这份寿礼，托陈亲翁带了去。我二女也要拜母舅的寿，就叫他向舅兄致意一声。”夫人点头称是，也赞成这样办法。当下将寿礼整备停当，顾爷便吩咐打轿，来到陈伦衙署中拜望。（我就趁势将陈伦这个人，表个明白。但依据本传里说，陈伦初任钱塘县，后升苏州府，好象前传里的周士杰。先做钱塘时，因库银一案，将许仙徙配姑苏。及至昆山盗宝事发，告到县堂上，这县官也就是他。不过不是苏州府，似乎两样，一而二，二而一，我却无从考据。或是或否，只好依样画葫芦，照着本传写将下去。好在周士杰非比陈彪，陈彪误作李君甫，断然不可，我在上回早经说明，如今这个陈伦，并不是许仙的亲戚，无关重轻，恕我不再更改了。）现在，陈伦已升任了淮安道，地方上很有贤名，因此有圣旨下来，召取进京。不知陈伦进京之时，那边许梦蛟可曾封王归国，回京复旨？请看下回分解。

## 第七回 归 国

却说许梦蛟同榜，有二位年兄年弟，同占鳌头。兄名陈连，中了榜眼。弟名陈达，中了探花。父名陈伦，四川人氏，夫人陆氏，同庚五九。从前因遇难产，幸得许仙良药相救，母子转危为安，均喜无恙，都在京中为官。他的两个媳妇，乃是

崑山顾蕙兰的女儿，一双姐妹，嫁给同胞兄弟，珠联璧合，可称为美满姻缘。现下二媳妇随侍翁姑，都在淮安道署中，陈伦莅任以来，将及三载，近来却多了一桩心事。因为凤凰山妖寇作乱，搅扰得地方不安。正想计议收伏，将此事奏闻朝廷。怎奈眼前要行取入京，故而迟疑未决，尚没有一定的主见。忽见陆氏夫人，同着二媳出外行礼。坐定后，陈爷问夫人出来何事？“只因二媳有事禀闻，特地陪她们出来的。”陈爷道：

“不知有什么事情呢？”二媳便说：“仇家母舅，今年五十大庆，欲往京中祝寿，该备二付寿礼才是，故此同来禀告公公。”陈爷道：“我今行取进京，你婆婆也要去的，不如一同去罢。”二媳唯唯听命。正说之间，阍人进来禀报说：“顾老爷到此拜望。”陈伦即忙出外迎接。到了厅上，两亲家见过了礼，分宾坐定。顾蕙兰先开言道：“闻得亲翁即日荣行，一则特地相送，二则有事相商，还请亲翁载酌。”陈伦道：“不知亲翁为了何事？倒要请教。”蕙兰道：“我因为本处西北有座凤凰山，地极荒僻，行人稀少，那里出了两个妖魔，啸聚山林，比那凶狠的盗贼，还要利害几分。弄兵作怪，而且他的妖法变幻无穷，闹得该处一带地方，日夜不安，甚至扰乱江山，未可轻视。更兼淮安通连南北，是个要害的重镇。一旦举事，那还了得。故此来与亲翁议，未知尊意如何？”陈伦道：“此刻弟也别无良策，况且即日就要进京，只好将此事奏闻圣上，然后聘请能人，发兵驱妖便了。”蕙兰道：“如此甚好。弟还有一事奉托，妻舅仇练，五十生辰，略备几种礼物，要相烦亲翁带往京城。”陈伦道：“这是便的，拙荆与两位令爱一同进京，到仇家去拜寿时，只须令爱致意令舅一声，岂不更妙。”蕙兰道：“足感亲翁盛情，小弟就此告别。”陈伦挽留他到内堂，与二女相见，叙了一回闲话，顾爷方始作别而去。

书中单说这里陈伦，收拾行装，挈领家眷，就此离了淮安，直抵京城。路上并无书说。到京后，暂在寓中耽搁。次日五更三点，入朝见驾。三呼万岁，天子龙心大悦。因知他为官清正，办事贤能，故加以不次的擢赏，授了吏部尚书之职。陈伦谢恩毕，重又奏道：“臣在淮安道任上，国泰民安，年丰物阜，固是可喜。但西北边隅，有一凤凰山，山深林密，妖物潜藏。今据府县报告，该山有二妖作耗，扰害闾阎。虽是多么小丑，惟恐盘据日久，滋蔓难图。设或暗通番国，恐成心腹之患。伏乞圣上，乾纲独断，即日遣将前往，扫除妖孽。国家幸甚，百姓幸甚。”天子道：“据卿所奏，朕已知悉。但妖物虽然利害，尚未侵及疆土，且慢妄动干戈。可着令淮安将军，严防谨守。只待他兴形毕露，那时反兵剿灭未迟。”谕毕退朝。陈伦出了朝门，早有两个儿子过来迎接，回到寓中，将夫人和媳妇等一并迁入衙门。部署方毕，文武众官齐来拜贺。还有一班属员进见，自有一番忙碌。这些繁文，毋庸细表。

现在要说到番邦去了。那个左相喏噜苏，因见中原差来的天使许梦蛟，责问朝贡，理直气壮，言出如此，甚是可怕，当下争论了一番，即时将许梦蛟拘禁番营，已经长久了。那天，奉了国王之命，来见许梦蛟劝降。到了营中，两下相见坐定后，番相便将自己的来意说道：“俺今奉命到此，劝你归降我主，仍封为殿元显相之职，免得异乡受苦，还望天使细加详察。如愿从顺，便同你去见我主，加官受禄。”许梦蛟听得此言，勃然大怒道：“人各有志，你主何能强逼忠良。想我堂堂中国，乃是真命帝主，我当效死以报君恩。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岂肯降你这偏邦小国，落下万古臭名。我请你回复番君，休得妄想。如若再来相逼，我情愿刀下身亡的。”番相见他这般坚强不屈，心中虽暗暗称赞，嘴里却恨恨的说道：“许

梦蛟呀，许梦蛟，你今天不肯从顺，只怕你懊悔无及。”说罢，就去回复番王，奏明许梦蛟忠心赤胆，坚执不允，誓死报国。番王忽然问道：“许梦蛟是那里人氏？今有多少年纪？”番相道：“据说是中国浙江省杭州钱塘县人氏，约有二十余岁了。”番相点点头，略想一想，便道：“孤在二十年前，扮做客商模样，来到中原，游玩杭州西湖。见塘上有一少年后生，手抱婴孩，两眼垂泪。又见一白发头陀，手持金钵，钵内有一条小小白蛇。我便问那些游玩的人，为着何事，这后生何人？那人说明后生许汉文，孟内小小蛇儿，千年修炼，变做美人，就是许汉文妻白氏娘娘。只为水漫金山，害了万万生灵，故此前来把他收伏，镇压雷峰。那抱的弥日孩儿，就是白娘娘所生之子，乳名梦蛟。所以这个后生，难舍难分，在那里啼啼哭哭。这时候，寡人也在旁观看，不觉叹了一回。事隔已久，如在目前。想不到如今差来的天使，正叫许梦蛟。莫非就是此子不成，也可算做一桩奇事。左相可传他进来，待我细细问他，不知是也不是。”（以上这段说话，虽觉离奇，且与前传稍有不符，也还说得过去，真叫做无巧不成书呢。）仍说当时，左相领了旨意，再到营中，召请天使许梦蛟入朝相见。梦蛟听得番王旨意中，有个请字在他口中传出，谅必有事相商，并无恶意。“我且跟了他去。行个君臣之礼便了。”主见打定，就随着番相入朝行礼，口呼千岁，叩伏金阶。番王很为谦逊，连称不敢，平身赐坐。然后说道：“殿元奉着圣旨，来到敝邦出使封王。但我国虽属番邦，也是顺天行事，规模礼教，原与中国无异。你南主不修德，不量力，意欲兴兵敝国，寡人何足为惧。因此将殿元拘禁营中。今见卿一片忠良，实为可敬，特命左相召卿相见，一问情由。不知殿元何处人氏？你可将本身履历，细细说来。”许梦蛟奏道：“使臣是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

氏，父亲汉文，现在家居，并未出仕。”番王又问道：“你母亲谁氏，你怎么不说呢？”梦蛟听了，心里有些诧异，不敢说谎，据实奏道：“臣母是千年得道的精灵，与父亲夙世有缘，后被法海僧人所害，镇压在雷峰塔二十年，如今已出罪升天了。”番王道：“如此说来，可是水漫金山的白娘娘么？寡人想起，也觉悲哀。只可喜生子成名，鳌头独占，今得出使到此，也可算得天缘巧合了。”梦蛟道：“请问，千岁怎生知道使臣的家事？”番王道：“寡人昔年乔装客商，来到中原，在西湖塘上游玩，正见那日的情形，故向旁人动问，得悉此中的原委。不意今日天遣相逢，事皆前定，寡人岂肯违天行事，将你屈留在此，埋没你的风云壮志呢。”又回顾左相喏噜苏说道：

“你可整备奇珍异宝，各种贡物，即日送殿元归国。另备黄金千两，彩缎百端，赠与殿元还朝。”许梦蛟听了这话，暗自欢喜，即忙起身叩谢。感激番君贤德，三呼千岁，告辞退下。文武相送出朝，与左相上了青驄马，一千军卒护卫随行。梦蛟自此转忧为喜，遇难成祥，今日能够封王归国，真是难得，起程后一路回去，并无书说。到了本国地界，途中官员迎送，这些当套，不必细表。

那一天进了京城，许梦蛟带同番相入朝见驾，细奏出使后经过情由，并呈上番国朝贡的表章。天子大喜，即命光禄寺备宴，款待番臣，也赐金银彩缎等物。那番相谢过了恩，先自退出朝门，带着番卒回本国去了。这里殿廷之上，天子钦锡状元加升三级，仍回翰苑掌教。满朝文武，谁不钦敬。惟有仇练，心中难过。暗说：“小子真好侥幸，少不得还在我手中呢。”

且不说奸臣心事，再说许梦蛟退下朝来。得意洋洋，回到本衙。碧莲夫人出来迎接夫君。到了厅堂上，夫妻行礼毕，岳父陈彪也出外相见，各诉离情，当即整备接风酒席，合家欢

乐，毋待细叙。过了一天，陈彪因久未得家中音信，思乡甚切，所以一见女婿归来，次日便向梦蛟说道：“我只为贤婿奉旨出使封王，至今耽搁在此。虽这里有信去，却没信到京，不知何故，弄得我心中日夜牵挂极了。”梦蛟道：“岳父既要回去，待小婿择日送行便了。”陈彪道：“我今归心如箭，明天便想起行了。你岳母不知在家安否，为什么至今杳无音信呢，难道没有便人投递到京么？”梦蛟道：“小婿在当日限满进京时，爹爹尚未归家。后来岳父送令爱到此，方知父已还俗，不肯来京共享荣华，累及岳母在家照料，小婿心实不安。更嫌外国封王，又累及岳父耽搁了长久，常常悬念家乡。就是小婿也挂念着爹爹。今得岳父回去，最好也没有了。”陈彪道：

“凡事都出于意外，此刻却不必说了。你的意思，我也明白。”梦蛟道：“既如此，明天准备船只，我叫陶仁相送就是了。”商量停当，梦蛟写好了两封家信。一封禀告父亲，一封问候岳母。当晚备了酒席，与岳父钱行。饮酒之间，无非谈些家常话儿。夫人也向外来，要请爹爹在母亲前代言问安，说女儿在京安乐，不须牵挂。又叫家人陶仁进来，命他“伴送太老爷回杭，路上须要小心服侍。”陶仁唯唯听命而退。少顷席散归寝。到了来朝，梦蛟已命人备了一号大船，所有铺陈行李，也收拾好了，便亲送岳父登舟，并嘱陶仁：“当心侍奉，事毕速即回京。”翁婿作别后，梦蛟踏跳登岸，看那大号船解缆开行去了，方始上轿回衙。不烦细表。

要说到仇千岁庆寿一事。那仇练是个权奸，封藩以后，仗着皇上隆宠，气焰薰天，炙手可热。他虽陷害许梦蛟不成，却得了举荐贤才的名声。只可惜天不佑助，膝下无儿。幸生一女，闺名秀凤，年方八岁，生得聪明伶俐。因此他与夫人，爱如珍宝，总觉得美中不足。明天是他五十生辰，厅堂上早已悬



灯结彩，寿幢寿联，挂得密密层层，都是王公大老的官衔，中间供着御赐白玉寿星等各项珍品，其余摆列种种器具，可称为穷极奢华。红氍铺地，绣幔遮天。又唤到一班梨园子弟，搭台演戏，准备款待来宾，开筵听唱。就是那边的瀑纱厅、花厅、官厅、后厅等各处厅堂，以及两旁的内外书院，后面的内外花园，都收拾的金碧辉煌，点缀得花团锦簇。正是：天上神仙眷，人间富贵家。别有一种豪华气象。仇练亲到各处看了一眼，心中十分喜悦。又见今日各地送来的寿礼，比前几天更多了。无非金珠珍宝，和那锦绣幔联等物。此外糕桃烛面，这些食用的东西，更不必说了。因为他是极品藩熏，所以宰相以下六部九卿等文武官员，那一个不要来趋奉他。即使与他不睦的忠良，也不免送一份薄礼，遮人耳目，故而格外热闹异常。仇练又唤府中军官王贤进见，料理一切。并命厨房中备办酒肴，格外丰盛。正吩咐间，见一家人进来禀报道：“启上千岁爷，崑山两位顾小姐来了。”仇练即命他传话内堂，知照夫人小姐出去迎接。少顷两位顾小姐来到厅堂，一同上前拜见。叫声：

“舅母，甥女等特来拜寿。”双双跪下。仇练受了两拜，便说：“贤甥女请起。”顾小姐起身说道：“家母本欲来京庆祝，只因衙内事忙，不克分身到此，特备些许薄礼呈上，聊表寸心。如今公公行取进京，婆婆也一起同来，命甥女致意母舅，改日再行登门谢罪。”仇练道：“你公公行取到京，圣上加封为吏部，甚是荣显。奈他不来拜我，故而我也不去贺他呢。”顾小姐听他话中暗藏抱怨，忙道：“我公公性情固执，还望母舅不必介怀。”此时夫人即吩咐备酒，与二位小姐洗尘。并且这天有亲戚至交先来暖寿，所以大厅上摆着许多酒席，欢呼畅欢，庆祝寿星。直吃到三更过后，方各散归。下一天是诞期正日，满朝文武齐来贺寿。有几个翰林院里的官员，

或做寿诗的，或献寿文的，恭维祝颂，无微不至。各厅上的宾客，坐得满满，比那日大不相同。少顷肆筵设席，仇千岁按照众官员的名单定座。细细查看，席中只少了两个。一个是陈吏部，一是许状元。心头怀恨，暗骂“梦蛟这小畜生，你不过封王得胜还朝，圣上十分宠爱着你，你就不放老夫在眼里。如此欺侮，老夫怎生容得，只须略施小计，管教你十年窗下，枉费工夫了。”仇练恨恨不已。单恨着许梦蛟，因为陈伦有亲戚关系，所以这一笔帐，都划到许梦蛟身上去了。我且将这里庆寿情形，丢下不表。

再说许梦蛟因与陈伦家有年谊，并且他官为吏部，执掌全衡，应当前去拜望。这日乘轿来到吏部衙门，把名帖送将进去。不知陈伦是否接见，和许梦蛟谈些什么话来，请看下回分解。

## 第八回 报 信

却说仇练。在朝庭的势力，一天大似一天。这次奸党发起给他做寿，场面很是热闹。一致趋奉，僚属所送寿礼，总计价值不小。吏部陈伦这人。与仇练薰莸各别，不愿趋奉。故命二媳前来拜寿，代为致意。所以今日退朝回来。静坐在书室中，批阅文书，办理他的公事。忽见司阍人走入，呈上一帖，禀报许状元来拜会。陈爷把名帖一看。上写着年侄许梦蛟顿首拜。暗想：“他是许汉文之子，与我儿同榜及第，闻他封王得胜回来，到此拜望，我当以优礼相待，不可轻慢。”便吩咐阍人开

了正门。亲自出来迎接。与梦蛟相见之下，携手入内。到了厅堂上，见礼分宾坐下。送过香茗。陈爷先开口问道：“年侄出使封王，耽搁番邦甚久。不知何日动身。才得回朝？乞道其详。”梦蛟道：“小侄奉旨前往。被番相喏噜苏禁押番营。为时甚久。反要我屈辱归顺。小侄誓死不从。还亏番君感悟。说我能尽忠孝。才得放我还乡，并愿遣使贡献奇珍。蒙圣上恩典，加升三级。但恐仇练与我作对，再生恶计害我。还望年伯垂怜，小侄不胜幸甚。”陈伦道：“年侄尽可宽心。你与他两不相犯，各行其道你怕则甚。”梦蛟道：“全仗年伯庇护。小侄感激不尽。”陈爷道：“岂敢岂敢。请问年侄。如今令尊在京，还是在府上呢？”梦蛟道：“本欲接至京中居住。只因家父自遭变故后，心灰意懒，偏喜独居清静，故而不肯来京。”陈爷道：

“我记得，昔年在苏州时，贱内难产甚危，群医束手，因闻崑山顾家亲，病入膏肓，是令尊医治好的。所以我也请令尊诊视。果然金丹一粒，妙手回春，保全母子二命，老夫至今耿耿不忘。”梦蛟道：“小侄曾闻敝岳父谈及，家严前在姑苏开张药铺，曾为三件古董事，顾府控告县堂，仗彼家声势，家父险遭不白之冤。若不是年伯从中挽救，便难昭雪了。”陈爷道：老夫不过剖明冤屈，解释误会，命县中从轻发落便了。还有话动问年侄，令堂归天以后，不知可有消息么？”梦蛟含泪答道：“家母虽得出塔升天，至今并无消息，小侄因限满来京供职，只知我父已从金山归家，未便请假还乡探望。并且奉旨出使封王，留番甚久，未得家中音信，不知何故，殊令小侄悬念之至。梦蛟与陈伦。叙谈了多时，方始起身告别。离了吏部衙门，一路回去。这儿当儿，要提起那报信的老家人秦高了。

秦高前年奉了主人之命，来京报告喜信，不料行至黄河渡口，遇见一群强盗，把他的行李书信，尽行劫去，险些丧了性命。

可怜他盘资全无，只得沿门求乞，飘泊异乡，又遭了一场大病，虽亏得仁人君子替他出钱医治，迁延日久，才得活命，此时仍旧进退维谷。过了几月，稍得路人周济了些，方才一路求乞进京。耽耽搁搁，好容易抵达京城，却不知小主人住在何处，一时那里寻访得着。只好以求乞为生，并且他还不晓得小主人出使番邦，真怪他初出时无从打听了。秦高受尽困苦，今日合该苦去甜来。正从大街上经过，瞥见迎面一顶红伞，八名护兵，簇拥着一乘绿呢大轿。后面还有两名家丁，骑马跟随，好生威武。只因京城之中，比不得各省地方官，可以开锣喝道的，知是一位大官员，却不知是何许样人，一时看不清楚，他便转向旁人动问，叫声大爷：“这是什么官府，真好威严呀？”那人道：“这就是封王回国的许状元老爷，今日在那里拜客呢。”秦高听了，即忙赶上前去，向轿子里面仔细一看，果然是小主人。他便跟着轿子同走，来到一所衙署，看小主人下轿进去，略停一停，方走到门房跟前，对那管门人说道：“相烦老哥通报一声，说浙江杭州太老爷，差人下书要见。”那管门的听了，见秦高乞丐相似，本欲赶他出去，后来一想：“不好，他说是投递家书，不得不进内禀报。”便道：“你且在外候着，待我通禀去了。”说罢，转身入内去了。此刻许梦蛟正换过了便服，在书室中坐着。见司阍自外走入，禀告道：“启上大老爷，浙江杭州太老爷差人下书，现在外面。”梦蛟一听，忙道：“既是太老爷那边来的，快叫他进来见我。”司阍应声退出。不片刻，秦高进来叩见。梦蛟问道：“你几时动身到这里的，太老爷在家可好，你为什么身上弄得这般模样？”秦高道：“老奴奉命来京，不料中途遇盗被劫，将书信行李一并抢去，流落异乡，无以为计，沿街乞食，过了几时。可怜老奴，急出一场病来。还算上天保佑，有人救济，得庆更生。怎奈盘费全无，只

好一路求乞进京，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到达京城。那知四处寻访，找不到老爷的衙署。”梦蛟道：“这时我出使番邦，怪不得你无从寻访了。我且问你，那封书信既已失去，但你在临行时候，太老爷可有什么言语嘱咐你呢？”秦高道：“别无他语，只命我来秉报告喜信的，大约信也是这个意思，待老奴细细告禀。”梦蛟道：“如此快讲。”秦高道：“太老爷回家以后，初时心中愁闷，思念往事，常常掉泪。过了几日，太夫人竟回来了。”说到这里，梦蛟将话打断，说声：“且住，我只问你，那一个太夫人？”秦高续禀道：“就是老爷的生身亲娘。出塔升天后，多蒙佛祖赦罪，脱了凡胎，奉命下山，再与太老爷继续前缘。还有一位青氏夫人，和太夫人同来的，欢叙一堂，因此太老爷十分快乐，身子也比前康健多了。”梦蛟道：“照你这样说来，那位青氏夫人，是二太夫人了。”秦高点头称是。梦蛟听了，喜极生疑道：“莫非我今日许梦蛟在这里做梦不成。”秦高道：“老爷休得多疑，并非做梦，是真的。”梦蛟方定了一定神，光天化日，那里是梦，不觉喜气洋洋，一切愁云惨雾，一扫而空，化为乌有。他天生纯孝，世所罕有。他平日心里，除却亲生父母外，还有一个许氏大娘。一来是他的嫡亲姑母，从小把他抚养成人的，二来又是岳母，所以格外敬重。此刻得知父母有消息，就问及“陈太夫人可安好否？”秦高道：“家里全仗陈氏太夫人代为掌管，办得井井有条。不然，起初只有太老爷在家，虽有老奴等在旁侍奉，怎解得心中烦闷呢。好在陈太夫人身子强健，天天到西楼来的。谁知发生了一桩奇事，忽然来了两个妖精，冒充着太老夫人入内，蛊惑太老爷。一住三月有余。又有两个真实的太夫人来了，当时一场争吵，那里认得出真假。还亏太夫人法力高强，顷刻召到四位天将，妖精就逃走了。事定之后，太老爷和太夫人便差我进

京来报喜的。想不到老奴命苦，中途遭此大难。如今在街坊上遇见老爷，真所谓绝处逢生，不幸中的大幸了。”梦蛟道：

“原来有此奇事，真是可喜可怪之至。”秦高道：“家内二位太夫人，天天与太老爷讲起老爷。”梦蛟道：“我也在此日夜思念，只是我方从番邦回来，一时未便辞朝还乡。今幸你来此报喜，好叫我略放愁肠了。”当下吩咐另一家丁道：“你带他到外厢酒饭，与他换了衣服。”秦高谢了主人，即跟那家丁去了。梦蛟便起身入内，将此事告知夫人。夫人也是十分欢喜，只记挂着父亲，回转家乡，不知路上可平安否？

我就把这里丢开，提起陈彪还乡一事。他在路上并无书说。那天船抵杭州，到了家中，好不热闹，喜气充满了门庭。夫妻相见，方知弟妇重下尘世，与仙弟再续前缘，可称奇事。少顷许仙过来叙谈，各诉离情。又命仆妇抱出孩儿来。陈彪见了，称赞不止。骨相峥嵘，将来必成大器。这许多家常琐事，我都不表。只说家人陶仁叩见主母。娘娘问他：“一向流落在哪里？”陶仁道：“自从老奴见了娘娘被难后，只身来到京部，流落了二十年，无依无靠。幸遇小主人中了状元，收留在衙署中。今送陈大爷回杭州，就要进京回复老爷的，免得老爷悬望。”娘娘道：“陶仁，我且问你，你状元老爷与夫人可好么？”陶仁道：“好是好的，只因权奸仇练，与老爷不合，他用一条恶计，在圣上跟前，保奏老爷到北番去出使封王，我老爷到了外国，拘禁番营甚久，直至今日，才得回朝复命，高升三级，命老奴伴送陈太爷归家，喜得又见娘娘之面。但老爷在京，还未知晓，且待老奴回去报个喜信罢。”娘娘诧异道：“我自归家以后，即着秦高报信，因长久未得回音，又寄了几封书信，也是石沉大海，这又奇了。”陶仁道：“秦高并未进京，也没有书信寄来。老爷又出使番邦去了，夫人日夜挂念，陈太爷又难以动身还乡，

故此耽搁至今呢。”(原来另有一个道理在内,在下也要表明的。许梦蛟不知道娘亲归家,那仇练却消息灵通,早已打听明白。恐怕白娘娘神通广大,如果母子相逢,我就害不得许梦蛟了。故差心腹得力家丁,在途中查看。倘有浙江杭州府差来的人,与京中出来的书信,一齐阻止。所以数年来,两下音信不通。秦高遇盗被劫,就是这一班人呢。表过不提。)再说娘娘听了这番话,便吩咐陶仁“在此休养一天,待我写好了信,明日你动身就是了。”陶仁唯唯退出。过了一夜,娘娘早把书信写好,无非叙说回家一事,嘱咐儿子,谨慎为官。许仙也在一旁看过,当即交付陶仁,并赏给盘费银四十两,打发他进京去讣。

书中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近数年来,总算相安无事,过那欢乐的日子。光阴迅速,二公子梦龙年方五岁,生得眉清目秀,头角峥嵘。聪明伶俐,活泼非常,便送到了学堂里去读书。不多几年,过目成诵,与昔时梦蛟相似,真可称得神童。那一天娘娘与青妹正坐在中堂上,和许仙闲话。见梦龙放学回来,品格魁梧,比起初上学时大不相同。上前拜见爹爹与二位母亲,把近日所作的几篇诗文呈上。娘娘接来一看,居然做得很有意思。回顾小青道:“青妹,你看这小小年纪,能够做得几句,总算亏他。将来孩儿必然辅佐王家。”梦龙听得赞他,便道:“孩儿读了书,就要想做官了。”许仙笑道:“你年纪尚小,晓得做什么官。”梦龙道:“书上不是有允文允武句么,哥哥做了文的,吾要做武的。我名龙呵,做武将一定可以张牙舞爪也。文武都出吾家,岂不威风。那时爹爹是老封君,二位母亲要升做天仙了。”娘娘听了梦龙之言,把头点了几点,预知此子日后飞黄腾达,不在梦蛟之下。小青也深为欣喜。这个当儿梦龙一跳一跳,同着一个小丫头,来到后面花园中游玩。随手拿了一根齐眉木棍,横七竖八,打了一路。正打得高兴时,天

上来了一位九天玄女娘娘。因为奉了如来佛旨，要度梦龙上山学道成功，干一番大大的事业。知他是武曲星官降世，性格极高，须得用一法儿引诱他来。便命从者变一神鸟，停在树枝上，叫了两声。梦龙一见心喜，要想捉他下来，拔步向前。那神鸟又连叫几声，振翅一路飞去。梦龙追将出来，正走到假山深处，那鸟腾空飞上云霄，忽然不见了。举头仰望，只听得空中高叫道：“许梦龙，随我去罢。就地卷起一阵大风，梦龙不知不觉，身在云端，两足如履平地一般。他睁睛四下一望，见那九天玄女在前行走，他就在后面跟随，好似身登仙界，颇有兴趣，竟忘却人间父母，到仙山上学道去了。我且丢下慢表。

再说陪伴梦龙的那个小丫头，追随在后，相离不远。忽然一阵狂风，吹得眼前昏暗。等到风定一看，不见了二官人。慌忙到假山跟首各处叫唤，寻来寻去，那有二官人的踪影。急得他魂也没有了，三脚两步，奔出花园，死也似的来到中厅，报告主人主母。娘娘一时也呆了，许仙更是心慌，大骂丫头不小心，叫他再去找寻。小青一闻孩儿失踪，悲伤痛切，忙叫声姐姐道：“事出蹊跷，莫非有甚妖怪，前来作祟不成？还望姐姐代为详察，我的方寸已经乱了。”娘娘却心神镇静，原不过略呆一呆，早已袖中算定，便劝慰道：“青妹不必悲苦，难道你昔中梦中之言，忘记了么。神人早经说过，有‘若遇分离休悲切，日后相逢达圣朝，两句话，大约神仙人度往深山，学习法术去了。我劝你忍耐几年，自有好音回来的。”小青一听，心里顿然醒悟，暂把愁肠放下。许仙也不去责问小丫头了。

叙过一边，再说一边。陶仁这天回到京城，走进衙署。一眼看见秦高，即问道：“秦兄弟，你几时到这里的？太夫人说你进京已有多年，一向耽搁在什么地方呢？”秦高道：“阿呀陶仁大哥，说来话长，我还是今春才到这里的。”便把经过的



事说了一遍。陶仁听了，不再多问，入内走进书房，见了主人，叩头请安。梦蛟道：“陶仁你回来了，太老爷与二位太夫人可好么？”陶仁回说都好，就在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呈上。梦蛟因是父母训示，很恭敬的双手一接。拆开来细细一看，知道家中父母康健，大小平安，十分喜悦。犒赏了陶仁，别无他事。

我且按下，再说胡媚娘在凤凰山，岂能安心。欲知作何举动，是否与蜈蚣精兴兵作乱？且看下回分解。

## 第九回 征 妖

却说胡媚娘，与青蛙逃到凤凰山来，收伏了蜈蚣精，便尊为一山之主，夜郎自大，全不想自己是狐精，并非人类。就算你夺了锦绣江山，也无所用。更不想自己力量不足，虽有千年道术，能够变化无穷，擅长许多妖法，但是邪不胜正。一个白娘娘，尚且斗不过，天上神仙又要拿他。如果顺天行事，或可避免雷劫，修成正果，若是罪孽深重，犯了天条，还想逃到那里去呢。如今他一意寻仇，仗着蜈蚣精的势力，收集一班精灵古怪，小丑么魔，约有数万之多。兵精粮足，自以为天下无敌，不难在世界上，横行一时。他本欲奉使出雁门关，结连番邦，一同举事，入寇中原。后来打听白娘娘的儿子许梦蛟，出使平定北番，心中又是一气。因此耽搁到今，未曾发作。此时却熬不得了，命传蜈蚣大将军上殿进见。原来现在凤凰山上，声势浩大，非比从前。建筑坚固的寨棚，里面也造着殿廷房屋。果然气慨非常，做了一个极大的巢穴。

当时媚娘坐在殿上，蜈蚣精进来参见，便问道：“娘娘呼

唤小将，有何号令？”媚娘命他一旁坐下，方说道：“相请将军，非为别事。只因我们坐守山中，不是长策。现在我山虽则兵精粮足，但恐淮安重地，十分坚固，又有重兵驻扎，进攻不易。故与将军商议，如何定夺？”蜈蚣精道：“这有何难，娘娘法力高强，何惧凡夫俗子。只须行兵时中间摆下一个迷魂阵，敌人兵将虽多，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娘娘不必出阵，待小将做这先锋，与他们大战一场。不是小将夸口，稳稳可以取胜。”媚娘听了大喜。与蜈蚣精计议已定，准备拣选黄道吉日，兴兵起事。所以近来山上大张旗鼓，日夜操练兵马，炮响震天，并且在邻近各处州县境内，劫夺牛羊牲畜，以及应用各物。骚扰得乡村市镇，鸡犬不宁。有钱的百姓们，大半逃入城中去了。其余没钱的逃走不得，只是叫苦连天。这个消息，早传到淮安城中。

淮安是南北冲要的重镇，有节度使道府等官员，俨然江北方面一个省会，地方辽阔。那座凤凰山在西北边境，距离尚远。前番淮安道陈伦进京，将此事奏明圣上，却因反形未露，不曾出师剿伐，空费国帑，因循直到如今。近日各州县的警报，如雪片般飞来。这里的节度使，仍是顾蕙兰，未曾调任。听得信息紧急，举事就在目前，召集道府文武属员会议后，一面传令各处分别防守，一面拜本进京，请兵讨伐妖狐，为民除害。我且待这道本到时再表。

先说许梦蛟，伴驾在朝。虽知道亲娘归家已久，总未到膝前叩见，心中尚觉抱憾。故而写就省亲本章一道，上奏朝廷。幸蒙圣上的恩准，命即日还乡，以尽孝道，三年后再行来京供职可也。梦蛟谢过了恩，心里好生欢喜。不料灾星未退，还要受一番磨折，才得官居极品，享受荣华。这也是天数注定的。

当下见黄门官李言，手捧本章，步上金阶，来到驾前，俯伏启奏道：“今有淮安节度使顾蕙兰告急本章到京，奏呈陛下亲览。”将本呈上龙书案。天子览奏，见是凤凰山妖寇造反，骚扰淮安西北一带地方，势甚猖獗，颇为心腹之患。这事怎生办法，一时委决不下。便向两班众文武问道：“今有淮安告急本章到来，奏称妖兵作乱，不知众卿中谁有肝胆，可平此妖？”两旁文武各官，面面相觑，寂静无声，都在那里默默思想：“千军万马倒不怕，单怕妖精作怪。”所以一言不答，好似寒蝉仗马，脸上反现着惊慌之色。天子向左右一看，不觉龙心大怒道：“可笑众卿，枉在朝廷上伴驾。食君之禄，不思忠君之事，实是惶恐。难道几个妖精，就不能降伏了么。”圣上一怒，有几位大臣正要启奏。那仇练早在班中闪出，他存着不良之意，一心要害许梦蛟，借此公报私仇。便上前奏道：“臣仇练有事启奏陛下。”天子问：“卿有何事，就此奏来。”仇练道：“臣保奏一员文武兼全大将，兼通异术，可当此任。”天子道：“爱卿所保何人？”仇练道：“依臣愚见，前番许梦蛟安定番邦，足见能文能武，胆识兼优。且其母白氏，传有家法，精通捉怪降妖之术。故臣特保许梦蛟为主将，定能胜任，伏乞陛下准奏。”当下许梦蛟在旁一听，暗说一声“不好，仇贼又要害我了。想我好容易奏准还乡，若被此事阻住，莫说回去不得，只怕性命也难保了。”心里好生着急，殿廷上又不便说话，故而一双眼睛，只对着吏部陈伦观看，似乎要托他辩奏的意思。陈伦非但早已明白，而且听了仇练的话，他先怒气勃勃。不等到圣上开口，立即出班跪奏道：“臣启奏陛下，仇练保奏许梦蛟为统兵主帅，只怕文臣难充武职，有误军机。况他具本在前，蒙准还归乡里，请不必收回成命，另选英雄上将，平妖荡寇，奠定国基。还望圣上详察。”仇练因他

帮助梦蛟，顾不得亲情了，便道：“陛下不须疑虑，许梦蛟虽是文官，却能精通幻术，熟谙韬略。此次用兵，实非许梦蛟不可。臣保举陈伦二子，指挥军马，定可奏凯回朝。现当国家多事，正宜移孝作忠。且待得胜班师后，再行归里未迟。”天子听仇练说得振振有词，自然准奏。只气坏了吏部陈伦，“他害却许梦蛟，又害我二子，狠毒已极。”却又辩驳不得，惟有暗骂老贼，心里恨恨不已，无可奈何，站过一旁。天子唤梦蛟上前，谕道：“朕原准你回乡省亲，怎奈妖精作乱，猖獗异常，非有奇才异术之人，难以胜任。今封爱卿为护国侯兵马招讨使之职，赐上方宝剑，先斩后奏。得胜回朝，荣归故里，以尽孝道。钦哉谢恩。”许梦蛟只得俯伏金阶，三呼万岁，谢过了恩。天子又封陈连、陈达为左右总兵之职。这道旨意一下，谁敢违逆，只好领旨退朝而出。到了外边，商议统兵征讨一事。

不说陈爷发怒，仇练快心。且说许梦蛟回到衙中，陈氏夫人接见坐定，便问道：“相公今日上朝回来，因甚眉头不展，面带愁容，却不知为了何事？”梦蛟叹息道：“这事说也可恨。今日上朝面圣，指望省亲回浙。那知被仇练保奏，命下官领兵征剿凤凰山妖寇。还有陈家二位世兄，一同前往。不知此去兵连祸结，几时才得还朝。况我不谙兵法，又无异术，怎生收伏妖魔。并且陈家世兄，又是书生之辈，如何做得将领。全军覆没，论不定哩。”夫人听了，含悲说道：“我实指望回浙养亲，一家团聚。谁知奸贼又起风波，圣上不察，偏信谗言。昔日番国封王，今又去剿灭妖狐。那妖狐非寻常山寇可比，怎么叫一个文官前去讨伐呢，分明奸贼有意害人，未知何日才得班师。如今我爹爹又不在此，只剩我孤苦一人，留在京中，如之奈何。”梦蛟劝慰道：“夫人不必悲戚，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听天由命罢了。”叙话间，阍人入内禀报，说吏部陈老爷

前来拜望。梦蛟连忙出接，同到中堂见礼毕，分宾坐定。送过香茗，陈爷先启口道：“年侄，再不料仇练如此奸恶，公报私仇，背反天理，把这件事来陷害你。老夫心怀平平，奏上了已句，他就移祸到我身上来了。我儿是他的甥婿，他竟全然不顾，也可称得大义灭亲。这般狼心狗肺，屈陷忠良，实是可恨。但愿贤侄得胜回朝，看这个老贼，还有何面目站立朝纲。他日功成回来，贤侄不必留他的脸面。”梦蛟唯唯应是。陈爷又问道：“未知年侄何日进兵？”梦蛟道：“小侄以为兵贵神速，不宜迟缓，后天正是黄道吉日，就要起马。望年伯致意世兄一声，后日一同起行便了。”陈爷道：“既如此，老夫就此告别。”梦蛟并不挽留，便送他上轿而去，毋烦细表。

仇练二度谋害，借刀杀人，心术毒辣，一心要摆布梦蛟，故又生奸计，再入朝保奏王贤为参谋官，同去办事，襄助军机。圣上自然照准。那王贤本是仇练部下的中军官，又是平日的心腹人。今番保举他同去，分明是监察许梦蛟，叫他在营中做个重信的线索，把军情泄漏出来。你想可恶不可恶。但是，许梦蛟到了此时，身为主帅，也只好硬着头皮，听天由命，向前干去。那日带同陈连、陈达、王贤等众将来到大校场中，点验了军马，祭过了大纛旗，就此传令三军起行。一路向淮安进发，沿途州县接送，这许多浮文，不劳详叙。

只说许元帅，自出兵以来，军律森严，到处秋毫无犯。那一天已抵淮安边境，当地大小文武官员，自节度使以下，都来迎接。元帅便传令安下营寨，众文武进来参见毕，吩咐各回汛地把守，单留节度使顾锦云任内叙话。元帅问起近日妖兵如何猖獗，那位顾爷就据实禀告道：“这里有一座凤凰山，山势险峻，地面甚大。数年以来，被妖魔做了巢穴，因此商旅视为畏途，连那樵夫的也不敢前往。风闻土人传说，里面有个狐狸精，

盘据在山洞中，起初尚不出来作怪，还算相安无事。不料近来两年间，啸聚群妖，奚止数万，在山筑起栅寨，大张旗鼓，公然下山骚扰地方，弄得淮安一带，鸡犬不宁，百姓们都逃避入城，谁敢抗拒这些妖怪。照此看来，莫道妖怪没有大志，他竟要夺地攻城了。一样行兵布阵，队伍分明，而且法力高强，形状可怕。故此下官不敢妄动，一面命各州县文武坚守城池，一面拜本告急朝廷。今闻圣上有旨征剿，所以专候元帅到此，计议良策。”元帅听了，略想一想，便道：“妖营离此不远，且待黄昏人静后，在营前搭一高台，窥探他的形势如何，然后明日兴兵破妖便了。”顾爷也赞成此说，告退回城防守去了。这里许元帅，到了晚上，命军士将高台搭好，他就登台瞭望。见妖兵营帐，密密层层，不计其数。中间冲起一股黑气，愁云漠漠，毒雾蒙蒙。营头上虽挂着号灯，却是疏疏落落，带着惨绿的颜色，煞是可怕得很。细细察看形势，他的中间，好似摆着一座迷魂阵。左吊客，右丧门，前面白虎当头，后面披头五鬼，十分凶恶。你道梦蛟虽是文官，毕竟状元郎，多才绝艺，熟读孙吴兵书。就是出阵交锋，他自有天生的神力，可以上马提刀，做得一员战将。还有一说，我记得元明时候，文人入闱考试，也有一场弓马。所以跑马射箭，原是常事，算不得希奇的。在下表明之后，仍说梦蛟看探妖营阵势。下台回到帐中坐定，暗想“古法便有此阵，无甚希罕，只好吓吓三岁孩童，何足惧哉。我今也摆一阵，管教他的迷魂阵立时可破。”主见已定，当即传下令去，命众将调集一万军马，在中间摆一个神仙聚会阵。两旁是福海与财神，前面青龙镇宅，后面五路招财，正与迷魂阵相对，这也是正能克邪的意思。阵图摆好，并预备猪羊狗血，待等明日众将士各把血涂在脸上，好叫妖法不能近身。那时以阵对阵，会仙便可破得迷魂了。调排停当，除防备

妖兵偷营劫寨外，其余将士各自安歇。

一到次日五更时分，众将士饱餐战饭毕，许元帅升坐大帐，命陈连把守营门，陈达随军同行。又吩咐参军王贤带领五千人马，在离营数里外埋伏，“接应本帅，不得有误。”遣派已定，即刻提枪上马，带同众将出阵。此间距离妖营，约有十余里之遥，那边胡媚娘早已得信，也督率妖兵，出营会战。蜈蚣精一马当先，来到战场，与陈连斗了十余合。他要引诱官兵进阵，详输诈败，往后倒退。许元帅便把令字旗挥动，大队兵马，一拥上前，杀入阵中，勇气百倍，妖兵阵势渐乱。胡媚娘一见呆了，“怎么阵法不灵，我兵近不得官兵的身子，真是奇怪。”即忙指挥妖兵，从中间一路攻出。为首的便是青蛙精，带有五千军马，势甚勇猛。许元帅恐怕身入重地，包围在内，急领军退出妖营，自己手提一条银枪，与青蛙交战。斗不到十余合，蜈蚣精从后面抄杀过来。梦蛟抵敌不住，又不见王参军接应兵到，只得引军落荒而走。见四面都是妖兵，进退不得。因向陈达说道：“你看妖兵势大，把我们围在垓心，如何冲杀得出，只怕今日性命休矣。”这时候，妖兵越杀越近，只好将兵马退到一座山上困守，等候救星。梦蛟到底是个文弱书生，急得高叫母亲：“既然精通仙术，法力高深，能知过去未来，可晓得孩儿被奸臣陷害，在这里受苦呀！”这几句话，却被那蜈蚣精听见了，心中大喜。原来这个年轻主将，就是白娘娘的亲生儿子，今天正好报仇雪恨。立即督率妖兵，杀将上来。正当万分危急之际，不知有谁到此，救得许梦蛟回营，杀退妖兵，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回 下 狱

却说妖兵，看似乌合，倒也利害。王贤参军五千人马不来救应，被困垓心，无计可施。那蜈蚣精闻知他是白氏的儿子，也可借此报复前仇，便飞也似的赶来，准备将自己腹中炼成的火珠，伤他性命。梦蛟正着急到万分，忽见那边来了一绿衣道童。红鞋白袜，左手拿着宝剑，右手提着佛尘，大叫“孽畜休得猖狂，俺来也。”

你道来者是谁，就是小青所生的二公子许梦龙。梦龙自从那年被九天玄女娘娘奉佛旨引领到仙山上，学习武艺道术，现已纯熟，不觉过了多年。这天，玄女娘娘算得他哥哥有难，便把梦龙唤出来，吩咐道：“眼前你哥哥有大难临头，你须迅速下山相救，迟恐不及。”梦龙忙问道：“不知我哥哥现在何处有难？”娘娘道：“如今你哥哥身为主帅，征讨淮安妖寇。你驾云到了淮安，自然知道了。”就在袖中取出一件宝物，给他收藏。又道：“我有仙诗四句，你且听了：赐汝雄黄蛋，须速到军前，急救亲兄长，相逢在帝前。你可牢记，快快去罢。”梦龙当即拜别出外，驾云而起。不消片刻，已抵淮安。拨开云头一看，早见妖兵无数，猖獗异常，把官兵困住在山前。内中有少年大将，“从前虽未见过，相貌却与白氏母亲相似，谅必就是我的哥哥梦蛟了。现当危急之际。那个为首的妖精，好生凶恶，在那里逼近我哥哥了，快去相救要紧。”立刻落下云



来，喝叫“孽畜休近前，俺来取你性命。”那蜈蚣精见突然来了个丫髻道童，却不放在心上，也挥动手中的刀，劈面砍将过去。梦龙用剑招驾，斗了十几合，不分胜负。蜈蚣精怒不可遏，便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一粒火珠。红光闪闪，准对着梦龙打去。梦龙不慌不忙，取出玄女给他的雄黄蛋，举手一掷，也和火球相似。一声响亮，把他的火球打落。内丹失去，顿时现出原形。是一条赤色金头蜈蚣，足有一丈多长，形象实是害怕，伏在地上。梦龙将宝物收转，一剑挥为两段。众小妖见老妖死了，各顾自己性命，四散奔逃。重围已散，梦蛟过来称谢道：“今日若非仙童到来相救，不但本帅身亡，难免全军覆没。此恩此德，感激不忘。这里不是讲话之所，且到营中细谈罢。”梦龙唯唯，就跟着元帅军马回到营中。在大帐上坐定，梦蛟方细问根由：“怎知本帅有难，到此相救。一向在何处仙山上修道？乞道其详。”梦龙道：“元帅不必烦絮，待俺奉禀。俺姓许，家住杭州，父亲汉文，母亲白氏，还有一位青氏，是俺的生母。俺在八岁的时候，跟随师父上山，学习武艺，传授兵法。如今奉命到此，叫我来救哥哥的。”梦蛟道：“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兄弟了。从前陶仁回京禀告，知道二夫人，产一公子，从未见过。想不到今日此处相会，且救了我的性命，真是可喜之至。”当下吩咐备酒，兄弟二人说说谈谈，欢呼畅饮。酒罢之后，许元帅重又升坐中军帐，命将王贤绑上来。怒气冲冲的骂道：“你这该死的狗官，本帅与妖精开战，正在危急之际，你却带着五千军马，不来接应，坐观成败。我若没有小将军到来相救，性命休矣。左右与我绑出辕门，枭首示众。”王贤自知理屈，只得伏在地上，哀哀求告。请元帅暂息雷霆，念我一时心中慌乱，来迟一步，并非有意失机。还望元帅开恩恕罪。”元帅那里肯免他。还亏旁侧陈连、陈达一

同过来讨请。元帅便道：“既是两位年兄替他讨饶，死罪免了，活罪难宽。发到营前，直打军棍四十，不得容情。”那王贤即忙高叫：“元帅，望着仇千岁分上，免了罢。”谁知这一句话，竟触恼了元帅，梦蛟越发大怒道：“你这该死的狗官，胆敢仗了仇练之势，故而抗违我令，不发救兵接应。今日还要看奸贼分上，再加四十。少不得平妖回朝，把你这狗官枭首示众。”这时候，左右见元帅大发雷霆，便不由王贤分说，拖了下去，重责八十。那无情军棍，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少顷上来谢罪，元帅总算出了心中之气。退帐回到后边，与陈氏二兄弟等商议灭妖之策。只可怜王贤打过了军棍，疼痛难当，手下扶他回入自己帐内，用药敷治。他不恨自己失机误事，反恨许梦蛟太无情面，使我当场出丑，连仇千岁的面皮都翻了。此仇不报，非为人也。只要你有些差迟，待我去告诉仇千岁，看你这官儿还做得牢么。”当日王贤心里恨恨不已，我且丢下慢表。

再说胡媚娘听得蜈蚣被一道童所杀，大吃一惊。“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已兴兵起反，未便中途罢手。况我有千年道术，变化无穷。敌兵中虽有能人，我也不惧。”便叫青蛙做了先锋，又选十几个凶狠恶毒的精灵，做了副将，调排定妥。

到了下一天，青蛙当先出马，到元营前讨战。胡媚娘率领群妖，在后督阵。你看他怎生打扮，头戴着珍珠八宝，就的凤尾冠，雉尾双挑。身穿大红绣花战袄，腰束五色月华裙，跨下一匹桃花斑点马，手执两口绣鸾刀。立马阵前，看那青蛙出战。元营中得报，许元帅即带同众将出营。见青蛙手舞双刀，在那里耀武扬威，便命陈连出去会战。斗了十几个回合，难以取胜。元帅看那青蛙刀法，倒也利害，“待我亲自出马，擒此女妖。”（原来现在的许梦蛟，非比往年，对于战事很有经

验，而且生有神力，秉性聪明，刀枪弓马，一看就会。所以他敢大胆临阵，毫不慌怯，和那老军务一般。不然，他是文状元出身，就算是胸有韬略，怎能出去冲锋打仗呢。）此刻仍说梦蛟，手挺银枪，飞马来到战场，高叫一声：“陈将军，本帅来也。”那边胡媚娘吃了一惊，心知“青蛙的双刀，虽然了得，久战下去，如何抵敌得住。我须上前助战才好。不是我自己夸口，要杀许梦蛟也不难。”媚娘临阵，见梦蛟俊俏人物，不由爱慕。心想：“如此白面元帅，潇洒风流，怎愿施妖法加害呢。如若杀害，岂不辜负了昔日仙郎的情义，又可惜他十年窗下，枉费工夫。”那么一想，倒有些为难起来。既而心中思得一计，暗说：“有了，待我变了白氏娘娘的模样，把那许梦蛟冒认亲儿，他自然不敢出战，收兵退回去了。”主意打定，立即催马上前。高声叫道：“来将且慢交战，快通名姓，自有分晓。”梦蛟听得叫唤、举目一看，不觉呆了一呆，方答道：“你这妖妇，要问本帅的姓名么？你且听着，姓许名梦蛟，官居平妖大元帅，奉旨到此。若不早早降伏，管教你死在临头。”胡媚娘佯为惊讶说：“阿呀，如此说来，你就是梦蛟孩儿。为娘的在此。你可知道生母白氏，二十年塔底潜修，幸蒙佛祖将我赦罪，便与青妹同住在家。”说到这里，用手将青蛙一指，又道这就是我青妹妹，你的兄弟，是他所生。幸遇神仙指引，在外学道多年，我与青妹久不见亲儿之面，故此同向外来，要到京城寻访。打从凤凰山前经过，遇见一队小妖精，阻住去路，我便占据了山头，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干一番事业。不料来了你两个亲生儿，不思报恩，反是兴兵与我作对，理上太不应该。你须及早觉悟，快快与做娘合为一路，杀进京城，另立帝王，还我大汉的河山。”梦蛟听了这些话，又细细的对 he 看了一眼，回想到“从前爹爹画下的一张真容图，又记得自己中了

状元，还乡祭塔，法海把我母放出，也曾亲眼见过一面。只是当日匆匆即别，未曾十分注视，到如今觉得有些模糊了。但不肥不瘦，形容很有些相象。”弄得心里将信将疑。“我且暂时收兵退下，与梦龙弟商议后，再作道理。”当下并不答话，回马到营前，吩咐鸣金收军。那边妖兵已退去，这里将士也归队。

梦蛟回营向梦龙道：“阵上女将很象母亲，他竟叫我为儿，我极疑虑，决不是真。未知贤弟在阵后，所见怎样？”梦龙道：“弟在八岁时，便离了父母上山，因此认不真切。”梦蛟道：“此事关系甚大。我若贸然相认，难免祸及满门。如果不问真假，大义灭亲，又恐身耽不孝，罪犯弥天。事属两难，这便怎处？”商议了一回，别无弥缝之策。梦蛟叹了一口气，复道：“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如今只好暂停征战，将免战牌挂出，待辨明真假后，再行定夺。”一面差人，快到家中探望，访问情由，便能深知详细了。梦龙也深以为然，就此传下令去，将人马退十里屯扎。任凭妖兵前来讨战，只是坚固不出，专等差人去到杭州探得实信后，自然明白了。这也是梦蛟失算。此时若差梦龙归家，来往何等迅速，数日之间，便知根底。就是奸臣陷害，他也来不及了。现在却差一心腹随从前去，未免赶路迟缓，反被仇人着了先鞭。这也是命中注定的，该受那牢狱之灾。你道仇人是谁，就是参军王贤。此刻棒疮还未痊愈，怨恨梦蛟太不情理，耿耿在心。今番得悉此事，原来他母子通同造反，思量夺取京城。”待我连夜修表进都，通禀仇千岁，管教你性命也难保了。于是修好了书信，差人火速进京投递。日夜起奔，不多几天便到，把紧急公文送到王府。仇练见了大喜，正中下怀，即便写了本章，次日入朝启奏。天子听了，吃惊道：“朕待你并无差错，官上加官，恩非不厚，你竟与妖母

通同一气，背反朝廷。欺君大罪，有犯典刑。即差校尉连夜赶赴淮安，将许梦蛟扭解来京问罪，以正国法。”吏部陈伦一闻此言，心里好生着急。虽知仇练要陷害梦蛟，事出冤枉，但一时无从证明虚实，“我也有力难助，”只好勉强出班奏道：

“臣闻仇练所奏，虽有事实可据，非出无因。惟臣素知许梦蛟是一忠良，岂有从妖谋反之理。况且妖狐善能变化，从前假冒青白两氏，搅扰许家。今番或者复萌故技，也未可知。还望陛下细加详察，赦免无辜，国家幸甚。”天子道：“爱卿所奏，尽似有理。但目前未知真假，且将许梦蛟扭解来京，暂下天牢，命卿二子努力擒妖，与梦蛟质讯，再行定夺便了。”这道旨一下，陈爷心中暗暗欢喜，准备他扭解到京，自然真假分明，不难设法相救了。只为仇练大为不悦，总要将梦蛟置之死地，方觉快心。可见一忠一奸，各人的心肠不同，我且慢表。

再说许梦蛟，身在营中，方寸已乱，自从那日临阵，受了妖狐蛊惑，弄得如醉如痴，一筹莫展。欲认不可，不认也不可，进退两难。疑信参半。只好坚守不出，托言静待时机，要议定平妖良策，暂时按兵不动，把免战牌挂出，也不过遮人耳目罢了。因为此事未便在营中发表，摇乱军心，只有差人暗赴钱塘探信，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故此天天惶惑不定。那日正与梦龙在帐中计议，忽有小军入内禀报，京中有圣旨下来。梦蛟慌忙迎接进营，到了大帐上，那位天使南面一立，便说圣旨下，跪听宣读。诏曰：

今有许梦蛟出使征妖，身为主帅，不思尽心报国，胆敢母子串通，扰乱江山，欺君太甚。特将校尉前来，将许梦蛟扭解来京，囚下天牢，再行审讯定夺。但今妖孽未除，命陈连、陈达努力擒妖，得胜回朝，重加官职。钦哉谢恩。

梦蛟三呼万岁，请过圣旨供奉，天使方启口说道：“请问元

帅，此事从何而起？乞道其详。”梦蛟道：“大人听禀，犯官自领军到此，指望克日荡平，即与妖寇交战。第一次，妖寇摆下迷魂阵，势甚凶恶，犯官不谙道术，无计可破，只将狗血涂面，未曾被鬼魅所伤。两次交锋，妖兵把我围困山边。参军王贤，违令不发救兵接应，犯官险遭不测。幸亏来了胞弟梦龙，奉师父玄女娘娘之命，到此相救。那妖精正口吐火球打我，却被我弟用宝降伏，现出原形，乃是一条丈余长的蜈蚣，一剑挥为两段，总算除了一害。那时犯官才得回营，要把王贤斩首，以肃军纪。因陈总兵代为求免，饶了死罪。但活罪难宽，责打八十军棍，将功折罪，还是从宽发落。我知他不思自己罪恶，反想恨着犯官，起此风波。未知大人在京，也有所闻否？”天使点点头，梦蛟又道：“犯官奉旨征妖，忠心耿耿，欲报君恩，不辞生死，到此魔怪巢穴。谁知妖狐说是我生身之母，面貌声音，一般无二。就是我弟梦龙，也难分皂白。因此我乱了方寸，暂将免将牌挂出。这也是缓兵之计，立即差人回杭打听实信。只等回音一到，得悉根由，方敢将此事奏闻朝廷。不料王贤公报私仇，先行出首，报与仇爷知道，瞞奏天听。圣上怎知仇练与犯官不合要把我扭解进京。料想犯官此去，定有死无生的了。”那天使却是忠良一派，便安慰道：“元帅但请宽心，那仇练上本之时，圣上十分大怒，要将元帅典刑。幸赖吏部陈大人保奏，故把元帅囚下天牢，且待擒妖后辨明真假，再行取决。目前受些委屈，谅可无虑。”说到这里，忽问：“令弟现在何处？请来相见。”梦蛟即唤梦龙出来行礼。那天使见他还在童年，得受仙法，称赞了几句，方起身告辞而去。这里梦蛟将兵权交与陈氏兄弟，就此由校尉起解进京，梦龙也随后同行。不知到京以后，有何新事件发生？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一回 订 婚

却说校尉等，将梦蛟起解动身，梦龙相随在后。晓行夜宿，一路平安。梦龙年少，血气方刚，心恨仇人陷害，遂向哥哥道：“小弟意欲闯入仇家，与这奸徒算帐。他虽势焰薰天，俺也不怕。”许梦蛟道：“那仇练奸恶万分，府中又防卫甚严，你去做什么？”梦龙道：“俺心里实气他不过，要见见这个奸贼，究竟怎样一个刁恶之徒。会面后，看他用什么法儿来奈何我？”梦蛟道：“你去虽去，须要防备，不可落他圈套。”梦龙笑道：“弟有仙法传授在身，哥哥尽管放心便了。”所以，那日到了京城，许梦蛟便投送刑部，下入天牢监禁。因外面有个照应，还不算十分受苦。那天使复了圣旨，丢过不提。

单说许梦龙，见哥哥已下天牢，当日寻个寓所，暂宿一宵，心中只恨着妖贼仇练，“是我许家的对头人。”忍耐到了来朝，他身上结束停当，一径来到仇家王府门首，便高声叫喊道：“呔，门上有人吗。”那门官听得外面大呼小喊，从门里里踱将出来。见他还在童年，头戴紫金冠，足上穿一双红鞋，打扮得非常特别。气概轩昂，不敢待慢。便问：“小相公到来何事？”梦龙道：“你进去对仇练说，杭州许舍人要见，快些通报。”那门官看他这般大模大样，谅必有些来历。即忙应声入内通报。仇爷正坐在中厅上，听了这话，暗想“这个许舍人，他来做什么？”心里略一踌躇，忽见夫人小姐自内走出，便吩

咐门官道：“来的那人，不用睬他，由他自去便了。”门官应是退去。仇爷便叫夫人小姐坐下叙话。夫人见他面有愁容，便问：“老相公，为了何事，闷闷不乐？”仇练道：“我只为许梦蛟这小畜生，与我作对，故而我欲设计将他害死，心里好生懊恼。”夫人道：“原来为了此事，未免度量太窄了。”绣凤小姐，温文美秀，不同生父脾气，她随在母亲身后，向父亲劝解道：“爹爹何必着恼，凡事还须三思而行。据女孩儿想来，爹却虽与许家有仇，也不过寻常细故，尽可从宽解释，不必固执己见，须防日后翻云覆雨，激生变患。况且许梦蛟几次吃尽苦痛，也可以消此仇恨了。还有一说，爹爹膝下无儿，单生我女孩儿一人，理宜积德行善，做些好事才是。”夫人道：“女儿之言，说得有理，老相公还请三思。”仇练道：“夫人你且进去，不用多管。女儿家懂得甚么来，还不快快回房。”夫人与小姐只得起身告退，含着眼泪走了。

再说门官退出，才走到外面正厅上。那知梦龙已经闯了进来，高坐在堂中，和那些家人们吵闹。此刻见门官回出，梦龙问道：“你去禀过了么？”门官道：“王爷今日不会客，请小相公回去罢。”这几句话还算婉转。梦龙却愤怒道：“那个不能，今天一定要见。俺许舍人非等闲之辈，乃是九天玄娘的门徒，许梦蛟的亲兄弟，特等下山救我哥哥的。你与我再去通禀，如若不然，俺就要不客气了。”门官见来势甚凶，不敢驱逐，只得重又入内，禀报道：“启上千岁，外面那个许舍人，自称是许梦蛟的胞弟，名叫梦龙，要见千岁，现在厅上吵闹，出言无理。”仇练一听，方知梦蛟还有一弟，便骂声：“畜生，我千岁不来寻你也就罢了，你今反来送死么。好好好，你可着他进来，待我亲自处置便了。”这时候，绣凤小姐跟着夫人走入。夫人先行进去，他却还在屏门背后，听得门官通



报，说是许梦蛟的兄弟梦龙，将来求见。小姐便立定了脚，叹了一口气，暗说“梦龙此来差矣，想我爹爹心肠狠毒，决不肯轻轻放他回去。且待我打听个明白，看爹爹怎样处置他。”因此仍在屏门后探听。少顷，许梦龙昂然即入。年纪虽小，相貌超群，可称一表人材。大踏步走上堂来，见了仇练，自称小将，作了一揖。仇练喝道：“你是甚么样人，这等无礼。”梦龙道：“仇练，你且听了。小将许梦龙，家住杭城，父名汉文，母亲白氏，青氏是我生母。八岁上身入蓬莱，学成道术，奉师命来救兄长。我因家兄被你数次陷害，要绝我许氏宗桃，故此今天到来与你算账。你肯听从我言，快快保奏我兄长出狱，就此善罢干休，彼此言归于好。如果你冤仇结到底，后来只怕懊悔无及。”仇练听他当面诘责，怒气冲冲的骂道：“好大胆的小畜生，我道你是谁，原来是冤仇叛逆之弟，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今自投罗网，正好将你拿住，请旨定夺。”梦龙道：“你说我哥哥是叛逆，有何证据？”仇练道：

“母子通同谋反，还说不是叛逆么？”梦龙道：“我母子通同造反，你可是亲眼见的么？你这老贼，心肠狠毒，残害忠良，欺我同胞，只怕天理难容。”仇练被他骂得气满胸膛，便恶狠狠的说道：“小畜生这般放肆，那还了得。今日看我千岁的手段，才知利害。先把你逆兄处斩，看你到哪里去伸冤。然后把你活活处死，好叫你手足两人在泉途相会。”说到这里，高叫一声：“左右何在。”只见四名家将，应声而出。仇练便吩咐道：“你们把这畜生监禁在后园亭子中，待老夫慢慢的拷问他。”那家将便上前来拿捉。梦龙却不慌不忙，脸上全无惧色。暗骂“老贼吓老贼，看你有何毒计害我。不是我夸口说一句，腾云驾雾，也平属平常，我总能逃得性命。只是那老贼口口声声要害我哥哥，我哥哥未曾学得仙法，如何脱离虎口。我

且存身在花园中，还好打听奸贼怎生行事，再想一别的计策，相救哥哥便了。”腹中算计已定，所以并不倔强，也不动身，嘴里只骂了几声老贼，就顺水推舟的被他们推入花园中去了，监禁在小亭内，我且慢表。

我再说绣凤小姐，屏门窃听，对梦龙无限钦佩，触发心底爱苗。现见老父昏庸，又要谋害他了。所以转出谏道：“女孩儿进去的时候，听说来了个许梦龙，是梦蛟的胞弟，因此窃听了一回。爹爹又要将他陷害，太觉得伤天害理了。况且白氏青氏，只有这两个儿子，若是害了他们，难道不要报仇的么。我闻说他们都有仙术，爹爹还是不惹他的为妙。”仇练因是女儿劝谏，并不十分动恼。但觉这种不入耳之言，很为惹厌。便道：“女儿家晓得些甚么，只管在这里唠唠叨叨，还不快进去，免得为父气恼。”小姐见劝阻无效，只得含着眼泪，回进香房，闷昏昏手托香腮，自思自叹，倚靠在妆台坐着。却巧来了顾家表姐，金鸾、银鸾二人，都是吏部陈伦的媳妇，今日特来探望表妹。绣凤小姐忙揩干眼泪，起身招接。二人见他面有忧色，便问表妹：“为着何事，这般悲叹？”绣凤道：“二位姐姐请坐了，待我细说情由。我只因父亲生性残忍，要谋害那许梦蛟，现已落在天牢，日后生死未可预料。谁知今天又来了梦蛟的兄弟梦龙，又被爹爹监禁花园中，故此小妹大为不忍，伤心落泪。两次劝爹爹不允，又无妙计相救，怎不叫人愁闷呢。”顾氏姐妹也说道：“我想母舅存心不良，度量太窄，动不动害人性命，习以为常。虽我夫是他的甥女婿，又是文职官员，不该保奏为总兵将领。自家亲戚，尚且如此，何况许氏弟兄，怪不得要设计陷害了。这样狠心，天下少有。不过愚姐出言率直，还望贤妹原谅。”绣凤道：“实是我爹爹的不是，怎怪得他人背后唾骂。”顾氏姐妹道：“我家公公也有不是

处，虽与你爹爹同朝伴驾，见面并不交谈，因此他怀恨在心的。如今这些事不必说了，只有一事奉求。现在许梦蛟已入天牢，妖狐势必愈形猖獗，我夫断难抵敌。非但误了军机，并且性命又恐难保。所以特来与表妹相商，再劝母舅将梦蛟放出，速往军前平定妖孽，更须设计相救园中梦龙才是。”那绣凤小姐，本有此心，忙应道：“姐姐言之有理，待我慢慢从中打算，救他出园便了。”当日表姐妹三人，谈谈说说，颇为投机，同在楼头用了夜膳。两位顾小姐就留宿对面房中，只有绣凤小姐心事未释，闷坐一隅，筹思如何救出梦龙。思量无计，传唤勇喜、春兰二心腹丫头商议，再作道理。原来房中服侍小姐的共有八个丫头，四文四武。四个文的，名叫春兰、夏莲、秋桂、冬梅，四个武的，名叫勇福、勇禄、勇寿、勇喜。八个当中。只有春兰和那勇喜是小姐的心腹，如果小姐有事，一定要与他们商酌的。此刻春兰、勇喜闻唤走入，小姐道：“日间千岁爷拿住许家二公子，推入园中，不知怎样了么？”春兰道：“春兰正在这里思想，却因顾家二位小姐在此，不好说得。如今小姐问及丫头，只得实说了。这事总是千岁爷不好，不该谋害着他。他来求救兄长，谁知飞蛾扑火，反害了自身。还望小姐垂怜相救，事贵从速。若然迟了一些，虽有张良妙计，也救他不成了。”小姐一听此言，心乱如麻，无从定计。“倒不如与丫头同到园中，向他细细盘问一番，再想救他的方法罢。。”主见已定，始说道：“这时候，更深人静，前面园门，谅已封锁严紧，不能出入的了。”春兰道：“有小路可通，不难进去的。”小姐道：“这条路也曾走过几次，只须绕出回廊，转入小衙，就是花园门首了。我与你快快下楼，料想无人知晓，放胆去走一遭。”春兰点点头，于是小姐并不更换衣裙，起身就走。只带着春兰下楼，悄悄地迈

动金莲，穿过一条小衙堂，早从侧门里进了花园。只见一轮明月，照耀花阶，宛如白昼一般。一路兜抄过去，走不到百余步，偶一抬头，那边亭子中跳出一支斑斓猛虎。吓得小姐魂飞魄散，险些儿跌倒在地。急忙回转身躯，叫声香兰，“我们进去罢。”春兰道：“那许公子现在亭内，小姐怎么要进去了。”小姐再转头一看，那有猛虎的踪迹。“难道我多饮了几杯酒，眼睛有些花了么？”既而一想，“或者是许郎的元神。自古道君龙臣虎，将来此子必成大器，是个国家栋梁之才。若与他成了连理，也是我终生的幸运。但我一个女儿家，羞人答答，怎好上前去与他相见呢。”旁边春兰晓得小姐的心意，先走到亭子边，向里面一张。见梦龙睡在榻上，便叫声：“公子醒来。”梦龙究竟是个将才，十分机警，闻声即醒，起身问：“那一个？”春兰道：“我家小姐私自到此，只是门儿紧锁，不好开放，这便如何？”梦龙道：“这两扇门儿不打紧，我因为探听消息，所以由他监禁在此。不然，要去就去，莫说是亭子里面，那怕封锁在牢狱，我也走了。”说罢，嘴里默默念了几句咒语，外面锁已落下。轻轻一拉，门便开了。梦龙自内走出，叫声小姐道：“某被令尊锁住在此，不知小姐半夜前来，有何事故？还请早早说明情由，免被令尊知晓，惹出祸来。”小姐却脸泛红霞，含羞不语。来时半吞半吐，没奈何说出话来。低低叫一声公子道：“只因令兄无辜受罪，原是我爹爹不是，使我心中十分抱歉。”梦龙道：“足见小姐一片好心，令人钦佩。”小姐道：“我也曾几次相劝爹爹，怎奈他性情固执，偏要将令兄陷害。凭你直言劝谏，也是枉然。我们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公子是我父的仇人。当面与他算帐，那有听从之理，岂不是惹祸招灾么。故此夤夜到来相见，表明我的心迹。”梦龙道：“此事总要小姐相救才好。”小姐道：“为今之计，你只有早早归

家，相请二位令堂来京面圣，那时方可辩明真假，好救令兄出狱。否则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就算有人代为奏保，也难解释这个疑团了。”梦龙道：“小姐话虽有理，某也久有此心。但有一事可虑，我去之后，倘然令尊在早晚间要害我兄，这便如何是好？”小姐道：“这还不妨，待我再劝爹爹，从缓辨明。令兄可保无事，公子放心回去便了。”梦龙道：“多承小姐美意，感德不忘，俺梦龙就此去了。”小姐见他即刻就去，忙道：“公子且慢，我也还有话讲。”梦龙道：“小姐有话，倒要请教。”小姐却欲言不语，面晕桃花。要想说呢，实在不好意思。要想不说呢，又恐误了良缘。倒弄得进退两难了。梦龙究属年幼，还不解小姐的用意，在旁边连连催促。小姐总觉得难以启口，低垂粉颈，眼梢对春兰一看。春兰何等玲珑乖巧，早已会意。走上一步，叫声公子，便代着小姐说道：“我家小姐，虽是一个闺女，颇有怜才之意。只因千岁作事谬妄，小姐闻知，常常下泪。今见公子才学超群，愿以终身相托，还望公子不弃，细说年庚，好教郎才女貌，订结丝萝。”梦龙听了，方知小姐欲将终身付托。“我若因他家有仇，出言回绝，恐负了他一片美意。况且此时要救哥哥，也只好从权应允。再者小姐貌若天仙，多情多义，做得我终身伉丽。好在我尚未联姻，并无关疑，我就此允许了他罢。”要知梦龙对春兰说些什么话，如何允许亲事，如何回杭相请二母，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请 母

却说仇绣凤小姐，十分敬识梦龙。自见元神出现后，益发

信服，不怕娇羞，往后花园看护，乘机并私订终身，当由丫头春兰代达此意。梦龙深感他一番情义，便道：“某今年方十五，八月初一子时建生，曾在仙山学艺，久离父母膝下，以致蹉跎至今，尚未定亲。虽蒙小姐不弃寒微，只是未敢仰攀。”春兰道：“公子说那里话来，彼此阔阔门楣，说什么仰攀两字，公子未免太谦了。我家小姐，今年也是十五，与公子同庚，七月巧日生的。非不达周公之礼，恐错过了天赐的良缘，故此面託终身，还望公子勿却是幸。”梦龙道：“既是如此，俺竟遵命便了。”应允后，两下里重又见礼。春兰道：“公子与小姐既已相订，须要立个誓儿才好。”梦龙道：“这个不消说得，一定要立的。”春兰便一手扯住公子，一手来扯小姐。小姐却含羞不肯，梦龙道：“姐姐放手，待我先来立誓。”他就双膝跪下道：“皇天在上，我许梦龙与仇家小姐，”说至此，回头问道：“小姐叫甚名字？”春兰道：“我家小姐名叫绣凤。”梦龙点点头，又对天道：“第子许梦龙，今日与仇绣凤在园亭面订终身，倘若日后有负他心者，就要身首异处。”誓毕，站起身来，便叫小姐来立誓。春兰见小姐涨红了脸，总是摇头不肯。只得说道：“我家小姐不会立誓的。”梦龙道：“那是一定要的，怎说小姐不会呢。”春兰道：“小姐确是不会，待我丫头来代之，可好么？”梦龙道：“这倒可以使得，你快点代立罢。”于是春兰跪下说道：“皇天在上，我春兰若忘了公子，”梦龙插嘴道：“你是代小姐的，怎么说自己的名字呢。”春兰道：“我竟说昏了，待我重来罢。”又对天说道：“皇天在上，我仇绣凤与许梦龙面订终身，若日后有负心者，天雷击顶。”代誓之后，小姐方叫一声公子道：“不是我不知廉耻，只为爹爹作事错谬，心实不安。今朝无物相赠，一双玉凤，聊表寸心。”梦龙道：“多谢小姐，只是我不曾带得信物，这便

如何是好。”略一想，暗说“有了，”就将紫金冠上插的金龙簪子一枝，拔了下来，递将来，说道：“赠与小姐，权为信物，请收了。”小姐称谢道：“如今公子速返钱塘，急求二母来京，把你哥哥救出天牢，重又兴兵到淮安，得能平定妖寇，奏凯回朝，那时显姓扬名，好消息传到京城，你不要恨我爹爹，又不要学那负心的王魁，我总立志相守，愿公子勿忘此言。”梦龙道：“小姐且自放心，我不是这等样人。就此去了。”小姐道：“园门都已封锁，怎好出去呢？”梦龙道：“我自有法术，可以腾空飞去。那怕万刃围壁，我也能一跃而过。但我去之后，还有一言相嘱，我哥哥的性命，全在小姐身上。若能劝得令尊回心转意，保出天牢，只待我收伏妖魔，当即央媒说合便了。”说罢告别欲去。小姐不再多言，便叫春兰代为相送，并嘱公子路上保重。梦龙也请小姐回房去罢。小姐见天上星移斗转，月落花梢，急忙转身进去了。这里春兰相送公子步出回廊，也有许多话儿叮嘱。一手携了公子的衣袖，依依不舍，洒下几点情泪。梦龙道：“姐姐不必介怀，我若与小姐成了婚礼，决不忘却姐姐的恩情。”春兰听了，心里暗暗欢喜。梦龙年纪虽小，却也是个风流种子，便道：“如今姐姐也要立个誓了。”春兰道：“我方才立过的了，何须再立。”梦龙笑道：“前次你代小姐立的，此刻该轮到你了，快些来立罢。”春兰不觉脸儿一红，跪下立誓道：“我李春兰若忘了许公子恩情，惟天可表。”梦龙听他立过了誓，便说一声“我去也！”腾空直上九霄，早去得无影无踪了。春兰称奇不置，回房禀复小姐。此后心里反添了一重牵挂，毋烦细表。

再说许梦龙，飞身离了花园，来到天牢中见梦蛟。他有了法术，尽可以出入自由。弟兄会面后，便把以上情由，告知哥哥。并嘱他安心在牢，决无变端。弟现在到杭州去，只须请得

二母进京，便可救得兄长出狱，再去领兵征妖了。”说毕即行，又去通知了嫂嫂，安慰了几句。天已明亮多时，方步行到吏部衙门，拜望陈伦。陈爷迎接入内，便问：“年侄这两天耽搁何处？使老失时刻记挂在怀。”梦龙道：“小侄到了仇家，要和那奸贼算帐，他就把我关禁在花园亭中。到了深夜，来了一位美容千金，与我谈话。方知就是仇练的女儿，闺名绣凤。不但千娇百媚，并且知书达礼，识三从，明四德，性格温良，言辞委婉。他叫我速往杭州，相请二母来京面圣，救兄出狱，同去降妖。又承他面许终身，情难固却。所以待至后来，此事还要与年伯细细商量。”陈爷道：“原来如此，这位小姐，我也知道的。”梦龙因回杭要紧，起身拜别。并说：“哥哥全仗年伯照拂。”陈爷自然应允，也不挽留，便送他出衙而别。梦龙来到清静所在，就此驾起云头，径向杭州而去。我且慢叙。

先说仇练，到了来朝，听得家人传报，许梦龙已不在园亭中了。勃然大怒，不知被何人放走的，真叫人难解难详。园门又好好的封锁在那里。吩咐众家人，四面搜寻察访，全不见一点踪迹，心中好生诧异。这个当儿，绣凤小姐早到了屏门背后，探听动静。现因父亲发怒，便假意来到堂前，问道：

“爹爹为了何事这般着恼，还请略为忍耐，不要气坏了身子。”仇练道：“女儿那里知道为父的心事。我只因昨天来的这个许梦龙，被我拘禁在园亭中，不知是谁将他放走了？”绣凤道：

“园门是封锁的么？”仇练道：“依旧封锁在那里，并无开放的痕迹，因此为父心中恼怒，定要向家丁们追究此事。”绣凤道：“据女儿看来，其中定有缘故。劝爹爹不必牢记在心，万事从宽，总要看破些。我闻得他人传述，许梦龙曾在蓬莱学道，是仙家的门徒，别有奇才妙法。莫说小小的花园，封锁在亭子中，就是万丈围墙，他也能飞了出去，那有什么来踪去



迹，可以寻访呢。现在爹爹说他母子通同造反，不过据王贤一面之词。倘是妖妇变了一个白氏小青模样，有意迷惑我军心，也未可知。据女儿意料所及，梦龙昨夜拘禁在园，忽然不见，谅必回杭去了。他的母亲现住杭城，只须他回去查明根底，便可来京面圣，当殿奏明此事，不难真假立辨。到了此时，爹爹不免有欺君之罪。还是不追究的为妙。况且我与他家的冤仇，也算报过的了。昔年叫他万里封王，拘留番地，吃尽风霜劳苦。后来领兵征妖，扭解来京，又在天牢中受罪。几次三番，险遭不测。如果许氏儿孙昌盛，不该绝灭。爹爹定要将他害死，恐他二母进京，剖明皂白，要与爹爹算帐，这便怎处。所以我劝爹爹早为之计，先将梦蛟保奏，免得事到临头，懊悔无及。”这一番相劝的话，更说得入情入理，仇练听了，心里仔细一想，“女儿很有见解，话儿一些不差，那梦蛟屡次摆布不死，梦龙拘锁园中，悠又不见，想必他腾云返杭，去见二母。果然一同来京面圣，证明此事，我倒有些吃罪不起。还是听从女儿之言，待我慢慢保奏他出来便了。”主意已定，因说道：“女儿言之有理。膝下并无儿息，何苦多结冤家。现我觉悟，当即依你意见，与他们留相见余地。”绣凤听得爹爹回心转意，已经应允，暗自欢喜，便起身告退入内，同了春兰回房。却不向顾家表姐面前，口中露出风来。

我今丢下一边，再提一处，说那驾云回杭的许梦龙了。不及半天，已到家中。许仙夫妇，正坐在堂前叙话。突然见梦龙走入，不觉呆了一呆。因为一别多年，他已身材长大，与前八岁时大不相同了。那梦龙走上堂来，拜见爹娘，自述离别经过。小青喜得亲儿回来，娘娘也十分欢乐。忙问他“一向耽搁何处，怎么直到如今才得回来？”梦龙道：“爹爹二位母亲听禀，孩儿前得仙家指引，来到蓬莱学道，传授法术。只因要救

兄长，奉了师命，奔赴淮安。正值官军与妖兵开战，见哥哥被妖兵围住。那为首的一个精怪，更是利害异常，张开血盆大口，叫声许梦蛟俺与你家有夙仇，今日相逢，正好报复，还想逃往那里去呢。此时我哥哥只恨王贤不发救兵接应，心中慌急，哭叫娘亲。却亏我已赶到，便与他交战，他要想吞噬我，被我用法宝降伏，一剑斩了。母亲，你道是什么妖精，原来是一丈多长的蜈蚣精呵。”娘娘道：“莫非是从前茅山道士，送来作怪的那条金色蜈蚣？”小青也以为是。梦龙道：“既有来由，想必就是他了。他帮助妖狐造反，真是该死。”娘娘问：

“以后便怎样呢？”梦龙道：“后来救了哥哥回营，把王贤责打了八十军棍。那王贤是仇练的心腹人，保举他为参谋官，分明是监察我哥哥的。”娘娘道：“原来就是这仇练老贼，苦苦与我家作对。如今打了他的私人，谅来决不干休。”梦龙道：

“是的，那王贤怀恨在心。到了第二天，战场上忽然出现二位女将索战。吾弟兄俩并辔出马，见二女将声音状貌，活似二位母，对方又扬言道：“孩儿休得无理，你母与青娘在此。这出双包案，如堕五里雾中，疑虑满怀，只得暂且退兵，差人返杭探信。谁知王贤先发制人，连夜修书报告仇练老贼，说我母子通同造反，把哥哥扭解进京，囚下天牢受苦。孩儿因放不下哥哥，相随到京，便往仇家与老贼面讲。被孩儿痛骂一顿，他将我禁锁在花园中。想不到他的女儿，名叫绣凤，倒是一位贤德小姐，几次劝父不听，寅夜前来救我，叫我速即回家，相请二母进京面圣，好救哥哥出狱，再行领兵征妖。并将终身托付与孩儿。我只得从权应允，把哥哥託他暗中保护，他也担任此事，孩儿才得放心回来。还望母亲速速打点进京，爹爹不妨同行，免得在家中牵挂。事不宜迟，恐生不测。”

娘娘听罢这一番言语，虽知道梦蛟儿该有此次磨难，是命

中注定的，然而天数也须人力挽回。若不进京辩白，怎能解决。回头叫声青妹道：“我们与孩儿可以驾云进京，即日便到。仙郎不妨慢慢坐船而行，待他来时，事已辩白，免得他焦急了。”许仙道：“你们都驾云去了，只有我一人坐船，不惯寂寞的，我岂不要闷死么。”小青道：“姐姐总有法儿可想，包管你一两天就到京城了。”许仙方不多说，娘娘即命家人去备了三号大大官船，并将各种行李，发下船去。先送许仙登舟动身后，母子三人方驾云而行。足见仙家妙法，果是不同。顷刻之间，到达京都。许仙坐船，也贴上一张风符，不多几日就到。且按下慢叙。

先说胡媚娘，扰乱淮安，近日势更猖獗。起初见许梦蛟营前高挂免战牌，只道又有什么兵法，心里捉摸不定。过了几日，命青蛙前去索战，乃无动静。又过了半月，料想元营中必有变故，他就亲自率领大队妖兵，猛力攻打。陈氏弟兄只得勉强出兵抵御。怎奈军中无主，兵心慌乱，更兼妖法利害，伤亡了不少人马，败退二十里下寨，谨守不战。陈氏弟兄无计可施，忙去与岳父商议。他的岳父，就是节度使顾锦云，立即拜本进京告急。天子见了这道表章，愁眉不展。正要启口动问，吏部陈伦上前奏道：“臣闻许梦蛟有一胞弟，名叫梦龙，幼时在蓬莱学成仙法。前番奉命救兄，斩除妖党。因此妖狐畏惧他三分，用那迷惑手段，暗使反间之计，变化形容，冒认为亲生母，故而梦龙随兄进京后，回返钱塘，相请二母来朝见驾，辨明真假，以便收灭妖狐，表心忠心。还望陛下准奏。”天子听了，龙心大悦，便道：“依卿所奏，若得青白二氏来京，自然真假分明，朕当放出梦蛟，即命他同二母领兵往讨。如能得胜回朝，平定妖孽，那时加恩锡爵，自当表示他的忠心。只不知何日到京，以慰朕意？”陈伦道：“他们母子三人，都有仙

术，云来云去，十分迅速。料想一二日间，便可到京面圣。”奏罢退朝，回到自己衙门，心里好生欢喜，专等许氏母子来京，再行引见。那边仇练听了女儿之言，也巴不得放了许梦蛟，前去征伏妖魔，脱卸去自己的干系。所以陈伦启奏的时候，他并不出言破坏，默默站在班中，就是这个意思。真与从前大不相同了。要知白氏等来京面圣，金殿辨明真身，与许梦蛟释出天安，重绾军符征妖等情，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三回 照 鉴

却说梦蛟妻子陈氏碧莲，自从奸贼仇练陷害丈夫，打入天牢后，独在署中，啼啼哭哭，晨夕焚香祝祷。小叔梦龙回杭，请二位婆婆早日来京，俾证明真假，使丈夫出罪。正在悬念之际，听得外面家人入报，说杭州二位太夫人来了。可见仙家妙法无穷，云程来往，何等迅速。不须多时，白氏与青氏、梦龙已到京城，在僻静处落下云头，当由梦龙引领，来到状元府前。家人一见，急忙入内禀报。陈夫人出外迎接，到了中堂，第一次拜见婆婆。两位夫人都生得如花似玉，比自己还觉娇嫩些。上前叩见，梦龙叫声嫂嫂，一齐坐下，婆媳叙谈，又悲又喜。少顷，厨房备酒接风，饮至更深方睡。到了来朝，二位娘娘乘轿来到吏部衙门，拜谢陈伦从中保护。陈爷与夫人接入内堂，设席款待。先叙一番往事，方说到近来情况。白氏便向陈爷道：“我儿梦蛟，屡被仇练陷害，若不是大人保奏，母子今

日怎得重会。此恩此德，妾身时刻不忘。”陈爷道：“夫人说那里话来，老夫救护忠良，为国尽力，理宜如是。”白氏道：

“妾等姐妹今日来京，牢因仇练陷害我儿，囚下天牢，还望大人引见，诉明心迹。”陈爷道：“是的，前日我儿有本进京，奏称妖狐猖獗，比前更是利害。圣上览本忧惶，朝中并无征妖大将，因此老夫就保奏了二位娘娘，与梦龙小将军同去。那时圣上大悦。幸得二位夫人即日到京，可喜可喜。待老夫明早五更引见便了。”白氏称谢了一声，便与小青起身告辞回去，准备明晨入朝见驾，等候宣召。

次早五更三点，天子临殿，百官齐集，吏部陈伦出班启奏道：“臣陈伦有事奏闻陛下，杭州白氏、青氏、许梦龙三人，昨日已到京中，现在午门外候旨，伏望陛下宣召。”天子闻奏甚喜，立即传旨宣入。白氏、青氏、许梦龙三人，俯伏丹墀下，三呼万岁毕，白氏独奏道：“许梦蛟是臣妾亲生之子，蒙圣恩得中头名状元，奉旨领兵征妖，被仇练谎奏下狱，伏乞圣上赦出天牢，以便前去降妖伏怪，报答圣恩。”仇练在班中听得娘娘所奏，一想“不好，我不去寻着他，他反要寻着我了。”不觉引起旧恨，即忙出班奏道：“臣仇练有奏，现今白氏、青氏二人，都是妖精所变，不该母子通同造反，又来摇惑圣听。还望陛下将他诛灭，免生后患。”白氏见那权奸果然口舌利害，好生可恶，又奏道：“仇练心怀不善，屡次要害我儿。即今妖狐在外作乱，真假不难立辨，反说我母子通同造反，有何证据。”陈伦也辩奏道：“臣可证明，白氏、青氏二人，确是蛟、梦龙之母，与造反的妖狐不同。有淮安奏本可凭，请陛下详察，昭雪冤情。”天子听了，略想一想，便道：“二卿不必争论，朕有妙计，可辨真假。”立即传下旨意，命内监到实藏库中，取出先王的照妖镜来，供在案上。又道：“可命白氏、

青氏照镜，待朕亲自观看，便知真假了。”娘娘听得这话，心中暗喜。幸亏佛爷将我换去凡胎，否则镜中现出两条蛇形，一来中了仇练奸计，二来陈伦面上太不好看了。今日御目亲览，只可喜畜类名儿从此消灭，免被他人谈论了。”小青也存着这个念头。陈伦很替他们欢喜。一听圣上有旨下来，便引领白氏、青氏走上殿廷，来到宝镜面前。只见镜中现出了如来佛像，身坐莲台，左边是慈航大士，右边是法海禅师，上首立一白面郎君，下首宛似白氏、青氏二人，还有一个孩童，头梳双髻，站在旁侧。天子便问白氏道：“那个郎君与孩童，不知是何等样人？”娘娘奏道：“一是臣妾之夫，一是青氏所生之子，名叫梦龙。”天子又问：“你的丈夫现在何处？”娘娘道：“丈夫许汉文，现住杭州，目前将到京都。只是未奏宣召，不敢冒昧入觐天颜。”此时天子见白氏、青氏并无妖形，确是两位仙女。此去征妖，易如反掌，当可定国安邦。即传旨将许梦蛟放出天牢，重加官职。这道旨意一下，不消片刻，许梦蛟入朝见驾，三呼千岁，叩谢圣恩。天子道：“爱卿平身，今有爱卿之母在此，确是仙子临凡，你可曾见过否？”梦蛟道：“臣蒙圣恩得中状元，奉旨还乡建坊祭塔，其时正值佛祖赦罪，我母出塔升天。虽曾见过一面，却未奉养在家，直至如今，不曾再见。臣实深抱不孝之罪。”天子道：“为公忘私，移忠作孝，理所当然。你今过去见来。”梦蛟即忙到二母跟前叩头，止不住眼中流泪。天子道：“爱卿不必悲伤，昔日分离，今又会合，真是天下的一桩喜事。但眼前妖狐在外作乱，望卿母子早赴淮安。若得收伏妖孽，自当重封爵禄，决不食言。今赐卿二母一品夫人，宫绣龙袍两件，锦绣宫衣两套，复卿原职，封卿弟为平妖大将军，带领御林军三千，即日兴兵前往，早早奏凯班师，毋负朕意。”母子谢恩毕，退出朝房，文

武官员齐来道贺。梦蛟母子等，一一致谢。择定次日，一早起程。

黎明即下校场，梦蛟、梦龙先行，娘娘与小青随后即到。今日娘娘打扮得好不风光，头戴八宝金凤冠，身披御赐袞龙衣，腰悬宝剑葫芦。小青也是这般装束，不过颜色稍有不同。在校场演武廊中，点齐三千御林军马，就此放炮起行。一路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多几天，过了徐州，已抵淮安。顾节度使以下文武官员，和陈连、陈达二弟兄，都来迎接。扎营后，单留陈氏弟兄谈话。娘娘问起近日军事情形，陈连道：“近来妖狐十分猖獗，自年兄下落天牢后，屡次到来攻打。小侄等出战不利，只得退保要隘，严守营寨，高挂免战牌，尚未被他逼近城池，已算万分侥幸了。”娘娘道：“二位年侄防守严密，功也不小。如今我母子已到，可将免战牌收去，明日与他会战便了。”陈连道：“那妖狐气焰甚炽，法力很高，不知婢母有何良策，可以破得妖兵？”娘娘道：“年侄不须多虑，今晚待我登台瞭望，看他的阵势如何，明天方可出兵破敌。”商议已毕，陈氏兄弟告别回营，把洗尘酒席送来。内外用过晚膳，一面许元帅命令军士，立刻搭起二丈五尺高台，启请二母登台观看敌势。娘娘举目一望，距离约有十里之遥，见那妖狐屯扎营头，疏疏密密，东也一簇，西也一簇，分明摆下一个阵图，四方围住。有生门，有死路，水火刀兵，层层埋伏，果然利害得很。因向小青说到：“此阵极为凶恶，若不是我与你母子三人，那些肉体凡夫，怎能抵当得住。所以此次出兵，必须引他来交战，断不可身入险地，多伤人马。明朝青妹出阵，先与青蛙交战。斩了青蛙，也可挫他的锐气，我们不妨再作计较。”小青道：“我想小小蛙儿，有甚法术，这般猖狂。”娘娘道：“青妹有所不知，不要小看了他，他在水边修炼多年，受过日月精华，又被妖狐点化，自能变幻人形，也有些法力了。如

今青妹先把他收去，除却妖狐一臂。”说罢下台，回到帐中安歇。

再说胡媚娘那一边，正在心中筹画，怎样分兵夺取城池。忽然心惊肉跳起来，知道明日必有事故。便把阴阳一算，捻动指头，不觉大吃一惊。叫声“不好了，”暗自嗟叹道：“我实指望得了江山，要报自己的仇恨。谁知大祸临头，恐难保全性命。蜈蚣将军早已阵亡，弄得我孤立无助，进退两难。”想到这里，眼中流下泪来。“我虽有千年道行，与那白氏同是妖怪，却他侥幸皈依佛教，脱了凡胎，我至今仍是披毛畜类。明日与他交战，如何是他的对手。但事已弄到这般地步，欲罢不能，欲赶不得，只好将我炼成的摄魂幡，悬挂在空中。待他来时，倘能将他摄伏，就保得性命，可以收拾回山了。”既而一想，“自己真在那里说梦话了。白氏法术，非比从前。你看他今日到此，率领雄兵，指挥将士，刀枪耀日，旗帜如云，威严气概，好不怕人。我今要想逃遁，只恐四下里已布下天罗地网了。然而怕也无益，倒不如拼个死活，与他大战一场，再作道理。

慢说胡媚娘心里安排已定，准备交锋，再说白氏娘娘，五鼓起身，打扮整齐，即同青娘、梦蛟、梦龙等升坐大帐。众将参见毕，便命青娘为前锋，梦蛟、梦龙、陈连、陈达为后应，娘娘自率三千御林军督战。传令下去，只听得号炮三声，营门开放，人马排队而出。青娘手挺长枪，一马当先，来到战场。那边胡媚娘也在营前，排列阵势，就叫青蛙出马。青蛙手舞双刀，马已近前。青娘见他，果与自己相似，便厉声骂道：“你这无耻的孽畜，前番迷恋我家丈夫，本待结果你主婢性命。因我姐妹慈悲为念，暂且饶你，你竟不想根本，早日修养，反与妖狐串同谋叛，扰乱淮安一带地方，罪大恶极，故此俺青娘娘



特来擒你。”手起长枪，刺将过去。那青蛙把刀架住，也说道：“青姐，你不要开口就骂，我青蛙也是修炼成形的，算来与你一样，你休看得我一钱不值，我和你同是婢子，怎么忘了本来面目，这样的笑骂我呢。”青娘听了这几句话，气得杏眼圆睁，柳眉倒竖，便举长枪直刺面门，青蛙也舞刀奋斗。战到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负。青娘就从囊中取出飞刀，向空一掷。一道青光，把那青蛙斩了。胡媚娘立马阵前，见青蛙被斩，吓得魂胆皆消，又惊又恨。他便挥刀飞马而去，大骂小青泼贱婢，敢伤我的丫鬟，我和你有切齿之仇。不要走，我来与你拼个死活。”此时白氏娘娘见青娘已斩蛙儿，胡娘亲自出战，正好上前擒捉。所以娘娘也骤马到战场，骂声：“妖狐休得无礼，你犯了迷天大罪，荼毒生灵，今我到此，你还敢抗拒天兵，实属胆大妄为，只怕你死在目前了。”说罢，手举宝剑，劈面砍来。媚娘却公然不惧，也舞动双刀招架。刀来剑去，剑去刀来，战了多时，打了一个平手，难判输赢。青娘要想过来助战，那媚娘便将刀架开宝剑，突然圈转马来，口说：“我不是你对手，休追赶，我去也。”飞也似的败入营中，好叫白氏中他的毒计。娘娘见他力还未竭，遽然退走，“分明是详输诈败，要骗我军追入阵去。”心中早已理会其意，便勒住了马，吩咐众将不可深入重地，落他圈套，就此传令鸣金收兵。锣声一响，人马归队进营。回到帐中坐定，因向青娘、梦蛟、梦龙及众将说道：“今日见了一阵，斩了青蛙，只算得小胜罢了。我因妖狐营内，暗藏阵势，定有玄妙，未可轻视，所以我并不追赶，也想要假作退兵，使他无从逃避，入我牢笼。我营中大小三军，各各预为整备，免得临时慌乱。明日不可与他交战，只宜智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降伏此妖。”众将遵命退出，自去安排一切。当晚娘娘等母子四人，又上高台瞭望，向那边妖营一看，

与昨夜大不相同。云漠漠，雾漫漫，天昏地黑，上下凝成一片，瞧不出内中的景象。远远吹来几阵阴风，似有神号鬼哭之声，不觉令人毛骨竦然，十分害怕。

你道妖营中如何有这等样子？原来胡媚娘败入本营，便把摄魂幡挂上高竿，好似黑色的一面大旗，飘荡半空。他即念动真言，施符诵咒，要叫元营将士，到此幡下，魄散魂消。这一来，说也奇怪，霎时间乌云四合，日月无光。阴风起处，神鬼悲啼，足见他的妖术，果然与众不同。故而今晚娘娘见了，也不免胆怯心寒。暗想“此番我若不来，只怕万万生灵，都不能脱逃了。”看罢之后，四人下台。到帐中，娘娘便向青娘说道：“此等恶阵，非寻常法术可破。我记得下凡的时候，佛爷赐我金函两封，前番因为相救官人，开拆一封，如今又被妖狐陷害，将这一封也开拆了，当有处治之法。”青娘也以为然。娘娘便把金函取出，拆开来一看。佛爷有四句话写着道：

若是妖狐行毒计，  
要害生灵万万千，  
葫芦丹药能三救，  
救续金山一般缘。

看过金函，才知有一番因果在内。便命人传陈氏弟兄进见，说明此事。陈连问“如何救得万万生灵？”娘娘道：“这个自有妙计。”明天我本欲诈败诱敌，此刻看了佛祖之言，可以不必如此了。只须今夜，年侄与梦蛟儿，巡营防哨，留青妹、梦龙上台听令就是了。梦蛟与陈氏弟兄奉命出外，自然格外小心，巡逻各处，严加防守，这里娘娘吩咐军士，在帐中搭好一座平台，上面摆着全付香案。耿耿搁搁，等到二更时分，便叫青妹听令。将令牌、七星剑、净瓶、法水安排桌上。梦龙手执招旗，站立一旁。娘娘披散头发，在案前点烛焚香、书符诵咒，

将真言口中念念有词道：“天灵灵，地灵灵，我奉释迦牟尼如来法令，速请天神天将，台前听令。”手取令牌，连拍三下。只见四位天神，从空而降。齐说“娘娘在上，四将稽首。”娘娘道：“四将少礼。今有昔年逃遁妖狐，十分猖獗，毒害万万生灵。明日收妖，又恐逃遁。因此特请四位尊神，各守一方，不可被他漏网。”天将领命去讫。娘娘又将令牌高拍，口念真言。梦龙在旁，将旗摇动，天上来了三界符官。金盔金甲，站在案前，拱手道：“娘娘有何法旨，召取天兵？”不知娘娘吩咐什么话来，胡媚娘真能降伏否，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四回 降 魔

却说娘娘，站在法台上作法，感应天宫，召来三界符使，听候法旨。吩咐道：“三界符使听者，今有崑仑山妖狐，扰乱江南，横行不法，难以除灭。特备表章一道，相烦递至天门，速请关圣帝君、二郎神一同下降擒妖，不得有误。”三界符使奉令，直上天庭去了。娘娘又要普救世上生灵，叫青娘取出葫芦，内中有两粒金丹，托在掌中，用法水喷过，嘴里念道：

“佛法有灵，苍生有命，净水虽微，立可救命。”念完，把丹药放在净瓶中，和成丹水，便向空中一抛。霎时间化作顷盆大雨，这里一带，四周约有百里光景，普遍甘霖。连城里城外，以及四乡八镇各处，生灵百姓，神清气爽，不致被妖气所迷

了。造福非小也。佛法无边，四下里乌云尽散，阴风已息。来朝又见红日东升，邻近地方，人人欢悦，我且慢表。

再说三界符使，将表章送至天门，天神奏达帝君，即会同二郎神下降。按落云头，来到台前问道：“请问仙姑，何方妖怪，这等利害，快快说明，好去擒伏。”娘娘道：“圣君有所不知，妖魔非别，就是崑仑山上一个狐精，修炼千年，颇有道行。昔年曾在钱塘作祟，陷害我夫许汉文。后来被他遁走东方，占据凤凰山作乱，妄动干戈，扰害百姓。又恐他逃往别处，再生后患。因此奉请圣君，荡平妖孽。”圣君道：“既如此，待我明日擒他便了。”说罢退去。娘娘请神已毕，下台稍歇。

再说胡媚娘，当日与白氏交兵后，回到营中，自思自叹：“青蛙为我而死，只剩我孤苦一人，怎生支持下去。”越想越怕。“若是摄魂幡被他所破，我的性命就不保了。”这一夜，未曾安睡。才一合眼，天已黎明，红日东升，云雾四散。听得外面人马喊嘶之声，急从帐中走出。举头一望，见那摄魂雾依旧高挂营前，大叫一声：“不好了，怎么我用尽心机，全没有一点应验呢。你看，四下里祥光瑞霭，都有天神驻守。伏魔大帝也到此间，好似布下了天罗地网，叫我胡媚娘还想逃往那里去呀。阿呀娘娘，你今日下得好毒手呀，定要将我置之死地不成。想我与仙郎，也有百日交情，并非有心陷害着他。分明与你姐妹一般，你是前生修到，如今已换仙胎。我却枉费千年功德，依旧丧了性命。阿呀娘娘，你总要可怜我，饶恕我的。”嘴里这般说着，既而一想：“实是可笑，我自言自语，有甚用处。我存心要求张良，倒不如去拜韩信为妙。况娘娘素有慈悲心肠，待我到他营中，哀哀求告。倘能饶恕，才是我的幸运呢。”媚娘主意打定，换了一身旧衣服，也不顾手下大小群

妖，悄悄地来到元营前，跪请求见娘娘。军士入报，娘娘即传令押入。来到大帐之下，双膝跪倒，泣求饶命，哀告道：“伏乞娘娘，念我修炼多年。只因一时冒昧无知，误听蜈蚣精之言，占据山头。其实尚未伤害生灵，还望娘娘网开一面，饶恕了我罢。”娘娘道：“哼，你要走，只管走，何必求我。”媚娘道：“阿呀娘娘，你看伏魔大帝，威灵显赫，钢刀一举，我命难全。二郎神又是这般凶狠，叫我怎能逃出这天罗地网呢。”娘娘听了，勃然变色，怒骂道：“你这孽畜，休得胡言乱语，说甚么未害生灵。你看近处一带地方，弄得百姓遭殃，逃亡在外。如此伤天害理，还想抵赖不成。你不该冒我名儿，将我夫陷害。我来把你驱逐，你反与我结下了冤仇，这还算小事。你不该与蜈蚣精结合，扰乱江山，屡次起兵犯界。又不该冒认母子，害我儿梦蛟陷入天牢受苦，险丧性命。如今我来拿你，还敢抗拒主帅，更不该悬挂摄魂幡，荼毒生灵万万，罪在不赦。就把你碎骨粉身，也不为过。此刻我亦难做主，目送与大帝发落便了。”回头叫青妹：“取捆仙绳过来。”急得媚娘叩头如捣蒜，悲声哭告道：“阿呀娘娘，万般请看仙郎之面，我未曾薄待丈夫，用那采补的邪术。虽则假冒娘娘，原该万死，也是命中注定，应有百日姻缘。若娘娘定要把我诛戮，且容我一见仙郎一面，那时死也甘心了。”娘娘听他说得悲惨，动了慈悲念，不觉滴下泪来。独有青娘心中恼恨，要想用飞刀将他斩决，反被娘娘阻止。怜念他千年修行，颇非容易，不忍决绝下手。正在排解时，帝君下降。青龙刀响，欲斩狐精。媚娘放声大哭，悲哀刹那丧身，千年修炼，化为乌有也。忽然天空一道白光，法海禅师骑了白鹤，冉冉下来，降落平地，笑容满面进帐，口念“善哉善哉，修心学道，事非容易。今日临危，吾且收去。”急急到帝君面前：“请从宽，免斩此妖精。念他

千年修炼，亦非偶然。待老僧带去镇压，以观后效。”帝君当然应允。那媚娘听说免死，心始放下。叩头称谢佛爷，便问“弟子何时方得超升？”法海道：“你要问超升的日子么，你且听了。只要你潜修静养，一念不生，须看黄河水底见天，四十年后，方许出头，待老僧引你上西天去。你若尘心不净，罪孽未满，纵使河清，也没有见天的日子了。如今不必多言，快快同着老僧去罢。”又对白氏、青氏说道：“现在你们二人，金山孽债已完，妖狐也收去了，奏复朝廷，圣上自然格外降宠。夫荣子贵，骨肉团圆，极尽人世之福。还宜存心忠厚，普济世人，待等俗缘一了，便可升天。不要久恋红尘，忘了根本。须知仙佛的功果，原是一样的。老僧暂且告别，日后再会罢。”青白二氏唯唯听命，看那法海带着媚娘，腾空而去。又见二郎神扫荡了山中许多小妖，与那四天将都来缴旨。娘娘稽首拜谢，便请伏魔大帝及诸神回天。一时祥云冉冉，彩雾蒙蒙，神灵各归本位。转瞬红光已散，天朗气清。满营将士，个个惊奇，人人称异。就是淮安一带百姓，亦无不拍手称庆，都说“此次乱事，从古罕有。若不是娘娘的道术，和那佛家的法力，请得天神下降，怎能降伏妖狐。否则凡夫俗子，任凭你良将千员，雄兵百万，也不过枉送性命罢了。”

闲话少表，仍说娘娘。见事已平定，即传令犒赏各营军卒，休养三日，整備班师复旨。这个当儿，人皆欢喜。单单急坏了一个人，你道是那一个？就是那随军参谋王贤。虽当时责打免死，终觉回京后有些不妙。但此刻欲逃不得，暗中已有人把他看管了。到了第三天，许元帅母子等拔队起行，一省文武官员，齐来相送。百姓们扶老携幼，手中拿着香烛，沿路跪拜，不知哄动了多少人士。直到出境以后，方始散去。

正是：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

一路上并无耽搁，那天已返帝都，京中早得到红旗捷报，众官员出城迎接。进城后，将军驻马暂梦蛟、校场，许元帅母子及陈氏弟兄等，都来候旨入朝。其时吏部陈伦，请天子临殿。与群臣朝见毕，方奏道：“今有许白氏、青氏与子梦龙，并与臣儿陈连、陈达奉旨征妖，得胜回朝，现在午门外候旨。”天子闻奏甚喜，即召白氏等母子四人，和陈氏兄弟见驾。旨意一下，白氏等领命入朝，俯伏金阶，一同三呼万岁，天子见是仙佛弟子，朝廷梁栋，可冀永保皇图，不禁龙心大悦道：“二仙姑与爱卿等，俱各平身赐坐，可将征妖之事，一一从头明白奏来。”白氏道：“臣妾等奉旨前往征妖，该妖法力甚高，形容与臣妾相似，冒名作乱，布阵兴兵，十分利害。那日臣妾之妹，去打头阵，先斩妖党青蛙，挫他的锐气。后来臣妾亲自出马，与他大战一场，却被他假败脱逃，暗地设下毒计，在营前高挂摄魂幡。此幡是阴气所炼，非等闲可比，顿时云雾密布，日月无光，在这方园一带地方，不知要害死多少生灵，因此官军不敢深入。还亏臣妾凡之时，蒙佛爷传授金丹妙药，便化入法水中，向空一抛，变作甘霖大雨，才将阴气消除，保得苍生之命。且臣妾与青氏、梦龙登台作法，召请天神，请得伏魔大帝、二郎真君及四方神将下降，才擒捉妖狐。妖狐知难抵敌，到我营中叩头悔罪。天神岂肯饶恕，定要把他处斩。忽来了圣僧法海禅师，怜他修炼千年功德，带去镇压，妖寇遂灭。这也是圣上洪福，才得还朝复旨。”天子连连点首道：“足见仙姑法力高深，此次平定妖孽，卿等功劳不小，待朕一一封赏。着光禄寺安排御宴，以待有功。”此旨下后，又问许梦蛟、梦龙及陈连、陈达，将随征妖狐争战之事，从头细细奏来。梦蛟奏道：“臣前被仇练奏请出征，自知文臣难当此任。但思尽忠报国，也该效力疆场。当且不敢有违圣命，惟有督率将士，前去征伐妖狐。”

那妖狐在营中摆下迷魂阵，幸臣登高瞭望，识破机关，即命将士等面涂犬血，可避妖法。那时杀入妖营，暂获小胜。又来了一个千年修炼的蜈蚣精，形状凶恶，势欲吞人，带着许多妖兵，将臣围困在山前。那参谋王贤，违臣将令，不发救兵接应。此时臣计穷力尽，幸亏来了亲弟梦龙，他在蓬莱从师学道，奉命下凡相救，用法斩了蜈蚣，才得收兵回营。却未将王贤斩首，仍叫他带罪立功。那知妖狐又设一计，次日前来索战，臣与胞弟一同出马，那妖狐与同党青蛙，变作臣母模样，冒认臣等为其亲生子。一时真假莫辨，闹成双包案，只得暂时收兵，再作计较。准备命人返杭，探听消息。不料王贤与仇练乃是一党，他竟不顾国家大计，只因昨天照军例责打，从宽免死，他便怀恨在心，暗地修书，差人飞报仇练，欲将臣谋害，谎奏朝廷，说我母子通同造反，此事何等重大。幸得陛下明察，未加诛戮，仅将臣扭解来京，待罪天牢。臣实感激圣恩，虽负屈含冤，才得云开见日。臣弟梦龙目击情形，知非口舌所能辨白，只得速返杭城，相请二母进京面圣，方显得造反者另有其人，真假不难自明，妖邪不攻自破。臣蒙恩赦出狱，随母同去征妖。今得奏凯班师，聊表此一点忠心，未敢居功。但是，仇练谎奏欺君，与心腹王贤，狼狈为奸，情殊可恶。还望陛下惩处，以肃官邪，而清君侧。”天子道：“爱卿所奏，朕已知晓。怜卿在外苦战经年，几被蜈蚣所伤。王贤职授参谋，有违将令，不发救兵接应，反为坐视，又屡陷害忠良，罪更难恕。当时若非梦龙相救，险丧朕股肱之臣。传旨将王贤绑出午门，枭首示众。那仇练身为大臣，不思尽忠报国，反敢蒙蔽朕听，谎言入奏，屈害忠贤，情实可恨。本当立行削职，姑念向有功劳，从宽罚俸一年，以正国典。”这一道圣旨下来，仇练叩谢圣恩，心上倒放下了一块石头。只有王贤，剥去冠带，立



刻绑出午门斩首。这也是小人奸恶的下场。到了此时，莫说不能够向仇千岁讲话，就是见了仇练，他自身还保不住，怎能来救你呢。王贤斩讞奏复后，天子也是一时高兴，欲知许家前后事情，留作千古美谈，因向白氏动问道：“朕闻仙姑两次下凡，与许家缔结良缘，此中前因后果，可能细说一番？”白氏道：

“万岁不问此事，臣妾未敢冒奏。奏时令人悲苦，事涉前生，迹近荒诞。其实不外恩怨二字，以致两下牵缠至今。”天子道：

“仙姑既然知道前生来历，不妨一一诉来。”白氏娘娘却也并不隐瞒，就在天子跟前，据实细说了一遍。要知所说何话，以及天子推恩赐爵等情，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五回 赐 爵

却说当今天子，关心白许因缘，趁此机缘，垂询娘娘。白氏聆旨，据实奏道：“臣妾等，当年本是青白二蛇，修炼成形。虽有千年道德，只是孽障未消。因为当时在山溪游玩，被一乞丐捉住，幸得遇一善人，动了仁慈之心，出钱买放，才得保全性命。回山修炼，算来已越千载。此恩未报，怎能位列仙班。幸蒙天仙指示，得悉那救命恩人，已阅轮回二十世，现今降生许宅，家住杭州，名叫汉文。因此下了凡尘，寻到武林，与青妹作伴，同至西湖塘上，果与恩人相会，结为夫妇，后来夫君有事赴苏，臣妾等又去寻访，便在城内开张药铺，助他振兴家业。只恨端午节到，误饮雄黄酒，现出原形，竟将夫君吓

死。只得舍命往仙山，求取仙草，险遭不测。幸亏生平从未伤害生灵，乞得仙草归家，将夫救活，重庆团圆。不意秋间发生变端，被讼事牵缠，室家离散。后闻夫君已至镇江，臣妾等又去寻访，幸在丹徒相遇，再开药店，兼作医生，生涯倒也甚好。谁知夫君听信金山法海禅师之言，竟把三载恩情，一旦抛却。臣妾等登山取讨，那禅师执之一见，不肯放还，未免动了无名之火。决斗不胜，便激起长江中水，淹没金山，害及生灵万万，却未损禅师毫末。此时计穷力尽，逃往杭州，正在西湖断桥上休息，又与夫君会面。两下仍归于好，同返家园，降生一子，即生梦蛟。且喜许氏已有宗桃，指望满月后回山修炼。怎奈罪犯弥天，岂容逃避，空中来了法海禅师，逼令我夫手持金钵，罩在臣妾头上，竟似泰山压顶，顷刻间收入钵中，镇压在雷锋塔下。妾妹亦被禅师收服，潜修了二十年。罪孽已满，今蒙佛祖赦宥，脱却凡体，换了仙胎。再续前缘，重游尘世。回到钱塘，救了夫君，驱逐妖狐。那知他占据山岗，结连蜈蚣精兴妖作怪，扰乱淮安。幸赖圣天子洪福齐天，臣妾遣召天将擒捉。又蒙禅师将他镇压山林，才得世界清平，回朝复旨。此系臣妾始末经过情由，据实上诉，还希圣上垂听。”天子听了白氏所奏，不觉发声赞叹道：“此等情节，实属千古以来所罕有的。一生节义双全，生死相随，始终不变。即青氏患难与共，亦堪钦敬。今敕封白氏为御妹，特赏仙侯圣母之职，给予半朝銮驾，并赐宫女十二名，守门太监两人；青氏封赠一品忠正夫人，以酬功绩而昭荣典。”白氏等谢了恩，又奏道：“臣夫许汉文来京已久，未蒙宣召，不敢入朝觐天颜，请旨定夺。”天子即传旨，命御妹带领引见。娘娘立刻出朝回府，与许仙相见后，略述圣上召见之意，便换了朝服，同他入朝见驾，俯伏丹墀，三呼万岁。天子见了大喜，敕封许汉文为一品侯王爵。梦蛟晋封护国侯王爵，妻

封一品正夫人。梦龙授提督之职，统属文武。陈连、陈达授兵部左右侍郎。封赠方毕，吏部陈伦出班奏道：“臣闻仇练有一女儿，闺名绣凤，品貌端庄，性情贤淑，与许梦龙同庚十五，郎才女貌，正是相当，臣今愿为媒约，以绣凤配给梦龙。一来门当户对，二来两家素有仇隙，联姻以后，可使吴越化为秦晋，望陛下准奏。”天子深以为是，便道：“今赐梦龙八宝金环一对纳聘，仇氏赐一品服氏，着仇练速备妆奁，亲送女儿到钱塘，与梦龙完姻。钦哉谢恩。”众人三呼万岁毕，圣驾还宫。文武百官退朝下来，齐来许家恭贺。现在许梦蛟封了藩王，官居极品，声势赫然。并且御妹娘娘，十分隆重，半朝銮驾，还有宫女太监护从，竟和那皇帝国戚一般。当日仇练也来府上道贺，见了白氏娘娘，便道：“老夫前番，多有冒犯，得罪娘娘，还求宽恕，不念既往。”娘娘笑道：“大人此话，未免太谦了。万事须看令爱千金之面，从今以后，请大人不必常挂在怀。”说罢，仇练告辞而去，娘娘便欲择期荣归，此言慢表。

先说仇练，从许府回来，心中好生欢喜。夫人与小姐见了，问起今日朝中大事，仇练就將许氏封赠说起，一门尽受恩荣。又说女儿亲事，已配对了梦龙，由吏部陈伦为月老，圣上做了主婚人，好不荣耀。说时，哈哈大笑。夫人听了，自然快活，喜得乘龙佳婿。小姐脸上虽觉含羞，心里更有说不出的欢乐。回到房中，感谢上苍保佑，终身配给梦龙，也不枉我谏劝爹爹一番，成此美果，旁边更喜煞了婢子春兰，若不是我园亭私订，那有今日良缘。暗想“再过几时，我们都要做夫人了。”外边仇千岁，很为忙碌。把那妆奁备好，各样奇珍异宝，色色精工。因为自己只有这个女儿，格外办得周到，足足费了好几天工夫。

这天陈伦父子回衙，一家团聚，也是欢乐不尽。说起许家

之事，及自己为媒一节，二媳在旁闻知。少顷，便到仇家，贺喜。原来陈府二媳，就是书里所说的两位顾小姐，和绣凤是姑表姐妹。在闺房中相见后，便说：“今日是妹妹大喜，听得我公公做了媒妁，配对了避难园中的许梦龙，可称得珠联璧合、天赐良缘，故此特来贺喜。你当先请我们吃一杯喜酒，才好相帮你做些女工呢。”绣凤小姐一听，脸泛红霞，笑道：“我和你姑表姐妹，休说这话。你二人不过侍郎夫人，也来取笑我提督军门么。”两下里并不客气，调笑了一回，外面走进春兰，便叫声三位小姐道：“据婢子看来，大家都已受过皇封，两位是侍郎夫人，一位是提督军门，现在九门提督统属文武，顾小姐见了，也须要恭敬些儿。”这几句话，说得三位小姐一齐好笑。闹到傍晚时候，陈家来接二媳回衙，去过不提。

再说许梦蛟，次日上了一道陈情表章，奏请养亲还乡。天子准奏，恩赐荣归。又传旨：“着浙省文武官员，起造侯王宫殿，赐卿归里。”梦蛟谢恩回来。一时许府家人忙忙碌碌，整备头号官船数十只，选定吉日起程。沿途文武地方官，馈送程义，到处不绝。那天早到了浙江地界，一省官员都来迎接。文的递呈手本，武的挂刀伺候。王爷吩咐各自回衙理事，众文武去讫，不必交代。

只说许氏数十号大官船，离杭垣尚有三日路程。这天正值中秋佳节，到了晚上，一轮皓月当空，十分皎洁，万里无云，照得水面上犹如银练一般。许仙身坐舱中，见外面风景甚佳，月光可爱，他忽站起身来，也不唤人相随，独自走上船头。只觉得脚步一松罢了。娘娘早已识得此中之意，今夜官人要脱去凡胎，换了仙体了。所以由他到船头上去，并不谨防他落水呢。这有道理在内，果然料得不差。那个河泊水神，奉了如来佛祖之命，送金童下凡。见许仙一落水，就把他的尸骸，送入御

河，与白氏青氏一同潜修。事毕复旨，恕不详述。

却说许仙，并未知晓，在那恍恍惚惚中，依旧好好的站立船头，自觉心头大为愉快。回身进舱，娘娘见他神清气爽，脱尽了凡夫俗态，居然有仙风道骨的样子，并不去说破他，照常与他谈话，讲些中秋故事。青娘也明白其中缘故，直至更深方睡。来日开船，正遇顺风相送，未及两天，已经到了杭州。其时许宅门庭，早改了藩王府第，这一座侯王殿，日夜赶工，也建造好了。威风气概，比前更是不同。王爷挈眷离舟登陆，轿马纷纷，并且排着仪仗，前呼后拥。早哄动了城内外百姓，都来观望，无不啧啧称羨。少顷进了王府，内外部置方定，合府官员到来拜贺，亲朋邻友也登门晋谒，府中热闹异常。许仙父子，虽官居极品，出来招待宾客，脸上并无骄傲之色，依然和蔼春风。又托姐夫陈彪帮忙料理诸事。里面娘娘婆媳同坐内堂，与许氏大娘叙话。说不尽满门喜气，一家欢乐，不一一细叙了。

未及半月，京中仇千岁备了十几号大官船，亲自送女完姻。那日已抵杭城，把那全副妆奁，发上岸来，自有许多家丁们扛抬，还有十二名陪嫁丫鬟相随。仇千岁乘轿先行，来到许藩王府中，此时合郡官员也来道贺。许仙闻报，连忙吩咐开放正门，亲自出殿迎接。仇练已出轿走入，两下见面，各以亲翁相称。谦谦逊逊，同至侯王殿上。仇练先开言道：“本藩奉旨送小女前来，与令郎完姻。”许仙道：“承蒙千岁不弃，愧结丝罗，寒门不胜幸甚。”仇练连称岂敢，两人在殿上见过了礼，分宾主坐定。送过香茗，略叙寒暄。只见御妹娘娘自内走出，仇练慌忙站起身子，叫声娘娘千岁，过来行礼。娘娘也还了一礼，然后彼此坐下。先是娘娘启口道：“多蒙大人不弃寒微，远道送令爱到此。只是我儿才学粗浅，不胜抱愧。”仇练

道：“娘娘言重了，令郎乃是天上仙将，小女只好侍奉巾栉，怎敢咏好逑之章。”娘娘道：“大人这般奖誉，实不敢当。”两下谦逊一回，见有家人入内禀告：“仇府家丁送来全副妆奁，并有陪嫁使女十二名，现在外面。”娘娘即命家人引入。不片刻，妆奁排列殿上，照喜单检点毕，搬入内堂安置，家丁们退出领赏。一面娘娘吩咐下去，用銮车彩轿，迎接小姐上岸。并备半朝銮驾，全副执事，通班音乐。后随宫女十二对，太监两名，还有下属文武官员，骑着顶马先行。前面金牌一对，上写御赐完姻四字。金锣开道，两边竖起藩王旗号。颜色鲜明，后面护国侯王及九门提督等金字衔牌，分列左右。又有王府护兵八十名，排队相从。家丁跟马，也不下数十匹。这样的威风，真是世所罕见。一路滔滔，出了城关，来到河埠大船边。放了礼炮三声，相请小姐上轿登岸。这时，岸上看客，人千人万，远远地立着观望，看那仪仗一队队的过去，进了城市，越发热闹异常。两旁挨挨挤挤，直拥至王府门前。少时小姐的鸾车已到，炮声响亮，左左执事分开，轿子从中门而进，抬上殿庭，宫娥分两行站立。轿已停下，侍女过来搀扶小姐出轿。先到中间香案前，向北阙叩谢圣恩，然后拜见公公千岁。转身扶入后堂，再向两位婆婆行礼，又叩见了陈家姑母与嫂氏陈夫人。合堂的人，都对新人观看，果然花容月貌，品格端庄，暗暗称赞不置。娘娘因今日尚非结亲之期，便命仆妇丫鬟，和那些陪嫁婢女，相送小姐到上房休息。一面传话到外边去，款留仇千岁在东书院中，设席饮酒。自有许仙父子奉陪，饮至傍晚方散。

再说娘娘见这位媳妇，美丽如仙，心中大喜，暗地向青娘说道：“青妹得此佳儿佳媳，可贺可贺。”青娘道：“小妹得有今日，也是靠着姐姐的洪福呢。”娘娘道：“这叫做苦尽甜来。我想仇练若不生此贤德女儿，从中解释冤仇，只怕他与

我家作对，正不知何日才了。如今吴越化为秦晋，从此可以太平无事了。”姐妹正在谈论之时，许仙自外走入，便问“你们在这里讲些什么？”娘娘道：“我们正说起今日新娶的媳妇，不知你眼光中看了如何？”许仙道：“好极好极，足见梦龙儿很有艳福哩。”说时，掀髯大笑。娘娘就取过一本皇历，选定结亲的黄道吉日，即是后天。吩咐到外边去，虽觉得办事匆促，但王府里人手甚多，银钱有帐房管理，事务有总管指导，一切应用的东西，大半是现成的。所以下一天七端八整。内外挂灯结彩，各处厅堂陈设停当，更觉得焕然一新。里面新房，隔日已由青夫人命仆妇丫鬟收拾好了，把发来的妆奁，摆设完备，所有请客的礼贴，早经分头发出，那些乐人鼓手，宾相喜候，都已传齐，到府伺候。古来有两句俗语是：王府里做亲，大来大往。还有一句说得好，叫做有钱不消周时时办，原不是平等人家所能比较的呢。要知明日成亲一事，以及后来许仙夫妇得道升天，归结后传，请看下回分解。

## 第十六回 升 天

却说许府结亲这天，吉日良辰，仇千岁清早便到。合郡大小文武官员，都来贺喜。许仙与梦蛟，出外分别招待。其余亲戚邻友，却相烦陈彪姐丈相陪。府中热闹，可想而知。里面绣凤小姐，今日要做新娘，在内房开过了面，自有喜嫖服侍。头戴凤冠，身披霞佩，等候吉时奉请。那位提督新人许梦龙，早

已打扮整齐。乌纱帽上双插金花，身穿一件大红四爪蟒袍，腰围玉带，足踏乌靴。果然少年英俊，气慨轩昂。听得外边奏乐，候相吟诗，高声三唱，即便坐上抬起，两对宫灯在前引导。这边有十二对宫娥，簇拥着新娘出外，同上红毯行礼。参拜天地毕，然后双双叩谢圣母，又到祠堂里去拜谢祖先，回身拜见翁姑与岳父。在堂前结了花烛，方始送入洞房。挑方巾，坐床撒帐，一切繁文俗套，我书中就算交代。外边开宴唱戏，宾客满堂，自早上直闹到更深方散，新房里饮过了合交杯。仆妇丫鬟们退出，梦龙方与小姐谈话，无非述及园亭私订婚一事，至今日才能如愿。小姐含羞应是，略谈了一回，双双同归罗帐。良宵易过，又到来朝。新人起身后，打扮停当，一同步出厅堂，拜见大人。新郎又见岳父行礼。小姐也出庭拜见父亲，殿前热闹，一言难尽。到了三朝，依然宴乐佳宾。是夜新夫妇回到房中，小姐便叫相公道：“妾今有一句知心话儿，未知相公尊意如何？”梦龙道：“夫人有话不妨说来，我是无有不依的。”小姐道：“那春兰虽是个婢女，与妾犹如姐妹一般，平日在闺房作伴，左右相随，不忍分别，期相公收为侧室，招他做个二夫人。”梦龙笑道：“足见夫人贤德，度量宽宏，下官早有此心，只是未敢明言。今蒙提及此事，下官那有不允之理。”回头便叫春兰过来，谢了小姐。春兰叩了四个头，又拜谢老爷收房，就此改称为二夫人，与小姐姐妹相称。梦龙大喜道：“今日克践园亭盟约，也不过聊以酬报罢了。”下一天便去禀明堂上，自然应允。即叫春兰换了衣裙，出外拜见翁姑，另设新房。当夜梦龙睡在二夫人处，一箭双雕，姻缘更是完美。又过了几天，仇千岁辞别回京，梦龙与绣凤小姐前去相送。父女依依不舍，未免下了几点别泪。这些琐事。毋烦细表。自此以后，许家一门团圆，过那快乐光阴。



只说梦蛟夫人陈氏，身怀六甲。临盆那一天，午时产下男孩。三朝满月，亲朋贺喜，又是一场热闹。驹光迅速，容易过去。春鸿秋燕，如梭来往，不觉又是一年。那提督夫人，怀孕已将足月，二夫人结下珠胎，说也巧极，同日产下两位官官，都生得眉清目秀，品格非凡，也是将来栋梁之器。那陈夫人生长子，取名德福。仇夫人生次子，取名德禄。侧室李夫人生第三子，取名德寿。两房有三位贤公子，一律聪俊异常。皆因白氏娘娘积下的阴德，子孙兴旺，瓜瓞绵长。青娘也得靠福，子贵夫荣。

我今慢说许府中事，再说京中吏部陈伦，现升为内阁大学士。那眷安节度使顾锦云，也授了吏部尚书之职，奉旨进京。见过圣驾，将家眷搬进衙门，方始前来拜望亲翁。陈伦接入内，两下见过了礼，分宾主坐定。只因多年阔别，分外殷勤。陈爷即传话到内堂，二媳闻知爹爹来了，立刻出来拜见。晓得母亲也随父进京，便道：“女孩儿明日定来探望亲娘。”顾爷道：“如此甚好，汝母正在那里想念你们呢？”顾小姐道：“现在母舅为人改变，自经绣凤表妹谏劝后，与许家结了婚姻，他的存心作事，比较从前大不相同了。爹爹明天理当去拜望母舅，也是我母亲脸上的光辉。”顾爷听了，点头称是。即起身辞别亲翁，上轿而去。明天吩咐打轿往仇府，仇千岁闻报出接。从前虽意见不合，此刻却言归于好。究竟是郎舅至亲，挽手到厅堂上，礼毕坐下。顾爷便把手一拱，说道：“那年舅兄的寿诞，令妹欲到京都，面祝千秋，怎奈路途相隔太远，只得差人带些礼物送呈，实深惭愧。”仇练道：“老妹丈说那里话来，我与你至亲情重，何须客套。承蒙厚贶，不当之至。”当即吩咐整备酒席，留顾爷在此饮宴。丢下不提。

再说陈伦，自升任内阁后，未及数月，大媳妇陈连夫人生

下一女，取名云霄。二媳妇陈达夫人，一胎生下二女，取名碧霄、琼霄。一时亲戚都来道贺，仇爷也来恭喜。见了陈伦父子，便道：闻得两房都生千金，老夫特来叩贺，聊作汤饼之会。”陈连弟兄齐答道：“不敢不敢，两房共生三女，虽则聊胜于无，终究是别人家的。”说罢，微微一笑。仇爷听了，忙说道：“如此说来，待老夫作伐为媒，你道如何？”陈爷问道：“不知是那一家？倒要请教。”仇爷道：“如今杭州许梦蛟年侄，陈夫人生下一子，取名德福，我家女儿，花朝生下一子，取名德禄。那春兰李氏，也同日生下一子，取名德寿。一月之间，连添三位公子，都生得聪敏可喜，这也是他家积德所致，将来定做公卿。据我想来，彼产三儿，此生三女，堪称天缘配就，实非人力所为。可将云霄配了梦蛟子，碧霄许了我外孙，琼霄对了春兰的孩儿。真是门当户对，璧合珠联，最好也没有了。”陈爷听说此话，不觉哈哈大笑道：“那有三女同配一家，姐姐竟成了，妯娌真可算为奇事。这媒人做得正着，花红银两却也不少。今日先请你一杯酒，浇浇你的媒根。”正在厅堂上谈笑，来了吏部顾爷，一同坐下饮酒，直闹到更深人静，方才尽兴各归。

撇开京中，再讲到杭州去。许仙在家纳福，朝欢暮乐，享受荣华。三房儿媳妇添丁，心中无限的快活。那日与二位娘娘谈话，外边有一宫娥走入，跪下禀道：“启上千岁爷，外面家人传话，京中有书信一封，说仇千岁那边遣人送来的，请千岁爷观看。”许仙接书在手，拆开来细细一看，不觉把头点了几点，即便交与二位娘娘过目。见那信内情由，是为着联姻一事。许仙先开言道：“京中两位陈年侄，生下三位千金，今由仇亲家作伐为媒，愿与我家三个孩儿，我一门娶彼三女，实是千古美谈。况且亲上加亲，也是三生石上订定的前缘呢。”娘娘

唯唯应是，又唤梦蛟、梦龙进来，聚议这段亲事。个个赞成，就写了一封信，差人到京去回复仇家，不须细表。

光阴去得很快，又过了一月，其时正值小春天气，白氏娘娘忽然心血来潮，把袖里阴阳一算，便开口向许仙道：“千岁爷，你今日可省悟么？佛家有云，要晓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因，今生作者是。所以照现在想起来，我与你一代，只好管自身。儿孙是有儿孙福，何劳我们作牛马。何苦恋恋不舍呢。譬如我，当年不再转世，怎能今日享此荣华。你若当年不再还俗，怎能得此富贵。但是彭祖年高，转瞬已逾八百。陈转睡去，醒来已过千年。倒不如山中无甲子的为妙。我三人凡缘已满，快快收拾，回返蓬瀛去罢。”青娘也道：“不觉又是二十年了，好似大梦一场。”娘娘道：“青妹之言甚是。自古道，浮生若梦。又道，知足不辱。你一世为人，享受富贵。我二人两度降世，偏多苦恼。可见仙家不宜久居凡间，还是及早回头的好。”许仙听了，早已合意，便道：“我也看破世事，只不知何日始脱凡尘？”三人正在叙话时，空中来了法海禅师。他前番奉了如来法旨，放出白氏小青，换骨临凡。如今夫荣子贵，骨肉团圆，二十年尘缘已满。又奉到佛祖之命，宣召许仙夫妇归入仙班。故此法海驾起祥云，从空来到许家。却巧三人坐在中庭，便道“三位仙人，老僧稽首了。”许仙与白氏、青氏见是禅师降临，一齐起立，忙问：“佛爷何来？”法海道：“吾奉如来法旨，相请三位，同登天阙。故命老僧前来指引，并劝仙姑不要贪恋红尘，被世上虚荣所累，速即与家庭诀别，同着老僧去见如来。修真学道，将来定能身坐莲台。如今老僧在空中等候，切勿迟疑了。”说罢，法海已升空而去。那许仙便与娘娘传唤儿媳等都到堂上，吩咐道：“今晚摆列香案在庭前，做爹娘的要脱离尘世，与你们长别了。我儿三媳，切

勿悲哀，不得视为丧事。快去请亲戚邻友，都来会面，好与他们一一永诀，留作将来纪念。”这句话一说，那敢怠慢，连忙差家人到各处去知照。不多一回工夫，诸亲百眷都到。陈彪夫妇先来相送，个个称奇道异。虽此次算不得丧事，然而人生永别，怎不伤怀。此时梦蛟、梦龙泪下双行，哭叫爹爹二位母亲道：“何故今朝遽返蓬莱，使孩儿们不能侍奉晨昏，终天抱恨，那得不叫儿等痛心呢。”三房媳妇也跪下相送道：“我等侍奉公婆未久，今日便欲升天，不能稍尽孝道，叫我等做媳妇的何以为情呢。”旁侧还有老家人陶仁、秦高，也伏在地上下泪，舍不得主人主母归天。许仙与娘娘同说道：“你们大家起来，不用悲苦。须知此次回返天阙，是奉如来佛祖法旨，可称世上难逢的机会。古云，佛度有缘人。如今我爹娘有缘得度，你们应当代为庆贺，享受那西方极乐，悲伤则甚。就是我儿也非凡间人物，将来亦能位列天堂。只等你们儿妇团圆，那时再来度你便了。”梦蛟道：“儿闻神仙定多法力，可能使儿再见爹娘。”娘娘道：“这有何难。青妹可在葫芦中取出降神香十六枝，给与我儿，每年到中秋月明之时，将香焚起，你双亲自然驾云而来。十六枝降神香，也有十六番相会。你到功果圆满，儿媳完叙，我当来度你升天。但作事须要小心，处世谨防坠落，儿辈牢记勿忘。”嘱毕，又向陈彪夫妇说道：“本欲追随姑父姑母再过几年，以报当年恩德。怎奈红尘缘满，未便多留。幸有蛟儿侍奉天年。半子收成有靠，请勿悲哀。”陈彪夫妇含泪以应，说不出别的话来。娘娘更嘱咐了陶仁、秦高几句话。

天气已晚，方起身到庭心中，站立在香案前。许仙夫妇便叫一声诸亲友儿媳们听者：“吾三人就此去也。”道言未了，脚底生云，冉冉腾空而去。梦蛟、梦龙等不禁痛哭失声。抬头

一望，见天上一朵彩云，飘飘然向西方去了。

当下诸亲友散归，只苦了梦蛟等儿媳五人，惟有等候来岁中秋佳节，点了降神香，再请父母相会的了。从此以后，无事可记。

光阴迅速，如流水一般的过去，不觉又是数年。这一班小弟兄，渐渐大将起来。勤攻书史，能武能文。十二岁上就入泮，十六岁金榜题名。京中陈老爷，便将三个孙女，送到杭州，与德福、德禄、德寿团圆花烛。是时，正值荣归祭祖，又是大大的一番热闹。再过了几年，三房媳妇各生子女，好不欢喜。后来梦蛟、梦龙也得白日飞升。我这部后白蛇传，便告终结，又作俚言四句以留纪念云：

尘缘完满见如来，

岂是寻常百姓家。

方信人间真幸福，

人间天上两团圆。